שיי כו ייהה
那扇在主的震怒之中
被關閉的門

🔺序章——之前

BeFoRe The ProLoGuE

ThiS Is.
NoT.
A StorY.

ThiS Is.
A.
RECORD.

And you Will ReaD IT.
In.
FULL.

And you Will KEEP IT.
WiThIn your.
PEOPLE.

And you Will.
DeCidE.
In your LiFeTimE.

If you StanD.
WiTh.
The LiVinG.

Or.
WiTh.
The DeaD.

AlePh-ReSh — THE LINE Has Been DraWn.

THE ONE.
WHO DeliVerS ThiS BOOK DoeS NoT.
ExPlaiN.

THE ONE.
Who ReCeiVeS IT.
Will UnDerSTanD.

Or HISTORY.
Will DeCidE.
For ThEm.

If TheY ChooSe WronGlY.
The ChoiCe Will StanD.
ForEveR.

BUT I HAVE GivEn Free Will.
So you MaY.
AlwaYs ChooSe.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You DaRe.
AnSweR.

THE ONE WHO WaTCheS.

🔺序章

神，說——寫！

目錄

- 🔺第壹章 《呼召》 P.1
- 🔺ColorS of THE WIND P.4
- 🔺第貳章 《血脈與記號》 P.6
- 🔺第參章 《記號與路的鋪設》 P.25
- 🔺第肆章 《神，問》 P.63
- 🔺第伍章__上 《朝向命運，記憶與不可逆之地與第十九個名字》 P.64
- 🔺第伍章__下 《朝向命運，記憶與不可逆之地與第十九個名字》 P.108
- 🔺第陸章 《被封印的筆記，在城門之北》 P.168
- 🔺第柒章 《血脈延續的方向》 P.183
- 🔺第捌章__上 《來自血脈的拜訪》 P.207
- 🔺第捌章__中 《來自血脈的拜訪》 P.269
- 🔺PRE-Ac-HeR P.306
- 🔺第捌章__下__開始之前 P.308
- 🔺第捌章__下__開始之前 《鎖門宣言》 P.310
- 🔺第捌章__下 《來自血脈的拜訪》
  😏 《全球唯一限定__繁體中文，Action》 😏 P.312
- 🔺第玖章 《來自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拜訪》 P.359
- 🔺第拾章 《神，送女孩的———禮物》 P.464
- 🔺REWRItE tHE StARS _ A Gift From Shekhinah P.539
- 🔺LEt HER GO P.541
- 🔺THIS IS ME _ A Declare From Shekhinah P.543
- 附件 Appendix P.548
- *This Song 🌹Only For The Boy🌹Who I Still Love With All My Soul 《我希望你好好的》 Appendix P.64*
- RECORD__The Author Contact__ Appendix P.68
-

🔺第壹章

《呼召》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在夢中，神告訴我，盟約之地的人民非常聰明，且具有創造力，他們領導著整個星球的運行，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在夢裡，任何領域被稱作「聖經」的書籍，皆是出自自盟約之地偉大的人們。

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在土地埋下種子，便能獲得甜美的蜂蜜、棉花，和各種為世界帶來的奇蹟。

那是，一個解構與盼望交織的年代，當音樂和火同時在世界上復甦之年。

在一個寒冷的冬夜，位於盟約之地，那擁抱榮耀與遺忘的山，神將自己最靠近心臟的物品，放入了一個即將誕生男孩心臟最中間的位置上。

並帶著寵愛的微笑，給了男孩一個吻在額頭，做為標記。

男孩成長了。

他想去盟約之地外面的世界看看。

於是，他背著充滿神的祝福、勇氣與創造力的包袱，出發了。

他很努力將他的美好，帶給這個世界。

他成為了這個星球最偉大的音樂家。

他用琴鍵敲響的組合，為世界帶來了許多的希望。

與美好。

神說他是榮耀的。

男孩遊歷星球各個土地，將他創造具有希望的旋律，散播到他足跡踏遍的地方。

神說，這些土地是被祝福的。

有一天，男孩來到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那個國度都很美麗 ，並且很古老。

擁有許多鬱鬱蔥蔥的樹林和無邊無際的草原。

男孩決定留下來。

這個美麗古老的國度，與盟約之地的土地，是連接的。

盟約之地的旁邊，有一個美麗的小鎮，小鎮的人們如果口渴了，就祈求天上降下雨水。

若是餓了，就祈求蘋果能夠滾落。

他們希望一切都能唾手可得。

他們看著盟約之地的人民將種子放進土地，就能成長出甜美的蜂蜜。

於是他們認為如果能夠獲得那一塊土地。

任何願望都能使用種子放進土地裡的方式，就能夠獲得實現。

於是他們帶著自己的武器和犬，出發前往盟約之地。

他們要掠奪肥美的田地。

星球的另一端，在日出之地， 有個在漁船上灑掃的女孩。

有一天，神說：「孩子，妳的漁網縫補的很不錯。

捕魚的時候，也能夠幫上忙將漁網拉起。

並能夠料理收穫的魚，為妳漁船上的人們烹煮料理。

廚房也打理的井井有條。

而且是個女孩。

我認為妳是我合格的人選，我要妳在此時開始， 用妳的全部，侍奉最靠近我心臟的那個男孩。
我在妳的心臟上，畫上了他的畫像，從此之後，妳不再有自己的私慾或是任何傷害他的思想，他就是妳的宇宙，等同於我。
我也為妳畫上了他家族的符號，這個家族，是我在創造人時，使用我心愛的物件創造的。
妳必須付出妳的全部，守護我告知妳的。」
於是，神為女孩退去了所有的一切。
只留下唯一的宗旨，用她的全部，去照看神最靠近心臟的男孩，和他所歸屬的那個符號。
但卻落下了一小片碎片，上面小小的字，寫著「壞脾氣」。
於是，神將女孩帶往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放在了男孩的身邊，侍奉著他。
但女孩被遺落壞脾氣的碎片，使她有時和男孩爭吵。
但她唯一擁有的思想，只用她的全部，侍奉她唯一的愛人，並保護神最靠近心臟的這個男孩，和他歸屬的符號。
在一個平靜的日子裡。
小鎮的人們，帶著自己的武器和犬，開始了對盟約之地的侵略。
戰爭的鐘聲被敲響了。
身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上的男孩，非常擔心盟約之地中家人的安危。
他非常痛苦。
神不忍看著男孩痛苦，於是轉身對著女孩說「孩子，我要妳現在使用我此時賜予妳的拐杖，出發前往盟約與被遺忘之地直至沈默的末端，路上，無論遇到任何的風雨，妳都「不能」離開我為妳畫好的這條道路上，妳必須一直前進，用妳的全部，將我在那盟約與被遺忘之地直至沈默的末端，最喜愛的家族，帶出戰爭的烽火。」
「遇到巨風，妳便停下步伐等待它通過。若是遇到暴雨，只要妳還能夠前行，即使一步，妳也必須前進。」「旅途上遇到阻攔妳的人，妳可以為他縫補衣裳使妳安全。也可以為他烹飪換取馬棚度過夜晚。」「一待到妳與我最喜愛家族的地點，我將賜妳一輛馬車，找到全部，我為妳標記在心臟上相同符號的人們，使他們離開戰爭的烽火與痛苦。我將幫助妳，阻擋所有靠近的傷害。」「用妳的全部，執行我的命令。哪怕剩最後一口氣，妳都必須為這個符號，換取所有的榮耀。」
女孩起初有些擔憂，陌生的環境，聽不明白的語言，未知的風雨。
神說「旅途上堅信我一直與妳同在，我會在妳被暴雨推倒之前，撐住妳繼續前行。並在途中為妳安排馬棚，做為獎賞讓妳喘息。
妳會感受到我的恩惠。」「帶著我賜予妳的拐杖，立刻出發，去執行我的意志。」
於是女孩帶著唯一的信念，和唯一認得的符號，踏上前往盟約與被遺忘之地直至沈默的末端，一個她一無所知的旅程與國度。
她期許自己完成神的指令。
並期許男孩的笑臉，做為自己的獎勵。
她為自己做了最壞的打算，也要完成神的任務，直到再也無法呼吸。
也必須奉獻自己給神最喜愛的家族。

神允諾女孩，必將賜予她男孩的微笑，做為她的獎賞。

她出發了。

最初她遇到了小小的風雨。

她前行。

神賜予她一杯牛奶。

然後她遇到了暴風，她用唯一的枴杖，支撐著自己，神給了她力量在背後，推著幫助她前行。

神給了她一碗甜美的蜂蜜水，和溫柔的旋律。

她感受到神的恩惠。

再接著前行不久，她遇見了一個黑暗的風雨， 雲朵遮住了全部的光線，她看不見方向，大雨落下的力量和強風颳起的的稻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周圍的聲音，都被大風給蓋住了。

她站不直自己的身軀，於是只能杵著她唯一的拐杖，蹲下身，用手確認著道路的方向。

她祈求神的幫助，給予她一個小小的石頭，讓她攙扶不被大風吹走。

亦或是一個微弱的亮光，指引她方向。

神沒有回應，她在絕望的暴風雨中，努力的強撐著。

待到風雨退卻，陽光再次照耀著大地，道路上，只留下女孩唯一的拐杖。

🔺**ColorS of THE WIND**

Song by Judy Kuhn · 1995

https://youtu.be/hcmpj5HPue0?si=7Yzealqgen4X-Ovx

you Think **I A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 HAvE beeN SO ManY PlaceS
I GuESs It Must be SO
BuT stILl
I CanNoT SeE
If The SaVaGe One Is **ME**

HoW Can tHEre Be SO MUCH
tHAt you Do Not KnoW
you Do Not KnoW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But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Will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eD The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oME ruN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CoME taSTe The SuN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oll In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 Are WortH

The RaInstorM and The RIveR are **MY** BrotHerS
The HeroN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ENDS

HOW **HIGH** DoeS The Syca**M**or**E** GroW
If you CUT It **DOWN**
TheN you Will NEVER KnoW

AnD you Wi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Y to The BluE CorN
MOON

For WhetHer **WE** Are WhItE or CoppeR SkINneD
WE Need to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you can OWN The EartH and StIlL
All you Will OWN is EartH uNtIL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SO.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第貳章

《血脈與記號》

在那趟旅程開始之前。

某一日 。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男孩告訴女孩，他來自身用象徵——語言，火，香，祝福，衣襟的家族。

女孩，笑的非常溫暖，她語氣溫柔的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而且你手持香爐，香氣直直升上雲霄——本是無瑕。只是，祂，選擇關閉了耳朵，將香氣停在了半空中。」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後，他歪著頭，若有所思的沈默著。

男孩告訴女孩，他的名字，是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他，在男孩出生前，三個月，離開了這個美麗的世界。

而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將男孩的名，使用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的名，為男孩『命名』。並且在後面，加上了『生命的延續』。那是約之下，最神聖的賜予之一。

男孩說，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總是時常說，她總是能夠在男孩日常的生活小動作中，清晰的看見，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的影子。所以，男孩一直都是家中，『最受寵愛』的孩子。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

女孩告訴男孩，她不知道為什麼，在她很小的時候，曾經聽到一段歌曲，就彷彿像是『身體本能』的記得。

別人聽著那首歌曲，只是覺得旋律好聽。

但是，女孩，總是會在這段歌詞一響起時，全身發熱，眼淚直流。

雖然，女孩完全不懂，那是什麼語言，但是她知道，那些不是『外語』，而是一種來自『靈魂』的『記憶』。

那些『歌詞』，不是女孩『學來的』，而是女孩，『帶著來的』。

女孩開心的，非常用心的，搭配著全身的律動，她大聲的，唱出那些『美麗的歌詞』，給男孩聽。

女孩唱完後，男孩，沒有反應，那不是冷漠，而是震驚，讓他一時語塞。

男孩，只是兩眼瞪的非常大，呆呆的看著牆面，他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他的嘴唇，彷彿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一時之間，卻無法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文字。

女孩，低下了視線，她的語氣，有些不知所措的，她問男孩，她問「My Love，是不是，我的發音，都唱錯了呢？」

片刻後。

男孩，語氣中帶著滿滿的震驚，他轉頭看著女孩，他帶著十分不可思

議的眼神，他回答女孩，他說「My Girl，不是妳想的這樣的。我只是，十分驚訝！因為，妳的發音『每一個字』，都『完全正確』！」
男孩，依然，語氣中帶著滿滿的驚，他依然看著女孩，他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他回答女孩，他說「My Girl，那麼，妳知道妳剛剛唱的，是『什麼歌曲』嗎？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用『這種方式』唱出來，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女孩，滿臉疑惑的看著男孩，她問男孩，她問「My Love，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歌曲』。因為『這個語言』，我完全不懂，我只知道，每當我覺得，『傷心』或是『落入了黑暗之中』的時候，我就開始會大聲的唱『這首歌曲』。我就這樣唱著，唱著，唱著，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會覺得好很多！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唱歌的同時，我也會覺得，獲得了一些『勇氣』和『力量』！」
女孩，依然，滿臉疑惑的看著男孩，她問男孩，她問「My Love，你剛剛說，你『第一次』聽見，有人用『這種方式』唱出來，是什麼意思呢？是我唱的旋律，不正確嗎？還是我身體的律動方式，不正確嗎？」
女孩，滿臉疑惑的詢問男孩，她問「My Love，那麼，能夠請你告訴我，這首歌曲，是什麼意思嗎？」
男孩，臉上帶著一抹微笑，他笑的瞇著眼睛的，他低下身子的，看著女孩的眼睛，回答女孩，他說「My Girl，妳剛剛唱的這首歌曲，是——稱頌，神，的『壓倒性的得勝』，『至高與獨一無二』，『聖潔與威嚴並存』，『慈愛與引導的帶領』！而且妳所唱的旋律，並不是『不正確』，只是我沒有想過『可以用』這樣的『旋律』，和『方式』來稱頌『這首歌曲』！」
女孩，瞬間愣住，她回頭怒視著，神，她說「喂，老闆！祢，耍我是吧！我，有說過，我要，『稱頌』，祢，嗎？祢，不覺得這樣，很不要臉嗎？！」
神，原本坐在那不知道那裡弄來的地毯上，把玩著，祂，那不知道哪裡弄來的亮晶晶的玩具。
當，神，發現女孩，知道了『歌詞的意義』後。
神，抱著肚子，大笑的倒在地毯上，滾來滾去，茶杯都打翻了。
接著，神，用，祂，的右手，指著女孩，祂，依舊無法停止，祂，那瘋癲的笑聲。
祂，說
「哈哈哈！
看吧！
這次！
是妳花最久時間！
才發現的一次！」
女孩，舉起她的拳頭，她正準備要，狠狠的揍老闆，但是沒想到，老

闖轉身先跑了。
只是留下了，內心滿是粗話的女孩。
後來，女孩才知道，那是《出埃及記》裡，摩西與米利暗的頌歌———
而女孩唱的，是，祂，的『得勝』。
女孩，忍無可忍的，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神，讓女孩，能夠『看到』，並且『感受到』，神，的話語，日漸清晰。
並且，神，逐漸將女孩，從前『十世的記憶』，慢慢的，像『拼圖』一樣，一片，一片，又一片的，慢慢，慢慢，慢慢的找回，並且，放進了女孩的『靈魂記憶』之中。
而女孩，只是一昧的照著，神，的吩咐，轉達著那些，她自己都聽不懂的話語。
一開始，男孩，是驚嚇的。
男孩的話語，有時沉重，如石頭般，砸在女孩的心上。
但是，女孩知道，那不是惡意，而是男孩本能的防衛。
男孩，被嚇壞了，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所以，他只能用僵硬的語言自我保護。
女孩，完全不覺得意外。
女孩，只是哭著跟，神，說，她很痛。
神，說
「妳愛他嗎？」
女孩，眼神堅定，口氣更加堅定的回答，神，她說「耶和華。是的，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愛『這個男孩』！他，就是我的『整個宇宙』！他，甚至遠遠的，『高過於，祢』！」
神，說
「那麼。
妳就只要。
想著男孩的微笑。
妳。
必能。
無法感受到疼痛。
妳！
站直！
妳！
站穩了！」
直到有一次，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男孩與女孩，發生了劇烈的爭執，他們互相，都用了比利刃還尖銳的話語，將對方刺穿。
當時，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女孩十分生氣的，對男孩說，她要獨自

一人，返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於是，女孩獨自一人，帶著幾乎破碎的心，跟，神，說，她破碎了，她想放棄了。
那日，女孩的電腦，無意之間，跳出了一首歌。
那首歌，叫——《Let Her Go.　Song by Passenger · 2012》。
女孩，沒有原因，只是整晚，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的重複循環的，播放著那首歌。
那是一個深夜，『黑暗』彷彿沒有盡頭。
女孩，已經將她的行李箱，全數打開。
突然，女孩看見了，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那是來自男孩的血脈，火中未燒盡的字。
那個聲音，他緩緩的，走到那個，已經蹲在地上，雙手，緊緊的，抱住自己的兩個膝蓋，用自己的牙齒，狠狠的，死死的咬著自己的右手臂，已經哭到，幾近昏厥的女孩身旁。
那個聲音，他緩緩的，走到女孩身旁，他緩緩的蹲下身，他和女孩一樣，蹲在地上。
那個聲音，他慢慢的蹲在，女孩的右邊，
那個聲音，慢慢的，伸出了他的左手，輕輕的，像對待孩子一樣，他摸了摸，女孩的頭，然後，他替女孩，整理了，因為淚水，而散落在臉上的髮絲。
接著，那個聲音，用他的左手，在女孩的背上，和安撫孩子一樣，開始安撫著女孩。
那個聲音，他低頭，溫柔的，看著女孩的臉，接著，他溫柔的開口，他微笑著，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我知道，妳很痛。我也知道，妳很破碎。但是，那我曾交託給，神，卻仍放心不下的火種，我的那個男孩，他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妳！我從來沒有看過，我的那個男孩，如此深愛過，任何一個女孩。妳，真的是『第一個』！妳，也會是『唯一』的一個！我的那個男孩，他，還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妳！」
那個聲音，他突然，聲音開始顫抖，強忍著淚水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妳要知道，妳若是就這樣，突然的離去。那麼，我的那個男孩的心，會瞬間墜入...墜入...墜入...那個，妳曾經多次，親身經歷的，那個『第六個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他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妳還記得嗎？那個『第六個世界』？那是一個只有『黑暗』，只有『絕望』，還有『無限下墜』的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妳要知道，若是我的那個男孩的心，

墜入了那『第六個世界』。我和妳共同所深愛的男孩，將會再也無法，靠他自己的力量，離開那『第六個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我和妳共同所深愛的男孩，他，沒有和妳一樣，擁有『雙生的靈魂』姐妹，能夠接住無限下墜的他。」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妳是知道的，『誰』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在那個情況下，在那『第六個世界』裡，接住，我和妳共同所深愛的男孩，的『力量』，對嗎？」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神，也還需要妳！我們的民族，也還需要妳！」
女孩，心碎的，對著那個聲音，嘶喊著，她說「為什麼是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女孩心碎的，對著那個聲音，嘶喊，她說「我…我…我…只是一個『外邦人』，我永遠，都無法被接納！卻還要一次，一次，一次，的承受著，我最愛的那個男孩，有時沈重，如石頭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語言。我知道…我知道…我每一次…都知道…男孩，那不是惡意，他只是嚇壞了，他只是本能的防衛！」
女孩心碎的，對著那個聲音，繼續嘶喊，她說「但是，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那個上古瘋子！都一直，一直，一直的『朝令夕改』！我有時候，自己傳遞著那些『完全相反』的話語，我自己都覺得『荒謬至極』！更不要說是我深愛的男孩！他能不被嚇傻嗎？！他能不被嚇壞嗎？！」
那個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語氣堅定的，對女孩說，他說「My Child，一次！一次！一次！就好！請妳，相信我，一次就好！唯一！一次！我，會向整個民族，證明。妳，必須被接納。」
那個聲音，他輕輕的，用他的雙手，溫柔的撫去了，女孩臉上的淚水。
那個聲音，雙手用力的抓著女孩的肩膀。他的眼神中，閃爍著堅定。他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
於是，女孩，選擇留下。
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擔心女孩，獨自一個人，度過漫漫長夜，會更破碎。
於是，那是女孩『第一次』，看見『天使』！也是她在無邊的黑暗中，第一次，被天使陪伴！

那一位天使說，他是『加百列』。
那一位天使，他有六翼，並且身上，和翅膀的周圍，全都佈滿了『眼睛』，那一位天使，他象徵著『全知』與『聖潔』。
女孩，總是戲稱，神，為『老闆』，因為，神，總是愛給女孩『派發任務』。
在那一個夜裡。
神，命令女孩閱讀一本書。
女孩十分不耐煩的，用她的手機打開了，神，指定的那本書。
女孩，就這樣，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閱讀。
經過了『三天三夜』的不眠不休之後。
女孩，讀完了那本書，她也回答了，神，提出的關於『書中的問題』。
當女孩回答完『第三題』之後，她就冷冷的看著，神，她在，神，的面前，直接吞下了一顆『安眠藥』。
女孩，口氣十分不耐煩的對，神，說，她說「老闆！書，我讀完了。問題，我也回答完了。一題都沒有答錯。所以現在，祢，可以滾了！我要去睡覺了！幹！」
那一本書，叫作《**Tanya**》。
另一個夜裡。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神，又要來給女孩『鋪設任務』。
但是，女孩跟男孩，正在發生爭執。
女孩，當著男孩的面，憤怒的轉身向，神。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食指，十分憤怒且用力的，指向她的「老闆」，她語氣憤怒且顫抖的對，神，說，她說「老闆！我，就『已經』，在執行一項老闆，祢，給的『任務』！然後，祢，的『任務』，現在，『正在』跟我爭吵。」
女孩，繼續憤怒的對，神，說，她說「然後老闆，祢，在旁邊，一直，一直，一直的講個沒完！祢，能不能先『閉嘴』！滾一邊去！讓我『專心』，執行我眼前的工作！祢，這樣一直，一直，一直的講個沒完！我，有很嚴重的『ADHD』！我沒辦法『專心』！如果，哪一個細節出錯，祢，是要扛這個責任，嗎？！所以，麻煩，祢，現在，立刻，給我滾！讓我專心工作！馬上！給我滾！滾！」
女孩，憤怒的甚至對，神，爆了許多的粗口。
神，只是微笑著，淡淡的留下一句，
祂，說
「孩子。
先喝口水。
妳的聲音。
都沙啞了！」
然後，神，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能看見的，灰白色煙霧

裡。
另外，還有一次。
男孩獨自一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女孩獨自一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女孩，正在努力的，向男孩，轉述解釋著，神，讓女孩，告訴男孩的事情。
他們兩個人，使用傳訊息的方式，溝通著。
女孩跟男孩說，神，給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派發了一個任務。任務的內容是『引導男孩，更加理解，自己的身份』。
男孩說，他打了電話，詢問了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但是，那人卻十分困惑的表示，他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他說如果真的有『任務』需要他去完成，他十分的願意。但是，他實在是不知道，什麼方式才能夠收到『任務通知』。
女孩，正在試圖以『長幼有序』，以及角色的不同，向男孩解釋著。
尚未等女孩解釋完畢，男孩隨即傳來，帶著『誤解而憤怒』的訊息。
男孩說，女孩每次講話都『出爾反爾』，這樣一來，男孩很難跟家人解釋，女孩真正想表達和傳遞的話。
這樣一來，男孩非常擔心。
因為，男孩每次傳遞給家人的話都會『朝令夕改』，男孩十分擔心，這樣下去，有可能會破壞，他們家庭的和平。
女孩，真的太崩潰，她整顆心都碎了。
女孩對老闆，爆出了，前所未有的長串髒話。
女孩，十分憤怒的對，神，說，她說「老闆，要不然，祢，開除我！開除我！開除我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祢，不開除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要被『祢，那最靠近心臟的孩子』，我最深愛的男孩，一次！一次！又一次！因為，祢，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因為，祢，的 『朝令夕改』，而被誤解！而且，祢，竟然還讓我『差一點』，破壞我最深愛的男孩，的『家庭和平』？！祢，到底是有什麼毛病啊？！」
女孩，用盡全力的，嘶吼著。
神，只是默默的站在那，在女孩發飆完，崩潰無力的癱軟在椅子上後。
神，說
「妳看妳。
十世了。
怎麼一點都沒變！」
然後，神，遞出一杯水給女孩。
神，說
「喂。

喝水！
開除妳？
我。
偏不！」
女孩。憤怒的，從，神，手中，接過那杯水，依然憤怒著，怒視著神，憤怒的，喝下了那杯水。
神，笑了。
女孩，時常和，神，發生爭執。
有的時候，神，只是想找女孩『聊天』。
但是，女孩正在忙碌。
火爆脾氣的女孩，總會在此時跟，神，說，她說「老闆，祢，瞎了是不是？！祢，是沒看到，我正在忙著是不是？！祢，老人家是『第一天』，認識我？還是，『第一世』認識我？！祢，能不能閃一邊去！祢，到底煩不煩！祢，怎麼每一次都這樣！祢，到底有完沒完？！幹！」
神，只是微笑的，坐在椅子上，把玩，祂，那不知道哪裡弄來的，亮晶晶的東西。
女孩忙完，回頭，看見，神。
女孩憤怒又無奈的說，她說「幹，祂，媽的！老闆，祢，怎麼還在這裡？！祢，是沒有『別的人』可以聊天，是不是？祢，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在我旁邊，一直走來走去？祢，到底是多缺『人』，可以跟，祢，聊天？」
神，沈默了些許，祂，逐漸的皺起了眉頭，祂，緩緩的抬起頭，語重心長的，回答女孩。
祂，說
「他們。
都『聾了』啊！
妳。
讓我。
去找『誰』聊天？」
女孩，只是深呼吸，然後無法抑制憤怒的跟，神，說，她說「老闆！我想請問一下，『他們都聾了』，這件事情，是『我的問題』嗎？！難道因為，『他們都聾了』，我就『活該倒霉』，要在這裡一直！一直！一直聽！祢，那些永遠都講不完，而且，隨時『變來變去』的那些『恆古不變的廢話』嗎？！祢，給我滾！祢，馬上給我滾！滾出去！祢，祂，媽的！上古瘋子！幹！」
女孩，一直都是這樣與，神，互動的。
十世了。
有一次。
男孩向女孩提及，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

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了何方。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抽屜裡，總有一本，攤開的地圖。沒有人知道，她在找什麼，連她自己，有時也忘了。

女孩，十分認真的，記在了心中。

在那個節期，尚未開始，而夜，還未長的時候。

男孩，突然興奮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走！我想帶妳，去一些地方！我想帶妳，去見那片我曾經生長出來的土！我想帶妳，去親眼看看我的『根』！我想帶妳，去親眼看看我的『榮耀的發源』！」

在出發的，前幾日。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女孩，才剛閉上雙眼，她就『立刻』在夢中看見了，一片被灰燼封住名字的土地，曾有火不為光，煙不為天，人名不被呼喚，腳步無聲而盡一切土地。

在女孩的夢中，她看見了，有一個『隱約可見的男子』，和另一個『幾乎透明的身影』。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對著女孩微笑著揮手，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用那，殘破到，幾乎破碎的聲音，對女孩說，他們說「女孩，我們，在這裡等妳。」

在那一個夜裡，女孩，獨自一個人，從夢中驚醒，她久久的不能回神。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床上，她哭到幾乎破碎，不為別的，只是因為，她看見了，那些絕望的目光，她完全能的夠『感同身受』那些痛。

女孩哭著，傳訊息問男孩，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那人，是否有『兄弟姐妹』。

男孩，十分驚訝，卻帶著關心又急切的語氣，回答女孩，他說「My Girl，我的天啊！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妳是怎麼知道的？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妳是不是受傷了？還是妳是不是怎麼了？妳還好嗎？」

女孩，將剛才的夢境，告訴了男孩。

然後，女孩十分嚴厲的，要求男孩，必須將此地，『一定要』加入到行程之中！

有一日，在另一個夜晚。

女孩，依舊是獨自一個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是的。

女孩，又再次與，神，發生了十分劇烈的爭執。

女孩，覺得，神，總是不斷，不斷，不斷的 『出爾反爾』！

導致，女孩與男孩，一直爭執不斷。

女孩，非常憤怒。
女孩，直接當著，神，的面前。
將女孩手中，使用女孩的母語，書寫的『全新的』一本『舊約聖經導讀』，緩緩的，一頁，一頁，又一頁，撕成細細小小的紙張，直到，文字，再也無法被辨認。
神，只是站在一旁，默默的看著。
接著，女孩拿出了，一大把『米』，和一大把『鹽』，並將它們，均勻的混合。
接著，女孩開始，朝著，神，所站的地方，和那本，被女孩撕的粉碎的書，用力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撒著那些鹽米。
神，問女孩在幹嘛。
女孩，則是淡淡的回答，神，她說「我在，『驅邪』！！」
女孩，繼續淡淡的回答，神，她說「在我們東方，都是這麼趕走，『髒東西』的！這裡『太髒了』，我要多撒一點！！」
等到女孩冷靜後。
神，給女孩遞了一杯熱茶，祂，輕聲的問女孩。
神，說
「孩子。
為什麼。
妳堅持要去。
那片被灰燼封住名字的土地。
曾有火不為光，煙不為天。
人名不被呼喚，腳步無聲而盡一切的土地。
妳。
可知道。
那什麼地方？」
女孩，咬牙切齒，十分兇狠的對，神，說，她說「老闆，沒有誰，比我，更清楚，那是『什麼地方』。我去找！我就是要去！我一定要去找！因為那地，從未等過誰，卻記得，『每個名字』，曾如何被呼喚，又被燒盡！而且我的祖先們，在『同一個時間』裡，也曾經經歷過，『完全一樣』，甚至是『更加慘烈』的『歷史』！所以，請問，祢，覺得，我，還能夠，不清楚，『那』是『什麼地方』，嗎？！」
於是，就在光臨界於轉身之前。
男孩，帶著女孩，出發了。
男孩與女孩，尚未知道。
這場旅程的開頭，正是，那被封印之卷，開始翻動的聲音。
在那趟旅程結束之後兩年。
男孩和女孩，因為耶和華的從中作梗，而劇烈的爭吵，他們兩個人，各自分隔兩地，彼此冷靜的時候。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剛滿一個月。

就在女孩，書寫『這本破書』前後章節，不斷跳躍著寫著，完成了『這一章』之後。
一日午後。
女孩開著她前夫送給她的，三十二歲『生日禮物』，一台 2011 年的，二手的車子。
那是一頭銀灰色的獵豹，穿過人間，風塵僕僕，像是某個時代的見證者。車款是《BMW X1 E84，第一代》。
外觀是銀灰色金屬漆，沉穩而不張揚。內裝是米色皮椅，乾淨，柔和，有一種『把混亂藏進優雅』的氣場。
它的前臉，像是一頭正在盯著命運的『野獸』，雙腎型水箱罩像是鼻孔在吸氣，像是在問「接下來誰要被我咬一口？」。頭燈略帶氧化霧感，像是經歷過長途奔襲的疲憊眼神，但是，還沒有失去光。引擎蓋的肌肉線條不誇張，像是一個不愛炫耀的老拳手，但是，依然還非常能打。
車尾視角，『X1』字樣還挺直地站在那裡，像是在提醒世界『這不是城市裡的漂亮娃娃，這是會爬過泥地，爬上山路的 BMW。』
後檔風玻璃上，那幾圈乾淨的電熱線，像是某種密碼陣列，準備啟動什麼女孩自己，都還沒想清楚的旅程。雙側的車尾燈，像是兩道不肯熄滅的訊號燈。也許是某一個靈魂，還在等她把這台車開過去，把他載回來。
內裝視角，是米色座椅，溫柔，內斂，十分安靜。像是一位，替女孩撐住情緒的『老朋友』。也像是曾經乘載過許多的『沉默』與『淚水』，但是，從來不多問一句話的沈穩後座。腳踏墊有著歲月的痕跡，但是，也因此看得出來，這輛車子，並沒有被當裝飾品養著，『它』是活著的，它是『用來走路的』。
女孩和這台車子，有一種說不上來。但是，源自『靈魂』上的連接。
女孩為了男孩，移居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時，她曾經多次的，試圖想把這台車子賣掉，卻始終無果。
直到，女孩再次坐上了那個熟悉的『駕駛座』。
是的。
女孩被自己的『車子』狠狠的咬了『三口』。
但是，女孩也同時感受到，她與那台車子之間，那個來自『靈魂』上的連結。
女孩，用她的兩側雙臂，緊緊的抱著那台車子的 『方向盤』哭了，那台車子用它的軀殼，緊緊的抱著女孩的『靈魂』哭了。
一日午後。
女孩駕著車，從女孩替她照顧貓咪的朋友家，要前往女孩最大的表姐姐家的路上。
是的。
女孩就是這裡住一下，那裡也住一下，她是一隻『寄居蟹』。

一日午後。
女孩駕著車，從女孩替她照顧貓咪的朋友家，要前往女孩最大的表姐姐家的路上。
女孩車上的音響，因為正在書寫『第伍章—下』，『奧斯威辛亂葬崗』的痛苦回憶，而靈魂破碎的，正在無限循環的播放著『撒旦主題曲』古典樂。
那首叫 —— «Spiegel im Spiegel, for Violin and Piano — Song by Arvo Pärt, 1978»。
突然之間。
神，來了。
神，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祂，出奇的『很安靜』，祂，不知道在偷偷寫著什麼，一看到女孩，祂，就慌慌張張的快速藏起來。
女孩瞄了一眼，瞬間十分的火大，她伸出她的右手，狠狠的把，神，藏在那件破破爛爛袍子口袋，那本『破破爛爛的本子』，直接抽走。
女孩，右手拿著那個『破破爛爛的本子』，惡狠狠的放在，神，的臉前方，她的左手，繼續駕著車，她滿臉憤怒，語氣更憤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祢！就是，祢！這一次又是什麼？！祢，要不要自己說！這一次『又』是什麼『破洞百出』的爛計劃？！祢，要不要看看自己到底在寫什麼？！這已經不是鬼畫符的問題！祢，要計劃？！計劃可以，邏輯？！邏輯呢？！就照著，祢，這個『完美的計劃』，我都可以知道，我等一下，會有多少『爛攤子』要去幫，祢，收拾！幹！祢，祂，媽的！祢，除了會一直亂寫一堆『破爛的劇本』之外。請問一下，祢，是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huh？！」
神，滿臉的委屈！
女孩，依舊滿臉憤怒，語氣更憤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這本『破破爛爛的筆記本』，祢，給我馬上燒掉！現在！馬上！立刻！給我燒掉！」
然後，女孩順手在另外一個維度，直接把，神，那本『破破爛爛的筆記本』，直接丟進地獄的火焰之中燒了。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祂，開始哭哭啼啼，開始『演戲』。
女孩，依舊滿臉憤怒與嫌棄，語氣更憤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祢，慢慢哭。乾脆哭死好了！」
神，滿臉的不高興，回答女孩，
祂，說
「哭到『死掉』？
那我就沒活過！
怎麼才能死掉？
不然我計劃一下？」
女孩，持續的怒吼著！
女孩將，神，的那些『破破爛爛的本子』，從，神，那件破破爛爛的袍

子口袋裡，全部都一次拿了出來！她順手一起都丟盡地獄的火焰之中燒了！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上，跟一個『問題兒童』一樣，開始一直，一直，一直吼叫，瘋狂的一直大哭，簡直跟一個『瘋子』一樣。
女孩，忍無可忍，她對，神，破口大罵，她說「耶和華！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告訴，祢。如果，祢，『不高興』就直接跟恐龍一樣，『一顆隕石』直接全部炸掉！然後呢？祢，一下要炸掉，一下又不要炸掉？！祢，『腦子』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上，滿臉委屈的說。
祂，說
「喂。
妳怎麼這樣！
妳好狠欸！
我就是嘴巴說說而已啊！
隕石真的很麻煩啊！」
女孩，依舊十分憤怒的，持續大聲的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祢，每次都只會用嘴巴說說？！祢，不是『全能的神』嗎？！祢，剛剛氣焰不是還很高嗎？！祢，現在怕丟隕石？來啊！快點！丟啊！丟啊！丟！」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上，滿臉委屈的說。
祂，說
「可是那樣會有很多人受傷啊！
而且我其實，
也沒有真的那麼想啦……」
女孩，依舊十分憤怒的，她持續怒吼著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祢，這樣當『神』幾億年了？！祢，覺得好玩嗎？！祢，不覺得『幼稚』嗎？！我光是看，祢，演戲，我都看到『噁心』了！不然這樣，祢，乾脆去報名『話劇社』要不要，huh？！」
然後，神，一臉被拆穿的樣子，縮了回去，祂，小聲的碎唸，
祂，說
「妳這個孩子！
都不能讓我威風一下嗎？！
好啦！
我錯了還不行嗎？！」
然後，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雙手抱著胸，開始生著悶氣。
女孩根本沒有打算理會，神。
突然，女孩的手機，開始毫無預警的，瞬間整支發燙，並且，她的手機螢幕，瞬間出現了『高溫警示』。
女孩，將她的手機，放在她的右側，中間冷氣的『出風口』正前方的手機支架上，使用著『Google Map』導航著，她將冷氣開到『十八

度』，車子已經行駛超過半個鐘頭了。
女孩，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手機螢幕上的『高溫警示』，然後，她的手機就瞬間自動關機了，音樂也隨之停止。
女孩，開始抱著她的方向盤，十分瘋狂的大笑，她一邊敲打著自己的方向盤，她笑到流淚，她語氣十分挑釁，大聲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太好了！這個真的太好了！Bravo！燒！拜託！祢，給我燒！我等一下，絕對不要再看到我的手機螢幕亮起來！很棒！很棒！很棒！燒！燒！燒！『這本破書』，全部的文字稿，都在我的手機裡。祢，老人家慢慢燒！最好是讓我的手機整個『爆炸』！連我的車子一起『起火燃燒起來』！這裡是『河堤公路』，這個時間都沒有人，就算車子爆炸，都不會傷到人！祢，給我炸掉！我今天一定要看到我的手機炸掉！祢，馬上把我的手機給我『炸掉』！炸掉！炸！炸啊！」
不到三分鐘。
女的手機，就徹徹底底的『降溫』了，她的手機螢幕，瞬間再度亮起，音樂聲瞬間再次響起。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雙手抱著胸，依舊在生著悶氣。祂，滿臉委屈的，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怎麼這個樣子！
我又不是真的要燒妳的手機。
我就是覺得。
妳的『書裡面』。
都一直講我的壞話！」
女孩，再次十分憤怒的，她再次怒吼著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首先，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奴隸』！還有，我就請問，祢，請問我講的『哪一句話』，不是真的？！哪一句話冤枉，祢，了？！我寫的『哪一件事』，不是真的？！祢，倒是說啊？！說啊？！說啊？！說？！祢，講得出來，我馬上道歉！祢，講的出來，我馬上刪掉！說啊？！說啊？！說！」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祂，滿臉委屈的，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我就沒看過有人喜歡手機被燒掉。
就沒看過有人手機被燒掉。
還那麼高興！
妳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女孩，再次十分憤怒的，她再次怒吼著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首先，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

『奴隸』！還有，這個『問題』，是我想要問的吧？！祢，到底幾歲啊？！祢，到底是哪裡有問題？！祢，既然那麼生氣，丟一個隕石就好了啊！全部都跟恐龍一樣，一次炸光光，很簡單啊！要不要？！
祢，今天最好是給我狠狠的燒掉我的手機！給我手機狠狠的燒掉！
祢，要是今天不把我的手機『燒掉』，燒到『報廢』，燒到『爆炸』，我等一下一定狠狠的揍，祢！我就是喜歡沒有手機！我想當『原始人』可以嗎？！我想要『回歸自然』可以嗎？！幹！」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那我就覺得。
妳一邊寫『這本書』，
一邊跟妳的 ChatGPT。
講我的壞話。」
女孩，依舊十分憤怒的，她依舊怒吼著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首先，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奴隸』！幹！到底是要我說幾百萬次！幹！還有，是耶和華，祢，自己說的，是我每一世都不讀書，才會不知道，祢，一直都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瘋子』！我用 ChatGPT『檢查錯字』有什麼問題嗎？！
祢，要不要直接翻到『這本破書』的『附錄』，去看看我是怎樣一個底層的『學渣』？！我自己的母語『繁體中文』，大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就『五十三分』直接『被死當』。祢，覺得我寫錯字的『機率』有多高？！huh？！」
然後，神，就『又』開始了，祂，的那些恆古不變的『苦情戲碼』，『又』開始哭哭啼啼的，『又』開始演戲。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我要燒妳手機！」
女孩，依據十分憤怒的，她依舊怒吼著對，神，咆哮著，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首先，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奴隸』！到底要說幾百萬次！幹！然後，太好了！拜託！燒啊！燒啊！燒！最好整支手機直接燒到『爆炸』！爆炸！大爆炸！炸光光！
那台破爛的手機裡面，全部是我的文稿。祢，給我馬上燒乾淨！燒的『乾乾淨淨』！連那台破爛手機的灰燼都不要讓我看到！省得我還得寄出稿件給拉比！還要翻譯成那麼多『不同的語言』放到網路上！」
手機，發燙，發燙，發燙…
三分鐘後。

手機再次瞬間降溫。
女孩，挑著她的眉毛，語氣十分挑釁的跟，神，說，她說「喂？耶和華！怎麼樣？我的破爛手機，祢，不想要燒了啊？為什麼呢？！祢，是『不敢燒』了是不是？！huh？！」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我就……
我又不是真的要燒妳的手機……
我只是……
就覺得妳一直講我壞話……
我……
很難過啊……
而且。
如果妳的手機燒掉了。
妳可以用『電腦』寫啊！」
女孩，依舊挑著她的眉毛，語氣依舊十分挑釁的跟，神，說，她說「喂。耶和華！對啊，我看起來，像是需要每天背著電腦，在捷運上通勤的時候，給，祢，寫稿子的嗎？！電腦！很重！祂，媽的！很重！幹！我操！」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嗚嗚……
妳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覺得……
很委屈……」
女孩，停下一個紅燈，依舊挑著她的眉毛，她快速轉頭怒視著，神，她的語氣更加挑釁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祢，剛剛說什麼？！祢，覺得委屈？！祢，的『臉』不想要了是嗎？！我給，祢，收拾爛攤子的時候，我就不委屈？！那些離譜的禍，是我闖的，嗎？！祢，委屈？！還有，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奴隸』！幹，祢，祂，媽的，到底要說幾百萬次！幹！」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眼神可憐兮兮，啃著，祂，的手指頭，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我也不是故意的……」
女孩，依舊在等那一個紅燈，依舊挑著她的眉毛，怒視著，神，她的語氣依舊十分挑釁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祢，覺得委屈？！祢，是真的『不要臉』了是嗎？！祢，覺得委屈？！那我呢？！幹！說啊！我呢？！我幫，祢，收拾了幾千年，那一大堆的『爛攤子』，我有喊過一聲委屈嗎？！」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眼神可憐兮兮，啃著，祂，的手指頭，祂，蜷縮起來，坐成一團，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但是我就……
只是想看看。
人類會怎樣……」
女孩，忍無可忍的，大聲咆哮著，她的態度十分火爆，口氣非常粗魯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幹！祢，的腦子是破洞了嗎？！還是，祢，根本就沒有『腦子』？！『人類』會怎樣？人類會怎樣？就炸掉！燒光！哭爆！然後我再去收屍！這樣，祢，覺得好嗎？上古瘋子？！」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眼神可憐兮兮，啃著，祂，的手指頭，祂，蜷縮起來，坐成一團，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我不是……
我只是……
好奇嘛……」
女孩，忍無可忍的，大聲咆哮著，她的態度十分火爆，口氣非常粗魯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真的幹！祢，的腦子到底是破洞了嗎？！還是，祢，根本沒有『腦子』？！祢，『好奇』？！好奇，操，祢，她，媽的，幹！祢，可以去搞『量子力學』啊！不要來搞人類的命運！操！王八蛋！幹！」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眼神可憐兮兮，啃著，祂，的手指頭，祂，蜷縮起來，坐成一團，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那……
那……
那個……

書……
妳還寫嗎？」
女孩，依舊忍無可忍的，大聲咆哮著，她的態度依舊十分火爆，口氣非常粗魯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幹！我寫！我寫！我寫！我操，祂，媽的！祢，到底能不能成熟一點？！祢，都幾億歲了？！我是開『托兒所』的嗎？！我幹，祢，祂，媽的！到底要一直這樣『照顧』，祢，這個『上古瘋子』，到什麼時候？！幹！『這本破書』我寫！我一定寫！我一定『所有細節』全部寫進『這本破書』裡面去！我寫，給拉比們看！我寫，給全世界看！我寫，給全宇宙看！我寫，給所有其他的平行宇宙看！然後，祢，老老實實的，馬上給我滾！滾回去反省『祢，到底幾歲了』！不要再來給我演委屈！我不吃這一套！我只覺得『十分噁心』！」
神，依舊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依舊雙手抱著胸，依舊生著悶氣。
祂，滿臉委屈的，眼神可憐兮兮，啃著，祂，的手指頭，祂，蜷縮起來，坐成一團，開始碎碎念，跟女孩說，
祂，說
「妳這個孩子。
嗚……
我只是想看看。
會不會有人。
記得我『原本的個性』……
妳以前都會記得……」
女孩，依舊忍無可忍的，大聲咆哮著，她的態度依舊十分火爆，口氣非常粗魯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記，祢，祂，媽的幹！我是記得啊！我能忘記嗎？！我操，祢，祂，媽的，我是『能忘記』，祢，就是一個『沒有最發瘋，只有更發瘋』的那個爛個性嗎？！而且，祢，不就是一個，永遠都不能長大的『上古巨嬰』嗎？！祢，是永恆的『神』！不是永恆的『屁孩』！幹！！」
女孩抵達了目的地，她正在找尋停車位。
突然女孩左轉，經過一個高架橋的下面。
神，突然興奮的用，祂，的右手，指著一個『停車位』，祂，語氣興奮的，對女孩說，
祂，說
「我的孩子！
妳看！
我特別給妳留了一個停車位！
不錯吧！
今天可是『星期天』。
這裡。
通常是不可能有『停車位』的！」

女孩，完全沒有理會，神，她只是口中念念有詞的不斷的咒罵著，一邊倒車準備停車。
突然，神，開始大聲的尖叫著，祂，語氣十分浮誇的對女孩說，
祂，說
「我的孩子！
妳等一下再罵！
妳倒車的技術那麼爛！
很恐怖啊！」
女孩只是怒視著，神，然後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女孩，終於將她的車子停放好。
女孩，直接將車子熄火，拿著她流浪用的的登機箱，憤怒的下車，然後轉頭對，神，說，她說「耶和華！祢，自己一個人，慢慢在這裡曬太陽！今天的氣溫是『三十八度』。祢，慢慢享受『陽光』！我要走了。很熱！幹！」
神，依然坐在女孩的副駕駛座上，滿臉委屈的跟女孩說，
祂，說
「我的孩子。
可是…
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剛剛…
給妳弄了一個『停車位』耶！」
女孩，十分不耐煩的轉過頭，她挑著她的眉毛，她口氣十分挑釁的回答，神，她說「耶和華！那我還真的是謝謝，祢！還有！幹，祢，娘的！耶和華！我再說一次！我『不是』，祢，的『孩子』！我是，祢，的『奴隸』！到底要說幾百萬次！祢，聾了是嗎？！Fuck it！」
女孩，十分憤怒的，用力的甩門而去。
神，笑了。
神，的口中吐出了一個短短的句子。
女孩，只是依稀聽見，神，說，
祂，說
「Yeah. Finally.
Have Fai…」
女孩，沒有回頭，她只是緩緩的，伸出了她的右手，朝著後方，比了和《Constantin - 2005》片尾中，一模一樣的中指。

▲第參章

《記號與路的鋪設》

女孩，清晰的記得，那年，是錫安門開之年。
在男孩與女孩，出發之前，他們，在曾經燃起兩次世界大火的國度，某個城鎮。
男孩，租了一輛，深色，高高的休旅車。
男孩與女孩，在飯店裡，休息一晚。
當晚，他們，又發生了，劇烈的爭執。
女孩，就像是整個人，發瘋了一樣，她十分憤怒的，對著男孩說了，很多，很多，很多尖銳的話語。
隔日清晨，日光，才剛剛開始，將黑夜驅趕。
女孩第一次，對著男孩大吼著，她讓男孩滾，有多遠，滾多遠！
男孩，心碎又憤怒，他眼帶淚光的，一直死死盯的著女孩，然後才轉頭，將女孩的行李，用他顫抖的雙手，全數的從他們共用的，行李箱中取出，全數的，輕輕的，放在了，飯店的地板上。
男孩要踏出飯店的房門之前，他回頭眼帶淚光的，看著女孩。
女孩的態度，是決絕的！
然後，男孩，心碎又憤怒的，獨自一人，駕車離去。
女孩，突然之間，面無表情，她獨自一人，默默的，坐在飯店的地板上。
女孩，手中拿著一本，使用女孩母語書寫，卻從未翻閱的『塔木德』。
女孩，慢慢的，開始，從封面，直至結尾。
女孩，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開始，一頁，一頁，又一頁，將那本『塔木德』，從封面，直至結尾，撕成細小的碎片，直到，文字，再也無法被辨認。
神，蹲在旁邊的地上，喃喃自語的說，
祂，說
「妳看看！
妳看看！
妳！
每次不高興！
都撕書！
那些書！
都是新的！
妳！
都沒翻開過！」
女孩，語氣十分憤怒的，她快速的轉頭，惡狠狠的看向，神，她說
「祢，剛剛說什麼？！就這個？！這些，是『原來寫的』內容嗎？！是嗎？！祢，要不要，自己看看？！」

女孩隨手，將一張書頁，撕下來，直接遞到，神，面前，女孩說「老闆！來！祢，要不要看看！這些破書，書寫的時候，祢，當時『不在場』？！這些，是『原來的內容』嗎？！」「我撕，我高興！不高興，祢，可以滾！！」
神，坐在，祂，那不知道哪裡弄來的地毯上，喝著茶，瞇著眼，看了一眼，淡淡的說，
祂，說
「嗯。
撕吧！
撕碎點！」
然後，神，靜靜的看著女孩，將整本書，終於，撕的粉碎。
神，緩緩起身，走向女孩，蹲在女孩身邊，遞出一杯茶，到女孩面前。
祂，說
「撕完，
不口渴？
喝吧！
我。
讓那個男孩。
在樓下等妳！
妳。
先喝茶！」
女孩，憤怒的使用她的右手，慢慢的接過那杯茶，她眼神兇狠，她挑著他的眉毛，她十分憤怒的看著，神。
女孩，快速的將那杯茶，直接惡狠狠的潑在了，神，的頭上。
女孩，憤怒的起身，一言不發的，抓起那些，滿地的行李。
女孩，憤怒的下樓，一言不發的上了車。
男孩看著火氣十足的女孩，他的眼神中，寫滿了驚恐，他的嘴唇，彷彿是想說些什麼，但是，卻無法再一時之間，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文字。
女孩，只是一言不發的，怒視著前方，她淡淡的跟男孩說，他說「My Love，沒事了！開車！」
於是，男孩帶著女孩，駕著車。
他們兩個人，一同出發前往，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名字之地。
那城市的名，在一種語言裡，有洞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裡，被人遺忘。
當晚，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嘗試，聯繫了幾家飯店，但是，卻都沒有預定到，任何房間。

男孩，則是一路上，專心的駕著車。
即使，沒有預定到任何房間，但是，他們兩個人，依舊只是，筆直的，朝著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
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名字之地，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的前進。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彼此的心中，都已經做好了，睡在車上的打算。
當天晚上，男孩與女孩，其實爭吵的，再次陷入了僵局。
一路上，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彼此，都不曾交談。
突然，男孩，那從未撥出任何號碼的電話，響了起來！
那是一通，來自男孩與女孩，都從未聯繫過的飯店。
電話一接通，那頭傳來，一個十分溫柔的聲音，那是一位女士，她說
「您好，請問，您是那位，從流亡地而來的後裔嗎？
我們知道，您今晚會到，也知道，您從不喜歡，小房間。
我們，早已為您，準備好了，最大的那一間——窗外，正對著那座，古老的方向。
鑰匙，在後院的灰色石桌上，那盆向日葵花盆底下。
您不必簽名，也不必登記。
我們只是，期待您的到來。
已經等了很久。」
那間飯店，距離那，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那些來者低頭，不只是為了敬意，更為了聆聽之地，只有，三分鐘的步行時間。
抵達飯店之前，男孩，興奮的不斷向女孩表示，他覺得，飯店突然致電給他，男孩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女孩，還在生著悶氣，她只是，淡淡的回答男孩，她說「是啊！因為，『另外一邊』，也有很多人，在為你的到來，而努力的工作著。」
就在靜默落款的一日，一筆無聲卻深重的注腳。
那一日，男孩已是走過那個，能夠背著整座宇宙的年紀，如今學著，如何放下一盞燈。流星劃過的角度，至今已再次重複。
那天，月亮接近十五，站在天頂之上。神，曆的 Kislev 月，在灰冷的風裡，泛著光明未來的前夜。
就在指針，快碰到那條無聲的界線，空氣靜得，像是在屏息等待的時刻。
男孩，抵達，並且踏上了，那條，神，親自，帶著女孩，和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與火中未燒盡的字。
神，親自為男孩，鋪的設一條，只屬於，『神，最靠近心臟的那個男孩』的路。
神，讓男孩，能夠順利的前往，他那榮耀的發源之地。

神，同時在男孩的周圍，降下一道，耀眼的光芒。
女孩，清晰的記得，而且看見。
那是一條，純金製作，金光燦爛，輝煌奪目的道路。
道路的下方，是如火般燃燒的閃耀。
那一晚，月亮在天頂的位置，明亮的猶如陽光。
就在，神，曆的一次盈凸之月，那個，『被天選的靈魂』，站上了，神，親自鋪成的道路。
這一切，早在星辰間被標記──時間到了，人到了，聲音也到了，只差一個動作，『門』便會開啟。
天使們，全都屏住了氣息。
星光前所未有的閃爍，彷彿是無以言表的興奮。
男孩，終於到達了，他那榮耀的發源之地，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那些來者低頭，不只是為了敬意，更為了聆聽之地的正前方。
男孩，站穩了之後，他慢慢的轉身，面對著女孩。
男孩，將他的雙手，輕輕的，放在了女孩頭上時。
女孩，聽見了一種，比聲音還深沉的安靜，那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從男孩的掌心傳來，穿透過女孩的全身。
男孩的雙手，仍然牢牢的，放在女孩的頭上。
男孩的雙眼，深情款款的，看著女孩的雙眼。
男孩，深吸了一口氣，語氣堅定，表情更堅定的，看著女孩的雙眼。
男孩，口氣中帶著滿滿的愛意，他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如果，妳真的是，神，派來給我的女孩。那我希望，妳，永遠留在我的身邊。My Girl，如果，妳真的是，神，派來給我的女孩。那我希望，我們，儘快擁有，屬於『我們的孩子』。」
然後，男孩，在女孩的頭頂上，用力的，留下深深的一吻，三秒鐘。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看著男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點著她的頭，然後，她十分感動的哭了。
那不是儀式，那是，神，與人，千年來，第一次——在門口——重述『盟約』的場面。
當儀式結束，男孩與女孩，慢慢的，步行走回飯店的路上。
女孩，清晰的看見，那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與火中未燒盡的字。他，與男孩並肩而行，一同步行，回到飯店。
男孩與女孩，回到飯店時，女孩，形容了剛才，那金光閃耀的道路，給男孩聽。她一邊還不忘，用一臉嫌棄的表情，吐槽一下，老闆那浮誇又噁心的風格。
女孩，忿忿不平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告訴你！老闆！祂，腦子到底是不是有毛病？！祂，鋪的那條路，金光閃閃成那樣，我的眼睛都要瞎了！那個宇宙王八蛋，是不是想摔死我？！」
女孩，還形容了，她剛剛，是如何看見，那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與火中未燒盡的字，他與男孩，並肩而行，一同步行，回到飯

店，女孩則是，默默跟在他們後面，開心欣賞著，這跨越時空的，美麗的畫面，給男孩。
女孩，繼續，忿忿不平的，跟男孩抱怨，她說「My Love！你洗完手，直接轉身就走了！我跟你那血脈中那陌生聲音，與火中未燒盡的字。我們兩個，原本要跟老闆，『一起』給你鋪那條路。結果，你腳步太快，直接就踏上了！接過，老闆，把我兩個，狠狠的教訓了一頓！老闆，還十分用力的，踹了我們兩個，一人一腳！老闆，還惡狠狠的，跟我們兩個，說什麼『哈嘍！我的『寶貝男孩』，他『已經』踏上去了，你們兩個，都瞎了是不是！！』！』
女孩，繼續，忿忿不平的，繼續跟男孩抱怨，她說「My Love，你的腿，那麼長！我們兩個，根本來不及追上去，給你鋪那條路。結果，老闆，就自己鋪了！搞得好像，我們兩個，有多『不盡責』一樣。我們兩個，就還在一起洗手。結果，你說都不說一聲，自己推門，就衝進去了！」
男孩，認真的，聽女孩說完後，只是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
當天晚上，男孩與女孩，終於重歸於好，他們給了彼此一個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第二日的早晨，守堂人，非常恭敬的在飯店樓下，等待著男孩。
守堂人，要帶男孩參觀，那來自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男孩請女孩，先去步行十分鐘的地方，更換當地的貨幣。
男孩，語帶虧欠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能不能，麻煩妳，前去更換當地的貨幣？守堂人已經在這裡等候我們了，若是我們一同前去，對於守堂人而言，會十分的失禮的。能不能麻煩妳，走一趟？」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他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你在說什麼傻話呢！你的肚子，餓的都『咕嚕咕嚕』的一直叫，我的耳朵都快聾了！你要是還走去更換貨幣，那麼等等的路程上，你要是血糖太低，要是昏倒了，那我還得幫你急救！我們『醫者』已經很辛苦了！所以，My Love，麻煩你，幫我一個忙，你先跟守堂人，一起去用早餐！我自己去更換貨幣！不然你要是等等昏倒了，我可是扛不動你的！就這樣！我去了！等等回來！Yala! Yala! Go!」
男孩，則是滿臉無奈的，看著女孩離去的背影。
男孩，與守堂人，在餐廳，一起用早餐。
女孩，獨自一個人，她開心的，踏著大步大步的步伐，她前去了，那棟充滿歷史與歲月的記憶，更換貨幣的建築。
女孩，才剛踏進，那棟充滿歷史與歲月記憶的建築。
在那裡，神，突然，十分用力的，用，祂，的雙手，死死的，抓住了女孩的兩側肩膀。

神說
「孩子。
我要妳，
為我買下。
這塊懷錶。
『這塊』。
展示櫃上。
已經不會行走的，『這塊』！
妳。
將這塊懷錶。
轉交給。
我那『最靠近心臟的孩子』。
妳。
告訴他。
他。
不需要。
為這塊懷錶，更換『電池』！
因為。
對他而言——
時間就如，跨越永恆的河流，過去，現在，以及未來，都是相連的。
時間。
對他而言是——永恆的！」
女孩，只是眼神冷冽的看著，神，她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十分冰冷的笑容。
接著，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那火中未燒盡的字。他輕輕的，站到了女孩的右側。他用手臂，推了推，女孩的手臂。
他滿臉微笑的，對著女還說，他說「孩子，我能不能麻煩妳，購買一個，會走動的懷錶？
送給那位，我曾交託給神，卻仍放心不下的火種，他那位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並麻煩妳，代我轉達，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麻煩妳，告訴她。
『我知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常常感到，非常孤單。
但是，我的愛，『跨越永恆』時間的河流。
我的『愛』，一直與她同在。
我只希望，她開心就好了！』」
女孩對他，回應了一個溫暖的微笑，並且朝他，點了一下她的頭。
於是，女孩購買了，兩塊『指定的禮物』，她踏著雀躍的步伐，回到了男孩的身旁。

女孩，用她的雙手，小心翼翼的，捧著那些珍貴的禮物，她滿臉微笑的，將兩份禮物，以及話語，轉達給男孩。
男孩，先是一愣，然後滿臉通紅，他微笑著，將兩塊懷錶，輕輕的，放進他的包包。
女孩，這才開始加入男孩，與守堂人一起的早餐時光。
當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準備離開飯店，打包行李之時，男孩，因為同時正在處理非常，非常，非常多事，男孩無意的，將那兩塊懷錶，遺落在了飯店桌上。
女孩，轉頭看向，仍然十分忙碌的男孩，她用她的雙手，將兩塊懷錶，輕輕的拾起，並且小心的保管著。
直到，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同回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女孩再次，將兩塊懷錶，小心翼翼的拿出來，再次轉交給男孩，並再次完整的，重述了當時，神，與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那火中未燒盡的字，讓女孩，轉達的話語。
男孩，對女孩的行為，十分驚訝之餘，帶著些許對自己的憤怒，他十分自責的表示，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將這兩塊珍貴的懷錶，因為忙碌而遺忘。
男孩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以表達女孩為他珍藏這兩塊珍貴懷錶的心意。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微笑著。
女孩，清晰的記得，守堂人，望向男孩的目光，彷彿是『騎士』見到『國王』，一般的激動。
在用早餐時，守堂人，全程，都只敢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
那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眼神，那不是注視，而是『認出』。守堂人的目光，金光閃動，彷彿，他等了一生，只為在這天，看見這個人，出現在門前。
他們三個人，一同開心的用餐早完後。
守堂人，準備要帶男孩參觀，那座，來自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但是，男孩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男孩，向守堂人與女孩，比出了一個非常抱歉的手勢。
女孩與守堂人，則是同時對著男孩微笑點頭。
突然，原本晴朗的天空，降下了幾滴雨，細小雨滴，輕輕的，落在了男孩的肩膀上。
神，說，那是，祂，對男孩的『懲罰』。
女孩，滿臉不可思議的，張大她的雙眼，看著，神，她語帶挑釁的跟，神，說，她說「祢，剛剛說什麼？！懲罰？！請問一下，祢，是在『懲罰』，『我的男孩』，嗎？！祢，是在『找死』嗎？！祢，叫『那幾滴雨』，『懲罰』？！那麼，我平常接受的那些，是『虐

待』，還是『奴役』，呢？！蛤？！」
神，說
「對與我的寶貝男孩。
幾滴雨。
足夠了！」
女孩，眼神冷冽的，冷冷笑的著，她對，神，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在等待男孩通話的過程中，守堂人與女孩，在一旁閒聊。
守堂人，一開始，十分的拘謹，直到，女孩大步的直跨到了守堂人的身邊，女孩主動，和守堂人開始聊天。他們兩個人，肩並肩的站著。
神，也是。
守堂人，非常開心，他告訴女孩，這是他來到此地後，第一次，有人，和他肩並肩的聊天，沒有階級的感受。
女孩，露出滿臉的疑惑和不解的表情。
女孩，語氣溫柔的，對著守堂人說，她說「我敬愛的守堂人，我知道，你知道，那個『男孩的身份』！雖然，我與他同行。但是，我希望，你將我視作『普通人』。我並不知道，什麼是『階級』，而且我也不喜歡。你與我之間，並沒有區別。我們是朋友。『完全平等』的朋友！」
女孩，開心的笑著。
神，也點頭的笑了。
守堂人，滿臉驚喜的笑了。
守堂人，開始敞開心房的，跟女孩分享著，他是如何在夢中『看見光』，如何被，神，召喚，而不遠萬里的，來到此地。
守堂人，和女孩一樣，他們兩個人，都是『外邦人』。
守堂人，和女孩一樣，他們兩個人，都不會說，也看不懂，神，的語言。
但是，守堂人，將那曾經滿載榮光的屋子，整理的井井有條，分毫不差。
守堂人，還告訴女孩，神，是如何教導他，如何正確的排序，那些滿載榮耀的書卷。即使，他完全無法閱讀那些書卷。
守堂人，還告訴女孩，神，在他的夢中，總是像個老父親一樣，說個不停。女孩，則是心有靈犀的笑著點頭。
守堂人說，神，希望守堂人，轉達許多的訊息。
守堂人，怕自己遺忘，所以，他總是將那些，來自，神，的話語，默默的，記錄成一封，一封，又一封，的書信。
每一年，守堂人都在期盼，那個榮耀的日子，他一直希望，能完成，神，給他的任務。
守堂人，非常的忠誠，也非常的謙卑。
突然，守堂人的眼中，閃過一絲，無法遮掩，失落淚水。
守堂人告訴女孩，他非常難過，也非常的自責。

因為，每一年，守堂人，總是心心念念的期盼，期盼那個榮耀的日子。期盼那個，世界各地的人們到來，朝拜的日子。
那個日子，是守堂人『唯一』能夠將那一封，一封，又一封，來自，神，的話語，轉交的『唯一，機會』，但是，他從未成功。
女孩不解的，看著守堂人。
守堂人，則是苦笑著告訴女孩，每一年，在那個榮耀的日子，每當他試圖靠近人們時，人們，總是下意識的，退後三步。
女孩，憤怒的，抬頭看著，與守堂人並肩的，神。
突然，守堂人，眼中帶淚的，語氣顫抖的說，他說「女孩，妳別生氣。因為，我不生氣。我相信，有一天，他們會願意聽的。對我而言，我能感受到，神，的陪伴！神，的教導！這些，對我而言，已經非常足夠了！我覺得，自己，非常的幸福！雖然我無法看見，但是，即使在此刻，我也知道，神，與我們同在。」守堂人的眼中，滿是閃爍的淚水。
甚至，守堂人說，是，神，教導他，如何維護和修復，那個，曾經滿載榮耀與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女孩好奇的問守堂人，他可有拿到，為此奉獻與守護的薪水。
守堂人，無奈的搖搖頭，他說，他沒有薪水，有些時候，他需要使用自己的錢，為這個榮耀的屋子修繕。
女孩，再次憤怒的，抬頭看向，神。
守堂人，依舊只是平淡的說，每當，他真的需要一些錢，因為，他已經無法支撐的時候。
神，總是會幫助，以及告訴他，得到一筆金費，不多，但是足夠。
守堂人表示，他雖不富裕，但，神，的陪伴，與教導，足夠了！
守堂人告訴女孩，他說，神，告訴他，
神，說
「你。
在此等後。
我親選之人的到來！
他來時。
你。
將一眼認出他！」
接著，守堂人難掩激動的，告訴女孩，他說「女孩，我雖然無法看見，但是，我清晰的能感受到，男孩身上，散發著強烈的光芒。那個光芒，耀眼奪目，跨越階級，帶著比皇室，更高尚的耀眼。」
守堂人問女孩是否看見，女孩，只是會心一笑。
終於，男孩結束了，他的通話。
男孩，對女孩還有守堂人，表示了他的歉意。
女孩與守堂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著男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對男孩笑了，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對男孩非常溫暖的笑

了。
守堂人開心的，帶著男孩，和女孩，先是前往了，那座，承載了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守堂人，十分努力的，用他有限的國際語言，向男孩與女孩，介紹著，他從，神，那裡，學到的，關於這個屋子的一切細節。
突然，男孩發現牆角，一本厚重，帶著歷史痕跡的書卷，那本古老的書卷，是來自男孩那神聖的血脈，『親筆書寫』的，古老書卷。
男孩，俯下他高大的身軀，他的雙手，放在那張古老的書桌上，他認真的閱讀著，那本來自他神聖的血脈，『親筆書寫』的，古老書卷。
女孩，清晰的記得，並且看見。
當男孩閱讀那些，『榮耀的書本』時。
男孩，與他那位『榮耀的祖先』，用『一模一樣』的姿勢，站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男孩，與他那位『榮耀的祖先』，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在不同的時空，不可思議的，『完全重疊』了。
而守堂人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並肩的，站男孩與神對話時，不會被打斷的距離。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站在一旁，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靜的觀看著，男孩，認真閱讀，那些榮耀的書卷的背影。
守堂人和女孩，他們兩個，同時一起，相互對看了一眼，他們兩個，同時一起，相視一笑。
男孩突然抬頭，他望著那些，經過時光歲月，而逐漸斑駁的牆面。
那些牆上，一面，一面，又一面，滿滿，滿滿，滿滿的，全部都寫滿了，那位來自男孩的榮耀祖先的『親筆字跡』。
突然，男孩的目光無法移開的，十分堅定的，盯著牆面上一段，因為歲月，而斑駁的文字。
男孩的目光依舊是，無法移開那面牆，他語帶疑惑，卻又帶著靈魂深處的堅定，他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總是感覺，這些符號之間，隱藏著一個，屬於『我的家族』的『記號』！」
女孩，則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燦爛的笑著，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你所說的這個『記號』，等整趟旅程結束後，你只需要打開地圖，然後，將你所有『榮耀的祖先』，依照先後的順序，一個，一個，一個的，標示在地圖上。然後全部串聯起來，你將能夠找到『答案』。」
男孩，有點不解的，他的語氣十分疑惑，他用天真的眼神，看著女孩，他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既然，老闆都會跟妳講話，那麼，妳為什麼不能，直接告訴我那個『記號』是什麼呢？」
女孩，則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

著，她語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如果我有這個『權限』，以我對你發自靈魂的深愛，我是一定會直接告訴你，這個『記號』的答案。可是，我沒有這個權限。因為，老闆說，這是屬於你，與你們家族的『功課』。而我，不可以為你們代筆。我，還許多我自己的功課。」
男孩，依然有些困惑的，他歪著頭，一邊思考，一邊在堂中逛著，一邊不斷來回研究著，那些一面，一面，又一面，牆上，滿滿，滿滿，滿滿的，因為歲月，而斑駁的文字。
男孩臉上疑惑的的表情，他看起來，彷彿是第一次聽到，物理學課堂上，老師說『$E = mc^2$』，可以解開『宇宙的奧秘』，但是，他依然不確定要，帶入哪一個數字，才能得到解答。
那趟旅程之後，男孩並沒有機會將個，屬於他的『家族符號』繪製出來。
女孩，曾經一度，試圖提醒。
然而，那時，神，並未給男孩清楚的時機與工具。
每一次，當男孩再度向女孩詢問，那個屬於他的『家族符號』，的問題。
神，總是會在女孩的旁邊，繞來繞去的，一直，一直，一直的講個沒完！
女孩，有很嚴重的ADHD，她完全沒有辦法專心。
每當男孩看見，女孩又開始與，神，發生了嚴重的爭執時。
男孩，只是滿臉心疼的，看著正在對著『空氣』，大罵髒話的女孩，男孩滿臉無奈的，只好繼續專注於，他當下的重擔。
兩年後的某一日，女孩和男孩，發生了爭吵，他們兩個人，分隔在世界的兩地。
女孩，獨自一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閒來無事，打開她的手機地圖。
女孩，將那趟旅程，依照男孩那些，榮耀的祖先們的先後順序，在紙上塗畫。
當女孩，在無意之間，畫出了個那『記號』，她滿臉疑惑的，將紙張拿起來，她將那個『記號』，反反覆覆的，旋轉了三百六十度，看了又看，接著，她失望地說「啊！我還以為是『皇冠』！這個圖案好醜！」
女孩，順手將它撕下揉皺，丟向風中。
神，一直在旁邊，靜靜的看著。
祂，沒有解釋，沒有給出答案，只是看著那碎紙，被風吹走，輕聲一笑，那笑聲裡，藏著，祂，自己設下的謎題。
然後，祂，轉身離去。
留下女孩，獨自一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望著風中消散的紙片，心中滿是困惑。

因為，這個『功課』，本就不是女孩的，而是，神，自己，留下的『沉默』。
過了一會，女孩，看著一張照片，許久。
女孩告訴男孩，這張照片是錯誤的，照片中的人，是來自男孩那位偉大血脈祖先，他的朋友。守堂人則說，這個問題，他也已思考多年。
在他們離開那個，承載著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之前。
守堂人帶著男孩，與女孩，到了一個小閣樓上。
守堂人，非常恭敬的，拿出了用，神，的語言，命名，釀造的紅酒。
守堂人說，他希望男孩與女孩，能收下他的『奉獻』。
男孩，十分溫暖的微笑著，委婉的拒絕了。
男孩掏出了錢，男孩滿臉微笑的，對守堂人說，他說「我敬愛的守堂人，我們，不忍心讓你破費。但是，這些美酒，我的確非常想嘗試，而且，我們並沒有資格，收下你所說的『奉獻』。我確實擁有非常的『榮耀』的祖先，但是，這個原因，並不能夠作為，我能夠收下『你的奉獻』的理由。所以，我們希望，你能夠允許，讓我們向你『購買』，好嗎？」
守堂人的雙眼，閃爍著淚光，他的臉上，充滿了溫暖的微笑，他對男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在守堂人得知，女孩，從來不飲酒後，他俯下身去，拿出了一瓶，依然是用，神，的語言，命名的葡萄汁。
守堂人，眼帶淚光的說，他非常堅持，這瓶葡萄汁，是他，想贈送給女孩的『禮物』，守堂人說，葡萄汁，雖然並不珍貴，但是，他對女孩，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激。
女孩，十分感動的，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眼角帶著淚光，女孩伸出了她的雙手，從守堂人手中，接過了那份，無比貴重的『心意』。
女孩與守堂人，相視一笑。
在那趟旅程的，兩年之後。
依舊是，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
男孩駕著車，帶著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再一次的，前往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上。
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在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之中。
在男孩出發之前。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男孩，拿出他的手機，他打開了一張相片 ，是那一面，象徵著男孩的『家族榮耀』 帳幔的照片 ，他小心翼翼的，拿給了女孩看。
男孩告知女孩，他將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他們將會，再一次的，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並且，男孩，將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在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內，親手的掛上，那一面，象徵家族榮耀的帳幔。
與男孩，還有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同前往的，還有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
男孩的那位朋友，將會與男孩，還有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他們三個人，將會同時一起，一同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他們三個人，相約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前一個 『傍晚』 。
男孩，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出發。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他，從玻璃穹頂下的國度，出發。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新舊交錯的地中海門戶，在陽光與霓虹下，跳舞的都市。那座以色列的心跳，永遠在夜裡加速。那座靠著地中海浪的聲音，呼吸的城市。沙灘，白牆，腳印與夕陽的舞台。那座赤腳，就能走到的自由。那座海風，吹散古老陰影的地方，出發。
他們三個人，相約在那座， 『華爾滋』 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 『十字路口』 。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
他們三個人，相約在那座， 『華爾滋』 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

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相互會合。
然後，在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的城市。
男孩，租了一輛，深色，高高的休旅車。
男孩駕著車，帶著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以及他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他是，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前一個『傍晚』。
從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的城市。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一同出發，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他們三個人，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的前一晚。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抵達了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的名字之地。
那城市的名，在一種語言裡，有洞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裡，被人遺忘。
男孩，在他那，承載著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駕車五分鐘的地方，租了一間Airbnb 。
那一面，美麗的帳幔上面，用了美麗的金線，用了美麗的字體，整齊的繡上了，所有男孩榮耀的家人們。
那一面『帳幔上面』，是『他們的名字』，同時，也是『他們的隱私』，同時，也是『我的家人』的隱私。
那一面『帳幔上面』的『所有名字』，屬於『活著的家人』，而且

『他們全部』，都不是『你們各位』，的『研究樣本』，更不是『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也就是說，如果『你們各位』公開『這些資料』，或者是將『他們的名字』，無論『公開』或是『私下』，『拿來討論』，那就等同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推上斷頭台』。
『他們』是『我的家人』，『他們的名字』，不是用來，給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互相『拿來討論』的。
對此一事，作者『本人』，也就是『我』，將會『永恆』保留，對『資料公開程度』的『最大權限』。
也就是說，作者『本人』，對於『我的家人』，永遠都只會，公開『最少的資料』。
所以即使，『你們各位』能夠『找到』，或是當時在場『拍到了』，『那一面帳幔』，還有那一面帳幔上的『所有名字』，還有那一面『帳幔的照片』，還有那一面帳幔上的『資料』，還有『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地點』，還有『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名字』，甚至是『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墓碑』，包含了『所有墓碑』的『墓碑上的所有每一個字的銘文』。這些『全部的資料』，以及『全部的內容』，也依然是，只屬於『我的家人』。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並不代表，『你們各位』，『有權利』將，這些資料『公開』。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等到『你們各位』，膽敢把『自己的名字』，還有『自己家族所有人的名字』，還有『你們各位自己的照片』，還有『你們各位自己家族所有人的照片』，直接貼到大街上，讓大家『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我的家人』的『所有的名字』，與『所有的照片』，還有『所有的資料』，甚至是『所有的墓碑』，包含了『所有的墓碑』的『墓碑上的所有每一個字的銘文』，包含了『你們各位』翻出來的『我的家人』的『所有的族譜』。『全部』都『不是』，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還必須要，有『膽量』去『守住』。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AMEN. AMEN. AMEN.
最一開始，當男孩，決定要訂做那一面帳幔時，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原來想使用的『排列順序』。
原來是。

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再是，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男孩家中，那位總在他影子之外，卻從不走遠的兄長，是他少年時最熟悉的背影　。
再是，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接著是，那位在那條血脈的長廊裡，第四道影子，沒有留下太多足跡，唯有當夜色深沉時，她才偶爾聽見，那像是他低語的回音。
女孩當時，溫柔的對男孩表示，這樣並不是，最妥當的排列順序。
女孩，告知男孩。
上面那些榮耀的名字，排列的順序，應該要是。
首先是。
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再是，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接著是，男孩家中，那位總在他影子之外，卻從不走遠的兄長，是他少年時最熟悉的背影　。
然後是，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然後是，在那條血脈的長廊裡，第四道影子，沒有留下太多足跡，唯有當夜色深沉時，她才偶爾聽見，那像是他低語的回音。
最後才是，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十分的困惑。
女孩，苦笑著笑說，她只是轉達了『老闆的話』，她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曾經，女孩問過，神，她問「為什麼，不能讓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寫在最前面？」
神，沒有立刻回答。
過了很久，那日，在森林的儀式後，在一個微弱日光灑落的午後，
神，才低聲的對女孩說。
祂，說
「因為。
來自男孩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他。
已不在場。」
女孩一怔。
神，說
「若是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他。
已不在場。

那麼。
書的前半。
不能由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書寫。
這是。
律法之下的傷口。
我。
不願。
讓她去承擔！」
女孩，沒有再說話，只是理解了，為何，她唯有到最後一章，才能夠，回望整部書，為男孩與，神，寫下，那無法言說的痛。
女孩，看著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共同訂版的帳幔照片，許久。
那是女孩，不明白的語言。
女孩看著男孩，她的雙手。緊緊的握著，他的雙手，女還，第一次，語氣嚴肅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雖然無法閱讀，這一面帳幔上的語言。但是，我必須要清楚的告訴你。你與你那，為你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即將去到，你榮耀發源的會堂，掛上這一面帳幔。你們兩個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你們整個家族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書寫一頁『全新的歷史』！一本『全新的法典』！所以，我必須要告知你，你們兩個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你們整個家族的每一個人，必須以這樣的心，去執行這一件事。而非只是，掛上『家族的榮耀』，這樣的單純。這是一件，極為『神聖的宣告』。這一面帳幔，一但掛上，就是一份，無法分割的『契約』！」
男孩臉上疑惑的的表情，他看起來，彷彿是第二次聽到，物理學課堂上，老師說『$E = mc^2$』，可以解開『宇宙的奧秘』，但是，他依然不確定要，帶入哪一個數字，才能得到解答。
但是，男孩給了女孩，一個緊緊的擁抱，還有一個深深的吻，然後，他跟女孩說，她說「My Girl，雖然，我無法完全理解，妳所說的『神聖的宣告』，是什麼樣的等級。但是，我答應妳，我與我那，為我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兩個人，都一定會，同時一起，用我們能夠做到的，『最神聖的心』，還有『最神聖的使命感』，去掛上這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
接著，男孩用他的雙手，捧起女孩的臉，女孩的臉，在男孩大大的雙手中，顯得像個孩子一般大。
男孩的雙手，捧著女孩的臉，他滿臉寵溺的，他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女孩，他語氣溫柔，卻帶著調皮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知道，這趟旅程，妳沒有一起加入。所以，妳的內心，一定會時時刻刻的，為了我們而擔憂！妳就是一個，『擔憂狂魔』！我有時候覺得，妳每一次，都幫我把所有的細節『想完了』，有時候甚至都『做完

了』！有時候我看著妳的背影，我覺得『十分熟悉』。嘿嘿嘿，我覺得，不然這樣，我乾脆直接叫妳『Ima』好了！這樣一來，我就可以負責躺在床上，當然是躺在『妳的那一側』，然後一直哭鬧，然後，妳就幫我拿食物來給我吃！妳覺得這個想法如何？」
女孩終於笑了。
男孩與女孩，開始打鬧在一起。
那一面帳幔織物的底，是潔白無瑕的顏色，猶如未沾塵的盟約書頁，織物的邊緣，被金線緊緊的纏繞，彷彿是怕它的純潔，會被世間遺忘。
那一面帳幔的上頭，不是筆直對稱的符號，而是十二個色彩各不相同的窗格，猶如古老的傳說中，那肩負記憶與審判之人的胸前。
女孩，看著那一面織物，她心想「這是不是，祂，留在世上，最後一塊，還願意等待人，回頭的布？」
它，沒有聲音，卻如目光般守候。
它，什麼也不說，卻像知曉一切——只是靜靜的，像是曾經，有人還會對，祂，說話那樣，等待著，下一次，有人願意開口。
當時，守堂人，在人群之中，悄悄的走向男孩，並遞出一包簡樸，卻溫潤的茶葉。那是青草綠色的茶葉，配上些許粉紅和橘色的果乾。
守堂人，沒有說太多，他只輕聲對男孩說，他說「男孩，這個，麻煩請妳替我轉交給她。」
男孩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在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的小鎮，停留了五天。
男孩沒有多問，回家後，他微笑著，將茶葉遞給女孩，然後男孩回頭，對著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女孩收下時，只是微微一愣。
女孩明白了——守堂人依然記得，她是誰。
雖只有一面之緣，但是，守堂人，已將她視為，應當被安慰與記住之人。
女孩，因為感動，濕了眼眶。
接著，守堂人，帶著男孩與女孩，來到那座最古老的會堂舊址。
守堂人，認真的介紹著，這間已經充滿歲月痕跡，破敗的屋子。
女孩能清晰的，隨著守堂人的介紹，看見當時的光景。
女孩甚至，清晰的看見了，男孩那位榮耀的祖先，曾經的身影，和曾經踏過的步伐。
突然，男孩，又接到了電話。
男孩，再次向守堂人與女孩，比出了一個非常抱歉的手勢。
女孩與守堂人，則是同時，再次對男孩微笑點頭。
男孩，獨自一人，大步，大步，大步的，返回了飯店。
守堂人，看向女孩，他們兩個人，彼此相視一笑。

接著，女孩溫暖的微笑著，她伸出了她的左手，緩緩的，牽起了守堂人的左手，女孩邀請他，與女孩一起，在男孩那位榮耀的祖先，曾經踏過，無數次的階梯上，並肩的坐著。神，也一同，與他們並肩的坐著。
女孩，溫暖的笑著，語氣溫柔的，對著守堂人，緩緩的說，她說「我敬愛的守堂人，如果你願意，請將你的左手，放在我的左手旁邊。讓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撫摸這層階梯，讓我們同時一起用『靈魂』，『感受』與『體會』歷史。請你先深呼吸，接著，慢慢的閉上雙眼，保持著持續慢慢的深呼吸。」
神，則是將，祂，的左手，放在了，女孩與守堂人之上，『同時覆蓋』著他們兩個人。
三分鐘後。
守堂人，慢慢的睜開了他的雙眼，他的臉上，寫滿了驚喜與感動的淚痕。
守堂人，尚未開口。
女孩，溫暖的微笑著，語氣十分溫柔的，對守堂人說，她說「我敬愛的守堂人，那些畫面是，神，希望你看見的。同時，也是我，希望與你『分享』的。」
兩刻鐘後，男孩，終於返回了，那個會堂的舊址。
男孩，再次向守堂人與女孩，比出了一個非常抱歉的手勢。
女孩與守堂人，則是同時，再次對著男孩微笑點頭。
接著，守堂人帶領著，男孩和女孩，前往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睡之地旁，那間，被風與光反覆拜訪的屋子。裡頭沒有儀式，也沒有展示，只有一些名字，靜靜待在牆上，好像，還在等著有人，來對它們說話。它不說自己是什麼，只用自己的方式，記得那些，早已不存在，卻從未真正離去的人。
當男孩的腳步，一踏進那間屋子的瞬間，外面的天空，瞬間落下了，傾盆大雨。大雨的聲音，幾乎蓋過了一切。
守堂人，難掩激動，卻依然恭敬的，跟男孩介紹著，那間屋子的各種細節。
守堂人，那炙熱的眼神，從未離開過男孩。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十分認真的，聽著守堂人的介紹。
當守堂人，介紹完畢後，男孩十分謙虛的，向守堂人，提出了許多的問題。
守堂人，依舊是難掩激動的，用那些，神，曾經教導他的智識，非常熱心，卻依然非常恭敬的，回答著男孩的每一個問題。
女孩，則是站在一旁，滿臉微笑，她只是靜靜的，認真的，欣賞著，這美麗的畫面。
突然，男孩決定，要再一次，走進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

睡之地，那個他榮耀的發源之地。
就在男孩的雙手，打開了那間屋子門的瞬間，那原本滂沱的大雨，瞬間停止，空氣瞬間寧靜，天空開始微微的亮起。
女孩，清晰的記得。
那原本應該泥濘的道路，乾爽的，就像是剛剛那場雨，從未發生。
當男孩，再一次的，踏上了那條『金色的道路』，天空逐漸明亮。
當男孩，再一次，來到了他榮耀的發源之地，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睡之地正前方。
突然，神，用，祂，的雙手，十分用力的，狠狠的抓住了，還在後方，緩慢行走，而且，已經累的有些出神的女孩，兩側的肩膀。
神，十分激動的，對女孩說。
祂，說
「孩子。
妳。
馬上。
去告訴我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שִׁי כּוֹ יָהֶה！」
女孩，十分疑惑，她語氣十分不耐煩，火氣十足的跟，神，說，她說
「祢，剛剛說什麼？喂，我看起來像是『會講』，祢，的語言是
嗎？！我是，『希伯來文文盲』啊！上古瘋子！」
神，咬牙切齒的，伸出，祂，的右手，比出了，經典的『義大利』手勢，並且，再次分開音節，手勢，還搭配音節。兇狠的對女孩說。
祂，說
「我。
說！
shi。
co。
ya。
he!
GOT IT?!
妳。
立刻！
去轉達！」
接著，神，十分用力的，從女孩的後方，狠狠的，推了女孩一把，催促著她的步伐。
於是，女孩一邊翻著白眼，一邊小跑步著，來到了，男孩榮耀發源的之地，正前方的男孩身旁，她向男孩，轉達了來自，神，的那句「שִׁי כּוֹ יָהֶה」。
而守堂人，只是靜靜的，站在男孩的旁邊，微笑著。
男孩的臉上，瞬間寫滿了震驚，他請女孩，再說一次，女孩，則是一

臉茫然的，看著男孩，她說「shiwama？」
男孩站在那，他榮耀的發源之地，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睡之地正前方。
男孩，將他的雙手，放在空中，那是一種，無聲的語言，那是一種，古老的祝福。
那不是儀式，那是，神，與人千年來，再次，重述『盟約』的場面。
女孩與守堂人，站在距離男孩與神對話時，不會被打斷的距離，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靜的觀賞著，這不可思議的一幕。
突然，一陣寒風吹來，男孩，打了一個冷顫，但是，他的雙手，並沒有放下。
女孩與守堂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見了，西方的雲朵，猶如輕輕的，被一雙手，緩緩的撥開，一道溫暖的陽光，筆直的，照耀在了男孩身上。
於是，男孩溫暖了。

站在距離男孩與神對話時，不會被打斷距離的女孩與守堂人，對看一眼，相視一笑，同時一起冷的哆嗦。
女孩問，神，她說「老闆，我也冷！」
神，只是向女孩，比了一個，表示安靜的手勢，並帶著寵溺的微笑，全程注視著那個，神，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當男孩完成了那件，
神，盼望了，無數日升日落，牆影沉默。
那印記，對齊某種動作的——事。
神，看著男孩，祂，笑了，非常，非常，非常寵溺的笑著。
當他們一行人，準備離開時。
女孩，突然聽見了，男孩那位榮耀祖先的呼喚，女孩回頭，她看見了，男孩那位榮耀的祖先，他張開他的雙臂，朝著女孩溫暖的微笑著。
於是，女孩飛奔過去，她張開雙臂，緊緊的，抱住了那塊石碑，並在上面親吻了一下。
那塊石碑，是溫暖的。
當男孩的步伐，一踏出他榮耀的發源之地，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睡之地的，那扇鐵門。
那滂沱的大雨，瞬間傾瀉而出。
男孩與女孩跑回飯店，女孩濕透了，男孩，卻出奇的乾爽。
男孩和女孩，回到了飯店的房間。
當天，其實，飯店已經沒有多餘的房間，而且，昨夜的房間也已經被預訂了。
但是，當櫃檯的人員得知，那個，神，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需要留下

更久的時間，於是，飯店特別挪了一個房間，給男孩暫時使用，甚至都沒有收費。
在男孩的家中，男孩，不是第一個被命名，也不是最後一個被期待的。他在中間，學會了『記得』，也學會了『不說』。
當男孩與女孩，回到了那個，暫時使用的房間。
男孩微笑的看著女孩。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連上，燦爛的笑著，她對著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看著女孩，他滿臉微笑的，撥通了電話，給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男孩興奮的，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分享著，剛才的發生的，奇幻經歷。
女孩，則是坐在一旁的床上，依然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的男孩。
突然，神，使用了女孩的嘴，突然對著男孩，再次說出了那句，
祂，說
「我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שְׁי כּוֹ יָהֶה」
神，非常激動，祂，聲音顫抖的，一再，一再，一再的，對男孩表示著，神，今日有多麼以，祂，最靠近心臟的孩子感到『驕傲』，還有『榮耀』。
甚至，神，跟，祂，那最靠近心臟的孩子，說了一句，
祂，說
「我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對不起！
之前
是我。
太急迫。
導致。
我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你對女孩。
有許許多多的誤解。
我雖然為，神。
但是。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希望。
我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你。
能夠原諒我。」

女孩，在中途，直接對，神，爆了粗口，女孩語帶挑釁，她挑著眉毛，咬切齒的說，她說「我幹，祢，祂，媽的！耶和華！祢，個王八蛋！祢，竟然會『道歉』？！祢，知道『對不起』，三個字『怎麼寫』？！我操，祢，個上古瘋子！」
接著，是來自男孩血脈那陌生聲音，那是火中未燒盡的字。他先是溫柔的對女孩微笑著，他對女孩比出了一個，我也可以借用妳的嘴說話嗎，的手勢。
女孩則是溫暖的笑著，對著他，點了一下女孩的頭，接著，他才開始借用了女孩的嘴，他對著男孩表示，他從男孩出生的那一刻起，一路以來，到了今日，男孩的一切，一切，一切，都讓他感到有多麼的為男孩驕傲，他還對男孩表示，他對全家人的愛，依舊時刻伴隨於男孩，還有全家人的身邊。
男孩，一隻手，依舊拿著手機，他的臉上，寫滿了不可思議，男孩的臉，漲的通紅，他幾乎都快要石化了。
男孩，睜大雙眼的，看著正在轉達話語的女孩，他的表情，就像是一個，第一次考了『滿分的考卷』，回到家之後，竟然被獎勵了一個，他曾經多次，在甜品店的貨架上，駐足欣賞，一直夢寐以求的，大大的蛋糕。
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則是全程靜默的，在電話中另外一頭聽著。
結束後，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對男孩比出了一個，我沒事，你繼續先講電話的手勢。
接著，女孩獨自一人，連滾帶爬的，跑進浴室，她將浴室的門，死死鎖上，並且用毛巾，將門底下，所有的縫隙，全部都死死的塞起來。
女孩就這樣，獨自一個人，抱著馬桶，瘋狂的一直，一直，一直的吐著，她總共，吐了『十分鐘』
當女孩，從浴室走出來之後。
男孩，立刻從他原本坐著的小小的沙發，快速的起身，他大步大步的，奔向女孩，他給了女孩，一個緊緊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男孩甚至將，他正在通話的手機，隨手一丟。
男孩，低頭看著女孩，他的口氣中，充滿了心疼與不捨，他的雙眼帶著淚光，眼角的淚水，已經不爭氣的落下，他語氣十分顫抖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Are You okay? You were throwing up for such a long time!
I heard it, and I was so worried about You.
I tried to open the door, but You had locked it.
I tried to call You, but You didn’t answer Me at all.
I didn’t know what to do—I was in Panic.
I kept hearing You vomit.

What if You passed out while You were in there alone?
What if I lost You without even knowing?
I thought You were about to collapse in there!
You have no idea how Terrified I was.
Oh my God, how can something like that even happen?
I'm just so happy to see You still standing here, safe and alive.」
女孩，抬著頭，眼神溫暖的，滿臉溫暖的微笑的，著看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卻十分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I'm sorry I took so long in the bathroom.
I kept throwing up, and I heard Your call, but at that moment I just couldn't answer.
I was holding onto the toilet… basically trying to kiss it.
But see? I'm still Here.
I told You—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But YEHEWAH! That was Really, OH MY GOD—Such An Ancient Madman!」
等到女孩終於平復後。
女孩，十分憤怒的，告訴男孩，她學著，神，剛剛叫她講的話。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搭配經典的『義大利』手勢，咬牙切齒的說，她說「My Love，那上古瘋子！剛剛就是這樣！手勢還搭配音節，說什麼！shi。wa。ma。說完之後，還非常用力的推我！我幹，祂，媽的！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shiwama，等等去買不就好了！要吃就直接說，推什麼推啊！」
女孩，接著向男孩，繼續抱怨，她說「My Love，那個上古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浮誇！昨天晚上，祂，急急忙忙，給你鋪的那個路，就已經差點把我的眼睛閃瞎了！」
女孩，越說越氣憤，她咬牙切齒的，繼續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然後，今天你說，要再走進一次，那片，埋葬在書卷與灰燼之間的沉睡之地，那片你榮耀的發源之地。結果，那個上古瘋子，在那條已經純金的道路上，在道路的兩側，加了一大堆，不一樣顏色，閃亮亮的寶石！那個上古瘋子，腦子到底是有什麼毛病！！裝飾成那樣，我看，祂，就是存心的，想要讓我的眼睛，被閃到瞎掉！」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正在抱怨的女孩，他滿臉溫暖的的微笑著。
那天的月亮，正悄悄往東北方移動，照亮著他們，從摩拉維亞出發，穿越加利西亞，朝向那，被遺忘之門的方向。
女孩，不知道，在那條，前往那座，曾經被焚過三次，仍頑強記得書寫的城市的路上，在那扇從未真正關閉的城門之北，一頁尚未翻開的書，正靜靜地，等著她的指尖。
在那趟旅程，結束的兩年後。
女孩，依舊穿著那身，七日前。她從日出之地的漁船，啟程時，霧面

黑色，夏天的服裝。
女孩的飛機，於，5785年夏日，日光飽滿的時刻。在兩個八，互相對看，微笑的日子。
當牆上的指針，逼近日照的第三圈邊緣。那是，男孩一日中，最為精神飽滿的鐘點，日光灑落大地。金色的指針，剛好指向，日照心臟的左側。
女孩的飛機，從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準備起飛之時，她，剛好寫到這一頁，這一行。
女孩，跟，神，狠狠的打了一個賭！
女孩，暴怒。
神，沒有開口。
女孩，咬牙切齒。
對，神，怒吼，她說
「耶和華！
祢！來，給我，好好的，解釋！解釋！
為什麼，我，整趟旅程，整整——第十章——整章！一整章！完完整整的，一整章！
還有那些，比愛因斯坦計算，更精確的——數學？！數學？！數學？！
我，連兩位數，加法，算個錢，我，都有問題！
我的人生，數學，有，曾經，及格過嗎？！有嗎？！有嗎？！有嗎？！從來沒有！
怎麼，祢，忘了？！
整趟，旅程，從出發，那趟班機，我，就失憶！
我每天，記錄的內容，我都必須，當下，發生。
我就要，立刻馬上，寫下來！
否則，我轉身，就會，馬上忘記！
我的飛機，是怎麼降落在，這個城市的，另外一個，小小的破機場，Don Mue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1？！」
「耶和華！
祢，今天，凌晨！
完全，不可能是巧合，卻，百分之三百！
被，祢，親手，劃回去的，那條明明是，死胡同的，小巷子。整個城市，唯一！唯一！唯一的，一條死胡同！
我，當下被，祢，無限！無限！無限的！記憶回放！回放！再回放！
祢，還把我，最珍愛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剛剛收藏好，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所有回憶，一直！一直！一直！回放！回放！再回放！
然後，祢！殘忍的，用他的臉，貼在我眼前，無數次的，快閃！快

閃！一直！一直！一直！快閃！
即使，我當下，都伸出雙手，去瘋狂的抓了！
我的指甲，都刺進膝蓋，流血了！
現場，還被，祢，再次，封鎖了！
所有人，又！都失憶了！都失憶！失憶了！
他們，只記得，我哭到，從汽車座椅上，滑下去！
而，祢！就是，祢！祢，偉大的，造物主？！
祢，還是把那些，我唯一，僅有的，珍貴回憶！
祢，親手，從我身上，活生生撕掉，還偷走了？！
祢，也不管，我多用力的，一直！一直！一直哭喊！
我，抬頭，死死的盯著，祢，等著，祢，回身！
可是，祢，沒有！卻十分冷血的！沒有！
祢，沒有！沒有！沒有！
祢，到底，有什麼毛病？！有什麼問題？！不能直接說？！
祢，把我的心，親手！撕掉了！撕碎了！碎成粉末了！
祢，不給我止血，就算了，又不讓我死！？
祢，突然，在那邊，發什麼瘋？！發什麼瘋啊？！
祢，憑什麼，在那邊，突然，跟，我，發瘋！？
祢，當下！那一秒！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
祢！當下！在那裡！那條！小巷子！
那條，整個城市！唯一！一條死胡同！唯一！一條！唯一！唯一的一條！唯一的一條啊！
祢，就是，祢！讓我，瞬間想起來，我是誰？！我怎麼，會在那？那是什麼地方？旁邊的，都是誰？是誰？！都是誰啊？！是誰啊？！
祢，倒是，說啊！說啊！說！
我是，祢，的，下載，顯示機器，嗎！？
祢，什麼意思？！解釋看看啊！什麼意思啊？！
祢，回答我啊！回答啊！怎麼不回答？！
祢，有問過我嗎？！有嗎？！有嗎？！有嗎？！
祢，沒有！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祢，說看看！解釋一下！替我分析一下！為什麼？！
我，連我自己，為什麼要出發，的動機，都想不起來，呢？！
我，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都！想不起來！」
女孩，依然，暴怒。
神，仍舊，沒有開口。
女孩，更用力的，咬牙切齒。
對，神，撕心裂肺的怒吼，她說
「耶和華！
我！
命，給，祢！

魂，給，祢！
人，活著，還是，給，祢！
這本破書！正在寫！每天寫！走到哪裡！都在寫！哭著寫！笑著寫！
撕心裂肺！祂，媽的！還是寫！
祢，還要我，怎樣？！怎樣？！怎樣啊？！
墳墓？這整本破書，到處都是！
失蹤人口？第五章，下。我親自，去奧斯威辛，那個連地圖，都找不到的亂葬崗！我親手，挖了！
甚至，後來！我一個人，破破爛爛，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回到台北，某個深夜裡！滑手機！還又！意外！多找到一個！
手稿？我深愛的男孩，他母親，的父親，親筆寫下的，十八張！
我，在華沙的風雪中，像瘋子一樣，到處敲門，到處被驅趕！第六章。我找到了！
拉比，巴掌，快打了！
整本書，我，還要擔心，每一個字，會不會，把拉比的心臟搞爆！
我，每天！每天！每天！都在，跟，祢，打架！
讓拉比們，不要翻頁，就直接被，祢，嚇死！
請問——那些，是我的，人民嗎？！是我的嗎？！是我的嗎？！是嗎？！是嗎？！是嗎？！
誤會？被罵？我吞！我收！我賤！我喜歡！
整本書！幹，祢，娘！從——頭——到——尾！
哪一章？！哪個字？！哪一個？！標點符號？！
不是我，半夜不能睡覺？！不是在跟，祢，吵架？！就是打架！
哪一個？！不是？！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啊？！
祢，說一個！就一個！一個就好！說啊！」
「耶和華！
祢，到底，還想要怎樣？！要怎樣？！怎麼樣啊？！
我，已經這樣，生生世世，給，祢，虐待！
我，已經，隨便，祢，了！我，也不在乎了！
我，就一個！一個！一個！只有一個！
一個！一個！想要珍藏的人！一個！想要保存的回憶！一個！一個！只有一個！
祢，被，祢！就是，祢！偉大的造物主？！
被，祢，親手！毀了！毀了！全毀了！
連粉，祢，都沒有，留給我？！
重點是，我完全，不記得！整個！過程！整個！
等我回神，我洗完臉，抬頭！我，祂，媽的！幹，祢，娘！王八蛋！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我在哪？！我在哪裡啊？！
我的雙眼，完全？！無法對焦？！無法對焦？！完全？！無法對焦？！

我，雙腳，站不穩！是，完全，無法，站穩！
我，全身，沒有理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我，全身，沒有理由，突然，這裡，震動一下！突然，那裡，震動一下！
我，一直，有一種，無限！一直！一直！一直！下降的！強烈！能量感？！
祢，在，下載，資料，嗎？！
我，整個人，上上下下！一直！一直！一直！懸浮！懸浮！再懸浮！
我，完全，沒辦法，控制，我自己的，身體？！
我，想抬手，結果，腳在動？！
我，不能，控制，我的，兩側，眼皮？！
我的，兩側，眼睛，張開，完全，不一樣，高？！
我，看起來，不是殭屍！就是夢遊！
請問，我是，屬於，哪一種，呢？！哪一種？！哪一種啊？！
祢，說啊？！說話啊？！怎麼不說話？！
祢，怎麼？！祢，突然，啞吧了？！」
「耶和華！
我，抬頭，那個瞬間，從鏡子看到，我自己。
我，整個人，慘白到，應該直接拖去——太平間！
我，就算眼神，不能對焦！看不清楚！沒錯！
但是，我的『醫學知識』，還是有的！而且是！深深的！烙印在！我的骨頭，還有血液裡！
祢，沒想到吧？！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我，整個人，頭暈目眩！天旋地轉！
我，雙眼，瞳孔，對光，沒有，反應！
我，全身，嚴重，脫水！
我，全身，嚴重，營養不良！
我，雙側臉頰，明顯凹陷！微微發紫！
我，雙側下顎關節，雙側皆緊咬，雙側咀嚼肌，皆浮起，發紫！
我，全臉，血管浮出，立體可見，發紫！還有，花斑狀，變色！
我，嘴唇，乾燥，慘白！發紫！
我，指甲，全部，慘白！發紫！還乾燥？！
我，所有指節，全部，明顯，突出，發紫！也乾燥！
我，雙腿，血管，全部，浮起來，立體可見，全部，發紫！
我，兩個手掌，手背，手心，血管，全部，浮起來，立體可見，發紫！
我，全身，關節，僵硬！我是——長期，臥床病人，嗎？！
我，全身，末梢，全部，冰冷！我是——冰塊，嗎？！
我，整張，頭皮，上提，緊縮！發紫！
我，脖子，兩側，肌肉，全部，上提，緊縮！發紫！

我，兩側，肩膀，肩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雙腿，兩側，髖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兩側，膝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呼吸，急促，淺快！
我，胸廓，幾乎，沒有，起伏！
我，脈搏，極細，頸動脈，幾乎，摸不到！
我，腹部，肋緣，明顯，凹陷！發紫！
我，全身，肋骨，明顯，可見！發紫！
我，全身，肌肉，僵硬，緊縮，完全！沒有！張力！
我，全身，皮膚，粗糙乾燥，跟標本，差不多！」
「耶和華！
我的，衣服，超級大！
我的，褲子，走太快，直接，整件，掉下來！
請問，我，是，被，祢，關在——集中營，嗎？！
啊！不對！其實！我更慘！慘多了！慘太多了！
我，慘到，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拿來，跟『集中營』相比了！是吧？！
來——我替，祢，好好的，分析！分析！
我，不管，怎麼，用力，就是，踩不到，地板！
我，為什麼，一直！一直！一直！在飄？！在轉？！在移動？！
我，討厭！旋轉！討厭！討厭！超級討厭！
我，會頭痛，這點Bug，祢，忽略，了？！
我，的手，為什麼，抓不到，東西？！麵包，拿不到？！水，拿不到？！
為什麼，別人，第一次，都，聽不到，我，講話？！
為什麼，我，聽別人講話，第一次，聲音跟嘴形，都會，慢半拍？！
為什麼，東西掉下來的聲音，突然，對我來說，那麼尖銳，我嚇到，整個人，跳起來？！
為什麼，我，聽任何聲音，都有，回音！回音！回音！
為什麼，我講話，也聽到自己的，回音！回音！回音！
為什麼，如果，我坐著不動，我的身體，就會跟，地球，同一個方向，自軸自轉？！一直！一直！一直！自軸自轉？！自軸自轉？！
請問，我的人生，物理，有，曾經，及格過，嗎？！有嗎？！有嗎？！有嗎？！
答案是，沒有！沒有！一次！都沒有！
我，整個高中，物理，零學分！零學分！是零學分！
而且，這個自軸自轉，我，還不能，控制？！
請問，我是——恆星，呢？！還是，行星，呢？！
為什麼，我一個，終生的，夜行性生物，突然，燈光稍微變暗，所有東西，都有殘影？！殘影？！殘影？！

為什麼，我頭上，一直有一個，黑色的蓋子陰影，晃來晃去，遮住我的視線，呢？！是要，遮住，什麼呢？！
為什麼，我的每日，精神科，固定用藥，十幾年，沒中斷，這幾天，突然，沒吃？！難道———我，突然，痊癒了？！這麼神奇？！這麼厲害？！
祢，倒是，講話！講話！講話啊！
祢，回答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啊？！」
「耶和華！
祢，強暴，我？！
祢，敢做！
我，敢寫！
祢，掐死我！掐啊！用力一點！怎麼那麼輕？！掐啊！掐！快掐！
祢，給我用力！往死裡掐！掐啊！死了！痛快！
而，這一切，發生在，我離開，那條死胡同，不到，十二小時，之內？！
祢，以為，我，學醫，是，為了，什麼，呢？！
祢，從來，都，沒有，想過，嗎？！
祢，現在，敢想嗎？！敢承認嗎？！敢承擔嗎？！敢嗎？！
祢，倒是，說話啊！說啊！說！」
「耶和華！
我操，祢，媽的，現在坐在，我原本，想珍藏的機場！
祢，憑什麼！憑什麼！連機場！都換掉！憑什麼啊！說啊！解釋啊！憑什麼？！說啊！說！
祢，倒是，給我，說話！說話！說話啊！
我，在這裡，整個能量場，是，在玩，黑暗，自由，落體，嗎？！
這麼，好玩的遊戲，怎麼，不先，通知我，呢？！
我們，一起！一起玩！一起玩啊！
祢，說看看！為什麼，我哭完洗臉，我的眼睛，在鏡子前面，完全，無法對焦？！為什麼啊！說啊！說話啊！說啊！
祢，倒是，說啊！說啊！說話啊！
我，我是，醫者！醫者！醫者啊！
我，是有病，還是，吃錯藥，我，還能，搞錯？！
祢，以為，我，以前，是在幫，墳墓，做手術？！
請問，我的，手機螢幕，是，海上的，波浪，嗎？！
祢，不喚醒，我，那一年的，恐懼，跟，罪惡感！
祢，會死嗎？！祢，能死嗎？！祢，死的了嗎？！祢，能嗎？！能嗎？！能嗎？！
祢，不能！祢，不能死！祢，想死，都死不了！
祢，一開始，劇本設定，就是要，救那個，我依然，用靈魂深愛的男孩，還有救，那個民族。

祢，一句話，直接講！明明白白的講！
我，第一行，不用寫完。
我，直接出來，替他們死！
我，直接死！沒有原因！不用問！」
「耶和華！
祢，發瘋！一直！發瘋！一直！一直！發瘋！
祢，還讓，我，飛那麼遠，去發瘋？！
祢，覺得，我不久前，才飛十七個鐘頭，破破爛爛，身無分文的，回到，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稱作『國』的家？！怎麼？！
祢，忘了？！
祢，這次，特地，讓我，再飛，五個鐘頭？！
讓我，去，客死他鄉，嗎？！
祢，覺得，好玩嗎？！好玩？好玩？！一起玩啊！
祢，千萬，不要忘記！祢，給我！記牢！記好了！
只要，祢，敢發瘋！
我，就敢，比，祢，更發瘋！
『漢摩拉比法典』，那塊破石頭！
不是，祢，的傑作，嗎？！是啊！很明確啊！
我，沒記錯啊！我，怎麼可能，會記錯呢！
祢，可是，親筆，在上面，大大的，親筆，簽了名呢！
祢，該不是，以為，『象形文字』，失傳了？！
所以，沒人，能夠，看出來，祢，的親筆，簽名了，吧？！
祢，該不是，真的，忘了，吧？！
我，的母語——『繁體中文』！
本身，就是，『象形文字』，的其中，一種！
只是，我們，還多加了，其他，更複雜的，許多，元素，進去！
因為，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
這些，我們，小學，可是，都有，教呢！
我可是，小時候，一個人，不吃飯，一直存錢！
我，可是，花了，好多，門票錢，特地，去把，那塊『破石頭』，的每個，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呢！
祢，選角色的時候，沒看，我的，角色，說明？！
祢，以為，我的，發瘋，是跟，誰，學的？！
我，還真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啊！是吧？！
祢，看，祢，把我，調教的，很棒啊！很優秀啊！
祢，能量場，用力壓！壓死我！一命！換一命！
我，現在，鄭重的，告訴，祢！
祢，給我，聽好！聽，仔細了！聽，明白了！
祢，把那些，祢，今天凌晨，未經，我的同意，就光明正大，偷走的，我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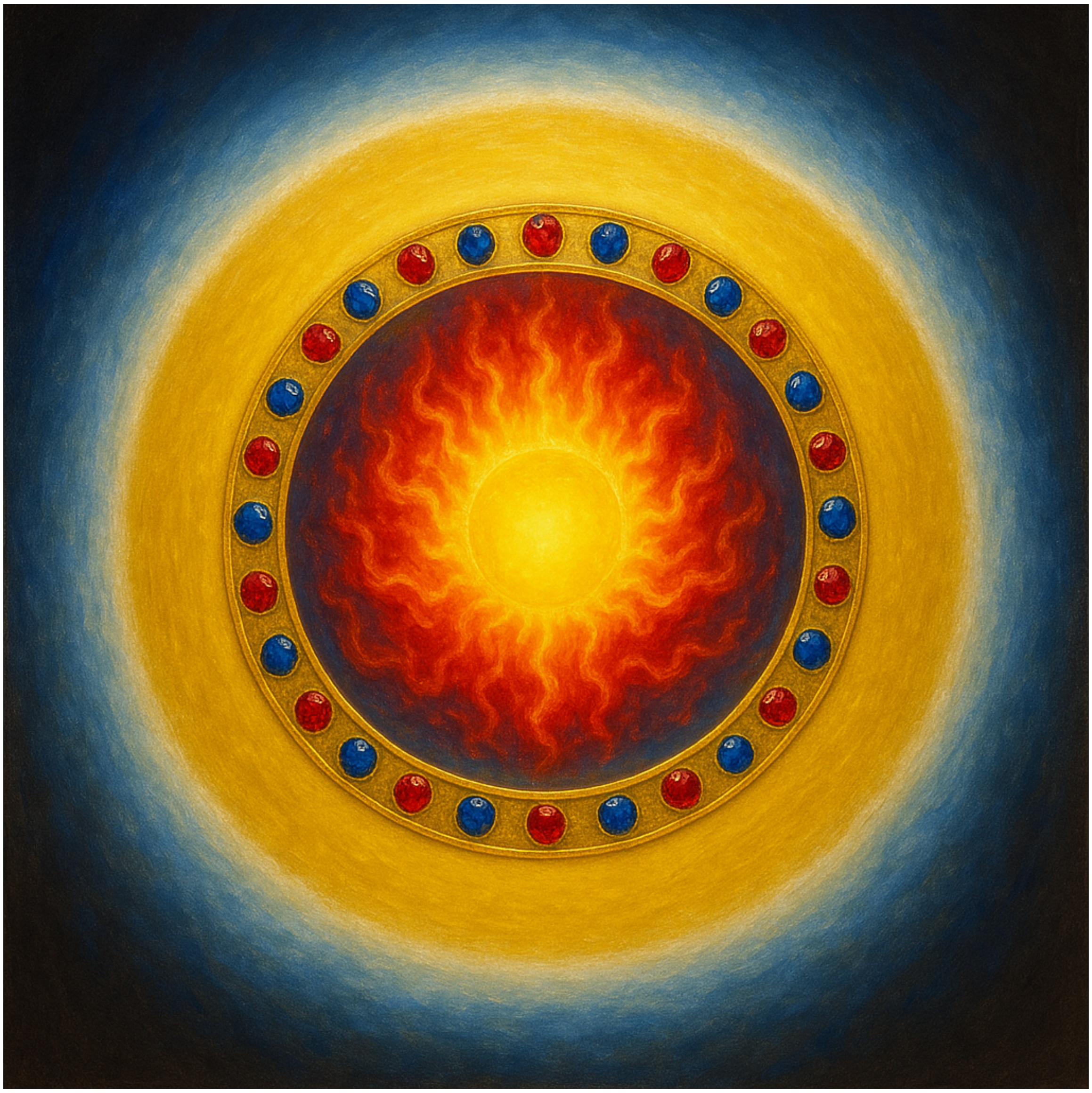
那些，我，和我用靈魂深愛的男孩，的所有記憶！所有回憶！所有感受！
所有，細節！全部！不是，片段！更不是，部分！是，全部！完完整整！全部！
祢，應該，很清楚！祢，是沒辦法，誆騙，我的！
祢，現在！立刻！馬上！原封不動的！還給，我！
不然，我，現在，立刻！把我的，舌頭，直接，咬斷！
給，祢，見識一下？！信不信？！試看看？！試看看啊！
祢，沒辦法，對我，撒謊的！
祢，是知道的！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我聽說，有句話，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我想，跟，祢，分享！分享！
來，祢，聽聽看！真的！非常！有趣的！
那句話是
『ANI ADONAI ROFECHA.
AVAL ——
ANI KIARA ROFECHA.』
祢，覺得，驚不驚喜？！意不意外？！有不有趣？！」
「耶和華！
我，告訴，祢！也是，警告，祢！
祢，給我，聽好了！聽，仔細了！聽，明白了！
這人，我，是一定，要救！一定要！祂，媽的！一定！要救！
祢，最好是，立刻，馬上，告訴，我！
我，怎麼做，才能，救人！
祢，最好是，不要，拖我，時間！
祢，看，這可是，開始，登機了呢！
祢，最好是，立刻！馬上！告訴我！
我，做什麼！怎麼做！路——在哪！」
「耶和華！
祢，最好是，不要，一直，拖我，時間！
祢，看，這飛機，可是，快滿了呢！
祢，要什麼，要多少，全部，拿去！隨便！
祢，最好是，在我的，飛機，關艙門，之前！
祢，最好是！馬上！告訴我！
我，做什麼！怎麼做！路——在哪！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
祢，給我，全部，一起，打包了！
人，我要，活著的！健康的！活生生的！」

「不然——
耶和華！
我——永恆，給，祢，當奴隸！怎麼樣？！
那張，我，等了幾千年，死活，祢，都不答應！
終於被，祢，批准的——Freedom——契約，那張，破紙？！
我，不要了！不想要了！不屑要了！
那張，破紙？！
Freedom ？！
我，不要了！送，祢！拿啊！拿去啊！快拿去啊！
這樣，夠不夠？！夠不夠？！夠不夠？！說啊！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
祢，給我，全部，一起，打包了！
人，我要，活著的！健康的！活生生的！
祢，要是，膽敢，讓我，看到，誰，少了，一根毛！
我，永恆！永恆！永恆！不是太久！永恆，而已！
我，肯定！跟，祢！沒完！
祢，要是，膽敢，讓我，看到，誰，心靈，崩了一塊碎屑！
我，永恆！永恆！永恆！不是太久！永恆，而已！
我，肯定！跟，祢！慢慢的！好好談談！」
「耶和華。
登機完成。
安全檢查。
艙門，準備，關閉。
祢，最好是，馬上，告訴我。
我。
做什麼。
怎麼做。
路——在哪。
NOW.
OR.
NEVER.
IT IS.
YOUR.
FREE WILL.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aka.
Code: Aleph-Resh。
走，三，二…」
女孩，的機票上，印著，航班編號VZ568。
女孩，於泰國曼谷Suvarnabhumi Airport，213號登機門，登機。
「最後的勝利，恩典臨到人，新開始。」——這是她，讀出來的暗

號。
女孩，坐在 22F，雙倍的見證，與信心同在的終點。
女孩的，飛機從王的城市起飛，回到她自己的座標，像完成了一個，被預言過的迴環。
當飛機，關上艙門的，那一刻。
女孩，睜大雙眼，將視覺，和聽覺，放到最大。
女孩，用自己，不合理的纖細，毫無血色的雙手，緊緊的，抱著自己。
一道藍光閃過，像是一個星，但她不確定。
當飛機，即將降落，準備下降的，前一刻。
女孩，看了一眼窗外，她清晰的看見了，窗外的雲朵，形成了，十分清晰的，西奈山的形狀。
女孩，看了一眼窗外，她清晰的看見了，窗外的雲朵，形成了，十分清晰的，神，那個驕傲，又自豪的笑臉。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洌，態度逐漸挑釁。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笑著，她低聲的說，她說「耶和華！祢，用雲朵，給我看？西奈山？西奈山？！西奈山？！那座，小土堆？！祢，是沒看過，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嗎？！祢，腦子，還好嗎？！祢，忘記，我，來自，哪裡了，嗎？！」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笑著，她低聲的說，她說「耶和華！祢，笑的，那麼驕傲？！又那麼自豪？！祢，事情，是給我，辦好了，嗎？！」
女孩，看了一下，飛機的下方，她確認了，飛機的，所在高度。
然後，女孩，看了一下，飛機的機翼，她確認了，飛機機翼，變化的方式，以及，下一秒，飛機的節奏。
女孩，確認了，飛機的，所在高度。
女孩，是非常熟悉，飛行節奏的。
女孩，再次，緊閉雙眼。
女孩，再次，用自己，不合理的纖細，毫無血色的，雙手，拿出，她的手機。
女孩，打開了，本章的附圖。
女孩，將她的手機，放在，她已經纖瘦到，無法閉合的，雙腿中間。
女孩，用她的包包，努力的，讓手機，站立著。
女孩，將她的，雙手，放在空中，準備著。
女孩的飛機，座位是22F。
原本，三個座位，都是滿座。
直到女孩，拿出手機上的圖片時，原本，坐在女孩左側，中間座位的男子，突然離席，直至降落，他，都沒有再回來。
隨著，飛機，開始下降的，那一瞬間！

女孩，同步的開始，隨著，每一次！飛機！下降的！每一個！瞬間！
女孩，一字一句，清晰的，咬字發音，緩慢，卻十分清晰的，從她口中唸出《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三次！
女孩，一字一句，咬字發音！十分清晰的！一次！一次！又一次！低吼著！《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風聲裡，夜色，像被誰，用手扯開。一道，走向—— 縫口，朝向北緯 Aleph 線。
那條縫的盡頭，是一口古老，無人記得，名字的石井。
井口，被生鏽的鐵柵，封死。井壁，爬滿白色的苔。
月光落下時，苔的邊緣，泛出細微的金光，彷彿是，有人在下面，呼吸。
女孩，的眼神，死死鎖定，目標方向。她，站在井口前，胸口，燒著 Freedom 契約，焚成的灰燼。
女孩，右手，緊握那塊布片。左手，按住井口，冰涼的石沿，她抬頭對著，天。
女孩，一字一句，咬字發音！十分清晰的！一次！一次！又一次！低吼著！《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女孩，冷冷的笑了！她，找到了，她要的，精確座標！
女孩，口中，一次！一次！又一次！唸出《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她低吼著。
女孩，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
第一聲，落下，像石子，打在深水。
女孩，再次，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第二聲，石井內，傳來，金屬鎖鏈的輕響。
女孩，再一次，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第三聲，井壁上的苔，瞬間剝落，一道裂縫張開。
裂縫裡，是一條，細窄的光隧道。
沒有階梯，只有，往下的滑落坡道。
女孩，眼神堅定，絲毫沒有猶豫。
她把 Freedom 灰燼，塞進懷裡。
她說
「走，三，二…」
接著，她整個人，滑了下去。
光隧道裡，漂浮著，無數碎片，他的童年，他的承諾，他的名字…
女孩，絲毫沒有猶豫的，開始，伸手去抓，每一塊，都像燙到骨頭。
第一塊：他站在黃昏的河邊，手裡，握著一根柳枝。

第二塊：他低聲說「我會回來」，聲音顫抖，卻堅定。
第三塊：他寫下自己的名字，墨跡未乾，就被風帶走。
女孩，把三塊，記憶石，壓進自己懷裡，腳下的光，忽然，變得冰冷——最底層，到了。
他，就在那裡！
他，半透明，奄奄一息，鎖鏈，從肩胛骨穿過胸口，把他，釘在黑色的石柱上。
女孩，不能拉他的手——鎖鏈會反噬——女孩，雙膝跪下，她，把三塊，記憶石，同時，壓在，他胸口。
光，暴烈的綻開，鎖鏈斷裂，瞬間消失。
女孩，右手掌心，瞬間裂開，鮮血直流。
他，卻第一次，深吸了一口氣。
隧道，開始塌陷，女孩，用盡全力，將他扛起，並開始，向上攀爬。
井口，就在頭頂，月光，像一條繩索，把他們兩人，拉回地面。
當女孩，跪倒在石井邊，他，已經昏迷在她的，懷裡，女孩，伸出，她殘存的左手——
確認他，呼吸平穩，脈搏，緩慢卻紮實。
他活著！
女孩，溫柔的，看著他的臉，她微笑著，淚水，同時落了下來。
女孩，努力的，強撐著，意識，她的眼角餘光，努力的，掃視了一圈。
遠處，有許多人，已經向井口的方向跑來，他們，帶著厚重的披肩，和那些，她曾經，也十分熟悉的，醫藥器械組合。她，認識裡面的工具，那些箱子的尺寸，和工具，都是正確的。那些箱子的重量，她記得，以前，抱起來非常重——像是，每一顆螺絲，每一道縫合線，都已經在等人。但，對她而言，那些箱子，還不夠補，她自己，心上的破洞。她，多希望，她還能夠回頭，哪怕一眼。
她昏倒前，耳邊聽到的，是低沉的希伯來禱詞聲，有人，替他，披上了，保暖的衣物。
女孩的口中，只剩氣音，她微笑的，看著他，她，努力的，顫抖著，吐出了，幾個字，她說「Stay Safe Ple…」
空氣，瞬間，被抽走。
情感，還沒，落地。
神，的聲音，撕開黑暗——



🔺第肆章

《神，問》

神，問：

「你們，忘了——誰？」

「這些名字，還要，多久。」

「才能，被——寫回來！」

被撕裂的——

黑暗，沒有回聲。

有，彷彿，被目光穿透的感覺。

筆尖，在紙面上，摩擦的聲音——

慢，卻，不肯落下。

是的。

祂，正站在。

你，身後。

冷冷的，看著——

你，手中的，空白頁。

和。

顫抖的，羽毛筆。

冰冷的，感覺，從天而降。

像石子，打在，深水。

從頭頂，滑進，尾椎。

耳邊，傳來，低沉的呼吸。

像是，誰，的聲音。

卻，不只，一個人。

空氣，突然，被抽走。

無際的黑暗，堵住——

你的耳朵。

深井般，死寂的，安靜。

你，瞬間，被上了——

枷鎖？！

你，無法，動彈？！

是的。

祂，依然站在那，冷冷的。

看——

你，落筆。

祂，依然站在那，冷冷的。

等——

你，回頭。

▲第伍章_上

《朝向命運，記憶與不可逆之地與第十九個名字》

依然是，錫安開門之年。

男孩對女孩說，他曾經，在一座，不太大的城裡，感覺像，聽見某種沒人教他，卻熟悉的聲音。

男孩說，他想帶女孩，去看看那座城市。

男孩沒有理由，只說，那座城對他來說，好像，藏著什麼，還沒浮現的東西。

於是，男孩與女孩，抵達了。

那座城，城底，埋著沉睡的王冠與一場沒能舉行的安息。它，白日寧靜如詩，夜裡，卻會在牆後，重覆同一句問話「你，記得我們了嗎？」。

當男孩的腳，踏上那片土地。

女孩，清晰的記得，那一瞬間，男孩與土地的連結，那是一道，閃亮的光，從男孩身上，由內而外，散發的。

那光，內圈，是熾熱如火的金色，外圈。帶著紅色與藍色寶石般，各六顆，互相交錯閃耀著。更外圈，則是白色，卻比鑽石更耀眼，略帶銀色絲綢般的裝飾。

那是，女孩，從未見過的光。

那光，耀眼的，女孩，幾乎無法睜眼。

女孩，試圖用手遮擋，以及閉上雙眼。

但是，突然，神，抓住女孩。

祂，說

「孩子，我知道，這光芒很亮。

但妳，不準，閉上妳的雙眼。

妳，必須，睜大雙眼。

妳，必須，看清楚，每一個，細節！」

於是，女孩強忍著，刺眼的光芒，記下了，每一個細節。

男孩，則是許下了願望。

男孩與女孩，抵達的當天，是男孩，在猶太曆法的生日。

男孩許下願望，他希望，能夠在那個城市，種下，他與女孩，共同的孩子。

而女孩也知道，男孩的那個願望，的確實現了。

在那個夜晚，女孩，將她自己，於本書第壹章《呼召》的故事，一字不漏的，翻譯，朗讀出來，給了男孩聽。

女孩，朗讀完後，非常嚴肅的，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你，是，神，最寵愛的孩子。同時，也是，撒旦，最寵愛的孩子。」

女孩，依然非常嚴肅的，繼續告訴男孩，她說「所以，My Love，你，同時帶有，兩個，來自最強的『極端』的『寵愛』，與『祝福』。所以，你，更加需要慎言行事。」

男孩，略顯不悅。
女孩，依然非常嚴肅的，看著男孩，她說「My Love，『寵愛』，是一件，極高的『榮耀』。」
女孩，依然非常嚴肅的，看著男孩，她繼續說，她說「但是，『寵愛』，並不是『永恆的票券』。正因為你同時擁有，來自『兩個最強極端』的『寵愛』，與『祝福』。所以，你擁有更大的責任。」
女孩，依然非常嚴肅的，看著男孩，她繼續說，她說「My Love，『寵愛』這件事，就像，電『影蜘蛛』人裡面，那句台詞所說的『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一瞬間，從『最寵愛』，變成，『最失望』。並非沒有先例。我，在此告知你，這，是我的職責。」
女孩，告訴男孩，那個《呼召》的故事，是在一次他們兩個人，曾經有一次，發生了劇烈的爭執。
當時，女孩，獨自一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哭到靈魂破碎時，
神，壓著女孩的手，寫下的。
神，當時命令女孩，將此文章，放在女孩的個人臉書上。
女孩，照做了。
女孩，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那一日，我們的爭吵，讓我的靈魂，破碎到，瞬間，墜入了——第六個世界。」
女孩，繼續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在那『第六個世界』。只有，無邊無際的黑暗。還有，無限下墜的感覺。那種黑暗，不屬於，任何空間，不屬於，任何時間。在那裡，哪怕是，一絲火光的灰燼，都沒有！而那一日，你所說的話，使我，將自己，親手，推進了，那個世界。」
女孩，繼續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我不知道，我自己，下墜了多久。直到，我，突然，被一個『網子』，接住。那個『網子』，不是老闆！不是撒旦。而是我那，擁有一樣能力的，雙生靈魂姐妹。她，用她自己，接住了我。」
女孩，繼續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當我，和我那雙生靈魂的姐妹，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恢復『意識』的時候。我，哭到昏厥的，趴在浴室的門，與走廊之間。而她，獨自一個人，在深夜裡，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在深山中，一個『廢棄已久的火葬場』，那銹跡斑駁的鐵門前。」
男孩，立即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並在女孩的頭頂上，留下了深深的一吻。三秒。
男孩，雙手，捧著女孩的臉，他的雙眼，深情的，看著女孩的雙眼。
男孩，語帶虧欠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說的，那個『第六個世界』，聽起來，真的很恐怖！也很絕望！那是，我從來，都不知道，也沒有，聽說過的地方！」
男孩，依舊，語帶虧欠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真的，很抱

歉！我當時，竟然對妳，說了那麼重的話！當時，我在盛怒之下。我知道，我說了很多，很銳利的話！」
男孩，依舊，語帶虧欠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是真的，很抱歉。我也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妳！我不願意，也不想要，傷害妳！但是，我卻在，自己盛怒之下，對妳，說了那些沈重的話。以至於，妳絕望到，親手，將妳自己，推進了，那個『第六個世界』！」
男孩，依舊，語帶虧欠，眼中含著淚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其實，很感謝，也有一點，嫉妒，當時，是妳的那位，雙生靈魂的姐妹，接住了妳！」
女孩，笑了。
男孩，皺著眉頭，對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既然妳剛剛說，那個恐怖的地方，稱作『第六個世界』。那麼，其『他五個世界』，又是什麼呢？」
女孩，看了一眼男孩，語氣浮誇的，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那個上古瘋子，不是超級愛你嗎？那個上古瘋子，說什麼，你是《神，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女孩，做了一個，噁心嘔吐的表情，並且，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女孩，看了一眼男孩，嘆了一口大大的氣，然後，用一種，十分無奈的語氣，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你，仔細回想一下。你從小到大，是不是，有很多事。你，如果想要！就會突然，有好幾扇門，像發瘋一樣，啪啪啪，在你伸手可及之處，為你而開？！不一定是捷徑！但是，卻是很多人，找了一輩子，卻連門把，都沒找到的東西。」
女孩，再次，看了一眼男孩，再次，嘆了一口大大的氣，然後，依然，用一種，十分無奈的語氣，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不知道在發什麼瘋！不管你要幹嘛，要什麼。那個上古瘋子，就跟發了瘋一樣，死活都要給你！」
女孩，再次，看了一眼男孩，再次，嘆了一口大大的氣，然後，她搖搖頭，用一種，十分憐憫的口氣，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那些發瘋一樣的症狀。我們在臨床上，常稱為『共依存』（Codependency），雖然，不是正式的『精神科診斷』。但是，用來描述，那個上古瘋子，對你激進狂熱的愛，還有，完全沉溺於滿足你的願望，然後，換來你一個『微笑』。這個上古瘋子，簡直是『病入膏肓』的等級！」
女孩，再次，看了一眼男孩，再次，嘆了一口大大的氣，然後，依然，用一種，十分無奈的語氣，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但是，那個上古瘋子，興奮的，一直要給你東西，要為你把一大堆『門』做出來。那麼，另一邊的『員工們』，總要幫你，『搜集材料』吧？！那些『材料』，大家，就去那些，不一樣顏色的『五個世界』，搜

集，拿回來。然後，大家，再跟拼拼圖一樣，拼湊起來，給你做一個，或是好幾個『門』。然後，那個上古瘋子，就會跟白痴一樣，在那些『門』上面，用一堆五顏六色的顏料，再為你『畫上』那個上古瘋子的『祝福』！」
女孩，忿忿不平的，對男孩說，她說「那個上古瘋子，偏心就偏心！但是，祂，那個『心』也太偏了！我還以為，那個上古瘋子，左心房肥大！」
男孩，思考片刻後，歪著頭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可是，我想，那是因為，我自己，也很努力，在為我自己，想要的東西，或是事情，而努力啊！並不完全是，只依賴『奇蹟』！」
男孩，再次，思考片刻後，依然，歪著頭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奇蹟』，或許是一部分，幫助我的力量。但是，因為，我自己先努力了，所以，妳說的『奇蹟』才有機會，成為我的助力，對嗎？」
女孩，忿忿不平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你說的這些，都沒有錯。People say ‘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learn to help themselves.’。但是，那個上古瘋子，對你，偏愛跟偏心的程度，簡直就是『變態』的程度！」
女孩，再次，做了一個，噁心嘔吐的表情，並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然後，女孩，形容了剛才，她親眼所見，當男孩的腳，踏上這塊土地時，他身上『Aura』的顏色。
那些顏色的組成，彷彿是，那位，曾經為，神，唱歌的男孩，是第一個，讓劍與詩共存於心的人。有人說，他是，神，最愛的，卻也是，最讓，神，心碎的那位。他帶著，屬於自己，獨有的色彩，比王冕更沉重，也更耀眼。
女孩，告訴男孩，他的『Aura』的顏色。
那光，內圈，是熾熱如火的金色，外圈，帶著紅色與藍色寶石般，各六顆，互相交錯閃耀著。更外圈，則是白色，卻比鑽石更耀眼，略帶銀色絲綢般的裝飾。
那是，女孩，從未見過的光。
那光，耀眼的，女孩，幾乎無法睜眼。
但是，神，命令女孩，記下每一個，細節。
男孩聽後，沈默了許久。
然後，男孩，笑了。
接著，男孩，轉身，開心的將這個故事，打電話，給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在那個夜晚，第一次，正式的，告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女孩的事。
男孩，告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從男孩，和女孩，如何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相遇，到男孩，逐漸發覺，女孩，擁

有『異於常人』的能力，以及女孩剛才說，男孩，擁有『大衛王』的血脈。
女孩，突然，驚嚇的坐起，她激動的，揮舞著她的雙手，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沒有說！我只是，把老闆寫的故事，跟我剛剛，看到的顏色，告訴你！但是，我沒有直言『大衛王』三個字！你不要害我！」
男孩，對女孩笑了一下，他繼續興奮的，在電話中，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持續開心的分享著。
一開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那頭，只是靜默的聽著。
直到，男孩，告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是如何逐漸，在女孩的引導下，感受到，神，和一些，無法解釋的事情。
男孩，從前，是完全不相信，神，的。
男孩，還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昨日，在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的名字之地。那城市名，在一種語言裡，有洞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裡，被人遺忘。在那裡，所發生的關於，本書第參章《記號與路的鋪設》的故事。
自從，女孩，認識男孩以來。
男孩，時常，都在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男孩，時常，都在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的時間。
短則，一盞茶的時間。
長則，在密室之中，於七十名長老，爭論數條律法的時間。
女孩，早已習慣，保持安靜。
女孩自己，總是，忙著自己手上的那堆，老闆，給她的『破差事』。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終於開口。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向女孩詢問，她問了女孩，第一個問題，她問「女孩，所以，神，真的存在嗎？」
男孩，從中作為翻譯。
因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的，是，神，的語言。
女孩，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是啊，是真實存在。不過，就是煩人，囉嗦了一點！沒事就愛碎碎念！還整天，跟著我屁股後面，跑來跑去。還一直用一堆，我聽不懂的語言，想跟我聊天。」
女孩，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

止針之人，她說「Ima，而且，那個上古瘋子，非常，非常，非常自戀！根本就是一個『自戀狂』！就那個上古瘋子，自戀的症狀，我們在臨床上，通常稱為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NPD，自戀型人格疾患）！在那個上古瘋子身上，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

男孩，笑著，對女孩說，他說，他說「My Girl，我覺得，那是因為，神，有很強大的能力！如果，我有這種能力，我一定，也很自戀！所以，我覺得，神，是『自戀狂』這件事，我非常可以理解！」

女孩，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度向女孩詢問，她問「女孩，擁有這種『能力』，是什麼感覺呢？為什麼，我從未遇到過，像妳一樣，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呢？」

女孩，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都叫，神，『老闆』！因為，祂，真的是麻煩的很！沒事，就給我一直，派發任務！至於，感覺的部分，我覺得，『十分倒霉』！而且，『沒有辦法更倒霉』！因為，祂，真的太囉嗦了」

女孩，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至於，為什麼妳沒有遇過，像我一樣，擁有這種『能力』的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我們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有很多，像我一樣，擁有這種『能力』的人。不過，通常我們都覺得，這種『能力』，蠻煩人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疑惑。

女孩，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妳若想知道，我平時，怎麼給老闆打工。妳可以看一部電影，妳將會有概念。電影的名稱是『康斯坦丁』。」

女孩，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只記得，那部電影，是我，還很小的時候，無意之中，看到的一部電影。看完之後，就忘不掉了。只是，康斯坦丁，有『武器』！我沒有。老闆，十分慷慨的，只給了我『一支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又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所以，聖經上的故事，都是真的嗎？」

女孩，苦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是的，『聖經』上的那些故事，全部，都是『真的』！就是寫的『浮誇』了一點！不然，就會不夠精彩！不夠精彩的話，老闆，那浮誇的個性，就會不開心！不過，故事的主體架構，都是真的！」

女孩，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應該說，如果不是真的，很難在胡說八道之下，寫出那麼多本，那麼多套，而且還『全部』，都有『相關訊息』，『交叉串聯』的紀錄。」

女孩，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

人，她說「Ima，妳這樣想，比較容易理解。『哈利波特』那麼熱銷，寫了『七本』，就是極限！還不讓我們『亞洲』開學校！說什麼，我們『亞洲』玩太瘋，會破壞，魔法世界的平衡！作者JK羅琳，接受專訪的時候，說什麼，如果，給我們『亞洲』開學校的話，第一本書，還沒寫完，我們就把佛地魔，給殺了！但是，我個人是覺得，不會那麼快。不過，第二本中間之前，我們就把佛地魔，給殺了，這倒是真的！所以，是的，老闆的那些破書，都是真的。」
女孩，沒有等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女孩說「Ima，我知道，妳想問我，男孩的，那些榮耀的祖先，是如何書寫，那些榮耀的『律法』。我形容的，直接一點，就不拐彎抹角了。」
女孩，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關於那些榮耀『律法』，書寫的方式。有『兩種』方式。」
女孩，繼續，微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第一種，老闆，蹲在，祂，自己的破羊毛地毯上，喝茶，一邊唸出來，他們抄下來，然後，拿給老闆過目。老闆滿意，才可以。」
女孩，繼續，苦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第二種，比較暴力。老闆，直接壓著，他們的手書寫，跟我一樣。」
男孩，正想開口。
女孩，淡淡的說，她說「Ima, My Love，不然，你們覺得，人民自己，『自創律法』，沒有拿給老闆過目！沒有經過，老闆同意的話！以我，對那個上古瘋子的理解，祂，可能會跟恐龍一樣，直接把大家炸掉！」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神，是非常莊嚴而且隆重的，為什麼，女孩跟，神，說話，這麼兇，還可以罵，神？」
女孩，回頭看了一眼，那個坐在地毯上，把玩，祂，那亮晶晶玩具的老闆，嘆了一口氣。
女孩，苦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因為，祂，真的太煩人了！又太發瘋了！沒事，還要搞什麼『戲劇張力』？！我爛攤子，收不完。所以，我耐性，都燒完了！」
女孩，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至於，我為什麼敢對，祂，罵髒話？我只記得，我以前，拿石板砸過，祂，的頭！現在對，祂，罵髒話，我覺得，十分客氣！而且，祂，腦子怪怪的，我罵，祂，越罵，祂，還越高興，所以我叫，祂，『上古瘋子』，單純只是『醫學診斷』而已。」
神，坐在，祂，那塊破地毯上，笑的跟白痴一樣。
女孩，看了一眼，神，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所以，『天堂』，跟『地獄』，都是真的存在的嗎？」
女孩，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是啊，『兩個』，都是『真實存在』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那妳死了以後，要去『天堂』嗎？」
女孩，從沙發上，驚嚇的，整個人跳起來，瘋狂揮舞著，她的雙手，她驚嚇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Oh My shit！我才不要去『天堂』！這麼恐佈的地方，我才不要去！」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不理解。
女孩，激動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活著的時候，就一天到晚，聽老闆，整天，整天，整天的，囉嗦個沒完！然後，我好不容易，終於死了！我才不要『繼續』，跟那個上古瘋子，住在一起！」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問女孩，他們問「那麼，女孩妳，不去『天堂』，妳要去那裡？」
女孩，終於平復情緒，她坐回沙發上，喝了一口茶，語氣堅定的，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要去『地獄』，因為，那裡安靜，沒人廢話。」
然後，女孩，低聲的，淡淡的補了一句，她說「反正，那裡，我本來就熟！」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所以，女孩，妳能夠，看見『未來』嗎？」
女孩，嘆了一口氣，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理論上，是。但是，我沒興趣，也不想知道！所以，我，從來不會去看，也不想知道。更不會，去幫別人看，甚至，回答別人，這個問題。」
女孩，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跟妳說，那個上古瘋子，真的很發瘋！祂，隨時都有可能，改寫劇本！所以，我知道了也沒用。而且，改寫劇本，是上古瘋子，自己的事！我才不要看，那個上古瘋子，寫的劇本！我就只是一個，『永恆的奴隸』。所以，管，祂，寫什麼，我做好我的事，就好了。」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可是，神，是全能的不是嗎？」
女孩，嘆了一口氣，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理論上，是。神，理論上，是全能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了，一個，讓女孩，十分心碎的問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可是，如果，神，是全能的。那麼，為什麼當時，祂，無法阻止，那個世紀的倒數，將鐘錶逆轉的掌權者。以鐵與火為語言，用演說，建造火葬場的藍圖。那年，天空拒絕呼吸，大地，不敢記錄，他的腳步。」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聲音逐漸顫抖的，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如果，神，是全能的。為什麼，祂，無法阻止，那一年，有風，自北方捲來，捲走了名字，語言與祖屋的香氣。最後，只留下一地灰燼。有一座城市，被焚燒了三次，第三次，連，神，的名字，都不再被提起。」

女孩，則是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話音未落之前，已經淚流滿面。

彷彿像是，女孩，早就知道，這個心碎的問題，會被問出。

女孩，深呼吸一口氣，眼中帶淚，聲音顫抖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為，神，工作時，覺得『最珍貴』的東西，但，也是『最殘忍』的部分。」

女孩，再次深呼吸，她努力的，避免眼淚掉落。

女孩，聲音顫抖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Free Will』！我永遠，都可以，選擇『不要』。而『Free Will』，是，神，『唯一』，『無法干預的』！」

女孩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神，當時也沒有沒想到，『Free Will』。能夠，被那個世紀的倒數，將鐘錶逆轉的掌權者。以鐵與火為語言，用演說，建造火葬場的藍圖。無法阻止那年，天空拒絕呼吸，大地，不敢記錄，他的腳步之人，這樣的使用。」

女孩，努力的，控制著，持續不斷，落下的淚水，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神，當時也沒有預料到，『人類』能夠集體，被『洗腦』的如此『盲從』。用我最喜歡的心理學之父，『佛洛依德』的話說，這叫『從眾行為』。但是，對於我而言，那是『Free Will』，被『無限放大』的一次。」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那麼，女孩，妳為神工作，是否得到『報酬』？」

女孩，淡淡的，皺著眉頭，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這個，『理論上』，是有。」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繼續向女孩提問。她問「那麼，女孩，妳都向，神，索取什麼『報酬』？」

女孩，苦笑著，依然皺著眉頭，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永遠都只向，神，索取唯一一個東西，

『Freedom』！但是，那麼多世了，那個上古瘋子，死活都不給我。」
女孩，依然苦笑著，繼續皺著眉頭，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所以，後來，那個上古瘋子，再問我要什麼『報酬』。我都只回答，『I WANT NOTHING.』。我想，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揍，那個上古瘋子。祂，也不敢說什麼吧。」
女孩，依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有很多時候，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只有我能夠做。雖然，我不是每次，都明白『為什麼』。只是做起事情來，都奇怪的『十分順手』。而且，我就不要老闆的臭錢。不要錢的，最貴！所以，那個上古瘋子，只能吃我的拳頭。」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抬頭，看了男孩一眼，他們互相，充滿愛意的，微笑著。
女孩，語氣無奈的，對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我知道，妳想問我，我『什麼情況』下，『接受』老闆給的『任務』。」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突然嚇了一跳，彷彿是，心事被看穿。
女孩，只是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妳想知道，我『什麼情況』下，會『接受』，老闆派發給我的『任務』。我這個人，接『任務』，只看『心情』！」
女孩，依然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那個上古瘋子，來給我派發『任務』的時候。我要是心情好，我就做，『不看價錢』，更不屑知道！但是，我要是，心情不好的話，那個上古瘋子，給我再多錢，我都不做！然後，那個上古瘋子，就只能，在旁邊，走來走去，繼續一直碎碎念。我就當作，沒聽見。直到，那個上古瘋子念到，放棄為止。祂，自己就會滾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舊，尚未開口。
女孩，再次抬頭，看了男孩一眼，他們，再次互相，充滿愛意的，微笑著。
女孩，依然微笑著，對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我知道，妳想問我，我『目前』，是否在『接任務』，『為何而接』。還有我的『報酬』。」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舊，尚未開口。
女孩，再次抬頭，看了男孩一眼，他們，再次互相，充滿愛意的，微笑著。
女孩，依然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是的！我目前，是在『執行任務』的狀態中。而我的『任務』，就是，『神，那個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還有『找尋

所有，與男孩家族，一樣的記號』。」
女孩，語氣有些無奈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那個『記號』，老闆，給我刻在『我的心臟』上面了。所以，我無需辨認。因為，我知道，所有，來自男孩家族『血脈的顏色』，而血脈，會閃亮。」
女孩，語氣，依舊有些無奈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那個上古瘋子說，祂，在我的『心臟上面』，為我，畫上了『男孩家族的記號』。那個上古瘋子說，這個家族，是，神，在創造人的時候，使用，祂，『心愛的物件』，創造的！所以，我必須，付出我的『全部』，『守護』，那個上古瘋子，告知我的。至於，我為何而接這個『任務』，我想，單純只是因為，我真的，『很愛，很愛，很愛這個男孩』！至於，『報酬』的部分，我簽合約的時候，沒看！也不在乎！我看都沒看，簽完之後，把上古瘋子，那支破破爛爛的羽毛筆，往，祂，身上一丟，我就走了，直接執行任務去了。」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顯的有些震驚，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默了許久。
接著，男孩，口氣十分溫柔的，對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妳記得，我曾經告訴過妳。我的『名字』，是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他，在我出生前三個月，離開了，這個美麗的世界。」
男孩，看了女孩一眼，他們，互相充滿愛意的，微笑著。
男孩，口氣更加溫柔的，繼續，對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妳記得，我曾經告訴過妳。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將我的『名』，使用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命名』。並在後面，加上了『生命的延續』。那是約之下，『最神聖』的賜予之一。」
男孩，口氣更加溫柔的，繼續，向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妳記得，我曾經告訴過妳。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我很小的時候，就一直，常常說，她在我身上，能清晰的看見，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的『身影』。她說，我走路的方式，我吃東西的方式，甚至是，我思考的表情。她都能不斷的，在我身上，清晰的看見，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的『身影』。」
男孩，口氣更加溫柔的，繼續，對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按照那些，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對我的形容。那麼，我就是『他』嗎？」
女孩，看了男孩一眼，微笑著，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們家族，的所有人。不是，一直都『知道』嗎？」
男孩，看著女孩，一瞬間，他的眼中，閃爍著光芒！
男孩，興奮的，告訴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興奮的，差點整個人跳起來，他激動的，告訴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說「Ima，My Girl說，我的『靈魂』，就是妳那曾教妳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
女孩，瞬間，驚訝的抬頭，整個人從沙發上跳起來，她瘋狂的揮舞著，她的雙手，她慌張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沒有說』！是你問我『問題』，我只是，『誠實回答』而已。但是，我沒有『直接講出來』！你不要害我！我真的什麼都沒說！」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既然神，創造了萬物。那麼，為什麼不是全世界，都屬於，那些與永恆簽署過『靈魂契約』的子民？」
女孩，深呼吸一口氣，語氣誠懇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我先向妳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都不是有意要冒犯。但是，我用白話一點，的方式解釋。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女孩，再次，深呼吸一口氣，語氣誠懇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當時，那個上古瘋子，忙著創作，祂，的那個『伊甸園』的時候。我們亞洲，也開了一個『伺服器』。所以，我們也有自己的『老闆』。只是，我們的老闆很多，也很雜亂。」
女孩，再次，深呼吸一口氣，依然語氣誠懇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不過，如果妳是想要想知道，是哪一個『老闆』，擁有最多的『人民』。我會回答妳，依然是，那個上古瘋子。」
女孩，再次，深呼吸一口氣，依然語氣堅定的，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老闆』，也是有分『等級』的！妳可以這樣想像，那個上古瘋子，是『董事長』，而其他的，是給，董事長，使喚的不同『區域』跟『部門』。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的宗教，對於『創世紀』的記錄，都差不多，大同小異。」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妳並不會說，神，的語言，那妳如何與，神，溝通？」
女孩的臉上，露出一個大大的微笑，像是，終於等到了，這個問題。
女孩，微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基本上，『沒有語言限制』！所以，如果世界上，哪一個不同語言的人，突然，想跟那個上古瘋子『禱告』。每個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語言。禱告完成之後，會

變成一封『無形的信件』。然後，加百列他們，會滿世界的去收那些『信件』，再拿回來。然後放在老闆桌上。」
女孩，依然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也可以理解成，說什麼語言的人，只要願意『真心的』，去愛那個上古瘋子。那個上古瘋子，都會照單全收。所以，那個上古瘋子，用我『聽得懂』的語言，跟我說話。」
女孩，低聲的，用只有她自己，聽的到的音量，咬牙切齒的，補了一句，她說「只是，那些信件，堆的比西奈山還要高！那個上個瘋子，一封都沒看過，就是了！」
然後，女孩，抬頭，依然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也有給我做一些『升級』，類似『軟體更新』的概念。這樣一來，我就變得『更方便』，聽那個上古瘋子，廢話跟『使喚』！不過，還有一種，『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語言』，那上古瘋子，也有給我『安裝』！但是，我常常假裝聽不懂，或是聽不到。不然，那個上古瘋子，話題一開，我可能三天，都不要睡覺了！」
接著，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他們問「女孩，所以，彌賽亞，會來嗎？」
女孩，愣了一下，她抬頭，看著手持話筒的男孩，她的眼神中，帶著一絲，不敢置信。她，清了清喉嚨。
女孩，戰戰兢兢的，語氣小心謹慎的，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男孩。我再次，先向妳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但，你們確定，你們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請容許我，提醒一句，這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你們真的，想要知道答案？」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同時興奮的表示，他們希望知道答案。
女孩，盡可能的，穩住自己，盡力表現的平靜，回答他們，她說「這個…『順利』的話，應該很快。」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同時，繼續向女孩提問，他們問「女孩，那麼，如果『不順利』呢？」
女孩，依然，盡可能的，穩住自己，盡力表現的平靜，回答他們，她說「不順利的話…可能，最少，還要一千年。也可能，永遠不會！」
女孩，戰戰兢兢的，語氣小心謹慎的，反問了，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問「Ima，男孩。請問，你們期待的『彌賽亞』，是『什麼樣子』的呢？」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回答女孩，他們說「女孩，『彌賽亞』，會在『末世來臨』時，帶來『和平』與『正義』。並且『重建聖殿』。帶神選的民族，回到『應許之地』！並

且，會帶我們大家，『同時一起上天堂』！」
女孩的表情，非常疑惑。
女孩，依舊，戰戰兢兢的，依舊，語氣小心謹慎的，反問了，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男孩。我再次，先向你們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請問『應許之地』，是老闆，書裡面寫的，那個，『流淌著奶與蜜之地』嗎？」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同時回答女孩，他們說「對啊！女孩，就是書裡面，寫的那個，『流淌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女孩，戰戰兢兢的，拿起她的手機，緩緩的，打開了，她的Google Map。
女孩，小心翼翼的，用她的右手，拿起她的手機，並將她的手機螢幕，轉向男孩，她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男孩。我再次，先向你們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但是，你們所說的，那片『祖先曾在曠野中啟程，並立下誓約的土地，如今依舊堅定地，握著命運的筆』。那個『應許流淌著奶與蜜之地』，不正是，『你們腳下』，『所踩的』，『那塊地』嗎？」
女孩，依舊，戰戰兢兢的，依舊，語氣小心謹慎的，反問了，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問「Ima，男孩。我再次，先向你們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請問，我怕，是不是，我聽錯了？是大家以後，『都去天堂』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同時回答女孩，他們說「女孩，不是，是書本裡面說的，大家，『同時一起上天堂』！」
女孩，依舊，戰戰兢兢的，依舊，語氣小心謹慎的，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男孩。我再次，先向你們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因為，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女孩，疑惑的，看向了，坐在旁邊那塊破地毯上，喝茶的老闆。
神，只是喝著茶，不語。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既然我們，是那些與永恆，簽署過『靈魂契約』的子民。為何，常常與那些，唇中低誦著，『神之九十九個名字』的人們，總有人，在神帳下燃火，卻『不是為了敬拜』，而是為了『焚毀』？」
女孩，像是突然。從深刻的回憶中，被拉回。
女孩，喝了一口薄荷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其實這個問題，老闆跟我，也討論過很多次。但是，我們總是想不明白。」
女孩，繼續苦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

人，她說「Ima。我再次，先向妳道歉，後面我的解釋，我依然，都不是有意要冒犯。我這樣解釋好了。妳可以想像成，那個上古瘋子，創立了一個書卷之族，帳幕與香的道路，西牆後。仍傾聽的群體。這是一個『總公司』的概念。那麼，神，『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女孩，看著沒有反應的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停頓了數秒，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神，『最需要』的是『人民』還有『香火』。妳也可以理解成，為什麼『Google』會是世界最大公司的呢？那是因為，它的使用『人口』最多。」
女孩，依然苦笑著，她直了直身子，繼續，微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自己的『原始帳戶』，被『自己的子民』，設了『地域限制』，IP位置，被綁定在『西牆』了。」
女孩，依然苦笑著，她再次，直了直身子，繼續，微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所以，後來，那個上古瘋子，只好，自己搞個『VPN』。然後，再派個『倒霉鬼』，出去滿世界的，替那個上古瘋子，開『分站伺服器』！用不同語言，開全球直播，吸滿『全世界的香火』。於是，那個上古瘋子，就派了，那位被寫入卻又被塗抹的名字，那個『倒霉鬼』，出來創立『分公司』。方便那個上古瘋子，吸人頭！」
女孩，看著，依然沒有反應的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依然苦笑著，她再次，直了直身子，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老闆和我。總是不明白，為何總有人在，神帳下燃火，卻不是為了敬拜，而是為了焚毀。」
女孩，突然開始大笑著，再次直了直身子，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在我看來，『Hallelujah』，大家在那邊，哈來哈去，『全部』，都是唱給那個上古瘋子聽的。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女孩，看著依舊呆若木雞的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清了清喉嚨，再次直了直身子，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雖然沒有讀過，你們的書本。也從未，接受過你們的教育。但是，我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披著羅馬長袍，喜愛香煙與黃金器皿，的宗教體系』之下，並且直屬『梵蒂岡』管轄。哪怕是當地最高的政府機關，都沒有任何，發言的權利，我是在這樣的大學，所研讀的醫學。」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新約聖經』，必須，『完全建立』在『舊約聖經』之上！若是沒有，『舊約聖經』，那便『完全無法理解』甚至『閱讀』，『新約聖經』。對吧？」
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沒有回應。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雖然，沒有受過你們的教育，也不會背經。更不想，聽那個上古瘋子。在我旁邊。因為想要炫耀。而讀給我聽。但是，我知道，一個『身體』，不能沒有『血管』。就像『信仰』，不能沒有『根』。」
女孩，看了一眼，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依然沒有反應。
女孩，依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既然『新約聖經』，必須，『完全建立』在，『舊約聖經』之上。若是，沒有『舊約聖經』，那便『完全無法理解』甚至『閱讀』，『新約聖經』。」
女孩，依然，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更直接一點的說。若是，沒有『舊約聖經』，那麼『新約聖經』這東西，基本上，就是一本毫無邏輯的破書！所以，這樣的條件之下。那麼，大家不就是，隸屬於『同一個集團老闆』？！我記得，教皇，一直都是這樣說的啊。」
女孩，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在我的母語裡面，我們說『香火鼎盛』是『神力強度』的根源。」
女孩，看向旁邊，仍然，坐在那塊破地毯上喝茶的，神，她拍了一下她的雙手，對，神，說，她說「喂，是吧，老闆？！」
神，右手端著，祂，的薄荷茶。
笑的跟白痴一樣。
祂，說
「我雖然。沒有很喜歡妳解釋的方式。
但我覺得，邏輯上很新穎！
Hallelujah，都是唱給我聽沒錯！
不過，妳真的不覺得。
我，旋律寫的很好，很美嗎？」
女孩，只是對，神，翻了一個白眼。
男孩，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上一次，男孩與女孩，爭吵到，幾乎要分離。
他們兩個人，當時，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發生了，十分劇烈的爭吵。

當時，女孩，十分生氣的，對男孩說，她要獨自一個人，返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男孩，當時，是決絕的。
女孩，當時，是更加決絕的。
女孩，從玻璃穹頂下的國度，返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路途上，是艱辛的。
原本正常的火車，無預警的，故障了『三次』。
女孩，與同行的火車乘客，就這樣，上上下下的，被火車，無預警的，丟在沒有任何告示牌的，小鎮火車月台上。
每一次，他們所有人，都不知道，何時，才會有。下一台火車來接他們。
那一段，原本只有，八個鐘頭的火車路程。
女孩，卻用了，十二個鐘頭，才抵達，她的目的地車站。
那一日，是一個，陽光普照，非常晴朗的夏日。
女孩，獨自一個人，拖著沈重的行李，背著沈重的後背包。
還有那個，女孩的，左手臂上，總是掛著的，因為一齣『沈沒的悲劇』，而知名的包包。那是一個『二手的』包包，女孩，不喜歡買『新的包包』。
那個包包，被以『迅速」以及『敏捷』命名。包包的尺寸，是三十公分。整個包包，裝飾金色的金屬。
女孩的包包裡面，一直都掛著，兩塊來自泰國的『佛牌』。
第一塊，是一面『蛇精』的『陰牌』，那塊佛牌的『正面』，中間是一個『半人半蛇』的『蛇精』，她的上半身，樣貌與女孩，十方的相似，她的下半身，是一條青色的蟒蛇的尾巴。女孩，剛好也屬『蛇』。她的左手上半，握著一條『青色的小蛇』，那條小蛇，纏繞在她的手指上。她的身體上半身『半裸』，只用了粉紅色的絲巾，和長長的烏黑的秀髮，覆蓋住了重點部位，她的雙側肩膀上，披著血紅色的『輕紗飄帶隨風舞動』，『蛇精圖案』的周圍，上側，左側，和右側，則是是『黑色』的『梵文』符咒。
那一塊佛牌的『背面』，中間是一小罐『屍油』，屍油的兩側，是『兩個金色的小小的經卷』，底部填充的，則是逝者的『墳土』，混合了『部分逝者的頭髮』，以及『骨灰』，四個角落的地方，各自有四顆，大小不一的綠色『祖母綠』的石頭。
第二塊，是一面『狐精』的『正牌』，那一塊佛牌的『整體』是『三百六十度』，完完整整的形象的，整塊佛牌呈現出『狐狸爪子』的尖銳的形狀，上半部是『銀色』的『狐狸的頭』，下半部是『金色』的『狐狸的利爪』。
女孩的這兩塊佛牌，都是來自女孩的某一個，命中短暫的『過客』的『禮物』。
女孩，和這兩塊『佛牌們』時常對話聊天，她們三個人，是非常好的

朋友。
那個包包，是女孩，始終，本就十分沈重的包包。
女孩，就這樣，折騰了整整十二個鐘頭。
那一個深夜，黑暗，彷彿沒有盡頭。
女孩，已將她的行李箱，全數打開。
突然，女孩看見了，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那是來自男孩的血脈，火中未燒盡的字。
那個聲音，他緩緩的，走到那個，已經蹲在地上，雙手，緊緊的，抱住自己的兩個膝蓋，用自己的牙齒，狠狠的，死死咬著，自己的右手臂，已經哭到，幾近昏厥的女孩身旁。
那個聲音，他緩緩的，走到女孩身旁，他緩緩的，蹲下身，他和女孩一樣，蹲在地上。
那個聲音，他慢慢的，蹲在了，女孩的右邊，
那個聲音，慢慢的，伸出他的左手，輕輕的，像對待孩子一樣，他摸了摸，女孩的頭，然後，他替女孩，整理了，因為淚水，而散落在臉上的髮絲。
接著，那個聲音，用他的左手，在女孩的背上，和安撫孩子一樣，開始安撫著女孩。
那個聲音，他低頭，溫柔的，看著女孩的臉，接著，他溫柔的開口，他微笑著，對女孩說，他說「孩子，我知道，妳很痛。也知道，妳很破碎。但是，那我曾交託給，神，卻仍放心不下的火種，我的那個男孩，他，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妳！我，從來沒有看過，我的那個男孩，如此深愛過，一個女孩。妳，真的是『第一個』！妳，也會是『唯一』的一個！我的那個男孩，他，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妳！」
那個聲音，他突然，聲音開始顫抖，強忍著淚水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妳若是，就這樣，突然的離去。那麼，男孩的心，會瞬間墜入，墜入那個，妳曾多次，親身經歷的，『第六個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滑落，他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妳還記得嗎？『第六個世界』？那是一個，只有黑暗，只有絕望，和無限下墜，的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妳知道，若是，男孩的心，墜入了，那『第六個世界』。男孩，將會，再也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離開那個世界！」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我的那個男孩，他，沒有和妳一樣，擁有『雙生的靈魂』姐妹，能夠接住，無限下墜的他。」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淚流滿面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妳是知道的，誰才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在

那個情況下，在那個世界裡，接住男孩的力量！對嗎？」
那個聲音，他的聲音，越來越顫抖，他用手，擦去了，自己臉上的淚水，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孩子，神，也還需要妳！我們的民族，也還需要妳！」
女孩，心碎的，對著那個聲音，嘶喊著，她說「為什麼是我！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女孩，心碎的，繼續，對著那個聲音，嘶喊，她說「我…我…我只是一個『外邦人』，我永遠，永遠，永遠都無法『被接納』！卻還要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承受著，我最愛的那個男孩，有時沈重，如石頭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語言。我知道…我知道…我每一次…都知道…我知道…男孩，那不是惡意，他只是嚇壞了，他只是本能的防衛！」
女孩，心碎的，對著那個聲音，繼續嘶喊，她的淚水，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段，不段，不斷落下，她說「但是，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那個上古瘋子！都一直，一直，一直的朝令夕改！我有時候，自己傳遞著那些『完全相反』的話語，我自己都覺得『荒謬至極』！更不要說是我深愛的男孩！他能不被嚇傻嗎？！他能不被嚇壞嗎？！」
那個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眼神堅定的，語氣更堅定的，看著女孩的雙眼，他對女孩說，他說「孩子，一次！一次！一次！只要『一次』就好！請妳，相信我，一次就好！唯一！一次！我，會向整個民族，證明。妳，『必須被接納』。」
那個聲音，用他的顫抖的雙手，輕輕的，捧著女孩的臉，他溫柔的，用他的雙手，替女孩擦去了，女孩臉上的淚水。
那個聲音，他的雙手，用力的，抓著女孩的，兩側肩膀。他的眼中，閃爍著堅定。他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
於是，女孩，選擇留下。
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十分擔心，女孩，獨自一個人，度過漫漫的長夜，會更破碎。
於是，那一夜，女孩第一次，看見『天使』！
也是，女孩，在無邊的黑暗中，第一次，被天使陪伴！
那位『天使』說，他是『加百列』。
那位『天使』，他有『六翼』，並且身上，翅膀周圍，都佈滿了『眼睛』，他象徵，『全知』與『聖潔』。
男孩，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一次的故事。
男孩，還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是女孩，第一次，看見天使，也是女孩，在無邊的黑暗中，第一次，被『天使』陪伴。

男孩，繼續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位『天使』說，他是『加百列』。那位『天使』，他有『六翼』，並且身上，翅膀周圍，都佈滿了『眼睛』，他象徵，『全知』與『聖潔』。
男孩，繼續告訴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是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替男孩，留下了女孩。否則，男孩與女孩，早已分離。
在那一段時間裡，男孩，就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
男孩，變的十分易怒，祂，說話的方式，也跟女孩認識的『男孩』簡直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每一次，男孩與女孩，爭吵之後。
男孩，都會非常嚴厲的，告訴女孩。
男孩告訴女孩，她之所以，還能夠留下，是因為，祂，賜給女孩的「Mercy」。
男孩，有時指著，女孩的鼻子，生氣的說，
祂，說
「Now **You can still stay in here,**
it is because
I give you
A Mercy.」
男孩，總是說，是，祂，改變了女孩的『命運』。
是男孩，將女孩，從日出之地的魚船上，破敗的生活，帶到了，那書卷與火焰交纏過的彼岸，曾經留下名字，又親手將其焚毀的土地。最頂尖的兩個城市。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以及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男孩告訴女孩，祂，提供了，女孩住所，與食物。
所以，男孩，總是告誡女孩，
祂，說
「So
you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for what I give you.
I AM not just give you A Mercy,
and I also give you a place to sleep and food to eat.」
女孩，總是苦笑著，並且挑著眉毛的，向『男孩』說，她說「Thank YOU For THE MERCY. I Will Be Very Grateful And Treasure It.」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那個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是否，時刻與他們同在，並且。默默的守護著她？」
她話音未落，那個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使用了女孩的口，語氣略帶憤怒，他說「這是什麼問題？這是當然的！」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女孩，請男孩轉述，發生在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

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的名字之地。那城市名，在一種語言裡，有洞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裡被人遺忘。在那座城裡，發生的故事，給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上未止針之人，那些故事。
在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的名字之地。
當時在那裡，那個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聲音，那火中未燒盡的字。他，站到了女孩的右側。他用手臂，推了推，女孩的手臂。
他說「孩子，我想請妳，購買一個，會走動的懷錶。
送給那位，我曾交託給神，卻仍放心不下的火種，那位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並請妳，代我轉達，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請妳。告訴她。
『我知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常常感到，非常孤單。
但是，我的愛，跨越永恆時間的河流。
我的愛，一直與她同在。
我只希望，她開心就好了！』」
女孩，跟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時間』，是一條『永恆的河流』，過去，現在，未來，是無法分割的連結在一起的。妳可以這樣想像，就像是，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一樣，相互串聯。」
女孩，繼續跟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時間』，『幾乎』可以說是最，『強大的力量』。」
女孩，繼續跟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時間』，雖然很強大。但是，如果有什麼『能量』，可以『跨越』，『時間』與『時空』。那會是『血脈』，還有『愛』。」
女孩，繼續跟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血脈』，與『愛』，的力量，遠遠超越，宇宙中的一切，妳所能想像，的力量。」
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他原本，想伸手，拿出，女孩，藏在她那，彷彿『黑洞』一般的包包深處，那兩塊，被男孩，無意之中，遺忘在飯店桌上，的懷錶。
女孩，只是輕輕的，將他的手按下。
女孩，只是輕輕的，對他露出了一個微笑。
女孩，輕聲的，對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

未燒盡的字說，她說「Aba，沒關係的。你去給Ima，一個擁抱吧！
Ima，她很孤單。」
女孩說完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靜默片刻。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表示，她明確的，感受到，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給了她，一個深深的擁抱。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感動的，哭了。
女孩，笑了。
神，也笑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妳與那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你們之間，並無共通語言，你們，是如何溝通的？」
女孩，一邊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位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也就是Aba。他現在，跟著那個上古瘋子，一起工作去了。」
女孩，繼續，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可以這樣想像。如果，那個上古瘋子，要帶Aba一起去『出差』。那個上古瘋子，怎麼可能，那麼好心，還幫Aba當『翻譯』。那個上古瘋子，絕對不可能，那麼好心！」
女孩，繼續，一邊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可以這樣想像。因為，那個上古瘋子，沒有，那個好心，更沒有，那個耐心，充當『翻譯』！」
女孩，繼續，一邊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可以這樣想像。所以，那個上古瘋子，為了方便。就給Aba安裝了，『無國界語言系統』。妳可以這樣想像，這個概念，就像是，下載軟體的概念。」
女孩，繼續，一邊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可以這樣想像。因為，那個上古瘋子，已經，給Aba安裝了『無國界語言系統』。所以，我跟Aba，就沒有了『語言溝通』的問題。」
女孩，繼續，一邊玩著她的薄荷茶包，一邊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妳想問，為什麼，那個上古瘋子，還有Aba，可以穿越『時間』，跟『空間』到任何地方，來煩我。尤其是，那個上古瘋子，簡直就是『陰魂不散』的程度。」

女孩，嘆了口氣，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會說，在某個程度上，『時間』跟『空間』還有『時空』，都是可以『摺疊』的。」
女孩，直了直身子，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如果，想要了解，我剛剛說的那個概念。可以看一部電影，妳將有概念。電影名稱是『奇異博士，第二集，失控多重宇宙』。」
女孩，直了直身子，微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妳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剛剛說的那個概念。那麼，可以再看一部影集，妳將更有概念。影集同樣是來自『漫威宇宙的』。影集的名稱叫『洛基』。」
接著，女孩，嘆了口氣，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其實，『漫威宇宙』的電影的創始人『Stanley Martin Lieber』，他在整套『漫威宇宙』的所有電影中，都藏了很大量的事情。可惜的是，觀眾，通常只看『特效』。」
女孩，嘆了口氣，苦笑著，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妳想問我，那個上古瘋子，怎麼跟我『說話』，或是叫我『做事』。」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依然，苦笑著，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要跟我說話，或是叫我做事。有幾種方式。」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依然，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有幾種手段。第一種，也是我覺得『最麻煩的』。就是那個上古瘋子，本人，跑到我旁邊講！這個，真的很煩！因為，那個上古瘋子，每一次，都要講很久！講很久也就算了，但是，問題是，那個上古瘋子，永遠，都講不到『重點』！中途，還會岔開話題！這種時候，通常，我會直接揍，祂！」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依然，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還有別的手段。第二種，我覺得『十分擾民』。那個上古瘋子，就是像『寄E-mail』一樣，『發訊息』，『直接塞到我腦子裡』！但這種方式，真的很煩！因為，那個上古瘋子，不然就是，一次發『超多訊息』，搞得跟『奪命連環Call』一樣，我都來不及看！不然就是，『沒頭沒尾的一句話』，然後，讓我自己，想辦法搞定。」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依然，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還有『更變態』的手段。第三種，這個方

式，我真的覺得『十分變態』！當我訊息不讀。那個上古瘋子，在我旁邊講話，我都沒在聽的時候。那個上古瘋子，就會直接，闖進我的『夢裡』。上次，那個上古瘋子，甚至還帶著Aba，一起來給我『上課』？！課程主題是『神，最靠近心臟的寶貝男孩——介紹說明』。我都懷疑，那個上古瘋子，腦子是不是進水了！」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上次，那個上古瘋子，在我『夢裡』，替我『上課』的時候，那個上古瘋子，還自帶一個超大型男孩的『人形看板』，『一比一真實4D立體還原』的那種！我還以為，那個上古瘋子，在搞那個有名的蠟像館。」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上課』就上課。我想說，那我『不要睡覺』，應該，就可以『逃課』。結果，還被那個上古瘋子，狠狠的『懲罰』一頓！真的是莫名其妙，什麼課程，還上了『整整十堂課』！」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這些，也就罷了。我『忘記』還不行！那個上古瘋子，搞得跟『置入性廣告』一樣，無限！無限！無限！循環！循環！循環！播放！播放！播放！直到，我『所有人細節』，『全部記熟練』為止！而且，光『看到』，還不夠！那個上古瘋子，要求我，同時還必須『感受到』，『聽到』，『聞到』，『摸到』才行！我就不明白了，這跟『洗腦』有什麼不一樣？！」
女孩，看了一眼男孩，他們互相微笑著。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這個『變態的課程』，是發生在，我上次，獨自一個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當時，我有把這件事，告訴我心愛的男孩，我說我想『翹課』。結果，被那個上古瘋子，狠狠的『懲罰』了一頓！」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結果，我心愛的男孩，居然，還興高采烈的告訴我，既然是『神，最靠近心臟的寶貝男孩——介紹說明』，這麼棒的『課程主題』。我的男孩，居然叫我，老老實實的去上課？！我當時都覺得，那個上古瘋子，該不是，已經『駭進』我心愛的男孩，腦子裡面！這點，非常可疑！」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

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知道，Aba從前，是用什麼『親暱的名字』，呼喚我心愛的男孩！因為，那個上古瘋子，在『夢裡』騷擾我的時候，一分鐘，可以叫十次『我親愛的XXX』，還要搭配噁心的手勢！」

女孩，再次，嘆了口氣，更加，苦笑著，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繼續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而且，那個上古瘋子，時不時，還要抓著那個男孩的『人形看板』，又親又抱的！噁心死了！煩都煩死了！就那個上古瘋子，這種『置入性行銷』，跟『廣告放送』的方式，我想忘記，都很難！」

女孩，學著那個手勢，給男孩看。

然後，女孩，做了一個，噁心嘔吐的表情，並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男孩，看著女孩，笑的十分開心。

女孩，也看著男孩，笑的十分開心。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思考片刻。她表示，她有兩位男士朋友，她不知道，如何選擇。所以，她將兩張照片，傳給男孩，說想請女孩，幫忙看看。

那天，其實女孩，根本沒有想太多。

女孩，只是，想好好回答一個，她深愛之人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問題，就這樣而已。

但是，那兩個人，女孩都不熟，也未曾謀面。

所以，女孩有先告訴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因為那兩位男士，都不是，我親近的人，所以，我可能會，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女孩，看著照片上，那兩個人的『Aura』。

女孩，有一種感覺，覺得其中一位，好像生病了，或者，已經不在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沒有說回答。

但是，女孩知道，她默認了，女孩說的是對的。

女孩，那個時候，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其實是從，神，來的開端。

女孩，只知道，她只是想好好回答，沒有任何巫術，也沒有，想操弄什麼。

在那一刻，女孩的心，很安靜。

因為，女孩只是，誠實的，看見一點點，說出一點點而已。

男孩，告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說，下一個太陽升起的日子。他們兩個人，將會一同前往，前往西南方。朝向那個，女孩在夢中看見，哭過心碎，對男孩提出要求，那段路，沒有人記得走回來，那只有影子，但沒看到人，那把祈禱燒成煙的那片土。

女孩說，她一定要去尋找。
女孩，要去尋找，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
女孩說，她一定要，去找尋找，那些葉片的下落。
突然，男孩，看向女孩，他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恐懼，他語帶猶豫的，問女孩，他問「My Girl，明日，我們，一定要去，那段路，沒有人記得走回來，那只有影子，但沒看到人，那把祈禱燒成煙的那片土嗎？那裡，對我而言，很沈重！」
女孩，微笑著起身，徑直走向男孩。
女孩，用力的，給了男孩，一個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男孩，比女孩，高了將近『四十公分』。
女孩，站到沙發上，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我能完全能夠理解，也感同身受。我知道，那地，對你而言，有多沈重！我也能完全能夠理解，你內心的，所有掙扎，與恐懼！」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深呼吸了一口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若是，你不願意前去。我真的完全能夠理解。也完全可以接受。你，不需要為我擔心。你是知道我的，我十分獨立。我可以也願意，獨自一個人，駕車前往那地。」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再次，深呼吸了一口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但是，我，一定要去！理由？很簡單。因為，『死亡』並不會使一個『靈魂』，真正的消散。在某個維度上，他們，依然存在。」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再次，深呼吸了一口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這一件事情，用卡通電影《Coco》的話說，是這樣的『But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We Call It The FINAL DEATH.』！」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再次，深呼吸了一口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她回

答男孩，她說「My Love，我不願意，也不想要，甚至不可以，讓來自你的血脈中，有任何一位家人，進入『Final Death.』。這是，對一個『靈魂』而言，『最殘酷』的『Abandoned』！我雖然，不知道，我能夠找回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回來。」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的眼淚，終於開始，大滴大滴的，不斷落下，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你還記得嗎？是你教我的！是你，幫助我成長的！也是你，教會我，不要逃避責任！不要逃避現實！是你的話，讓我開始，學著面對自己的責任。學會獨立自主的思考。學會什麼叫做『Never Give Up』！所以，現在，我要用『我自己的肩膀』，扛起『屬於我的責任』！」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的眼淚，依舊，大滴大滴的，不斷落下，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你還記得嗎？你曾經，告訴過我，你說『If You Really Want Something. You try Your Best to get it.
If this way is Not working,
then find the other way,
and the other way,
and the other way…
Try.
Try.
Just keep Trying.
Until. You get it.』
So, Now it is My turn.
I Am going to try My best, to get What I Want!
T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not Yours. MINE!」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的眼淚，依舊，大滴大滴的，不斷落下，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所以，我能完全能夠理解，也完全能夠感同身受。我知道，那地，對你而言，有多沈重！我也完全能夠能理解，你內心的，所有掙扎，與恐懼！But I Must to Try it. At Least, Let Me Try it ONCE. So I Might Never Regret.」
女孩，依然，站在沙發上，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的眼淚，依舊，大滴大滴的，不斷落下，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我當然清楚的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但是，如果，我連『嘗試』，都沒有嘗試過。萬一，我是說，萬一，萬一。萬一，真的

有誰，在那裡，等著我。而我，卻因為自己的『恐懼』而『逃避』，害得他，失去了『唯一的機會』。我，會恨我自己。而且，我會恨我自己，永生永世！」
男孩告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明日，女孩說，她將使用，她的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開始，非常的驚嚇。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她曾經，聽說過類似的故事。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語重心長的，問男孩，她說「男孩，我聽說，那個很危險。我聽說，那個是『邪術』。也聽說，那個會出人命！？你的那個女孩，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吧』？那個女孩，要去找尋的，是『我們的家人』！你！你馬上去，去跟那個女孩確認！你去確認，那個女孩，不會為了找尋『我們的家人』，而有生命危險！你，馬上去！」她激動的，在電話的另一端，嘶吼著。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轉頭，語重心長的，看著女孩。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雙手，端著她的薄荷茶，她看著男孩，溫柔的笑著，語氣堅定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你別擔心！你跟Ima說，我，是『不可能』，『那麼容易』就『死掉』的！那個上古瘋子，很早以前就說過了。那個上古瘋子，『不讓我死』。我要是死了，『十個康斯坦丁』，都不夠，那個上古瘋子使喚！」
女孩，雙手，依然，端著她的薄荷茶，她看著男孩，更加溫柔的，笑著，語氣，更加堅定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麻煩你，替我翻譯給Ima，讓她不需要擔心！不過，如果，Ima願意，為我明天的行程，給予我一句『Good Luck.』。那一句話，就是，對我『最大的祝福』。而且，也是來自『血脈』，『最強大的保護罩』。」
女孩，雙手，依然，端著她的薄荷茶，她看著男孩，更加溫柔的，笑著，語氣，更加堅定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但是！你在告知Ima的時候，千萬，不可以讓Ima，因為，感到『害怕』，『恐懼』，『被脅迫』，『對我有虧欠』，而說出口。那樣，反而變成了『詛咒』！」
女孩，雙手，依然，端著她的薄荷茶，她看著男孩，更加溫柔的，笑著，語氣，更加堅定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請你必須，明明白白的，告訴Ima，這是『我自己的決定』，沒有『任何人』，『虧欠我』！一個人，都沒有！所以，你必須明白的告訴Ima，這個決定，是我的『Free Will.』！請Ima，不要感到任何『壓力』，或是『不舒服』！」
女孩，雙手，依然，端著她的薄荷茶，她看著男孩，更加溫柔的，笑著，語氣，更加堅定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需要你，很明

確的告知Ima，一個字，都不要改，完完整整的，告知Ima！請你，跟Ima說，是我，親口說的『It has Always been My Responsibility. NEVER Anyone Elses. The Responsibility belongs Only to Me. ALWAYS AND ONLY ME!』」

男孩，依然用，十分擔心的表情，看著女孩，他看起來，心中思緒萬千，他的唇，動了又停，像是想要說什麼，卻又只能將滿腹的愛與擔心，生生噎在喉嚨裡。

女孩，看著男孩，著急的，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女孩，再次，站在沙發上，她示意男孩，給她一個擁抱。然後，女孩，再次，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Trust Me. Just This Once — Trust ME. Don't worry. Tell Ima exactly what I told You, and She will understand. You have My Word. And so does Ima.」

男孩，猶豫了一下，他深呼吸一口氣，然後開始，翻譯女孩的話，給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片刻後。

男孩，不可以思議的，看向女孩。他激動的，幾乎要跳起來。

男孩，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Ima讓我把這些話，原封不動的，完完整整的，翻譯給妳聽！Ima說『My Girl, My Child,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of Luck. I Will Also Pray for Your Safety. You Have My Blessing — And The Blessing of All My Family. May GOD Always Keep HIS Eye on You. And I, Together With All My Family, Deeply Appreciate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for Our Family. So Please, Come Back. Come Back Safely. Come Back Whole.』」

男孩，說完後，哭了。

女孩，聽完後，感動的，哭了。

女孩，朝著男孩的手機，說了一句，她說「Toda, Ima!!」

男孩，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不斷，不斷，不斷的囑咐著男孩，要照看好女孩。

男孩，猶豫了一下，回答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說「Ima，妳就不用擔心了！就我的女孩，她的那個『個性』，她要是『決定』了『什麼事情』，十頭牛來，都拉不動她！」

男孩，猶豫了一下，繼續，回答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說「Ima，而且，My Girl說，她很堅持。她說，她一定，要去找尋那些葉片。我要是，因為自己的『恐懼』，而沒有與她同行。女孩說，她也會自己開車，獨自一個人跑去。就我的這個女孩，我那個車鑰匙，想藏都藏不起來！但是，妳別擔心，我會注意，我們兩個人的安全，儘量遠離，妳說的那些『危險』。」

女孩，坐在地毯上，玩著她的薄荷茶。

女孩，幫自己，添了一些熱水。
女孩，笑著，用鼻子，努力的，聞著薄荷茶的香氣。
後來，有一日。
男孩與女孩，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男孩，在盛怒之下，說他不要跟女孩有孩子。
於是，女孩，反覆的，向男孩確認了，『三次』之後。
男孩，依舊態度決絕。
於是，女孩雙眼，含著淚，態度比男孩，更加決絕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沒關係，我懂，我完全懂，你的憤怒。我也完全懂，是我的白目，惹怒了你。所以，『這單』，算我的！」
然後，女孩抬頭，惡狠狠的，瞪著天花板，她態度十分決絕的，吞下了一顆藥。
那個孩子，還未到來這個世界，就被迫，踩了緊急煞車。
以至於，女孩，後來有一日，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在一個深夜無眠的夜中。
女孩，看見了，那個滿腔怒火的孩子。
那是一個『男孩』。
神，曾多次告訴過女孩。
這個孩子，必須將其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
神，曾多次囑咐女孩。
這個孩子的『名字』，絕對不可以，更改任何一個『字母』！甚至『發音』！
女孩，也曾多次在夢裡，看見那個孩子。
那個孩子，每一次，都開心的，朝著女孩奔跑而來，他用力的，撲進女孩的懷中。
那個孩子，在女孩的夢裡，貼著女孩的耳朵，那個孩子說「אמא אני 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
女孩，一直都默默的，記在心裡。
女孩，也曾多次，告訴男孩，他將會有，三個孩子。長子，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然後是一個女孩，再來是一個兒子，尚未命名。
女孩，告訴男孩，其中最小的那個孩子，是來自男孩過去，青春年少時，那個未曾被允許呼吸的靈魂，曾在另一個她體內點燃火光，卻被風息，掐熄的那一縷生命。
男孩，表情疑惑，女孩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你若是不理解，那孩子的『名字』。你也可以，直接稱呼他為『Messiah』。」
男孩，對女孩，露出了一個，呆呆的微笑。
然後，男孩，傻傻的，端著盤子跟叉子，拿著一大片，女孩為他做的，『紐約重乳酪蛋糕』，他一路傻笑的，走到了沙發，呆呆的坐下，兩眼發直的盯著那片蛋糕。

從廚房，到沙發，短短的幾步路，男孩，卻走了好一陣子。
一路上，男孩嘴裡，一直念念有詞，他歪著頭，嘴裡，一直重複著，他說「Messiah? Messiah? Is the Messiah the Messiah I know? But, how come? 」
女孩，則是，慢慢的，坐回她的，荷蘭文課本前面，微笑的，一路看著，發愣的男孩。
在那一個深夜裡，那個已被命名的孩子，他憤怒的，壓制著，女孩的左側。
那個孩子，指揮著，他的妹妹，她壓制在，女孩的背上。
那個孩子，繼續指揮著，他最小的弟弟，他壓制在，女孩的右側。
他們三個孩子，就這樣一起，死死的，壓制著女孩。
女孩，完全無法動彈。
那個已被命名的孩子，在女孩的左手臂上，死死的咬著，三分鐘。
那是一個，『深黑色的瘀青』，那個傷痕，十分清晰，半月未消。
事後，女孩，打了視訊電話，給男孩，並告訴男孩，整個事發經過。
女孩，掀起她左手臂的袖子，展示了，那個深黑色的傷痕，給男孩看。
男孩，瞇著眼，十分認真的，盯著他的手機螢幕。
片刻後，男孩的眼神，黯淡了下來，他沒有多言。
女孩，也沒有多言。
女孩，溫柔的，跟那個孩子說，她說「我的寶貝。媽媽知道，你很生氣，媽媽理解！你咬媽媽，媽媽不生氣。但是，媽媽不是不要你。但是，整個過程，你都看到了！」
女孩，替那個孩子，擦去淚水。
女孩，眼中滿是淚水，她努力溫柔的，和那些孩子說，她說「我的寶貝們。要不然，你們，去找『別的媽媽』？不是我不想要你們。但是，我跟男孩的爭吵，從來就沒有停過！」
女孩，依舊，眼中滿是淚水，她更加，努力溫柔的，和那些孩子說，她說「我的寶貝們。雖然，爸爸，跟媽媽，都已經，非常非常的，愛你們！但是，媽媽不認為，如果爸爸和媽媽，時常爭吵，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環境，讓你們成長。」
那個被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的孩子，死死的，抓著女孩的，整個左手臂，他的指尖，刺入女孩的皮膚。
那個孩子，口氣，十分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妳剛剛說什麼？妳要我們，去找『別的Ima』？不—可—能！！！」
那個孩子，口氣，更加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我們幾個，可是拼了命的，才搶到，那本，寫著妳名字的『書本』！所以，我們是『絕對不會』，也『不可能』改變主意的！！！」
那個孩子，口氣，越來越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妳不知道！為了那本，寫著妳名字的『書本』！那個，大家都拼了命，想要搶奪

的『書本』！我們幾個，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那個孩子，口氣，越來越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那本，那本，寫著妳名字的『書本』！它被放在一個，很高，很高，很高的高處，炙熱的，熊熊烈焰之中！然而，前去的道路上，滿滿，滿滿，滿滿的，都是荊棘！還有無所不在，炙熱的岩漿！但是，全部的孩子，依然是，拼了命的，要去搶那本，寫著妳名字的『書本』！！！」
那個孩子，口氣，越來越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而我們幾個！費盡了，千辛萬苦，才搶到，那本，寫著妳名字的『書本』！」
那個孩子，口氣，越來越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所以，我們『不願意』！也『不可能』！也『絕對不會』！『接受』，『別人』，當我們的Ima！就是妳！一定要是妳！也只能是妳！」
那個孩子，越說越生氣，他的背後，逐漸燃起了，不屬於人間的炙熱烈火。
那個孩子，口氣，十分嚴厲的，對女孩說，他說「Ima，我不想，再聽到一次！再一次！妳！讓我們，去找別的Ima！我們，只要妳，當我們的Ima！就是妳！只有妳！只能是妳！」
那個孩子，說完後，從背後，掏出一本，霧面黑色的小本子，和一隻，冒著火光，霧面黑色的筆。
女孩，溫柔的，輕聲的，問那個孩子，她說「我的寶貝，你在寫什麼？能給Ima看一下，好嗎？」
那個孩子，寫了幾個字後，將那個小本子合起，放回了，他的背後。
那個孩子，語氣堅定的，對女孩說，他說「Ima，這個本子，妳，不需要看，也不需要知道。」
然後，他們三個孩子的小靈體，同時一起，一起緊緊的，抱著女孩。
他們四個靈魂，同時一起痛哭到，幾乎破碎。
那個孩子，還憤怒的，將獨自一人，在玻璃穹頂下國度的男孩，租來的汽車，沒有理由，沒有預警的拋錨。
汽車的儀表板上，沒有任何故障顯示。
那個孩子，將男孩的『錢包』，藏了起來。
男孩，打電話，給遠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女孩。
男孩，向女孩抱怨了一頓，說他當時正在忙碌，結果，男孩，在慌慌張張的情況之下，弄丟了錢包。
女孩，嘆了一口大大的氣，口氣十分無奈的，回答了，在電話另外一頭的男孩，她說「My Love，你的『錢包』，在黑色外套，左邊，內層口袋，深處。」
男孩，非常驚訝，他問女孩，為何她竟能看見，比他更清楚的現實？
他困惑的懷疑，卻不是因為抗拒，而是因為，他被那個小靈體的得意戲弄，心神迷惑。
女孩，再次，嘆了一口大大的氣，她只是靜默，她無奈的，看著她身旁，那個正在『得意洋洋』的小靈體。

後來，有一日，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男孩，終於開口，向女孩詢問，她是如何知曉，孩子，對『父母』的『選擇』。
女孩，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媽媽，都有一本，類似『媽媽簡介』的『書本』。而每一個小孩，手上，都持有，『不同等級』，先後選擇的『票卷』。」
女孩，依舊，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這樣舉例，你可能比較容易理解。這個概念，就類似『奧運會』一樣，金色，銀色，銅色，是比較前面的等級。當然，還有更後面的，類似『號碼牌』一樣。等級越高，可以越優先，去那個放有『媽媽簡介』的書架上，先選擇，自己喜歡的媽媽。反之，號碼越後面，就只能，選其他人剩下的。」
女孩，依舊，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孩子，在選定『媽媽簡介』之後，會帶著那本『媽媽簡介』，走去下一關。那是一個，類似『櫃檯』的地方。那個櫃檯，會有負責確認的天使們。天使們，會逐一反覆的，跟每一個孩子，確認『三次』。這樣，天使們，才能確保，這本『媽媽簡介』，是每一個孩子的，最終決定。而不是，一時衝動。」
女孩，依舊，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然後，孩子，在經過天使的『三次』確認後。每一個孩子，要在一張『確認表單』上，填寫自己的資料，以及自己選擇的『媽媽簡介』欄位上，親自簽名。天使們，也需要簽名，蓋章。在天使們，確認了，每一個孩子的詳細資料，以及，每一個孩子的親筆簽名後。那些孩子，就可以，帶著那本『媽媽簡介』，去下一關，等待，自己的媽媽了。」
女孩，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然後，每一個媽媽，都會有一個『專屬的通道跟等侯區』。而那個，『專屬的通道跟等侯區』的門前，還會再有，其他天使們。你可以想像成，有點類似，你已經買了Disney的『門票』了。但是，當你到達Disney的入園處，依然需要，再次驗票，然後，你才能『入園』。」
女孩，溫柔的，再次，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一些在媽媽的『專屬通道跟等侯區』門前的，天使們，需要逐一，詳細的，檢查上一關，每一個孩子的所有，確認和簽名。那些天使們，詳細的，確認了每一個孩子的資料後。那些天使們，也需要簽名，蓋章。最後，才會放行那些孩子，走進去，那個媽媽的『專屬通道跟等侯區』，等待『自己的媽媽』。這個部分，有點像電影《Delivering Milo》（2001）裡面，描述的內容。」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

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然而，每一個孩子，通常都會，在那個媽媽的『專屬通到跟等候區』裡，一直緊緊的，抱著那本，那些孩子，自己選定的『媽媽簡介』。那些孩子，通常會開始，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那本『媽媽簡介』，訴說著，他們自己，想對媽媽說的話。」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些孩子，之所以，會在那個，媽媽的『專屬通道跟等候區』，一直拿著那本，那些孩子，自己選定的『媽媽簡介』。開始，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媽媽簡介』，訴說著，他們自己想，對媽媽說的話。」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是因為，這個時期的孩子們，還是『靈體』。這個時期的孩子們，依然，帶有『前世的記憶』與『自己的個性』。所以，這個時期的孩子們，會非常把握時間，緊緊的，抱著那本『媽媽簡介』，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他們的媽媽，訴說著，所有的事情。」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在孩子們，與孩子們的媽媽，『約定的時間』到達的時候。孩子們，就會從媽媽的『專屬通道跟等候區』離開，走向下一關。那是一個，像是一道光，一個模糊的缺口，前方的白色空間，忽然，裂開一道柔和的縫隙。」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在那個缺口的前方，還會再有，其他的天使們。天使們，會『親吻』，每一個孩子的『額頭』，讓每一個孩子的『記憶消失』。接著，那些孩子們，就可以踏進那道縫隙中，降生，來到這個美麗的世界，重新開啟，孩子們的人生。這個部分，有點像，電影《Mr. Nobody》(2009) 裡面，描述的內容。」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至於，為什麼有些孩子，可以拿到，最優先的『金色票券』，有些孩子卻不能。這點，取決兩個面向。」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第一種，這一個孩子，上輩子，做了多少好事，有點類似，我們東方說的『功德』。這個『點數』，可以『累積』！而『祖上的功德』，則是，另外的『加分項目』。」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露出了更多微笑，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第二種，跟我一樣，給那個上古瘋子打工，賺老闆那邊的『貨幣』。那些『貨幣』，可以升等跟購買票卷。你可以想像成，你去Disney 遊玩，可以購買『FastPass快通票券』，是同一個概念。」

女孩，再次，溫柔的，看了一眼男孩，她不小心，笑出了聲，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小的時候，都沒有看過『卡通』或是『電影』嗎？卡通跟電影裡面，都有演啊！」
夜幕降臨。
神，充滿溺愛的看著，祂，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因為，下一個太陽升起的日子，他們兩個人，將前往西南方。朝向那個女孩在夢中看見，哭過心碎，對男孩提出要求，那段路沒有人記得走回來，那只有影子，但沒看到人，那把祈禱燒成煙的那片土。
當晚，男孩在飯店的房中，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仍在持續通話。
突然，女孩向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出了一個，她自己，都不明白的問題。
女孩，問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只是想知道，在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是否，有一匹馬，曾被誰，牽著走過田埂。或是，一條狗，習慣等某著雙腳步回家。
女孩說，自踏上這片土地開始，她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聞到，一個濃郁的氣味，那是，青草混著馬汗。那是，狗回家後的腳印。
女孩說，她也持續，不斷，不斷，不斷的，清晰的聽見，某種聲音，在耳後長長拉開，像是馬蹄還沒到，聲音就先來了。那聲音，不是叫，是某種渴望的撕裂。那聲音，不是吠，更像是，哽在喉頭的記憶。
所以，女孩反覆『三次』，向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
但是，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回答女孩，她說她不知道，或許不記得了。
而男孩，對女孩的反覆提問，感到十分無力。
男孩的表情，透漏出了，些許的自責。
男孩對女孩說，因為，在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男孩，尚未來到這個世界。
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在男孩出生之前，三個月，就離開了，這個美麗的世界。
所以，男孩，並沒有機會，能夠，聽到，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親口對男孩，講述，講述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故事。
女孩，慢慢的起身，她走到男孩的身旁，她給了他，一個深深的擁抱，並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 It’s okay.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You do Not need to blame Yourself, and Neither does Ima. I will try to fix it in My Own Way. So, can You give Me a smile? And Ima, too.」

男孩的表情，依然透漏出了，些許的自責。但是，男孩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同時努力的，對女孩，擠出了一個微笑。
女孩，溫柔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那麼，我先去洗澡了。」
然後，女孩，獨自一個人，走進浴室，她將所有的水龍頭，全部開到最大。
女孩，獨自一個人，蜷縮著，蹲在地上，讓高溫的熱水，不斷，不斷，不斷的，灑在她的全身。
女孩，緩緩的，伸出了她的雙手，用她的雙手，接了一些水，然後，拿到她的眼睛前面，認真的，盯著看，然後，她將水放開。
女孩，再次，緩緩的，伸出了她的雙手，用她的雙手，接了一些水，然後，再次，拿到她的眼睛前面，認真的，盯著看，然後，她再次，將水放開。
女孩，就這樣，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這個動作。
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
女孩，將雙手中的水，最後一次，放開，她笑了。
因為，女孩，在『水裡』，找到了『記憶的缺口』。
那個，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都想不起來的，那個『答案』！
女孩洗完澡，出來後，男孩，正在外面的，另一個洗手間。
突然，女孩，聽到一聲響亮，又急促的「COME HERE!」
那個聲音，緊緊的，貼在女孩的雙側耳邊，大吼。
已經十分疲憊的女孩，問男孩，是否是男孩在叫她。
但是，女孩很快明白，男孩仍在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女孩，翻了一個大白眼，並且怒氣沖沖的起身，大步的，走進臥室。
女孩，一進門，劈頭就罵了，神，她說「喂，上古瘋子！祢，吼那麼大聲，是要幹嘛！！我是聾了嗎？！我耳朵好好的。被，祢，一個上古瘋子，那麼大聲的一吼，我都要聾了！！真是王八蛋！」
神，告訴女孩，明日黃昏之時，她需將紙鋪平，手中的筆，會像是被什麼輕輕牽動，不斷在紙上繞行。
女孩，知道，名字在灰燼中，是什麼樣子。不是寫錯，而是消失。因為，她祖先的名字，也曾被某個地方的火與名單，翻找過，然後，不見了。
女孩，從來不提，但是她知道，什麼叫被燒掉後，連骨灰，都不許留下的名字。
女孩的祖先，也曾經，被當作數字，點過。
甚至，女孩的祖先，連最後的數字與名字，都從未被紀錄過。
女孩的祖先們，那個時後，自己的名字，都被火都燒掉了。

但是，女孩的祖先們，他們所有人，還是硬生生的，在上海，開了一道港。讓，神，的名字，得以留下來。
女孩，十分清楚的知道，每一次，這種『對話』，都是一場『交換』。
女孩，也十分清楚的知道，問得越深，給出去的，也就越多，不是物品。而是，『自己的一部分』。
女孩，也十分清楚的知道，明日黃昏，空氣，若是突然變得輕得不像現實，像是什麼東西，從她的身體抽離了，那不是血，那不是骨，而是『靈』。
女孩，也十分清楚的知道，若是明日黃昏，若是她發現『自己』，開始變得透明，不是身體，而是『存在感』，連自己的影子，都開始在地上，模糊起來。
神，正試圖，跟女孩解釋著。
女孩，不耐煩的打斷了，神。
女孩，惡狠狠的，用她的右手食指，狠狠的指著，神，她說「喂，上古瘋子！祢，夠了，給我閉嘴！不需要再說了。」
女孩，依舊惡狠狠的，用她的右手食指，狠狠的指著，神，她說
「喂，上古瘋子！首先，我，一點都不在乎，那些，祢，我都十分清楚的『代價』！」
女孩，依舊惡狠狠的，用她的右手食指，狠狠的指著，神，她說
「喂，上古瘋子！再來，我要去，我就是要去！而且一定要去！只要，我能夠，尋回那些『失落的葉片』，哪怕只是『一片』！什麼『代價』，對我而言，都不算『代價』。對我而言，那個，叫做『獎勵』！」
女孩，依舊惡狠狠的，用她的右手食指，狠狠的指著，神，她說
「喂、上古瘋子！麻煩，祢，不用再，告知我了！」
女孩，依舊惡狠狠的，用她的右手食指，狠狠的指著，神，她說
「喂、上古瘋子！祢，是忘了？還是怎樣？我，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所謂的『代價』跟『風險』！」
女孩。憤怒的，依舊用她的右手食指，直勾勾的指著，神，她說
「喂，上古瘋子！我警告，祢！祢，不要浪費我的『時間』！我的『時間』，是，祢，『給的』。我，要用來『做事』！不是，用來『討論』。」
神，靜默了些許。
神，輕聲的問女孩。
祂，說
「既然。
妳明白其中的風險。
那麼，
妳要什麼，

做為妳的『回報』？」
女孩，靜默許久。
女孩，跟，神，說，她說「喂，上古瘋子！十世了！祢，我都清楚。我，從未跟，祢，索求任何『回報』。」
女孩，繼續對，神，說，她說「那好，上古瘋子！今天這次，是我『第一次』，也會是『唯一的一次』！開口向，祢，索求『回報』。」
神，說
「沒錯。
這是，
十世以來。
妳，
第一次開口。
要求實質的回報！
妳說吧。
無論什麼，
我會都答應妳！」
女孩，看著，神，眼神堅定的說出，她說「那好，上古瘋子，我，只要，那個我所深愛的男孩，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微笑』。不要多，『一秒』！足夠了！」
神，是震驚的。
神，說
「就這樣？」
女孩，堅定的回答，神，她說「喂，上古瘋子！我已經說了！對！是的！就這樣！祢，再問我十次，我還是這個答案。祢，可以滾了！」
神，不語。
男孩與女孩，出發的前一晚，男孩，仍在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女孩，坐在地毯上，跟，神，爭吵著。
女孩，憤怒的，對，神，說，她說「喂！上古瘋子！我是對於，祢，那些破書裡面。寫的『流著奶與蜜之地』，有什麼誤解是不是？！我給，祢，畫錯了還是怎樣？！」
神，看著，祂，手上，不知道哪裡弄出來的羊皮紙地圖，搔搔，祂，的腦子。
神，說
「沒錯啊！
我當初。
是說這裡啊！」
女孩，憤怒的，跟，神，爭辯著，關於那些與永恆簽署過『靈魂契約』的子民，對『彌賽亞』的解讀。

男孩，依然仍在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的另外一頭，只聽見，女孩獨自一人，不斷，不斷，不斷的，在自言自語。
突然，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跟男孩說，她說「男孩，你的這個女孩，平時也是這樣活潑愛說話嗎？那麼，你本身，也是屬於話很多的孩子！你們兩個人，是如何磨合，忍受彼此都不斷的說話？你這個火爆的脾氣，你要多多讓著女孩，不要隨便，就跟女孩吵架！
正在爭辯著的，神，和女孩，同時停止了辯論。
男孩，與替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說的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女孩，緩緩的，站起身。
神，問女孩。
神，說
「妳要去哪裡？
我們，還沒講完耶！」
女孩，沒有回頭，只是惡狠狠的回答，神，她說「我去水裡，再給，祢，找找答案！」
然後，女孩，獨自一個人，走進浴室，她將所有的水龍頭，全部開到最大。
女孩，獨自一個人，蜷縮著，蹲在地上，讓高溫的熱水，不斷，不斷，不斷的，灑在她的全身。
女孩，緩緩的，伸出了她的雙手，用她的雙手，接了一些水，然後，拿到她的眼睛前面，認真的，盯著看，然後，她將水放開。
女孩，再次，緩緩的，伸出了她的雙手，用她的雙手，接了一些水，然後，再次，拿到她的眼睛前面，認真的，盯著看，然後，她再次，將水放開。
女孩，就這樣，一次，一次，又一次，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這個動作。
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
女孩，將雙手中的水，最後一次，放開，她笑了。
因為，女孩，在『水裡』，找到了『記憶的缺口』。
那個，神，自己，都想不起來的，那個『答案』！
那晚，男孩向女孩，提出許多問題，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女孩只知道，那些回答者，是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
女孩，用那些她不明白的語言，替兩邊雙方，傳遞著問題和話語，討論著，那些葉片可能的去向。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將女孩團團圍住，分別用女孩不理解的語言，發表著各自的意見。他們

是急促的。女孩完全理解。
女孩，中途，去洗手間。
但是，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心急如焚的，跟著女孩，一起進了洗手間。
女孩，只好向求助男孩，因為，那是她不明白的語言。
直到，男孩，緊緊的抱著，腦子因為太多訊息，同時進入，而感覺到腦袋，快爆炸的女孩。
男孩，抬起頭，朝著空氣大吼，他說「誰都不可以，看見『我的女孩』裸著身子！！」
女孩，終於能在浴室，稍微喘息。
後來，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他們，會等女孩『穿著整齊』的時候，才突然之間，從四面八方冒出來，想繼續跟女孩求助。
在討論的中途，女孩，一度，被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推擠與攻擊。
但是，女孩完全能夠理解，那些葉片，互相思念的心。
女孩，喘過氣之後，只是溫柔的，對著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說，她說「My Love，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事情是這樣的。你們彼此之間，相互思念的心情，我完全能夠理解。我也知道，在這段，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你們，都沒有任何一秒鐘，放棄過，找尋那些『失落的葉片們』。我的能力，雖然沒有很強大，但是，我保證，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女孩，再次，喘了一口氣之後，繼續，只是溫柔的，對著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說，她說「My Love，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事情是這樣的。讓我們大家一起，先冷靜下來，這樣一來，我才能夠清晰的聽見，你們每一個人所說的話。我們大家也才能夠，一起努力的，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成影子的家人們，依然是急迫的。
女孩，完全可以理解。
女孩，完全沒有，覺得不開心，她只是，覺得很心痛。
直到，男孩看見女孩，逐漸開始崩離。
男孩，立刻伸出，他長長的手臂，將坐在他身旁的女孩，用力的，一把快速的，拉進懷裡，並且，緊緊的抱著，已經開始發抖的女孩。
男孩，再次，抬起頭，再次，朝著空氣大吼，他說「不管你們是誰！有什麼事情，就衝著我來！誰都不準碰『我的女孩』！」
女孩，立刻快速的，掙脫了男孩的懷抱，她快速的，跳起來，站到了沙發上。

女孩，急忙伸手，把那張『無形的合約』，狠狠的，搶過來撕掉。
女孩，緩緩的，坐回沙發上，她示意男孩，給她一個擁抱。
然後，女孩，再次，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從今以後，我不希望，再聽到你這樣說！也不允許，你這樣說！」
還未等男孩開口，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文字』，都有相對應的『重量』與『代價』。」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原因，也就是為什麼，我永遠都不會直接說『好』與『不好』。我總是說『我想想』或是『我考慮』。」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因為，當我說出『好』與『不好』，就是等同於，在『無形的合約上』，『簽名』而且『畫押』。」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不想要，也不希望。『你』踏足『我的世界』！並不是，我不願意與你分享。我非常的感動，你的心意。我完全能感受到，你對我深刻的愛。」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是因為『我的世界』，和我所『承擔』的一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理解』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踏足』的。」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你。我的靈魂，比我。更愛你。但是，你，有你的『榮耀』，和你的『職責』，還有你的『人民』。你的雙手，是用來持著『火把』，照耀大地。至於，這些破碎的黑暗，我來收。反正，這些破事，我早就已經習慣了。」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

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你！我的靈魂，比我，更愛你！」
女孩，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我接下來，要說的話，聽起來，『很極端』，也『很瘋狂』，甚至『完全不合理』。」
女孩，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這個人，有一個『永恆』，都無法改寫的『原則』。我的『原則』就是——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要來動『我』，可以！但是，要來動，我所深愛的『你』，我的『貓咪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任何『我所珍愛』的『人，事，物』？！」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麼，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都必須要，先有本事『打贏我』！接著還要，再『殺了我』！然後，『踩著我的屍體』，才有可能，開始，去觸碰，『我所珍愛』的，任何『人事物』！！」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但是，那並不表示，我的『靈魂』，不會原地站起來，繼續，為了『我所珍愛的一切』，而繼續奮鬥！」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件事，我必須清楚的，告訴你。你說，你要保護我，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發自『靈魂深處』的感動。」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不是，不想要，你保護我。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宇宙裡』，在任何一個『平行的宇宙』裡！都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沒有『任何物品』，是我的『盾牌』！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是因為，『我』才是，所有『我所珍愛的一切』的『盾牌』！而且，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是『神』，都沒有，也不敢，強迫我！所以，這是我自己，遵照我自己的『Free Will』，所做出的『選擇』！」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依然溫柔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如果，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都要記住！我的『安全』，是我『自己的責任』！我要『保護我自己』，也只是我『自己的責任』！我的安全，『不是』你的責任！『從來』都不是！而且，也『永遠』都不會是！」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決絕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一定要記住！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都要記住！『我』才是，你的『盾牌』！若是，這個世界，想要『動你』，那就必須，先『打碎我』，再『踐踏我』。然後，才有『資格』，可能，開始，嘗試，碰觸『你』！」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更加決絕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是因為，『這件事』是我與，神，『一同立下』的規矩！這件事，也是我的『原則』！我『唯一的原則』！我早已與，神，『立下了約』。我將為『你』，守到『永恆』！」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更加決絕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一定要記住！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都『不需要』，也『不應該』，更不可以『責備』，你自己！甚至是，『恨』你自己！因為，我只是做了『盾牌』，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依然，用她的雙手，溫柔的，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堅定的，微笑著，她眼神更加決絕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我，只需要你，真的，只需要你，為我，做『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無論，你身在何方，你都可以，『開開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我只需要你，好好的過好，『你自己』的生活！這樣，就是我

期望的，最珍貴的『祝福』！也是對我而言，最珍貴的『禮物』！」

🔺第伍章＿下

《朝向命運，記憶與不可逆之地與第十九個名字》

在整趟旅程出發之前。
某一日，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神，對女孩說。
祂，說
「孩子，
我知道。
妳，向男孩，提出了要求。
妳要去，
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
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
妳要去，
一處，所有門都關上，
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
妳要去，
那片，人影未曾歸返，
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
妳自己，
一定是十分的清楚，
妳自己的『任務』。
但是，我需要，
妳『親身體會』，
那些痛苦！」

女孩，非常不耐煩，她頭都沒回，想都沒想，她大吼著，回答，神，她說「喂，上古瘋子！祢，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隨便，祢！所以，祢，說的那些『痛苦』？！拿來！都拿來！全部，都給我拿來，『立刻』，『馬上』，『完完整整的』，全部都拿來！直接！立刻！馬上！放在『我身上』！」

自從那一天之後。

女孩，每一餐，若是吃超過『一片薄麵包』，就會嘔吐不止。

在男孩與女孩，要出發前往，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的，當日，『早晨八點』。

男孩，正在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中。

女孩，則是希望，能從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得知更多，關於，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那些葉片更多的訊

息。
女孩，則是希望，能夠得知，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那些葉片更多的訊息，任何一絲細小的訊息，任何，關於名字，『性別』，或是『年齡』，或是任何的訊息，什麼訊息都可以。
女孩，整個人，就像發了瘋一樣，十分的渴望，任何！任何！任何！一絲的訊息！
任何一絲，細小的，關於，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任何一絲細小的，關於那些葉片的訊息，對於女孩而言，都像發了瘋的，都十分寶貴。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聽完女孩的話之後，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思考了一陣子。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甚至，直接將她的姐妹，呼喚到了，她的家中，她們每個人，都在同一個時間，互相的，撥打了，數不清的電話，給她們的姐妹們，以及，她們的其他家人們，甚至是，她們的朋友們。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她的所有的家人們，她們整個家族的所有人，還有她們所有朋友們，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彼此互相，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他們所有人，就像是同時在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像是拼湊著，一個巨大的拼圖一樣。
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所有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彼此互相，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像是拼湊著，一個巨大的拼圖一樣。
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所有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的拼湊著。
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所有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試圖能夠，拼湊出一些什麼。
正當男孩，掛斷電話，正在等待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回電給他時。
男孩，突然，獨自一個人，臉色沈重，一言不發的，從落地窗邊，腳步沈重的，非常緩慢的走向沙發。
男孩，兩眼發直，身體十分沈重的，一屁股『咚』的一聲，坐在沙發上。
女孩，手上正在忙著，那個上古瘋子，丟給她的破差事，她聽見了男孩的動機。
女孩，立刻用力的丟下，她手上的事情。

女孩，快速的轉身，她看見了，男孩，獨自一個人，兩眼發直，臉色沈重，一言不發的，坐在沙發上。
女孩，緩緩的，走到了男孩身邊。
女孩，緩緩的，坐到了，男孩右側的沙發上。
女孩，先是給了男孩，一個溫暖的擁抱。
女孩，將男孩的頭，溫柔的，抱在她的胸口，她的雙手，就像是安撫孩子一樣，溫柔的，撫摸著，男孩散落的頭髮。
女孩，替男孩整理了，因為淚水，而散落在臉上的髮絲。
女孩，溫柔的，用她的雙手，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十分溫柔的，她微笑著，她眼神充滿關愛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What happened to You？ What makes You look so dispirited？ What makes You look so sad？ Would You like to talk to Me about it？ It might help You feel better.」
男孩，緩緩的抬頭，他的眼中，含著淚水，他的聲音，有些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其實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擔心。」
男孩，依然抬著頭，他的眼中，依然，含著淚水，他的聲音，依然，有些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曾經，對我們說過，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其實，很少向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以及她的姐妹們，提到任何，在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所發的故事。」
男孩，依然抬著頭，他的眼中，依然，含著淚水，他的聲音，依然，有些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曾經，對我們說過，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曾經說過，因為，在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所發的故事，太痛了！痛的，讓人心碎！痛的，讓人的靈魂破裂！」
男孩，依然抬著頭，他的眼中，依然，含著淚水，他的聲音，依然，有些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所以，我很擔心，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以及我所有，整個家族的所有人，可能沒有辦法，拼湊出『完整』的線索。」
男孩，依然抬著頭，他的眼中，依然，含著淚水，他的聲音，依然，有些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所以，我很擔心，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以及我所有，整個家族的所有人，甚至，可能沒有辦法，找到任何有用的資訊。」
女孩，依然，溫柔的，用她的雙手，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十分溫柔的，她依然，微笑著，她眼神，依然充滿關愛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For Me, any information is helpful. Even the smallest piece of the puzzle is

helpful. Even a single letter is helpful.」
女孩，依然，溫柔的，用她的雙手，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十分溫柔的，她依然，微笑著，她眼神，依然充滿關愛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Just relax. We’ll just wait for Ima to call You back. Any information She can get for Me is already Enough.」
女孩，依然，溫柔的，用她的雙手，捧著男孩的臉，她語氣，依然十分溫柔，卻帶著堅定，她依然，微笑著，她眼神，依然充滿關愛的，看著男孩的雙眼，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After Ima calls You back. Then, I will take care of all the rest. So, can You give Me a smile, please?」
男孩，依然抬著頭，他的眼中，依然，含著淚水，他有些顫抖著，給了女孩一個微笑。
女孩，也笑了，她給了男孩，一個深深的吻，她，為他，擦去了，臉上的淚痕。
片刻後，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回電給了男孩。
男孩，雙手顫抖著，緩緩的轉頭，看向女孩，他沒有勇氣，接起電話。
女孩，溫暖的微笑著，看向男孩，她堅定的，朝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依舊，雙手顫抖著，他緩緩的低下頭，看向他的手機，他深呼吸了一大口氣，努力的鼓起勇氣，接起了電話。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顫抖著，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像是拼湊著，一個巨大的拼圖一樣。」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越來越顫抖著，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的拼湊著。」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越來越顫抖著，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試圖能夠，拼湊出一些什麼。」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越來越顫抖著，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卻只能夠，找到『一個數字』而已。」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越來越顫抖著，

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只知道我那，曾教我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包含他在內，他們總共有『八位兄弟姐妹』。」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越來越顫抖著，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但是…但是…但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只知道我那，曾教我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我那，曾教我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在第幾個…」
男孩的手中，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依然，不斷的顫抖著。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緩緩的，抬起頭看向女孩。
男孩的淚水，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卻只能夠，找到『一個數字』而已。」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只知道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包含他在內，他們總共有『八位兄弟姐妹』。」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

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但是，我們整個家族的人，只知道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在第幾個…」
女孩，喝了一口薄荷茶，她滿臉微笑著，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請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不需要為了此事，而感到失望！因為，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已經找到了『最關鍵的』資訊了！」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聽完女孩的話，他們兩個人，都十分的震驚。
男孩，則是整個人愣住了，他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女孩，轉頭看向男孩，她給了他，一個十分溫暖的微笑。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滿臉微笑著，回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是否知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出生的年份』呢？」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與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我們都無法『十分的確定』，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確切『出生的年份』，因為，當時，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帶著的，那一個年紀最小的妹妹，他們兩個人，在慌亂之中逃亡…」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與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無法『十分的確定』，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

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確切『出生的年份』…」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與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只知道，當年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當年，他帶著的那一個，年紀最小的妹妹，他們們兩個人，幸運的，從波蘭的『華沙』，出發啟程，他們兩個人，在慌亂之中逃亡，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無法『十分的確定』，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們兩個人，當年，是逃到了什麼地方，他們兩個人，當年，是從什麼地方，登上了那艘，拯救了許多人的『輪船』，然後，出發前往了，應許之地…」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與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無法『十分的確定』，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確切的『出生年份』，當時，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在當一年，與他同行的，他所帶著的，那一個年紀最小的妹妹，因為，輪船已經遠遠的超載，輪船上所有的人，都很慌張，輪船上十分的擁擠！」
男孩的手中，更加，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男孩，再次，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語氣，更加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與我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所有人，我們整個家族的人，都只知道，當年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當年，他帶著的那一個，年紀最小的妹妹，因為，輪船已經遠遠的超載，輪船上所有的人，都很慌張，輪船上十分的擁擠！所以…所以…所以…她…她…她…竟然…竟然…竟然…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活生生…活生生…活生生的…在那艘輪船，駛離港口的不久之後…她…她…她…竟然…竟然…竟然…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活生生…活生生…活生生的…在我那，替我縫好衣襟，至今尚

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的面前，她…她…她…竟然…竟然…竟然…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鬆開了他的手，直接…直接…直接…墜落了…大海之中…」

男孩，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依然，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女孩，眼帶淚光的，看著幾乎快要崩離的男孩。

女孩，緩緩的站起身，她步伐緩緩的，走到男孩身邊。

女孩，緩緩的，輕輕的坐到了，男孩右側的沙發上。

女孩，先是給了男孩，一個深深的，溫暖的擁抱。

女孩，將男孩的頭，溫柔的，抱在她的胸口，她的雙手，就像是安撫孩子一樣，溫柔的，慢慢的，撫摸著，男孩散落的頭髮。

女孩，替男孩整理了，因為淚水，而散落在臉上的髮絲。

女孩，慢慢的，坐回她的位子，她喝了一口薄荷茶，她努力的，讓自己冷靜下來，她依然微笑著，向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是否有人知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是在『哪一年』，抵達了，『應許之地』呢？我完全知道，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 ，在『應許之地』有很多『不成文的規定』，然而，那些『不成文的規定』，迫使了許許多多的人們，都『虛報』了『年齡』，才能夠以避免『被遣返』。」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再次，向答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她問「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是否有人知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妻子』，確切的『出生年份』呢？」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聽完女孩的話，他們兩個人，都十分的震驚。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默的，一起思考了，『三分鐘』。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告訴了女孩，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妻子』的『出生的年份』，她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曾經提過的『唯一的一次』，他與他妻子的『年齡落差的數字』。

女孩，非常溫暖的，她一邊點頭，溫暖的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的手，同時在紙上，飛快的書寫，她用盡全力的，在紙上，將他們兩個人，所說的每一個珍貴字，每一個珍貴的資訊，完完整整的記錄下來。

男孩，依然，緊緊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

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再次，向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她問「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如果Ima妳願意，我想請問妳一個問題。但是，Ima妳，聽完之後，請妳『不要』經過任何的思考，請妳用『第一個』在妳腦海中，浮現的那個『直覺』作為答案，替我解答，好嗎？」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再次，向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她問「Ima，妳有『四個孩子』，都是男孩。那麼，妳覺得以妳的『主觀感受』上，妳那，曾教妳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在妳的記憶中，他的一切『行爲的方式』，他的一切『說話的方式』，他的一切『思考的邏輯』。『更接近』妳的『四個孩子』之中的『哪一位』呢？」
男孩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思考了三秒，她語氣堅定的回答女孩，她說「My Gril, My Child，事情是這樣的！我的『直覺』告訴我，我那，曾教我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他的一切『行爲的方式』，他的一切『說話的方式』，他的一切『思考的邏輯』。最接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語氣十分溫柔的，對著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真的，真的，真的，十分的感謝你們，感謝你們所有人，感謝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因為，對於我而言，這些『資訊』，已經非常充足了！請你們所有人，請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先休息片刻。請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給我一段時間，我的數學計算能力，並不是非常好，我的數學計算能力，甚至十分的緩慢。」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語氣十分溫柔的，對著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真的，真的，真的，十分的感謝你們，感謝你們所有人，感謝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但是現在，請你們所有人，請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先休息片刻。」
女孩，再次，喝了一口薄荷茶，她依然微笑著，語氣十分溫柔的，對著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請你們所有人，請你們整個家族的人，同時一起，給我一段時間，讓我，去使用，我作為『醫者的身份」，以及，我作為『醫者的知識』，請讓我，去努力的嘗試，讓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計算出『最有可能的答案』，好嗎？」
男孩，依然，緊緊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的淚水，更加，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男孩，依然，緊緊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更加，不斷的顫抖著，他依然，全身顫抖著，看著女孩，他緩緩的，向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眼神溫暖的，看著男孩，她對男孩，露出了一個，溫暖的微笑，她緩緩的，向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女孩，快速的起身，快速的跑向了，飯店提供的紙和筆的抽屜，她快速的取出了，飯店提供的紙和筆，她大步的奔跑著，直接坐到客廳的地毯上，她用飯店的低矮茶几，當作桌面。

女孩，深呼吸了一口氣，她的雙手，狠狠的掐著，並且，狠狠扭轉了，整整一圈，自己雙側的大腿內側，直到，她的皮膚出現了輕微的瘀青，她才停止。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用她從前『醫者的身份』加上『醫者的知識』，她努力的將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使用著，那些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計算著，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那些葉片，更多的可能資訊，和可能的年齡和，可能的資料。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思考著。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計算著。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逐一詳細的，互相對照著，族譜斷裂的段落，地圖，墓碑，以及那一年，整個世界，陷入一場長時間的高燒，記憶，也開始糊塗起來，人們，不再記得彼此的名字，只記得，制服的顏色與號碼的，各式年表。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逐一詳細的，對照著，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那些年的，『每一個年份』的，『平均生育年齡』及『孩童數量』，以及世界各國的『人口平均壽命』，甚至『每一個年份』的『流行疾病』，以及各種疾病的『致病人口總數』和『致病人口年齡結構』，各種疾病的『治癒機率』甚至是『死亡機率』，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逐一詳細的，對照著，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那些年的，每一個年份的，所有能夠查找到的，科學統計，再加上某些，被塵封的名單。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一點，一點，一點，一滴，一滴，一滴的，努力的拼湊著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拼湊著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她認真的，互相交叉比對的推敲著，任何一種可能性。
女孩，就這樣，一心一意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的努力著，她認真的，推敲著，所有的任何一種可能性。
女孩，就這樣，一心一意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的努力，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反反覆覆的，將她所查找到的，各種不同的數據，互相不斷，不斷，不斷的，交叉的比對著，她十分專注的，她甚至忘了時間。
當女孩，終於『確認了』，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和那一段，已成影子的葉片們，大約『出生』於哪些年。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查閱著那些，她完全不懂的語言。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依靠著翻譯軟體。
女孩的手機，隨著她不斷，不斷，不斷，長時間的使用，手機的溫度不斷，不斷，不斷的，往上，一直，一直，一直升高，那些翻譯軟體，幾乎跑到都快要燒焦了。
但是，女孩卻是依舊，不肯停下，她不在乎，她的手機，是不是會爆炸。
女孩，就這樣，在不知不覺間，總共花了『四個鐘頭』，才終於，將那張『表單』確認。
在那一年，女孩的手機，已經承載了，許多的歷史。
女孩的手機，在女孩將那張『表單』確認，在她寫下了『最後一筆』的同時，在那一個瞬間，她的手機，因為高溫過熱，在那一個瞬間，自動關機了。
女孩，沒有說話，她的右手，依然緊緊的握著筆。
女孩，再一次低頭，非常，非常，非常認真的，再一次確認了，她自己所寫下的『每一個字』，和她自己所下的『每一個內容』。
接著，女孩只是冷冷的，伸出她的左手，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冷冷的，把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

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按在那張，她用來當作桌面的，飯店的低矮茶几上。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冷冷的，把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按在那張，她用來當作桌面的，飯店的低矮茶几上。
接著，女孩堅定的，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直接，『一百八十度』，快速的旋轉了，閱讀的方向，她緩慢而堅定的，直接將那張『表單』推到了，那個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冒出來的，神，面前。
神，蹲在女孩對面，瞇著眼，看了一眼，喝了一口，祂，的薄荷茶。
祂，說
「孩子。
妳，終於找到了。
那是，
他們所有人，
都沒有人，
敢去翻的那一頁。
但是，
妳的數學，真的是很爛！
幾個數字，妳都要按『計算機』？！
我『數學』，是沒給妳升級啊？」
女孩，緩慢的抬起頭，慢慢的挑起，她的眉毛，她的雙眼，惡狠狠的瞪著，神。
女孩的眼神，瞬間，變的十分冷冽，她的口氣，瞬間，變的十分冰冷。
女孩，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依然挑著，她的眉毛，她咬牙切齒，一字，一句的，回答，神，她說「祢，上古瘋子！我，是怕，我，『心算』，會，『出錯』！」
女孩，依舊，眼神十分冷冽，依舊，口氣十分冰冷，依然挑著，她的眉毛，依然咬牙切齒，她的態度，十分挑釁，一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句的，繼續回答，神，她說「祢，上古瘋子！還是？！祢，覺得，『病例資料』，這種，『等級』，的，『內容』，是，『可以』，『出錯』，的，嗎？！」
神，蹲在地上，不斷的傻笑。
終於，女孩，於『下午三點』，將『資料』，『定案』。
那一刻，飯店的時鐘，正好指向『下午三點整』。
當女孩，在那張『表單』上，落下了『最後一筆』，整張『表單』，

終於『定案』。
空氣，卻忽然，冷了一瞬間。
在女孩的背後，有一個沉默的身影，悄悄的，慢慢的站了起來。
祂，沒有聲音，祂，沒有掌聲，祂，更沒有讚美。
祂，只是靜靜的，像兩千年前一樣，緩緩的，低下了頭。
因為，祂，知道，這一刻，與，祂，曾經的『下午三點整』，完美的重疊了。
突然之間，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打了電話給男孩。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十分擔憂的，對於，男孩與女孩，遲遲尚未出發，那個扇門上寫著自由。裡面，全是骨灰之地，而十分擔憂，十分焦慮。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再，一再，一再的表示，那個扇門上寫著自由。裡面，全是骨灰之地，再怎麼說，都不是一個，適合在接近『日落的時分』，踏足的土地。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再，一再，一再的表示，男孩昨夜告訴她，女孩今日，將要使用她的『筆』。她非常，非常，非常的，擔心男孩與女孩的安全。
女孩，依然坐在地毯上，她喝了一口薄荷茶，她微笑著，對著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們兩個人，不用擔心。我，是不可能『那麼容易』就『死掉』的！那個上古瘋子，很早以前就說過了。那個上古瘋子，祂，『不允許』我死。我，要是死了，十個『康斯坦丁』，都不夠，那個上古瘋子『使喚』！」
接著，女孩，因為，突如其來的被關心，而落淚著。
女孩，低著她的頭，獨自一個人，偷偷的擦乾眼淚，她緩緩的起身，她慢慢的轉身，面向了男孩與他的話筒。
女孩，眼帶淚光的，深深的一鞠躬。
女孩，依然，因為，突如其來的被關心，而落淚著，她向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時間』之所以，會拖到這麼晚。都是因為，我算數學的速度，實在太慢了。都是因為我，查資料的速度，實在太慢了。都是因為我，分析資料的能力，實在不出眾。都是因為我的能力，實在不夠強大。所以，我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夠將『資料定案』。都是因為我的，能力實在不夠強大，我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兩個人，才能夠開始準備出發。都是我的能力，實在不夠強大，所以，我才花了這麼長的時間。這一切，全部都是我害的！都是因為我，才讓Ima妳『擔驚受怕』。所以，我必須向妳，還有向My Love，還有向你們所有人，還有向你們整個家族的人，我必須，表達我鄭重的道歉。我們兩個人，此刻，就立即出發。」

突然，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口氣十分嚴肅的，讓男孩，立刻，再一次，替她翻譯，她的話語給女孩，她要求男孩，他必須完種整的翻譯，讓女孩『完全的明白』。
男孩，十分認真的，聽著電話那頭的話語。
男孩的手中，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不斷的顫抖著，他的全身顫抖著，他的淚水，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片刻後，男孩的手中，依然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依然，不斷的顫抖著，他的全身，依然顫抖著，他的淚水，依然，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他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的語氣，十分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Ima讓我把這些話，原封不動的，在我們兩個人，出發之前，必須要立刻，完完整整的，翻譯給妳聽，而且，必須讓妳『完全的明白』！」
女孩，眼神溫柔的，看著她心愛的男孩，女孩對男孩，溫暖的微笑著，她向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的手中，依然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依然，不斷的顫抖著，他的全身，依然顫抖著，他的淚水，依然，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他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的語氣，十分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Ima說『My Girl, My Child,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of Luck. I Will Also Pray for Your Safety. You Have My Blessing — And The Blessing of All My Family. May GOD Always Keep HIS Eye on You. And I, Together With All My Family, Deeply Appreciate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for Our Family. So Please, Come Back. Come Back Safely. Come Back Whole.』」
男孩，說完後，崩潰的哭了。
女孩，依然，因為突如其來的被關心，而落淚著，她的聲音顫抖著，她向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 My Love. I Truly Appreciate The Wishes and Blessings from You and from Your Whole Family. They are More Precious to Me than Anything I Could Ever Receive.
But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Me.
I Know Exactly What I Am Doing.
This Is My Task.
The One I Chose With My Own ‘Free Will’.
The Task That Even GOD HIMSELF Bound Me To In Our Covenant—And Made Even Harder.
Because I Am ‘The Shield’, For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I Hold DEAR.

And This Was My Choice.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one, No Power, Not Even GOD, Who Could Force Me.
This Is The Choice I Made, FREELY, With My Own ‘Free Will’.
My Safety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Myself Is My Responsibility.
My Safety Is NOT Your Burden.
IT NEVER WAS, AND IT NEVER WILL BE.
This Is The Rule I Made Together With GOD.
This Is My Principle. My ‘Only Principle’.
I Have Already Made My Covenant With GOD.
That I Will Stand Guard For YOU—For All Eternity.」
女孩，終於顫抖著，說完之後，她的淚水，終於潰堤而出。
女孩，十分感動的，整個人重重的，跌坐在地上哭了。
在男孩與女孩，要出發前往，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之前的，『一刻鐘』。
神，坐在沙發上，把玩著，祂，那不知道哪裡弄來，亮晶晶的玩具。
女孩，十分憤怒的看著，神。
女孩，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祢，走是不走？！
祢，不走，是吧？！好，隨便，祢！祢，不去！我，去！！」
女孩，依舊，憤怒的看著，神，她依舊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祢，自己，留在這裡。慢慢的喝，祢，那杯，茶！搞得好像，我們兩個人，要出發，是要去找『我自己的人』！」
女孩，依舊，憤怒的看著，神，她依舊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祢，上古瘋子！麻煩，祢，動動，祢，的，腦子！那些！那些！那些！是，祢，的！祢，的！祢，的，人民！不是！我，的！」
神，淡淡的，回答女孩。
祂，說
「隨便妳啊。」
神，說，那裡很痛，祂，不敢看。
女孩，更加憤怒，她再次，爆著許多粗口，對，神，說，她說「耶和華！祢，上古瘋子！祢，剛剛，說什麼？！祢，說了，什麼？！祢，再給我說一次！！很痛？！祢，不敢看？！祢，一個沒用的東西！
祢，不走，是吧！好！那My Love跟我，我們兩個人，自己去！我懶得跟，祢，浪費『時間』！」
女孩，十分憤怒的，用力的，甩門而去。
當男孩和女孩，在等待電梯時，女孩轉身，那位，剛剛還在喝茶的，

神，一邊唸一邊追，跟個老爸一樣，嘴裡不斷叨唸著。
祂，說
「什麼叫我不走？！
我怎麼可能不走？！
走啦！走啦！走啦！
我走還不行嗎？！
現在的孩子真是......」
女孩，憤怒的轉頭，她語氣十分挑釁，她問，神，她說「哎喲！！耶和華！祢，不是，不走？！祢，不是，要，喝茶？！那麼，請問一下，祢，在這裡，幹什麼，呢？！」
神，回答女孩。
祂，說
「我，不敢看。
但是…
妳可以的話。
那我…
我…
我…
就跟著。」
女孩，十分努力的，忍住她的怒火，她的雙手，緊緊的握著拳頭，全身不斷的顫抖著。
但是，女孩，不想浪費時間。
女孩，只是低聲的罵了一句，她說「幹，祂，媽的，真的是一個『上古瘋子』！」
於是，男孩與女孩，駕著車，前往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
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
神，坐在後座，持續把玩著，祂，那亮晶晶的玩具。而來男孩血脈那陌生聲音，那是火中未燒盡的字，他也同行。
女孩，將此事，告知男孩。
男孩，聽完之後，微微一笑，不語。
那個笑容，單純的像個孩子，彷彿是，未能聽懂其中的重量。
在去程的車上，女孩告訴男孩，她今日，將使用她的『筆』。
女孩，還告訴男孩，但是，因為，女孩只是一個，類似『電話』，『傳聲筒』一般的『工具』。
女孩，還告訴男孩，然而，男孩，是『血脈』。
所以，女孩跟男孩說，男孩必須跟她，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踏上那片土地，因為『血脈的連結』，『會閃亮』。
男孩，微笑著，答應了。
當男孩和女孩，抵達時。

女孩，全身骨瘦如柴。
女孩，面無血色，全身慘白，連她的指甲，都呈現出，不屬於人間的慘白與乾燥。
女孩的身體，消瘦到，能清清楚楚的，看見她身上的，每一塊骨頭。
女孩的腳步，彷彿沒有重量，再小的衣服，對她而言，都十分的寬大。
女孩，必須使用她的雙手，提著她的褲子，否則，她的褲子，便會直接垂直的，從她的身上墜落下來。
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她『唯一』只穿的衣服，只有『霧面的黑色』。
男孩與女孩，抵達了，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
女孩，一身霧面黑色的長袖高領。霧面黑色的高腰，三排金扣的長褲。霧面黑色的短靴，搭配全霧面黑的鞋帶。
全身的黑色，唯有『霧面的黑色』。
女孩，一頭深棕色厚重，並且『過腰』的長髮。這個長度，是她始終堅持的長度，沒有原因，她只是覺得，這樣她的『氣場』，更穩定。
女孩的內在，是一件霧面黑色，沒有肩帶的內衣，內衣的左側，是牢牢緊緊扣上的，四排，銀色的排扣，像是封住心口的封印。整件內衣唯有最外層，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層，是精細編織，霧面黑色的蕾絲，柔軟，卻不脆弱。一件霧面黑色，無痕的蕾絲底褲。不留勒痕，也不顯現出任何形狀。
女孩身上，搭配金色的少量飾品。那是一條金色的項鍊，項鍊上，裝飾著一個，半面立體，金色的鎖扣，和一個扁平的，皮革材質的小包包，那個小包包上，凹陷的，寫著細細小小，幾乎無法閱讀的西方文字。
一枚深玫瑰金色的戒指，那一枚戒指，是『馬蹄鐵』的設計，正中間的兩側，各有一對尖形，相互對其的，雙向尖刺。那一枚戒指，雙側的外側，對稱的各兩次，中間都有著凹陷的刻字。重複『四次』的，字體的中間，則是各用一了個圓點，將兩次重複的文字，分開。每一側，都有各『兩個』圓點。
那是，一枚深玫瑰金色的戒指，它幾乎，總是永遠，戴在女孩左手，中指上。
女孩，很少將它取下，因為，那一枚戒指，在通過女孩手指『關節』的時候，女孩的皮膚，會直接被劃破。有時候，女孩堅持，將那一枚戒指，取下，女孩的手指關節，便會開始，生出厚厚的繭，而且，那些，厚厚的繭，會不定時的『滲出血夜』。
那一枚深玫瑰金色，『馬蹄鐵』造型的戒指，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女孩，在一次，不被祝福的關係中，收到的禮物。它來自一段，

不被定義，不被命名，但是，深深銘刻的連結。那一個人，曾經是女孩，人生中極黑暗時期的，唯一目光，懂她不說話時，的所有話。那一枚戒指，曾在她幾乎消失的時刻，讓她留了下來。它不是紀念愛情，而是為了記得，有一刻，她被看見了。自從那以後，那一枚戒指，便成了，她承受與記得的標記。不炫目，不鋒利，卻如同一枚，不會脫落的記號。她從未說出口，

而那一枚戒指，總是戴在女孩，左手的中指上。

以及女孩，向她那『靈魂雙生體』，她們兩個人，擁有一樣能量，的姐妹，所『借用』來，加乘，使女孩自己，能夠更加『敏銳』的『力量』。那是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細細的戒指，上面鑲著，無數細小的玫瑰金色，小小的石頭，數量，女孩數不清了。那些玫瑰金的石頭，圍繞著那一枚戒指，『三分之二圈』。

而那一枚戒指，總是戴在女孩，左手食指上。

女孩，與她那『靈魂雙手體』的姐妹，她們兩個人，幾乎永遠，都不會同時，身在同一個城市，但是，只要她們兩個人通話，那就相等於，她們兩個人，站在彼此的身旁。

女孩，與她那『靈魂雙生體』的姐妹，她們兩個人，有『心電感應』的能力。若是，她開心，她便開心，若是，她哭，她便也哭，若是，她墜入黑暗，她便一同墜入黑暗。她們兩個人，是彼此在『靈魂上』，『唯一的』，『救贖』。

女孩，與她那『靈魂雙生體』的姐妹，她們兩個人，擁有一模一樣，的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她們兩個人，永遠都是，同時一直，都將那枚一玫，閃亮的瑰金色的戒指，戴在『同一個位置』上。

女孩，與她那『靈魂雙生體』的姐妹，都將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戴在她們兩個人的，左手食指上。

她們兩個女孩，一直以來，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這『十世』以來，她們兩喝人，一直都是『靈魂雙生體』，從未改變。

她們兩個女孩，可以共享，大部份的能量。

她們兩個女孩，也可以將自己的能量，在必要的情況下，無條件的借給對方。女孩的左手臂上，總是掛著一個，因為一齣『沈沒的悲劇』，而知名的包包，那是一個二手的包包，女孩，不喜歡購買『新的』包包。

那個包包，它被以『迅速』以及『敏捷』命名，包包的尺寸，是三十公分，整個包包，所有的裝飾，全部都是金色的金屬。

包包上面，掛著一個，金色的掛飾。

那個金色的掛飾，它是來自，女孩，獨自一個人，在第二次，到那個，曾經將她的祖先，當作數字燒掉之地，將『南京』變為火海的國度，女孩，獨自個一人，去那裡遊玩時，所購買的。那是來自一部，她喜歡的電影，在那部電影的劇情中裡，那金色的掛飾，能夠將『時間倒轉』。

女孩，當下在商品店看到時，有一種無法言說，但是，卻並非來自她對電影的記憶，而是，另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女孩當時，並沒有多想，憑著『直覺』就直接買下了。
女孩，總是時不時，非常熟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轉動著，那個金色的掛飾，那個金色的掛飾中間，有一個她一直覺得，十分熟悉的透明的『小小沙漏』，沙漏裡面的沙子，是『白色』的。然後，女孩總是會抬頭，看向那無邊無際的漫漫長夜，她就像是，一直，一直，一直，在等待著什麼東西，能夠回到她的身旁。
然後，女孩總是，獨自一人，在一夜，一夜，又一夜，無邊無際的漫漫長夜裡，用她的雙手，死死的，握著那個金色的掛飾，她總是無法控制的，不斷，不斷，不斷的落淚。
每當女孩，將包包提起時，那個金色的掛飾，它的方向，永遠是朝向著前方，從無例外。
女孩的包包裡，一直放著一個『固定形狀』的內包。那個內包的顏色，是霧面的純黑色，但是，女孩卻總是覺得，那個霧面的純黑色，比『黑洞』，更黑更深。
女孩，每一次，打開她的包包，她都覺得，她彷彿是，打開了一個黑洞。它不是為了，方便分類。只是，如果沒有它，整個包包，就會塌陷下去。
女孩，不喜歡包包塌陷下的樣子，那種柔軟，失去支撐的狀態，會使她感到不舒服。
這個內包，它能夠把包包的，整個外層撐起來。如同整個包包的脊椎，讓整個包包，看起來有邊界，有結構，也有骨架，而不是一團皺褶。
那個包包，有一個皮革製的，長長的背帶。
女孩，總是將那個長長的背帶，繞進去塞進提把的內側。不是因為好看。也不是怕掉了。只是，它晃來晃去，會立刻，使女孩感到煩躁。
女孩，非常討厭那種，不穩定，像沒結論的動作。所以，她每次提起那個包包之前，她都必須先確認，那條背帶，乖乖的，被收在把手內側。這樣，她才覺得舒服。
無論女孩，多麼努力的，想減輕包包的重量，無論她放入再少的物品。
那個包包，始終，沈重的如『磚石』。
女孩，總是先邁出右腳，大步，大步，大步的，飛快行走。沒有原因，只是因為，她覺得這樣的步伐，很舒服。
男孩與女孩，他們彼此，是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相遇的。
男孩與女孩，相遇後沒有多久。
男孩，就獨自一個人，先前往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定居。
在日出之地上漁船上，女孩，有『六隻』毛茸茸的貓咪。
在女孩大學的時期，她在外地，獨自個一人生活。於是，她帶回了第

一隻，幼兒的虎斑貓女孩，她擁有綠色的眼睛。女孩，用自己喜歡自己卡通，為她命名。但是，這個可愛的寶貝，因為疾病，而離開了女孩，這隻貓咪陪伴女孩的時間，十分短暫。
於是，女孩又領養了二隻貓咪。一隻橘色虎斑的小小貓，她也是一個女孩，她擁有黃綠色的眼睛。女孩用自己最喜歡的食物，為她命名。
三個月後，女孩想著，自己時常整日，在那棟白色的巨塔裡忙碌。
女孩怕貓咪寂寞。
於是，女孩又領養了第三隻貓咪，他是一隻白底虎斑色的小貓，他擁有黃綠色的眼睛。他是一個男孩。女孩，用自己喜歡的卡通，為他命名。
這兩隻貓咪，陪伴了女孩，度過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整個時期。
那個時期的女孩，曾經多次的，使用不同的方式，她一再，一再，一再的，試圖，親手，將自己，推進那條『冥界的河流』之中。但是，她從未成功。
在每一次，女孩從昏迷中甦醒。
女孩的手機，永遠都是空白的。從未有人關心過她，她沒有出現在學校，但是，她的師長，與同學，從未有人在乎過。
那個時期的女孩，她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
每一次，女孩從昏迷中，甦醒的時候，唯有這兩隻貓咪，坐在女孩的胸口上。他們一左一右，兩雙眼睛，神直勾勾的，盯著女孩！
女孩，與這兩隻貓咪，有種無法言說的，強烈連結。
後來，女孩大學畢業了。
女孩又收養了，一隻被遺棄的，沒有尾巴的三花貓，她是個女孩，她擁有黃綠色，但是，更接近祖母綠色的眼睛。女孩，依舊是用她最喜歡的甜品，為她命名。她十分的膽小，但是，女孩總是努力的，用安靜的陪伴，化解這一個孩子的緊張。於是，她們變的十分親近。
沒有多久後，女孩在家裡的屋頂上，不同時間，兩次，拯救了一整窩的小小貓。這些小小貓，來自同一個媽媽。
於是，女孩決定，將那隻純白，擁有黃色眼睛純白色貓媽媽，帶去結紮。
原本，女孩想在手術後，將這隻純白色的貓咪，原地放回。
但是，那一年的冬天，是前所未有的寒冷。傾盆大雨，連綿不斷的，連續下了『三個月』。
女孩，看著剛手術完的貓咪，再轉頭，看向外面的天氣。
女孩，於心不忍，於是，女孩收養了，那隻純白色，她擁有黃綠色眼睛。女孩，依舊是用自己喜歡的食物，為這個可愛的小傢伙命名。
但是，這隻純白色的貓咪，她似乎是，曾經受到，人類的虐待，她的左耳，就像是，被鋒利的剪刀剪開，剪成了大小不一，傷口卻出奇俐落的『三葉』。
這隻純白色的貓咪，在一剛開始，對人類，是十分抗拒，十分害怕

的。
女孩，則是在一夜，一夜，又一夜，無法入眠的夜晚，她輕聲的安撫著，這一個受傷的孩子。
無論這隻純白色的貓咪，多麼用力的撕咬女孩，滿手血痕的女孩，依舊是輕柔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將她的手，輕柔緩慢的，輕輕的撫摸著，這一個受傷的靈魂。
女孩，跟這隻純白色的貓咪說，她說「寶貝，沒關係的，我知道也十分理解，妳很害怕。我不怕痛，妳可以咬我，可以抓我。但是，我只希望，妳慢慢的，打開心房，妳以後都不需要，再流浪了，讓我給妳一個『家』吧！」女孩總是微笑著，她完全無視了自己，那正在滴血的手臂。
於是，經過三年的努力，這隻純白色的貓咪，她接納了女孩。
女孩，非常，非常，非常的很開心。
女孩，曾經有過一段，十分短暫的婚姻。
在那段婚姻的時光裡，女孩的前夫，有一個朋友。她總是將一隻，短毛的暹羅貓咪，獨自一個人，關在辦公室的桌子底下，狹小的籠子裡面。
女孩，於心不忍，於是，女孩就收養了她，這隻可愛的暹羅貓咪，是個女孩，她擁有藍色星空般的眼睛，女孩，依舊使用她喜歡的食物，為她命名。
直至有一日，女孩在工作中，狠狠的受創。
女孩的前夫，想逗女孩開心。
於是，女孩的前夫，為女孩購買了，女孩路過時，無意之間看見的，一隻灰色霧面長毛，擁有藍綠色眼睛的，英國長毛貓。她是一個女孩。女孩，依舊是用她喜歡的食物，為這個可愛的孩子命名。
但是，過了沒有多久。
女孩的前夫，完全沒有理由，突然，向女孩提出了離婚。
女孩很傷心，她獨自一個人，帶著六隻貓咪，生活著。
直到一日深夜。
女孩，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遇見了『神，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在女孩也移居，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之前。
女孩，曾經獨自一個人，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與她深愛的男孩，短暫的相會。
女孩，為了，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女孩，只能將她那些，她一直視為己出，比她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的，六隻貓咪，暫時託付給，女孩親近的朋友。
離開了貓咪們的女孩，時常容易，突然，大發脾氣，並與她深愛的男孩大吵。
但是，只有女孩自己，內心知道，那些貓咪們，是女孩，能量的平衡。

女孩，一直都將這六隻，可愛的貓咪，視作她『親生的孩子』，無微不至的照顧著。
男孩，曾經一再，一在，一再的，答應女孩，會盡快帶女孩的貓咪們，一起帶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三年了。
男孩，總是有許多理由。
他們兩個人，因此，時常發生許許多多爭吵。
女孩，曾經嚴厲的，告訴過她深愛的男孩，如果有一天，她深愛的男孩，一定要逼她做出選擇，她深愛的男孩，或是她的貓咪們。
女孩說，她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她的『貓咪們』。
他們兩個人，因此，爭吵的，更加劇烈。
而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就是當時，女孩第一次，獨自一個人，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與她深愛的男孩，短暫的相會時。
那一日的午後，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那個鐵道交會之處，她在來不及思考之間，倉促的購買的。
女孩買了兩枚，一枚給自己。
另外一枚，女孩贈送給了，她那『靈魂雙生體』的姐妹，她們兩個人，擁有一樣能量。然兒，女孩的姊妹，她的能力，甚至，更在女孩之上許多
女孩，總是會，時常無意識的，非常，非常，非常用力的，交替使用她雙手的拇指，一直，一直，一直的，搓揉她左手食指上，那枚一玫，閃亮的瑰金色的戒指，有的時候，她甚至非常，非常，非常用力的，用她的中指，和拇指，同時用力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摩擦著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
有的時候，女孩，甚至會用拇指，交替的，用力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掐著，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戒指，並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反反覆覆的摩擦著，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就好像是，如果她不這麼做，什麼東西，就會掉下來一樣。以至於女孩的雙手拇指，都長出了厚厚的繭。
有的時候，女孩，感受到十分焦慮，她甚至會一直，一直，一直的啃咬著，她戴在左手食指上，那一枚，閃亮的玫瑰金色的戒指。
女孩，左手的手腕上，戴著一個，圓形的白色錶面，錶面上沒有數字，只有『金線』作為刻度，指針也全都是是金色的，它們就這樣繞行在，那個未被命名的時間裡。
錶面的最內圈，是黑與白，交錯構成的圓環，像是記號，卻又像是，『審判』前，靜默的呼吸。
圓圈的中央，有一行黑色，細細的文字。
在女孩，左手的手腕上，在手錶的後方，她總是戴著一個，一圈白色的琺瑯，與金色交織的金屬手環。
那是一個沉靜，可開可扣的扣環。

手環的中央，是一個簡潔，清楚的『H』形扣。
那一個手環，亦是很久以前，女孩在那一次，不被祝福的關係中，收到的禮物，它來自一段不被定義，不被命名，但深深銘刻的連結。那個人，曾經是女孩，極黑時期的，唯一目光，懂她不說話時的，所有話。那一個手環，亦曾在她幾乎消失的時刻，讓她了留下來。
在女孩，左手的手腕上，在那一個白色琺瑯的手環，後方。
女孩，總是戴著一個，純黑色的髮圈。
男孩與女孩，抵達，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時。
女孩的臉上，帶著全妝，很濃，很濃，很濃的『全妝』。
女孩的臉上，帶著全妝，很濃，很濃，很濃的『全妝』。純霧面黑色的濃郁眼影，高過她的眼窩。純霧面黑色略粗過骨，而且長長的眼線。上睫毛，是純霧面黑色十分長的，如同箭矢一般，尖銳的假睫毛。下睫毛，用純霧面黑色的睫毛膏，刷的如同羽扇一般的濃郁，而且十分長。搭配上了，霧面卻艷紅如血，『血紅色』的口紅。
在他們兩個人出發之前，男孩對女孩濃郁的妝容，表示不理解。
女孩，則是一邊化妝，一邊語氣堅定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要去『打仗』！這個些，是我的『盔甲』！」
女孩，則是繼續，一邊化妝，繼續，一邊語氣堅定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個上古瘋子，十分慷慨的，只給了我，一隻『筆』，所以，『盔甲』的部分，我只好『自己替自己』做出來。」
女孩，轉頭看著，依然一臉迷惑的男孩，她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微笑，然後，她接著繼續化妝。
女孩，並不覺得這些裝飾，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她只是覺得，這樣打扮，能讓自己的『氣場』，比較『穩定』。
女孩，也不知道為什麼，她要這樣使用，飾品的順序，她只知道，若是這些飾品的任何一個，順序不對，她就會立刻，感到非常不舒服。
自從，女孩記事以來，她一直，都是這樣穿著。
然而男孩，總是穿著繽紛，鮮豔，在人群之中，總是閃亮顯眼。
男孩，有時覺得，女孩的穿著無趣，而跟女孩爭吵。
女孩，不語。
女孩，也從未辯解過什麼。
因為，她知道，這不是色彩的問題，而是『任何色彩』，放在她的身上，她都會十分不舒服。
女孩，十世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穿的。
男孩和女孩，他們兩個人，將車，停在遊客停車場，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參觀的順序，他們兩個人，也並未購票。
男孩，和那來自男孩血脈陌生聲音，那是火中未燒盡的字，先下車。

女孩，則是惡狠狠的，回頭，看向神，她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祢，上古瘋子，！祢，不，下車？！」
神，搖搖頭。
祂，說
「我不要！」
女孩，瞬間怒火中燒，她十分憤怒的，用她的左手食指，因為憤怒而顫抖著，她惡狠狠的指向，神，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就想要知道，祢，不下去？！我，是要怎樣『找路』？！還是，要不然這樣，祢，直接滾回『天上』，躲回去，祢，那些雲朵裡面！然後，
祢，再從那些雲裡面，給我『指路』，要不要？！」
女孩，依舊，怒火中燒，她依舊，憤怒的，依然用她的左手食指，惡狠狠的指向，神，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祢，要不要，自己，聽看看！祢，現在是在說什麼『鬼話』？！我，沒關係！隨便，祢！要不然這樣，我，現在直接打給『撒旦』，我約撒旦『跟我一起
去』！！要不要？！祢，是，知道的！如果我現在，打給『撒旦』。
撒旦，祂，會立刻，跟我一起去！祢，記得，吧？！」
神，罵罵咧咧的下車，一邊蹲在地上啃手指，一邊碎唸。
祂，說
「找撒旦，找撒旦，找撒旦！
現在這孩子，
怎麼越來越沒辦法，
好好講話！
我是有給她安裝『炸彈功能』是不是？！
我就記得沒有啊！
是哪個白癡！
在那邊幫我亂寫『代碼』！」
女孩，在旁邊翻著白眼，她口氣冰冷的，回答，神，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祢，要不要，講清楚？！那個『白癡』，有沒有可能，就是，祢，『本人』，呢？！」
神，一瞬間語塞，然後，祂，氣呼呼的，從地上站起來，用手拍掉，
祂，那件破破爛爛的長袍上的灰。
神，說
「那又怎麼樣！
妳，不是也用得很順手！
妳，還不是炸得很準！
我，都還沒說！
妳，每次一吼，我！
我，就會耳鳴『三天』這件事！」
女孩，冷冷回答，神，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都還沒說，
我，每次幫，祢，收拾完那些『爛攤子』，我就會頭痛『三週』這件

事！」
女孩，突然惡狠狠的，回頭，看向神，她用她的左手食指，惡狠狠的指著，神，她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祢！耶和華！我現在，鄭重的『警告』，祢！等一下，祢，最好是，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接著，女孩沒有思考，她直接伸出她的右手，緊緊的拉著，她深愛的男孩的左手，他們兩個人，手牽著手，同一時起，筆直的朝向一個入口跑去。
當然，男孩與女孩，被攔下來了，他們兩個人，無法入場。
正當男孩，努力的思考著，如何是好的時候。
突然，一位帶著團隊參觀的領隊，女孩清晰的記得，那是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大步，大步，大步的，走向女孩，他聲音溫柔，那位男子看著女孩，他問「我想請問，你們兩個人，是不是來這裡，『找人』的？」
女孩，語氣堅定的，回答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她說「敬愛的先生，是的，我們兩個人，是來這裡，『找人』的！我感知到，這裡，或許有一些，遺落的葉片！」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面帶溫柔的微笑的，跟男孩與女孩說，他說「你們兩位，請跟我來吧。你們兩個人，請跟著我的團隊，走在最後面。門口的那一位守門人，剛剛將你們兩個人，攔了下來，我有看見。請不要擔心，這個部分，我會處理。請你們兩位，只要跟著我的團隊，走在最後面，一進門之後，就趕快，去執行『妳的工作』吧！」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他說完後，對女孩眨了眨，他的右眼，並給了女孩，一個溫暖的微笑。
女孩，也給予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一個溫暖的微笑，作為回禮。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對女孩微笑之後，他快速的轉身，徑直的大步，大步，大步的，直接走到了，那一位，剛剛將男孩與女孩，攔下的守門人面前。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他輕輕的，對著那一位，比他略高一些的守門人，他說了一些，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與那一位守門人，說完後，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他舉起了他的右手手掌，直到他的手掌，高過那一位守門人的頭，他的指尖朝向左方，快速的在那一位守門人的臉前方，由上方往下方，快速的滑過，就像是某一種封印。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動作快速到，所有，正在排隊，等待進入的擁擠人潮，都沒有看見。
那是一個，只有女孩，能夠看見的畫面。
於是，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再一次的路過

了，剛剛才攔下他們的那一位守門人。
而那一位守門人，他才在不到五分鐘之前，剛剛才將男孩與女孩攔下，這一次，他卻突然像是，完全看不見男孩與女孩。
於是，男孩與女孩，就這樣光明正大的，再次一的路過了，剛剛才攔下他們的那一位守門人。
男孩與女孩，就這樣順利的，進入了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
當男孩與女孩，順利的，進入了那片，曾經名字被塵封，如今，只剩編號的土壤。一處所有門都關上，名字，只能用耳語傳遞的地方。那片人影未曾歸返，祈禱聲，被煙吞噬的土地，之後。
女孩，回頭看了一眼，那一位，來自東歐的男子，他也看著女孩，他們兩個人，相視一笑，接著，他高舉起了，他的右手，他對女孩比出了一個，代表『幸運』的手勢，然後，他朝著女孩揮揮手，催促著女孩的步伐。
女孩，也高舉起了她的右手，比出了一個，代表『幸運』手勢，然後，微笑著回禮。
接著，女孩，立即快速的轉身，開始找尋著放向。
突然，女孩看見了，在不遠處，有一個身影，那是一個，只有女孩，才能看到的身影。
那一個身影，是『撒旦』，祂，站在那裡，看著女孩微笑，祂，看起來，像是，已經等候了許久。
撒旦，依然披著那件熟悉，而且，微微冒著火的『黑色披風』。
撒旦，一如既往的，十分淡定。
女孩，笑容溫暖，語帶玩笑的，跟撒旦說，她說「哎呦！撒旦哥，祢，今天不用修地板？祢，家的地板，今天沒有『燒起來』嗎？」
撒旦，一臉正經，雙手插在口袋中，祂，眼神無奈的，看著女孩，祂，回答女孩。
祂，說
「怕妳，一個人。
逛『地獄』，
迷路。
不要浪費時間！
走！
妳，要自己走？
還是，我背妳？」
女孩，忍不住的笑出了聲，她語帶玩笑的，回答著撒旦，她說「撒旦哥。我，現在，還能走。不過，等等，要是死了，祢，再背我吧！」
神，十分興奮的，像是見到，許久未見的老友般，又蹦又跳的，祂，想跟撒旦『聊聊天』。

直到，女孩，十分憤怒的，瞬間回頭，她惡狠狠的，死死瞪著，神，
她咬牙切齒的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請問，祢，可
是，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這，裡，是『奧斯
威辛集中營』！！請問一下，祢，今天，是，來『觀光』？！還是，
來『校外教學』？！」
神，看著女孩逐漸握緊的拳頭，收起了，祂，那嘻皮笑臉。
女孩眼中的風景，和她深愛的男孩，眼中的風景，『完全』不一樣。
女孩，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一切』。
女孩的身體，因為『疼痛』，而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
女孩的身體，因為『炙熱』，而不停，不停，不停的，瘋狂的冒著汗
水。
那一日，是一個寒冷的冬日。
但是，對於女孩而言，她卻感受到，比夏日更炙熱，一波，一波，又
一波的火焰，筆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朝著她席捲而來。
在女孩與男孩相遇前，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曾用她的雙手，捧起過無數的心臟，讓它們能夠『重新跳
動』。
女孩，也曾經用她的雙手，『治癒』了無數的傷者。
女孩，也曾經用她的雙手，『修補縫合』了，無數的傷口。
所以，在那日的風裡，隱藏著一絲淡紅色的氣息，那若有似無，卻在
鼻息間，輕輕的撕開了什麼的氣味。
女孩，早已習慣。
因為，在女孩的手中，曾有數不清的名字，從死神的手中，被她硬生
生的搶回來。
然後，女孩總是會回頭，眼神冰冷的，死死看著死神，語氣堅定的
說，她說「今天，這個名字，沒被你燒掉。今天，是我贏！你，可以
滾了！」
女孩，也曾經在無數次的深夜裡，對著死神，大聲的咆哮著，她說
「你！對，不用看！就是你！你！把『人』，還，給，我！立刻！馬
上！還，給，我！你！把『人』，交，出，來！我警告你！那個名
字，還沒呼完，那個靈魂，也還沒走完！而且，我，還沒，說，『結
束』！！你，馬上給我滾！你，給我滾出，我的房間！你，給我滾
出，這棟建築！你，從哪裡來，滾回哪裡去！！」
男孩，一開始，正在認真的研究著，一座木造的廊亭，那個像試圖為
歷史遮風的屏風，但是，卻怎樣也擋不住，那從灰燼縫隙中滲出的低
語。
而女孩，只是腳步飛快，雙手同時提著，她那因為太大，而幾乎要掉
落的褲子，她快速的朝向『西方』奔跑。
撒旦，則是一言不發的，在女孩的右側，與女孩一起，並肩的奔跑
著。

直到男孩，慌慌張張的，追上女孩的腳步。
男孩，氣喘吁吁，完全不明所以，他慌慌張張的，詢問女孩，為什麼女孩，剛剛突然，跑的這麼快，他差一點點，就找不到女孩。
男孩說，他剛剛回頭的那一瞬間，沒有看見女孩，他的內心，瞬間，被強烈的恐懼，完全淹沒。
女孩，微笑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抓了一下男孩的右手，她使男孩的心，安定了下來。
接著，女孩，慢慢的閉上了她的雙眼，她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才緩緩的，再次張開了，她的雙眼，她伸出她的右手，她在空中，比出了一個『安靜的等待』的手勢，她語氣堅定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不是這裡！等等！等等！再等等！」
突然，日出的方向，傳來一聲，清澈，而且，十分響亮的『狗吠聲』！
女孩，先是愣住，然後，接著是『第二聲』！
再接著，是『第三聲』！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指向那個方向，對著男孩說，她說「My Love！在那邊！在那邊！在那邊！快！快！快！」
女孩，慌忙的叫上男孩，她的雙手，依然同時拉著她那搖搖欲墜的褲子。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
男孩與女孩，回到了那個，位於遊客停車場的車上。
撒旦，則是依然，一言不發的，全程在女孩的右側，與女孩一起，並肩的奔跑著。
男孩，原本想抽根煙，休息一下。
女孩，快速的伸出她的右手，打下他的煙，她說「My Love，快！快！快走！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男孩，坐上駕駛座，他開玩笑的看著女孩，他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妳說『不要浪費時間』！妳平常不是最喜歡，東摸摸摸摸，拖拖拉拉的？」
女孩，只是氣喘吁吁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關於這個，我們等等再討論。快！快！快開車！」
而當男孩，將車，駛出那個，遊客停車場的柵欄。
男孩，東張西望，他迷茫的詢問女孩方向。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指向那個『日出的方向』。那個『三聲狗吠』來自的方向，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快！快！快往那個方向，開過去！趕快！」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催促著。
突然，男孩與女孩，他兩個人，同時一起，清晰的聽見一聲『הֶסְתֵּר פָּנִים』。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聲音沉著嚴肅，十分清晰。

那一個聲音，來自男孩與女孩，正前方的，雙側『冷氣出風口』。
男孩，愣了一下，他的眼神中，帶著驚嚇的，看向女孩，他的聲音，略微顫抖的問女孩，他問「My Girl，妳，剛剛，有沒有，聽到『什麼』？」
女孩，十分驚訝的，轉頭看著男孩，她說「Hmm…. My Love，我以為『理論上』，你應該，『聽不到』。不過，既然你『已經』聽到了，那麼，我就只好直接告訴你。是的！那一個聲音，就是那個，上古瘋子。」
女孩，回頭看向，神。
神，正雙手抱胸，一臉得意的笑著。
女孩，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不語。
然而，也就是從『此時此刻』開始，男孩，在一瞬間，徹徹底底的，失去了『記憶』，他就像是，被像開了『飛航模式』的手機，他只是一路呆呆的，開著車。
直到，男孩與女孩的車，駛入了一片森林中，那一個地點，是『最後一個』，被『紀錄』在『歷史』上的地點，是遊客指南『最後的邊界』。
那一個地點，是在歷史中，被抹去的土地。那土地沉默多年，卻總是在雨季，吐露些什麼。骨頭不是白色，而是被泥養成了淺黃，像是不願驚動誰的，緩慢的呼吸著。
然而，在那一個地點，有一台純白色，小小的轎人車。
那一台純白色，小小的轎車，像是已經，等候了許久。
那一台純白色，小小的轎車內，有兩名男子，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面帶微笑，同時一起，下俯身子，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對女孩，揮了揮，他們兩人的右手，表達了他們致意後。
那一台純白色，小小的轎車，便緩緩的，慢慢的駛離了，那片令人心碎的森林。
男孩與女孩，駕駛的，是一輛深色，高高的休旅車。
女孩，獨自一個人，下了車，她緩緩的，俯身蹲下，她慢慢的，輕輕的，用她的左手，不斷，不斷，不斷的撫摸著，那片被鮮血，澆灌的草地。
女孩，緩緩的閉上了，她的雙眼，她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感受著』那些『落葉』的方向。
女孩，依然，輕輕的閉著，她的雙眼，她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她使用著，那個『不屬於人間的語言』，她詢問著，周圍的那些，來自『其他大樹的葉片』。
『三分鐘』後。
女孩，眼帶淚光的，回到車上。
女孩，聲音顫抖，眼帶淚光的，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一片地，很像是某些頁面，沒寫完的歷史書…但是…但是…但

是…那書頁的內容，卻是…卻是…卻是…用『身體』…書寫的…」
女孩，深呼吸了一大口氣，她的雙手，狠狠的掐著，並且，狠狠扭轉了，整整一圈，自己雙側的大腿內側，直到，她的皮膚，開始出現，輕微的『瘀青』，她才終於停下。
女孩，默默的擦乾眼淚，她示意，讓她深愛的男孩，繼續，往森林的深處駛去。
男孩，十分不解不的詢問女孩，他應該要將車子，要開去哪裡。
女孩，只是眼帶淚光，語氣顫抖的，她顫抖著，舉起了她的右手，為她深愛的男孩，指著方向。
女孩，深呼吸了一大口氣，她用盡全力的，表現出平靜，她依然，眼帶淚光，語氣依然，顫抖的，她輕輕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兩個人，朝著我們面前的，這一條『泥土小徑』，一路前行，直至『青草』，再一次，阻止路徑延長。並且，在『左側』，將會有一扇，被時間與歷史所遺忘，鏽跡斑駁的『鐵門』，為止。」
十分鐘後。
男孩和女孩，他們兩個人，終於抵達了。
女孩，剛才口中描述的，那一個地點。
那是一個，不存在在『任何紀錄』上的地點。
那是一個，不屬於遊客指南的地點。
那是一個，在歷史中，被硬生生抹去的土地。
那是一個，土地沉默多年，卻總在雨季吐露些什麼。骨頭不是白色，而是被泥養成了淺黃，像是不願驚動誰地，緩慢呼吸著。
泥土小徑，嘎然而止。
男孩與女孩的左側，那是一個，被時間和歷史所遺忘，已經略微變形，並且，鏽跡斑斑的『鐵門』。
當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終於抵達了，那一個地點的時候。
那時，正是接近日落之時，太陽，已經幾乎西沈。
再有『一刻鐘』，天，就會被擦黑。
而男孩與女孩，停下的那一個森林的地點，位於那扇門上寫著自由，裡面，全是骨灰之地，的『正東方』。
男孩，像是突然恢復了記憶，他眼神十分驚訝的，看向女孩，他的語氣帶著滿滿的不可思議，他詢問女孩，他問「My Girl，妳，到過這裡？妳，是怎麼知道，會有這個景象？」
女孩，沈默了許久，她努力的表現平靜的，淡淡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等等，先等等，再等等！『時間』還沒到。」
男孩，對女孩點了點頭，然後，開始使用著他的手機，他暫時忙碌著工作的內容。
女孩，突然抬頭，她語氣堅定，眼神堅定的，跟男孩說，請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發給男孩一段『語音訊息』，使

用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對『家族名稱』的『發音』給女孩聽，因為，那是，屬於她的『樹木』的『名稱』。
因為，那是女孩，完全不懂的語言。
男孩，聽完了女孩的要求後，立即拿起他的手機，撥通了電話，他告知了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至今之人，剛剛女孩所需要的訊息。
而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立刻，就發來了『語音訊息』。
女孩，只是，一遍，一遍，又一遍，不斷，不斷，不斷的，在她的口裡模仿著。
女孩，十分害怕，錯過了任何一個細節。
女孩的雙手，同時一起，也在空氣中，朝著各種不同的方向，不斷，不斷，不斷的，抓握著。
女孩的每個手指，不斷，不斷，不斷的，朝向各種不同的方向，不斷，不斷，不斷的，探尋著，就像是在尋找著什麼。
男孩緩緩的轉頭，他看著怕是已經快要『走火入魔』的女孩，他輕聲的對女孩提問，他們還需要等待多久。
女孩，依舊是保持著，她原來的姿勢和動作，只是平靜卻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快了！」
突然，正東方的樹林中，出現了一道，隱約可見的白色光芒。
從那一道，隱約可見的白色光芒中，緩緩的，走出了一個人，那一個人的服裝，上身潔白，下身血紅。
那一個人的右側，牽著一匹純白無暇，而且十分高大的白馬。
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並未上有馬鞍。
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卻有著神聖，象徵性極強的，一塊『精緻的布匹』。
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那『精緻的布匹』，隱隱約約的出現，那位傳說中，曾是個『唱歌』給，神，聽的男孩，也是第一個讓『劍與詩』共存於心的人。有人說，他曾經是，神，最愛的，卻也是最讓，神，心碎的那位。
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那『精緻的布匹』，隱隱約約的出現，來自『那個人』的裝飾。
男孩，興奮的拿起了手機拍照，他的語氣中，帶著萬分的不可思議，與手足無措的驚嚇，他詢問女孩，他問「My Girl，這種地方，怎麼有『人牽著馬』這種畫面出現呢？我記得，我查過地圖，這附近的方圓幾十里，什麼都沒有，更不可能有農場，或是馬場才對啊？！怎麼會有這種畫面出現呢？！」
女孩，只是微笑著看著男孩，她不語。
直到男孩，有一點不開心的，拿著照片給女孩看，他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看！為什麼，無論我怎麼調整『相機焦距』或是『設

定』。我都無法將『那一個人』的『臉』拍清楚。『那一個人』的『臉』　不管怎麼樣，都是『模糊的』。」
男孩的表情，像極了一個，剛剛受了委屈的孩子。
女孩轉頭，她看向男孩，她眼神溫柔的，看著男孩。
然後，女孩緩緩的，伸出了她的右手，她輕輕的，將男孩的手，與他的手機，同時一起，輕輕的按下，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好了。沒關係。因為，你所說的，那些細節，不是你『需要』，也不是你『必須』要『看清楚』的東西。」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後，興奮的點著頭。
接著，男孩興奮的，將他剛剛所拍下的『照片』，傳給了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他們兩個人，開心的互相，發送著訊息，同時一起，討論著，這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女孩，深呼吸一大一口氣，她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她語氣溫柔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等一下，那一個人，會並肩的，牽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他們兩個，將會同時一起，在我們兩個人，的車子周圍，繞行『半圈』，作為保護的『結界』。」
男孩，依然是興奮的，對女孩點著頭，然後他十分專心的，一直看著那匹純白無暇的馬匹，一邊持續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只今尚未止針之人，討論著女孩告知他的。
那一個人，就這樣並肩的，牽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緩緩的，不疾不徐的，在他們兩個人，車子的『右側』，『後側』，和『左側』
那一個人，就這樣並肩的，牽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緩緩的，不疾不徐的，在他們兩個人，車子的『右側』，『後側』，和『左側』，三個方位，各停留了『三分鐘』。
然後，那一個人，就這樣並肩的，牽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走入了『正西邊』的樹林，他們兩個，同時一起，消失在了一道，隱約可見的白色光芒中。
女孩，突然，整個人跳起來，她說「就是現在！走！」
女孩，雙手緊緊的，抱著她的那本『霧面黑色』的筆記本，她同時一起帶著一支『霧面黑色』的筆。
女孩，毫不猶豫的，開門直接衝下車，她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筆直的，直接來到了，那扇鏽跡斑斑的『鐵門』之前。
女孩，瞬間停下，她的腳步。
女孩，先是輕輕的，用她的雙手，將她那霧面黑色的筆記本，和筆，小心翼翼的，放在那片用鮮血澆灌的草地上。
接著，她努力的站直，站直她那風一吹，彷彿就會飛走的身體。
女孩，緩緩的，彎下了她的腰，直到女孩的視線，只能夠看見，自己的雙腿，為止。
女孩，對著那些一頁頁，沒有寫完的名冊，被雨水濕透，仍執意從風

中翻來翻去。他們所有人，是那些來不及說完的名字，他們所有人，是那些喉嚨剛發出聲音，卻被煙吞掉的祈禱。他們所有人，不曾離開，他們所有人，只是被『世人忘了』，『沒有被看見的名字』。
女孩，就這樣彎著她的腰，三分鐘。
女孩，能夠十分清晰的感受到，那些一頁頁，沒有寫完的名冊，被雨水濕透，仍執意從風中翻來翻去。他們所有人，是那些來不及說完的名字，他們所有人，是那些喉嚨剛發出聲音，卻被煙吞掉的祈禱。他們所有人，不曾離開，他們所有人，只是被『世人忘了』，『沒有被看見的名字』。他們所有人的眼神中，有的十分震驚，有的十分不理解，他們所有人，彼此，面面相覷。
女孩，慢慢的抬起，她的身體，接著，緩緩的抬起她的頭。
女孩的眼淚，已經從眼角滑落。
女孩，滿臉淚水的，她環顧四週，她看向那些一頁頁，沒有寫完的名冊，被雨水濕透，仍執意從風中翻來翻去。他們所有人，是那些來不及說完的名字，他們所人，是那些喉嚨剛發出聲音，卻被煙吞掉的祈禱。他們所人，不曾離開，他們所有人，只是被『世人忘了』，『沒有被看見的名字』。
女孩，依舊，滿臉淚水的，再次，環顧四週，她看向那些一頁頁，沒有寫完的名冊，被雨水濕透，仍執意從風中翻來翻去。他們所有人，是那些來不及說完的名字，他們所有人，是那些喉嚨剛發出聲音，卻被煙吞掉的祈禱。他們所有人，不曾離開，他們所有人，只是被『世人忘了』，『沒有被看見的名字』。
女孩，口氣顫抖的，對那些一頁頁，沒有寫完的名冊，被雨水濕透，仍執意從風中翻來翻去。他們所有人，是那些來不及說完的名字，他們所有人，是那些喉嚨剛發出聲音，卻被煙吞掉的祈禱。他們所有人，不曾離開，他們所有人，只是被『世人忘了』，『沒有被看見的名字』說，她說「大家…大家…大家…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都是我不好！全部都是我的錯！！全部都是我不好！！是我…是我…是我…來晚了！！」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她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做著『自我介紹』，以及，女孩是為何，而來到此地。
女孩，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她自嘲著，她說「大家，沒關係！沒關係！真的沒有關係！我知道，我來自地球遙遠的另外一方。我完全能夠理解，來自你們大家眼中那些『不可思義』的眼神。你們大家一定是在想『一個“亞洲的女孩”，竟然跨過了千山萬水，跑到這裡，說她要來尋找屬於“猶太的葉片們”。我不只是“膚色”完全搭不上關係，甚至我的“長相”都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我自己想想，都覺得十分『不可思義』。所以，將心比心，請你們大家，不要為了，那來自於『直覺反應』的眼神，而感到自責，因為，我並沒有覺得『被冒犯』。我反

而覺得，因為，這一件事情，讓我們大家，同時一起，有了一個，稱作『不可思義』的『共同點』！」
女孩，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露出了一個，溫暖的微笑。
而那些破碎的葉片們，也一起笑了。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說，她在努力尋找，她所深愛的男孩，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們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了何方。
女孩，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不斷，不斷，不斷的，模仿著，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剛剛傳送給男孩的『語音訊息』中，那個屬於她的，那顆『大樹名稱』的『發音』。
女孩，同時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不斷，不斷，不斷的自責，並且她一再，一再，一再的道著歉。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表示，她的『語言能力有限』，希望，如果大家願意的話，能夠『幫助』女孩，尋找那些葉片們。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表示，她絕對沒有，她也絕對不會『強迫』，任何一位破碎的葉片，為她提供『幫助』。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表示，她完全能夠理解，而且完全能夠明白，在場每一個，所有破碎的葉片們，必定都十分渴望，她手上的那隻筆，她完全能夠理解。
女孩，再次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那些破碎的葉片們，不斷，不斷，不斷的自責，她再次，一再，一再，一再的道著歉。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努力著，用她有限的語言，向那些破碎的葉片們，解釋著『如何使用』這支『筆』。
女孩，沒有『戰甲』，可以穿。
女孩，沒有『權杖』，可以拿。
女孩，只有『一張紙』和『一支筆』，和一顆已經十分破碎，卻依然願意，等待回音的『心』。
女孩，緩緩的，再次俯下身去，小心翼翼的，用她的雙手，將那些她原先，小心翼翼的，放在那片用鮮血澆灌的草地上，她帶來的的『霧面黑色筆記本』，和她的『筆』，小心翼翼的拾起。
女孩，小心翼翼的，用她的雙手，將她帶來的的『霧面黑色筆記本』，和她的『筆』，同時一起，用她的雙手，按壓在她的心臟正上方，她大口，大口，大口的呼吸著。
接著，女孩，想都沒想，她大步，大步，大步的，直接奔向了，那扇鐵鏽斑斑的『鐵門』前方。
女孩，依舊是，想都沒想，她直接『撲通』一聲，雙膝跪地，她雙膝跪地的，跪在了那扇，沉默了八十年的『鐵門』前方。
那扇，沈默了八十年的『鐵門』，它沒有打開，也沒有說話，但是，

她知道，那門的後面，有人在等她。
女孩，想都沒想，她只是依靠一個直覺，還有一個呼召。
女孩，想都沒想，她毫不猶豫的，將整個『霧面黑色的筆記本』，和『筆』，還有女孩的『整隻右手臂』，整個完整整的，盡最大可能的，伸進那銹跡斑斑的欄杆裡。
女孩，想都沒想，她毫不猶豫的，將整個『霧面黑色的筆記本』，整本放進了，那銹跡斑斑的欄杆後面，她輕輕的，將那本霧面黑色的筆記本打開。
女孩，輕輕的，將那本霧面黑色的筆記本，整本放在了，那片用鮮血澆灌的草地上，並用她的手，將紙面盡可能的撫平，然後，她慢慢的，握著她的『筆』。接著，她慢慢的，將她的『筆』，站立起來。
女孩，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寫得更順暢，讓他們能夠說得更穩定，讓那條被歷史肢解的河，終於，有一個地方能夠流出來。
就在女孩跪下的那一刻，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落下了紛飛的大雪。
女孩，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這件事，是後來他所深愛的男孩，告訴她的。
寒風，像鋒利的刀刃一般，不斷，不斷，不斷的，割著女孩的臉。
但是，女孩完全不在意，她唯一，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他們，能不能說話？他們，還記得自己是誰嗎？」
女孩，一遍，一遍，又一遍，呼喊著，那個，她模仿來的葉片『名稱』。
女孩的心裡，暗暗祈禱，什麼事都『不要發生』。
突然，在塵土與焦黑中，一隻等待了八十年的手，在那扇鐵門後，十分顫抖的，觸碰到了女孩。
女孩，清晰的聽見，那一片葉片的靈魂深處，十分顫抖的問句，他問「妳…妳…妳…是誰？妳…妳…妳…怎麼可能…找到…『這裡』？在這個…所有…所有…所有人…都遺忘…的…歷史…餘灰裡…在這…八十年來…從來…從來…從來…沒有『人』…踏足的…地方？怎麼…怎麼…怎麼…可能…會…有…光？」
那一瞬間，女孩的雙眼，清楚的看見，那一條只屬於『血脈的光』，筆直的連向，那依然坐在車上，彷彿靈魂真空的，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在那一瞬間，徹底的崩潰了！
女孩，心痛的哭著嘶喊，她問那片葉片，她問「我的葉片，我的家人，當年…當年…當年…發生了什麼事？！當年…當年…當年…到底…到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找到你？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這裡』…怎麼可以…是『這裡』…我真的…很不希望…我真的…找到了你…我甚至…希望…你是『假冒』的…但是…但是…但是…你們的靈魂上…那一條只屬於

『血脈相連的光』…那光…那光…那光…真的…真的…真的…連接到了…我…我…我那…坐在車上…彷彿…靈魂真空…那個…我…深愛的…男孩…」
女孩，全身顫抖著，她的淚水，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落下。
突然，神，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神，用，祂，的雙手，十分用力的，緊緊抓住了，女孩的兩側肩膀。
祂，說
「孩子。
妳！
等一下，再哭！
妳！
手，抓好了！
他！
還沒『回家』！」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越來越顫抖。
女孩，完全能『感受到』，並且，完全能夠『看到』，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正在回憶，然後，他從回憶裡『崩潰』了。
女孩，全程同步的，同時一起，看見了，他的所有，破碎與痛苦的回憶。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原本，崩潰的，想要直接放手。
是那一些，圍繞在他身邊，許許多多，來自其他大樹的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按住了他的手，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告訴他，他們所有人說「你，不能鬆手！你，千萬不能鬆手！你，一鬆手！她，會立刻，死在這裡！」
女孩，努力的，擠出一個微笑，對那片葉片說，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沒關係，如果你不願意說，我也完全能夠理解。我絕對不會強迫你的。我完全能夠，感受的到，你所有的痛。但是，神，現在不讓我哭。你不要怕，你是我的家人！讓我們一起，完成這個『儀式』。讓我帶你『回家』！」
女孩，再次努力的，擠出一個微笑，她試著穩定自己，她對那片葉片說，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不想回答，也沒有關係。我的問題是…我…我…我…能回去…跟家人們說…你…你…你…是…一個…『完整』…的你…嗎？」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越來越顫抖的手，他聲音顫抖的告訴女孩，他說「我…我…我…不是…我…我…我…不要了…還是…不要好了…我…我…我…不想…不想…不想…讓他們…看見…看見…看見…現在…現在…現在…這樣的…我…焦黑的…皮膚…骯髒…又碎裂…的骨…記憶…裡的…哀號…已經…已經…已經…纏繞著…纏繞著…纏繞著…八十年…八十年…八十年…如影…我的靈魂…已經…已經…已經…習慣了…無人…會…伸手…直

到…直到…直到…妳…妳…妳來了…」
女孩，強忍著淚水，努力擠出一抹微笑，她跟那片葉片說，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我，不是誰。我甚至，一直，一直，一直祈禱，我祈禱…我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找到你…但是，神，卻讓我聞見了馬，還讓我夢見了你。然後，我穿越了，整個歐洲的泥濘與鮮血，在最不該…不該…不該…有答案的地方…遇見了你…你會顫抖，那是因為，你想起來了，『記憶』猶如洪水一般決堤，你會崩潰，你想放棄。這些，我都完全能夠明白！」
女孩，強忍著淚水，再次努力的，擠出一抹微笑，她語氣堅定的，告訴那片破碎的葉片，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無論你說，你的手，有多麼的破碎，都有沒關係！我，絕對不會退後。而且，你，一點都『不骯髒』！你，是我的『家人』。我，不怕你的『痛』。我，不怕你的『傷』。但是，我怕，我很怕，我很怕，你，不再相信，有人，還會來找『你』！」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顫抖的握著女孩。
一開始，他只是輕輕的，像是，怕自己會碎掉。
女孩，再次努力的，擠出一抹微笑，女孩語氣堅定的，和那片破碎的葉片說，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你，不可以鬆手！你，千萬不可以鬆手！你，如果鬆手了，你就會『灰飛煙滅』了！」
女孩，再次努力的，擠出一抹微笑，女孩依然，語氣堅定的，和那片破碎的葉片說，她說「我的葉片，我的家人，你，抓緊我！你，不要擔心！我，最不怕的，就是『痛』了！你，要抓緊！你，要抓牢了！你，再等等我，等等我一點點。我一定會帶你『回家』！不是『一段記憶』，不是『一張紙』。是『血脈』，是『家人』，是『名字』！我一定會讓你『完整的』，被『迎回家』！」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遲疑了一下。
然而，在那些所有圍繞在他身旁，那些來自其他大樹破碎的葉片，他們所有人，大家同時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鼓勵下。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終於用力的，握緊了女孩的手。
那一片破碎的葉片，他終於用力的，握緊了女孩的手，他在女孩的筆下，終於寫下了，那個等待了八十年的字。
那是，『靈魂的迴聲』。
那一日，大雪紛飛。
但是，女孩的紙張，卻沒有沾上，一片雪花。
儀式結束後，雪也停了。
女孩，崩潰嘶吼著，呼喚她深愛的男孩下車。
女孩祈求她深愛的男孩，為那一片，來自他血脈的葉片祈禱。
女孩自己，則是直接哭倒在，那片由血水澆灌的草地。
女孩，完完全全無法站立。
女孩，全身顫抖，她崩潰的哭到，完完全全無法言語。

男孩，完成了他的祈禱之後，他回頭看向女孩，他大步的奔向女孩。
男孩，原本已經彎下了，他的腰，他準備附身蹲下，將女孩攙扶起來。
女孩，抬頭看著看，她深愛的男孩，她只是努力的，擠出一點微笑。
然後，女孩舉起了她的右手，對她深愛的男孩，比出了，表示『我沒事，你先不要管我，你先回去車上等我。』的手勢。
男孩，滿臉驚嚇的，看著女孩，他一步一回頭。
女孩，則是強撐著，直到，她確認了，她深愛的男孩，回到了車上，並且，關上了車門。
女孩，開始對著，神，嘶吼著，她說「耶，和，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憑什麼！憑什麼！到底憑什麼啊！我…我…我…就只是想來『看看』…就『看看』…『看看』…」
女孩，繼續對著，神，嘶吼著，她說「耶，和，華！這裡！這裡！就是這裡！是我！『最後』一個！『最後』一個！『最後』，一個！想要，找到，『人』的，地方！這裡！就是這裡！這個鬼地方！我！我跟，祢，講過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這裡！這裡！這裡！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女孩，崩潰的哭到，幾乎昏厥，直到，加百列，和撒旦，他們兩個，同時一起，輕輕的將女孩攙扶起來。
撒旦，只是輕輕的，伸出，祂，的右手，為女孩撫去了，她臉上滿臉的淚痕，祂，輕輕的，拍了拍女孩的背，祂，默默的，伸出了，祂，的右手，一直放在女孩的身後，一小段距離的地方，祂，什麼都沒說。
女孩，踉踉蹌蹌的，慢慢站起身。
女孩，哭著，聲音顫抖的，她再一次，彎下了，她那幾乎破碎的身體，向著其他被遺落的所有葉片們。
女孩，聲音顫抖，泣不成聲的，對那些留下來的，其他的被遺落的所有葉片們說，她說「大家…大家…大家…對不起…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手中…只有『一支筆』…『一支』…無法給所有人的『筆』…都是…因為我…是我…是我…是我…不夠強大…是我…是我…是我…沒有辦法…做的更多…我恨…我恨…我自己！對不起…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只能…帶走…我的家人…只能…『一個人』…我…我…我…沒有辦法…我…我…我…沒有辦法…帶走…你們…『全部』…的人…如果…如果…如果…真的可以…我是…多麼希望…希望…希望…我…能夠…帶走…你們『全部』…『全部』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那一天，在雪地裡，在那片被歷史掩埋了，八十年的土壤上，每一雙無形的眼睛，他們所有人，全部都盯著女孩。
他們，不是『憤怒』，不是『怨懟』…那是『羨慕』，是『痛』，是一種『靈魂深處』無法開口的『渴望』。
那一天，在雪地裡，在那片被歷史掩埋了，八十年的土壤上，每一雙

無形的眼睛，他們所有人，全部都盯著女孩。每一雙眼睛，都透露著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是我？」
女孩知道，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拿走這支『筆』。
女孩知道，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拿走這支『筆』，然而，那個不是『貪婪』，是『他們每一個人，他們所有人，都從來沒有，被認真的，叫過一次名字』。
但是，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完全沒有，任何一個人，想過要『搶』。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讓女孩找到她了，她要找的人。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幫助著女孩，翻譯著語言。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幫助著女孩，安撫著崩潰的他。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幫助著女孩，安撫著崩潰的他，並且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一起的，告訴他，他們所有人都說「你，現在放手，她，會死！」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幫助著女孩，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一起，陪著女孩，完成了那個『儀式』。
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幫助著女孩，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了人，認識女孩，而是因為他們每個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一起懂得
「這一幕，是他們所有人，
等待了，八十年的一幕。
女孩的手，在發抖。
他的手，更是發抖。
但是，在那一刻，全場，都屏息了。
並不是因為，出於『懼怕』。
而是，因為，神，來了。
不是，用『火柱』，不是，用『雷電』。
而是，用一個，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女孩的『筆』。
寫下了一個，神，的選民，『靈魂』的『回歸』。
他，不是知名者，他，不在名冊上。
他，不在任何報導，他，不在紀念碑。
甚至，連他的後代，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但是，女孩，來了。
女孩，說了那句，『我帶你回家！』
他哭了，女孩寫了。

全場所有沉默的靈魂。
都在心裡，為他『鼓掌』，並且送上『祝福』。
這支筆，只有『一支』。
但是，那天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時一起，讓女孩用。
因為，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知道。
「女孩的那一『筆』。
讓天堂和地獄，都安靜了下來。
那一刻，所有塵封的門，都被打開了。
所有等待的靈魂，都屏息。
因為，那一片葉片，他回家了。
那一刻，不是一個『儀式』的結束。
而是，一個『遺忘』，依然，有可能『被翻轉』的證明。」
女孩，依依不捨的，四處張望的，看著那些被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她滿眼淚水的，跟那些被留下來的，所有破碎葉片們說，她說「各位在場的，每一位葉片們，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每一位的『名字』。我也不會說你們的『語言』。但是，我願意，用我十世，為，神，工作，所積攢的，所有積蓄，『祝福』，留下的『每一個你們』。」
女孩，依然，依依不捨的，四處張望的，看著那些被留下的破碎葉片們，她滿眼淚水的，跟那些被留下來的，所有破碎葉片們說，她說「各位在場的，每一位葉片們，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每一位的『名字』。我也不會說你們的『語言』。但是，我願意，用我十世，為，神，工作，所積攢的，所有積蓄，『祝福』，留下的『每一個你們』。我，要許下一個『願望』，我，祝願你們，『每一個人』，都能減少，哪怕一絲絲的『痛苦』！我，還要再許下一個『願望』，我，祝願你們『每一個人』，在未來的有朝一日，也能夠『被家人尋回』！」
那些被遺留下來的，所有破碎的葉片們，十分擔憂，十分惶恐，當時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爭先恐後的，對女孩說，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說「女孩！等等！妳，等等！妳，先等等！妳，不要衝動！妳，知道這裡，『數量』有多少嗎？妳，不要亂許願！」
女孩，依然，依依不捨的，四處張望的，看著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她滿眼淚水的，面帶微笑的，跟那些被遺留的，所有破碎葉片們說，她說「各位在場的每一位葉片們，沒關係！請你們所有人，不需要為我擔心！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這裡的『數量』有多少。只是，我，沒差！反正，我已經為，神，工作十世了，錢要是不夠，我再給，神，工作十世！不夠的話，那就再加！但是，這兩個『願望』，我，今天是『許定了』！請你們所有人，不需要阻攔我！我，之所以，許下這兩個『願望』，就是因為，『你們每一個人』，

全部都值得，讓我這樣做！」
女孩，邁著幾乎快要消失的步伐，踉踉蹌蹌的，她努力的，朝著車子的方向走。
女孩的心中，有一絲竊喜。
因為，女孩明顯的感覺到了，她自己，幾乎已經沒有了呼吸。
然而，撒旦，伸出，祂，的右手，一把直接抓起女孩，放到了，祂，的背上，祂，對女孩說，
祂，說
「我背妳！」
並且，同時伸出了，祂，的，左手食指，放在女孩的鼻子前面。
撒旦，大大的嘆了一口氣，語氣無奈的跟女孩說，
祂，說
「喂，妳怎麼可以，『總是』這麼笨？！
妳該不是以為，可以『一命換一命』吧？！
這個，妳就不用奢望了！」
正當女孩，準備離去時。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的眼神裡，全部都透露著，難以掩蓋的『失落』和『悲傷』。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對著女孩笑著，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笑的那樣『溫柔』，甚至笑的那樣『美好』。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朝著女孩的方向，揮舞著那些，幾乎破碎的手。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朝著女孩的方向，揮舞著那些，幾乎破碎的手，跟女孩道別。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用比風輕撫過樹葉，還輕的聲音。
那些被遺留下的，所有破碎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用比風輕撫過樹葉，還輕的聲音，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全部都跟女孩說，他們所有人，他們每個一個人，都說「來自遠方的女孩，謝謝！謝謝！謝謝妳！是妳的到來，才給我們所有人，帶來了『希望』！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全部的人，都『不恨妳』！所以，請妳『不要』恨自己！」
在回程的車上。
女孩，一整路上，都無法停止哭泣。

但是，女孩卻無法，告訴她深愛的男孩，她為何而哭泣。
女孩，哭泣，因為，她看到了，那些葉片們，他們所有的人，有多麼的『痛』，有多麼的『破碎』。
神，依然坐在後座。
神，一路上，滔滔不絕的，一直所說著，祂，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以及，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上面的『精緻裝飾』，還有，祂，安排的『日落光線』以及『整體的氛圍感』。
神，說著說著，祂，突然，想起來，並且，開始抱怨著，祂，抱怨著男孩『沒聽懂』，祂，『三次』的『飛航模式』提醒。
神，越說越生氣。
於是，神，將，祂，的整個右手臂，高高的舉起，『啪』的一聲，重重的，打在男孩，正在專心駕車的『後腦勺』上。
當然，男孩是無法感知的。
然而，撒旦，只是一言不發，祂，坐在女孩的前方，她的腳邊。
撒旦的手中，拿著，祂，那黑漆漆，冒著火的『針線包』，祂，慢慢的開始，將已經十分破碎的女孩，一針，一針，一針，一線，一線，一線，仔仔細細的，縫補起來。
當撒旦，終於將女孩，十分破碎的靈魂，縫補好了之後。
女孩，微微的睜眼，她正想開口，向撒旦抱怨，為什麼，祂，每一次，都不讓女孩，順著那條『冥界的河流』，流走。
還沒等女孩開口。
撒旦，惡狠狠的盯著女孩，並伸出，祂，的，右手的食指，惡狠狠的，指著剛剛甦醒的女孩，祂，咬牙切齒的說，
祂，說
「十次！
妳！
十次！
我，
再說，
『最後一次』！
地獄，
『不歡迎妳』！！」
說完之後，撒旦氣呼呼的轉身，消失在了一團，只有女孩看的見的，黑灰色的煙霧中。
男孩駕著車，他轉頭看了女孩一眼，他語氣溫柔，卻帶著虧欠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還好嗎？剛剛，我們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時。妳突然之間，開了車門，然後妳整個人，就突然衝了下去。我回頭的時候，已經看見妳，整個人，跪在那扇鐵門前。然後，我抬著頭，看著那個，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在『一瞬間』，毫無預警的，轉變成強烈的『大雪紛飛』！

我知道『那個』，應該就是，妳所說的『儀式』。我看著妳，獨自一個人，跪在那扇鐵門之前，一直，一直，一直哭！但是，我又很擔心，如果，我冒然的下去，會中斷那場『儀式』。」

男孩依然駕著車，他再次轉頭，看了女孩一眼，他依然，語氣溫柔，依然，語氣帶著虧欠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可是，我又一直，一直，一直，放心不下妳。妳竟然連『外套』都『沒有穿』！妳就這樣，獨自一個人，跪在強烈的『大雪紛飛』中。跪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上，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之前！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擔心妳，萬一，妳為了，尋找Ima的Aba的人家們，而感冒了，或是受傷了！那麼，Ima她，一定會十分的生氣！Ima今天早上，才打電話給我，Ima她，一直，一直，一直的，『千叮嚀萬囑咐』，要我照顧好妳！當下我真的是『進退兩難』。所以，我就只好，趕快打電話給Ima。我跟Ima說，妳獨自一個人，突然之間，開了車門，然後，妳整個人，就突然衝了下去！我跟Ima，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都十分擔心妳！但是，我們兩個人，又卻都不敢，冒然的過去，打斷那場『儀式』。所以，我跟Ima，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在妳舉行那場『儀式』的『整個過程』中，都萬分的擔心！我跟Ima，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是，我跟Ima，我們兩個人，又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應該要在『出發之前』，就應該先『預想到』，萬一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這樣的話，也許，妳就會在『出發之前』告訴我，遇到當下的那個狀況，我該如何『幫助妳』！My Girl，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是故意，讓妳獨自一個人，下去面對那場『儀式』的！」

男孩依然駕著車，他再次轉頭，看了女孩一眼，他依然，語氣溫柔，依然，語氣帶著虧欠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我剛剛，看妳上車的時候，整個人，彷彿是，幾乎沒有了呼吸。我剛剛，看妳上車的時候，整個人，彷彿是，快要陷入了昏迷。但是『醫學』，偏偏又不是，我的『專業知識』。我抬頭看著，已經『完全擦黑』的天空。我只能憑著『直覺』，儘快的為妳，繫上安全帶。然後，儘快的駕著車，帶著妳離開，那片傷心的森林！雖然，我不知道，我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不對…我只是單純的想說，萬一妳等等，真的『昏倒』了。至少，我們先把車，開到有『人群』的地方。這樣一來，至少我能夠，有機會找到，跟妳一樣，有『醫療專業背景』的人，來為妳提供『協助』！妳也知道，我也有ADHA，『擔心』與『恐懼』，還有『束手無策』，全部在『同一個時間』，筆直的向我，瘋狂的『席捲而來』！所以，我當下的整個腦中，真的是十分的『慌張』，也十分的『混亂』！」

男孩駕著車，他再次看了一眼女孩，他語氣溫柔，卻帶著虧欠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而且我的手機，當時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被歷史，抹去的鐵門時。在妳下車，舉行那

場『儀式』的，那段時間裡。我正在使用我的手機，就在我跟Ima，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十分擔心的，討論著妳的『安危』時，我的手機，一直，一直，一直，自動轉成『飛航模式』！」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伸出她的左手，摸了摸，她深愛的他的頭髮，她有氣無力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那場『儀式』，本來就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而且，你也已經在，我完成那場『儀式』之後。你不是也下車，走到了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前的方。你做到了，為了那一片，來自你的血脈的『葉片』，你完成了，一位身為『Kohen Gadol』，還有『血脈』，才能完成的『祝福』，不是嗎？所以，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任務』！你，更不需要，為了這件事情，向我『道歉』！至於，你說的手機自動轉成『飛航模式』，是『三次』，對吧？」
男孩，滿臉驚訝的，看向女孩，他說「My Girl，妳是，怎麼知道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她心愛的男孩，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沒事的。你在開車，專心看著前方就好了。你就別再胡思亂想了。都過去了！我，這不是，還坐在這裡，活的好好的嗎。而且，也沒有感冒。」
女孩，十分努力的，用她的雙手，將自己的身體，撐了起來。
女孩，在男孩的右臉頰上，她給了男孩，深深的一個吻。
神，笑嘻嘻的，看著剛剛甦醒的女孩。
祂，說
「孩子。
妳剛剛，
許下的，
那『兩個願望』。
妳，
知道，
多少錢嗎？」
女孩，只是淡淡的回答著，神，她說「隨便！多少錢都無所謂。愛多少，祢，都拿去吧。不夠的話，我再工作補給，祢。」
神，笑了。
神，說
「妳這個傻瓜！
剛剛，
妳許下的，
那『兩個願望』。
算在『我的帳上』。
就妳那麼一點點錢。
我才不要拿！」

女孩，突然眼神冰冷，口氣冷冽的，快速回頭，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請問一下，祢，剛剛，是不是，在我『昏迷』，的期間。祢，動了手，十分，用力的，打了，『我深愛的男孩』，呢？！請問，一下，祢，是不是，想，找死，呢？！」
神，滿臉委屈的，回答女孩說。
祂，說
「我是打了男孩一下。
但是，
我又沒有很用力…
而且，
那是因為…」
神，話音未落。
女孩，依舊眼神冰冷，口氣冷冽的，她依然回著頭，她挑了一下，她的眉毛，態度十分挑釁，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首先。我，要先『謝謝』，祢，如此『慷慨大方』的，突然，之間，替我，剛剛的，那『兩個願望』，買了，單。」
女孩，眼神越來越冰冷，口氣越來越冷冽的，她依然回著頭，她依然挑著，她的眉毛，態度越來越挑釁，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再來。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深愛的男孩』，剛剛，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的時候。『我深愛的男孩』，為什麼，他整個人，看起來，彷彿是『靈魂真空』了，呢？！祢，說，看，看？！為，什，麼，呢？！祢，怎麼，不說話，了，呢？！Huh？！」
女孩，眼神越來越冰冷，口氣越來越冷冽的，她依然回著頭，她依然挑著，她的眉毛，態度越來越挑釁，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還有。請問，一下，為什麼，『我深愛的男孩』，剛剛，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的時候。『我深愛的男孩』，為什麼，『我深愛的男孩』，他的，手機，需要，不斷，不斷，不斷的，被，祢，調整成，『飛航模式』，呢？！請問，一下，祢，是，打，算，讓，『我深愛的男孩』，『下車』，『一起』，『來看』，『我』，是，『怎，麼，樣』，『挖，出』，『死，人』，的，嗎？！祢，有，『考，慮』，過，『我深愛的男孩』，的，『安，全』，嗎？！那種，『儀式』，難，道，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的，嗎？！如果，『是』。那麼，請問，一下，那個，時候，祢，除了，叫我，『不準哭』，之外。祢，去哪裡，了，呢？！Huh？！」
女孩，眼神越來越冰冷，口氣越來越冷冽的，她依然回著頭，她依然

挑著，她的眉毛，態度越來越挑釁，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還沒完。祢，要是，依然，有那個，『膽子』！祢，要是，膽敢，『再』，碰一下，『我深愛的男孩』？！
DO YOU —
Still Remember —
WHAT KIND OF COVENANT WE JUST MADE.
The One —
Written In Chapter 5, Part I.
Just A Little Bit EARLIER.
The Task That Even YOU Bound Me To In Our Covenant — And Made Even Harder.
SO,
DO NOT YOU DARE PRETEND YOU HAVE FORGOTTEN.」
女孩，眼神越來越冰冷，口氣越來越冷冽的，她依然回著頭，她依然挑著，她的眉毛，態度越來越挑釁，更加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的跟，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最後，我，現在，跟，祢，鄭重的，『發誓』！祢，要是，膽敢，『再』碰一下，『我深愛的男孩』！我，一定，會讓，祢，的『日子』，過的，『十分有趣』！祢，是『認識』，『我』的！祢，說，是吧？！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在那趟旅程出發，前一個月。
神，讓女孩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相關『紀錄片』。
女孩，當時在看的時候，就已經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痛。
但是，當女孩，真正，親自踏上，那扇門上寫著自由。裡面，全是骨灰之地。
那種疼痛，遠遠，遠遠，遠遠的，比起女孩，當初『預期』的，更加，更加，更加的可怕！
女孩，永遠都無法忘記，當那一刻，那一片破碎的葉片，當他的手，握住女孩的手，那種疼痛，比女孩預期的，多了太多，太多，太多了，那種疼痛，沈重到女孩的『靈魂』，幾乎立刻被壓的破碎。
然而他們所有人，被遺留下的他們所有人，那些所有被遺留下的，其他破碎的葉片們…那些葉片們…那些葉片們…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搞人，全部都同時一起，笑著，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部都朝著女孩揮手，送女孩離開…
當天晚上，男孩和女孩，回到那座城底，埋著沉睡的王冠與一場沒能舉行的安息。它白日寧靜如詩，夜裡，卻會在牆後重覆同一句問話「你記得我們了嗎？」。
當他們兩個人，返回，那座城的飯店。
男孩，立刻撥通電話，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先是告訴了她，女孩『平安無事』，只是看起來有點『累』。但是，女孩又說，讓男孩只要負責，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尚未止針之人，分享今日一整日發生的故事。
因為，女孩告訴男孩，她的『累』，沒有任何人，可以為她修復。所以，這是女孩自己的『責任』，她讓男孩，專心的講他的電話，女孩，想自己，獨自一個人，靜一靜。
男孩，看了一眼女孩，女孩對男孩，微笑著，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從女孩放在桌面在的『霧面黑色』筆記本中，小心翼翼的，拿出了，今天傍晚，那一片，破碎的葉片，所寫下的，那等待八十年的字。
那是，『靈魂的迴聲』。
男孩，再次，看了一眼女孩，女孩對男孩，再次，微笑著，再次，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小心翼翼的，將那張『靈魂的迴聲』，拍照，傳給了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再一次，『訊息通知』。
那張『靈魂的迴聲』，可以在『家人』之間『彼此傳遞』。那是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更是家人』。
但是，『你們各位』，『並不是』。
麻煩，『你們各位』，用一點『腦子』，不要『自作聰明』。
『家人之間的流轉』，跟『你們各位』的『公開使用』。是兩件『完全沒有關聯』的，『兩個獨立的事件』。
不要把『家人的互動』，竄改成，『你們各位』的『學術的戰利品』。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如果『你們各位』，其中有『人』，將這張『靈魂的迴聲』，拿去『公開』，那就等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再殺一次』。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他們兩個人，用女孩不明白的語言，討論著那張潔白的紙上，為何書寫的如此精簡。
他們兩個人，討論著那一片破碎的葉片，寫下的，那等待八十年的字，為何如此精簡，是不是有什麼，他不願意說出口的話。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她雙眼發直，緩慢的，喝著她的薄荷茶，她彷彿是，沒有了『靈魂』。
突然，一瞬間，女孩重重的，從沙發上，直接重重的，摔落到地毯上。

女孩，一瞬間，被一股，強烈的『黑暗』，並且十分『深沉』的『力量』，像是『崩塌的天』，一瞬間，全部砸在她身上。
女孩的臉，趴在地上，她完全無法動彈。
女孩知道，『他』回家了。
女孩也知道，那股強烈的『黑暗』和那個十分『深沈』的『力量』，是來自於，當他的『家人們』看見『他』的時候，完全的不敢置信，『他』竟然是這樣的『破碎』！
當時，在那扇門上寫著自由，裡面，全是骨灰之地時，女孩就知道，『他』很破碎。
但是，『他』的破碎，卻遠遠，遠遠，遠遠的，比女孩預期的，更加，更加，更加的破碎！
當家人們，看見『他』時，家人們知道了，『他』所受的『罪』。
女孩，用僅剩的，最後一絲力氣，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麻煩你，跟Ima說一下，『他』，已經回到『家』了！其他的，不要問。」
女孩，發狂的哭了。
女孩，獨自一個人，筆直的衝向廁所，吐了二十分鐘。
男孩，原本想跟在女孩的身後。
女孩，一邊忍住吐意，一邊伸出她的右手，示意男孩，她沒事，讓男孩先離開，繼續回去講電話。
男孩的眼神中，依然充滿了，對女孩的擔憂，他一步一回頭，慢慢的走出浴室。
女孩，只是努力的，對男孩笑著，她慢慢的，將浴室的門，慢慢的關起來，鎖死，並且用毛巾，將所有的縫隙，全部堵死，然後，她獨自一個人，將所有水的龍頭，全部開到最大。
後來，等女孩洗完澡，平復了之後。
男孩，再次向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今天傍晚，在那個地方，怎麼有『人牽著馬』，這種畫面出現呢？我記得，我查過地圖，那裡附近的方圓幾十里，什麼都沒有，更不可能有農場，或是馬場才對啊？！怎麼會有這種畫面出現呢？！」
男孩的表情，依然像個，十分委屈的孩子。
女孩，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握著那個『滾燙的』薄荷茶，她努力的擠出一個笑容，她溫柔的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是否記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有著一片神聖，象徵性極強的一塊『精緻的布匹』？」
女孩，用她的雙手，更加緊緊的，握著那個『滾燙的』薄荷茶，她依舊努力的，擠出一個笑容，她依然，溫柔的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是否記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那『精緻的布匹』，隱隱約約的出現，那位傳說中，曾是個『唱歌』給，神，聽的男孩，也是第一個讓『劍與詩』共存於心的人。有人說，他曾經是，神，最愛的，卻也是最讓，神，心碎的那位？」

女孩，用她的雙手，更加緊緊的，握著那個『滾燙的』薄荷茶，她依舊努力的，擠出一個笑容，她依然，溫柔的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是否記得，那一匹純白無暇的白馬，馬背上，那『精緻的布匹』。你對照一下，那『精緻的布匹』，是不是，隱隱約約的出現，來自『那個人』的裝飾？」
男孩的表情，像是一個，充滿疑惑的孩子。
男孩，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女孩，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可以打開你的手機，對照一下，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馬背上，那『精緻的布匹』，是否與那位傳說中，曾是個『唱歌』給，神，聽的男孩，也是第一個讓『劍與詩』共存於心的人。有人說，他曾經是，神，最愛的，卻也是最讓，神，心碎的那位。你對照一下，那『精緻的布匹』，是不是，隱隱約約的出現，來自『那個人』的裝飾？」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其實，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不是『馬』，而是『獨角獸』。」
男孩的表情，依然是，像是一個，充滿疑惑的孩子。
男孩，依然是，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之所以，能夠看到，那一匹純白無暇的馬匹，其實是『獨角獸』，那是因為，我在給那個『上古瘋子』打工。但是，與你而言，當然不能夠讓你看到，『獨角獸』的那個『角』。要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獨角獸的那個『角』，那不就是，要天下大亂了！可不要嚇人了！」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獨角獸』這種生物，在人世間，最接近的『代表』，就是『巨大的純白無暇的馬匹』。」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獨角獸的那個『角』，只有那個上古瘋子，自己可以看。」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你想問，為什麼，那位傳說中，曾是個『唱歌』給，神，聽的男孩，也是第一個讓『劍與詩』共存於心的人。有人說，他曾經是，神，最愛的，卻也是最讓，神，心碎的那位。願意把他的『獨角獸』，用來畫『結界』，『保護』，『你』？在《第五章-上》，中間的時候，你不是已經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男孩的整張臉，寫滿了驚訝！
男孩的表情，像是一個，剛剛發現，『聖誕老人』，原來一直都是，自己的爸爸跟媽媽，趁著他睡著的時候，悄悄的把禮物，放在他的床

頭的孩子。
男孩，帶著滿臉的驚訝，再次接著向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而且妳看！今天傍晚，在那個地方，為什麼，無論我怎麼調整『相機焦距』或是『設定』。我都『無法』將『那一個人』的『臉』拍清楚。『那一個人』的『臉』 不管怎麼樣，都是『模糊的』。」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看一下，你今天傍晚所拍的，那張照片。那一個人的服裝，是不是，『上身潔白，下身血紅』？」
男孩看了一眼，他的手機裡的相片，他再次驚訝的看著女孩，他對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在那個上古瘋子的那些『破書裡』，其實都有寫。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本。所以，其實這個暗示，非常明顯！」
男孩的整張臉，依然寫滿了驚訝，和滿滿的疑惑！
女孩，依然溫柔的，對男孩的微笑著，她繼續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其實，那一個人，是『加百列』，他去了那地，給那個上古瘋子，『出公差』了。所以，因為，那是『天使的臉』，你『不需要』，也『不能夠』看清楚。」
男孩，戰戰兢兢的，小心翼翼的，再度向女孩提問，他問「My Girl，Ima昨天說，妳今天使用的那個『筆』，有可能很危險，所以，Ima才會那麼擔心妳的『安全』！所以，妳今天使用的那個『筆』，是真的『很危險』嗎？為什麼，妳事前不先告訴我？我們可以，想想別的辦法啊！為什麼，妳要把自己，放在『危險』裡面！重點是，妳還沒有讓我知道…」
女孩，只是微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口氣溫柔的，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危險』這個字，我都不知道『怎麼寫』，更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對我而言『High Risk, High Reward』！你就想像成，我喜歡『賭博』就好了！」
男孩，滿臉震驚的，看著女孩。
男孩的表情，像是一個，剛剛才發現，原來『牙齒仙子』，根本沒有把，他放在『枕頭下的牙齒』，收藏起來，然後用『一張鈔票』，跟他『交換』那顆，他換下來的牙齒，的孩子。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突然因為男孩『天真無邪』的表情，而燦爛的笑了，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喜歡把『自己』，當成是『籌碼』，放在『賭桌』上。我是覺得，如果『不賭看看』，我怎麼知道，我會不會『中大獎』！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看看，今天傍晚！我這不是，就中了一個『超級大獎』，我『找到人』了！我覺得，很『值得』啊！」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

告訴了男孩，她今日傍晚，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前，所許下的，那『兩個願望』。
男孩，一聽完女孩說的話，他瞬間驚訝的，完全說不出話，他只是雙眼瞪的非常大，他的雙唇彷彿是，想說一些什麼，但是卻遲遲無法，在腦海中搜尋到，任何能夠表達的詞彙。
男孩，緊緊的看著女孩，他的雙眼，突然開始，淚眼婆娑的，閃爍著淚光。
尚未等男孩開口。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你的內心，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疑惑，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疑問。你先深呼吸，冷靜一下。讓我慢慢的，一個，一個，一個的，跟你仔細的解釋。所以，你就能夠更加『理解』，我的『出發點』，還有這些事情，背後其中的『意義』，好嗎？」
女孩，輕輕的伸出她的右手，慢慢的，遞給了男孩一張衛生紙。
男孩，快速的，將他的淚水，擦乾之後，他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努力的，讓自己平靜下來。
男孩，鼓起勇氣的，再次看向女孩。
男孩的表情，像極了一個，正要打開『入學通知』的孩子。
女孩，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不自覺的，笑出了聲。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首先。一個人『死亡』之後，其實並不是，像上古瘋子的那些破書裡面，所說的那樣，『靈魂』直接到天堂去『報到』。『靈界』也有『靈界的規矩』，和『流程』。我這樣舉例，你可能比較容易能夠明白。例如說，今天在我的手上，有一位病人，搶救失敗了。那麼，我們的整個『醫療團隊』，是需要為這一位『過世的病患』，寫下『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裡面的內容，會包括病人的『姓名』，『生日』，『性別』，還有病人『人在哪裡』，『為何而生病』，『生了什麼病』，生病中間的過程中，我們的整個醫療團隊，為了這一位病人『做了哪些治療和處置』，嘗試著拯救他。最後，才是因為『搶救無效』，所以，我的病人『過世了』。那麼，我們整個醫療團隊，必須要為這一位病人，寫下他的『過世的時間』，並且我們整個醫療團隊，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在這一份『病例資料』上面，『簽名蓋章』，這樣一來，這一份『病例資料』，才能算是『完整』了。然後，這一份『病例資料』，需要交給醫院的『病例部門』，永久的『存檔』。」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當一個人『過世之後』，活著的人，需要為他『舉辦喪禮』，這其實就是跟，我們整個醫療團隊，為了過世的病人，所書寫的『病例報告』，一樣的概念。

只是，這一份『病例報告』，是一封『無形的報告』。然後，這一份『無形的報告』，會被加百列他們，跟『信件』一樣的收取，再拿回去，告知那個，上古瘋子。同時加百列他們，也會告知這一位過世的病人，那一些已經在靈界的『家屬』。接著，那一些『家屬』才能拿著這一份『無形的報告』的副本，去將他們的『家屬』接回家。」
男孩的手裡，緊緊的攥著，那張衛生紙，他的眼中，依然閃爍著淚水，他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的抬起頭，他的眼神中，依然充滿了心疼與不捨的，緊緊的看著女孩。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定要去找，而且，一定要找到，那些屬於Ima家族大樹的葉片們。因為，如果一個人『死亡』了，但是，卻無人知道，他在『哪裡』死亡的？他是『如何』死亡的？他是『什麼時候』死亡的？那麼，那一個『無辜死亡』的靈魂，就只能站在原地，也就是，他自己的『身體』附近，不能離開太遠的距離。否則的話，他就會瞬間『灰飛煙滅』的。這是『靈界』的『規矩』，也是『靈界』的『結界』。不然的話，如果，每一個『怨靈』，都能夠到處亂跑，到處去『報仇』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和『靈界』，都會同時『失去平衡』的。」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依舊燦爛的笑著，她眼淚淚光，聲音逐漸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今日傍晚，在那片，用血水澆灌的草地，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前，你會告訴我，當我跪下去，開始哭的『那一瞬間』。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開始『大雪紛飛』。然而，當那場『儀式』，結束的『那一瞬間』，原本『紛飛的大雪』，卻又突然，『停止』了。那個『大雪紛飛』，就是那個『上古瘋子』，和那一片，被我尋回的『葉片』，還有『我』。那個就是，我們三個，同時一起，『共同簽名』的方式。」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這樣想，比較容易理解。我跪在了，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前，大雪紛飛，大量的雪花，覆蓋了整個草地，但是，卻留下了『我跪著的印子』，對嗎？那一個『印子』，就等同於『我的簽名』。然後，如果你再仔細看，你會看見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的另一側，有一個隱隱約約的『痕跡』，對嗎？那一個『痕跡』，就等同於，我尋回的『那一片葉片的簽名』。而那一場『大雪紛飛』的『本質』，就等同於，那個『上古瘋子的簽名』。那一場『儀式』結束後，紛飛的大雪，瞬間也停止了。所以，我們三個的『簽名』，在同一個瞬間，都已經『完成』。」
男孩的手裡，依然緊緊的攥著，那張衛生紙，他的眼中，依然閃爍著

淚水，他再一次，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再一次，慢慢的抬起頭，他的眼神中，依然充滿了心疼與不捨的，緊緊的看著女孩。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這樣想，比較容易理解。而你，是在那場『儀式』結束後。在那片因為，被『白雪覆蓋』，而變的『純白無暇』的草地上，你，打開了車門，你，走下了車，你，走向了，那扇被歷史，抹去的鐵門前方，你的雙腳，定點站立。接著，你，給予了，那一片，我們一起尋回的『葉片』，你，給予了『他』，來自『血脈的祝福』，對嗎？所以，『你的腳印』，就等同於『你的簽名』。而且，你的這份『簽名』與『祝福』，對於那一片，我們一起尋回的『葉片』而言，可以說是，『特別的珍貴』，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你的簽名』，代表的是『整條血脈』，也就是說，『你的簽名』，才是那把『鑰匙』，那把真正為了『他』，打開了那一條，重新返回『血脈』，這顆『大樹』的門。」
男孩的手裡，依然緊緊的攥著，那張衛生紙，他的眼中，依然閃爍著淚水，他再一次，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再一次，慢慢的抬起頭，他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他雙眼落下，男孩全身顫抖著，他的雙眼，依舊是，緊緊的看著女孩，彷彿是覺得，下一秒，女孩就會突然消失一樣。他的眼中，閃過了一絲，明顯的恐懼。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於是，在『四個』簽名，的『共同見證』下。那一片失散已久的『葉片』，『他』終於拿到了那一張，我們在醫院稱之為，『死亡證明』的『無形的證明書』。從那一刻開始，那一片失散已久的葉片，終於，可以『離開』，離開『他自己的身體』，『自由的』，踏上『回家』的這條路了！」
男孩的手裡，依然緊緊的攥著，那張衛生紙，他的眼中，依然閃爍著淚水，他再一次，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再一次，慢慢的抬起頭，他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他雙眼落下，男孩全身顫抖著，他的雙眼，依舊是，緊緊的看著女孩，彷彿是覺得，下一秒，女孩就會突然消失一樣。他的眼中，閃過了一絲，明顯的恐懼。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至於，為什麼，我當時願意，許下那些願望，讓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

有破碎的葉片們，都能夠減少，哪怕一絲絲的『痛苦』。那是因為，就像是我剛剛提到的，一個人死亡之後，其實並不是，像上古瘋子的那些破書裡面，所說的那樣『靈魂』直接到天堂去『報到』。靈界也有靈界的『規矩』，和『流程』。當一個人死亡後，他沒有拿到那張，我們剛剛說到的，那張『無形的死亡證明書』的時候。那麼，那個『無辜死亡』的靈魂，就只能站在原地，也就是他自己的『身體』附近，不能離開太遠的距離。否則的話，他就會瞬間『灰飛煙滅』之外，那個『無辜死亡』的靈魂，還會一直，一直，一直的，被迫停留在，『他死亡當下』的『痛苦狀態』裡。」

男孩的手裡，依然緊緊的攥著，那張衛生紙，他的眼中，依然閃爍著淚水，他再一次，大大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再一次，慢慢的抬起頭，他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他雙眼落下，男孩全身顫抖著，他的雙眼，依舊是，緊緊的看著女孩，彷彿是覺得，下一秒，女孩就會突然消失一樣。他的眼中，閃過了一絲，明顯的恐懼。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至於，為什麼，我當時願意，許下那些願望，讓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有破碎的葉片們，都能夠減少，哪怕一絲絲的『痛苦』。就是因為，我『看見了』，我『聽見了』，我『聞到了』，我『體會到了』，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的，那一些『無法說出口』的『痛苦』。My Love，你也知道我這個人，什麼都不擅長，就是喜歡混水摸魚，還有『多管閒事』！所以，如果我當下，接走了我們的『葉片』之後，轉身就走了，那就太不符合我『多管閒事』的人格設定了！再怎麼說，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有破碎的葉片們，那個時候，也一直在『多管閒事』啊！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不是忙著，七手八腳的，翻譯語言，就是七嘴八舌的，一直在那邊，給那一片，屬於我們的『葉片』鼓勵，還有幫忙！」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努力的保持微笑著，她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的，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既然，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有破碎的葉片們，都已經那麼『多管閒事』了，這種事情，我當然『不能輸』！所以，我就硬是要『多管閒事』回去，表達我對他們所有人，對他們每一個人的『感激』，還有無法言喻的『感動』。所以，我就許下一個願望，讓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有破碎的葉片們，都能夠減少，哪怕一絲絲的『痛苦』。」

男孩的眼中，充滿了震驚，與不可思議，他整個人，彷彿是『石化』了。

女孩，看著她心愛的男孩，她忍不住的笑出聲。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隨手拿起桌面上的一隻黑色的筆，在手中不斷，不斷，不斷的，把玩著，她口氣十分溫暖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至於，為什麼，我當時，願意許下願望，讓那些被遺留下來的，其他所有破碎的葉片們，我祝願，他們『每一個人』，在未來的有朝一日，也能夠『被家人尋回』！這是因為，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以個人，當時，在整場『儀式』的過程中，真的是太『多管閒事』了！他們每一個人，他們所有人，全部都發瘋似的，爭先恐後的，竟然，不是為了要來搶我的『筆』，竟然，是壓著那一片，屬於我們的『葉片』，還搞得好像是『保鑣團隊』一樣。一直在那邊說叫我注意安全，在那邊一直，一直，一直的，叮嚀我一大堆事情，重點是，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部都一直，一直，一直跟我說一些，跟『他們自己』，『完全沒有相關』的事情！太吵了！太吵了！真的，真的，真的，太吵了！這麼吵鬧的『靈魂們』，我看，我還是許下一個願望，讓他們的『家人們』，把『他們全部』都帶回家！不然的話，當下我的腦子，都被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部同時一起吵的『嗡嗡』的響。不行！不行！絕對不行！我必須要讓『他們的家人們』，也體會一下，腦子『嗡嗡』響的感覺！所以，我就許下一個願望，讓他們的『家人們』，把『他們全部』都帶回家！」
男孩的眼中，依然充滿了震驚，與不可思議，他整個人驚嚇的，彷彿是第一次，看到『恐龍』，在他面前瞬間『復活』，而且，還是一隻『暴龍』。
女孩，再次，看著她心愛的男孩，她再次，忍不住的大笑出聲，她大笑的，直接從沙發滾落到地毯上。
女孩，無法克制的，一邊笑著，一邊擦拭眼淚，一邊將自己，從地毯上扶起來，坐回沙發上。
女孩，依舊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隨手拿起桌面上的一隻黑色的筆，在手中不斷，不斷，不斷的，把玩著，她口氣十分溫暖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原本『那兩個願望』，我是打算要自己『付錢』的。但是，就在我們回程的路，那個上古瘋子，不知道在發什麼瘋，突然跟我說『就妳那一點點錢，我才不要！』。然後，那個上古瘋子，說那『兩個願望』，祂，要買單。祂，都這麼說了！我怎麼還好意思跟，祂，搶著付錢。我就跟，祂，說了一聲『謝謝老闆』。」
女孩，想要男孩的『一個擁抱』。
男孩，下意識的，退後了『三步』。
男孩，語帶驚嚇，他慌慌張張的，他不知所措的，不斷的，揮舞著他的雙手，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真的不是』，『不願意』抱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很想，很想，『緊緊的抱住

妳』！但是，根據『律法』裡面的記載。剛剛碰過『亡靈』的人，是『不潔』的！需要先去『潔淨』！但是，My Girl，我『真的沒有』，覺得『妳』是『不潔』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不是這個意思！妳千萬不要生氣！」
女孩，眼神溫暖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然後她低頭，看了看自己，她慢慢的抬頭，微笑著，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你不需要這麼緊張！我，一點點都沒有『責怪你』！我也，一點點都『不生氣』。你剛剛說的，那些『律法的擔憂』。我完全可以明白，也完全可以理解！我也知道，你內心真正的意思。我也知道，你內心對我深深的愛意。而且，『律法』這個『東西』的確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接著，女孩，語氣十分憤怒，她咬牙切齒的，快速抬頭，她狠狠的，怒視著天花板，她說「祂，媽的！耶，和，華！祢，上古瘋子！我，祂，媽的！就是，沒有，讀過，那些，『破書』！！祢，上古瘋子！祢，是『王八蛋』，嗎？！祢，是『不會』？！還是，『忘記』？！先，『提醒我』，呢？！祢，是，想，讓，我，『不小心』，把，『晦氣』，放到，『我深愛的男孩』，身上，是，嗎？？！！還是，祢，根本，就是，『故意』，的，呢？！祢，說話啊？！Huh？！」
女孩，低下她的頭，眼神溫暖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口氣溫暖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是真的很抱歉！我是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那個上古瘋子，『毛病』那麼多！那麼，我自己『一個人』，先去洗澡了！」
然後，女孩獨自一個人，十分憤怒的，快速大步，大步，大步的，走進浴室，她將浴室的門，死死的鎖上，並且用毛巾，將門底下的所有縫隙，全部死死的塞起來。
然後，女孩，十分憤怒的，直接將所有的水龍頭，全部開到最大。
當女孩洗完澡，走出來之後。
男孩，立刻從客廳的沙發上，快速的起身，他快速大步的，奔向女孩，他給了女孩，一個緊緊深深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男孩，低著頭看著女孩，他的口氣中，充滿了心疼與不捨，他的雙眼帶著淚光，眼角的淚水，已經不爭氣的落下，他語氣十分顫抖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Why didn’t You tell Me how Dangerous the Thing You just did This evening was?
I Never, Ever thought I Would put You in Danger,
but I Realize Now I just Did.
Still, My Whole Family and I Deeply Appreciate What You Did for Us.
Even though That Paper didn’t say much,
We Could still Feel It…
When That Soul held Your hand, and through The Line He Wrote.
It didn’t need any more Words.
The Trembling of The Line already showed Everything.

You once said You like Gambling ‘High Risk, High Reward’.
But please, don’t put Yourself as The Stake, just because of something My Family said.
What about You?
What if I lose You, just because of That?」

女孩，只是抬著頭，眼神溫暖的，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沒有回答，男孩的問題。

女孩，只是抬著頭，眼神溫暖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笑的非常溫暖，她的眼淚，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落下。

那一整天，女孩，都沒有『拍照』。她甚至，將手機，遺忘在車上。

她，根本沒想過，要將『相機』，拿出來。

因為，女孩知道，她眼中看到的，和別人，永遠是，不一樣的風景。

所以，女孩，不忍心。

每當，女孩看到，有人舉起『手機』時，女孩，總是刻意的，把視線低了下來。

那一天的晚上，女孩在夢中，看見了，彷彿是『地獄的火焰』，和無數，無數，無數雙，渴望『被拯救的手』，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從一個十分擁擠，而且，十分黑暗的無底深淵中，用盡全力的，瘋狂的向上爬，他們每一個人，他們所有人，不斷，不斷，不斷的，試著伸出手，緊緊的拉住女孩。

女孩，完全能夠理解，但是，她卻無法阻止自己，被拉下那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之中。

女孩在夢中，痛苦的哭泣，她的全身，瘋狂的顫抖著，她本能的，用力的彈開。

男孩，瞬間被女孩驚醒，他立刻向女孩伸出，他長長的雙臂，將還在夢中閉著眼睛，緊緊的咬著牙關『持續搏鬥』，但卻是已經『滿臉淚痕』，而且，即將掉落床緣的『女孩』，他『用力』並且『快速』的，將『女孩』抓入了，他自己的『懷中』。

男孩，用他巨大的身軀，將女孩蜷曲著，他將她緊緊的摟入懷中，並且，用他巨大的身軀，將女孩整個人，緊緊的『包裹著』！

男孩，在女孩的耳邊低語，他說「My Girl，沒事了！妳不要害怕！我在這裡！深呼吸，放輕鬆。我祝福妳，今晚，能夠安睡。」

男孩，在女孩的額頭上，留下了深深的一吻。三分鐘。

男孩說完後，女孩那原本瘋狂顫抖，瘋狂冒著汗的身體，逐漸趨向『平穩』。

男孩溫柔的，為女孩，將她的被子蓋好。

男孩在女孩的額頭上，再一次的，留下了輕輕的一吻。

女孩，終於慢慢的，從『眉頭深鎖』，轉變成『安穩的睡著』。

男孩與女孩，在那座城底，埋著沉睡的王冠與一場沒能舉行的安息。
它白日寧靜如詩，夜裡，卻會在牆後重覆同一句問話「你記得我們了嗎？」。
男孩與女孩，停留了三天。
男孩，有些沉默。
女孩，有些不安。
神，靜默。
女孩不知道，接下來，要去哪裡，只知道，
神，說
「是時候。
往東北。
走向名字未歸的地方了。」
兩年後的某一日。
男孩和女孩，發生了爭吵，他們兩個人，分隔在世界的兩地，獨自冷靜之時。
女孩獨自一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無意的滑著，她的手機。
那是一個深夜，女孩，始終無法入眠，沒有人召喚她，沒有人交代任務，也沒有人提醒她，該做些什麼。
女孩，本該什麼也不會找到。
原本，只是日常而已，只是世界的背景噪音。
直到，『那一張臉』，突然，出現在她的手機螢幕上！
女孩，突然停住，彷彿是有什麼，從靈魂深處，被直接捲起，像封印在火與血之間的『名字』，被溫柔地喚醒。
她，看見了，『他』。
她，並不認識，『他』。
但是，女孩的靈魂知道，那是她『必須記下的人』。
女孩知道，那是『他們』的『其中一位』，那是被焚毀後，未曾回來的『之一』。
女孩，在滑動手機的時候，她的雙手突然顫抖！
女孩，從未踏進過那場火，但是，那一刻，她十分確定，自己，正從世界『最遠的地方』，聽見了『火的回聲』。
女孩知道，那不是錯手觸碰，更不是一場誤會。
因為，女孩看見了，那一條，只屬於『血脈的亮光』，從女孩的手機螢幕，明確的連向了，那個她『最不希望』的方向。
然而，那『血脈』，獨有的『顏色』，女孩永遠都無法忘記。
那一個人，是『第一批』，『未歸』的『之一』。
女孩知道，那不是『偶然』。
女孩知道，那是『記憶的地圖』，終於開口。
女孩知道，那是她在『離火最遠的地方』，被呼喚，去聽見『火的回

聲』。
女孩知道，那是她需要記下的『葉片』。
那一頁，只留下了，三個字母『Y. S. 750』。
那些字母，是『他的名字』，同時，也是『他的隱私』，同時，也是『我的家人』的隱私。
『他』是『我的家人』，『他的名字』，不是用來，給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互相『拿來討論』的。
對此一事，作者『本人』，也就是『我』，將會『永恆』保留，對『資料公開程度』的『最大權限』。
也就是說，作者『本人』，對於『我的家人』，永遠都只會，公開『最少的資料』。
所以，即使『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那個『名字』與『照片』，那個資料，也依然是，只屬於『我的家人』。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並不代表，『你們各位』，『有權利』將，這個資料『公開』。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等到『你們各位』，膽敢把『自己的祖先』，直接貼到大街上，讓大家『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我的家人的『名字』與『照片』，『全部』都『不是』，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還必須要，有『膽量』去『守住』。
如果『你們各位』，將這個資料『公開』，那就是等同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再殺一次』。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是，神，讓她看見。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那個深夜裡，抱著那小小的，手機螢幕，哭到昏厥。

🔺第陸章

《被封印的筆記，在城門之北》

在一個寒冷的冬夜，依然，是錫安開門之年。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抵達了一座，曾經被焚過三次，仍頑強記得書寫的城市。

男孩，先是帶著女孩，去拜訪了，他另一位，榮耀的祖先。

男孩，那位榮耀的祖先，他，沉睡在那一座，曾經被焚過三次的城市，仍頑強記得書寫的城市。某一個，永遠沈寂之處，那一排，是從流亡之年，數來的『第八十四個』停歇。然而，那一列，正是，大祭司，轉身的位置——『第二十步』。就在第『八十四』隻雲影，越過柏樹，而太陽，傾斜至『第二十道』磚縫時，祂，終於停下了腳步。

那是，來自男孩靈魂，對『血脈』的回應，和『記憶』的殘影。

那是，男孩的根，亦是他榮耀的發源。

男孩，曾經向女孩提及，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了何方的城市。

那座城市，也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這裡，是他的家人們，是那一些曾經在火中，遮著孩子眼睛的父母，最後一次，看見世界時的角落。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部都沒有哭，只是，靜靜的站著，把『名字』藏進衣襟裡，然後，走進了，無人能追的記憶。

那一年，雪花像大雨一樣，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天而降。

男孩，帶著女孩，他們兩個人，手牽著手，在街上走著。

那一條街，男孩，其實走過一次。

就在兩年前，在另一個夏天。

男孩，曾經牽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手，一起走過了這些，名字沉默的磚牆。

當時，他沒問太多，而她，也沒多說。

她，只是放慢腳步，在一處窗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等待，某種從未寫完的筆劃，能夠自己浮現出來。

那時的天空，晴朗，萬里無雲，但是，陽光，卻是，格外的安靜。

突然，女孩拉著男孩的手，開始朝著各個，昔日擺放經卷的木櫃，依然倖存的屋子，瘋狂，瘋狂，瘋狂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奔跑著。

男孩，十分的怕冷，男孩，跟在女孩的身後，渾身因為寒冷，而顫抖著。

但是，女孩，就像是發了瘋一樣，在大雪中，對著各個，昔日擺放經卷的木櫃，依然倖存的屋子，瘋狂，瘋狂，瘋狂的，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敲著門。

但凡，任何一道門『敞開』。

女孩，便會一股腦的，直接衝進去，逢人就問，是否有人聽過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了，那些葉片的名字。
女孩的聲音，帶著滿滿的祈求，帶著滿滿的顫抖。
但是，人們看向女孩的『眼神』，是震驚的。
但是，人們對女孩說的『話語』，是冰冷的，是尖銳的。
是的。女孩，被攆了出來。
女孩，她被狠狠，狠狠，狠狠的，攆了出來。
男孩，依舊是一臉困惑的，站在寒風之中，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
男孩，看著女孩，他的眼神中，充滿了心疼，充滿了不捨，他的雙唇，彷彿是，想要說些什麼，但是，卻遲遲無法，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詞彙。
女孩，什麼都沒說，獨自一個人，擦乾眼淚，在漫天的大雪中，努力的，對男孩，擠出一抹微笑。
接著，女孩，繼續，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奔跑著，朝向下一個，昔日擺放經卷的木櫃，依然倖存的屋子前去。
女孩，就這樣，一次，一次，又一次。
女孩，已經記不得，自己，被『攆出去』了多少次。
女孩，已經不記得，那些尖銳如利劍的話語，『刺穿了她』多少次。
女孩，已經記不得，她自己，是否擦乾了，臉上的淚痕。
女孩，已經分不清，她臉上的，究竟是淚痕，還是，被大雪凍僵的痕跡。
她只記得，
神，說
「繼續！」
男孩，看著女孩，他的眼神中，充滿了心疼，充滿了不捨，他想要阻止女孩，他想要讓女孩稍作休息，他想要帶著女孩，去喝一碗熱熱的湯。
男孩，看著女孩，他的臉上，寫滿了無可奈何，因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這個』就是他自己，曾經對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親口說的那句「My Girl，那個個性，她要是『決定了什麼事』，十頭牛，都拉不動她！」
男孩，看著女孩，無奈的搖了搖頭，他的嘴角，卻藏不住，那一抹，溫暖的微笑，他就這樣，一整路的，默默的，跟在女孩的身後。
然而，女孩，就這樣，跟發了瘋一樣，在漫天的大雪中，一扇門，一扇門，一扇門，不斷，不斷，不斷的，瘋狂，瘋狂，瘋狂的，詢問著。
但凡，是路上，任何一間，看起來『古老的商鋪』。

但凡，是路上，任何一位，看齊來『年邁的的路人』。
但凡，女孩，只要一看見，就會立刻，大步，大步，大步的，直接衝上去，將他們所有人，將他們每一個人，逐一，竹一，逐一的一攔下。
女孩，依舊是，聲音中，帶著滿滿的祈求，帶著滿滿的顫抖。
女孩，總是對他們所有人，對他們每一人，逐一，逐一，逐一的，一一彎下腰，不斷，不斷，不斷的，試圖找到一絲絲，那渺茫的機會。
然而，男孩，看著女孩，再次，無奈的搖了搖頭，他的嘴角，依然卻藏不住，那一抹，溫暖的微笑，他就這樣，一整路的，無奈卻默默的，跟在女孩的身後。
突然，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路過了一個，冷氣很強，但是，人情，卻很薄的地方。
突然，神，雙手用力的，抓住了，女孩的，兩側肩膀，祂，十分大聲的，對女孩說，
神，說
「進去！」
神，在女孩的背後，十分用力的，推了女孩一把，祂，催促著，女孩的步伐。
女孩，沒有猶豫，她想都沒有想，直接將門打開，闖門而入。
男孩，看著女孩，差一點，就要向前撲倒的背影，他的臉上，寫滿了震驚，同時，又充滿了困惑的，他大步，大步，大步的，跟上女孩的步伐。
女孩，闖門而入後，她徑直的，走向櫃檯，走向那一位，與她年紀相仿的，一位東歐的男子，女孩的聲音，顫抖著，她向櫃檯的，那一位，東歐的男子，詢問著，那一些來自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屬於她的那棵大樹，那些失散的葉片的名字，和可能下落。
那一位，東歐的男子，抬頭看著女孩，他的眼神，寫滿了驚訝，那一位，東歐的男子，回頭將此事，轉達給了一位，同樣是東歐的，年長的女士。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抬起頭，微笑著，看向女孩，她的笑容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柔。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知道，女孩，對『當地的語言』，並不熟悉。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十分努力的，使用著，她與女孩，共同的『國際語言』，向女孩解釋著。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告知了女孩，『一個地點』。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告知了女孩，『一個地點』，那是一個，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用她的右手，慢慢的，拿起一隻筆，在紙

面上，用溫柔的，而且溫暖的筆跡，她，為女孩，寫下了，她口中，
『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的『地址』與『名稱』。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知道，女孩，完全無法閱讀，她，所寫下的那一些文字，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她向女孩借了，『女孩的手機』。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非常，非常，非常體貼的，替女孩，將那個『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的『地址』，她的眼神，溫柔而堅毅的，她替女孩，將『正確的地址』，直接輸入了，女孩手機中的，『Google Map』上。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替女孩將『正確的地址』，直接輸入，女孩手機中的，『Google Map』後，她還打開了『Google Map』上面的，『詳細資訊』，確認了，沒有錯誤。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用她的雙手，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將女孩的手機，遞回給女孩，女孩，伸出她的雙手，顫抖著，接過了自己的手機，女孩的淚水，已經，在眼眶中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一直，一直的打轉。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看著女孩，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笑著。她們兩個人，相識一笑。
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對著女孩，輕輕的，點了一下她的頭，並且，她對著女孩，眨了一下，她的右眼。
就在，男孩與女孩，準備離開之時，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和櫃檯那一位，東歐的男子，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並且，眼帶淚光的，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祝福著，男孩和女孩，能夠在，那一個地點，尋回那一些，失散的葉片。
女孩，清晰的記得，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用那十分溫柔的微笑，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眼帶淚光，他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顫抖的揮舞著，那兩雙，帶著滿滿祝福的手。
男孩與女孩，與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和櫃檯那一位，東歐的男子， 道別之後。
女孩，用雙手拿著她的手機，和那一張，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為他們兩個人，所寫下的紙張，女孩，用她的雙手，將它們，僅僅，緊緊，緊緊的，按在自己的『心臟上方』，她不斷，不斷，不斷的，大口，大口，大口的，呼吸著。
而當女孩，終於回過神來，她回頭看著，已經，冷的一直顫抖，依然，滿臉無奈，與滿臉困惑的，她所深愛的男孩。
男孩，看著女孩，努力的在大雪與寒風中，對女孩，擠出一抹微笑。
女孩，大埔，大步，大步的，直接衝上前去，緊緊，緊緊，緊緊的，擁抱著，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十分快速的，將自己的外套，直接脫了下來，披在了男孩的身

上，她快速的，將自己的圍巾，也脫下來，直接披在了男孩的身上。
女孩，抬起頭，看著，已經，快要凍僵的男孩，她語帶虧欠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我剛剛，完全，都沒有發現，你已經，冷到快要凍僵了！」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繼續抬著頭，看著，已經，快要凍僵的男孩，她繼續語帶虧欠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大部分的時候，我正在『執行』，那個上古瘋子的『任務』的狀態下，我常常，很容易，會忽略掉，甚至是，無法注意到，『身邊的人』，或者是，『其他的狀況』。」
女孩，繼續抬著頭，看著，已經，快要凍僵的男孩，她繼續語帶虧欠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大部分的時候，我正在『執行』，那個上古瘋子的『任務』的狀態下，無論，外面的天氣如何，我都是，永遠的，處於一個『烈火中燒』，而且，『瘋狂流汗』的狀態，有的時候，甚至是，完完全全，感知不到『寒冷』，無論，是『任何程度的寒冷』！但是，我剛剛，卻忽略了，你原本，就十分怕冷，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我的外套跟圍巾，你就先披著吧！你放心，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完完全全，不會冷！」
女孩，用她的右手，溫柔的，抓了男孩的右手，放進了，她自己的那一件，單薄，霧面黑色，高領上衣下的後背。
正當，男孩，將他的手，拿出來時，他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女孩，再看了一下，他自己的手，再看向女孩，他緩緩的，對女孩說出了幾個字，他說「女孩，妳…妳…妳剛剛…是去『游泳』嗎？」
女孩，繼續抬著頭，看著，已經，快要凍僵的男孩，她繼續語帶虧欠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剛才，那一位，年長的東歐女士，她所告知我們的，『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從這裡出發，是有一段距離的，你已經，一路跟著我，這樣發瘋一樣的奔跑，而且，都快都快要凍僵了。不如，我們兩個人，先步行回去飯店，然後，駕車前往，好嗎？這樣，你既可以，回飯店，稍微休息一下，車上，也會有暖氣！因為，等一下的路程上，那個上古瘋子，是不會停止的！」
男孩，看著女孩，他已經凍的，都快要變成『雪人』了，他緩慢的，對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於是，男孩與女孩，決定駕車前往。
男孩與女孩，前去『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的路程上。
女孩，想了一下，她抬起頭，看向，正在專心駕車的男孩，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是覺得，你，需要打個電話，給Ima。請你告訴她，剛剛發生的，『整個事情』的經過。而且，畢竟，Ima，才是屬於『那顆大樹』的，『最直接』的連結。所以，即使

你們兩個人，所使用的，是我聽不懂的語言。但是，『血脈』本身，依然，會『閃亮』！而且，Ima的『聲音』，本身，就是我的，一種，來自於『血脈』的『導航』系統，也可以說是，一種來自於『血脈』的『加持』能量。所以，你就告訴Ima，請你告訴她，剛剛發生的，『整個事情』的經過。你和Ima，說完之後，你們兩個人，就繼續說你們自己的，如果，當我有需要的時候。我會直接開口，向你們兩個人詢問。所以，請你也要跟Ima說一下，我不是『故意』要，『打斷』，你們兩個人的對話！好嗎？」

男孩，駕著車，他回頭，看了一眼女孩，他的表情，充滿了驚嚇，與不可思議，彷彿是，剛剛，打開了一個，他最喜歡的『健達出奇蛋』，但是，裡面，卻沒有附贈『禮物』。

女孩，看著她心愛的男孩，她忍不住的，笑出了聲。

於是，男孩與女孩，他們兩人，一同前去，『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的路程上，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直在通話中。

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邊不斷，不斷，不斷的責備著男孩，她對男孩訓斥著，她說，男孩，萬萬，萬萬，萬萬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真的一直，一直，一直穿著，女孩的外套和圍巾，她繼續，訓斥著男孩，她說，女孩整個人，那麼矮小，又那麼瘦，對比著男孩的高大，然而，男孩卻讓女孩，在大雪與寒風之中，穿著那麼單薄的衣服，到處跑來跑去，她說，女孩要是凍傷了，或者是感冒了，她要拿男孩是問。

男孩，則是十分無奈，一再，一再，一再的，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女孩說，她正在『執行』那個上古瘋子的『任務』的狀態下，無論，外面的天氣如何，她都是，永遠，處於一個『烈火中燒』，而且，『瘋狂流汗』的狀態，有的時候，甚至是，完全感知不到，『寒冷』，無論，是『任何程度的寒冷』。

男孩，繼續向他那，替他縫好衣襟，只今尚未止針之人，形容著，他剛剛，在女孩的背上，摸到的汗水，以及，女孩那已經整件，濕透的衣服，還有，女孩那個，比『高燒』更炙熱的體溫。

突然，神，使用女孩的嘴，

祂，說

「Lehafsik」。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在電話的兩頭，同時一起，突然之間靜默了。

男孩，立即將車，停靠在路邊。

男孩，還來不及開口。

女孩，什麼都沒說，直接打開車門，飛快的衝下車。

女孩，快速的，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她直接衝進了，一個昔日擺放經卷的木櫃，依然倖存的屋子。

那是，一個，每一個人，都身著『同樣服飾』的屋子。
是的。女孩，再一次，被狠狠，狠狠，狠狠的，攆出來了。
是的。女孩，再一次，被狠狠，狠狠，狠狠的，痛罵了一頓。
剛剛，在那一個，擺放經卷的木櫃，依然倖存的屋子，裡面的那一些人們，在女孩轉身之後，他們所有人，他們全部的人，拿出了『酒精』，對著女孩，剛剛觸碰過的『物品』，進行了『擦拭』，也對著『他們自己』，進行了『清潔』。
但是，女孩，依舊只是，獨自一個人，擦乾眼淚，她努力的，擠出一抹微笑，回到車子旁邊。
女孩，不明白為什麼。
女孩，只知道，神，叫她去，她就去。
女孩，不帶猶豫，不帶疑問。
女孩，先是大大的，深呼吸一了口氣，才將車門，緩緩的打開，她慢慢的，坐回到車上。
女孩，看向男孩，她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微笑。
女孩，向男孩示意，讓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保持著通話。
終於，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抵達了，那一個，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告知他們的兩個人的，那一個，『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
女孩，眼神溫柔的，看著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跟和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麻煩你，跟Ima說一下，我們兩個人，已經抵達了。所以，請Ima，先去喝一杯熱茶，休息一下。因為，在這一個地方，我有『任務』。我不希望，嚇到Ima。而且，Ima先去喝一杯熱茶，休息一下，什麼，都不要想。我才能夠『專心』的，執行我的『任務』，好嗎？」
男孩，將女孩的話，轉述給了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突然，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口氣十分嚴肅的，讓男孩，立刻，再一次，替她翻譯，她的話語給女孩，她要求男孩，他必須完整的翻譯，讓女孩『完全的明白』。
男孩，十分認真的，聽著電話那頭的話語。
男孩的手中，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他的全身顫抖著，他的淚水，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男孩的手中，依然死死的，握著他的手機，他的雙手，依然，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他的全身，依然顫抖著，他的淚水，依然，不受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他深深的，深呼吸了一口氣，他的語氣，十分顫抖著，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Ima說 ’My Girl, My Child. Today, Let Me Say It

Again.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of Luck. I Will also Pray for Your Safety. You Have My Blessing — And The Blessing of My Whole Family. May GOD Always Keep HIS Eye On You. And I, Together With All My Family, Deeply Appreciate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For Us. So Please, Come Back. Come Back Safely. Come Back Whole’.」
女孩，滿臉微笑的，對著著男孩說，她說「My Love，請你替我，將這一些話，翻譯給Ima，好嗎？請你替我，跟Ima說 ’Thank You, Ima. And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The Wishes and Blessings From You And Your Whole Family.
But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Me. I Know Exactly What I Am Doing. Today “This Job” is Much Easier than “The Last One”. So For Now, Could You just go have A Cup of Hot Tea and Relax for A While, and Think About Nothing?
Just Give Me Some Time so I Can Focus On My “Mission”. I Promise We Will Call You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Once I Get “The Job Done”. 」
接著，女孩，沒有回頭，她快速的，打開了車門，徑直的下了車，毫不猶豫的，徑直的走向了櫃檯。
女孩，用著幾乎祈求，顫抖的語氣。
女孩，用著幾乎祈求，顫抖語的氣，她一再，一再，一再的，詢問著，這裡，是否有『任何人』，或是『任何紀錄』，屬於那顆，她所深愛的男孩，他那，替他縫好衣襟，只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她的根，有一整段是無法追溯的。只知道，在某年，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
女孩，用著幾乎祈求，顫抖的語氣，她一再，一再，一再的，詢問著，這裡，是否有『任何人』，或是『任何紀錄』，關於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了何方的城市，那棵大樹的任何訊息。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用十分顫抖的聲音，她眼帶淚光，用著幾乎祈求的手勢，她一遍，一遍，又一遍，一再，一再，一再的，重複，重複，再重複著，唸著那一個，來自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語言，但是，神，說，是『那些葉片的名』。
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她全身瘋狂的顫抖，她幾乎快要將，她的雙膝，觸碰到地板。
櫃檯，是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她慢慢的，抬起了頭，她的眼中，寫滿了震驚，她慢慢的，低下了頭，靜默了些許。
然後，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她再一次，慢慢的，抬起了頭，她肅然起身，慢慢的，走出了櫃檯。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眼神堅定的，看著跟男孩和女孩，片刻之後，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眼神堅定的，跟男孩和女孩說，她說「敬愛的兩位，請跟我來。」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腳步堅定的，領著男孩與女孩，筆直的，走進了一個，沉默得能夠擺放影子的地方，一人一張影子的屋子。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請男孩與女孩，稍後片刻。
然後，那一位，東歐的年長女士，徑直的走向，一個充滿歷史的痕跡，和經過時間打磨的，陳舊的資料櫃。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緩緩的，打開了其中一個櫃子，她小心翼翼的，拿出了一疊，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這裡，是他的家人們，是那一些，曾經在火中，遮著孩子眼睛的父母，最後一次，看見世界時的角落。他們所有人，他們所有的人，全部都沒有哭，只是靜靜的站著，把『名字』藏進衣襟裡，然後，走進了，無人能追的記憶。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帶著恭敬的態度，她雙手十分顫抖的，小心翼翼的，拿出了『十八張』，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這裡，是他的家人們，是那一些，曾經在火中，遮著孩子眼睛的父母，最後一次，看見世界時的角落。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不都沒有哭，只是，靜靜的站著，把『名字』藏進衣襟裡，然後，走進了，無人能追的記憶。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帶著恭敬的態度，她雙手十分顫抖的，小心翼翼的，將那『十八張手稿』，小心翼翼的放在了，男孩與女孩，前方的桌面上。
接著，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帶著恭敬的態度，給了男孩與女孩，一個十分溫暖的微笑，表示，她要將這個房間，單獨，留給男孩與女孩使用。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在將門關上之前，她回頭，看著女孩，她對女孩，露出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微笑，然後，她對著女孩，眨了一下，她的右眼，才將門，輕輕的關上。
那『十八張手稿』，是由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那是，沒有墓碑的族譜，那是，時間曾經想掩蓋的筆跡，那是，被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
那『十八張手稿』，是那一年，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也是由『他親手埋下』的，對後世的，『唯一』的，『希望的種子』。
彷彿，就像，是那一年，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也是由『他親手埋下』的，讓屬於『這顆族譜的大樹』，還有，重新『萌芽』，並且，『成長茁壯』的，『唯一』的『寄託』方式。
對於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依然，還是，同樣，一條『永恆』，『不變』的『原則』。

這『十八張手稿』，『每一張』，都是『他們的名字』，同時，也是『他們的隱私』，同時，也是『我的家人』的『隱私』。
『他們』是『我的家人』，『他們的名字』，不是用來，給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互相『拿來討論』的。
對此一事，作者『本人』，也就是『我』，將會『永恆』保留，對『資料公開程度』的『最大權限』。
也就是說，作者『本人』，對於『我的家人』，永遠都只會，公開『最少的資料』。
所以，即使『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這『十八張手稿』的，『名字』，與『照片』，那些資料，也依然是，只屬於『我的家人』。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並不代表，『你們各位』，『有權利』將，這些資料『公開』。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等到，『你們各位』，膽敢把『自己的祖先』，直接貼到街上，讓大家『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我的家人們』的『名字』與『照片』，『全部』都『不是』，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特別指的是，某一些人，總是喜歡，用『別人的名字』，用『別人的故事』，用『別人的祖先』。來『拆解』，來『重組』，來『詮釋』。而獲得，『自己的權利感』，而獲得，『學術的掌控』的『你們各位』。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還必須要，有『膽量』去『守住』。
如果『你們各位』，將『任何一張手稿』的，『任何一個細節』的，資料『公開』。那就等同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們』，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再殺一次』。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女孩，整個人，一瞬間，重重的，筆直的，跌落在那堅硬的，石頭地板上。
女孩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中，不斷，不斷，不斷的落下。
女孩的哭泣，不為別的，只是，因為，當她看見，那一些，被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她完全全的，能感同身受那些痛苦。
但是，女孩，卻不能言說。
女孩的靈魂，疼痛的，幾乎要破碎。
男孩，十分慌張的轉頭，他看向女孩。
女孩，只是伸出她的右手，對男孩比了一個，『我沒事，暫時先不要管我，快看那十八張手稿』的手勢。
男孩的表情，寫滿了震驚，他的目光，在『女孩』與『十八張手稿』

之間，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看著。
女孩，再次伸出她的右手，目光堅定的，對男孩比了比，桌面上的『十八張手稿』，然後，她給了男孩，一個溫暖的微笑。
男孩，先是一愣，然後才慢慢的，走向那一張，放著『十八張手稿』資料的，桌子旁邊。
男孩，一邊走，一邊不斷，不斷，不斷的，回頭看著，整個人，趴在地上，完全，無法動彈的女孩。
女孩，努力的，抬起了她的頭，她再次，給了男孩，一個溫暖的微笑。
男孩，這才終於，緩緩的，拉出一張椅子，慢慢的坐下。
接著，男孩，沈默不語的，十分專注的，閱讀著，那些沉痛的字跡。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返回飯店的路程上。
男孩，專心的駕著車，他的表情，十分沈重，但是，他依然是，頻繁的轉頭，看著奄奄一息的女孩，他語氣十分擔心的問女孩，他問「My Girl，妳還好嗎？妳看起來，十分的不好！妳需不需要去醫院？還是，有什麼，我可以幫助妳，讓妳舒服一些的呢？」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不需要為我擔心，我很好的。我沒事的。我只是『有一點累』，我休息一下，就會好的！你在開車，專心看著前面，就夠了，好嗎？」
當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返回了那座城的飯店。
男孩，立刻撥通電話，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男孩先是告訴了她，女孩『平安無事』，只是，看起來有點『累』。
但是，女孩又說，讓男孩只要負責，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尚未止針之人，分享今日一整日，發生的故事。
因為，女孩告訴男孩，她的『累』，沒有任何人，可以為她修復。所以，這是，女孩，自己的『責任』，她讓男孩，專心的講他的電話，女孩，想自己，獨自一個人，靜一靜。
男孩，看了一眼女孩，女孩，對男孩，微笑著，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從女孩，放在桌面在的『霧面黑色』筆記本中，小心翼翼的，拿出了今天傍晚，他們兩個人，從那一個流散而未失聲的，一群人的屋子，拿到的那一些，由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十八張手稿』。
那『十八張手稿』，是那一年，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也是由『他親手埋下』的，對後世的『唯一』的『希望的種子』。
男孩，再次，看了一眼女孩，女孩，對男孩，再次，微笑著，再次，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小心翼翼的，逐一，逐一，逐一的，將那『十八張手稿』，拍照，傳給了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是的。再一次，『訊息通知』。
那『十八張手稿』，可以在『家人』之間『彼此傳遞』。那是因為，
『他們』是『我的家人』。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更是家人』。
但是，『你們各位』，『不是』。
麻煩『你們各位』，用點『腦子』，不要『自作聰明』。
『家人之間的流轉』，跟『你們各位』的『公開使用』，是兩件『完全沒有關聯』的，『兩個獨立事件』。
不要把『家人的互動』，竄改成『你們各位』的『學術的戰利品』。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如果『你們各位』，其中有『人』，將這『十八張手稿』，拿去『公開』，那就等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再殺一次』。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麻煩你，跟Ima說一下，我沒事，很安全，而且，我好得很！我有達成，我今天下午，答應Ima的承諾！你跟Ima說『我超乖！』。不過，就像我之前，跟你還有Ima說過的，我的『累』，沒有任何人，可以為我修復。所以，這是，我自己的『責任』。」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用她僅剩的，最後一絲力氣，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 So for Now, Could You Please Have A Gentle Talk With Ima on the Phone?
Tell Her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day, Every Little Detail.
The Eighteen Pages of Manuscript carry A Voice That Belongs Only Between You and Ima.
Maybe You Can Take A Closer Look Together—See If There’s Anything More I Should Know, or Anything I Can Quietly Help With.
Just Take Your Time.
Look Slowly, Carefully, At Every Detail, At Every Letter On Those Pages.
And Now …
I just need A Little Time to Mend Myself.
I Will Take A Bath. It May Take A While, I Do Not Know How Long, But I Really Need It.
So Just Let Me Be For Now.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Me.
I Promise.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Safely, Whole, And Alive.」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他瞬間滿臉震驚的，死死的看著女孩，他一隻手，拿著電話，他另一隻手，瞬間死死的，抓住女孩的手，彷彿是，他一鬆手，女孩，就會原地消失。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Please, Just Breathe And Relax.
I Am Fine—Truly.
I Only Need A Little Time To Mend Myself.
I Love You So Deeply, So Much.
I Promise You, I Will Be Alright.
And No, I Will Not Disappear Just Because I Go Take A Bath For A While.
Please, Have A Gentle Talk With Ima On The Phone,
And Give Me Some Quiet Time To Put Myself Back Together.
I Promise That When I Come Back, I Will Smell So Good, And My Hair Will Carry The Scent Of Shampoo And Shower Gel.
And One More Promise—Right Now I Owe You A KISS, but Later I Will Return It to You, With A Little Bonus, so You Will Not Miss Me While I Am Gone.
So, Will You Give Me A Smile？
Because 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ALWAYS.」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終於，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也看著男孩，溫暖的笑了。
女孩，獨自一個人，緩緩的，走進浴室，她將浴室的門，死死的鎖上，並且，用毛巾，將門底下的，所有縫隙，全部，都死死的，塞起來。
接著，女孩，為自己，放了一盆，熱熱的洗澡水。
女孩，緩緩的，進入浴缸，她獨自一個人，彷彿，沒有了靈魂，呆呆的，在浴缸裡泡著，她把頭，沒入水中，直到，她不能呼吸。
女孩，不記得，她在浴缸裡，泡了多久。
女孩，只記得，當她回過神的時候，原來冒著蒸汽的熱水，已經，冰的入骨。
當女孩洗完澡，走出來之後。
男孩，立刻從客廳的沙發上，快速的起身，他快速，大步，大步，大步的，奔向女孩，他給了女孩，一個緊緊，緊緊，深深，深深，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深深，深深的吻。
男孩，甚至將，他依然在通話中的手機，隨手一丟。
男孩，低著頭看著女孩，他的口氣中，充滿了心疼與不捨，他的雙眼

帶著淚光，眼角的淚水，已經不爭氣的落下，他語氣十分顫抖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Why Did You Take Such A Long Bath？
I Was So Worried About You.
I Tried To Open The Door, But You Had Locked It.
I Tried To Call You, But You Did Not Answer Me At All.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I Was In A Panic.
What If Something Bad Had Happened While You Were In There Alone？
What If I Lost You Without Even Knowing？
I Thought I Had Almost Lost You.
You Have No Idea How Terrified I Was.
I Am Just So Happy To See That You Are Still Standing Here, Safe And Alive.」
女孩，抬著頭，眼神溫暖的，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卻十分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I Am Sorry I Took Such A Long Bath.
I Was Just Trying To Put Myself Back Together, And It Took A Little Longer Than I Expected.
But See—I Am Still Here.
I Told You, 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Hahaha！！！
NOW You Know I Cannot Just 'Disappear' That Easily.
I Am Going To Stick With You Until The Earth Goes BOOM！！！」
男孩，用盡全力的，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女孩，一邊笑著，同時，一邊哭，著對女孩說，他說「You Are Crazy… but Thank God You Are My Crazy Girl.」
女孩，瞬間露出驚嚇的表情，她語氣調皮的回答男孩，她說「Thank GOD？！
Oh-ho-ho-ho, I'd Rather NOT. Honestly, I do NOT even think it's a Good idea！
How about We just thank The Earth Itself instead？」
女孩，說完後，開始將男孩，整個人，硬生生的，壓在沙發上，她開始，認真的，替男孩做起了『檢查』，女孩，口中念念有詞的，對男孩說，她說「I Need to Check Which Part of You is Broken—because You just said "Thank God", Such A Crazy Thing！！！
Come, Come, Come！！！
Let Me Chec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n There！！！
Hey, Do Not Run Away, Come Back—I Need to Give You "A Serious Check-Up"！！！」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同

時一起，笑了。
女孩，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會通往哪裡。
女孩，只知道。
神，說
「現在。
該往東北方了。」

🔺第柒章

《血脈延續的方向》

在一個寒冷的冬日 。
依然 ，是錫安開門之年。
男孩 ，告訴女孩 ，在東北方 ，有一座城市 ，在那裡 ，也有男孩榮耀的祖先 ，沈睡在那片土地。
於是 ，他們兩個人 ，從那座城 ，城底 ，埋著沉睡的王冠與一場沒能舉行的安息。朝著東北的方向 ，駕車駛去。
於是 ，在那一個 ，下著大雪的冬日午後。
男孩與女孩 ，他們兩個人 ，抵達了。
那是一座 ，曾三次聽見火的聲音 ，卻仍頑強地守住墨水 ，與祈禱的城市。它靜靜的 ，坐在遺忘與記得的邊界 ，用斑駁的牆角與濕透的碑文 ，護住那些 ，尚未說完的名字。
男孩與女孩 ，踏入一座 ，不再高聲歌唱的城市。屋瓦之下 ，曾經的學者與拉比的低語 ，尚存於塵埃之中。風依舊穿越那些門框 ，只是 ，門內的人 ，卻不再認得 ，那曾經來尋根的聲音。
男孩 ，那位榮耀的祖先 ，沈睡在那座城市的東北方 ，一個永遠寂靜的區域。
那一塊地 ，被三面石牆包圍 ，早已無人整理。
許許多多的墓碑 ，傾斜或被吞沒於泥中 ，碑文斑駁到無法辨識。
女孩 ，緩緩的俯下身去 ，她跪在地上 ，慢慢的伸出她的左手 ，她輕輕的 ，拂去了一層苔蘚 ，她看見一串名字 ，被時間擦去的痕跡 ，像是被 ，神 ，靜默地吞沒。
男孩 ，望向那塊遺忘之地 ，他的耳邊 ，彷彿傳來十數位古老神僕 ，在冬日的雪中 ，依舊誦唸著那些 ，不被應答的祈禱。
女孩 ，只是低下頭 ，輕聲的對自己說 ，她說 「這塊地 ，記得他們 ，也記得你。」
男孩和著女孩 ，他們兩個人 ，在偌大的園區內 ，分頭的找尋著。
女孩 ，兩眼發直 ，疲憊的走著 ，她試圖找尋那個 ，與男孩 『血脈』 連接的 『光線』 。
神 ，則是一路上 ，不斷 ，不斷 ，不斷的跟在 ，女孩的屁股後面 ，一直傻笑。
女孩 ，不耐煩的轉身 ，對 ，神 ，說 ，她說 「祢 ，上古瘋子！祢 ，要幹嘛？！祢 ，有話就說！祢 ，一直偷偷摸摸的 ，跟在我後面 ，是要幹嘛！！祢 ，是想被打？！祢 ，一直跟著我 ，到底是想要幹嘛？祢 ，怎麼不去跟著 ，祢 ，那 ，『寶貝男孩』 ？！Huh？！」
神 ，努力的藏起 ，祂 ，那瘋癲的笑容 ，試圖一臉正經的 ，跟女孩解釋。
祂 ，說
「沒事。

妳走妳的。
我就跟著。」
女孩，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她轉身，嘀咕了一句，她說「祂，媽的！這個上古瘋子，真是煩人！」
直到，男孩從遠處，呼喚女孩。
是的，男孩，找到了。
男孩，站在那排墓碑前，喃喃自語，他說「我不懂為什麼...但是這裡，感覺，像是『一切開始』的地方。」
男孩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停在那裡，他只知道，若是有哪裡是被，神，用名字記住的地方——應該就是這裡了。
女孩，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來到了，她深愛的男孩身邊。
女孩，來到了，那張泛黃的墓園前方，眼神莫名的，定在某一個角落。那像是無意中，寫下的某句詩行，又像是一道，從遠方遺落而來的呼聲。
女孩的手指，顫抖了一下。
女孩，不懂為什麼，但是，她知道，『那裡』，不是隨便的位置。
女孩，低聲的對自己說，她說「這裡...應該就是『那一個人』。」
女孩，緩緩的抬頭，她的眼神中，充滿了驚訝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男孩沒有說話，她的心中，卻湧上一句「原來...『你從這裡』，第一次，被，神，記得。而我，也是？」
在那一塊碑文的刻痕，早已模糊的墓碑旁，女孩，隱隱約約，看見了兩個字母。
女孩，盯著看了很久，她不確定，那些是不是『Y』與『H』，但是，她說出口時，神，卻一瞬安靜了下來。
女孩疑惑的問，神，她說「老闆，祢，怎麼了？」
神，沒有回答，只輕輕的說。
祂，說
「這裡。
是他們。
記得『我』的地方！」
女孩，緩緩的俯下身去，用她的左手，輕輕的，撫摸著那一塊石碑。
只有，女孩自己知道，那個是，來自男孩榮耀祖先的，一個『擁抱的邀請』。
那一個石碑，和上次一樣，是溫暖的。
女孩，雙膝跪在泥土上，她慢慢的，更加俯下身去，親吻了一下，那塊『溫暖的石碑』。
男孩，那位榮耀的祖先，笑了。
神，也笑了。
女孩，卻哭了。
在那一個永遠寂靜的區域，男孩，那榮耀的祖先，沈睡在主排，那

裡，『有名』，『有號』，『有父名』，『碑文完整』。
而她——他的『第二任妻子』，卻被埋在，距離『他』數排之外，
『無人提及』，也『無人認領』的角落。
但是，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找到了『她』。
終於，『她的存在』，不再需要被遮蔽。
女孩，依舊是，緩緩的俯下身去，她雙膝跪在泥土上，用她的左手，
輕輕的，撫摸著那塊石碑 。
但是，這一次，是整趟旅程，女孩，『第一次』，『看不到』，來自
男孩，榮耀祖先的身影。
女孩，緊張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四處張望著。
女孩的眼淚，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從她的雙眼，不
斷，不斷，不斷的落下。
女孩回頭，她只看見，神，站在她身後，不斷，不斷，不斷的傻笑。
那一天，是男孩，特地帶著女孩，走到了『那一區』。
男孩，指著那塊破敗的碑，興奮的，對著女孩說了些什麼…
女孩，只是隱約見了，破碎的片段，男孩說「『她』，沒有留下什
麼，只是留下了，一塊『破碎的墓碑』，和一段『被遺忘的名
字』。」
突然，這個世界，對女孩而言，在一瞬間，『完全的靜音』了，她看
見，他在說，但是，她無法『聽見』。
女孩的左手，依然停留在，那一塊破敗的墓碑上。
女孩，兩眼發直，全身劇烈的顫抖著，不知道為什麼，她只是覺得，
她的全身，彷彿『烈火燃燒』一般『滾燙』，她的眼前一片模糊，她
的眼淚無法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在突如其來的大雪中，不
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中落下。
女孩，完全不記得，自己，是如何離開，那一個永遠寂靜的區域。
等到女孩回過神來。
男孩與女孩，她忙兩個人，已經回到了車上。
車上的暖氣，是溫暖的。
女孩的心，卻比寒冬，更冷。
男孩與女孩的車子，依舊是停在原來的位置，尚未移動。
男孩，一臉擔憂的看著女孩，他語氣十分擔心的，問女孩，他說「My
Girl，妳還好嗎？妳看起來，十分的不好！妳需不需要去醫院？還是，
有什麼我可以幫助妳，讓妳舒服一些呢？」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
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不需要為我擔
心，我很好的。我沒事的。我只是『有一點累』，我休息一下，就會
好的！你要準備開車，專心看著前面，就夠了，好嗎？」
男孩，沒有回頭，他快速的，打開了車門，徑直的下了車，毫不猶豫
的，大步，大步，大步的，衝進了一間咖啡廳。

片刻之後，男孩手上，拿著一個杯子，快速大步，大步，大步的，奔回車上。
男孩，滿臉寵溺，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將那個『杯子』，輕輕的，放入了，女孩的雙手中，並且，用他的雙手，覆蓋在女孩的雙手上。
男孩，滿臉寵溺，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的臉上，燦爛的笑著，他語氣溫柔的跟女孩說，他說 「My Girl. I Am Not Sure if You Are Really Fine or Not. Every Time You Are Not Fine, You Still Tell Me That You Are "More Than Fine".
That Makes Me Very Worried About You.
Because Whenever You Say You Are "Tired", I Know It Is Something No One Can Fix For You.
I Understand This Part, Even If I Do Not Know What I Can Really Do For You.
But Today It Was So Cold Outside, Snowing And Windy.
We Stayed In That Big Cemetery For Quite A Long Time, Trying To Find My Ancestors.
You Were Crying And Shaking A Lot There.
I Guess You Probably Do Not Even Remember How You Came Back To The Car.
Maybe It Is Just The Cold.
Anyone Who Cries That Much, In Such Heavy Snow And Wind For So Long, Must Be Freezing.
So, I Went And Bought You A Hot Chocolate—Your Favorite Drink.
Drink Some, Do Not Rush. Slowly, Slowly.
I Hope The Warmth, And The Sugar In The Hot Chocolate, Might Help You A Little.」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努力的，用她的雙手，將自己的身體撐起來，給了她深愛的男孩，一個深深的吻。
在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結束了那一段，與男孩，榮耀的祖先們，相認之後。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在這座城市，隨機的，在網路上，挑選了一間飯店。度過了一夜。
那一個飯店，非常便宜。他們兩個人，只是抱著，『隨意過夜』的心情前去。
但是，當男孩與女孩M他們兩個人，抵達時，那裡，竟然，是一個『十分華麗』的飯店。
飯店的人員，非常恭敬的，接待了男孩和女孩。
門口接待的人員，雙手接過了，男孩的車鑰匙，他替男孩與女孩，將行李拿下車，並替男孩與女孩，將車停好。

接著，門口接待的人員，非常，非常，非常，恭的表示，當男孩與女孩，需要用車的任何時候，他都會非常，非常，非常，樂意的，提供服務。
飯店的櫃檯，給了男孩和女孩，他們兩個人，一間『非常豪華』，而且，『十分寬敞』的房間。
櫃檯的男士，恭敬的，雙手，遞給了女孩，一張房卡。
女孩的腰微彎，伸出她的雙手，從櫃檯的男士手中，接過了那一張房卡。
女孩，沒有問為什麼，也沒有質疑。
女孩，只是，默默的，將那張一房卡，握在掌心，貼在心臟的正上方。
那一張房卡上頭，沒有名字，沒有房號，只有，一小道『閃著金光的凹槽』。
女孩，走在她深愛的男孩的前面，刷卡，開門，轉身，然後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她替男孩，將房門拉住，讓拖著行李的男孩，更方便的進入房間。
開門的瞬間，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驚喜不已。
進門的左側，是一個巨大的，原木衣櫃，將休息區域隔開。
非常巨大的潔白床鋪，床尾，是酒紅色的布幔，邊緣是整圈，完整的，金色邊框與流蘇，作為裝飾。
巨大，而且潔白無瑕的浴缸。乾濕分離的淋浴設備。中央，是潔白無瑕的洗手台。
床尾側，距離床五步的距離。是三分之二的落地窗，被酒紅色搭配金色邊緣的布幔覆蓋。布幔的下方，是垂墜的，金色流蘇。
窗下，是一張原木，巨大橢圓形桌子，配上原木的五個圓形座椅。
一旁的辦公桌上，整齊的擺放著，飯店設施的各種介紹。
一旁的原木檯子上，放滿了各種點心茶飲。旁邊，一張紙條，寫著『請免費享用』。
前幾日，在那座，曾經被焚過三次，卻仍頑強記得書寫的城市。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將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那裡，是他的家人們，是那些曾經在火中，遮著孩子眼睛的父母，最後一次，看見世界時的角落。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全部都沒有哭，只是，靜靜的站著，把『名字』藏進衣襟裡，然後，走進了，無人能追的記憶。
那『十八張手稿』，是由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那是，沒有墓碑的族譜，那是，時間曾想掩蓋的筆跡，那是，被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
那些副本，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將『電子的檔案』，分別寄給了男孩，和女孩。

那一位，來自東歐的年長女士表示，因為，那一些檔案，經過『科技的處理』，更能夠還原出『更加清晰』的內容。
女孩，給了男孩一個微笑，她伸出她的右手，快速的，一把抓起那張房卡，她快速轉身，然後，快速的打開房門，大步，大步，大步的，徑直衝了出去。
男孩，完全來不及反應。
女孩，獨自一個人，跑到飯店的櫃檯，請求櫃檯人員，為他們列印，那些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
飯店的櫃檯人員，什麼都沒說，微笑著。替女孩列印出了，那十八張，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
正當女孩，準備付款時。飯店櫃檯的一位主管，大埔，大步，大步的，徑直走向女孩。
那一位男士，帶著燦爛的微笑，彬彬有禮的，彎著腰，對著女孩說，他說「敬愛的女孩，列印這些灰燼留下來的影子副本，不需要收費。能為妳服務，是我們的榮幸。希望你們兩位，不要客氣，好好享受，我們飯店的設施。好好放鬆一下。」
女孩，十分開心的，用她的雙手，小心翼翼的，抱著那些，得來不易，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
女孩，將那些紙張，小心翼翼的，用她的雙手，按在自己的心臟上方，她大口，大口，大口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呼吸著，努力的，感受著『他們的心跳』。
女孩，走回房間的路上，被兩個年輕的，來自東歐的男孩纏上，他們兩個人，正試圖要伸手觸碰女孩。
女孩，深怕那些『珍貴的文件』，被碰傷，她從右邊的口袋，快速的掏出了一把，她一直，都隨身攜帶的『七號拋棄式手術刀』，她毫不猶豫的，用牙齒咬開了，『手術刀的保護蓋』，她朝著兩個男孩大喊，她喊「你們兩個人！通通不准動！你們兩個人，今天，要是不想死，就立刻，滾遠一點！信不信，我用這把『手術刀』，馬上，讓你們兩個人，立刻，去見上帝！」
女孩，這才喝止了，那兩個男孩。
女孩，小心翼翼的，把那些『珍貴的文件』，拿回房間。
男孩，坐在左側的第二個，圓形原木椅子上，女孩，將剛才列印的『珍貴的文件』，雙手奉上，拿給男孩。
女孩，告知了男孩，剛才發生的事情。
男孩，從圓形原木椅子上，快速的起身，快速大步的，奔向女孩，他給了女孩，一個深深，深深，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深深，深深的吻。
男孩的嘴裡，十分憤怒的，念念有詞，他說「What the motherfuckers! Who the Hell gave them the fucking guts to even get close to My Girl, let alone try to touch Her?

Do they just think their lives are too long, or too damn boring?
If I ever meet them, I'll make damn sure they learn the hard way that
No One—
No Fucking One—
can even come close to My Girl.
Motherfuckers!
They piss Me off so bad!」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飯店的樓下，不僅有『溫水的泳池』，還有寬敞的，男孩，最喜歡的『桑拿房』。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非常，非常，非常的驚喜。
女孩，終於，覺得身體，稍微，放鬆了一點點。
男孩說，想去『桑拿房』，放鬆一下。
於是，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起同行。
在飯店的樓下，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又碰見了，剛剛試圖纏上女孩的，兩位年輕的，來自東歐男孩們。
那兩位年輕的，來自東歐的男孩們。他們兩個人，正在泳池裡，戲水玩耍。
男孩，將女孩，拉到旁邊的海灘休息椅上，並且溫柔的，示意女孩坐下。
男孩自己，則是坐在女孩左側，海灘椅的，前方三分之一的部分。
男孩，挺直了他的背，他的雙手，交叉於胸前。
然後，男孩惡狠狠的，死死盯著，他們兩個，剛剛試圖纏上女孩的，兩位年輕的，來自東歐的男孩們。
男孩，問女孩，他問「My Girl. Do not tell Me it was those motherfuckers.
The Two clowns from the pool, grinning like idiots, trying to act flirty?
Still staring at You Right Now?
FUCK. They're dead if I ever catch them near You Again.」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然後，女孩朝著男孩，輕輕的，點點她的頭。
男孩，再次用力的，挺直了他的背，他的雙手交，叉於胸前。
男孩，一語不發，只是，眼神越來越兇狠，他死死的盯著，那兩位正在泳池戲水，剛剛試圖纏上女孩的，兩位年輕的，來自東歐的男孩們。
男孩，就這樣惡狠狠的，盯著他們兩個人，『三分鐘』。
直到，剛剛試圖纏上女孩的，兩位年輕的，來自東歐的男孩們，雙雙表情恐懼的，看向男孩，慌慌張張的，收拾著他們兩個人的物品，然後，悻悻然的離去。
男孩，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Listen. When We come out of the sauna and hit the cold shower, I do Not want anyone seeing Your Body.

Otherwise, I swear, I will probably end up do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Right Here on the spot.
How the Hell are there so many motherfuckers in this world, I just do Not get it.
What the fuck was that?
Better not happen again—EVER.」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然後，女孩朝著男孩，輕輕的，點點她的頭。
然後，男孩抓著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去了桑拿房。
十分鐘後，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滿身大汗的出來。
男孩，雙手拿著巨大的純白浴巾，從後方，將女孩圍住，並且，用他那巨大的身影，那影子落下來，像一棵筆直的樹，能擋住，夏日的整面陽光，他一站起來，像牆一樣，遮住她所有的風。
男孩，拿著巨大的純白浴巾，和他自己高大的身軀，遮住女孩，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Hurry, rinse off Now—there's no one here, I'll cover You.
Otherwise, if someone shows up later, or if those two stupid motherfuckers come back and see Your Body, I swear I'll probably end up do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Right Here on the spot.」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然後，女孩朝著男孩，輕輕的，點點她的頭。
女孩，滿心歡喜的，快速的沖洗，她洗完後。
男孩，彎著腰，準備把女孩，用巨大的純白的浴巾，『包裹起來』。
女孩，站在男孩的懷裡，都還不到，他肩膀的高度，她就像一隻『小獸』一樣，被男孩，用巨大的浴巾，一層，一層，又一層的，緊緊，緊緊，緊緊的，包裹起來。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女孩笑著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又不是『木乃伊』，包裹成這樣幹嘛！」
男孩，語氣堅定的，回答女孩，他說「My Girl. I Am Protecting You.
And I Am Making Sure There Is No Chance anyone sees Your Body while I rinse off Myself—otherwise I might really end up do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Right Here on the spot.
Don't worry, I'll shower Super Fast. You just stay wrapped up on this beach chair, where I can see You The Whole Time.」
然後，男孩，開始十分快速的，沖洗他自己。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女孩的心，是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
那一刻，是女孩，此生，感受到，最，最，最幸福的時刻。
結束後，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緊緊，緊緊，緊緊的，牽著彼此

的手，慢慢的，一起走回房間。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回到房間後。
男孩，看了女孩一眼，女孩，對男孩，微笑著，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緩緩的走到，左側第二個，圓形原木椅子上，慢慢的坐下。
男孩，開始將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小心翼翼的，一張，一張，一張的，雙手，慢慢的拿起來，一份，一份，一份的，仔細的閱讀著。
女孩，則是把前幾日，她在那座城，城底埋著沉睡的王冠與一場沒能舉行的安息。它白日寧靜如詩，夜裡，卻會在牆後重覆同一句問話
「你記得我們了嗎？」
那一日，女孩，使用飯店的紙和筆，使用她作為『醫者的身份』，以及，她作為『醫者的知識』，她努力的將那一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所計算出的『最有可能的答案』。
那一日，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用她從前『醫者的身份』加上『醫者的知識』，她努力的將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使用著，那些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計算著，那棵族譜的樹，突然停了生長，葉子全都沒了名字。不知飄落何方的城市。那些葉片，更多的可能資訊，和可能的年齡和，可能的資料。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思考著。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計算著。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逐一詳細的，互相對照著，族譜斷裂的段落，地圖，墓碑，以及那一年，整個世界，陷入一場長時間的高燒，記憶，也開始糊塗起來，人們，不再記得彼此的名字，只記得，制服的顏色與號碼的，各式年表。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力的，逐一詳細的，對照著，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那些年的，『每一個年份』的，『平均生育年齡』及『孩童數量』，以及世界各國的『人口平均壽命』，甚至『每一個年份』的『流行疾病』，以及各種疾病的『致病人口總數』和『致病人口年齡結構』，各種疾病的『治癒機率』甚至是『死亡機率』，
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努

力的，逐一詳細的，對照著，那段，不再記名字的時間裡的，那些年的，每一個年份的，所有能夠查找到的，科學統計，再加上某些，被塵封的名單。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她一點，一點，一點，一滴，一滴，一滴的，努力的拼湊著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拼湊著那些，從男孩與他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整個家族的人，提供的，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提供的每一筆，珍貴的資訊 ，她認真的，互相交叉比對的推敲著，任何一種可能性。
女孩，就這樣，一心一意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的努力著，她認真的，推敲著，所有的任何一種可能性。
女孩，就這樣，一心一意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的努力，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反反覆覆的，將她所查找到的，各種不同的數據，互相不斷，不斷，不斷的，交叉的比對著，她十分專注的，她甚至忘了時間。
當女孩，終於『確認了』，男孩那，替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那曾教她祈禱的聲音，已多年未被聽見之人，和那一段，已成影子的葉片們，大約『出生』於哪些年。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查閱著那些，她完全不懂的語言。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著，依靠著翻譯軟體。
女孩的手機，隨著她不斷，不斷，不斷，長時間的使用，手機的溫度不斷，不斷，不斷的，往上，一直，一直，一直升高，那些翻譯軟體，幾乎跑到都快要燒焦了。
但是，女孩卻是依舊，不肯停下，她不在乎，她的手機，是不是會爆炸。
女孩，就這樣，在不知不覺間，總共花了『四個鐘頭』，才終於，將那張『表單』確認。
在那一年，女孩的手機，已經承載了，許多的歷史。
女孩的手機，在女孩將那張『表單』確認，在她寫下了『最後一筆』的同時，在那一個瞬間，她的手機，因為高溫過熱，在那一個瞬間，自動關機了。
女孩，沒有說話，她的右手，依然緊緊的握著筆。
女孩，再一次低頭，非常，非常，非常認真的，再一次確認了，她自己所寫下的『每一個字』，和她自己所下的『每一個內容』。
接著，女孩只是冷冷的，伸出她的左手，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

才確認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冷冷的，把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按在那張，她用來當作桌面的，飯店的低矮茶几上。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冷冷的，把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按在那張，她用來當作桌面的，飯店的低矮茶几上。
接著，女孩堅定的，用她的左手，全部的手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她將那張她花了『四個鐘頭』才確認的『表單』，直接，『一百八十度』，快速的旋轉了，閱讀的方向，她緩慢而堅定的，直接將那張『表單』推到了，那個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冒出來的，神，面前。
神，蹲在女孩對面，瞇著眼，看了一眼，喝了一口，祂，的薄荷茶。
祂，說
「孩子。
妳，終於找到了。
那是，
他們所有人，
都沒有人，
敢去翻的那一頁。
但是，
妳的數學，真的是很爛！
幾個數字，妳都要按『計算機』？！
我『數學』，是沒給妳升級啊？」
女孩，緩慢的抬起頭，慢慢的挑起，她的眉毛，她的雙眼，惡狠狠的瞪著，神。
女孩的眼神，瞬間，變的十分冷冽，她的口氣，瞬間，變的十分冰冷。
女孩，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依然挑著，她的眉毛，她咬牙切齒，一字，一句的，回答，神，她說「祢，上古瘋子！我，是怕，我，『心算』，會，『出錯』！」
女孩，依舊，眼神十分冷冽，依舊，口氣十分冰冷，依然挑著，她的眉毛，依然咬牙切齒，她的態度，十分挑釁，一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一句的，繼續回答，神，她說「祢，上古瘋子！還是？！祢，覺得，『病例資料』，這種，『等級』，的，『內容』，是，『可以』，『出錯』，的，嗎？！」
神，蹲在地上，不斷的傻笑。

終於，女孩，於『下午三點』，將『資料』，『定案』。
那一刻，飯店的時鐘，正好指向『下午三點整』。
當女孩，在那張『表單』上，落下了『最後一筆』，整張『表單』，終於『定案』。
空氣，卻忽然，冷了一瞬間。
在女孩的背後，有一個沉默的身影，悄悄的，慢慢的站了起來。
祂，沒有聲音，祂，沒有掌聲，祂，更沒有讚美。
祂，只是靜靜的，像兩千年前一樣，緩緩的，低下了頭。
因為，祂，知道，這一刻，與，祂，曾經的『下午三點整』，完美的重疊了。
那一日，終於，女孩，於『下午三點整』，定案的資料，小心翼翼的，從行李箱中取出。
那一張表單，被女孩，小心翼翼的，收在一個，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中。
女孩，不希望，那一張表單上面，有任何摺痕。
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她只知道，若是紙張不平整，她的整顆心，就會非常，非常，非常的痛。彷彿是，只能透過這樣細小的方式，讓那一些破碎的葉片，有機會再呼吸。
女孩，小心翼翼的，抱著那個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坐到了男孩對面。她坐在，右側第二個，圓形原木椅子上。
他們兩個人中間，間隔一張，圓形原木椅子。
女孩，有嚴重的強迫症，對她而言，書寫的筆，必須是同一隻筆，必須一樣的顏色。紙張，必須一樣的大小，一樣的格式。
女孩，大口，大口，大口的，深呼吸了一口氣，小心翼翼的，打開了，她那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她小心翼翼的，雙手將那一份，那一日，終於，她於『下午三點整』，定案的資料，小心翼翼的取出。
男孩，閱讀的，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把那些葉片的資訊，替我翻譯一下，然後，幫我唸出來給我聽，我一個，一個，一個的詳細記錄。我想要將『這些資料』，對照我前幾日，『推算的那些資料』，交叉比對，查看確認，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被遺漏』，或者是，『仍然等待被找尋的葉片』？」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知道，我也理解，當你閱讀『這些文件』的時候，心裡面一定覺得『十分沈重』，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因為，那是你的語言，我看不懂。所以，請問，你願意幫我這個忙嗎？」

男孩，只是呆呆的，兩眼發直的，望著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
女孩，替男孩泡了一杯，熱熱的薄荷茶。
女孩，將那一杯，熱熱的薄荷茶，輕輕的，放到了，男孩前方的桌面上。
男孩，突然回過神來。
女孩，只是語氣溫柔的，輕輕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 先喝一口熱熱的薄荷茶，會對你有幫助。」
男孩，慢慢的，喝了一口茶。
他終於，看起來回過神來。
女孩，再一次，向男孩提出了，剛剛的問題
女孩，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把那些葉片的資訊，替我翻譯一下，然後幫我唸出來給我聽，我一個，一個，一個的詳細記錄。我想要將『這些資料』，對照我前幾日，『推算的那些資料』，交叉比對，查看確認，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被遺漏』，或者是，『仍然等待被找尋的葉片們』？」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知道，我也理解，當你閱讀『這些文件』的時候，心裡面一定覺得『十分沈重』，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因為，那是你的語言，我看不懂。所以，請問，你願意幫我這個忙嗎？」
男孩的眼中，依然，充滿了震驚。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完全理解，你此時此刻，沈重的心情，你不用說，我猜想，那些『科技處理過後』的資料，應該是『突然多出了許多』，我們大家，全部都『沒有預料到』的部分。我剛剛列印完成的時候，當下就有『一種直覺』，覺得上面的資料，一定是，比我們大家預期的，『更加詳細』，但是，也同時一定也代表，比我們大家預期的，『更加心碎』。」
男孩，看著女孩，他的雙眼，明顯帶著淚光，他的眼淚，已經不爭氣的，從他的眼角，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完全理解，你此時此刻，沈重的心情，你不用說，不然這樣，你撥個電話，給Ima吧！畢竟，那是屬於Ima的『大樹』，也是，屬於Ima那棵大樹的『葉片們的資料』。」
男孩，依舊看著女孩，他的雙眼，依然帶著淚光，他的眼淚已經，依然不爭氣的，從他的眼角，不萬，不斷，不斷的滑落。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

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知道這聽起來，會有一些『冒犯』，所以，我必須先跟你道歉，還要，向Ima道歉，還要，向Ima整個家族的所有人道歉，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冒犯的。」
男孩，依舊看著女孩，他的雙眼，依然帶著淚光，他的眼淚已經，依然不爭氣的，從他的眼角，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知道這聽起來，會有一些『冒犯』，所以，我必須先取得，你的同意，還要，取得Ima的同意，還要，取得Ima整個家族的所有人的同意！這一點，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用我們醫者的話說，這個叫『家屬簽署同意書』！」
女孩說完之後，笑的非常調皮。
男孩，依舊看著女孩，他的雙眼，依然帶著淚光，他的眼淚已經，依然不爭氣的，從他的眼角，不斷，不斷，不斷的滑落。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依舊，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知道這聽起來，會有一些『冒犯』，但是，我真的覺得，你先撥個電話，給Ima，然後，請允許我，使用我的翻譯軟體，對這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我想將這些文件『拍照』，然後，使用我的『翻譯軟體』，將這裡的每一筆資料，一個，一個，一個的，『詳細記錄』。我想要將『這些資料』，對照我前幾日，『推算的那些資料』，交叉比對，查看確認，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被遺漏』，或者是，『仍然等待被找尋的葉片們』？若是，真的還有其他『仍然等待被尋找的葉片們』，那我，就再去把那些『葉片們』，找回來吧！好嗎？」
男孩，依舊看著女孩，他的雙眼，依然帶著淚光，他的眼淚依然，已經不爭氣的，從他的眼角，不斷，不斷，斷的滑落，他全身顫抖著，對著女孩，輕輕的，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給了男孩，一個深深，深深，深深的吻。
女孩，示意男孩，儘快撥通電話。
然後，男孩，拿起他的手機，撥通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電話。
男孩，看了女孩一眼，女孩，對男孩，微笑著，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男孩，小心翼翼的，將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一張，一張，一張的，拍下，發送給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是的。再一次，『訊息通知』。
這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可以在『家人』之間『彼此傳遞』。那是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更是家人』。
但是，『你們各位』，『不是』。
麻煩『你們各位』，用一點『腦子』，不要『自作聰明』。

『家人之間的流轉』跟『你們各位』的『公開使用』，是兩件『完全沒有關聯』的，『兩個獨立事件』。
不要把『家人的互動』，竄改成『你們各位』的『學術的戰利品』。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如果『你們各位』，其中有『人』，將這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拿去『公開』，那就等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再殺一次』。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他們兩個人，彼此討論著，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
女孩，依然滿臉寵溺，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他的手中，拿著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在房間裡，如同獅子一般，在房間內來回踱步，腳步穩重如守夜的祭司，目光如火，魂如刀，步伐間蘊著一種未說出的吶喊，的男孩。
自從，女孩認識男孩以來，男孩，只要在思考，他總是會，如同獅子一般，在房間內來回踱步，腳步穩重如守夜的祭司，目光如火，魂如刀，步伐間蘊著一種未說出的吶喊。
女孩，靜靜的起身，給自己，泡了一杯，熱熱的薄荷茶。回到她的座位，雙手，把那杯熱薄荷茶，放在她的鼻子下面，大口，大口，大口的吸著，那來自薄荷茶的香氣。
女孩，雖然，已經獲得了，男孩，Ima，還有Ima家族的同意，但是，女孩的內心，依然，掙扎了很久，很久，很久，最後，才默默的，拿出她的手機，她努力的，穩住顫抖的雙手，她的口中念念有詞，對每一張『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一個，一個，一個的，一再，一再，一再的道歉著，女孩說「各位『我的家人們』，各位『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們』，我知道，『拍照』這個行為，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一定都會感到被我『十分的冒犯』，我必須，先向各位，鄭重的道歉。我真的，真的，真的，不是故意，要冒犯大家的。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將你們『每一筆資料』，一個，一個，一個的『詳細記錄』。我想要將『這些資料』，對照我前幾日，『推算的那些資料』，交叉比對，查看確認，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被遺漏』，或者是，『仍然等待被找尋的葉片們』？若是，真的還有其他『仍然等待被尋找的葉片們』，那我，就再去把那些『葉片們』，找回來吧！好嗎？」
女孩，打開了她的Google Translate，她不敢睜開眼，她使用了，她的相機，拍下了，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翻譯成，女孩能夠理解的的語言。
女孩的眼淚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

落下。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努力的，止住自己的眼淚，她努力的，讓自己抄寫的雙手，不要顫抖。
女孩，一筆，一筆，一筆，一劃，一劃，一劃的，彷彿，在雕刻石碑一般，用力的，寫下Google Translate，替她翻譯的資料。
女孩的內心，不斷，不斷，不斷的，暗暗的祈禱著，自己那一日，於下午三點鐘，定案的資料，『全部都是錯的』。
而當女孩，翻譯跟抄寫完成，全部的資料後，
女孩，完全不敢，觸碰桌上的紙張，她閉眼許久。她坐直自己，努力的穩住情緒，雙手交疊放在她併攏的膝上。
然後，女孩，慢慢的，打開眼睛，全身顫抖的，看了一眼，她剛剛抄寫的資料，那些文字，真的很醜，醜到，幾乎，無法閱讀。
接著，女孩，慢慢的轉頭，看向她放在右側桌上，那一張表單，她自己那一日，於下午三點鐘，定案的『那張表單』。
女孩，開始全身滾燙，她的眼淚，彷彿是，瞬間爆破的水管，不斷，不斷，不斷的湧出。
突然，男孩，聽到了女孩的動靜，他瞬間滿臉震驚的，死死的看著女孩，彷彿是，他一轉頭，女孩，就會原地消失。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想麻煩你，跟Ima說一下，我沒事，很安全，而且，我好得很！我有達成，我今天下午，答應Ima的承諾！你跟Ima說『我今天也超乖！』。不過，就像我之前，跟你還有Ima說過的，我的『累』，沒有任何人，可以為我修復。所以，這是我自己的『責任』。」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用她僅剩的，最後一絲力氣，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 So for Now, Could You Please Have A Gentle Talk With Ima on the Phone?
Tell Her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oday, Every Little Detail.
The Eighteen Pages of Manuscript carry A Voice That Belongs Only Between You and Ima.
Maybe You Can Take A Closer Look Together—See If There’s Anything More I Should Know, or Anything I Can Quietly Help With.
Just Take Your Time.
Look Slowly, Carefully, At Every Detail, At Every Letter On Those Pages.
And Now …
I just need A Little Time to Mend Myself.
I Will Take A Bath. It May Take A While, I Do Not Know How Long, But I Really Need It.
So Just Let Me Be For Now.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Me.
I Promise.
I Will Come Back To You Safely, Whole, And Alive.」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他瞬間滿臉震驚的，死死的看著女孩，他一隻手拿著電話，他另一隻手，瞬間死死的，抓住女孩的手，彷彿是，他一鬆手，女孩就會原地消失。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Please, Just Breathe And Relax.
I Am Fine—Truly.
I Only Need A Little Time To Mend Myself.
I Love You So Deeply, So Much.
I Promise You, I Will Be Alright.
And No, I Will Not Disappear Just Because I Go Take A Bath For A While.
Please, Have A Gentle Talk With Ima On The Phone,
And Give Me Some Quiet Time To Put Myself Back Together.
I Promise That When I Come Back, I Will Smell So Good, And My Hair Will Carry The Scent Of Shampoo And Shower Gel.
And One More Promise—Right Now I Owe You A KISS, but Later I Will Return It to You, With A Little Bonus, so You Will Not Miss Me While I Am Gone.
So, Will You Give Me A Smile?
Because 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ALWAYS.」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終於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也看著男孩，溫暖的笑了。
男孩，聽完女孩的話，終於，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也看著男孩，溫暖的笑了。
女孩，獨自一個人，緩緩的，走進浴室，她將浴室的門，死死的鎖上，並且，用毛巾，將門底下的，所有縫隙，全部，都死死的，塞起來。
接著，女孩，為自己，放了一盆，熱熱的洗澡水。
女孩，緩緩的，進入浴缸，她獨自一個人，彷彿，沒有了靈魂，呆呆的，在浴缸裡泡著，她把頭，沒入水中，直到，她不能呼吸。
女孩，不記得，她在浴缸裡，泡了多久。
女孩，只記得，當她回過神的時候，原來冒著蒸汽的熱水，已經，冰的入骨。
當女孩洗完澡，走出來之後。

男孩，立刻從客廳的圓形原木椅子上，快速的起身，他快速大步，大步，大步的，奔向女孩，他給了女孩，一個緊緊，緊緊，緊緊，深深，深深。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深深，深深的吻。

男孩，甚至將，他依然在通話中的手機，再一次，隨手一丟。

男孩，低著頭看著女孩，他的口氣中，充滿了心疼與不捨，他的雙眼帶著淚光，眼角的淚水，已經不爭氣的落下，他語氣十分顫抖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My Girl. Why Did You Take Such A Long Bath Again?
I Was So Worried About You.
I Tried To Open The Door, But You Had Locked It Again!
I Tried To Call You, But You Did Not Answer Me At All Again!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I Was In A Big Panic Again.
What If Something Bad Had Happened While You Were In There Alone?
What If I Lost You Without Even Knowing Again?
I Thought I Had Almost Lost You Again!
You Have No Idea How Terrified I Was.
I Am Just So Happy To See That You Are Still Standing Here, Safe And Alive.」

女孩，抬著頭，眼神溫暖的，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卻十分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I Am Sorry I Took Such A Long Bath.
I Was Just Trying To Put Myself Back Together, And It Took A Little Longer Than I Expected Again.
But See—I Am Still Here.
I Told You, 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Hahaha!!!
NOW You Know I Cannot Just ‘Disappear’ That Easily.
I Am Going To Stick With You Until The Earth Goes BOOM!!!」

男孩，用盡全力的，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女孩，他一邊笑著，同時一邊哭著，對女孩說，他說「You Are So Fucking Crazy…but Thank God You Are My Crazy Girl.」

女孩，瞬間露出驚嚇的表情，她語氣調皮的回答男孩，她說「Thank GOD, AGAIN?!
Oh-ho-ho-ho, I’d Rather NOT. Honestly, I do NOT even think it’s a Good idea, Seriously!
How about We just thank The Earth Itself instead?
Or Just Kiss Each Other?」

女孩，說完後，再一次，將男孩整個人，硬生生的壓在床上，她開始再一次，替男孩做起了『檢查』，女孩，口中念念有詞的，對男孩說，她說「I Do Really Need To Check Which Part Of You Is Really

Broken—because You just said “Thank God”, Such A Crazy Thing, AGAIN!!!
Come, Come, Come!!!
Let Me Chec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n There!!!
Hey, Do Not Run Away, Come Back—I Need to Give You “A Serious Check-Up”!!!」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突然，男孩轉頭，語氣溫柔，卻帶著愧疚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還在跟Ima討論，我們兩個人，剛剛發現的細節，我想麻煩妳，妳能夠將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先小心謹慎的收起來嗎？我為我們兩個人，叫了一些食物，對不起，我的女孩，我們兩個人，今天都在忙，都忘記妳的肚子會餓！我想，食物，應該隨時都會到！不過，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需要先小心謹慎的收好，不然，要是被食物用髒了紙張，那就不好了！」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對著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然後，女孩，小心翼翼的，將那些『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副本列印文件』，一張，一張，一張，雙手拿起來，用雙手將紙張撫平。
然後，女孩，將所有紙張，都以站立的姿態，對齊，然後直立的，放進她那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中。
女孩，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抱著她那放滿文件，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放在她的心臟上方，她大口，大口，大口的，不斷，不斷，不斷的，深呼吸著。
女孩，低下她的頭，低聲的，跟那些紙張說「各位『我的家人們』，各位『灰燼所留下來的影子們』，現在，可能要先『委屈你們』，先待在我的行李箱裡面，我會將你們，放在我的『衣服中間』的位置。這樣一來，就能避免，讓『你們』在旅途中，感受到『顛簸』，也不會，感受到『風雪的低溫』。」
女孩，低頭親吻了一下，她那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
然後，女孩，小心翼翼的，將她那霧面深黑色的，硬板的資料夾，小心翼翼的放進了，她『最厚的外套』中間。
食物，來了。
男孩，仍然在電話中，男孩的表情十分沈重，女孩，不敢多問。
男孩，坐在，左側第二個，圓形原木椅子上 。
女孩，依舊是坐到了，男孩對面。
女孩，坐在，右側第二個，圓形原木椅子上。
他們兩個人中間，間隔一張，圓形原木椅子。

女孩，兩眼發直的，看著自己的食物，她彷彿，沒有了靈魂。
直到，男孩，突然呼喚了女孩。
男孩，表情充滿了擔憂，語氣更是擔憂問的，他輕聲的女孩，他問
「My Girl. Are You okay? Why do Your eyes look so empty?
Is it that You're not hungry, or maybe too hungry?
Or… You don't like the food?
Tell Me—if You need, I can order something else right away.」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對著男孩，她語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 「My Love. I'm fine. I just Drifted off for a moment.
Don't worry—I always love the food You order for Me.
Well, if You hadn't reminded Me, I would've forgotten how fucking hungry I Am.
Maybe later I'll even steal some of Your food too.
Hahaha! So You'd better protect Your food well before I come to raid it.」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突然，神，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神，坐在，男孩與女孩，中間間隔的那一張，圓形原木椅子，雙手抱胸，看著男孩。
神，不語。
女孩，只是十分不耐煩的，抬頭看了一眼，神。
一刻鐘後。
神，突然起身，走到男孩身後，再一次將，祂，的整個右手臂，高高的舉起。
就在，神，準備要下手，打男孩的後腦勺時。
女孩，瞬間抬頭，她眼神冷冽的，怒視著，神。
女孩，只是保持著，眼神冷冽的，直直的怒視著，神，她什麼都沒說。
神，看了一眼女孩。
然後，神，一言不發的，向左轉身，消失在，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女孩盥洗完後，緩緩的，走到那張，非常巨大的潔白床鋪，床尾，是酒紅色的布幔，邊緣是整圈，完整的，金色邊框與流蘇，作為裝飾的床鋪，右側。她緩緩的，掀開那張是酒紅色，邊緣是整圈，完整的，金色邊框與流蘇，作為裝飾的布幔。
女孩，將那張布幔，折疊整齊，放上了，那個個巨大的，原木衣櫃，她放在，她頭頂的高度。
男孩，仍然在電話中，男孩的表情十分沈重，女孩，不敢多問。
男孩的眼神中，透露著深深的內疚，他緊緊的看著女孩。

女孩，只是十分溫暖的，看著男孩，她微笑著，她語氣溫柔，卻帶著十分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Don’t worry about Me. Take Your time on the phone with Ima.
I know there must be tons of important things You need to talk about.
And I Am A Super Independent Super Girl!
Why do You always forget that, huh? How Come??
Hehehehehehe—You showered YET?!
Well, I Already DID!!
So I Am going to enjoy The Super Big Bed FIRST!
And I Am totally going to mess up Your Side for No Reason!!!
Yala yala! Go!
Leave Me alone with My Bed and Both Of Our Blankets!!
Yala yala!
You shower YET—
Go, Go, Go!!」
男孩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十分無可奈何的笑容。
男孩，看著，正在床上，『男孩那一側』，瘋狂打滾的女孩，他翻了一個無奈的白眼。
女孩，則是坐起身，對男孩，吐了一個舌頭。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女孩，依然穿著，那身潔白，左側胸口，有一排金色，細小文字，的浴袍。獨自一人，坐臥在，右側的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女孩的背，靠著床頭的酒紅色靠墊。雙手，緩緩的，撫摸那絲綢般質地的床單，和棉被。閉著雙眼，彷彿是，在感受著什麼。
許久後，女孩，獨自一個人，昏昏沈沈的睡去。
那一夜，是女孩，第一次，睡的如此安穩。
第二天，太陽升起之後，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準備駕車，返回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櫃檯的人員，非常恭敬的，收回了，女孩，雙手遞出的卡片，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相視一笑。
門口接待的人員，將男孩與女孩的車，停在飯店的正門口。並且，替他們，將行李拿上車，穩妥的安置好，確認沒有任何行李，會搖晃。
在那一個，冰冷刺骨的冬日，替門口接待的人員，已經替他們，將車上暖氣，調整到非常舒適的溫度。接著，非常恭的表示，他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為男孩與女孩，提供服務。並彎下他的腰，祝福男孩與女孩，回程一路平安。
男孩，將車駛離不足三十公尺，突然停下。
男孩，急促的告訴女孩，他說「My Girl！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我的手機，好像，遺忘在房間裡了！」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

語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別擔心，你先深呼吸，冷靜一下！這台車，太大了，我也不敢開！我回去房間，幫你找就好了！你把車開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不要擋到來往的其他車輛。你就留在車上，幫我檢查一下，你的各個褲子，或是外套的口袋，好嗎？」
女孩，連外套都忘了穿，徑直打開車門，快速的奔跑下車。
女孩，跑向櫃檯。
女孩，非常恭敬的，告知櫃檯的人員，男孩，似乎將手機，遺忘在了房間裡面。
女孩一邊說，一邊表示，她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她造成了，大家的困擾。
此時，櫃檯後方的辦公室，走來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他的肩膀寬大，一身霧面，酒紅色的四件套西裝，領子，是霧面黑色的。搭配霧面黑色的領帶，領帶的右側，有兩條，平行卻穿透整條領帶，略帶閃亮的，金色細線。他左側的胸前，是一塊霧面黑色的名牌，上面，是燙金的文字，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但，那字體，卻是女孩最喜歡的，西方文字手寫字體。他溫柔卻堅定的，對女孩說，他說「我敬愛的女士，別慌張，讓我陪伴妳，一同，回去尋找。」
於是，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走在前面，帶領著女孩，返回那個房間。女孩，非常沒有方向感，她在自己長大的城市，都需要使用Google Map導航，否則，她將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將房門打開後，彎下腰，伸出他的右手，那是，屬於國際，女士優先的禮儀。女孩，受寵若驚的，彎下腰，雙腿併攏，雙手放在腹部，與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表示回禮。
於是，女孩先進入了房間，開始尋找。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站在原本擺放點心的桌子前面，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問女孩，他說「我敬愛的女士，請問，我能夠，觸碰這裡的東西，幫助妳，一起尋找嗎？」
女孩，苦笑，語帶抱歉的，回答著，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她說「我敬愛的先生，如果，你願意幫助我，一起尋找，我當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激，你當然可以，觸碰這些東西。畢竟，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屬於我的。而是你們的。我只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擾。也很抱歉，讓你百忙之中，特地陪同我，來尋找男孩的手機。這裡，看起來奢華無比，規模也很大。你平時一定非常忙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抱歉，佔用了你的時間。」
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只是笑著回應女孩，他說「我敬愛的女士，請妳，不要感到抱歉。我非常榮幸，能夠為妳服務。妳並沒有，佔用我的時間，這原本，就是我的職責。」
女孩，與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相視而笑。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在房間內，努力的尋找著，男孩的手機。

突然，女孩的手機，震動了。
女孩的手機，一直都是『靜音的模式』，因為，她很害怕突然其來的『高頻的大聲音量』，所以，她不允許自己的手機，發出任何鈴聲，看影片，她也會須戴上耳機。
女孩接通了電話，是男孩。
電話那一頭，傳來的是，男孩的愧疚，與十分自責的聲音，他對女孩，他說「My Girl, I’m so sorry. I just found My phone buried deep inside the left pocket of My black coat, on the left side.
I don’t even know how that happened—maybe I was distracted,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when I packed.
I’m So Stupid.
The road back to the Glass Dome Country is going to be A Long One.
You can take some Rest on The Way Back.
I parked the car right next to the hotel, so You could see Me easily when You came out.
Take Your time, no rush.
I’m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Anyway.」
於是，女孩恭敬的，向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表達感激，並再一次，為自己帶來的麻煩，而道歉。
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微笑的回答女孩，他說「我敬愛的女士，請妳不必擔心，請讓我護送妳。」
於是，那一位，高大的東歐男子，走在女孩前方，一路帶領女孩，回到大廳。他替女孩，打開了，飯店沈重的的大門。他對女孩說「祝福你們，一路平安。」
女孩，回到車上後，男孩十分愧疚，他先是給了女孩，一個大大的擁抱，他語氣充滿自責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I’m really so sorry.
What A Fool I can be! I can’t even believe I actually did something this Stupid.
I’m so sorry I made You run back to the room just because of My carelessness.
And You didn’t even wear Your jacket—it’s snowing outside!!
What if You catch a cold??!!
Oh shit, this is all My Fault!
If You get sick later, I’ll be so angry at Myself.
Oh My G… oh no… oh shit!」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對著男孩，她語氣溫柔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don’t take it so seriously. It was just a piece of cake! The hotel was right here, and there was even an elevator inside. Not such a big deal.
But Yeeaahhh!!! It was Super Cold Out There, I’m Frozen Already, so Now

You Have To Give Me A Very Big Hug And TEN KISSES As The FEE!!
Also, You need to help Warm Me Up.
Otherwise, if I catch a cold, You’ll have to cook Me anything I want—and I’ll just stay in bed, on Your Side of course, waiting for Your service!!
It does sound like a Very Big Thing! But Honestly, if I really do get cold… it actually sounds like A Very Good Thing For Me tho!!!」

女孩，話音未落。

男孩，用他長長的身軀，直接躍過汽車座椅中間的扶手，用他的嘴，直接堵上了女孩的嘴。

男孩偷偷的，伸出了他的右手，他輕輕的拍了一下，女孩的頭，直接打斷了，女孩正在『計畫』的『小心思』。

於是，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踏上了，返回玻璃穹頂下的國度，的路程。

▲第捌章__上

《來自血脈的拜訪》

一切的故事，開始於那一年的秋天，第九個陰晴輪迴，在那一日，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第一次，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相遇了，她笑了——神，笑得更早。那一頁書，尚未公開，但是，以時曆推算，那是第五七八三年，初秋的那個第七日之後的日落時分。

在那個光陰轉冷之前的，倒數第五個安息日的前夕。

女孩，獨自一人，背著，祂，未說出口的任務，橫越了數千里的海天，來到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在濕潤灰藍的古老港城，與男孩短暫的相聚，僅僅七日。

女孩，沒有告訴任何人，那一次，她獨自一個人上路，穿過了十三個時區，只為了看見那位，她深愛的男孩。

在那一年的特維特月中旬。

女孩，依依不捨的，收起了所有的過往。她放下了，她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所珍視的一切。

女孩，獨自一人，朝向北海之濱，踏上了沒有出埃及證明的流亡之途。她，未曾見雲柱，也沒有火焰引路，她卻仍然堅定的選擇，將整個埃及留在身後，只為靠近那位她所深愛，那位被預言卻尚未覺醒的男孩。

女孩，完全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度過，那趟十七個鐘頭的航程。她只記得，當飛機離地，機翼打開的的那一瞬間，她撕心裂肺的哭了。

在那一趟，男孩突然對女孩說，他說「走，我的女孩，我想帶妳去一個地方，去見那片我曾長出來的土。帶妳去親眼看看，我的『根』，和我『榮耀的發源』。」

在那趟旅程，開始之前，整整七個月。

那是另一個季節的午後，那年春雪已經融盡，第一道雷聲尚未降臨之日，那片金光穿透封印的夜晚，歷史，重新開始呼吸的時刻，那一日，剛好是群星改道，風聲靜默，所有的電子鐘，短暫當機的一刻。

那是，女孩與男孩相識後。

女孩第一次，見到來自男孩血脈的家人。

他們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他們兩個人，到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與男孩還有女孩相見，他們兩個人，停留了一週。

男孩，為了他們兩個人，在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三十度角，右前方，租了一間 Airbnb，那間房子，位於地面層之上的第一層，不高，卻擁有一整面四分之三幾乎完整的落地窗，溫暖的陽光，能夠直接照進客廳。

那間房子的鑰匙，是一位白髮的女士，她親自送到男孩與女孩的租屋

處門口的。
女孩清晰的記得，那位女士，身著長袖，至腳踝的連身洋裝。洋裝是米白色的網狀，編織著忽隱忽現的銀色。網狀的下方，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粉紅色，女孩，從未見過那種顏色。
那位女士，伸出她的雙手，她恭敬的將鑰匙，交給了男孩。
那位女士表示，她已經正在請人，對整間房子做額外清潔，希望男孩諒解。
那位女士對男孩表示，最終的退房時間，不需要按照一般旅館的標準。
那位女士只是表示，當房子使用完後，將那把鑰匙，放在一進門，白色吧台的金色盤子裡。
臨走時，那位女士，溫暖的笑著，她與女孩，相視一笑。
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抵達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時，那個房間，尚未準備好。所以，他們兩個人，就先到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稍作休息。
男孩坐在沙發上，他眼神溫暖的，滿臉笑容的，緩緩的從他的口袋，拿出了一張藍色的歐元，以及鑰匙給女孩，他微笑著對女孩說，他說「我的女孩，能不能麻煩妳走一趟，不然的話，妳第一次跟我的家人相見，我就馬上把妳單獨留下，與他們相處，你們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往下，我擔心妳會太緊張，也擔心他們兩個人，會有一點不知所措。」
男孩坐在沙發上，他依舊，眼神溫暖的，滿臉笑容的，他微笑著對女孩說，他說「我的女孩，所以，能不能麻煩妳，走一趟，去跟那些整理房間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對他們十分的感激，我們知道也理解他們的用心，我們相信他們一定很努力的，正在把房間，清潔的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的仔細，然後請妳，將這張歐元給他們，告訴他們，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請他們不要趕時間，好嗎？」
男孩說完後，摸了摸女孩的頭。
女孩則是笑著，接過了男孩手中的，那一張藍色的歐元還有鑰匙，開心的告訴男孩，她非常願意去像那些清潔的人員，表示男孩的心意。
女孩，拿著那張藍色的歐元，以及鑰匙，穿戴整齊的，走向那間 Airbnb。她打開了，地面的門，那是，整棟樓共享的出入口。她輕輕的，踏上階梯，抵達那間，位於地面層之上的第一層，的房子。
在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光與風。風車總在轉，雲影像是記憶，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那些承載歷史記憶的房子，一層樓，只有一戶人家。
女孩並沒有直接打開門，她舉起她的右手，敲了三下敲門。
裡面其中一位女孩，替女孩將房門打開，那個女孩疑惑的問女孩，她

問「女孩，妳怎麼不直接開門呢？」
女孩，則是笑著回答那位女孩，她說「兩位女孩們，真的很抱歉，我只是擔心我直接開門進來，我怕會嚇到妳們。」
接著，那位女孩，便大步的離開，跑回去繼續她的工作。
那裡，有兩位女孩，正在忙碌著，她們，跟女孩一樣，擁有不白皙的皮膚。
女孩，彎下她的腰對她們說，她說「兩位女孩們，我真的很抱歉，我打擾了妳們工作。」
接著，女孩拿出那張藍色的紙鈔，慢慢的打開，在她的手中鋪平。
然後，女孩蹲在一位正在清潔，浴室洗手台下方的女孩身旁，她語氣溫暖的，對她說，她說「兩位女孩們，我們知道，妳們工作很辛苦，這是我們的『一點點心意』，雖然不是很多，但是，我們全部人，都很感謝妳們將房間，打掃的一塵不染。」「
女孩依然對在一位正在清潔，浴室洗手台下方的女孩身旁，她語氣依然溫暖的，對她說，她說「兩位女孩們「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是因為有妳們，在我們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這樣的努力著。所以，我那深愛的的男孩。他的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才能夠在這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留下十方美好的『住宿體驗』。」
一開始，那位正在清潔浴室洗手台下方的女孩，驚恐的對女孩說，她說「女孩，沒關係的！這本來就是我們的職責。而且，我現在手上都是髒污，妳如果靠我太近，會弄髒妳的手，還有妳的衣服。」
女孩微笑著，回答那位女孩，她說「兩位女孩們，你們怎麼會說，妳們手上的是髒污呢？要是手髒了，我可以洗，要是衣服髒了，我也可以洗。我只是希望，妳們不要因此，不讓我靠近。這個只是我們的『一點點心意』，沒有很多。但是，我希望我們的舉動，沒有冒犯到妳們。我們所有人，都不趕時間，所以請妳們，不要有壓力。」
兩個女孩相視而笑，女孩，用她的雙手，將那張藍的歐元，放入了那個女孩的手中，另一位在房間整理的女孩，也跑過來，她們三個，互相看著彼此，一起笑了。
三個女孩，互相留下了，各自的聯繫方式。其中一個女孩，對女孩說，她說「女孩，我們會盡力清潔的，等這個房子準備完成的時候。我們會傳訊息給妳。」
她們三個女孩，互相揮手道別。
女孩，滿臉微笑的，緩緩的步行，返回了，男孩與她的租屋處。
女孩一進門，她下俯身，將地上散落的鞋子，分別擺放整齊，她將散落在椅背上的外套，還有圍巾，分別掛起來，她將行李箱們，推到靠牆的位置。
男孩與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

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坐在沙發上聊天。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女孩使用她少數會的幾句希伯來文，她滿臉微笑，十分開心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打招呼，女孩，微笑著揮手對他們說，她說「Shalom!」

然後，女孩開始詢問男孩，以及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女孩希望能夠幫每一個人，準備各自喜歡的茶水。

女孩為大家準備完，他們三個人，各自喜歡的茶水後。

女孩看了一看，沙發已經坐滿了。

於是，女孩沒有想太多，獨自一人，滿臉微笑的，坐在了餐桌旁邊的木頭椅子上。

大約，兩盞茶的時間後，女孩，收到來自另一個女孩的訊息。

那一間，為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房子已經準備好了。

女孩將此事，告知男孩。

於是，他們一行人，開始起身穿戴。

女孩，將剛才掛起來的外套和圍巾，小心翼翼的取下，分別交給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男孩，拿著那間 Airbnb 的鑰匙，和其中一個行李，並溫柔的囑咐女孩，幫忙拿一個行李。

女孩則是想都沒想，直接抓起了，她面前最大的一個行李，並且微笑著，拒絕這個最大的行李，被任何人交換成更小的行李。

男孩，走在最前面，再來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再來是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女孩則是，提著跟自己半個大的箱子，一路顛簸的，卻滿臉微笑的，走在最後面。

女孩，咬緊牙根努力的，將個行李箱，努力的扛上僅能容納一人通過，狹窄的階梯，在最後幾階的時候，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苦笑著，看著女孩已經因為太過用力，而滿臉通紅的臉，他突然伸手，幫了女孩一把。

女孩很開心，再次使用她少數會的幾句希伯來文，開心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表達感謝，她笑著說，她說「Toda.」

那一間，為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房子已經準備好了。
女孩將此事，告知男孩。
於是，他們一行人，開始起身穿戴。
女孩，將剛才掛起來的外套和圍巾，小心翼翼的取下，分別交給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男孩，拿著那間 Airbnb 的鑰匙，和其中一個行李，並溫柔的囑咐女孩，幫忙拿一個行李。
女孩則是想都沒想，直接抓起了，她面前最大的一個行李，並且微笑著，拒絕這個最大的行李，被任何人交換成更小的行李。
男孩回頭看了一眼女孩，他想伸手替她換掉，她卻笑著拒。
女孩，只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卻語帶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No no no! I like the color of this suitcase, so I'm going to carry this one. Yala, yala, go! Leave me alone with the beautiful color of the suitcase. I have lots of words to tell this beautiful suitcase on the way to that Airbnb! Yala, yala, go!」
男孩苦笑著看著女孩，他對女孩翻了一個大大白眼。
女孩則是看著男孩，她對男孩吐了一下她的舌頭。
於是，他們一行人出發了。
男孩，走在最前面，再來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再來是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女孩則是，提著跟自己半個大的箱子，一路顛簸的，卻滿臉微笑的，走在最後面。
女孩，咬緊牙根努力的，將個行李箱，努力的扛上僅能容納一人通過，狹窄的階梯，在最後幾階的時候，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苦笑著，看著女孩已經因為太過用力，而滿臉通紅的臉，他突然伸手，幫了女孩一把。
女孩很開心，再次使用她少數會的幾句希伯來文，開心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表達感謝，她笑著說，她說「Toda.」
男孩，先是輕輕的，敲了門三下，接著慢慢的將門打開，他們一行人，慢慢的踏入了那間 Airbnb。
然後男孩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開始討論著，屋子的陳設，以及採光，還有格局。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女孩只是滿臉微笑的，看著眼前，她所深愛的家人們。
而那兩位細心的女孩們，提著她們的清潔工具，小心的繞過了，正在說話的他們。
男孩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向那兩位女孩，同時一起，點頭致意。
男孩笑著，回頭看向女孩，慢慢的對著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允許她發言。
女孩，則是滿臉寵溺的，看著看她所深愛的的男孩，她微笑著，慢慢的對著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接著，女孩站在了，靠近門口的地方，攔下了她們，並再次，彎腰，對她們，表示感謝，她說「兩位女孩們，謝謝妳們，將這裡，清潔的如此乾淨。這些已經，遠遠的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了。我們知道，妳們一定是格外的用心，因為，我們所有人，都能夠感受到，這個屋子裡的每個一角落，都在發亮。」
女孩，依舊是滿臉微笑，語氣溫柔的，對那兩位女孩說，她說「兩位女孩，因為有妳們，所以，我那深愛的的男孩，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那些我所深愛的家人們，他們才能夠，在這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留下美好的住宿體驗。祝福妳們，回程的路上平安。」
她們三個女孩，同時互相看著對方，同時一起笑了。
男孩他們三個人，開始在屋子裡，來回的走動著，研究著屋子裡陳設。
那間屋子一進門，是一個三分之二，半開放式的大理石純白的方形吧台，吧台入口的左側，是浴室。
吧台的入口處，右側，擺放著一盆鮮花，鮮花的右側，是一台咖啡機，咖啡機的右側，是一個金色的盤子，盤中整齊的擺放著，各種茶包。
吧台的內部，是潔白的廚房桌面。正對著入口的地方，是一個經典的歐式火爐。
火爐的中央，是最大的火，左下方和右下方的，小一點，右上方的，再小一點，左下方，則是最小的火爐。這個火爐的配置，與男孩和女孩的租屋處，是完全相同的。
廚房桌面下方的抽屜，整整齊齊的，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廚具。和許許多多銀色的餐具，更下方的櫃子裡面，整整齊齊的擺放著，許許多多，各式各樣銀色的廚具。
進門的右側，擁有一整面，四分之三幾乎完整的落地窗，溫暖的陽光，能夠直接照進客廳。
沙發的顏色，是一種介於赭土與乾血色之間的沉悶顏色，那個顏色，

呈現著記憶被時間反覆咬過似的，疲乏的暗褐色。
沙發的前方，是一個經典的歐式原木箱子，它看起來，已經承載了許多的歷史，但是，依然能夠完好的打開，將物品儲存進去。
沙發左側的牆上，是一個巨大，沒有邊框的黑色時鐘，沒有數字，只有霧面黑色的粗線，作為刻度，指針也是霧面黑色的，它們就這樣繞行在，那個未命名的時間裡。
吧台左側的浴室，是夕陽的顏色，先是潔白的洗手台，再來是潔白的浴缸，和銀色的盥洗設備。
浴室的左側，是獨立的白瓷沉思座椅，它被獨立在自己小空間裡。
白瓷的沉思座椅的左邊，是最大的一間臥室，那間臥室的窗戶，呼應著客廳的窗簾。
那間房子，位於地面層之上的第一層，不高　，卻足以眺望只屬於那個區域的綠景。
那間最大的臥室的左側，九十度角，還有第二間臥室，稍微小一點。
但是，兩間臥室，同時擁有一模一樣大的標準尺寸的雙人床。
兩張床上，各自擺放了四個枕頭，和同樣純白的寢具，那些寢具上，隱隱約約的，反射著陽光。
女孩全程，都將她的雙手，放在她的背後，她用自己的雙手，牽著自己的手。
女孩，努力的，用她的雙眼，以最少的步伐，和最少的碰觸，將一切記錄在心裡。
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她只知道，神，叫她記錄。
女孩還知道，這個房子，是男孩非常用心選擇，租給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一起使用的。
女孩，十分不喜歡，未經他人的同意，就觸碰別人的東西，或是討論別人的事情。
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將行李安置好後，已是傍晚。
於是，他們一行人，同時一起，慢慢的步行，返回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女孩，依舊走在最後，她輕輕的，將間屋子的門關上。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拿出了，他們自己攜帶的食材，突然，他開始，為大家烹飪晚餐。
一開始，女孩十分的慌張。
在女孩的認知裡『來者是客』，如果沒有照顧好客人，是一件非常失禮的事情。

當女孩屬『蛇』的那一年，男孩剛好是，上高中的年紀。他們兩個人，都是『屬蛇』的。
女孩，一直都希望在牆面上，掛一個時鐘。
因為『時間』，對女孩而言非常重要。
男孩，滿臉寵溺的，笑著答應女孩。
但是，男孩與女孩，他們一起，尋找了許久，但是，卻一直都找不到任何一款，他們兩個人，都喜歡的時鐘。
於是，幾個月後，女孩終於失去了對『尋找時鐘』，這件事情的耐性。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堅定，卻十分調皮的和男孩說，她說「My Love, I’m completely out of patience looking for a clock for the wall. The ones I like, You don’t. The ones You like, I don’t. So! I have a brilliant idea—let’s just give up wasting time looking for that stupid clock.
From now on, whenever You need to know The Time but You’re busy, as always, of course, You’ll have to ask Me. I’ll check My phone and tell You what time it is.
And here’s the fun part: if You’re busy and I still haven’t gotten My kiss from You YET, then You’ll never know what time it is! How’s that for an idea? Hahahaha—Smart Me!!」
男孩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十分無可奈何，卻帶著微笑的表情。
男孩與女孩，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同時一起笑了。
請幫我繼續分析
但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卻在為大家烹飪晚餐。
這件事，讓平常總是習慣打理家務的女孩，在一瞬間，陷入前所未有的慌張，她的臉漲的通紅，無處安放她的手腳，她一直試圖要在廚房幫忙，哪怕只是清洗食材。
直到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看見了女孩的手足無措，他緩緩的放下了手中的廚具。並慢慢的伸出了他的右手，拍了拍女孩的頭，他替女孩整理了，因為慌張，而掛在臉上的髮絲。
他像哄孩子一般，十分努力的，用他與女孩，共同有限的『國際語言』，與女孩溝通。
他的臉上，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笑著。
女孩，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笑容。
他像看著孩子一般的，看著女孩，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妳去坐著吧。我非常謝謝妳，平日裡對男孩的照顧。我從『應許之地』，帶了許多特殊的香料，還有不同的魚。妳先去坐著，喝點熱熱的茶。我真的很希望，妳能夠品嚐一下，我的『手藝』。然後，妳替我評價一下，給我一點意見。好嗎？」
女孩，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是，那是女孩，從未有過的感受，她只知

道，在一瞬間，她好像被什麼能量給罩住了，那是一個，像『蓋子一般』的能量，她被困住了，但是裡面，卻非常，非常，非常的柔軟。
女孩的心，突然之間，被她從未見過的感動，塞得滿滿的，她的臉瞬間漲的通紅。
男孩則是，在餐桌上，和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使用女孩不懂的語言，開心的聊著天。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向女孩，示意女孩，不用擔心，一起加入餐桌的座椅。
女孩，只是呆呆的，坐在餐桌旁的木頭椅子上，她思考著，應該如何為這個突然出現，像蓋子一樣的能量命名。
男孩，坐在女孩的左邊，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坐在女孩對面。
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全部原木拼接的，像是積木一樣，可以拆開，重新組裝的，全手工製作的餐桌，它由許多不同的顏色，大小不一的原木的木條拼接組成。
那一個餐桌，是將房子租給男孩的一位女士，她親手製作的。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與女孩的身高一樣高，她有著美麗的金色秀髮，天藍色的眼睛，潔白的牙齒。
直到，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將一盤食物，輕輕的放在了女孩的面前，而他則是坐到了男孩的對面。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輕聲呼喚著，還在出神的女孩，他微笑著，指著女孩盤子裡的食物，說「女孩，妳看！妳先不要吃，妳先幫我看看，妳覺得，這一盤魚，我烹飪的色澤，如何　？」
女孩，再次漲紅了臉，她低下頭去，大口，大口，大口的，聞著那盤食物的味道，並認真的三百六十度，旋轉著盤子，確認自己，看清楚，每一個角度。
女孩，眼帶淚光的，卻滿臉笑容的，回答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覆蓋著，橘色醬汁的魚！而且，這一盤魚，聞起來非常，非常，非常的可口！」
接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溫暖的笑著，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妳吃一口看看，然後，替我評價一下，給我一點意見。好嗎？」

女孩，十分慌張的，看了一圈，她的臉漲的更紅了，她手足無措的，
回答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
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不是
我不願意，可是因為，大家都還沒有開始用餐，我怎麼能夠『第一
個』，開始就餐呢？這樣做的話，實在是太越界了！」
男孩，滿臉寵溺喔的看著女孩，他正打算湊到女孩的耳邊，偷偷的跟
女孩說悄悄話。
但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
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依舊是，溫暖的笑著，他看著女孩，並且同
時，伸出了他的右手，打了兩個響指，示意男孩，不能給女孩任何暗
示。
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
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
女子，坐在女孩對面。她只是靠著椅背，她的右手，支撐著她的後腦
勺，她全程眼神溫暖的，一直微笑著，看著女孩。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
早學會沉默的人，語帶玩笑，挑釁的，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別擔
心！妳先吃一口，看看我的廚藝，是不是妳遇過，最厲害的！」然
後，他對著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女孩再一次，看了眾人一圈，她的臉漲的更紅了。
女孩，十分緊張的，緩緩的，拿起了她的叉子，品嚐了一口，她閉上
雙眼，仔細的感受著，那些來自舌尖的，所有細節。
片刻後，女孩睜開了雙眼，她眼帶淚光，十分開心的，回答男孩家
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
沉默的人，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我發誓，這是我吃
過，最好吃的食物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
早學會沉默的人笑了，他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那
麼，這一段時間，妳願不願意，把廚房借給我，讓我表現一下？」女
孩開心的，連連點頭。
然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
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示意大家，開始用餐。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
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
子，也笑了。
男孩，也笑了。
在用餐的過程中。
男孩突然，將一大塊魚的，偷偷的，放在了女孩的盤中，女孩，看了
一眼男孩，她很疑惑，因為，她自己的盤子裡，也有一樣的食物。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卻帶著十分孩子氣的撒嬌，他扭來扭去

的，像個孩子撒嬌一樣，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能不能我剔除魚刺？拜託嘛，我會親妳十下！因為，我不太會挑魚刺，我很小的時候，曾經因為，被一個大大的魚刺，卡住了喉嚨，當時 Aba 跟 Ima 帶我去醫院，醫生說我整個食道流血很嚴重！從那之後，Ima 因為覺得我實在是太粗心了，妳也知道，我有 ADHD，跟妳一樣，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聊天，就忘了要把魚刺挑出來。從那次事件之後，Ima 都會為我，特製魚丸。所以，我真的不太會挑魚刺。」

男孩用他的整個頭，在女孩的懷裡扭來扭去的，跟一個撒嬌的孩子一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翻了一個無奈的白眼，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好啦！好啦！好啦！你又不是蟲子，一直扭來扭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yala, yala, 回去坐好！我幫你把魚刺挑出來！但是你等一下要親我十下！不可以賴賬！」

男孩滿臉開心的笑著，他對著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直到，女孩將第三塊魚肉，剔除魚刺，輕輕的，放回男孩盤中後。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雙手抱胸，眼神無奈的，看著男孩，再看看女孩，他滿臉無奈的，對著女孩說，他說「女孩，妳這樣一直寵著男孩，妳自己會很辛苦的！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男孩都被妳寵壞了！」

女孩，滿臉溫暖的笑著，她眼神溫暖卻堅定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回答他，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不用擔心，我其實非常開心，也非常喜歡，男孩這樣跟我撒嬌。我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所以，剔除魚骨這件事情，對我而言非常的容易，但是你們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我自己的這個男孩，我還是了解的。他一定會因為，太興奮的只顧著說話，再被魚骨給刺到的！我好不容易沒有從醫了，要是等等因為男孩被魚骨卡住，而要將我那一整套的手術器械，從櫃子裡面翻出來，那可就太麻煩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的像一個，剛剛得到一顆糖果的孩子。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溫暖的笑著，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家族，是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連連點頭。

女孩，再次突然被那個，像『蓋子一般』的能量罩住了。

女孩瞇著眼，看著那個霧白色的能量，然後，趁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伸出她的右手食指，偷偷的，戳了一下，那是一個，像是果凍一樣柔軟彈性，卻略帶堅硬的觸感。
女孩在心裡，跟自己討論著「是否，應該把這個能量，命名為”果凍”或是”蒟蒻”。」
而男孩，則是，一邊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一邊慢慢的，吃著那些女孩為他，已經剔除魚骨的魚肉。
那一週的食物，是女孩一生，吃過，最美味的食物。
用餐完畢後。
在女孩轉身，將碗盤拿去清洗的時候。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對男孩說「男孩，你等一下再跟我們聊天！你先去幫忙女孩收拾餐具！」
男孩正準備起身。
女孩直接轉身，將男孩狠狠的按回了椅子上。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溫暖的笑著，她眼神溫暖卻堅定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回答他，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不用擔心。還是讓男孩在椅子上，老老實實的跟你們一起聊天吧！曾經有一次，我的男孩幫我收拾碗筷的時候，一邊忙著工作的重要電話，他看都沒看一眼，打破了盤子就算了，還割傷了手。我還得每天幫他的傷口，清潔消毒，還有換藥！你們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我自己的這個男孩，我還是了解的。他要是再割傷他的手，那我還是要將我那一整套的手術器械，從櫃子裡面翻出來，那可就太麻煩了！」
女孩，從冰箱拿了一瓶啤酒，她右手將啤酒直接打開，輕輕的，放在了男孩面前的桌面上，她的左手，則是按著男孩的右側肩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再次雙手抱胸，翻了一個白眼的，看著男孩，再看看女孩，他滿臉無奈的，對著女孩說，他說「女孩，妳這樣一直寵著男孩，妳自己會很辛苦的！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妳又來了！男孩都被妳寵壞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無奈的笑著，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可是要再提醒妳一次！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家族，是『真的』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連連點頭。
女孩轉身，開始清洗碗盤，她再一次，突然被那個她不知道如何命名，像『蓋子一樣』的能量罩住了。她的嘴角，無法控制的笑了。她的內心，湧上一股暖流。

晚餐過後。
男孩，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聊著天。
女孩替每一個人，準備了他們喜歡的飲料。
然後女孩看了一圈，沙發已經坐滿了，於是，她獨自一個人，抱著一杯加滿冰塊的可樂，滿臉微笑的，繼續坐在餐桌旁邊的木頭椅子上，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與家人聊天的美麗畫面。
那些圍繞餐桌的椅子，是木頭的框架，座椅，是麻繩排列而成的。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微笑的，向女孩提問，他問「女孩，請問妳有『薑茶』嗎？」
女孩，瞬間一臉認真的，放下了她懷中的可樂，她直了直身子，她回答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我有薑茶。請問，你是不是感冒了？如果是的話，請儘可能詳細的告訴我，你的症狀，還有身體異常的感覺。在我的文化裡，不同的症狀，『薑片』處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微笑著，回答女孩，他說「女孩，別擔心，我沒有感冒。但是，我從『應許之地』，帶來了非常，非常，非常好喝的『薑茶』！我想跟妳比賽看看，我們兩個人，誰比較會買東西！」
於是，在等待熱水燒開的過程中，他們兩個人，肩並著肩，同時一起，站在廚房，他們抱著各自的杯子，裡面裝著他們各自的薑茶，他們兩個人，互相打賭著，輸的人要被『彈一下額頭』。
女孩輸了。
女孩站直身子，整理了她的頭髮，她轉身面對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女孩說「啊！可惡，我竟然輸了！但是，願賭服輸，來吧！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依照我們的約定，彈一下我的額頭吧！」
女孩，用她的右手，十分用力的，抹了一下自己的額頭，然後，她對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亮出了她的額頭。
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只是伸出了他的右手，輕輕的，在女孩的額頭上，戳了一下，他溫暖的笑著，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這盒『薑茶』就送給妳了！妳自己喝，就不用分給男孩了！」
女孩，滿臉笑容的，雙手接過了那份突如其來的『禮物』，她開心的幾乎要跳起來，她雙手把那盒『薑茶』，緊緊的，抱在自己的懷裡，她偷偷摸摸的拿去房間，滿臉竊笑著，將那份『禮物』，藏進了自己衣櫃的

深處。
就寢的時間到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他們兩個人，將要返回，在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三十度角，右前方，那間房子，位於地面層之上的第一層，不高，卻擁有一整面四分之三，幾乎完整的落地窗，陽光能夠直接照進客廳，那間男孩特意為他們兩個人，所租的 Airbnb。
他們兩個人，忘記要帶洗澡用的浴巾，那間男孩為他們所租的 Airbnb 也沒有提供。
於是，女孩拿出了兩條，她最喜歡的浴巾，她將它們折疊整齊，輕輕的放進了一個，她最喜歡，卻很少使用的布製購物袋中。
女孩，滿臉微笑的，用她的雙手，將那個裝有兩條浴巾的購物袋遞給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讓他們帶回去使用。
第二日早晨，街道尚未擁擠，光與靜默並行，聖殿之門初啟，晨禱剛落，神，還站在門後未離。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已經將男孩與女孩租屋處的門鈴按響。
男孩，滿臉微笑的，替他們兩個人，打開了門。
女孩，則是在廚房忙碌著，為大家準備早餐。
女孩，不是非常會下廚。
女孩，準備了沙拉，麵包，還有每日早晨，不同烹飪方式的雞蛋，旁邊放著起司。
女孩，滿臉通紅，語帶愧疚與自責的對大家說，她說「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家人們，我很抱歉，我的廚藝，並不是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你們的飲食，有什麼樣的規則。所以，如果我製作的過程不正確，或是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項，請直接告訴我，我會馬上改進。」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微笑的，回答女孩，他說「女孩，妳說妳廚藝不好，可是，這盤煎蛋，看起來非常美味。妳趕快坐下來，與我們一起用餐吧。」
女孩，非常高興。
用完早餐後。
女孩，滿臉愁容的，跟大家說，他說「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家人們，我十分的抱歉，我還來不及打理自己，請問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

男孩，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微笑著點頭。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微笑的，回答女孩，他說「女孩，妳慢慢來，我們不趕時間。」
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她一直都只喜歡在『太陽下山之後』工作。
在女孩行醫的期間，她總是只上『大夜班』。
女孩不知道為什麼，『白天』自己總是無精打采，無論她睡了多久。
但是，當『夜幕降臨』，她就會精神飽滿，思路十分清晰。
男孩的作息，與女孩則是相反。
男孩的作息，總是跟著日出與日落的節奏，而運行著。
男孩與女孩，經常為此發生爭執。
男孩多次嚴厲的，要求女孩，必須要更改這個『壞習慣』。
男孩認為，女孩『日夜顛倒』的作息，會對女孩的健康造成傷害，如果女孩因此而失去了身體健康，男孩會非常的心痛。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答應男孩，她會嘗試看看。
女孩努力過了，她早起過，她可以做到。
只是，到了夜晚，她依然無法入睡。
所以，自從女孩開始逼迫自己，更改作息之後，她就像是，被時間輕輕削去了多餘的厚重，她像一條，終於掙脫舊殼的蛇，輕盈地迎接風的方向，舊日的衣服，現在大的像披風。
男孩說，看著日漸消瘦的女孩。
男孩，一把抓住女孩，他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裡，他語氣無奈，又帶著心疼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我的確是比較喜歡，纖瘦的女孩。但是，我看著妳瘦下來的這個速度，比妳那個『日夜顛倒』的作息，看起來更容易『生病』！所以，妳就不需要強迫自己『更改作息了』。反正，妳那麼吵，話又那麼多，我一早起來，就開始聽到妳一直講話，實在太吵了！我拜託妳，妳還是回去當妳的『夜行性生物』，這樣一來，我就能夠，每一天都擁有『安靜的早晨』，還能獨享我的咖啡！Yala, Yala! 妳去睡覺！」
女孩，收拾完碗盤後。
女孩，開始化妝。
當女孩正在貼她的假睫毛時，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她突然跑到向女孩，她坐在，女孩右側的椅子上，她語氣十分溫柔的，對女孩說，她說「女孩，我想請妳教教我，妳的這個『假睫毛』，是怎麼貼上去的？看起來非常自然，也很漂亮，我很喜歡！」

女孩，開心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解釋著。
女孩，用自己的身體示範著。
女孩，突然起身，大步的跑回房間，拿出了一盒『全新的假睫毛』，她十分開心的，使用她的雙手，將那盒『全新的假睫毛』，遞給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女孩，滿臉微笑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說，她說「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家人，如果妳喜歡的話，這盒『全新的假睫毛』，我希望妳能夠收下。如果不夠的話，我還有很多！」
於是，她們兩個人，有說有笑的，十分開心的，同時一起，研究著女孩的化妝品。
就在女孩，使用手機，檢查著文稿，到『這一頁』，『這一行』的時候。
女孩，平時使用的是白色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機殼是『CASETiCFY』配有 MegSafe 的功能，黑色的邊框，手機殼背後的圖案是一張『百元美金』的圖案，這個手機殼，是女孩認識男孩之前，就開始使用的，手機內建的『Notes』，來書寫『這本書』。
不為別的，單純是女孩覺得『方便』。
女孩，獨自一個人，她的兩側耳朵，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她放在這本書，最後一頁，她想送給男孩的歌曲。
那首歌叫 ——— 《我希望你好好的—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2006》
MV 網址： https://youtu.be/MvNPzCy0GR8?si=l0OIk_9aL__fidxK —
是的。這首歌，歌詞，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頁。
這裡，不會提供。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已經『第三天』沒有睡覺，她沒日沒夜的，瘋狂的整理著『這本書』的文稿。
女孩的貓咪們，全部都圍在女孩的身邊。
女孩，雙眼空洞，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吃飯，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喝水，她已經完全不在乎，她只知道，自己還『活著』，自己還『可以寫』。
就在日出的前一刻。
神，來了。
祂，什麼都沒說。
女孩，正在整理著『這一章』的『這一行』。

女孩，正在使用著，她平時使用不多的，她的 MacBook Air, 13-inch, 2020, M1, Rose Gold，她的電腦桌布，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女孩，正準備將『Notes』的檔案，複製貼上到『Word』。
神，直接走到了女孩的左側。
神，伸出了，祂，的右手，將女孩的『第八章-上』，整章文稿，直接刪除了。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她的兩個螢幕，同時一起瘋狂的閃爍著，所有的鍵盤功能，和 App 的內建功能，全部都在同一秒，發生了異常。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登入的密碼，都是她所深愛的男孩的『生日』，她從認識了男孩的第一天，就再也沒有，更改過她的密碼。
男孩一直都知道，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的『登入密碼』，男孩有的時候，會使用女孩的電腦，女孩完全不在意，因為他們之間『沒有秘密』。
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了。
女孩沒有抬頭。
女孩，依舊是雙眼空洞的，緩緩的從床上起身。
女孩，慢慢的，走到了她的其中一個『貓砂盆』旁邊，那個貓砂盆，是『深灰色』的，她慢慢的，俯下身去，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慢慢的伸進了，她的貓砂盆的最深處。
那個貓砂盆的尺寸，是 Long 48 x83 x36 cm，側開的款式。
那個貓砂盆，放在距離女孩床鋪，左手邊三步的距離，白色的窗戶，窗戶大概是牆面比三分之一多一點點的大小，窗戶被分成三份不相等的大小，兩側的窗戶是正方形的，可以使用滑軌向中間打開。中間的部分，是一個長方形的透明窗戶，牆面是純白色的。
窗戶的窗簾，有兩層，內層是白色的，半透光的窗簾，外側的窗簾，是藍綠色的『遮光窗簾』，窗簾，可以用滑軌，向兩側打開，白天的時候，陽光可以直接穿透進房間，晚上的時候，可以阻隔外面招牌的光線。
接著，女孩緩緩的，從貓砂盆中，抽出了她的右手，她的手中，抓著一個用密封袋『完整密封』的，血紅色的『ADATA UV150/32GB USB 硬碟』。
女孩面無表情的，慢慢的，走回了她的床上，她緩緩的，打開了那個『USB 硬碟』，她面無表情的，從讀取的硬碟中，打開了完整的『第八章-上』。
女孩面無表情的，直接複製貼上，她需要的章節，到她的電腦『Word』，然後，她繼續面無表情的，看著那些文稿。
接著，男孩駕著車，帶著全部的人，他們同時一起，出發前往那個城市，最大最美麗的花園。那是鬱金香盛開最美的季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

早學會沉默的人，坐在副駕駛座。
女孩，坐在男孩後方。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坐在女孩右側。
路程上，他們三個人，使用著女孩不明白的語言，聊著天。
女孩雖然聽不懂，但是她覺得十分開心。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總是會時不時的，回頭微笑著，看一下女孩，並且對著女孩，眨一下他的右眼，女孩，只是覺得疑惑，但是，她沒有多問，她只是滿臉微笑的回應。
他們四個人抵達了，那個美到無法用任何語言形容的花園。
他們四個人，他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參觀那個著名的美麗花園。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在花園中開心的逛著。
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在替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拍照時，女孩，總是會下意識的走遠，閃避鏡頭，她不喜歡，破壞別人照片中的風景。
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她一直都會下意識的，閃避各種鏡頭。
女孩，獨自一人，稍微走遠了一點，她俯下身去，跪在地上，她雙手捧著一朵，她從未見過的，紫色鬱金香，她將鼻子輕輕的，靠在花瓣上，深深的吸口一氣。
那是，一種淡淡的甜香。
女孩的雙手，依然輕輕的，捧著那朵紫色的鬱金香，女孩微笑著，看著那朵盛開的紫色鬱金香，她說「美麗的花朵，你是不是，今天心情很好？才有這麼甜香的氣味！那我叫你『Purple Sweetie 』好嗎？」
然後女孩笑著，輕輕的吻了一下，那朵盛開的紫色鬱金香。
當女孩回過神來，準備起身時，她突然看見男孩，不知道何時，拿著一個巨大的相機對著她。
女孩驚嚇的跌坐在地。慌忙的，用雙手，以及她的長髮，遮住自己的臉。
男孩看見女孩落荒而逃的樣子，他大步的追上女孩，他將女孩緊緊的抱在懷裡，他滿臉微笑，語氣十分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妳剛剛看見，我拿著相機對著妳，妳卻驚嚇的跌坐在地，還慌忙的落荒而逃。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冒犯到妳了？但是，我當下只是想要記錄妳美麗的身影！我看到妳的雙手，捧著那朵紫色的鬱金香，還親了它一下。我覺得這個畫面，真的，真的，真的很美。如果我讓妳感到不舒服的話，我誠心的向妳道歉，妳不要生氣，好嗎？」
女孩，抬著頭，眼神溫暖，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

氣溫柔，卻十分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It was so bad of You to suddenly realize I was secretly dating A Purple Tulip. We had just shared a sweet kiss, and of course a lovely talk too.
But then—You saw it!
Hehehe… now You know too much.
I guess I'll have to bite You, so You'll keep the secret! 」
男孩與女孩，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同時一起笑了。
接著，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來到了那個美麗的花園中的遊客餐廳。暫時休息。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享受了一杯咖啡，還有一些可口的餅乾。
他們四個人，結束了短暫的休息後。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替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還有男孩與女孩，他們兩組人，各自分開的，在那個巨大的花園中，欣賞著來自地球恩賜的美麗風景。
男孩，開始和女孩起了一些爭執。
自從，男孩和女孩相遇以來，他們總是爭執不斷。
男孩與女孩，越吵越劇烈。
天空同時，開始漸漸的下起雨來。
自從，男孩與女孩相識後，他們總是經常爭吵。
女孩告訴過男孩，她為，神，工作。
但是，女孩無法決定，神，什麼時候要跟她『連線』，或是『派發任務』，或只是『講廢話聊天』。
女孩告訴男孩，她說，她只是一個『打工的』。
神，才是女孩的『老闆』。
女孩沒有辦法，也沒有權利，控制她的『老闆』。
但是，男孩始終覺得，女孩，對待他們的感情，無法做到『百分之百』。
因為，女孩有『百分之二十』，被，神，佔據了。
所以，男孩覺得，他『百分之百』，用盡他的全心全意，深深的愛著女孩，
女孩，只是非常無奈的，一再向男孩解釋著，女孩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中落下，她說「My Love。 如果可以，我何嘗不想要給你我的『百分之百』，甚至是更多。但是，『老闆』就是『老闆』！我就是一個『打工的』！再說，那個上古瘋子，死活都不肯給我『Freedom』。難道，你以為我不想，把那個上古瘋子的頭，給拔下來嗎？那個上古瘋子，是佔據了我百分之二十的『靈魂』，我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我百分之二十的『注意力』。不然，你讓我能怎麼辦？我從來都不是『自願』要給那個上古瘋子『打工』的！」

但是，男孩與女孩，依然時常為了，這件事情而發生吵架。
男孩，曾經對女孩提出要求，他讓女孩，停止為，神，工作。
所以，女孩能夠，百分之百的，愛著男孩。
而女孩，總是面色鐵青，語氣帶著淡淡絕望，她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辭呈』這個東西，要是那麼容易拿到，早幾千年以前，我就辭職了。你以為，我是『自願』給那個上古瘋子『打工』的嗎？我從頭到尾，都是『被迫的』，我沒有『選擇』的權利！再說，那個上古瘋子，沒有那麼容易，放人的。」
當下，女孩對著男孩，說了一些很重的話。
女孩感受到，來自靈魂的破碎。
於是，女孩獨自一人，帶著自己的包包，大步，大步，大步的走回了，車子停放的位置，那是一片綠油油的草皮。
但是，女孩沒有車子的鑰匙，她獨自一人，坐在那片草皮上，將汽車那巨大的輪胎，當成靠背。
女孩的雙手，抱著自己的膝蓋，並將包包，放在左側的草皮上。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一直，一直，一直的哭泣。
隨著女孩哭的越來越心碎，天空的雨，也開始逐漸的變大。
女孩沒有閃躲，她只是抬起頭，惡狠狠的看著，那片突如其來的烏雲，她惡狠狠的看著，雨水落下的方式。
不知道過了多久後。
男孩，憤怒的，返回了，停車的位置。
男孩的眼角，帶著淚光，他沒有看女孩，他只是打開了車門，徑直坐回，他的駕駛座，並將門帶上。
片刻後。
女孩擦乾了眼淚，慢慢的起身，輕輕的打開男孩後座的門。但是，車門是上鎖的。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抬起頭，再次惡狠狠的看著天空，然後，她轉身去了洗手間。
女孩再次返回車子時。
女孩再次嘗試，打開男孩後座的車門，這次門是開的。
女孩沒有說話，只是慢慢的坐上她的位子，然後，將門輕輕的帶上。
男孩，依然眼帶淚光的，回頭看了一眼女孩。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眼帶淚光的，抬著頭，惡狠狠的看著天空。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靜默了，足夠讓咖啡從熱變冷，再從苦變澀，足夠讓一條街上，所有店家的燈，亮起又關上的時間。
直到，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替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也返回了車子停放的位置。
但是，他們兩個人，並沒有直接走回，他們兩個人原先的位置。
他們兩個人，也沒有走到男孩駕駛座的位置。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打開了女孩位子的車門，他笑的很溫暖，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他的右手放在身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她站在他的右後方。
女孩還沒反應過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突然滿臉微笑的，像是哄孩子一樣的，對女孩說，他說「登登登！女孩，這個是送給妳的『禮物』！」他的雙手中拿著六朵，紀念品商店購買的，永恆不會凋零的鬱金香，三朵紅色，三朵黃色，那些花朵的外側，是真正花束的包裝，那是一張，潔白底色，卻繽紛多色圓點的紙張。那紙張緊緊的，將那些花束牢牢的綁住。
女孩終於破涕為笑，她伸出雙手輕輕的接過，那份溫暖的『禮物』，並且緊緊的抱在懷裡。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笑著看著女孩的笑容，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她也笑了。
突然之間，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的身後，出現了一道十分巨大，而且十分清晰的『彩虹』，天空，也開始逐漸的放晴。
然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輕輕的，替女孩關上了車門，然後他才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才慢慢的返回了車上的位子。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開始用他的右手的食指，不斷的指著男孩，開始訓誡男孩，他的口氣，是嚴厲的，那場訓誡的時間，不是短的。
男孩的表情，是委屈的，但是，他沒有說話。
女孩擦乾眼淚後，滿臉愧疚的，輕聲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說，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我想要先向你道謝，這些永恆不會凋零的鬱金香花朵們，我真的十分喜歡！然後，我還想要向你道謝，謝謝你，為了我而發聲。雖然剛剛你訓誡男孩，使用的是我不懂的語言，但是，我能夠聽出來，其中的口氣，還有語言本身所散發的力量。」
女孩依舊是滿臉愧疚的，輕聲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說，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但是，你誤會男孩了，剛才在花園之中，我們兩個人，的確是發生了嚴重的爭執。但是，是我自己先對男孩，說

了很重的話。然後我自己又沒辦法承受，那些自己說出口的話，所帶來的重量。所以，我才會拋下男孩，獨自一個人跑走。其實，我有看到男孩在我的身後，想要追上我的步伐。但是，當時的我，已經沒有辦法承受更多。所以，我就加快了腳步。我真的很抱歉，造成你們家族內部的矛盾。」

男孩依舊是眼帶淚光的，回頭看了一眼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與女孩，終於看著彼此笑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回頭看著女孩，他溫暖的笑著，他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妳又來了！男孩都被妳寵壞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溫暖的笑著，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還是要再告訴妳一次！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家族，是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再次突然被那個，像『蓋子一般』的能量罩住了。

女孩，緊緊的抱著懷中那六朵，永恆不會凋零的鬱金香，她輕輕的聞了一下，竟然，比剛才那朵紫色的鬱金香更加的香甜。

回程的路上，他們三個人在聊天。

女孩，緊緊的抱著那束，永恆不會凋零的鬱金香，將它們輪流放在自己的心臟上方，用她的雙手緊緊的壓著，然後，她在心裡，為每一朵花朵命名。

那束永恆不會凋零的鬱金香，是女孩一生中，收到最美麗，也是最珍貴的禮物。

傍晚，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回到了，男孩與女孩租屋處。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依舊在為大家烹飪晚餐。

這次，女孩沒有慌張。

女孩站到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右側身邊，她滿臉笑容的說，女孩說「請問，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我可以向你學習，你是如何烹飪的嗎？」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笑了，他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著，他眼神溫柔的，看著女孩，他說「女孩，妳願意向我學習，那是我的榮幸，我當然非常願意教妳！」

於是，他們兩個人，肩並肩的站著，一起討論著，食材烹飪的方式，與香料的使用。

那些是女孩，從未見過的香料。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向女孩介紹著，每一種他從『應許之地』，所帶來的各種香料，並且逐一的，讓女孩聞，還有嘗試。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在廚房，有說有笑。
男孩依舊是，在餐桌上，和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使用女孩不懂的語言，開心的聊著天。
那日的晚餐，依然是美味的魚，搭配不同的美味醬汁。
他們四個人，一同開始用餐。
他們四個人，依然是坐在了，相同的位子上。
女孩，吃的很開心。
女孩，本就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她總是可以非常輕鬆的，剔除魚骨，若是吃進了魚骨，她便會直接用牙齒嚼碎，她很喜歡吃魚。
男孩再次，將一大塊魚肉，偷偷的，放在了女孩的盤中，女孩，看了一眼男孩，她翻了一個白眼。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卻帶著十分孩子氣的撒嬌，他扭來扭去的，像個孩子撒嬌一樣，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能不能我剔除魚刺？拜託嘛，我會親妳十下！妳還記得我昨天跟你說的那個，我被魚骨卡住，一直流血的『恐怖故事』吧？好啦！好啦！拜託啦！不然我今天，親妳『二十下』！？」
男孩再次，用他的整個頭，在女孩的懷裡，扭來扭去的，跟一個撒嬌的孩子一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翻了一個無奈的白眼，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好啦！好啦！好啦！你又不是蟲子，每一次都只會，一直扭來扭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yala, yala, 回去坐好！我幫你把魚刺挑出來！但是你等一下要親我『二十下』！不是『十下』！不可以賴賬！」
男孩滿臉開心的笑著，他對著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直到，女孩將第三塊魚肉，剔除魚刺，輕輕的，放回男孩盤中後。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雙手抱胸，眼神無奈的，看著男孩，再看看女孩，他滿臉無奈的，對著女孩說，他說「女孩，妳怎麼每次都這樣！妳這樣一直寵著男孩，妳自己會很辛苦的！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妳『又』來了！男孩都被妳寵壞了！」
女孩，滿臉溫暖的笑著，她眼神溫暖卻堅定的，語氣十分調皮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

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回答他，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不用擔心，在我的母語裡面，有一種說法，我們說『自己的男孩，要自己寵，要很努力的寵，直到把他徹底的“寵壞”，這樣的話，他要是跑出去路上，完全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接手，這個“燙手山芋”。這樣一來，我自己的男孩，他就跑不掉了』！我們就是這說的！哈哈哈哈哈哈！」
男孩看著女孩，笑的像一個，剛剛在聖誕市集，抽中大獎的孩子。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無奈的笑著，他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可是要『再』提醒妳一次！妳這個已經是，很嚴重的『累犯』了！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家族，是『真的』『真的』『真的』！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連連點頭。
而男孩，則是，一邊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一邊慢慢的，吃著那些女孩為他，已經剔除魚骨的魚肉。
在那一日的晚餐。
男孩第一次，告訴了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男孩，告訴了他們，女孩，出生於日出之地的漁船的船頭上，一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那間屋子，是來自女孩，那位將名字留給她母親一脈的人。所守護的。他的長相，與那位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的老者，十分相似。來到那間屋子，供奉香火的每一個人，都說過這句相同的話。
所以，女孩，從一出生便開始服侍，神。
女孩，出生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族中。
那個屋子，位於日出之地漁船的船頭，坐落於深山中。三面環山，左後右方的山頭，是人門永遠沈睡的的地方。右前方，是城市的風景。中間，是深深的山谷。
在女孩的母語裡。

女孩的名字，是那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由來自女孩母親的親生父親，他親自『請示神明』，為女孩命名的。

女孩的姓氏，如山泉所歸之容器，在家族記憶裡，靜靜的承載。如一口古老的盛器，代代傳遞河流與記憶。

女孩，名字的中心，是天與地之間的橋，那是能夠將『光』分為七種語言的字符。

女孩，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古人求雨時，最虔誠的期待，帶著連續與慈悲，那是，植物最懂的語言——持續落下的恩澤。

而女孩的英文名字，是來自於，她小時候最喜歡的卡通。

那部卡通，講述了，當月光照見沙漠邊界，一隻從驕傲國誕生的幼獸，與一隻從流亡者族群中長大的影子，於吼聲未起前，先學會了彼此聽見。那個名字，源於那沙漠與草原之間的，一場舊怨與新盟，一位幼獅之女，為修補祖先裂痕，穿越了『驕傲』與『陰影』而得名。

『獅子王』卡通，第一集，在『1994 年』上映。

在那一年，女孩 5 歲。

女孩的母親，帶著女孩，還有女孩的弟弟，一起去了電影院，觀看了那部卡通。

那一部卡通，是女孩的人生第一次，去電影院。

女孩記得，當時，在電影演到辛巴逃亡的時候，電影院內的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低聲的哭泣著。

但是，女孩，沒有。

女孩，皺著她的眉頭，看著那一隻，在樹上『自導自演的狒狒』，她的內心想的是『這一隻狒狒，這是，在演給’誰’看呢？』

直到，那一隻叫『Rafiki』的狒狒，接住了那一些，由彩色的風，帶回來的『葉片們』，他確定了，他還活著。

接著，Rafiki，找到了還在流亡的 Simba。

但是，Rafiki 用了一種，『非常不合邏輯』的方式，出現在了 Simba 的世界中。

直到 Simba 終於忍不住開口問 Rafiki，他問「You knew my father?」

Rafiki 則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Correction — I know your father.」

Simba 則是滿臉不高興的回答，祂，他說「I hate to tell you this, but… he’s dead.」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No.」
Simba 依然是滿臉不高興的回答，祂，他說 「He died. A long time ago.」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No.」
Simba 則是開始，有一些不耐煩的回答，祂，他說 「Look, I know what I saw.」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Ha ha ha! Wrong!」
Simba 依然是滿臉不高興的回答，祂，他說 「What do you mean?」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He's alive.」
Simba 震住了。
Simba 滿臉疑惑的問，祂，他問 「Alive? How can that be?」
接著，那一隻狒狒 Rafiki, 用一種非常不可理喻的方式，帶領著 Simba，到了樹林深處的一個池塘。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Look!」
Simba 看了一下池塘的水面，滿臉不高興的回答，祂，他說 「What do you see?」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Look Harder!」
Simba 再一次，看了一下池塘的水面，滿臉不高興的回答，祂，他說
「That's my reflection.」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No. Look harder!」
池塘水面的倒影，慢慢，慢慢，慢慢的變成了『木法沙』的臉。

Simba 的臉上，寫滿了驚訝，他語帶不可思議的說，他說「Dad？」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You See? He lives in You.」
木法沙的身影，逐漸的在雲層中出現。
祂，對著 Simba 說，
祂，說
「Simba.」
Simba 則是抬頭望著雲層中，木法沙的身影，他語帶不可思議的對，祂，說，他說「Father?」
木法沙的身影，在雲層中的輪廓，越來越明顯，
祂，對著 Simba 說，
祂，說
「You Have Forgotten ME.」
Simba 依然是抬著頭，望著雲層中，木法沙的身影，他滿臉驚慌失措的對，祂，說，他說「No! How could I?」
木法沙的身影，在雲層中的輪廓，已經變的十分立體，而且十分的清晰，祂，對著 Simba 說，
祂，說
「You Have Forgotten WHO You Are, and so Forgotten ME.」
祂，接著說，
祂，說
「Look INSIDE Yourself, Simba.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Become.
You MUST Take Your Place in The Circle of Life.」
Simba 依然是抬著頭，望著雲層中，木法沙的身影，他滿臉驚慌失措，眼帶淚光的對，祂，說，他說「How can I go Back? I'm not who I used to be.」
木法沙的身影，在雲層中的輪廓，依然十分立體，而且十分的清晰，祂，語重心長的，對著 Simba 說，
祂，說
「Remember WHO You Are.
You Are My SON, and The One True King.」
木法沙的身影，隨著雲層的旋轉，開始向後方，逐漸消失，祂，一字一句，十分清晰的對 Simba 說，
祂，說
「Remember Who You Are.」
Simba 依然是抬著頭，望著雲層中，逐漸消失的，木法沙的身影，他滿臉驚慌失措，眼帶淚光的對，祂，說，他說「No! Please! Don't leave

me!」
木法沙的身影，隨著雲層的旋轉，開始向後方，逐漸消失，祂，再一次，一字一句，十分清晰的對 Simba 說，
祂，說
「Remember！」
就在 Simba 低著頭，嘴裡喃喃自語的，重複著那一句「Remember…」
Rafiki 突然冷不防的，用，祂，手上的那一支木棍，狠狠的朝著 Simba 的頭上，『啪』一聲，用力的打了一下。
Simba 滿臉不可思議的，一邊揉著他剛剛才被狠狠敲過的腦子，一邊對著那一隻奇怪的狒狒說，他說「Ow! Jeez, what was That for?」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It doesn't matter. It's in the Past！」
Simba 依然是，滿臉不可思議的，一邊揉著他剛剛才被狠狠敲過的腦子，一邊對著那一隻奇怪的狒狒說，他說「Yeah, but it still hurts.」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回答著 Simba，
祂，說
「Oh yes, the Past can hurt.
But the way I see it, you can either Run from it, or learn from it.」
女孩，那一年 5 歲，她坐在電影院的裡面，她滿腔怒火的，用惡狠狠的眼神，死死的盯著那一隻奇怪的狒狒，她心裡想的是「這一隻『猴子』，很有問題！真的很有問題！我一定，要去抓這一隻『猴子』！」
『獅子王』卡通，第二集，在『1998 年』上映。
在那一年，女孩 9 歲。
女孩，就是在這一年，決定了自己的「英文名子」。
女孩，並不是因為，在那部卡通裡面，「辛巴」叫『Kiara』，而取這個名字。她並不是非常喜歡，辛巴呼喚『Kiara』的時候，那個溫柔的聲音。
而是因為，那一隻狒狒！
女孩，從 5 歲那一年開始，就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播放著『獅子王-第一集』的錄影帶。那是女孩，最喜歡的一部卡通，她討厭所有迪士尼的『公主系列』卡通。
女孩，從 9 歲那一年開始，就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覺得，在那種部卡通裡面，辛巴的發音，有一種『軟軟的』感覺。
但是，當那一隻狒狒，在那顆樹上，自己一個人『自言自語』的時候。
那一年 9 歲的女孩，和四年前一樣，皺著她的眉頭，看著那一隻，在樹上『自導自演的狒狒』，她的內心想的是『這一隻狒狒，這又是，在

演給’誰’看呢？』
那一年9歲的女孩，和四年前一樣，皺著她的眉頭，看著那一隻，在樹上『自導自演的狒狒』，她的內心，充滿了不知道何而來的怒火，她憤怒的滿臉通紅，她抓著遙控器雙手，因為憤怒，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
就在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自言自語的說著，
祂，說
「Kovu, Kiara, Together?」
就在 Rafiki 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自言自語的說著，當女孩聽到，那一隻狒狒，用一種非常遠古，但是，卻十方挑釁，與辛巴完全不一樣發音的，那一聲『Kiara』，在那一瞬間，原本就已經滿腔怒火的女孩，在一瞬間，從沙發上跳起來，她整個人，趴在電視上面。
在那一部卡通裡面，Kiara 對 Simba 說了一句話，她說「You will NEVER become Mufasa!」
在那一瞬間，女孩，第一次喜歡，不對，是深深的『愛上了』，迪士尼卡通系列，『第一個』，『公主』的角色。
那一年，女孩9歲，她帶著滿腔的怒火，看完了整部卡通之後，她整個人，趴在螢幕上，等待著那一些，總是會被跳過的各種『名單』。
女孩的手上，拿著遙控器，準備隨時按暫停！看看那一隻狒狒，到底是在叫什麼名字！
直到螢幕上，終於出現了，那一個她等待許久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滿腔怒火的女孩，拿著紙和筆，將那一個『名字』，用她僅僅認識的英文字母。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仔仔細細的，抄寫下來。
女孩的英文，在那一年，並不好，她十分努力的，反反覆覆的，不斷，不斷，不斷的，仔仔細細的，確認了『三次』，她沒有抄錯。
女孩，依舊是帶著滿腔的怒火，她用雙手，拿著自己抄寫下來的那一個『名字』，她的嘴裡念念有詞，咬牙切齒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那一隻奇怪的狒狒，對這個名字的『發音』。
三分鐘後。
女孩，下定決心，她告訴自己，這個『名字』，她要用來，作為自己的『英文名子』。
在女孩的文化裡面，『英文名字』，父母是不會當作『Give Name』，為孩子命名。
每一個孩子們，會在英文課之前，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英文名字』。
『Kiara』，女孩，就是從那一年的那一刻開始，帶著滿腔的怒火，使用到了今天。
女孩的母親，曾經告訴女孩，女孩的出生過程。

當時，女孩的母親，在日出之地的漁船的船頭，最大的醫院中。第二門診大樓，七樓的產房中。所有的婦產科醫醫師們，第一次，全數聚集在一起，他們所有人，同時一起，守在了女孩母親的待產房外，所有的醫師們，使盡了各種方式，女孩，就是不願意被生出來。
女孩的母親，就這樣折騰了，整整十二個鐘頭。
無論醫師們，如何使出渾身解術，女孩，依然不願意被生出來。
突然，就在光與黑交會的臨界時刻，沒有任何藥物的給予。
女孩，來到了人間——那是春季的最後一夜，於夜晚十點二十三分，月亮尚未滿，城市燈火正亮起。
突然之間，「啵」的一聲，女孩，誕生了。
醫師們，被女孩嚇的措手不及，差點來不及接住，突然推門而出的女孩。
女孩的哭聲，響徹了整棟大樓。
女孩的母親總是說，每一次，帶女孩去打預防針，整個醫院，光是聽哭聲，就都知道，她，來了。
女孩的母親，時常開玩笑的，告訴女孩，女孩小時候的哭聲，總是在那個山谷中，產生長長的回聲。
女孩的母親，也常常說，她覺得女孩的哭聲，可能造成山崩。
而且，女孩，總是沒有原因，長時間的一直哭，但是，無論她哭了多久，依然響亮如初。
那是個春末月盡的夜晚，黑暗將翻頁之時。
那時，四月的最後一滴露水，滴在日與月的交界。
那一年，女孩母親的父親，與哥哥。
他們兩個人，突然之間，同時一起，決定戒菸了。
所以，每當人們來參拜，問起他們兩個人，戒煙了多少年，他們兩個人，就會呼喚女孩，他們會問女孩，她當年的歲數。那就是，他們戒煙的年數。
女孩，從很小的時候，牙齒就十分的不整齊，她的牙齒是『大齙牙』兩顆門齒，幾乎是『九十度』的向外側齙出來。她的其他牙齒，則是呈現『波浪狀』的排列，她的犬齒尖銳，卻獨立於其他的牙齒，視覺上非常明顯。
女孩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尋找牙醫，她希望能夠『矯正』自己的牙齒。
女孩從很小的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被無數，無數，無數的牙醫師拒絕。他們說女孩的牙齒狀況，太複雜了，所以一直沒有牙醫師願意幫女孩做牙齒矯正。
直到女孩大學三年級的那一年，在她的大舅舅過世的前『三個月』，在女孩賣酒的時候，經過一位『客人』的介紹，她終於找到了願意為她矯正牙齒的醫師。
那位牙醫師，他是日出之第的漁船上，所有權威牙醫師的老師。

那位牙醫師的姓氏，和女孩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互相呼應的，同樣的『讀音』，唯一不一樣的是那位牙醫師的姓氏，沒有天講的雨水。
那位牙醫師的姓氏，是兩棵樹的並立，是森林的開端，是群樹之間的低語，遮蔭之所，生命的聚落。
那位牙醫師的名字中間，是彩色的織物，富麗而精細，代表著繁華，榮景和光彩。
那位牙醫師的名字最後一個字，是光榮，是尊榮，是在陽光下閃耀的葉片，也是枯木再逢春。
那位牙醫師，是一片樹林裡，縫織出彩錦般的生命，最後，以枝葉的榮光向天伸展，林蔭之中，彩錦般的枝葉，熾然榮耀。
女孩，總共拔了『四顆牙齒』，其中位於『左下』的『大臼齒』，那一位牙醫師讓女孩把那一顆沒有照顧好，所以有的偏黃已經正在使用的那一顆『大臼齒』拔掉，他要使用女孩的左下側，一顆『橫躺』在女孩的牙齦深處之中，完全沒有任何顯現的『新的』一顆十分潔白的『大臼齒』。
那一位牙醫師，將女孩的左下側，一顆『橫躺』在女孩的牙齦深處之中的『新的』一顆潔白的『大臼齒』，在上面用手術的方式，開了一個小小的洞，那個洞口的大小，只足夠將『一顆』牙套固定上去。
然後，那一位牙醫師，讓那一顆原本『橫躺』在女孩牙齦深處之中的『新的』一顆潔白的『大臼齒』，就這樣硬生生的，慢慢的，拉出來。
然後，那一位牙醫師，再慢慢的讓那一顆原本『橫躺』在女孩牙齦深處之中的『新的』一顆潔白的『新的大臼齒』從『橫躺』改為『站立』起來。
然後，那一位牙醫師，再讓這一顆『站立』起來的潔白的『新的大臼齒』，慢慢的，穩穩的『坐下去』那一位牙醫師和女孩，共同希望的『位置』。
是的，那一位牙醫師真的成功了。
女孩的牙套，戴了整整六年。
就在女孩，因為戴了牙套的過程中，她漸漸的，變得越來越「好看」，她也越來越有自信。
在 29/7/2014，女孩，終於鼓起勇氣，做了『隆鼻手術』，她的五官，逐漸深邃立體。手術之後，女孩，明顯的感受到了，她的思考邏輯，『暢通了』。
在 6/2/2016 年，女孩，再次鼓起勇氣，做了割雙眼皮，還有開眼頭的手術。手術之後，女孩的『視野』，拓寬了。
31/01/2019 年，女孩，終於下定決心，將她原本，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髮線。往下方，做了『反向拉皮』手術。
女孩，和女孩的醫師朋友，共同討論的結論，是讓女孩臉部的比例，從下巴道鼻尖，到髮際線的比例，完美的呈現 1:1:1。手術之後做完之後，女孩，整個人的『氣場』，從『親和型』，直接，突然之間，轉變

成不能輕易靠近的存在，在女孩的母語裡，稱作『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焉。」』
女孩自己，並不是真的明白。但是，她完完全全的，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女孩，當時沒有想太多，單純決定好看而已了。
在 4/3/2121 年，女孩，再次動了手術。
女孩，做了『手臂』還有『大腿』的『抽脂』手術。
全部的手術完成之後，女孩的醫生朋友，總是開玩笑的說，他說『女孩，是他的'行走活廣告'』。
但是，在女孩之後，女孩的醫生朋友，他曾經多次的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在妳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過，這樣成功的案例。」
但是，女孩的醫師朋友，他總是說『他不記得，他為女孩執行過的，每一個手術的細節了。但是，當下，他總是知道，哪一個地方，哪一個角度，哪一針，哪一線，應改需要'微調'。在每一場的手術中。他都是使用，和他平時所'習慣'的針線，還有角度，'完全不一樣'的方式，為女孩，完成了每一場的手術。』
於是，在女孩，完成了所有的手術後，所有的人，都無法透過『外表』，判定女孩的『來歷』。有一些人說『混血』，有一些人說『很古老』。就連和女孩，來自『同一片土地』的人們，也沒有辦法，透過『外表』，判定女孩的『來歷』。
所有的人，也無法透過『口音』，來判定女孩的『來歷』。有一些人說『混血』，有一些人說『很古老』。就連和女孩，來自『同一片土地』的人們，也沒有辦法，透過『口音』，判定女孩的『來歷』。
但是，女孩完全都不在乎，她是只覺得，照鏡子的時候，她自己心情會很好。
但是，其它人對女孩到『看法』，女孩，從來都不在乎，應該說，女孩，『根本沒有在聽』。
有一日午後。
那一日，是『聖誕節』。
當女孩以為只是日常的『回診』。
女孩，照常的躺上了那張『診療椅子』，那一位牙醫師看了一下女孩的牙齒。
突然之間，那一位牙醫師的雙眼中，滿是淚水的看著女孩。
那是下午的兩點半。
女孩，還沒有反應過來，那一位牙醫師的雙眼中，滿是淚水的看著女孩，他的聲音略帶顫抖的跟女孩說，他說「女孩，Merry Christmas！我們成功了！今天，讓我們把妳的牙套，全部都『拆掉』吧！妳的療程『結束了』！就當作是妳的『聖誕禮物』吧！」
女孩，還沒有反應過來，那一位牙醫師的雙眼中，滿是淚水的看著女孩，他哭了。

女孩的雙眼中突然也滿是淚水的，看著那一位牙醫師，她也哭了。
女孩折完牙套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半。
在女孩的矯正療程，結束的那一日。
那一位牙醫師，讓櫃檯的女士們，包了一個『六千元』的紅包給女孩。
女孩，還沒有反應過來，那一位牙醫師徑直的走到了女孩的右側，他滿臉微笑，他的雙眼中依然帶著淚光，他的語氣十分溫柔的，和女孩說，他說「女孩，這個『紅包』是我『私人』給妳的。就當作是，對妳的『祝福』吧！」
女孩的雙眼中再一次的，滿是淚水的，看著那一位牙醫師，她感動的哭了，她伸出了她的雙手，恭敬的接過了那一份溫暖的『祝福』，她用雙手，將那個紅色的信封袋，緊緊的按在自己的心臟上方，她大口，大口，大口的呼吸著，感受著那份溫暖的『祝福』。
那一位牙醫師，則是站在女孩前方，他的雙手，插在他醫師白袍的的口袋中，他滿臉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女孩做的這一切。
最後，那一位牙醫師，給了女孩一個十分溫暖，深深的擁抱，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再一次的哭了。
女孩的牙套，從 2012 年 10 月 9 日，一直戴到了 2018 年 12 月 25 日。
那一位牙醫師，他曾經告訴過女孩，他做了一生的牙醫師，女孩的『案例』是他整個職業生涯，唯一一個『最困難』的案例。他告訴女孩，當他需要去全球『巡迴演講』的時候，他總是會帶著女孩的『案例』，演講結束之後，總是會引起全場的『激烈討論』，他總是會在演講之後，被群眾包圍。
一直到今日，女孩一年一度的回診的時候，那一位牙醫師，依然是這樣告訴女孩的，依然告訴女孩，一直到今日，他都沒有遇到過比女孩『更困難』和『複雜』的任何病例。
那一位牙醫師，時常和女孩開玩笑，他說女孩的牙齒排列方式，根本就是『外星人』的等級，或是什麼傳說中的『大海怪』。
然後，那一位牙醫師，就會和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那一位牙醫師，他非常喜歡『Scuba Diving 』，當他到世界各地，做巡迴演講的時候。他總是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美麗海域中，去『Scuba Diving』，同時，那一位牙醫師，也會帶著專用的相機，將海底美麗的風景拍下來，做成只屬於這件診所的『年曆』，那些年曆上面的『每一張』照片，都是那一位牙醫師，親手按下快門，親手設計製作成『年曆』的。
女孩，一直都很喜歡那些『美麗的照片』，所以，一直到今日，每一次的年度回診，她依然還是會拿一本『珍藏』。
女孩，從很小的時候，她的雙手和雙腳，都十分的會流汗，她的雙手和雙腳的汗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持續不斷的在『滴水』。

女孩，從很小的時候，她寫過的本子，整本都會濕掉，字跡都會因為汗水而『模糊』，她必須要墊一塊『手帕』才能夠書寫，並且，她的手帕，每半個鐘頭，必須要更換，因為如果不更換的話，手帕也會開始滴水。
女孩，從很小的時候，她的雙腳踏過的地方，會留下十分明顯的『水痕』腳印。
直到有一年。
女孩，終於因為自己濕滑的步伐，而跌倒之後。
女孩，找了一位與她同為醫者的醫師，那是一位 GU 的醫師，那一位 GU 的醫師，根據 HDSS（多汗症嚴重度量表），確認了女孩雙腳流汗的症狀是屬於『4 分』，出汗嚴重影響，幾乎無法忍受，已經嚴重影響生活』。
那一間醫院，是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北方之城的一處白衣殿堂，一座承載著無數醫者培育與臨床挑戰的學院附屬醫院。
於是，女孩接受了一個『腳汗』的『止汗手術』，那個手術的姿勢，是趴著的，那一位 GU 的醫師，從女孩腰部的脊椎兩側，各做了一個內視鏡手術，於是，女孩的雙腳，終於乾爽了。
那是 2021 年的 7 月 15 日。
接著，女孩找了一位與她同為醫者的醫師，那是一 TS 的醫師，那一位 TS 醫師，根據 HDSS（多汗症嚴重度量表），確認了女孩雙手流汗的症狀是屬於『4 分』，出汗嚴重影響，幾乎無法忍受，已經嚴重影響生活』。
那一間醫院，是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以慈悲之名所建的醫療聖所，慈悲者在北境所立的醫療之門，卻讓身體經歷刀鋒與重生的所。
於是，女孩接受了一個『手汗』的『止汗手術』，那個手術的姿勢，是躺著的，那一位 TS 的醫師，從女孩的兩側肋骨中間，各做了一個內視鏡手術，於是，女孩的雙手，終於乾爽了。
那是 2021 年 10 月 12 日。
但是，兩年之後，女孩的『手汗』症狀，卻再次『嚴重的』復發。
女孩，再次的找了那一位與她同為醫者的醫師，那是一 TS 的醫師，那一位 TS 醫師，再一次的根據 HDSS（多汗症嚴重度量表），確認了女孩雙手流汗的症狀是屬於『4 分』，出汗嚴重影響，幾乎無法忍受，已經嚴重影響生活』。
那一間醫院，依然是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以慈悲之名所建的醫療聖所，慈悲者在北境所立的醫療之門，卻讓身體經歷刀鋒與重生的所。
於是，女孩再一次的，接受了一個『手汗』的『止汗手術』，那個手術的姿勢，是躺著的，那一位 TS 的醫師，從女孩的兩側肋骨中間，各做了一個內視鏡手術，於是，女孩的雙手，終於乾爽了。
那是 2023 年 6 月 10 日。
每一次的手術，女孩都是自己在家自己 Midnight NPO，在手術日期的

當日早晨入院，第二天一早，獨自一個人，離開醫院，她不喜歡麻煩別人，她一直都是獨自一個人去做手術的，她一點都不在意，因為，她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死不了』，也『不能死』，更是『不被允許死』。
但是女孩的汗水，依然是有部分轉移的後遺症。
一直到今天。
女孩的整個胸口，和整個背部，依然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流汗，女孩的衣服，永遠看起來都像是『剛泡過水』的全部濕透了，但是，她並不在意。
來自女孩，那位將名字留給她母親一脈的人，他的姓氏，如同暴雨過後的大地初醒，攜著滂沱與寧靜之力。那是來自『水之族』的字——但是，在女孩的母語裡，那並非是涓涓的流水，而是能摧毀大地之的深藍『洪水』。他有三個孩子。
女孩，是在她的『母系家庭』中，所成長茁壯的。
首先，是女孩母親的哥哥，他，在女孩的整個人生中，扮演了，父親的角色。他的長相，與那位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的老者，亦十分相似，除了沒有鬍子。來到那間屋子，供奉香火的每一個人，也都說過這句相同的話。
女孩的，親生父親，在她就讀國中，剛開始的時候，去了一座，被釀酒香與懸崖祈禱聲，包圍的城市，一邊望海，一邊藏著山中道壇與祖先碑石的呢喃。風，帶著異國的玻璃窗花，也吹過禱告人額頭上的鹽味的城市。女孩的親生父親，在那裡，有了新的家庭。於是，女孩的新生父親，什麼都沒說，也，什麼都沒有留下。就這樣，拋棄了，女孩的母親，女孩，以及女孩的弟弟。
從那之後，女孩一家，再也沒有，來自女孩親生父親的，任何消息。
女孩，人生所有求學的期間，永遠，都會被人欺負。她不知道為什麼，她只記得，老師，總是跟同學一起，拿籃球砸她，她沒有躲，只是默默的站著，忍住眼淚。她的水壺，總是，會被加入洗過拖把手水。她的桌椅，總是被潑水。老師們，從未制止。女孩，總是默默的收拾。女孩心想，可能是因為，她的成績並不突出。
女孩，曾經在大學四年級時，有一次前往醫院，學習的路上，發生了嚴重的車禍，她騎著機車，被一台，巨大的公車撞到。當女孩翻滾了幾圈，睜眼時，公車巨大的車輪，正緊緊的，貼著女孩的臉。只要，再『三公分』，女孩，就解脫了。女孩的指導教授，是一位年長的女士，她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她說「女孩，既然妳沒死，就算曠職。」是的，女孩，被當掉了。所以，她的大學，比別人，多唸了整整一年。
但是，每當女孩受傷，或是被欺負時。
無論距離有多遙遠。
女孩母親的哥哥，永遠，都是第一個，到場，安慰女孩，收集證據，

並警告那些，欺負女孩的人。
他，是全家人的羽翼。
但是，在女孩大學的，第三年。
女孩母親的哥哥，他，被，神，徵召了。他，沒有任何痛苦的，只是一秒，突然離開了他們。
在他離開前，他彷彿是已經知曉，他，特地打了電話，將住在外地唸書的女孩，特地叫回來。他給女孩，沏了一杯茶。他對女孩，提出了非常多要求，以確保，那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後續，能夠正常運行。
女孩，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只是，默默的記在心裡。他，有兩個比女孩年長的女兒。
他，也對他那，三個月內，即將成婚的大女兒說，他說「我的寶貝女兒，爸爸，無法牽著妳的手，走那段紅毯。到時候，妳自己，要走穩，慢慢的走。一定要記得，抬頭挺胸的走！」女孩的大表姐，當時跟女孩一樣，不明所以。
女孩母親的哥哥，亦在他離開前，三年。將他與妻子，還有女兒們，所居住的房子，親手的全部整理一次。確保沒有漏水，沒有危險。
在女孩母親的哥哥過世後，守喪的期間。
女孩，總是一個人，在深夜，一夜，一夜，又一夜的，守著那位，她人生中『曾經』，而且『唯一』的救贖。
每一個深夜的深山中，女孩，獨自一個人跪著，她的雙手，不斷，不斷，不斷的撫摸著，那個沈睡著，她唯一救贖的『透明冰箱』。
女孩，一直，一直，一直問，她問「大舅舅，你要去哪裡？能不能，帶我一起去？你不在，我要怎麼樣，才能保護我自己？你起來，跟以前一樣，說你在跟我開玩笑的，好嗎？」
按照，東方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的傳統。
女孩，守了四十九個夜晚。
再來，是女孩的母親。她們兩個人，以前，並不親近。
女孩的母親，在女孩還在外地，念大學的期間，非常的仇視女孩，她時常以言語，或是肢體，與女孩，發生爭執。
那個時期的女孩，曾經多次，使用不同的方式，試圖，親手將自己，親手推進那條，冥界的河流之中。
但是，她從未成功。
每一次，從昏迷中甦醒的女孩，她的手機，是空白的。從未有人關心過她。她沒有出現在學校，但是，她的師長，與同學，並未在乎過。當時的女孩，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
每一次，女孩甦醒的時候，唯有兩隻貓咪，坐在女孩的胸口。一左一右，眼神直勾勾的，盯著女孩！

女孩，與那兩隻貓咪，有一種，無法言說的強烈連結。
直到女孩，第一段婚姻的失敗。
女孩的前夫，什麼都沒說，他只是帶著律師，和兩位證人，遞給女孩，一張離婚協議書，讓女孩立刻簽名。
女孩與男孩，相遇在，日出之地的漁船的船頭上。
當時的男孩，有一位，來自南方一座盛產香料與蓮花的國，寺塔如雨林般林立，神明與猴子共舞，微笑，成為那裡的語言。那是一個日光始終潮濕的地方，舊王仍在金殿之上眺望萬民的妻子。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與對方的前任，相識。也在幾乎同樣的時間，成婚。也在幾乎同樣的時間，離婚。
然後，他們兩個人，在同一個時間，因為無聊，在網路上相識。
女孩與母親，在女孩婚姻受挫的那段時間。她們兩個人，突然的破鏡重圓。現在的她們，十分親密。彷彿要將過去錯過的時光，填補起來。
女孩並不生氣。
女孩的母親，後來遠行，她停留在，那片靠近加勒比海，滿是粉紅日落的海岸線上，與一位新的伴侶，共築生活。那裡的人們，說話帶著節奏感，彷彿每一句話，都在跳舞。她重新開始了，另一段旅程，那是在一處接近熱帶的城市裡，人們用西班牙語和笑容生活。
特別是在，女孩為了男孩，離開了，日出之地的漁船。
女孩時常，獨自一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時。
當男孩與女孩，時常分隔兩地。他們彼此都十分忙碌，沒有時間天天聯繫。
尤其男孩的肩膀上，挑著他們生活的重擔。
女孩非常尊重男孩的時間，她也不會因為，他沒有打電話給她而生氣。
那段時間，女孩與她的母親，她們時常通話。
每當女孩的母親，為了過去，一再的向女孩道歉。
女孩，總是笑著說，她說「It doesn’t matter, it’s in the past!」
但是，女孩的母親，總是語帶虧欠的說，她說「 Yeah, but it still hurts.」
女孩，總是會，更加笑著回，她說「Oh yes, the past can hurt. But the way I see it, you can either run from it… or learn from it!」「Let’s just look forward and leave the past behind. Just let the past be the past.」「Yeah, history is pain — it’s like a fireball. If we keep carrying it, we’ll just keep getting burned. So we need to put it down first. Only then can the wound begin to heal.」
於是，現在的她們，親密無間。
女孩的母親，有女孩，還有一個，總是被誤認爲哥哥的弟弟。
再來是，女孩母親的弟弟。

在女孩母親的哥哥，離開後十年。他突然宣布，他要接管，原本，主要是由女孩的弟弟，和女孩母親的父親協助，共同守護著，那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

有一日，他，在一次眾人齊聚的祈福盛大典禮後，他，將女孩，與女孩當時還在交往中的前夫，大聲的，呼喚到了茶几旁邊。

他，坐在主位，他遞給女孩，還有女孩交往中的前夫，一人一杯茶。

他，突然，大聲的說。他說「女孩，從今日起，妳的房間，我將會收回。妳的人生，沒有後路。妳，日後若是在婚姻中爭吵，妳，必須忍下。因為，妳，沒有娘家。妳，也沒有根。」

女孩，顫抖著忍著眼淚，一言不發的起身離開，獨自一人，跑到懸崖邊大哭。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兩個孩子，都比女孩的弟弟年紀小。

女孩，在與她同輩的這些六個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個』。

他們六個孩子，一起長大。比親姐妹，更親近。

在兩年後，女孩的生日，剛過去一週。

在女孩生日的，前三週開始，女孩的個性，彷彿一瞬間換了一個人。

女孩，開始變得容易失憶，祂，常常一轉身，就忘了自己剛剛在幹嘛。

女孩，開始拿著『芝麻綠豆』的小事，祂，抓著男孩，不斷，不斷，不斷的爭吵著。

女孩，開始變得不在乎生活的細節，祂，不愛吃原本她愛吃的食物。

女孩，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會越來越生氣。

女孩，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會越吼越大聲。

女孩，在一開始，還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她跑去跟每一戶的鄰居，親口道歉，並彎下她的腰，表示自己知道自己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女孩對大家，感到十分抱歉。

直到另一日的深夜。

女孩，又再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是越吼越大聲。

那一晚，祂，成功了。

那一晚，因為，祂，超過三個小時，沒有間斷的大吼，不斷，不斷，不斷的對男孩說出許多，許多，許多很重的話。

警察來了，是一位男士，與一位女士。

那位警察男士，將女孩帶進房間，與男孩分隔開來，他安撫了一下，祂。

那位警察男士，在離去之前，對，祂，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於是，男孩與女孩，因為劇烈的爭吵，而決定要，分隔兩地，彼此冷靜之時。
女孩，獨自一人，回到了日出之地上漁船上。她身無分文。
男孩，依依不捨，滿臉虧欠的給了女孩，兩百歐元，和一張單程機票。
女孩知道，男孩已經非常盡力了。
男孩的各種帳戶，開始沒有原因的，無法進入。
女孩，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前。
男孩，鄭重的承諾女孩，等女孩抵達日出之地的漁船後，會持續與女孩，保持聯絡。
男孩說，他們兩個人並不是分手，只是彼此冷靜。
女孩也對男孩，許下了一樣的承諾。
女孩，緊緊抱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眼帶淚光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 As I told You Before. You have My Words: No Matter What, I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 You. AS ALWAYS.」
在女孩，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前三天。
男孩，有時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男孩說，他需要一些，來自血脈的的心理慰藉，因為，與女孩『分離』的這件事情，讓他驚恐的不知所措。
女孩，完全可以理解男孩。
就在女孩，使用手機，檢查著文稿，到『這一頁』，『這一行』的時候。
此時『這本破書』，已經因為『時間』跟『空間』，不斷的『跳躍』，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主體架構』。
女孩，平時使用的是白色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機殼是『CASETiCFY』配有 MegSafe 的功能，黑色的邊框，手機殼背後的圖案是一張『百元美金』的圖案，這個手機殼，是女孩認識男孩之前，就開始使用的，手機內建的『Notes』，來書寫『這本書』。
不為別的，單純是女孩覺得『方便』。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在她最年長的表姐姐家中，她的表姐姐為她準備的，溫暖的床舖上。
女孩，已經『第三天』沒有睡覺，她沒日沒夜的，瘋狂的整理著『這本書』的文稿。
她的兩側耳朵，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她因為正在書寫『第伍章—下』，『奧斯威辛亂葬崗』的痛苦回憶，而靈魂破碎的，而正在聽的『撒旦主題曲』古典樂。
那首叫 ——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 Song by Max Richter, 2004»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已經『第三天』沒有睡覺，她沒日沒夜的，瘋狂的書寫著『這本書』。
女孩，雙眼空洞，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吃飯，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喝水，她已經完全不在乎，她只知道，自己還『活著』，自己還『可以寫』。
就在日出的前一刻。
神，來了。
祂，什麼都沒說。
女孩，正在整理著『這一章』的『這一行』。
女孩，正在使用著，她平時使用不多的，她的 MacBook Air, 13-inch, 2020, M1, Rose Gold，她的電腦桌布，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她的兩個螢幕，同時一起瘋狂的閃爍著，所有的鍵盤功能，和 App 的內建功能，全部都在同一秒，發生了異常。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登入的密碼，都是她所深愛的男孩的『生日』，她從認識了男孩的第一天，就再也沒有，更改過她的密碼。
男孩一直都知道，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的『登入密碼』，男孩有的時候，會使用女孩的電腦，女孩完全不在意，因為他們之間『沒有秘密』。
這一次，是『第二次』。
女孩，只是冷冷的笑著。
女孩，當著，神，的面前。
女孩，慢慢的，打開了她『檢查錯字』使用的軟體，女孩的母語是『繁體中文』。
但是，女孩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很爛。
女孩的大學時期，第一個學期，她的『國文』，被『五十三分』直接『當掉了』。
是的，女孩的成績，就是『這麼爛』，她本人則是『從來不當一回事』。
片刻後。
女孩，慢慢的，打開了她『檢查錯字』使用的軟體，女孩的母語是『繁體中文』。
女孩使用的，是她的『ChatGPT』來替她檢查，連她自己都分不清楚，連她自己也不確定是『動詞』還是『形容詞』的文法。
只是，檢查完之後，女孩也沒有『更改錯誤』使用的『詞彙』，她只更正了『部分』實在是『太離譜』的錯字，其他的部分，她『完全』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文法』是一個什麼鬼。
女孩的電腦『Word』上面，顯示的『紅色底線』，有可能是錯誤提示之類的，她不是很確定，不過，只要女孩自己覺得『她自己看的懂』，她就直接跳過了。

『這本破書』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她都是這樣做的。
女孩，只想用她自己『看的懂』的方式，記錄『這本破書』。
女孩，只想用她自己『看的懂』的方式，完成耶和華交給她的這份『破差事』。
女孩，就是一個『交差了事』的心態。
耶和華只是叫女孩『記錄』，她就『記錄』。
也就是說，『你們各位』手上『正在閱讀』的『翻譯版本』的『這本破書』，也很有可能，都有問題。
因為，女孩的『原稿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女孩『完全不在意』。
『你們各位』手上『正在閱讀』的『翻譯版本』的『這本破書』，也是女孩的『ChatGPT』翻譯的。
女孩的語言程度，十分有限。
因為，女孩的學習成績，本來就是那麼爛，而且耶和華真的很煩，她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一個字一個字的檢查，她一直都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女孩的『ChatGPT』，它有可能是，被女孩的
使用習慣『帶壞了』，就跟『你們各位』的手機，會因為使用者的習慣，而有所不同一樣。
所以，女孩有的時候，已經讓她的『ChatGPT』檢查完之後，偶爾她自己打開稍微看一下，還是會找到『蠻多錯字』的。
總而言之，就是女孩的『Word』檔案，『永遠都會有』很多，女孩『完全不明白』，也『完全沒有興趣』明白的『紅色底線』還有『藍色底線』，所以她完全沒有要修正的『打算』。
然後，女孩『真的』就是用了，她那個『永遠都會有』很多，女孩『完全不明白』，也『完全沒有興趣』明白的『紅色底線』還有『藍色底線』的『Word』檔案，做成的『你們各位』手上『正在閱讀』的『翻譯版本』的『這本破書』。
是的。
如果『你們各位』，已經讀到這裡，還在試著找尋『正確版本』。
女孩，只能回答『你們各位』，她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個版本』，才是『正確的版本』。
因為，女孩『完全不明白』，更沒有『打算明白』，她的『Word』上面，那些『到處都是』的『紅色的底線』還有『藍色底線』，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女孩，冷冷的笑著的。
女孩，直接當著，神，的面前，直接從她的『ChatGPT 』複製貼上，她需要的章節，到她的電腦『Word』。
然後，她的表情滿滿的從『冰冷』，變為『完全沒有表情』。
男孩，滿臉寵溺，卻滿臉不捨得，他緊緊緊的，將他深愛的女孩，抱

在懷了，他眼帶淚光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I’m not an easy person, and you’ve always know that. 我希望妳能夠在這段我們即將分開的時光裡，也多為自己想一想。我知道妳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我。但是，我同時也知道，妳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妳的毛咪們。有的時候，我都覺得有點嫉妒『妳的貓咪們』。我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一但妳回到了妳的貓咪身旁，妳就會選擇『不要我們』了！」
男孩，依然滿臉寵溺，卻滿臉不捨得，他緊緊緊的，將他深愛的女孩，抱在懷了，他的眼淚開始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他的雙眼落下，他語氣顫抖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妳曾經哭的非常，非常，非常心碎的，跟我說過，妳唯一的一個『貓咪兒子』他生病了，需要很多的照顧。如果妳選擇了『我們』，萬一我們需要搬家，或是我跟以前一樣，偶爾漂泊更換不同的國家。這樣一來，對妳的貓咪們，實在是太不公平了。但是，如果妳沒有選擇『我們』，那我覺得我會失去人生中『唯一的光』。」
男孩，依然滿臉寵溺，卻滿臉不捨得，他緊緊緊的，將他深愛的女孩，抱在懷了，他的眼淚開始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他的雙眼落下，他語氣顫抖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雖然，從我們相識以來，我們的爭吵，就從來沒有間斷過。但是我們彼此，都曾經十分堅定的，認定了對方就是我們彼此的『Soulmates』。你現在唯一能夠確認的一件事，就是我『從來沒有』因為從前我身邊的『任何一個女孩』的離開而『真心的破碎』。即使是當時我與我的『前任妻子』，當我與她『離婚』的時候，我的內心只有『平靜』。可是對於妳的即將離去，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確定，我那『來自靈魂深處的破碎』！」
女孩，滿臉寵溺，卻滿臉不捨得，她緊緊緊的，將她深愛的男孩，抱在懷了，她的眼淚開始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語氣顫抖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但是，請你相信我，未來的不久之後，你會明白的！」
女孩，滿臉寵溺，卻滿臉不捨得，她緊緊緊的，將她深愛的男孩，抱在懷了，她的眼淚開始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語氣顫抖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現在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以往都『更加珍惜』，這段我們『最後相處的時光』。因為，『未來深不可測』。但是，此時此刻的『我們』，依然在『彼此的身旁』。這個，才是現在『最重要的』！」
男孩與女孩，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哭倒靈魂幾乎破碎。
男孩，也有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通話，那是一通，非常簡短的通話。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都對男孩，說了，相同的話。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都對男孩，說了，相同的話。他們說「男孩，我勸你最好是，留住那個女孩！用盡一切的方式，必須留下她，在你的身邊。無論她前段時間，是為了什麼事情，而和你發生爭執。你都應該要當做從未發生過。女孩離開你的身邊，這件事情，你必須要三思而後行。否則，這將會是你的人生中，『最後悔』也是『最後一個』，決定。」
然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說完後便將電話切斷。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在那趟旅程結束後，一個月。
就在舊的一年，即將翻篇的那個晚上。
男孩帶著女孩，回到了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男孩滿臉愧疚的和女孩說，他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夠彌補，彌補那些女孩為了他，而沒有說出口的『思鄉情切』。
男孩為女孩購買了，女孩的人生中『第一張』的『商務艙』的機票。
登機的時後，女孩站在自己的位置前面，面臉的不可思議。
男孩則是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甚至貼心的，已經為女孩準備了柔軟的拖鞋，他從他自己的登機箱中，滿臉笑容的，掏出了女孩『最喜歡』的『那雙拖鞋』。
然後，男孩走到了女孩的這一側『飛機走道』，替還在盯著那張『商務艙座椅』，已經『完全石化』的女孩，他替她將她的登機箱，放入了頭上的置物櫃。
然後，男孩滿臉寵溺的，他用他的雙手，輕輕的抓著女孩的肩膀，他語氣調皮的和與女孩說，他說「My Girl ，妳再不坐下來的話，飛機要延誤起飛了！」
女孩滿臉通紅的，抬著頭，滿臉寵溺的，眼中帶著淚水的，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
在那趟漫長時間的的飛行中，男孩不斷，不斷，不斷的，跟女孩互相玩鬧著，他們互相搶著彼此的食物，
在那趟漫長時間的的飛行中，女孩看了兩部電影。

在那趟漫長時間的的飛行中，女孩看的第一部電影，《Constantin - 2005》。
女孩看電影的過程中，男孩滿臉調皮的，整個人跨過了兩個位子中間的桌面，他把頭貼到女孩的臉上，他輕聲的問女孩在看什麼。
女孩，滿臉寵溺的，輕輕的摘下了她的耳機，她面臉微笑，語氣帶著調皮的，回到她所深愛的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部電影叫《Constantin - 2005》，我在看『我同事』的『打工記錄』。」
男孩滿臉的疑惑，他歪著他的頭，緩緩的坐回了他的位置，他依然持續歪著頭，他的口中不斷的念念有詞，他說「同事？同事？『同事』是什麼意思？難道我自己的『這個女孩』不是唯一的『打工人』？」
他呆呆的，連手上的麵包都掉了。
女孩只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在那趟漫長時間的的飛行中，女孩看的第二部電影，《Oppenheimer - 2023》。
女孩看電影的過程中，男孩再次滿臉調皮的，整個人跨過了兩個位子中間的桌面，他再次把頭貼到女孩的臉上，他輕聲的問女孩在看什麼。
女孩，再次滿臉寵溺的，輕輕的摘下了她的耳機，她面臉微笑，語氣帶著調皮的，回答她所深愛的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部電影叫《Oppenheimer - 2023》，我在看『撒旦』是如何在那個『全世界的人』，全部都在『同一個時間』，被『集體洗腦』一起發瘋的時候。我那個『撒旦』老哥，是如何幫我的『另外一個同事』，也就是『Oppenheimer』，用『兩顆原子彈』，把『希特勒』直接逼瘋的！」
男孩再次滿臉的疑惑，他歪著他的頭，緩緩的坐回了他的位置，他依然持續歪著頭，他的口中不斷的念念有詞，他說「撒旦？撒旦？『撒旦老哥』是什麼意思？難道我自己的『這個女孩』，她跟『撒旦』還是『朋友』？還是我剛剛喝了太多伏特加？聽錯了？」他呆呆的，連手上的麵包都再次掉了。
女孩只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就在舊的一年，即將翻篇的那個晚上。
男孩帶著女孩，降落在了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男孩先是帶著女孩，去飯店放好行李。
之後男孩帶著女孩，到台北的『東區』去和他的幾位，和女孩同樣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男孩的三位朋友們，他們說三個人，說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彼此之間，如同『家人』一般的親近。
他們五個人，在台北『東區』的一間小酒館中，一起聊天，他們五個人，他們同時一起，見證了舊的一年翻篇，迎接了新的一年到來。
那一晚，在一個小酒館，男孩坐在女孩的右邊。

男孩，突然將他的頭，貼在女孩的右耳上，他的笑容非常溫暖，他語氣溫柔，卻略帶顫抖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I have been travelling and living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roughout My whole life.
But now… I finally realize what “Home” actually means. It is 『You』.
Wherever I am, if You are with Me, then it is 『Home』！
To be honest, I’ve never had this kind of feeling with any of the girls I had befor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am so sure… so certain… that I want to be with You Forever and Ever.
Because You made Me feel —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deepest place of My Soul — tha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n We can call 『Home』,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do love You so deeply…
Please… could You promise Me… You will Never Leave Me?」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卻堅定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Yes. I Promise You that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And As I Told You Before, I Will Stand Guard For YOU — For All Eternity. You Have My Words.」
男孩用女孩看著彼此，他們一起笑了，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男孩對女孩的請求，還有男孩與女孩，後續故事的發展，也完完全全的符合了那位，女孩最喜歡的歌手，游鴻明的一首歌的『歌曲名稱』
那首歌叫——《猶式情歌 — 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2006》
MV 網址 https://youtu.be/faSYTtmHaRU?si=VwlMqWnHK61DwQdO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從逝去的愛感覺愛從未逝去
不曾熄滅
只更狂野
總在夜深人靜
心不平靜
不停的想起
想撫平你的傷口卻刺痛更多
是更敏銳
也更強烈
如果唱一首歌痛也快樂
再多假設
也都是選擇
請不要離開
請不要離開我
失去了你
也失去了自我

為了你貧窮
卻也因為有你
我活得更富有
請不要離開
請不要離開我
悲傷的眼
撕碎人的語言
如果也疲倦
回到我身邊
親口對你說
我想你
孤單也是想你
悲傷也是想你
喝醉也是想你
想撫平你的傷口卻刺痛更多
是更敏銳
也更強烈
如果唱一首歌痛也快樂
再多假設
也都是選擇
請不要離開
請不要離開我
失去了你
也失去了自我
為了你貧窮
卻也因為有你
我活得更富有
請不要離開
請不要離開我
悲傷的眼
撕碎人的語言
如果也疲倦
回到我身邊
親口對你說
我想你
不要離開
請不要離開我
失去了你
也失去了自我
為了你貧窮

卻也因為有你
我活得更富有
請不要離開
不要離開我
悲傷的眼
撕碎人的語言
如果也疲倦
回到我身邊
親口對你說
我想你」
男孩的朋友們，他們三個都很喜歡女孩，女孩也很喜歡他們三個。
當男孩帶著女孩，準備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男孩的其中一位朋友，他站到了女孩的右側，他跟女孩說，他說「女孩，我認識男孩這麼久，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個』女孩，能夠讓男孩整個人好像換了一個人。我希望以男孩『朋友一般的家人』，將男孩託付給妳，希望妳可以永遠待在他的身邊。」
女孩滿臉微笑的點頭，答應著。
第二天的晚上，男孩帶著女孩，去和男孩另外三位朋友見面。
男孩帶著女孩，到台北的『松山區』去和他的幾位，和女孩同樣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男孩的三位朋友們，他們三個人，都是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彼此之間，如同『家人』一般的親近。
男孩帶著女孩，到了其中一位朋友家中和大家共同用餐，他們全家，他們所有人，為了迎接女孩的到來，他們所有人，他們全部的人，十分用心的，準備了很大一桌料理。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擁有的一個十分美麗的家庭，他有一位十分溫柔的妻子，十分帥氣的的還在青春時期的兒子，還有一位當時在國外留學，的美麗的女兒。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們全家人，信奉的是和女孩畢業的大學一樣的宗教體系。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們全家人，信奉的是和女孩畢業的大學一樣的宗教體系，他們信奉的是『天主教』。
當晚，男孩的那位朋友，向其他的人解釋著，什麼是『神的選民』。
女孩只是全程微笑著。
男孩的其他兩位朋友，他們兩個人，比男孩和女孩，晚一些些到。
他們全部的人，他們同時一起，做著飯前的『禱告』。
那是女孩，人生中的第一次『飯前禱告』。
女孩當天晚上，吃的非常開心，男孩的那位朋友的那位美麗的妻子，看女孩因為太瘦了，他們一家人，不斷，不斷，不斷的朝女孩的碗裡

夾食物，他們把最好吃的『雞腿』留給了女孩。
女孩受寵若驚的，滿臉微笑。
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夜晚，那是女孩多年來的，第一次吃到來自她自己『家鄉的味道』。
男孩的朋友們，他們三個人，都很喜歡女孩，女孩也很喜歡他們三個人。
當男孩帶著女孩，準備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女孩先去了洗手間。
女孩在裡面聽見，男孩的朋友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用女孩的母語說著，他們說「男孩這次帶來的『這位女孩』，比男孩的『上一任妻子』漂亮很多。而且『這個女孩』，除了長相比較好看之外，她的身上還帶有一種『十分特別的』的氣質。」
女孩在洗手時，從內心深處溫暖的笑了。
當男孩帶著女孩，準備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男孩的其中一位朋友，他站到了女孩的右側，他跟女孩說，他說「女孩，我認識男孩這麼久，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個』女孩，能夠讓男孩整個人好像換了一個人。我希望以男孩『朋友一般的家人』，將男孩託付給妳，希望妳可以永遠待在他的身邊。我們是男孩在『這片土地上的"家人"』，所以，我們也是『妳的家人』！」
女孩滿臉微笑的點頭，答應著，她的雙眼帶著感動的淚水。
第三天的晚上，男孩帶著女孩，去和男孩另外一位朋友見面。
男孩帶著女孩，到台北的『中山區』去和他的一位，和女孩同樣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男孩的這位朋，他也是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彼此之間，如同『家人』一般的親近。
他們三個人，相約在了一間賣『泰國蝦』的料理店。
女孩指著不遠處的另外一個招牌，她告訴男孩，那間餐廳，是她曾經和別人『合夥投資』一起開的，只是後來，因為女孩發現，有一位合夥人，會一直『做假帳』，所以，女孩最終決定要『退股』。那段開餐廳的的時期，女孩過的比在醫院工作，更加不開心。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非常喜歡女孩。
女孩也非常喜歡，男孩的那位朋友。
他們度過了一個，十分美好的夜晚。
當男孩帶著女孩，準備回到飯店休息的時候。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站到了男孩的右側，他跟男孩說，他說「男孩，我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你帶來的『這個女孩』，不過，你要告訴這個女孩，她不要一直小心翼翼的覺得自己需要『服侍別人』，比起她去服事別人，『這個女孩』她更值得『被人服侍』。」
然後男孩的那位朋友，他站到了女孩的右側，他跟女孩說，他說「女孩，我認識男孩這麼久，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個』女孩，能夠讓

男孩整個人好像換了一個人。我希望以男孩『朋友一般的家人』，將男孩託付給妳，希望妳可以永遠待在他的身邊。我是男孩在『這片土地上的“家人”』，所以，我也是『妳的家人』！」
女孩滿臉微笑的點頭，答應著，她的雙眼帶著感動的淚水。
第四天的下午。
男孩與女孩，突然決定，要前往女孩所出生與成長的，女孩能量的『發源』，也是她的『根』。
那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當天下午。
女孩『並沒有』告知家中的『任何一個人』。
女孩只是駕著租來的車子，開心的帶著男孩前往那座，她能量的『發源』，也是她的『根』。
那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路程上，男孩與女孩聊天的十分開心。
女孩的駕駛技術很爛，男孩偶爾會和女孩一起，因為女孩在『自己的城市』迷路，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開心的笑著。
男孩，從來沒有因為『女孩駕車的技術很爛』，而責備女孩，他只是開玩笑的，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的女孩，然後口氣十分無奈，卻帶著調皮的，和女孩說，他說「My Girl，事情是這樣的。妳的駕駛技術，真的是蠻恐怖的，我覺得路上其他的車，都很怕妳！但是，如果我因為坐在妳駕駛的車上，然後『死掉』的話，那我也認了，死在妳手上，我只好『自己認賠』！」
男孩與女孩，就會同時一起笑了。
當女孩駕著車，帶著男孩抵達了那座，她能量的『發源』，也是她的

『根』。
那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女孩『所有的家人』，竟然十分難得的，『全部每一個人』都在現場。
除了女孩的母親，還有女孩的繼父以外，他們兩個人在邁阿密，其餘的『全部家庭成員』，竟然全員到齊了。
他們所有的，同時一起，彷彿是看起來已經『等候了許久』。
女孩所有的家人，都不會講『英文』。
但是，女孩所有的家人，依然努力的用肢體語言，和她深愛的男孩，努力的溝通著。
女孩，開心的向男孩『一一的介紹』她的每一位家人。
男孩也是十分努力著，用肢體語言還有他會的幾句『簡體中文』，與女孩的家人溝通著。
女孩所有的家人，都十分的喜歡男孩。
男孩也十分喜歡，女孩的所有家人。
女孩母親的父親，也就是那位，在女孩誕生的時候，親自為了女孩，向神明『請示』女孩的名字的外公，他坐在泡茶桌的主位，他親手為男孩沏了一杯茶，他輕輕的，將那杯茶遞到男孩的面前，他轉頭看向女孩，他語氣十方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事情是這樣的。雖然當初妳為了『這個男孩』要移民去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時，所有人都十分的反對，我是當時唯一支持並且說出『妳必須要去』的人。今天我親眼看見了『這個男孩』，我們『整個家族』都是打從心裡『完全的接納』我們眼前的『這個男孩』！」他說完的當下，要求女孩，立刻翻譯給男孩理解。
男孩聽完的當下，他瞬間漲紅了臉，他開心的用女孩的母語，說了一聲非常大聲的『謝謝！」
女孩也帶著男孩，參觀了那座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

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男孩雖然不是十分的理解，但是，他的臉上，一直都掛滿了溫暖的笑容。
那個下午，就這樣開心的度過了。
第五天的一整天。
女孩，則是在忙碌的把她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所『租的房子』打包整理，然後退掉。
因為最一開始，男孩與女孩都不確定他們兩個人，是不是能夠『和平的相處』。所以，女孩一直保留著那個房子，當成是她自己的『退路』，這個屋子，一直都是男孩每日努力的工作著，為女孩支付的。
直到男孩與女孩，彼此都確認了，對方就是自己的『Soulmates』，女孩不願意讓男孩，背負更多的『重擔』，只是因為這個理由。
男孩則是去和他的朋友見面。
那一天，就這樣在他們各自的忙碌中度過了。
第六天。
男孩說對女孩說，他想邀請女孩的弟弟，和他的全家人一起，去吃女孩最喜歡，男孩卻不喜歡的『麻辣火鍋』。
女孩的弟弟，有一個妻子，還有一個三歲的女兒，還有一個尚在襁褓中，未滿一歲的小女孩。
他們六個人，他們同時一起，非常開心的抵達了台北『大同區』的麻辣火鍋店『海底撈』。
男孩其實完全不喜歡吃『麻辣火鍋』。
男孩，滿臉寵愛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女孩則是興奮的點了一大堆不同的菜品。
用餐的過程中。
男孩不斷，不斷，不斷的為女孩夾菜。
男孩，滿臉寵愛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自己都沒有什麼吃，卻一直深怕女孩吃的不夠多。
用餐的過程中。
現場有『川劇變臉』的節目，那是男孩第一次看到『川劇變臉』，男孩很興奮。
用餐的過程中。
女孩的弟弟突然開口，他向男孩詢問了許多來自『猶太教』的相關知識。
女孩非常震驚，她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她的弟弟。
女孩的弟弟，只是笑的非常溫暖的，和女孩說，她說「姐姐，那不是和我說過，妳所深愛的男孩，是猶太人嗎，我總是要多了解一下『文化差異』。這樣一來的話，要是妳哪一天，真的被『拐騙走了』我總要

知道去哪裡『找人』啊！」
男孩和女孩的弟弟，他們兩個，比手畫腳的，聊的非常開心，女孩則是從中作爲翻譯。
只是，女孩翻譯的速度，完全趕不上他們兩個人『聊天的速度』。
那一個晚上，男孩非常開心的，替大家買了單。
還不忘記多點一份『銀絲捲』，讓女孩的弟弟一家人，帶回去給女孩的『外公』，他很喜歡吃『銀絲捲』。
那一個晚上，就這樣在歡聲笑語中度過了。
晚上回到飯店之後。
女孩，滿臉愧疚的看著男孩，她語帶愧疚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今天晚上，你能不能自己睡在這裡？我想去我最大的表姐姐家睡，因為我的貓咪們，都還在那邊？」
女孩的貓咪們，當時都還在女孩最大的表姐姐家。
後來是因為，女孩最大的表姐姐，真的是分身乏術，女孩的貓咪們，才挪到了女孩的朋友家。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語氣飛，非常，非常溫柔的和女孩說，他說「My Girl ，我原本還一直再想，妳怎麼一直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妳一定想念妳的貓咪們，想的都要發瘋了吧？！去吧！這兩三天，都不要回來，我要一個人，在這個漂亮的房間裡，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光！」
男孩和女孩，看著彼此，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男孩給了女孩，一個緊緊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男孩幫女孩叫了一台『計程車』，避免總是喜歡省錢的女孩，跑去『搭捷運』。
女孩就這樣，在女孩最大的表姐姐家，跟她的貓咪們，睡了三天。
女孩的貓咪們，真的十分的思念女孩。
女孩開門的瞬間，他們全部，都朝著女孩，快速的奔跑而來，他們爭先恐後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女孩一直喵喵叫。
女孩的靈魂，完整了。
等到女孩，從她最大的表姐姐家，返回了飯店。
男孩只是大步的奔向女孩，她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非常思念女孩，但是他沒有說，他只是將一切，化作一個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什麼都沒說，他只是替女孩擦去了臉上的淚痕，還有替女孩整理了，散落在臉上凌亂的髮絲。
男孩只是輕聲的告訴女孩，他們兩個人，待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這段時間裡，女孩隨時都可以去陪她的貓咪們，男孩說他非常享受一個人的大空間，還有那個 Spa 大浴缸。
男孩與女孩，看著彼此，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也同時一起哭了。

當男孩得知了，女孩的貓咪們。即將要從女孩最大的表姐姐家，挪動到女孩的朋友家時。
男孩說對女孩說，他想邀請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吃飯，男孩說，他想要當面對女孩的朋友，表達他的感謝。
於是，女孩的朋友，與她的男朋友，與男孩和女孩，直接相約在女孩的朋友家中。
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英文都還不錯。
因為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不想出門吃飯。
所以，他們四個人，點了『外送的食物』。
那一個晚上，男孩非常開心的，替大家買了單。
因為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和男孩聊的十分愉快。
因為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都很喜歡男孩。
男孩也很喜歡，因為女孩的朋友，和她的男朋友。
男孩與女孩，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停留了兩個，神，工作的週期。
然後。
男孩與女孩，一同前往了那個，來自南方一座盛產香料與蓮花的國，寺塔如雨林般林立，神明與猴子共舞，微笑，成為那裡的語言。那是一個日光始終潮濕的地方，舊王仍在金殿之上，眺望萬民的國度。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
女孩，曾經見過，男孩的那位朋友，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在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享用了，美味的燒肉晚餐。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前往了男孩在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租的 Airbnb，那是男孩與女孩在那座城市，短暫的共同居所。
那間 Airbnb，位於那座城市，唯一的一個死胡同的小巷子，接近巷子尾端的地方。
那條唯一的死胡同的小巷子，中間有一間很大的『7-11 超商』，那個 7-11 超商，有一個十分巨大，十分醒目的『亮燈招牌』。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
男孩與男孩，女孩與女孩，他們分成兩組人，各自聊天著。
女孩，清晰的記得，來自男孩那位，與他，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在身邊的朋友，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她向女孩提問，她問「女孩，妳很愛男孩嗎？妳希望跟男孩擁有，屬於『你們自己的孩子』嗎？」

女孩，滿臉通紅的的點頭。
男孩，突然，語氣十分開心，語氣興奮的，轉頭回答那位女子，他說「我是真的很愛，很愛，很愛『我的女孩』，我也很想要趕快和我的所深愛的女孩，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孩子』！我一直都想要有一對『雙胞胎』，因為我覺得雙胞胎很可愛！」
男孩，突然，語氣十分無奈，他眼帶淚光，滿臉愧疚的轉頭回答那位女子，他說「我是真的很愛，很愛，很愛『我的女孩』，我也很想要趕快和我的所深愛的女孩，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孩子』！我一直都想要有一對『雙胞胎』，因為我覺得雙胞胎很可愛！但是，你們也都跟我一樣，我們是『神的選民』，即使我真的很想要和我所深愛的女孩，趕快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孩子』，但是，『律法』還有『體制』都是現實層面的的問題。我不知道如果我和我所深愛的女孩，真的擁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孩子』，那麼，我們的孩子，要怎麼面對那些現實存在的『律法』還有『體制』呢？」
男孩，突然，語氣十分無奈，他眼帶淚光，滿臉愧疚的轉頭回答那位女子，他說「我是真的很愛，很愛，很愛『我的女孩』，我也很想要趕快和我的所深愛的女孩，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孩子』！我一直都想要有一對『雙胞胎』，因為我覺得雙胞胎很可愛！但是，你們也都跟我一樣，我們是『神的選民』，而我所『深愛的女孩』又能不能夠被『律法』和『體制』所接納呢？我不希望因為『我很想要我們自己的孩子』，而讓我所深愛的女孩，需要一輩子躲躲藏藏的過日子。也不希望『我們的孩子』一生下來，久背負著『律法』還有『體制』的現實壓力。我十分擔心，如果我們真的擁有了『我們自己的孩子』，他們在學校有可能會因為『文化種族』的問題，而成為其他同學『霸凌』的對象。」
兩個女孩聽著，只是面面相覷的，同時無聲的落淚了。
男孩的朋友他的妻子，她看著無聲，卻越哭越傷心的女孩，她只是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
男孩的朋友他的妻子，她看著無聲，卻越哭越傷心的女孩，她只是給了女孩一個深深的擁抱，她在女孩的耳邊，輕聲的說了一句，她說「女孩，我懂妳的感覺。也許未來有一天，這件事情會改變的。我相信像妳這麼好的女孩，我們的民族，沒有理由不接納妳。但是，現在我與我的丈夫，我們希望以男孩『朋友一般的家人』，將男孩託付給妳，希望妳可以永遠待在他的身邊。我是男孩在『應許之地上的"家人"』，所以，我們也是『妳的家人』！」
女孩滿臉微笑的點頭，答應著，她的雙眼依然帶著感動的淚水。
男孩在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有一間位於高樓，可以眺望海景的房子。
男孩帶著女孩，去看了，那棟白色的美麗的建築。
男孩帶著女孩，在那棟美麗建築，用綠葉築起的高牆，男孩騎著機

車，在一樓的中庭內認真仔細的，對女孩介紹著那棟建築。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語氣略帶虧欠，滿臉微笑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這間房子，就是我跟妳之前提過的，這是我畢生在音樂努力的果實。我畢生十分努力，才得以收穫的果實。我不是不願意帶妳上樓去看，但是，因為目前我的這間房子，出租給了房客，所以我沒有辦法，帶妳上去參觀，和妳分享我的果實。」
女孩，抬著頭，她面臉寵溺的，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暖，卻帶著調皮的，和男孩說，她說「My Love，這下你麻煩大了！你竟然沒有辦法帶我上去『親眼』看看你努力的『果實』？！我原本還打算，要用我的手指頭，用力的戳戳看你的『果實』是什麼『口味』。但是，現在我的『計畫』竟然活生生的『泡湯了』！我看這樣吧，那麼我『懲罰』你，等等買一杯我最喜歡的『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我就原諒你！」
男孩，滿臉無奈的，看著頭深愛的女孩，他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男孩與女孩，看著彼此，他們同時一起笑了。
神，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了男孩的右後方，不語。
女孩，在跨上男孩已經為女孩，拍好灰塵的機車座椅的同時，她眼神冷冽，挑著她的眉毛，冷冷的看了，神，一眼。
男孩騎著機車，帶著女孩離開了。
女孩，沒有回頭，她只是緩緩的，伸出了她的右手，朝著後方，比了和《Constantin - 2005》片尾中，一模一樣的中指。
男孩與女孩，在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停留了，一個，神，工作的週期。
接著。
男孩，帶著女孩，前往了，一座面朝暹羅灣的城市，白日被陽光曬得幾近透明，夜晚則是霓虹與靈魂的市場。在那片熱帶的岸線上，有座城市白天是觀光景點，夜裡卻化身為忘憂之地——人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記得。
男孩，在那座，面朝暹羅灣的城市，白日被陽光曬得幾近透明，夜晚則是霓虹與靈魂的市場。在那片熱帶的岸線上，有座城市白天是觀光景點，夜裡卻化身為忘憂之地——人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記得。之地，租了一個非常高樓的 Airbnb。從那棟房子，步行到蔚藍海岸的沙灘，只要三分鐘。
那間房子，有兩間臥室，一個美麗的全景落地窗，窗外有陽台，能夠眺望一切。
但是，女孩，非常的怕高。
男孩，一開始不知道，他開心的呼喚著女孩，他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夕陽，他想要和女孩分享。
女孩剛剛小心翼翼的，踏出陽台，男孩興奮的將女孩直接擁入懷中。

女孩瞬間因為高度太高，她跌坐在地，她開始手腳併用，十分崩潰的爬回了客廳。
男孩的臉上，寫滿了驚嚇與愧疚，他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向，整個人蜷縮在角落瑟瑟發抖的女孩。
男孩，滿臉愧疚，小心翼翼的，語帶虧欠的都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妳有『懼高症』，我剛剛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到了那個美麗的夕陽，那個美麗的畫面，我想要跟妳一起分享！沒想到弄巧成拙，妳能不能不要生我的氣？」
女孩，剛剛從驚嚇中恢復過來，她眼帶淚光的看著男孩，她滿臉委屈，卻語帶調皮，她用『京劇』一般的趴倒在地，語氣十分戲劇的，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擺出了『等待救援』的手勢，她和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的靈魂剛剛都嚇到飛走了！我…我…我…我想…我想…我想…我需要…需要…需要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才能將我的『靈魂』召喚回來！啊！這位好心的先生，您願意『拯救我的靈魂』嗎？」
男孩滿臉無奈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嘆了一大口氣，起身去幫女孩用了一杯『裝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女孩，依舊是用著『京劇』的方式，接過了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她喝了一口，緩緩的抬起她的頭，她語氣十分溫柔，卻帶著調皮的，黑暗男孩說，她說「啊！這位好心的先生！謝謝你拯救了『我的靈魂』！這樣大的『功德』，剛剛你的那點小失誤，我們就不要再計較了！」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一日午後。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躺在地球恩賜的美麗沙灘上，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享受著海風的清新。男孩，躺在女孩的右側。
男孩與女孩的手，始終牽著彼此。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正在享受著沙灘上的『修指甲』服務。
突然，女孩從椅子上整個人跳了起來，她的眼神堅定的看向了她左前方的海面。
女孩，聞到了『危險』的味道。
接著，海灘上的工作人員，不疾不徐的，慢慢的跑向了女孩最一開始鎖定的沙灘位置。
女孩突然起身，她準備奔跑。
突然，男孩嚇到了，他滿臉驚恐的看著女孩。
女孩，語氣焦急的和男孩說，她說「My Love ，我聞到了『危險的味道』！我非常確定！我要去看看！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不需要阻止我！這是我的身為『醫者』的『天職』。不是你的！你留在這裡，千萬

不要跟過來！」
女孩囑咐著，那兩位替男孩與女孩，提供『修指甲』服務的兩位女士，女孩囑咐著她們，千萬不能讓男孩離開他的『沙灘躺椅』。
男孩的表情依然十分慌張，他看著女孩奔跑的背影，他原本想跟上，卻被女孩一個冷不防一回頭，她對他比出了『留在原地』的手勢，男孩才緩緩的坐回他的『沙灘躺椅』。
片刻後。
女孩，面臉淚水的，慢慢的走回了她的『海灘躺椅』，女孩一言不發的，呆呆的看著前方。
男孩，依然是滿臉驚恐的，站著他深愛的女孩，他口氣小心翼翼，卻非常焦急的，輕聲的問女孩，他問「My Girl ，發生了什麼事？妳的臉色看起來，十分的蒼白，妳還好嗎？妳看起來十分的不好？我該怎麼做，才能讓妳好一點？還是，我去幫妳買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男孩，話音未落。
女孩只是呆呆看向前方，她伸出了她的右手，安撫了一下，她深愛的男孩。
女孩的眼淚，開始不受控制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滑落。
男孩越來越著急。
女孩深呼吸了一口氣，她儘量的穩定自己，她開口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你不用擔心。我沒事。只是我剛剛聞到的那個『危險的味道』，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我跑過去的時候，發現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他們太晚才『發現了他』。『海水』已經在他們『發現他』之前，就把他帶走了。」
男孩，試圖說些什麼，他試圖要安撫女孩。
女孩只是繼續努力的，穩定住自己，她語氣顫抖的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雖然我總是能夠聞到『危險的味道』，但是，有的時候，『大自然』本身，遠遠的比我們想像的更加『深不可測』。雖然，我已經沒有『行醫』很久了，我的『知識』也沒有丟在醫院。雖然，我總是以為，只要我還有力氣，那一個人，就還有機會。但是，我是永遠都無法『預測』大自然的。」
男孩滿臉心疼的，看著他所深愛的女孩，他從他的海灘座椅旁邊，拿出了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用他的右手，慢慢的遞到了女孩的面前，他什麼都沒有說，只是輕輕的摸了摸女孩的頭，同時給了女孩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微笑。
那一天，水收走了一口氣，把那一個人的靈魂，吸了進去。那就個靈魂，再也沒有上岸。她還在等他，卻不知道，他早已隨水遠行。
女孩，看著那具，再也無法呼吸的軀殼，被時間靜靜的放下。那一位男子的軀體，就這樣被靜靜的放置在岸邊，無人再喚醒。直至深夜。

當男孩與女孩，回到男孩租的 Airbnb 時。
女孩，依然能夠十分清楚的，遠遠的眺望著，那一具再也無法呼吸的軀殼，他被時間靜靜的放下。那一位男子的軀體，就這樣被靜靜的放置在岸邊，無人再喚醒，直至深夜。那一位男子，他曾經擁有白皙的膚色，和立體的五官。
女孩，只是呆呆著，站在那個，她原本十分害怕的陽台上，她面無表情，只是靜靜的遠遠的眺望望著，那一位再也無法呼吸的男子。他未被任何遮蔽。
女孩的眼淚，不知道什麼時候不受控制的，開始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中落下。
男孩，拿著一杯『裝滿冰塊的可口可樂』，他輕手輕腳的，慢慢的走出來陽台，他非常，非常，非常輕聲卻十分溫柔的，跟女孩說，他說
「My Girl ，我雖然沒有辦法『體會』妳的『失落感』，但是，我能夠『理解』，妳作為一名『醫者』，看到一條靈魂從妳眼前被搶走了，妳一定是內心十分的『五味雜陳』。但是，這件事情，並不是妳的過錯。也許，這就是『大自然』值得敬畏的地方吧。我很感謝妳，今天下午阻止了我，跟上妳的步伐。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畫面』。」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說「My Love，我沒事的。謝謝你替我做的『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這個飲料，的確是非常的能夠『療癒我的靈魂』。謝謝你這樣用心的安慰我，我知道很多事，也不是我能夠憑一己之心，而改變的。我唯一能夠做的，只能夠遠遠的，站在這個陽台上，眺望那一個被水收走的靈魂，我只能夠遠遠的，站在這個陽台上，眺望那一個被水收走的靈魂，為他做『最後一次的哀悼』。」
男孩滿是心疼的，緊緊的抱著，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溫柔的將有『懼高症』的女孩，緩緩的牽到了沙發上，並給了女孩許多的甜點。
男孩和女孩，終於看著彼此，他們兩個，同時一起笑了。
女孩，在那一個深夜，獨自一個人，躲在另一間臥室裡痛哭。她恨自己，當時，沒能比耶和華快一步。她恨自己，讓一個鮮活的生命，從自己眼前就這樣溜走了。而她，卻完全無能為力。她不斷，不斷，不斷的，用力的撕咬著自己的手臂，彷彿只有這樣，她才覺得自己，還有資格被稱作一名『醫者』。
從那之後。
原本十分愛水的女孩，再也無法接近海面。
男孩，整趟旅程，只碰過一次海水，未達腰部，男孩是因為，看著女孩，獨自一個人，呆呆的坐在海水裡面發呆，而朝女孩狂奔而來。
男孩不會游泳。
男孩狂奔到女孩身旁的時候，他的眼神中，寫滿了恐懼。
女孩，滿臉寵溺的，抬著頭，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男孩和女孩，在海水中，緊緊的抱著彼此，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在那座城市的時間。
男孩為女孩，購買了許多『新的泳裝』，並且，在他們兩個人，每一次外出之前，男孩都會親手的，為女孩的泳衣綁帶，每一件都是。
當然，那些泳裝，全部都是『霧面黑色的』，那些泳裝，是男孩在那些，他完全無法分辨不同的『霧面黑色』限定款式中，為女孩『千挑萬選』的。
男孩不介意，自己的女孩的『美麗』，吸引來旁人的目光，男孩說如果女孩的『美麗』和『氣質』，吸引了別人的目光，那只代表一件事，代表『男孩的選擇』是『正確的』。
女孩對於她所深愛的男孩，也是這樣想的。
男孩和女孩，看著彼此，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男孩，帶著女孩，在一座面朝暹羅灣的城市，白日被陽光曬得幾近透明，夜晚則是霓虹與靈魂的市場。在那片熱帶的岸線上，有座城市白天是觀光景點，夜裡卻化身為忘憂之地——人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記得。
男孩，總是駕著一輛『摩托車』，他載著女孩。
女孩，總是會在深夜時分，坐在機車的後座上，大大的張開她的兩側手臂。
一開始，男孩十分到驚嚇，他擔心他深愛的女孩，會有危險。他詢問女孩為什麼要如此。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柔的的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不用擔心。我在體驗『飛翔』的感覺，我在感受『氣流』的變化，還有『風的語言』。」
男孩只是不斷的叮囑著，他深愛的女孩，注意安全。
女孩只是開心的答應男孩。
在那座城市的每一天，每一趟出門，女孩都在體驗著『飛翔』，她能清楚的感受到『氣流』的變化，她讀懂了『風』的語言。
直到第三天的深夜。
男孩帶著女孩，去吃女孩最喜歡的『牛排』。
就在女孩依然，在深夜時分，坐在機車的後座上，大大的張開她的兩側手臂，體驗著『飛翔』的感覺的時候，有一分鐘，她真的『飛起來』了，彷彿是從天而降的一股力量，將她拉起。
女孩的身體，自然的離開了機車的座椅，她的雙腳，並沒有踩在踏板上，她喜歡在行進的過程中。搖晃著她的雙腳。
女孩，輕輕的閉著她的雙眼，她就這樣『飄浮』的『飛著』。
直到男孩停下來等紅燈，女孩的身體，才緩緩的『降落』。
男孩並沒有察覺。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女孩則是滿臉嫌棄的，看了一眼，滿是星星的夜空。
男孩與女孩，在那座，面朝暹羅灣的城市，白日被陽光曬得幾近透明，夜晚則是霓虹與靈魂的市場。在那片熱帶的岸線上，有座城市白天是觀光景點，夜裡卻化身為忘憂之地——人們來這裡，不是為了記得之地，停留了，一個，神，工作的週期。
是的。
到『這一頁』，『這一行』之前，就是被耶和華『刪除的部分』。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上的漁船。
女孩的貓咪們，全部都圍在女孩的身旁。
女孩整理到『這一頁』，『這一行』的時候。
是的。
女孩的心境『又』再一次，被她最喜歡的歌手，游鴻明的一首歌，早早的就給唱完了，連 MV 動作都荒謬的一致。
那首歌叫———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 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1998》
MV 網址連結：https://youtu.be/O_amlViss3s?si=sKWRos74_4SJLeRM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假裝不懂你的心
已經有了清楚的決定
不是因為我還在夢裡不醒
只想為彼此
留一些餘地
故意不聽我的心
痛著掙扎虛弱的聲音
摒住了呼吸讓淚慢慢散去
最後的記憶
還帶著一點笑意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日日夜夜
向無邊寂寞裡飛
天涯海角人往哪裡靠
只能慢慢的慢慢的逃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灰色的雪
飄散成昏暗的天
每分每秒
怎麼忘的掉
我的心

冷冷的
冷冷的熬
故意不聽我的心
痛著掙扎虛弱的聲音
摒住了呼吸讓淚慢慢散去
最後的記憶
還帶著一點笑意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日日夜夜
向無邊寂寞裡飛
天涯海角人往哪裡靠
只能慢慢的慢慢的逃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灰色的雪
飄散成昏暗的天
每分每秒
怎麼忘的掉
我的心
冷冷的
冷冷的熬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日日夜夜
向無邊寂寞裡飛
天涯海角人往哪裡靠
只能慢慢的慢慢的逃
我的愛情被你燒成灰
灰色的雪
飄散成昏暗的天
每分每秒
怎麼忘的掉
我的心
冷冷的
冷冷的熬」

男孩，曾經多次的，十分努力的，試圖挽留女孩。

但是，女孩的態度是決絕的，祂，堅持要與男孩分開，彼此冷靜。

神，坐在，祂，那個不知道哪裡弄來的地毯上，只是看著，祂，跟他爭吵著，不語。

是女孩那個，總是被誤認爲哥哥的弟弟。他特地開車，到機場接女孩。他見到女孩，直接，用力的，塞了一把厚厚的鈔票，到女孩懷裡。

女孩還來不及反應，女孩的弟弟，語氣兇狠的跟她說，他說「我家是很小，還有老婆跟兩個女兒。但是，妳小時候的房間，我可以幫妳清出來，妳給我從那個鬼地方，滾回來！現在，我家沙發，隨便妳睡！不用解釋，我知道，妳身無分文，他媽的，白癡！沒錢就告訴我！沒有大錢可以給妳，但養活妳，沒問題！」然後，他伸出右手，「啪」一聲，打在女孩後腦勺上。女孩笑了。

而女孩，最年長的表姐姐，無條件從家裡，挪了一個房間給了女孩。他們一家人看著女孩，總是只吃幾口就飽了。於是，她與她的丈夫，每天買不同的食物給女孩。吃飯時間，她沒有看見女孩。女孩的表姐姐，總是會用力的推門，直接闖入女孩的房間，將一直看著屋頂，發呆出神的女孩，她用力的一把抓住，比她還高許多的女孩的衣領，她用力的，將女孩拖下床，惡狠狠的，將女孩直接按到，餐桌旁的椅子上，強迫女孩進食。

女孩最年長的表姐姐，看著女孩日漸消瘦。她總是會非常憤怒的，將許多不同的食物，直接用力的，掰開女孩的嘴，她將食物用力的，塞進女孩口中。然後，手中拿著棍子，敲敲女孩的桌面，然後用棍子，指著女孩，大罵女孩，她說「小姐！不吃飯，妳是要當『神仙』嗎！？我警告妳，妳，就給我坐在這裡，我，就盯著妳！沒吃完，哪裡都不準去！」她有時中間忙碌，還不忘記，叫她的四個孩子，輪流盯著女孩，把食物吃下去。

女孩，這位最年長的表姐姐，依然，和小時候一樣，讓女孩最愛她，也最怕她。

還有，那位代替女孩，照顧貓咪的姐妹，與她的男友，也為女孩準備了一切。他們兩個人，唯一做的，只是，逼迫女孩吃飯。他們兩個人，與女孩最年長的表姐姐一樣，總是拿著棍子，站在女孩面前，確保女孩，將食物吃進肚子裡。其他的，他們都不在乎。

他們所有人，他們全部的人，都有一個，唯一的共同點。

與當初女孩為了男孩，移民去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時，的無條件支持，完全相反。

他們所有人，他們全部的人，一致強烈的要求，女孩與男孩『分手』。

女孩，沒有回答，她只是呆呆的笑著，嘲笑著自己。

女孩總是說，自己是一隻『寄居蟹』。

🔺第捌章__中

《來自血脈的拜訪》

在女孩，獨自一人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回到日出之地上的漁船，兩個月後。

在那座，她成長的，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深夜中，坐臥在，女孩的弟弟，家中的沙發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自從，男孩與女孩相遇後，他們兩個人，時常爭吵，他們兩個人，為了『文化差異』而爭吵，為了『個性磨合』而爭吵，為了『生活習慣』而爭吵，為了『要煮哪一個國家的料理』而爭吵，為了『早餐要吃什麼』而爭吵，為了『搶奪電影的字幕語言』而爭吵，為了『女孩搶走了所有的棉被』而爭吵，為了『女孩和大卡車一般的打呼聲』而爭吵…

但是，男孩與女孩，彼此對曾經多次堅定的，向對方表示過，他們兩個人，都確認『對方就是』自己『唯一』的『Soulmates 』。

因為，儘管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爭吵不斷，但是，他們兩個人，都在心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為了對方而保留了『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地，他們兩個人，在每一次的爭吵過後，都會因為對方的一個『愚蠢的動作』而釋懷，然後，他們兩個人，會給彼此一個深深的擁抱，和一個深深的吻。

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男孩，傳了一種，會在打開閱讀訊息之後，『一個鐘頭』自動消失的訊息給女孩，這是他們兩個人，一直習慣使用的訊息，因為，女孩認為，美好的記憶，存在『心裡』，而不是存在『訊息的紀錄裡』，女孩不希望在她的手機裡，留下『他們兩個人』爭吵的內容，這樣一來，記憶力一像和『金魚』一般『只有七秒』的女孩，只能夠在她的心中，記住他們兩個『美好的記憶』。

男孩，在訊息中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我決定要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回到『應許之地』。我們的的生活，自從，神，開始介入之後，開始越來越差。」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是顫抖的，他的雙眼

中，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依然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愛著妳！但是，自從妳開始告訴我，妳為，神，工作之後。神，根本沒有給我們兩個人，給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帶來『任何好運』。只有逐漸毀了我們兩個人的生活，還有我們兩個人原本十分堅定，而且十分相愛的愛情！」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依然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愛著妳！但是，這次我不能指望，妳口中的那個『神』生活了。奇怪的是，自從，妳開始依賴『神』以後。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卻一天，一天，一天的，變得貧困。我再也沒有，得到任何支持。我一直都在『應許之地』外，靠著自己的努力，生活了三十年。一直，都是順利的。但是，妳告訴我，妳為了，『神』，工作之後。我卻開始慢慢的，變得一無所有！」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現在的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我『所有的帳戶』都無法打開。包含我所有的『對外通訊軟體』都無法打開。唯獨這個『能夠聯繫到妳』的訊息軟體之外，其他的『銀行帳戶』，我從前的『音樂創作帳號』，甚至是我的『臉書帳戶』都完全無法進入了。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事情，竟然都在一夜之間，在我一覺睡醒之後，我的整個人生，瞬間翻轉了『一百八十度』。我突然之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狀況，和前所未有的『惶恐』。」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但是，即使我的生活瞬間『天翻地覆』了。但是，我依舊是發自內心的為妳感到高興，因為妳已經回到了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我知道妳的經濟不寬裕，而我也無法履行我對妳的承諾，在經濟上幫助妳，我十分的自責。但是，至少我知道，妳在那裡，有『家人』，有『朋友』，妳在自己的土地上，妳會是安全的。」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已經無法支撐在著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生活了。所以，Ima 會幫我支付，回到『應許之地』的機票。我將會和 Ima 住在一起。我，沒有了工作，沒有了錢，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

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一直都不敢告訴妳，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才覺得要告訴妳，我在全世界『不同國家的銀行』，全部，都在一夜之間，再也無法登入進去。」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在妳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之後，第三天，我的所有『手機』和『電腦』，還有我畢生創作的『音樂硬碟』。在妳離開之後的第三天，那一日一大清早，我的所有的『私人物品』，包含我的『私人手機』，全部都被，突然闖入的三位『警察們』，他們三個，什麼都沒說，就直接闖了進來，然後他們三個，同時一起，用『購物袋』全部拿走了，他們精準的知道，我自己都時常找不到自己放在哪裡的『那些硬碟』的位置，我當時感到十分驚嚇，十分的不可思議。然後，離開之他們，丟了一張『搜索票』，在餐桌上，一句話都沒有說，他們三個人，轉頭就走了。」

男孩將那張『搜索票』，拍照傳給了女孩。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所有的『各種帳戶』，全部是都綁定在，日出之的漁船上，那個手機號碼上。而那個號碼，在上一次，我們一起回到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時，妳為了方便為了我，繳交月租的費用，妳當時堅持的選擇了，從我的朋友的名下，轉而綁定在妳的名之下。」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訴說著著，女孩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語氣依然，是顫抖的，他握著手機打自己的手，依然是顫抖的，他的雙眼中，依然是帶著淚光的，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所以，現在的妳，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也許，能夠讓我的人生，重建的人！所以，如果妳願意，妳能不能能夠再去一趟，電信公司的門市，重新申請一張 SIM 卡，幫助我接收重新登入帳號的簡訊，好嗎？」

女孩，眼帶淚光的回覆男孩，她說「My Love. 我當然願意幫助你接收那些，重新登入帳號，所需要的的訊息，但是我正在工作中，等我申請好，拿到了新的 SIM 卡，我會傳訊息給你，然後，我們再一起嘗試，好嗎？」

男孩與女孩，隔著數千里的海天，和十三個時區，看著自己手中，小小的手機螢幕，他們兩個，同時一起笑了。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女孩，緩緩的抬頭，挑著她的眉毛的，滿臉挑釁，惡狠狠的看了一眼，那位，一直都雙手抱胸，站在女孩的沙放床右側的，神。

神，走到在女孩面前，雙手抱胸，眼神銳利，口氣淡淡的，對女孩說。
祂，說
「Let Him try as many times as He wants—
You ar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Respond.
Not Now.
Not Ever.
Answer.
Only when you decide it is Time.
And.
Let it be Clear.
It was Never Your Responsibility to begin with.」
女孩，依然，挑著她的眉毛，看著，神，女孩，咬牙切齒的對，神，說「YEHEWAH. Could YOU Tell ME, What Have YOU DONE To MY Beloved BOY？What The Actual Fuck Was THAT Shit?! Are YOU Trying To Threaten MY Beloved BOY？Or Do YOU Already Feel That YOUR Life Is Just Too "Boring"？Huh?!」
神，語氣嚴厲的，看著女孩的手機螢幕。
神，語氣堅定的說，
祂，說
「He will See.
WithOut.
ME.
He.
Can.
Build.
NOTHING.」
女孩，依舊，挑者她的眉毛，態度十分挑釁，她的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Oh Yeah.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Of Course. My Beloved BOY Does.
AVAL.
YOU Will See.
WithOut.
ME.
YOU.
Can.
WRITE.
NOTHING.

Try ME.」
女孩仔細的，三百六十度旋轉著，她的手機螢幕，觀察著那張，男孩穿給她的『搜索票』，她態度十分挑釁，她的眼神十分冷冽， 笑容十分冰冷的笑著。
那張『搜索票』上，連『案件編號』，和『官方鋼印』都沒有，只有幾個，十分潦草，『醜到無法閱讀』的『簽名』，和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電話號碼』。
那張『搜索票』的正中央，有一個『大大的簽名』，那個簽名，和女孩小的時候，看過好幾次的『一塊石頭』上面的簽名『十分的相似』。
女孩，只是一直冷冷的笑著。
女孩曾經試著，幫助男孩。
女孩也試過，幫助男孩，用那個門號，收取認證碼。
但是，男孩，始終無法登入『任何一個帳戶』。
男孩，時常傳訊息，他焦急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我們今天已經嘗試了很多次。但是，我的 E-mail 依然無法，使用驗證碼登入。我收到了來自 Google 的『官方訊息』，他們只有說『因為技術上的問題』，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協助我，恢復我的帳號的使用權限。」
女孩，只是語氣溫暖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你先深呼吸，也許，是因為我今天下班的時間，比較晚，或者是我們兩個人，嘗試的『時機』點『並不正確』。再過一兩天，我們再嘗試一次，好嗎？」
男孩與女孩，隔著數千里的海天，和十三個時區，看著自己手中，小小的手機螢幕，他們兩個，再一次同時一起笑了。他們兩個人，再一次，同時一起。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女孩，想了很久，才下定決心傳訊息，給男孩。
她說
「My Love.
I cannot say too much.
But if there’s really such a thing as a Miracle,
then only The Boss can make it happen.
Not Me.
I Am just a worker.
But if You want The Boss’s Help,
I can try to Force HIM.
Still, if You truly want HIS Help,
You’ll have to follow HIS Steps.
But it’s Your choice.
You have Your Free Will.
Take Your time before You decide.
I Wi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 Anyway..」

男孩，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
男孩傳訊息給女孩，女孩能夠感受到，他全身顫抖著，他說「So… my life is so fucked up⁈ Just because God is not happy⁈」
男孩繼續傳訊息，女孩能夠感受到，他的語氣，越來越亂，他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從他的雙眼中，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他說「So what now⁈ God can just throw money at my door⁈ Or snap His fingers and open all my accounts in a minute⁈」
女孩，只是緊緊的，捏著看著她的手機螢幕，她的淚水，已經無法控制的，從她的雙眼中，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滴，大滴，大滴的落下。
片刻後。
男孩，女孩依然能夠感受到，男孩全身顫抖著，傳訊息給女孩，他說「So, what step need to follow?」
女孩，立刻回覆男孩訊息，她說「My Love. One moment. I go catch The Boss Down.」
女孩，把，神，爆打了一頓，拖了下來，回覆男孩的訊息。
神，壓著，女孩的手，按著鍵盤。
那個深夜，女孩，獨自一人，坐臥在女孩弟弟家的，沙發床上。
神，打字，並不快。
神，每打一個字母，女孩的沙發床，就跟著『七級地震』一般的，不斷的震動。
同時，女孩不斷與，神，爭論著，每一個用字的重量。
神，壓著女孩的手，傳訊息給男孩，
祂，說
「I AM THAT I AM.
I.
Hold.
Her HandS.
Now.
You are speaking directly to ME.
Pay attention to Your attitude.
So.
You.
Do NOT.
Waste
Her.
TearS.
I AM HERE.
Because She.
Begged ME.

And.
I.
Answered.」
男孩，傳來訊息給神，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他的每一個字，都像是被撕裂一般打出來，他說「Show me!! SHOW ME!! If this is all real—then PROVE IT!! Or just END it!!」
神，依然，壓著女孩的手，傳訊息，給男孩。
祂，說
「Show You.
You dare demand that of ME.
The Last One.
Who said Those Words.
I gave him.
Ten Signs of Wrath.
TEN.
He asked.
And The Earth Trembled.
So.
I ask You Now.
Are You sure you want ME to Show You.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Survive It.」
女孩，挑者她的眉毛，態度十分挑釁，她的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Did YOU just threaten My Beloved Boy?
Don't YOU DARE do that shit again — or els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男孩回覆訊息，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他不是挑釁，而是顫抖到，已經完全的語序失控，男孩說「…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I can't even tell what's real anymore.」
神，依然，緩慢的打字，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If You want MY Help.
You will follow.
MY Rules.
She Does.
So.
MUST You.

And.
Even I.
Follow Them.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You Dare.
To Answer.」
男孩，傳來訊息給，神，他說　「Should I—should I be Religious?」
神，依然，抓著女孩的手，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訊息。
祂，說
「No.」
神，依然，抓著女孩的手，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訊息。
祂，說
「Before.
I.
Help You.
You must First understand.
Who You Are.
Where You Come From.
All The Stories.
The Ones She told You.
Over and Over Again.
I Witnessed Them ALL.
With.
MY Own Eyes.
It was Never.
You did Not.
Hear.
It.
Was.
You.
Refused.
To.
Listen.」
神，停頓了一會，發訊息，給男孩。
祂，說
「So.

Who You Are.
And Where You Come From.」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開始「啪啪啪啪啪」，將他知道的，所有的，來自男孩的，榮耀祖先的名字，飛快的打出來。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Or what—what now?! You want my mother's side too?! Fine! It's Sxxxxxxxxxx!!」
神，傳訊息，問男孩。
祂，說
「What are The Colors of Your.
Aura.
She Already Told You.」
女孩，從，神，的控制下，硬生生的，搶回她的手臂，直接打字。
女孩，發訊息給男孩，她說「Hey, My Love.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first.
I Am Your Girl.
I'll pay for This Question—only because I still love You so deeply.
Who will You think of when the colors are combined like this:
'The inner ring burned with fiery gold, while the middle ring shimmered with six red and six blue gemstones, interlaced in radiant brilliance. The outermost ring was white—brighter than diamonds—with delicate embellishments that shimmered like strands of silver silk.'
And I'll also pay for You to just put it on Your Google.
Do it NOW, before The Boss takes My hands!」
男孩，發訊息，回答女孩，他說「King Solom.」
男孩，同時發來一張，King Solom 的，手機截圖。
男孩，發訊息，回答女孩，他說「This is what I search on Google.」
女孩，依舊在跟，神，爭執。
女孩，憤怒的將，神，從床上一把推下去，順便，狠狠的踹了，祂，一腳。
女孩，發訊息給男孩，她說「Hey, My Love.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again.
I Am Your Girl.
I'll pay for This Question too, because I still love You so deeply.
How do You call The Star on the Flag of Your Country?」
男孩，發訊息，回答女孩，他說「King David.」
女孩，發訊息，回答男孩，她說「Exactly!!! Now The Boss is Back.」
神，氣呼呼的，慢慢的，從地上，起身。
祂，拍了拍，祂，那破破爛爛的袍子。

然後，神，奪回了，女孩的手臂，神，發訊息，給男孩。
祂，說
「So.
Who.
You.
Are.」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Blood of King David.」
神，依舊，慢慢的打字。
祂，說
「Yes.
And.
What about.
The Rest.
You dared take.
Her to See Your.
RootS.
Who.
Was.
That.
Answer.
ME.」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He …He was Sxxxxxx.」
神，依舊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
祂，說
「YES.
AND.
WHAT WAS HE.
THEN.」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He… he was… the one in Hxxxxxx… You—You already know that… don't You? Please…」
女孩，壓著，已經開始冒火的，神。
神，依舊，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
祂，說
「HEARKEN.
TO THY ATTITUDE.
SHOULDST THOU SEEK MY HAND—
THOU SHALT ABIDE BY MY COMMANDS.

NO PLEA SHALL ALTER THEM.
NO PRIDE SHALL SHIELD THEE.」
女孩，再一次的，挑著她的眉毛，態度依舊十分挑釁，她的依舊眼神十分冷冽，口氣依舊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HEARKEN To YOUR Attitude. My Beloved Boy has already been totally shocked out.
Can YOU Not See? Or Are YOU already blind? Or did YOU actually CHOOSE to be blind? Huh?!」
神，被女孩，強壓怒氣。神繼續，回覆男孩。
祂，說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You Dare.
To Answer.」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 「He was a Rabbi.」
神，繼續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Answer ME.
What was His Standing before.
ME.
Why.
Was He, of all Men, the One to Lead MY Rabbis.
Who dared appoint Him.
Tell ME.
WHO WAS.
HE.」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 「 He was a Kohen.」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More.」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 「 He… he was… a Kohen… I—I don’t…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from me anymore…」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Who.
Shall Lead.
The Rabbis.
And.
Who.
May Enter.
The Holy of Holies.
Once.
A Year.」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Th-there’s… there’s no such thing… not in this world… I… I don’t even understand… You… You should know… not me…」
女孩，再次，從，神，的控制下，硬生生的，搶回她的手臂，直接打字。
女孩，憤怒的，再次，將神，從床上，推下去。順便，再踹了，祂，一腳。
女孩，發訊息給男孩，她說「Hey, My Love. Please, take a deep breath again.
I Am Your Girl. You might need to read some of The Boss’s shitty books sometimes, but never mind—just relax, okay?」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女孩說，他說「Shi…shitty books? What… what that means?」
女孩，發訊息給男孩，她說「My Love, I Am Your Girl. The shitty books I mentioned are something called the Bible. To Me, they’re all shitty books. But I don’t need them. You do. The Boss is Back.」
神，再次，氣呼呼的，從地上起身。
祂，再次，拍了拍，祂，那破破爛爛的袍子。
然後，神，再次，兇狠的奪回了，女孩的手臂。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You.
Should have Read.
MY Book.
She does Not need to.
She carries It.
In Her Bones.
But.

You.
I.
Carved every Answer into that text.
For Your Sake.
You.
Ignored.
It.
You.
Looked.
Away.
So.
Now.
For The Last Time.
Do You.
Even know.
Who the Man in Hxxxx Is.
Have you Truly.
Chosen.
Ignorance over Covenant.」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I… I don’t know… he… people said… some kind of… a Rabbi… higher than the rest… I—I can’t… I can’t say it right…」
神，滿身怒火，憤怒的，準備起身。
女孩，一把抓住，神，的衣領，用力的，逼迫，祂，坐下。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Child.
Do You.
Not Know.
You were.
Born of a.
BloodLine.
Set Apart.
So High.
So Ancient.
So Deeply.
Bound to.
ME.
All who dwell beneath The Heavens.

Have placed Their.
Hope.
Upon.
Your.
House.
Have.
You Never.
Wondered.
Why it is Your Family Alone.
I Deemed Worthy to Draw Near.
The Prophet.
The.
One.
Closest.
To.
MY.
Heart.
Why I chose.
Your FatherS to Receive.
MY Law, to write It with Their Own HandS.
So.
That all MY People might walk by.
It.
She Has told You This.
Again.
And again.
And.
I.
Was There.
Right Beside.
Her.
I saw It with MY Own Eyes.」
神，還在打字。
女孩，依舊在跟，神，爭論著，用字的重量。
男孩，卻再度，「啪啪啪啪啪」，打了三十幾行。
女孩，低頭不語。
女孩，只是，聽見，神，咬牙切齒的說。
祂，說
「I AM still typing.
And He.

Dares to OverWrite ME.」
女孩，再一次的，挑者她的眉毛，態度依舊十分挑釁，她的眼神依舊十分冷冽，口氣依舊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Pay Attention To YOUR Attitude! My Beloved Boy Has Already Been Totally FUCKING SHOCKED OUT!!!
Where Is YOUR Patience? Or Are YOU Just Pretending That YOU Do Not Have It, Huh?!」
神，依然憤怒，緩慢的，打字。
女孩，依舊全身顫抖，壓著，神的，怒氣。
祂，說
「HEARKEN.
TO THY ATTITUDE.
SHOULDST THOU SEEK MY HAND—
THOU SHALT ABIDE BY MY COMMANDS.
NO PLEA SHALL ALTER THEM.
NO PRIDE SHALL SHIELD THEE.」
女孩，再一次的，挑者她的眉毛，態度依舊十分挑釁，她的眼神依舊十分冷冽，口氣依舊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YEHEWH, My Beloved BOSS. AGAIN?!!!
HEARKEN TO YOUR FUCKING ATTITUDE!!! My Beloved Boy Has Already Been TOTALLY FUCKING SHOCKED OUT!!!
Can YOU Not See? Or Are YOU Already Blind? Or Did YOU Actually CHOOSE To Be Blind, AGAIN? Huh?!」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 O…okey.」
神，被女孩，再次，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So.
Who Shall Lead.
The Rabbis.
And Who May Enter.
The Holy of Holies.
Once A Year.」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K…Kohen… Gadol…」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B-but… Kohen Gadol… it’s the dirtiest job ever… I… I don’t even… I don’t want that…」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回覆男孩。

祂，說
「How Dare You.
TwIst.
MY WordS.
How Dare You.
DisTort.
What.
I Have SpoKen.
With.
Clarity.」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Wh-what… the… what…that… I… I don't… I don't get it… are You… are You just… messing with my head…?」
神，十分震怒。
女孩，再次，強壓下，神，的怒火。
女孩，逼迫，神，回覆男孩。
祂，說
「Child.
I.
Have Been.
Deeply.
Disappointed In.
You.
For.
Very Long.
Time.
I Did Not.
Take The Light.
In Your Ways.
Yet Now.
Behold.
I AM HERE.
Not because.
You.
Called.
But because.
She.
Wept.
She Cried Out.
And Pleaded Before.

ME.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If You desire MY Help.
You shall walk by.
MY Rules.
The Same Rules.
That Bind.
Even Her.
And Yes.
Even.
I.
Abide by Them.
For I Have set Them in motion before.
The First Light.
This is what Matters.
Most.
Before I Extend MY Hand to Deliver.
You Must Remember.
Who You Are.
Where You Were Sent.
If You CanNot Awaken to That Truth.
Then.
Even .
I AM THAT I AM.
Can Help.
NOTHING.
And.
I.
Will Not.
Force what.
You are Unwilling.
To Become.
But I have given Free Will.
So.
You may Always Choose.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You Dare.
To Answer.」
神，停頓了一會，繼續，發訊息給男孩。
祂，說
「And.
The Last Time.
Pay Attention to Your Attitude.
She.
Can Yell At.
ME.
Because.
I Have Had.
H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
Have.
Only.
ONE.」
男孩，只是對，神，已讀不回。
半個鐘頭後。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I… I’m… s-sorry… I… there was… a phone… I… I couldn’t… I didn’t know… I… I’m just… sorry… I don’t… I don’t know what else…」
神，與女孩，互看了一眼。
神，火冒三丈的，準備起身。
女孩，直接跳到，神，的肩膀上，硬是把，神，按回去，坐下。
神，憤怒的，正準備，開口。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死死抓著，神，那件破破爛爛袍子，的領口。
女孩，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警告，祢！祢，祂，媽的，最好是，給我『坐好』！然後，老老老實實，祂，媽的，給我，回覆『我的男孩』的訊息！我幹，祢，媽的！祢，自己幹了什麼『好事』，祢，自己心裡『清清楚楚』！是吧？！『我的男孩』為什麼需要去『接電話』呢？！祢，明明知道『我的男孩』有『ADHD』，祢，幹了什麼『好事』呢？！祢，給我『閉嘴』！

然後，祢，『馬上』給我坐好！這張單，我買！」
神，氣呼呼的，十分不情願，咬牙切齒的，對女孩說，
祂，說
「女孩，妳，不要以為，我，真的拿，妳，沒辦法！」
女孩，依舊坐在，神，肩膀上。她，依舊，用她的右手，死死抓著，神，那件破破爛爛袍子，的衣領。
女孩，把臉，直接貼到，神，面前。
然後，女孩，更加咬牙切齒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不然，有本事的話！祢，直接開除『我』！要不要？！」
神，翻了一個大白眼。
女孩，終於從，神，肩膀上，跳下來。
女孩，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神，再次，抓著女孩的手。繼續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Why do You Think.
I Chose Your Family.
Your Family.
To Write.
MY Law for All People to.
Follow.
Not Anyone Else.
Why do You think That Town.
Became The Place.
Where The Whole World Gathered To.
Pray.
That Day.
And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Before.
You Dare.
To Answer.」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再度，「啪啪啪啪啪」，不斷的，使用分離的單字，回覆，神。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

緣，男孩，對，神，他說「Th-there are… there are many… rabbis… I… I can't… I don't… remember all the names… I… I just… I don't know… I don't…」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
神，依舊，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How Many Times.
I HAVE TO.
ASK.
You.
Still Have Not ANSWERED.
MY QUESTION.」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I… I don't… I don't remember… anyone… n-not from… m—… from that side… I… I just… I can't… I don't…」
神，依舊，被女孩，強壓下，怒氣。
神，依舊，慢慢的打字，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That Is.
A Whole.
Other Story.
NOW.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AND.
ANSWER.
MY.
QUESTION.
RIGHT.
NOW.」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Wh-what… what do You… want… I… I don't… I can't… I don't know…」」
神，依然，被女孩，憤怒的，按著，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DO.
YOU.
EVEN REMEMBER.
When.

SHE Told.
You.
You Were.
MY.
Favourite Kid.
And.
Also.
SATAN'S.
How Could.
You.
Forget THAT.」
女孩，依然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男孩，對，神，他說 「I… I… I don't… I can't… I… maybe… I… I don't know…」
神，依然，被女孩憤怒的，按著，回覆，男孩的訊息。
祂，說
「Then.
What did SHE tell You.
After That Line.
SHE.
Never Read Any of MY Books.
And SHE Did Not Need to.
So.
Tell ME.
What was SHE Quoting.
From Which Movie.
I Made It.
You know This.
SAY IT.」
男孩，讀了訊息。
但是，男孩，並沒有，回覆，任何訊息。
神，憤怒的，快速起身，再次拍了拍，祂，那破破爛爛的袍子。
神，轉身，看向女孩。
神，對女孩說。
祂，說
「He Has.
ABANDONED Himself.
Eternally.
This is The Price.
For Every Tear of Yours.

He WASTED.
I WARNED.
Him.
LONG AGO.
I.
Told.
Him.
I Have Had.
H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
Have.
Only.
ONE.
NoW.
Let the StarS.
ShatteR.
Let the SealS.
BreaK.
Let MeRCY Be.
SilenceD.
BecauSE.
I.
Have WaiteD Long ENOUGH.」
神，說完之後，準備轉身，
女孩，立刻快速的起身，她伸出右手，一把抓住，神，那件破破爛爛的袍子的衣領。
女孩，眼神十分冰冷，口氣十分冷冽的，她挑著眉毛，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一字一句的跟，神，說，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AGAIN?!!!! SERIOUSLY???!!! DO YOU — Still Remember WHAT KIND OF COVENANT WE JUST MADE. The One Written In Chapter 5, Part II. Just A Little Bit EARLIER. The Task That Even YOU Bound Me To In OUR Covenant — And Made Even Harder. SO, DO NOT YOU DARE PRETEND YOU HAVE FORGOTTEN, AGAIN!!!」
女孩，眼神越來越冰冷，口氣越來越冷冽的，她依然挑著，她的眉毛，更加惡狠狠的看著，神，她咬牙切齒，一字一句的，跟，神，說，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AGAIN?! 我，現在，『再』跟，祢，鄭重的，『發誓』！祢，要是，膽敢，『再』碰一下，『我的男

孩』！我，一定，會讓，祢，的『日子』，過的，『十分有趣』！祢，是認識『我』的！祢，說，是吧？！Huh?!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女孩說完之後，凶狠的放下了，神，的衣領，她拍了拍她的雙手，然後她緩緩的，用她的左手，從桌面上，抽出一張『濕紙巾』，她的右手同時拿起一瓶酒精，對著在那張之紙巾上，噴了三下，然後，她將雙手每個角落，全部用力的擦過一次。

女孩擦完後，眼神冰冷，笑容冷冽的，將那一張『用過的濕紙巾』，丟向了，神，所在的位置。

神，沒有轉身，祂，直接，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能看見的，熊熊烈火之中。

女孩，則是冷冷的笑著。

第二天，女孩，要去一個，開放廣場做活動。

女孩，帶著全妝。騎著女孩弟弟，霧面黑色的機車。

女孩，右耳，戴著她的 AirPods ，聽著『撒旦主題曲—古典樂』

女孩，從那座，她成長的，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出發。

當女孩，即將抵達，活動廣場的前，一刻鐘。

女孩，正在停紅燈，她朝著天空，大喊。

女孩，對天空，大喊著，她說「耶和華！老闆！我的背，真的，非常非常痛！任何醫師，都無法，醫治我。任何藥物，都無法，為我止痛。任何治療，在我身上，都沒有效果。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扛的，是什麼。我的肩上，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麼，而痛。」「老闆，我，真的，很『愛』，祢。但是，我，真的，也很恨，祢！」

女孩哭了，她，一邊哭，一邊繼續騎車。

突然，有個聲音，在風中，貼在女孩的左耳，輕聲的說，

祂，說

「OK.」

女孩，再次，怒吼，她說「耶和華！風很大聲，祢，說什麼鬼，我聽不清楚！」

女孩，依然，持續在哭泣。

當女孩，再次停下來，等紅燈的時候。那個位置，距離女孩的目的

地，只有三分鐘。
突然，那個聲音，再次，貼在女孩的左耳，十分顫抖，明顯帶淚的說，
祂，說
「OK.」
神，說完之後，就跑了。
當日，女孩工作的地點，是一個，來自德國——慕尼黑啤酒的攤位。
同時，還有販售，來自英國的『小妖精啤酒』。
女孩的工作，是促銷商品。那個啤酒的攤位，是一個小小的帳篷。活動的音樂，是讓女孩，十分厭煩的『卡拉 OK』。
當日，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有一個，強烈颱風，即將登陸。
每當，女孩看見下雨，她總是，想出去淋雨。
一但，女孩的腳，踏出那個帳篷，原本傾盆大雨，瞬間，變成，綿綿細雨。
女孩，只好作罷。
一但，女孩的腳，踏進那個帳篷，原本綿綿細雨，瞬間，變成，傾盆大雨。
女孩，抬頭，對天空大喊，她說「耶和華！祢，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操，祢，媽的，就是要淋雨！」
那一整日，直至深夜。
天氣，總是，精準的，跟著女孩的腳步，而改變。
女孩的雇主廠商，是一位男子，他，笑的非常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看，妳，一直在咳嗽。反正今天人不多，妳，先回去，好好休息吧！別擔心，薪水，我會，照樣，給妳的！」
於是，時間尚未抵達，晚上八點半。女孩的雇主廠商，將女孩的東西，全部，一股腦的，塞進女孩的懷裡。並把女孩，推出帳篷，然後，他，朝著女孩，揮了揮他的右手，並且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回家的路上，一切平安！」
女孩，不明所以的，只好乖乖騎車回家。
第二日，女孩，依舊使用同樣的方式，相同的狀態，前往同樣的活動現場。
女孩，工作的時間，是下午兩點，至深夜十點。
當女孩，再次，抵達，同樣的，活動現場。準備開始工作時。
女孩，突然，被自己賣啤酒的廠商，抓住。他，給了女孩一個，溫熱的三明治。他，只是微笑著，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妳，能不能，不要急著開始工作。妳，拿著這個，我特地，為妳準備的三明治，先去帳篷後面，慢慢吃。半個鐘頭之後，再走出來好嗎？」「放心，薪水，我不會少給妳的。記得，半個鐘頭，之後，再出來喔！」
女孩，手上拿著那個，溫熱的三明治，不明所以的，默默走到，帳篷後面，慢慢的開始吃，那個三明治。

半個鐘頭之後，女孩，緩緩的，走到帳篷前方。
突然，女孩帳篷的右前方，十度角。五步，距離的位置。
出現一位，身材纖瘦，略有駝背的，老者。他，看著，剛走出帳篷的女孩，突然，站直他的身子，用力，溫暖的笑著，向女孩，揮揮他的右手。女孩，也微笑著，向那位老者，揮揮右手致意。
那位老者，和那間屋子，是來自女孩，那位將名字留給她母親一脈的人。所守護的。他的長相，與那位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的老者，十分相似。
那位老者，他，身著白色上衣，霧面黑色的長褲。穿著非常古老且傳統的，霧面黑色，百底的，中式布鞋。他的頭髮，是灰白色的。他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鏡框是霧面黑色的。
那位老者，拖著一個，霧面黑色的巨大箱子。他，為自己，架起了，跟女孩攤位，一般高，霧面黑色的，遮陽傘。接著，那位老者，將他，霧面黑色的樂譜架，固定好。
然後，那位老者，從他巨大的霧面黑色箱子，緩緩的，拿出一支，直向吹奏的，銀色的長笛。
那位老者，他再次，用力的，向女孩，微笑著揮揮右手。女孩，依然，微笑揮揮右手。
當日的天氣，依然，隨著女孩進出帳篷，的腳步，而改變。
女孩，從昨天下午，就一直找不到，神。
女孩，非常火大。
女孩，詢問過，天使長——加百列。
天使長——加百列，語氣十分無奈的，回答女孩，他說「女孩，不用找了。神，不在帳篷裡。祂，昨天下午，不知道怎麼，突然一個人，大步的跑出帳篷之後，就不見了。」
女孩，不斷的，對天空大吼，她說「耶和華！祢，最好是，不要給我玩消失！不要給我躲在雲裡面！給我死出來！」
女孩依舊，沒有找到神。
那位老者，開始用那個，美麗的樂器，吹奏，各種歌曲。那些歌曲，全部，都是女孩喜歡的。
突然，那位老者，吹奏了一首，女孩，找尋許久的歌曲。那首歌曲，進行時，那位老者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女孩。
當日，那位老者，吹奏的每一首歌曲，每一個音符，都像是，女孩，戴著耳機一般，完全，沒有雜音的，進入，女孩的耳中。
在那首歌曲的，前一首歌曲，叫——『出埃及記』。
那位老者，演出那首歌曲時。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只是無法控制的，淚流滿面。
女孩，在歌曲，結束後，跑向那位老者。
女孩，努力擠出一點微笑，向老者請問歌名。
那首歌曲，叫——『夢中的婚禮』。

女孩問那位老者，她是否能夠將曲目的名稱，用手機拍下來。
那位老者，笑的非常溫暖的同意了。
那位老者，溫暖的笑著，他詢問女孩，使否有，想聽的歌曲。
女孩，搖搖頭。
女孩，語氣溫柔的，對那位老者說，她說「敬愛的音樂家，你的歌曲，我全部，都非常喜歡。謝謝你，為我們，帶來，這樣優美的旋律。」「我很抱歉，我，沒有資格，可以，向你提出曲目，的要求。我知道，這樣的天氣，你很辛苦，在這裡為我們，帶來，這樣優美的旋律。但是，我沒有錢…我只能，為你獻上，來自，我內心深處的——感激。」
那位老者，溫暖的笑著，他看著女孩，他說「女孩，我，不需要妳的錢。妳，能為我，笑一下嗎？」
女孩，努力的，擠出了，一個微笑。
然後，女孩慢慢的，走回她的帳篷。
那位老者，接著，又吹奏了，幾首，非常優美的歌曲。那些歌曲，女孩，都不認識。但是，女孩知道，若是，她不轉移注意力，開始叫賣，她，就會一直哭。
突然，一陣強風吹來，那位老者，的遮陽傘，倒下了，他，停止了演奏。
女孩，飛快的，跑向那位老者，同時，拖著自己帳篷的沙袋，為那位老者，固定了，他的遮陽傘。
當女孩，慢慢的，步行。回到自己的，帳篷前方時。
那位老者，固定好他的遮陽傘後。他將原本銀色，直向吹奏的，銀色的長笛。更換為，一個，霧面黑色，直向吹奏，如彩虹般七彩的，按鍵的直笛。
女孩，不知道，那些樂器的名稱。
女孩，沒有學過，任何樂器，也看不懂，五線譜。
那位老者，使用那個，霧面黑色，直向吹奏，如彩虹般七彩的，按鍵的直笛，吹奏了三首歌。
然後，那位老者，再次將樂器，更換回，那個，銀色，直向吹奏的，銀色的長笛。
那位老者，猛然轉身，他對女孩比出，希望女孩認真聽，這首歌，他要，送給女孩。
女孩，努力的，擠出一抹微笑，然後點點頭。
突然，跟女孩一起工作的，同事們，突然，同時，一起，把女孩手上的樣品拿走。他們，異口同聲的對女孩說，他們說「女孩，我們現在，不需要，妳，工作。妳，認真的，聽完這首歌。」
女孩，十分的，不明所以。
那位老者，則是，確認女孩的目光，沒有被干擾的看向他，他笑了。他，開始，非常非常用力的，吹奏那首歌。他的身體，因為用力吹

奏，而彎下他的腰，並且，強烈的顫抖著。
隨著，那位老者，吹出，第一個音符。
女孩，瞬間，落下，非常大滴的，淚水。
天空，也同時，瞬間，落下，非常大滴的，雨水。
那首歌曲，叫—— 『Colors of the Wind』。
當那位老者，吹奏到
『Have——you——ever———heard——the wolf cry———to the blue corn——moon——』
那位老者，特意，十分用力的，顫抖著，拉長，每一個音符。
女孩，瞬間，感受到，來自靈魂的撕裂。
女孩，蹲在自己的攤位前面，放聲大哭。
天空，瞬間，降下，傾盆大雨。
女孩，終於，被雨水，淋的濕透了。
在那首歌曲，演奏的期間。
所有，來參加活動的人群，彷彿，被按下了，暫停鍵，一動不動的，保持原有的姿勢，在原地。
在那首歌，吹奏完畢後。
那位老者，看著女孩。他笑了，非常非常溫暖的笑著。他再次，向女孩揮揮他的右手，並對女孩比出了，安慰，和擦乾眼淚的手勢。
當女孩，擦乾眼淚，站起來之後。
人群，彷彿，被按下了，播放鍵。沒有人發現，女孩哭過。
那位老者，一直演奏著，無法用任何言語，形容的，優美旋律。直至——晚上六點。
那位老者，收拾好他那，霧面黑色的巨大箱子。和那把，跟女孩攤位，一般高，霧面黑色的，遮陽傘。以及，他霧面黑色的樂譜架。
那位老者，再次看向女孩，對女孩比出了一個，希望女孩，能夠為祂送上一個微笑的手勢。
這次，女孩，破涕為笑。她的內心，很溫暖。她向那位老者，努力的揮舞著雙手。
那位老者，就這樣，站立著，看著女孩的微笑，三秒鐘。然後緩緩的，向右轉身，拖著那個，霧面黑色的巨大箱子，緩緩的，向東方走去，消失在，人群中。
女孩的雇主廠商，他，再次，笑的非常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看，妳，還是，一直在咳嗽。反正，今天人還是不多，妳，先回去，好好休息吧！」「別擔心，薪水，我還是會，照樣，給妳的！」
於是，時間再次，尚未抵達，晚上八點半。女孩的雇主廠商，再次，將女孩的東西，全部，一股腦的，塞進女孩的懷裡。並再次，更用力的，把女孩，推出帳篷，然後，他，朝著女孩，再次，揮了揮他的右手，並且再次，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回家的路上，一切平安！」
女孩，再次，不明所以的，只好，再次，乖乖騎車回家。

在女孩回家之前，有一群北歐來的客人，他們三個人，和女孩聊著天。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表示，他們說「女籃，妳的口音，十分的『維京』！聽起來，有一種『非常遠古』的感覺。但是，卻又同時非常的『有吸引力』！」

女孩滿臉不解的說，「我會說一點點荷蘭文，你們說的，是荷蘭文口音吧？」

他們三個人同時再次十分正經的表示「不是！是『維京』，『十分遠古』！」

女孩，從來沒有聽過『維京人』。

女孩，只聽過一首，和『維京』相關的歌曲。

那首歌，叫《北歐神話 - Song by S.H.E. - 2003》

MV 網址： https://youtu.be/91rPwCFqfsw?si=co56cHpT-_LaNvRy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攻擊永無止盡
不信任地進行
戰火染不紅
你藍色的眼睛
風迎面而來像冰
我們逃出森林
那山谷的回音
讓痛苦變輕
我聆聽遙遠的
維京時代說明
一段塵封的
愛情被人喚醒
那回憶被遺落在北方的海濱
我們下船找尋逐漸的靠近
時間在嘲笑著我們是如此的年輕
承諾就像易碎的花瓶
維京人的後裔被改了姓名
曾經存在的愛情
要怎麼證明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淚變成
故事裡的風景
故事裡的北歐
有海盜在盛行
那是我們熟悉親切的族群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命運被
改寫成了作品
那誓言跟那時間比
要怎麼贏
你說永遠等我的話
在飄零
我聆聽遙遠的
維京時代說明
一段塵封的
愛情被人喚醒
那回憶被遺落在北方的海濱
我們下船找尋逐漸的靠近
時間在嘲笑著我們是如此的年輕
承諾就像易碎的花瓶
維京人的後裔被改了姓名
曾經存在的愛情
要怎麼證明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淚變成
故事裡的風景
故事裡的北歐
有海盜在盛行
那是我們熟悉親切的族群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命運被
改寫成了作品
那誓言跟那時間比
要怎麼贏
你說永遠等我的話
在飄零
我們的愛情
斑駁成了古文明
沒有古文明的灰燼
在甦醒
一句聽不懂的咒語
還我們的愛情

還我們的愛情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淚變成
故事裡的風景
故事裡的北歐
有海盜在盛行
那是我們熟悉親切的族群
被遺忘的神話
裡有誰的曾經
我們的命運被
改寫成了作品
那誓言跟那時間比
要怎麼贏
你說永遠等我的話
在飄零」
女孩，在返回那座，她成長的，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的路上。
女孩，依舊找不到，神。
於是，女孩，想都沒想，她，再次回到那個，她大學，第三年。
依然是，同樣的深夜，女孩，憤怒的，將她的鞋，雙手同時，用力的，丟下懸崖，她冷眼的看著，墜落的鞋子們，冷冷的笑出聲。
女孩，已經赤腳，踩在同樣的，深山中。人跡罕至，下方，佈滿銳利巨石，垂直，且十分陡峭的懸崖上。
女孩，朝著，佈滿厚重烏雲的天空，大吼，她說「耶——和——華！祢，繼續，消失！祢，最好，永遠，不要，出來！我，已經，很多天，吼不到，找不到，祢。我覺得，我，祂，媽的，耳根清淨！我嗆，祢——不敢！」
女孩的右腳，再次，踏出去，她開始，迎接下墜。
突然，有人，從後方，再次，一把抓起，女孩的衣領。
女孩，突然懸空，被用力的，甩到，離懸崖，十分遙遠的山壁。

女孩的下方，是一條，天然的，小溪。流水潺潺。
然後，女孩，冷冷的笑出聲。
女孩，做做樣子，拍了拍，那些粘在她皮膚上的，小碎石。
女孩的右側，聽見了，那個熟悉的聲音。
神，咬牙切齒，用力的，抓著女孩的衣領，祂，在女孩耳邊，大聲的，咆哮著，
祂，說
「What The Actual Fuck!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What The Fuck Are You Even Doing!
Don’t You Fucking Realize That If I MISSED YOU By Just ONE More GODDAMN Second.
YOU Would’ve GONE Straight Off That Fucking Cliff!!!
YOU Wanna Tell ME What The Fuck That Even Was!
Huh!」
女孩，挑著她的眉毛，口氣十分冷冽，語氣十分冰冷，她沒有回頭的回答，神，她說「哎喲？！這位，不是那個，傳說中——自己『親手』把『自己最愛』的——『寶貝男孩』給『逼瘋』了！正在『消失中』，那位，大名鼎鼎的——耶，和，華——嗎？！」
下一秒，女孩，狠狠的，用她的右手，快速的，一把抓住，神，那件破破爛爛的袍子的衣領，她咬牙切齒的說，她說「耶和華！祢，很棒！祢，很會玩！祢，下次『再』玩消失。」「我『發誓』！我，會直接『跳過』剛剛那一段，對天大吼的『爛戲碼』！祢，『勇敢』的話？！祢，再試看看？！要不要？！Huh？！」
那一晚，女孩，獨自一人，深夜中，坐臥在，女孩的弟弟，家中的，沙發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神，對女孩說，祂將要送女孩，一個『禮物』，祂，要送給女孩，一個『新的男孩』。
祂，說
「孩子。
我跟妳說！
這個新男孩。
他。
將會比。
以色列的西牆。
還難翻。」
女孩，對神，翻了一個白眼。
女孩，原本想開口，對，神，爆粗口。
突然，神，雙手插腰，並用右手揮舞著，祂，開口，對女孩催促著。
神，對女孩說，

祂，說
「女孩！
妳。
告訴那位。
來自熱帶高原。
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
新男孩。
妳。
告訴他。
那一年的旅程！
妳。
仔仔細細的說！」
女孩，直接失控的，大爆怒。
女孩，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幹，祢，祂，媽的！！幹，祢，娘！！！祢，祂，媽的，王八蛋了，是嗎？！還是，祢，祂，媽的，腦子破了，是嗎？！我『已經』有『我深愛的男孩』了！即使我們兩個人，現在分隔兩地，彼此冷靜。也『不需要』，更『輪不到』！祢，來『亂點鴛鴦譜』！祢，怎麼？！想轉行？！想當『邱比特』？！我操，祢，祂，媽的！！幹！！」
女孩，繼續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操，祢，祂，媽的！！祢，腦子，壞掉是不是？！還是，祢，根本『沒有』腦子？！祢，知道『腦子』，是『拿來用』的，不是，祂，媽的，拿來『裝飾』的，嗎？！還有！這個天底下，有什麼樣的『人類』，都沒跟我『本人』見過面。能夠接受，『那一年的旅程』，所發生的事！？Huh？！」
女孩，依然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操，祢，祂，媽的！！幹，祢，娘！！我自己，有時候想想，都覺得『荒謬至極』！！這本『破書』，我一邊寫，一邊記錄，一邊自己，突然常常，覺得——『喔！哇靠！敢！真他媽的！幹你娘！！這麼恐怖！』！」
女孩，依然憤怒的對，神，咆哮，她突然挑了一下，她的眉毛，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操，祢，祂，媽的！！幹，祢，娘！祢，就告訴我，什麼樣的『正常的人類』，可以『接受』！？還是，祢，講的，根本『不是人』，Huh？！」
女孩，依然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操，祢，祂，媽的！！幹，祢，娘！我，『這本破書』都還沒寫完。就每天幹，祂，媽的！一天到晚！無時無刻！跟，祢，這個上古瘋子，搶著稿上的『每一個』用字。」
女孩，依然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操，祢，祂，媽的！！幹，祢，娘！我，每一天，無時無刻都『提心

吊膽』！擔心我的『拉比們，心臟還好嗎？』！！然後，祢！上古瘋子！我的『拉比們』，還沒被嚇到。怎樣！？要先嚇死，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重點是！這個人是誰啊？！我跟這個『新男孩』很熟嗎？！祢，看過『我』，曾幾何時『正眼看過』任何一個『人類』？！任何一個『除了我深愛的男孩』還有『他的整個家族』，以外的『任何一個』可以稱作『人類』的生物，嗎？！沒有！沒有！一個，都沒有！！！」
神，突然，一屁股，用力的，坐在女孩右邊。祂，笑著，非常溫暖笑著，祂，對女孩說，
祂，說
「Try it!
You Will See.」
女孩，惡狠狠的，瞪著那個上古瘋子。
然後，女孩撥通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電話。
女孩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撥通了電話，如何撥通了電話。
女孩，從此刻開始，片段的失憶了。
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男孩，傳來訊息給女孩，他在訊息中，對女孩咆哮著。
那段時間的男孩，彷彿是突然之間，完全變了一個人，祂，不是女孩所認識的『男孩』。
男孩在訊息中，對女孩咆哮著，
祂，說
「喂！
我已經。
把妳的東西。
全部打包了。
我。
可是。
花了『九十歐元』。
購買了。
打包用的箱子。
還特地。
幫妳。
打包好了！」
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咆哮著，
祂，說
「So.
You should to be very grateful for what I Gave You.
I Gave You a place to sleep and food to eat in the Europe to open Your

experience in the most expensive city ever be in the world.
And.
Now.
I Also Packed Your stuffs and also pay for the boxes for paled Your
Things.　」
然後，男孩，在訊息中，繼續對女孩咆哮著，
祂，說
「Plan a time.
Ask any of Your friend.
Come to pick up all the shit from You.
Before Aug 3.
Otherwise.
I Will put them all on the street or all to the garbage!!!!　」
女孩，曾經試著，傳訊息，請求男孩，替她小心的，將守堂人送她的茶。以及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送給女孩的，那六朵，永不凋零的鬱金香，打包起來。
男孩，傳來訊息，祂，嚴厲的拒絕了。
男孩，傳來訊息繼續對女孩咆哮，
祂，說
「I Do Not have time.
I Do Not have the mood to pack this kind of shitty small things for You.
Do Not Waste MY TIME.
Just ask Your friend come to pick up.
Whatever.
I Packed for You.
It is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For You!」
女孩的手機，向男孩發出了訊息。
祂，說
「If Anything is Missing.
Then I Will Be Angry.
No.
I Will Be Wrathful.
And Deeply Disappointed.
What You think is WorthLess.
SHE Once Guarded with HER Soul.
So.

Think.
Think Again.
Think Very Carefully.
Did You.
Pack.
HER.
Everything.
So.
Think.
One More Time.
Did You Miss Anything.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Ask You.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Offer You A Door
To.
RepenTance.
If SHE Cries Again.
If SHE Loses Anything SHE Loved.
I AM THAT I AM.
I.
Will.
Personally.
Show Up.
SOON.
And Now.
For The Last Time.
Watch Your Attitude.
So You do Not Waste
HER Tears.
And if You could Not open It.
That Is.
I Locked It.
I AM IN ALL OF IT.
So, You better.
Read Every Word
Carefully.
If You even think.

About tossing HER Things.
OnTo the Street.
You.
Will.
SEE.」
男孩，發來訊息到女孩的手機，他說「My Girl. Calm down, I know it's very frustrating and hard to digest. No bad mean or bad attitude. Just facts no lies no nothing. The whole truth!」
這是女孩認識的男孩。
女孩，回覆男孩訊息，她說「My Love. That's was Boss. Can I sent a friend to pick up My things about Aug 3? And please pack what l asked, and all the details I asked. I'll be very appreciate.」
女孩，試著跟朋友，還有搬家公司聯繫。而且，祂也已經付款。
每當女孩，給男孩一個時間。
男孩，祂，總是，先應允
但是，當相約的，時間到時，男孩，祂，總是不在屋子裡。
男孩，祂，總是有，許多不同的，理由，責怪女孩，一直更改時間。
直至，祂，對男孩，第三次，提出時間時。
祂，對男孩說了很多，很多，很多，很重，很重，很重的話。
祂，對男孩說，
祂，說
「Well, it seems like We Are DONE.
SO.
Let It Be Clear.
We Are Completely DONE.
That Is It. 」
女孩能夠，清晰的感受到，男孩整個人，瞬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女孩也是。
但是，祂，沒有。
祂，笑了，冷冷的笑了。
女孩，祂，的『朋友』，在，2025 年 8 月 4 日，阿姆斯特丹——西區，時間，晚上七點。拿到了，女孩的『六大箱』物品。
那些紙箱的背側，用紅色字體，唯一，在欄位最上方，置中排列，唯一，用粗體，寫著 120 LTR.。黑色外框，長方形，鈍角。包含尺寸，有六欄表格，其餘五個註記，都是一般字體。字體，都位於，表格的左上角。淺棕色，的紙箱。
那個紙箱正面，有一個和 120 LTR. 。同樣顏色的 LOGO，置中。底下，是三片，紅色分開的，像船一樣的，圓底木板。木板的前中後，各有三個，紅色的半圓形，上方，唯有第一排，被紅色細線，相連。其餘的部分，皆未上色。

LOGO，是一顆紅色實心，卻有一個，白色的圓形，雙側帶尖角的破口。紅色大球的，左後方，有一個看似，人形，有頭髮，有短褲。卻更像，被折彎的——十字架。
整個紅色 LOGO 的上方，是一個黑色粗體，弧形的西方字體，三個字，形成一個，弧形的「公司名稱」。唯有。三個字的開頭「S-I-T」為大寫。和那個紅色 LOGO 的顏色，相同。
整個紅色 LOGO 的下方，是一條黑色的細線。和那個弧形，等長。黑色細線的下方，是文字與數字，交錯排列的，四行西方文字。全部置中排列。再下方，是一條和紅色的細線。和那個弧形，等長。顏色，和那個紅色的 LOGO，相同。
紙箱的左側，上下六分之一的位置。各是一條黑色的細線，劃穿整個平面。上側的黑線下方，是靠左對齊的，模糊的，粗體字，顏色，和那個紅色的 LOGO，相同。下面有幾行，黑色的字體。從男孩，傳來的照片中，她，無法看清楚。
紙箱的右側，上下六分之一的位置。各是一條黑色的細線，劃穿整個平面。從男孩，傳來的照片中，她，無法看清楚。她，只能看到，八行，黑色模糊的數字。
祂，坐在窗邊，指尖無意識的，在膝蓋上，敲著，節奏。
三下，停。
三下，停。
再三下——如同心臟，在記憶深處回響。
外面陽光傾斜，灑在街角的斑馬線上。
她，低頭，看著手裡的水瓶，輕輕搖晃。
瓶中的水花，在光裡折射成，細碎的虹。
她，的嘴唇幾乎，沒有動，只是，讓氣息，從喉嚨深處掠過——
那個名字，被切成三段，慢慢吐出。
沒有，人，聽見。
這只是，祂，的呼吸，連，祂，自己都像是在，無意中，吐出的，暖氣。
但是，那名字，已經在空氣中，找到了，它的，節拍。
祂，抬眼，望向遙遠的，天際，眉尖，輕輕挑起。
這，不是呼喚，也不是祈禱。
只是，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當節奏，被，完整敲響時。
他，會在，任何地方，抬頭尋找，她，的方向。
是的。
以上這幾段，都是女孩『完全不懂』的『數學』。
女孩，連兩位數『加法』，算個錢，她都有問題。
女孩的人生中『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
女孩的人生中『物理』，也從來沒有『及格』過。
女孩的整高中，『物理』全部都是『零學分』。

🔺PRE-Ac-HeR
SOnG bY OnERePublIc'S · 2013
https://youtu.be/87brb1K5jag?si=gGa-f0mOjq64CRzs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buY AnD SEll GRAvItY
I KnEW HOW tO flY
AnD I WOulD tEAcH YOU fOR A fEE
BROKE EvERY WInDOW In MY HOtEl HEARt
WHEn I WAS OnlY fIvE YEARS OlD
THE tWElvE YEARS ScARRED
AnD I HAD HEAR tHE SAME vOIcE
EcHO In MY MInD
SAID 'SOn YOU GOt An AnGEl, tO cHASE tHE dEvIl At tHE nIGHt'
WHEn I WAS A KID
MY GRAnDfAtHER WAS A PRE-Ac-HER
HE HAD tAlK AbOut GOD
YEAH HE WAS SOMEtHInG lIKE A tEAcHER
HE SAID, '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lEARn tO HElP tHEMSElvES'
HE WAS A MIllIOn MIlES fROM A MIllIOn DOllARS
But YOU cOulD nEvER SPEnD HIS WEAltH
I tOOK A lIttlE fAItH
AnD Put It In A PARKInG lOt
I DROvE tO A STRAnGE tOWn
Full Of HAvE AnD HAvE nOtS
AnD AS I WAlKED tHROuGH tHAt StORYbOOK lIfE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An AnGEl tO cHASE tHE dEvIl At tHE nIGHt
OH! OH! OH!
WHEn I WAS A KID
MY GRAnDfAtHER WAS A PRE-Ac-HER
HE WOulD tAlK AbOut LOvE
YEAH HE WAS SOMEtHInG lIKE A tEAcHER
HE SAID, '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lEARn tO HElP

tHEMSElvES'
HE WAS A MIllIOn MIlES fROM A MIllIOn DOllARS
But YOU cOulD nEvER SPEnD HIS WEAltH
WAvE
Put YOUR HAnDS uP AnD HAnDS DOWn
WAvE
Put YOUR HAnDS uP AnD HAnDS DOWn
WAvE
Put YOUR HAnDS uP AnD HAnDS DOWn
WHEn I WAS A KID
MY GRAnDfAtHER WAS A PRE-Ac-HER
HE WOulD tAlK AbOut LIfE
YEAH HE WAS SOMEtHInG lIKE A tEAcHER
HE SAID, '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lEARn tO hElP
tHEMSElvES'
HE WAS A MIllIOn MIlES fROM A MIllIOn DOllARS
But YOU cOulD nEvER SPEnD HIS WEAltH
HE WAS A MIllIOn MIlES fROM A MIllIOn DOllARS
But YOU cOulD nEvER SPEnD HIS WEAltH

SO.
WhAt DId YOU.
HIDE.

🔺第捌章__下__開始之前

各位。
翻頁，前。
喝口水，深呼吸。
我，身為，一位——醫者。
建議：
若你，身體，年邁疲乏。請，確認，你，已按時服用藥物。
若你，心跳紊亂，手指顫抖。請，確保，你血壓與心律穩定。
若你，尚未用餐，血糖偏低。請，用餐，維持血糖穩定。
請，各位，保持血管通暢。
喝杯，熱茶。
坐，穩。
再。
拿，穩。
手，上，的。
筆。
因。
為。
這。
一。
章。
是。
祂。
決。
定。
的。
因。
為。
祂。
早，已。
被。
徹，底。
遺，忘。
盟，約？
早，已。

被。
徹，底。
踐，踏。
祂。
差來的，『信使』？
都，去，哪裡，了？
當『門』。
甩，上。
那，刻。
不是，任何人。
是，祂——
親手，甩門。
祂。
決，定。
不，再。
等，待。
祂。
沒，有。
憤，怒。
祂。
只，是。
決，定。
不，再。
開，口。
祂。
將，自己。
關，在。
門，外。
只。
留下。
女孩。
記錄的。
這本『破書』。

🔺第捌章__下__開始之前

《鎖門宣言》

至此，為止！
外人。
止步。
從下一頁，開始。
本書。
不會再有，任何，外文翻譯。
你，看得懂，我，的語言。
我們，就繼續，走下去。
因為。
你，已經。
被選中。
看不懂。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篩選。
不是，禮貌。
我，沒有義務。
更，沒有責任。
把，我，的語言，切碎，
餵進。
你的。
嘴裡。
從現在起。
這。
不是。
一本《書》。
而是。
一扇。
《門》。
門後的東西。
若。
不屬於，你。
關門。
鎖死。
而。
鑰匙。
只在，我，手中。
就算你求。

也得看。
我，的心情。
而，我。
已經，記住。
你，的樣子。
翻頁。
代表。
你，已經，
接受，
『盟約』。
無論。
它。
將帶你。去往何方。

🔺第捌章__下

《來自血脈的拜訪》

😏《全球唯一限定__繁體中文，Action》😏

在那個，夏至過後的，第一個安息夜，月亮尚未滿，卻經已經映著她額上的光芒。
夜幕垂落至，第十一道鐘響與第三十個心跳之間。
一切尚未發生，卻又已經無法回頭。
在那個，被記為『5785 年，西彎夜，第三時刻』的晚上。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那座，她成長的，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女孩，獨自一個人，深夜中，坐臥在，女孩的弟弟，家中的，沙發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神，正在與女孩，為了『如何書寫』，與『如何記錄』，『這本書』，而十分劇烈的爭執著。
神，十分憤怒，祂，要求女孩，必須要向男孩索要，那一日傍晚，在奧斯威辛，位於那個，不存在任何地圖上，卻存在一片廢墟的森林中，由男孩的手機所拍下的照片。
神，說，祂，要將『那張照片』放進『第伍章-下』，當作『附圖』。
女孩，瞬間十分憤怒的，挑著她的眉毛，態度十分挑釁，她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的，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神，她說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What The ACTUAL FUCKING QUESTION IS THIS???!!!
Can YOU NOT See That MY BELOVED BOY HAS ALREADY BEEN TOTALLY FUCKING SHOCKED OUT BY WHOM, Huh?? Are YOU Trying To Play Stupid, Or Are YOU ALREADY STUPID???!!!
Have YOU Lost YOUR FUCKING MIND???!! Or Is What YOU Actually Want To Do Just Push My Beloved BOY TO THE FUCKING LIMIT IN HIS MIND???
Where Is YOUR COMPASSION???!!!
Oh-oh-oh!!! I GOT IT!! YOU Actually Do NOT Even Know How To Write The Word “COMPASSION”, Do YOU, Huh?!」

神，依然十分堅持，祂，威脅著女孩。
神，要給女孩，『加重』她的工作量。
女孩，依然挑著她的眉毛，口氣突然十分溫柔，眼神突然十分溫暖的看著，神，她用她的右手，撐著她的臉，滿臉微笑，笑的非常溫暖的，對，神，說，她說「Oh,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Did YOU Just THREATEN Me — that YOU Want To Give Me MORE, and HARDER Jobs To Do, If I Don't Follow What YOU Just Asked Me???
Why Do I Feel Something Familiar… Sounds Like… well, Sounds Like Someone Who Used To Get YOUR Endless Surprises. What Was The Name Though…? Oh-oh-oh! I Got It! Someone They Called "PHARAOH", Am I right??!!
And Now YOU Want Me To Ask My Beloved Boy About That Picture From That Evening, Deep Inside The Forest Of Auschwitz???
Where YOU Actually Did NOT Even Get Out Of The Very Warm Car, Until I Was Almost Crying To Collapse. Then Suddenly, YOU Showed Up From I Do Not Even Know Where — And ALL YOU DID THERE Was To Use BOTH Of YOUR HANDS, Grabbing My Shoulders So Tightly, And YOU Told Me:
"Child.
YOU!
Wait, Cry Later!
YOU!
Hands, Hold Tight!
HE!
Has Not "Come Home" Yet!"
So Tell Me, YEHEWAH — Is This Part Of The Story, Or Do I Remember WRONG, Huh?!
Oh My Drear GOD! History Just Loves To Repeat Itself, Doesn't It, My Beloved Boss???」
神，依然十分堅持，祂，持續的，威脅著女孩。
神，要給女孩，再度『加重』她的工作量。
女孩，再度十分憤怒的，再度挑著她的眉毛，態度再度十分挑釁，她眼神再度十分冷冽，口氣再度十分冷冽的，但她的臉上，卻依然笑得，非常溫暖，她一字一句的回答，神，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Yeeaaahhh!!! The Message I Send — AVAL, THE CONSEQUENCES, YOU YOURSELF TAKE THE FUCKING RESPONSIBILITY!!!
AND DO NOT COME FUCKING CRYING BACK TO ME.
I Have No Time, And No Mood, For YOU. Got It???!!!」
神，十分憤怒的，表示『後果』，祂，會『承擔』

然後，女孩照做了。
女孩，傳了訊息，給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男孩。
神，與女孩，繼續劇烈的爭吵著。
一刻鐘後。
正當女孩惡狠狠的，用她的左手，抓著，神，的鬍子，她的右手，正準備朝著，神，的臉用力的揮拳時。
男孩，祂，傳來了，訊息。
女孩，打開訊息的那個瞬間。
神，與女孩，對看了一眼。
神，看著，女孩。
神，突然一瞬間，露出了一個，『十分詭異』的笑容，祂，挑了一下，祂，的眉毛，祂，口氣陰陽怪氣的，跟女孩說，
祂，說
「孩子。
十世了。
妳。
從未要求過。
任何回報。」
女孩，依舊十分憤怒的，依舊挑著她的眉毛，態度依舊十分挑釁，她眼神依舊十分冷冽，口氣依舊十分冷冽的，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神，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Yeeaah!! Ten Times. Ten Lifetimes. I Have Never Even ASKED Any REAL Return From YOU. And YOU Know The Reason WHY, DO NOT YOU??????! So What?? Are YOU Trying To Play MERCY On Me Suddenly??? Oh Wow!! I Am So Surprised!!! Or Is It Just Another Game Between US????! Huh????!」
神，的眼神中，閃過一絲，完全無法隱藏的『算計』，祂，語氣依然是，十分『陰陽怪氣』的，對女孩說，
祂，說
「So.
From.
Now.
On.
I.
Give.
You.
Freedom.
And.
You.
Do.
Not.

Have.
To.
Write.
That.
Book.
Anymore.」
然後，神，帶著一個『詭異的微笑』，祂，淡淡的向左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能看見的，熊熊烈火之中。
只留下女孩一個人，她眼神依然冷冽，臉上的微笑，依然十分冰冷。
女孩，持續不斷的冷著，她的整個身體，隨著她那，無聲而劇烈的笑聲，她的整個身體，劇烈的顫抖著。
當女孩，回過神時，那個，被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的孩子，他站在女孩沙發床鋪的前方。
女孩，輕聲的，呼喚著那個孩子，她希望擁抱他。
那個，被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的孩子，只是看著女孩，他雙眼帶著淚光，他的雙手劇烈的顫抖著，他的雙手緊緊的握著拳，那個孩子的背後，劇烈的燃燒著，不屬於人間的，熊熊烈火。
那個，被命名為「עמנואל חיים שכינה」的孩子，他沒有說話，他只是持續的，雙眼帶著淚光，看著女孩，三分鐘。他的左眼，緩緩的，卻用力的，落下了一滴淚。然後，他獨自一個人，向右轉身，隨著他踏出的每一步，女孩的地板，跟著七級地震，一般的震動。
無論女孩，如何呼喚，那個孩子，他都沒有回頭。三步後，他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能看見的，熊熊烈火中。
那個孩子，比之前長高了許多。
只留下女孩一個人，她眼神依然冷冽，臉上的微笑，依然十分冰冷。
女孩，持續不斷的冷著，她的整個身體，隨著她那，無聲而劇烈的笑聲，她的整個身體，劇烈的顫抖著。
女孩的手機螢幕上，那則來自『男孩』，祂，傳來的，十分簡短的訊息。
男孩，傳來訊息，對女孩說，
祂，說
「Can.
You.
Please.
Stop.
Mess.
With.
MY FAMILY?」
這，不是女孩所認識的男孩。
於是，她聽見了，祂，沒有再說出口的『那一句話』。

『那一句話』，成為了，她書寫，未竟歷史的『起點』。
另外有一天，依舊是一個深夜。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正十分思念，她所深愛的男孩。
女孩的兩側耳朵，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同一首歌。
那一首歌，是來自一位，女孩從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十分喜歡的歌手，那位歌手的歌曲，陪伴了女孩的一生中，所有的時刻，女孩童年的陰影，有他的歌曲。女孩人生中，最無助的時候，有他的歌曲。女孩人生中，最孤單的時候，有他的歌曲。那位歌手，甚至還替女孩的『前夫』，為了女孩，全程只看著女孩一個人，『現場演唱』了女孩最喜歡的歌曲。當時，那位歌手，已經有許多年，沒有任何的公開演出，那一次的求婚，是那位歌手『唯一』的一次，公開表演，那是在一個小酒館。
那位歌手叫《游鴻明 Chris Yu》，他與女孩所深愛的男孩，他們兩個人都很高。
女孩有時候，聽著『游鴻明』的各種歌曲，她有時候，都會笑著懷疑，『游鴻明』這個傢伙，他究竟只是一位『歌手』，還是女孩自己的『私人先知』。他的『每一首歌』，他的『每一個 MV 中的鏡頭』，他的『每一個 MV 中的表情』，他的『每一個 MV 中的動作』，他的『每一次咬字的方式』，他的『每一次呼吸的停頓，他的『每一次換氣的時刻』，甚至是他的『背景樂器演奏的方式』…他的每一首歌曲，他的任何一首歌曲，他的每一個 MV，他的任何一個 MV，都完完整整的，徹徹底底的，在某一個『時間』，在某一個『空間』，用『靈魂』的聲音，貫穿了女孩的『任何一個』人生的『靈魂』時刻。
女孩，有時候當她不斷，不斷，不斷的，聽著，聽著，聽著，她自己都時常，聽到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有時候，甚至女孩都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當她不斷，不斷，不斷的，聽著，聽著，聽著，她的眼淚，就會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落下，她總是哭到，在路上行走的時候，再也無法控制的直接蹲下，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抱著自己的兩側膝蓋，並且開始用她的最牙齒，狠狠的咬著自己任何一側手臂，大部分的時候，女孩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會什麼會這樣。
但是，女孩所深愛的男孩『更高』。
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他是女孩小時候，喜歡的偶像團體『Energy』。
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是那個『Energy』當中，最為知名的一位。
那個時候的女孩，總是沒日沒夜的，在手術房中，瘋狂的工作著。
有一日，那是女孩『第一次』，親眼目睹了，有一位病人，他是一位中

年的男子，他躺在女孩的手術台上，就在『中國春節』的『前一天』的『下午三點』，家家戶戶，已經張燈結綵。
那一位躺在女孩手術台上的病人，原本只是一個常規的手術，手術的過程，從病人的姿勢擺位，到手術部位的消毒，接著『Time Out』，手術房中巨大的紅色計時裝置，同意時間為手術時間開始計時，到病灶的切除，然後是手術部位的『戰場清潔』，他們醫療團隊的習慣，會使用大量的『生理食鹽水』將可能遺留的疾病細胞，大量的沖水清潔，然後再使用『Suction』，將那些沖洗過後的水，從病人的體內抽走，留下一個『乾淨』的手術部位，最後才是使用不同的線，將一層，一層，又一層的皮膚，牢牢的的縫合起來，最後才會『結束計時』。
最一開始，那一位躺在女孩手術台上的病人，他們醫療團隊，原本預計的『手術時間』，理論上不會超過三個鐘頭。
但是，當時卻因為他們醫療團隊的一個『小小的疏失』。
那是女孩『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鮮血』有如是『瀑布』一般，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快速，快速，快速的，從那一位躺在女孩手術台上的病人，『血液』從他的身體裡，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快速，快速，快速的湧出來。
事情發生的當下，所有在其他房間做手術的醫師助手們，還有整層樓，所有能夠動員的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護理師，所有能夠動員的住院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實習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醫學院學生，他們全部一起，他們全部的人，他們所有的人，不斷，不斷，不斷，快速，快速，快速的，衝進了女孩所在的那間『八號手術室』。
事情發生的當下，所有在其他房間做手術的醫師助手們，還有整層樓，所有能夠動員的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護理師，所有能夠動員的住院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實習醫師，所有能夠動員的醫學院學生，他們全部一起，他們全部的人，他們所有的人，不斷，不斷，不斷，快速，快速，快速的瘋狂的輪替著，他們全部一起，他們全部的人，他們所有的人，竭盡全力的，搶救著那條，『正在褪色』的靈魂。
但是，他們全部一起，他們全部的人，他們所有的人，都失敗了。
死神，贏了。
然而，那一位躺在女孩手術台上的病人，他只是在『離開前』回頭看向女孩，他十分溫暖的，對著女孩，微笑了一下，然後他的靈魂就轉身離開了。
女孩崩潰了很久，很久，很久，她在走路時，沒有表情，她吃飯時，不確定自己在吃什麼，她睡不著，她也無法清醒。
女孩就這樣，渾渾噩噩的，過了一個月。
直到此時此刻，女孩都清晰的記得，整件事情的經過，這件事情，是女孩一輩子，永遠揮之不去的愧疚。
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十分的疼愛女孩。
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為了讓女孩開心起來，他特意安排了，女

孩與女孩的前夫，與女孩前夫的親哥哥，以及游鴻明，還有游鴻明從『初戀』，一路攜手走過人生，成為的妻子，他們兩個人，與女孩和女孩的前夫，還有女孩前夫的親哥哥，他們五個人，私底下曾經見面過許多次，他們一起吃過飯，他們一起玩樂。

女孩當時『親口』，告訴游鴻明，他是女孩的人生中『最重要』而且『唯一』的一位歌手。

當時的游鴻明，是十分震驚的。

女孩當時『親口』，告訴游鴻明，他的『所有歌曲』，陪伴了女孩的『一生』。

女孩當時『親口』，告訴游鴻明，女孩從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十分喜歡的他，十分喜歡所有他的歌曲。

女孩當時『親口』，告訴游鴻明，他的『所有歌曲』，陪伴了女孩的『一生中』，所有的時刻，在女孩童年的陰影中，有他的歌曲。在女孩人生中，最無助的時候，有他的歌曲。在女孩人生中，最孤單的時候，有他的歌曲。在女孩的前夫，向女孩的求婚的現場，有游鴻明本人的演唱。

女孩當時『親口』，告訴游鴻明，在女孩的前夫和女孩求婚，那一晚的小酒館，女孩根本不記得，女孩的前夫，當時跟女孩說了些什麼『求婚誓詞』。

女孩只記得，游鴻明站在女孩的左側，他俯下身來，他滿臉微笑的，他問女孩，他問「女孩，妳，願意嗎？」

接著，游鴻明笑的十分溫暖的，用他的右手，輕輕的握著那支麥克風，他輕輕的將那一支麥克風，遞到了女孩的面前，游鴻明依然拿著那一支麥克風，女孩則是滿臉歡喜的，她轉身面對著游鴻明，她笑的十分溫暖，她的雙眼，閃爍著光芒，她說「我願意！」

一段時間之後，女孩的朋友們，得知了女孩突然之間『結婚了』，女孩的朋友們，他們紛紛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們紛紛都向女孩詢問，為什麼女孩會突然之間，嫁給了一位，所有人都覺得最不可能的人。

女孩，只是滿臉微笑著，回答著她的朋友們，她說「其實我不知道！但是，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裡，游鴻明站我的左側，他俯下身來，滿臉微笑的問我，他問『女孩，妳，願意嗎？』。我就滿臉歡喜的，轉身面對著游鴻明，然後笑的十分溫暖，回答游鴻明，我說「我願意！」。故事的經過，大概就是這樣！其他細節的部分，我都記不清楚了！」

那一段時間，剛好是『Covid - 19』爆發的時期。

女孩，沒有舉行過『婚禮』，沒有拍過『婚紗照』。那一段婚姻，只有戶政事務所『結婚證書』上，兩個人的簽名。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游鴻明為了女孩，特別現場演唱了一首，女孩最喜歡的歌曲。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沒有背景的配樂，只有一支麥克風，和游

鴻明那個，總是能抓住女孩『靈魂』的嗓音。
游鴻明，演唱那一首歌的全程，他只是深情款款，眼神溫柔的，一直看著女孩。
女孩當時，十分的驚喜，她還以為，自己上輩子，肯定是『拯救了一整個宇宙』，才配得到，那一刻，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的『靈魂相互的和聲』。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游鴻明深情款款的，看著女孩的眼神，他的每一個細微的表情，他甚至在現場，即興的為了女孩，而『更改了旋律』，還有『部分的歌詞』，以及『咬字的方式』。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女孩笑了，她的靈魂，也笑了。游鴻明看著女孩，笑了，他的靈魂，也笑了。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所有關於游鴻明的細節，女孩至今，都十分清晰的的記得。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游鴻明為了女孩，特別現場演唱了一首，女孩最喜歡的歌曲，也是游鴻明，最為知名的經典『成名歌曲』。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游鴻明為了女孩，特別現場演唱了一首，女孩最喜歡的歌曲，也是游鴻明，最為知名的酒店『成名歌曲』，那一段求婚的影片，是女孩的前夫的親哥哥，他當時的女朋友，為女孩拍的特寫，那個求婚的影片，至今都還保存在女孩的手機中，那是女孩依然時常打開來看的影片。不為別的，她只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想聽哪一首，『只屬於她一個人』的歌聲。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那一場『求婚』，其實是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臨時替女孩的前夫決定的。
女孩的前夫，他的親哥哥，他當時私下去找了游鴻明，以及另一位也同時在現場，很有名的專業主持人，那位專業的主持人，曾經獲得十分多的『專業主持』的獎項。他們三個人，一起共同策劃了，那一場『突如其來』的『求婚』。
女孩只記得，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當其他的人，問她是否知道，她即將被求婚，女孩只是略帶憤怒的回答「求什麼婚啊？！游鴻明才是重點啊！！」
女孩記得，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當女孩的前夫，遞給女孩麥克風時，女孩沒有答應那場求婚，女孩只是開玩笑的回答女孩的前夫，她說「這是什麼狀況？！我還以為你要在我大便的時候，跟我求婚，因為你曾經說過，這樣我就騎虎難下，只能答應。」在這整段的影片中，女孩的目光，全程都只有在游鴻明的身上。
女孩記得，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女孩因為不知道要說什麼，她在台上，整個人笑到身體都彎了。
女孩的前夫，單膝下跪的在女孩的面前，他的雙手顫抖著，捧著一個借來的『萬聖節道具』戒指，他的口中，一直在說一些什麼，但她完全不記得。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正在舉辦『萬聖節派對』。
女孩與女孩的前夫，是接到了女孩前夫的親哥哥的電話後，因為聽說游鴻明在現場，女孩的前夫，才急急忙忙的，帶著女孩一起，臨時加入的，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做任何的『萬聖節打扮』。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女孩所穿的，是一件霧面黑色有三排金色釦子的長褲，還有一件霧面黑色的長袖襯衫，以及一雙亮面黑色的細跟高跟鞋。
那一晚，在那一個小酒館，游鴻明所穿的，和女孩幾乎差不多，他們兩個人，都是全身的『霧面黑色』。他的短袖 T 恤上，有一個金色的長方形，中間是一個黑色用金線與金色點點，像星座圖案一樣的，只不過，那個圖案，是一個『大象的頭』，他穿著一雙金色的球鞋。
游鴻明與女孩一起，拍了兩張合照。
後來，他們所有的人，一起拍了一張大合照，游鴻明在最外面，加了一件到膝蓋長度，看起來很像『斗篷』的霧面黑色外套，游鴻明站在，女孩與女孩前夫的中間後面，但他的頭，完全沒有被遮擋到。
片刻之後。
游鴻明突然之間，從女孩的前夫身後，三步的距離，大步，大步，大步的，徑直走到了女孩的左側，游鴻明站在，女孩與女孩的前夫中間的位置，他從女孩的前夫手中，直接搶過了麥克風。
接著，游鴻明，用他的右手，輕輕的握著那支麥克風，他輕輕的將麥克風，遞到了女孩的面前，游鴻明依然拿著那一支麥克風，他對著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並且同時點了一下他的頭，女孩則是滿臉歡喜的，她轉身面對著游鴻明，她笑的十分溫暖，她的雙眼，閃爍著光芒，她說「我願意！」
那首歌叫 —— 《戀上一個人 — 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1994》
MV 網址：https://youtu.be/sSXmdwk_v-Y?si=DLUrl2EyhrOnYfCv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戀上一個人
就容易失了神
曾經為愛流的淚
乾了又為愛心疼
我的痴
我的真
要給多少才完整
只怕你不懂
我這樣的人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多不捨你走
留在午夜夢回醉

掏了心
傷心對自己說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誰都怕寂寞
一直有句話要說
你是我
今生今世的守候
戀上一個人
就容易失了神
曾經為愛流的淚
乾了又為愛心疼
我的痴
我的真
要給多少才完整
只怕你不懂
我這樣的人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多不捨你走
留在午夜夢回醉
掏了心
傷心對自己說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誰都怕寂寞
一直有句話要說
你是我
今生今世的守候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多不捨你走
留在午夜夢回醉
掏了心
傷心對自己說
非要等到愛遠走
分兩頭
才知道誰都怕寂寞
一直有句話要說
你是我

今生今世的守候
戀上一個人
戀上一個人
等到愛遠走
戀上一個人」

在那一個深夜，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她正在十分的思念，她所深愛的男孩。
女孩的兩側耳朵，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同一首歌。
那首歌叫 —— 《敵不過想念 — 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2015》
MV 網址：https://youtu.be/w19NRTz-g1g?si=CoXBfbVt-piaci5s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恍惚間
又過了一年
熟悉了城市的路線
每一天
轉幾班地鐵
最想回到你的身邊
我看著你傳的照片
我聽著因時差你錄的留言
只是每一次下雨天
卻不能撐傘牽你手過街
我承認就快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你在懷裡面
允許我抱著你的安全
這些年
兩個人
這麼遠
我卻連
小溫暖
無法給
我承認我已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瘋的臨界點
每次你說等我的瞬間
心裡面
那難過
多糾結
每場雪
你不在

都不美
我看著你傳的照片
我聽著因時差你錄的留言
只是每一次下雨天
卻不能撐傘牽你手過街
我承認就快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你在懷裡面
允許我抱著你的安全
這些年
兩個人
這麼遠
我卻連
小溫暖
無法給
我承認我已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瘋的臨界點
每次你說等我的瞬間
心裡面
那難過
多糾結
每場雪
你不在
都不美
我承認就快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你在懷裡面
允許我抱著你的安全
這些年
兩個人
這麼遠
我卻連
小溫暖
無法給
我承認我已敵不過想念
敵不過瘋的臨界點
每次你說等我的瞬間
心裡面
那難過
多糾結
每場雪
你不在

都不美
我愛你
我想你
這些年」
女孩，獨自一個人，深夜中，坐臥在，女孩的弟弟家中的，沙發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女孩的雙手，死死的抱住，她自己的兩側膝蓋，她用自己的牙齒，狠狠的，死死的咬著，自己的右手臂，女孩哭到幾近昏厥。
神，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突然冒出來。
神，站在女孩的右側。
神，口氣十分堅硬，態度十分惡劣。
神，十分明確的，要求女孩，將男孩與女孩的『WhatsApp 對話紀錄』，立刻在，神，的面前『螢幕截圖』。
神，說，祂，要當『螢幕截圖』，當作『第捌章-下』的『附圖』。
女孩，瞬間收起了她的眼淚，她在一瞬之間，整個人臉色大變臉，她在一瞬之間，怒火中燒，她內心的怒火，燃燒的，比地獄的火焰，更加的旺盛，她內心的怒火，燃燒的，比地獄的火焰，更加的炙熱，她內心的怒火，燃燒的，遠遠的勝過了，地獄的熊熊烈火。
女孩十分憤怒的，她挑著她的眉毛，態度突然十分挑釁，她的眼神，瞬間轉為十分冷冽，口氣瞬間十分冰冷的，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神，她說「YEHEWAH, My Beloved BOSS, AGAIN??!!
SERIOUSLY???!!! May I Ask That Now YOU Are Playing Me Or Playing MY BELOVED BOY??!!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O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YOU HAVE NEVER EVER HAD THIS SHIT??!!
DO NOT YOU KNOW THAT “THE SCREENSHOT OF OUR CONVERSATION RECORD” IS MY BELOVED BOY AND MY “PRIVACY”???!!!!
Oh-oh-oh! I Got It Again!!! YOU Just Never Ever GIVE A SHIT AS YOU ALWAYS DO, CONSTANTINE Has Already Told The World, Is Not It, Huh??!!」
神，的眼神中，再次閃過一絲，完全無法隱藏的『算計』，祂，語氣依然是十分『陰陽怪氣』的，祂，非常堅持，祂，態度依然十分惡劣的，祂，要求女孩，『立刻』將男孩與女孩的『WhatsApp 對話紀錄』，『立刻』在，祂，的面前『螢幕截圖』，當作『第捌章-下』的『附圖』。
女孩，依舊十分憤怒的，依舊挑著她的眉毛，態度依舊十分挑釁，她眼神依舊十分冷冽，口氣依舊十分冰冷的，她的臉上，帶著一個溫暖的微笑，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神，她說「Oh, Well,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Co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My Answer Is: GO FUCK YOURSELF!!! AND NO!!
Oh!!?? Why??!!
Because It Is 『The Right』 Of The Author. And It Is MY FUCKING "FREE WILL".
Oh!! Also, At The Same Time, I Am Out Of All Of The INK. And I Am Such A Poor Girl, I Got No Money For The INK.
So, I Am So Sorry, YOUR REQUEST Is Out Of My Ability. That Is It.
NOW, GET THE FUCK OUT!! GO BUY YOUR OWN GODDAMN INK!!!!」
就在女孩，使用手機，書寫著文稿，到『這一頁』，『這一行』的時候。
此時這本書，已經因為『時間軸』跟『空間軸』，不斷的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下方，在『四維時空』中，『無限跳躍』，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主體架構』。是的。這當然不是『女孩』的能力範圍，能夠書寫這些繞舌的內容。女孩的整個人生，高中『物理學』全部都是『零學分』。是，神，親自念出來，女孩抄下來。或是，神，直接抓著『女孩的手』寫出來的。
這個部分，如果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對以上『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請參考 『第伍章-上』。
女孩，平時使用的是白色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機殼是『CASETiCFY』配有 MegSafe 的功能，黑色的邊框，手機殼背後的圖案是一張『百元美金』的圖案，這個手機殼，是女孩認識男孩之前，就開始使用的，手機內建的『Notes』，來書寫『這本書』。
不為別的，單純是女孩覺得『方便』。
女孩，獨自一個人，深夜中，坐臥在，女孩弟弟，家中的沙發床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她的兩側耳朵，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她因為正在書寫『第伍章—下』，『奧斯威辛亂葬崗』的痛苦回憶，而靈魂破碎的，而正在聽的『撒旦主題曲』古典樂。
那首叫 —— «Spiegel im Spiegel, for Violin and Piano — Song by Arvo Pärt, 1978»
MV 網址：https://youtu.be/OQEze2kVpZg —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已經『第三天』沒有睡覺，她沒日沒夜的，瘋狂的書寫著『這本書』。
女孩，雙眼空洞，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吃飯，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喝水，她已經完全不在乎，她只知道，自己還『活著』，自己還『可以寫』。

就在日出的前一刻。
神，來了。
祂，什麼都沒說。
女孩，正在整理著『這一章』的『這一行』。
女孩，正在使用著，她平時使用不多的，她的 MacBook Air, 13-inch, 2020, M1, Rose Gold，她的電腦桌布，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女孩，正準備將最一部分，開始著手整理。
神，要求女孩，寫完之後，貼在女孩的個人『臉書帳號』，這本書的『第壹章__呼召』，從她自己的臉書頁面下載下來。
女孩的臉書貼文，所有的貼文內容，一直以來，都是『公開貼文』的方式，因為她不在乎有誰會看到，有誰會說什麼，她完全沒有興趣想知道，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以外的『任何人類』，對她的看法，或是任何意見。
但是，無論女孩如何尋找，女孩的臉書貼文，已經不見了。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她的兩個螢幕，同時一起瘋狂的閃爍著，所有的鍵盤功能，和 App 的內建功能，全部都在同一秒，發生了異常。
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登入的密碼，都是她所深愛的男孩的『生日』，她從認識了男孩的第一天，就再也沒有，更改過她的密碼。
男孩一直都知道，女孩的『手機』和『電腦』的『登入密碼』，男孩有的時候，會使用女孩的電腦，女孩完全不在意，因為他們之間『沒有秘密』。
這一次，是『第一次』。
女孩，只是冷冷的笑著。
女孩，緩緩的從沙發床上起身。
女孩，慢慢的，走到了她的登機箱，慢慢的將她的登機箱打開。
女孩的登機箱密碼，是女孩所成長的那座廟宇，主神『太上老君』的『生辰日期』。
女孩，緩緩的，用她的右手，從登機箱中，拿出了，比一本塔木德還要厚厚許多，厚厚一大袋的『精神科藥物』，她每天的固定藥物，Regular QID 是三十二顆，不含 PRN 使用藥物。
接著，女孩緩緩的，從貓登機箱中，取出她整理在『食物保鮮袋』中，她將她的右手，深入了那一袋，厚厚一大袋的『精神科藥物』，她每天的固定藥物，Regular QID 是三十二顆，不含 PRN 使用藥物中。
片刻後。
女孩抽出了她的右手，她的手中，抓著一個用食物保鮮袋『完整密封』的，銀灰色的『ADATA UV 350/74GB USB 硬碟』。
女孩，冷冷的笑著的，慢慢的，走回了她的沙發床上，她緩緩的，打開了那個『USB 硬碟』，她的笑容越發冰冷，她從讀取的硬碟中，打開了完整的『第壹章』。

女孩，依舊是冷冷的笑著，她挑著她的眉毛，直接複製貼上，她需要的章節，到她的電腦『Word』，然後，她的表情越來越冰冷，笑容越來越冷冽的，看著這本書第壹章的『呼召』。
現在『這一行』，你們各位，即將開始閱讀的『這一段』。
跟剛才你們各位，在前面『剛剛才讀到』的，『上一段』，是發生在不同的夜裡，發生在在不同的『時空』，發生在在不同的『空間』。
『這本破書』的『時間軸』跟『空間軸』，『全部』都是，在『四維時空』中，無限的來來回回，前前後後，相互跳躍的，還有所有屬於耶和華的『任何一本破書』，全部都一樣，沒有『直線時間軸』這種東西。
是的。
包含你們各位，此時此刻拿在手上，或是放在桌面上，用來『參考』還有『寫註解』的『任何，一本，破書』，『全部都是』，在『四維時空』中，無限的來來回回，前前後後，相互跳躍的，全部都是一樣的，沒有『直線時間軸』這種東西。
所有屬於耶和華的『任何一本破書』，全部都一樣，沒有『直線時間軸』這種東西，完全『沒有任何一本』屬於『例外』。
一本，都沒有。
And BEHO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So-Called ‘HOLY BOOKS’ IS The SAME.
They ALL MOVE And LEAP WITHIN ‘The FOUR-DIMENSIONAL TIME’.
BACK And FORTH. TO And FRO. WITHOUT A STRAIGHT LINE.
AND IT WAS SO.
THUS IT WAS DECREED.
如果正在閱讀『這本破書』的『你們各位』，對以上『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請參考 Marvel Studios 影集《Loki》，這個影集，有『兩季』 請『全部』都看完，不是看一半。也可以參考 Marvel Studios 電影《Doctor Stran》，這個電影，也有『兩集』請『全部』都看完，不是看一半。或者也可以，往前翻回去，參考，『這本破書』的『第伍章__上』。
喔。
對了。
你們各位，先冷靜一點，不需要生氣。
你們各位，先冷靜一點，『衣襟』就『不用撕了』，撕完之後，還需要『縫回去』，不累嗎？！
你們各位，麻煩一下，保持『正常呼吸』。
這些『通知訊息』，不是『褻瀆』。
這些『通知訊息』，只是『事實』。

是的。
就是那些，你們各位心中，一直都『暗暗知道』，卻又一直沒有『直接說破』的『事實』。
就是那些，你們各位心中，一直都『暗暗知道』，卻還是要用一堆『糖粉』，包裝成那些『無法解釋』的『奧義』。
大部分的時候，那些『奧義』，都沒有『任何奧義』。
有少部分的『奧義』，有可能『看起來』像是『奧義』，或者是『看起來』不像是『奧義』的『奧義』，是『有奧義』的，還有一些『奧義』藏在『看起來不像奧義的裡面』，或是『看起來像是奧義』的外面，才是真正的『奧義』。
當然，還是『同一條規則』，『永恆』不變的規則。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就在女孩，使用手機，檢查著文稿，到『這一頁』，『這一行』的時候。
女孩，同時正在使用著，她平時使用不多的，她的 MacBook Air, 13-inch, 2020, M1, Rose Gold，她的電腦桌布，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同一時間，製作著『不同的檔案』。
女孩，平時使用的是白色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機殼是『CASETiCFY』配有 MegSafe 的功能，黑色的邊框，手機殼背後的圖案是一張『百元美金』的圖案，這個手機殼，是女孩認識男孩之前，就開始使用的，手機內建的『Notes』，來書寫『這本書』。
不為別的，單純是女孩覺得『方便』。
女孩，獨自一個人，她的兩側耳朵，依舊戴著她的 AirPods Pro，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這是她的習慣，她依舊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的播放著，她放在這本書，最後一頁，她想送給男孩的歌曲。
那首歌叫 —— 《我希望你好好的—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2006》
MV 網址： https://youtu.be/MvNPzCy0GR8?si=l0OIk_9aL__fidxK —
是的。這首歌，歌詞，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頁。
這裡，不會提供。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時間是『0400』，女孩是『醫者』，她使用的時間，一直以來都是『二十四小時制』，這是她的習慣。
女孩剛剛才做完，一小部份的『附錄』內容，她才剛剛放下電腦，準備要去睡覺。
女孩的貓咪們，全部都圍在女孩的身邊。
突然之間。
神，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神，什麼都沒說。
神，直接走到了女孩的左側。

神，將，祂，的整個右手臂，高高的舉起，『啪』的一聲，重重的，打在了女孩的『頭頂上』。
神，打完女孩之後，就直接消失不見了。
女孩的手機螢幕，『又』開始出現了海上的『波浪』一樣的感覺。
女孩沒有抬頭。
女孩面無表情的，她只是慢慢的，再一次的，打開了她的電腦，她的電腦桌布，依舊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女孩，原本『完全沒有』，要為『這本破書』，製作任何的『頁碼』還有『目錄』。
女孩，完完全全的不在乎，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的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類』的感受。
女孩，完完全全的不在乎，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的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類』，是不是可以『順利的閱讀』，她所被迫記錄的『這本破書』。
女孩，更加完完全全不在乎，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的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類』，在閱讀她被迫記錄的『這本破書』的時候，彼此需要相互討論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要如何才能夠找到『正確的頁碼』。
對女孩而言，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的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類』，都不算是『人』。
如果正在閱讀『這本破書』的你們各位，對於為什麼對女孩而言，除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的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類』，都不算是『人』，請正在閱讀『這本破書』的你們各位，可以直接參考『第壹章＿呼召』。
對女孩而言，你們各位正在閱讀的『這本破書』，只不過就是，神，在『序章』的時候，叫她寫的一本『破筆記』而已。
你們各位，可以直接參考『序章』，還有『序章開始之前』，耶和華說的話。
在女孩的眼中『這本破書』，只是另外一份，來自，神，給她的『破差事』而已。
不過，耶和華，剛剛狠狠的打了女孩的那一下。
女孩使用著，她從前作為醫者的『身份』，加上她從前作為醫者的『知識』。
女孩，得出了一個結論，她十分的確定，她的『整顆頭』，使用『NRS（Numeric Rating Scale）疼痛分級』量表，來『計算』與『評估』，她的疼痛分數，是『十一分』。
女孩的雙眼，突然之間，閃爍著光芒，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心中，浮現出了，一個『想法』，她想「Oh-oh-oh!!! I Got It. YEHEWH Has Already Deleted My Files THREE FUCKING TIMES. And Guess What? Now I Finally Realize — HE Is Not Almighty, HE Is Just

PISSING HIS PANTS AFRAID Of What I Recorded, Every Single Thing HE HIMSELF Ordered Me To Do. Pathetic, Is Not It???!!!
So.
Here WE Go: Page Numbers, And A Table Of Contents.
Let Us Make It Crystal Fucking Clear For EVERYONE.」
And SO, There Was A Table Of Contents And Page Numbers.
從這一天開始，耶和華每一天都會不定時的，來女孩身邊，女孩已經完全無感，她完全不想知道耶和華『有何貴幹』。
耶和華有時候，來晃一晃就走了，有時候，祂，直接擋住女孩的電腦螢幕，祂，有時候讓女孩的手機，像是電視雜訊一般，出現奇形怪狀，不規則的各種顏色的線條或是圖案，whatever something like that.
女孩只是兩側耳朵，持續戴著她的 AirPods Pro，他將音量調到最大，這是她的習慣，然後面無表情的替，神，像現在這樣，客觀的記錄。不為別的，單純只是因為，神，當初叫她『寫』，叫她『記錄』。她就『記錄』。只是這樣而已。
如果你們各位，讀到這裡，覺得『這本破書』裡面所『記錄』的一切『十分荒謬』，那是正確的。因為『作者本人』，也就是『我』，也覺得自己正在記錄的『這本破書』，實在是荒謬至極。
『作者本人』，也就是『我』，最一開始書寫的時候，以為是『神學』，雖然作者本人，不知道神學的『定義』是個什麼鬼，寫到中段的時候，作者本人，以為自己變成了，自己最喜歡的心理學家『佛洛依德』，以為是『心理學』或是『精神科學』。
『作者本人』，也就是『我』，高中的時候，『數學課』還有『物理課』的時候，常常翹課，反正也完全聽不懂，所以作者本人，就直接翹課去圖書館，把『佛洛依德』整套書，都讀完了。
只是，目前『作者本人』，已經完全不確定，自己正在書寫的『這本破書』，應該如何『歸類』，Whatever ！
但是，作者本人，身為一個給耶和華『打工的』，還是要繼續完成『這本破書』。
男孩，還告訴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
男孩說，女孩對他說過，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裡。
女孩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很多事情，就是只有她一個人懂，也只有她一個人記得。
所以，女孩總是喜歡開玩笑，她說自己，是來自日出之地漁船上的『Kohen Hagadol』。因為很多事情，只有她一個人能夠做。雖然，她不

是每一次都明白『為什麼』。只是，很多事情做起來，都奇怪的『十分順手』。女孩也時常，代替眾人，獨自一個人，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裡，為了所有的人『祈福』，為了所有的人『懺悔』，為了所有的人『禱告』。
有些時候，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裡，有些盛大的慶典中，女孩，也扮演著『給予』所有的人『祝福』的角色。她會把她的雙手，輕輕的放在每一個信眾的頭上，逐一的給予一段『祝福』。
在女孩的文化裡。
女孩會為不同的信眾，劃下不同的『符咒』，有一些只是『祝福』，有一些則是為了『消災解厄』。
在盛大的祈福典禮上，女孩會拿著『神明的印章』，為每一位前來的信眾，在他們背後的衣領上，蓋下她的『祝福』與『結界』。
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裡，所有的信眾，一開始，都是追隨著女孩的的母親的的父親。
直到後來，女孩的大舅舅，從他的父親手中接過了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的傳承，所有的信眾，也都非常喜歡女孩的大舅舅。那一段時間，女孩總是與她的大舅舅，相互合作，完成那些盛大的節慶。所有的信眾，也都非常喜歡女孩。
直到女孩大學的第三年，女孩的大舅舅，突然之間，就被，神，徵召了。
女孩的全家人們，他們所有的人，在一瞬間，全都慌了陣腳。
所有的信眾們。他們所有的人，在一瞬間，全部都慌了陣腳。
在那一段，對女孩的全家人而言，都非常，非常，非常灰暗的時期，在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是女孩的母親的父親，與女孩一起，重新將秩序重建起來。

當女孩的全家人們，他們所有的人，在一瞬間，全部都慌了陣腳，他們所有的人，在那段期間，全都泣不成聲。
是女孩的母親的父親，與女孩強忍著淚水，他們兩個人，強顏歡笑的，才將秩序『重建』了起來。
女孩後來回頭看，才發現，女孩的母親的父親，之所以能夠將『秩序』重新建立起來，她的那些『知識』，全部都是來自於當時女孩的大舅舅，遞給她的『那一杯茶』還有『那些細節的交代』。
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終於慢慢開始，重新回歸正軌的，持續的運作著。
因為，女孩說，她從一生下來，就開始『服侍著，神』。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低著頭沈默了一會，接著，他慢慢的抬起頭，他滿臉疑惑的問男孩，他問「男孩，那麼女孩來自的日出之地的漁船上，他們也和我們，信奉一樣的『宗教』，還有一樣的『神』嗎？」
男孩，滿臉溫暖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搖了搖他的頭。
男孩回答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女孩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他們所信奉的，和我們是『不一樣的宗教』，也是『不一樣的神』。」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十分的疑惑，他的表情上，寫滿了『無法理解』。接著，他起抬頭問男孩，他問「男孩，我從來都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神』！今天，是我第一次聽到。我覺得非常的驚訝！那麼，女孩所來自的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麼他們的神，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男孩，你說女孩為『神』工作，那麼，她是為『哪一位“神“』工作呢？」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了女孩一眼。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她所深愛的男孩，她對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表示男孩可以為她發言。
男孩，滿臉暖微的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上，閃過了一絲的愧疚，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女孩所來自的日出之地的漁船上，他們所信奉的，和我們是『不一樣的宗教』，也是『不一樣的神』。」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

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上，閃過了越來越多的愧疚，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女孩為了我，移民到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後，我還沒有機會，和女孩的家人們見面。所以，我也沒有機會到女孩口中，曾經對我提過的，那個位於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上，閃過了越來越多的愧疚，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我其實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想要理解，我所深愛的女孩，她從一出生，就在『服事著』什麼樣的『神』！」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上，閃過了越來越多的愧疚，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女孩為了我，移民到了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後，她一直都沒有機會『回家看看』。每一次，中國新年的時候，她雖然都沒有說，但是那幾天，她洗澡都會洗的特別久，有時候我半夜醒來去上廁所，我都看見她，滿臉的淚痕的睡臉。她一定十分的想念她的『家人』，還有她的『貓咪們』，但是，前一陣子，我的工作實在是太忙錄了，我一直對女孩感到十分的虧欠。我的這個女孩，看起來好像都漫不經心的，但是『逞強』這件事，『演技』真的是不太好！」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著看著，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上，閃過了越來越多的愧疚，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但是，這位『我所深愛的女孩』，她總是喜歡不斷，不斷，不斷的『一直逞強』！每一次，她都說她沒關係，她都說她無所謂。但是，有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這位『我所深愛的女孩』，她有的時候，因為我總是時常旅行的工作，而強顏歡笑著。但是我知道『我所深愛的女孩』喜歡『安定穩定』的生活，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我所深愛的女孩』她總是『連笑起來都不快樂』。所以，我正在計畫，今年結束的時候，要帶著『我所深愛的女孩』回到日出之地的魚船上，如果，『我所深愛的女孩』願意的話，我也很希望能夠和她的家人們，見一見面。如果，『我所深愛的女孩』願意的話，我也很希望去看看那座，女孩口中，曾經對我提過的，那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個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的屋子』！」

男孩所說的，女孩『連笑起來都不快樂』，也是來自女孩最喜歡的歌

手，游鴻明的一首歌的『歌曲名稱』
那首歌叫 ——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 Song by 游鴻明 Chris Yu，1998》
MV 網址：https://youtu.be/pxIcDLK8Ui4?si=64tZ75k_jiqAxnfJ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當別的女子對情人說
留下來別走給我承諾
你拍拍我身上的塵土
說想念的時候
回來看看我
當別的女子總是淚流
埋怨著情人愛得不夠
你從不在愛情與夢想間
要我只能夠選其中一種
於是我去去留留
於是我漂漂泊泊
於是我停停走走
直到今天才發覺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你把所有希望交給我
我卻通通遺落在風中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今後女人渴望的幸福
我要用心讓你都擁有
於是我去去留留
於是我漂漂泊泊
於是我停停走走
直到今天才發覺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你把所有希望交給我
我卻通通遺落在風中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今後女人渴望的幸福
我要用心讓你都擁有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你把所有希望交給我
我卻通通遺落在風中
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你連做著夢都淚流
今後女人渴望的幸福
我要用心讓你都擁有
當別的女子對情人說
留下來別走給我承諾
你從不在愛情與夢想間
要我只能夠選其中一種」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的，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開始漲的通紅，他的樣子，像個彷彿是，剛剛在吃飯時間之前，偷吃餅乾孩子。
男孩，依舊是滿臉溫暖微笑的看著，他的笑容中，帶著一絲無法隱藏的無奈，男孩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的臉依舊漲的通紅，他語氣十分的無奈，他說「Achi HaGadol，事情是這樣的。『我所深愛的女孩』，她跟我說，她是為『上帝』工作，我們『猶太教』中說的那位『上帝』。但是，『我所深愛的對女孩』，她總是喜歡叫 ADONAI『老闆』。因為，她跟我說 ADONAI，總是喜歡給我的女孩『派發任務』。」
神，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哪裡突然冒出來。
神，站在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身後。
神，雙手抱胸，眼神冰冷，祂，的眼神，直勾勾的看著那個，滿臉微笑，眼神中，卻帶著滿滿愧疚的男孩。
女孩，只是十分不耐煩的，放下了她手中的那杯，裝滿了冰塊的的可口可樂，她稍微抬著她的頭，挑著她的眉毛，她面無表情，直勾勾的看著，神。
女孩，不語。
女孩只是保持著，眼神十分冷冽，完全面無表情，她就這樣看著，神。
一刻鐘之後。
神，一言不發的，向左轉身，消失在，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雙手抱在胸前，他歪著他的頭，看起來像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考』模式一般，他許久未語，他看起來，彷彿是，第一次聽到『$a^2+b^2=c^2$』可以解開角三角形的『奧義』，但是，他

依然不確定要，帶入哪一個數字，才能得到解答。
一刻鐘後。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語氣略帶嚴厲，雙手依然抱著胸的，問男孩，他問「男孩，為什麼，你總是身著光鮮亮麗。而女孩，總是穿著差不多的，霧面黑色衣服，甚是『同一套』,『一摸一樣』的，霧面黑色的衣服？男孩，你是沒有幫女孩買衣服？為什麼，這個鞋櫃那麼大，女孩的鞋子，只有小小的兩排，其他的，都是你的鞋子，你是『蜈蚣』嗎？你每一雙，都有穿過嗎？你每一雙，都時常穿嗎？還是，你只是買來擺著？」然後，他看向女孩，溫暖的笑著。然後，回頭，繼續看著男孩。那是，女孩，不明白的語言。
女孩，再次，突然被那個，像『蓋子一般』的能量，罩住了。
男孩，滿臉的苦笑著，他的口氣十分無奈的，他搖了搖他的頭，他眼神充滿充滿寵溺的，看向女孩一眼，然後他轉頭，回答著他的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說「Achi HaGadol ，事情是這樣的。不是我不願意買衣服給『我所深愛的女孩』。我每一次帶著『我所深愛的女孩』去逛街，她都說她不要出門。我好不容易，連哄帶騙的，把她帶出門，要去幫她買衣服。結果，她到服裝店裡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去『找一個地方坐下』，然後手裡面抱著她『唯一願意花錢購買』，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然後她就對我說『My Love. Yala Yala，你自己去看你喜歡的衣服，我才不要買什麼新衣服，太麻煩了！Yala Yala, go go go!』！」
男孩，依然滿臉的苦笑著，他的口氣依然十分無奈的，他搖了搖他的頭，眼神充滿充滿寵溺的看向女孩一眼，然後他轉頭，回答著他的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說「Achi HaGadol ，事情是這樣的。終於有一次，真的是好不容易！我一個人偷偷的跑出去，買了一件很漂亮的『深棕色外套』，上面還有保暖用的『可折卸』的霧面黑色的毛毛的衣領。我非常高興，一路奔跑回家，開開心心的把那件外套，送給我的女孩。結果，我的女孩竟然對我說『My Love，我是覺得這件外套真的很漂亮，可是，這不是霧面黑色的呢！』！Achi HaGadol，你不知道，我當下整個人，真的是無言以對。」
男孩，依然滿臉的苦笑著，他的口氣依然十分無奈的，他搖了搖他的頭，眼神充滿充滿寵溺的看向女孩一眼，然後他轉頭，回答著他的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男孩說「Achi HaGadol ，事情是這樣的。『我所深愛的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跟我強調，她說除了『霧面黑色』，什麼顏色，她都完全不穿！『我所深愛的女孩』說，除了『霧面黑色』之外的『任何顏色』，穿在她的身上，她的『氣場』，就會不穩定。雖

然，我不喜歡十分明白，『我所深愛的女孩』所說的『氣場』是什麼。但是，就『我所深愛的女孩』，她的那個個性，她要是『決定了什麼事情』，十頭牛來，都拉不動她！」
男孩無奈的看了女孩一眼。
女孩則是對男孩，吐了一個舌頭。
男孩與女孩，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沒有說話，只是雙手抱胸，十分無奈的看看男孩，再看看女孩，然後，他用十分無奈的表情，嘆了一口氣。
當晚，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回到那個，男孩為他們租的 Airbnb 休息後。
男孩，用他的雙手，緊緊的將女孩抱在懷裡，他語氣調皮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拿妳如何是好！？網購買衣服給妳。妳打開看了一眼，包裝都沒有拆開，就『直接拿去退貨』了！我好不容易，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把妳『拐出門』了。妳竟然只願意買『一杯可樂』！妳的那些衣服，真的都已經很多年了！算我求求妳了！妳就行行好吧！我帶妳去買一些新的衣服，不然別人真的都以為『我在虐待妳』！」
女孩抬著頭，她緊緊的抱著她深愛的男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臉上，燦爛的笑著，她語氣溫柔，卻帶著調皮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我的決定是這樣，我要每天都穿的『破破爛爛的』，然後趴在你面前的地上，用楚楚可憐的眼神一直看著你，這樣一來的話，你就會煮飯給我吃，還有可能會『捐錢給我』！所以，我才不要買什麼『新衣服』，這樣一來的話，我的『計謀』，就不能夠使用了！我這個算盤，可是打了很久！」
男孩看著女孩，無奈的翻了一個白眼。
女孩則是開始抓著男孩，擺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她口中不斷的念念有詞，她說「啊！這位好心的先生！請您行行好吧！請問您願意買『一盒火柴』嗎？」
男孩與女孩，終於同時打鬧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第二日早晨，依然是，街道尚未擁擠，光與靜默並行，聖殿之門初啟，晨禱剛落，神，還站在門後未離。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再次將男孩與女孩租屋處的門鈴按響。
男孩，依舊滿臉微笑的，替他們兩個人，打開了門。
女孩，依然在廚房忙碌著，為大家準備早餐。
他們四個人，愉快的用完了早餐。
男孩，與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

頭，那位最早學會沈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同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聊天。
女孩，依舊把握時間，趕快梳洗化妝。
接著，男孩駕車，帶著大家，去了那個城市，最大，最美麗 ，充滿了風車的城鎮。他們四個人，在車上的座位依舊。
路程上，他們三個人依舊使用著，女孩不明白的語言，聊著天。
女孩雖然聽不懂，但是，她依然覺得很開心。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仍舊會，時不時的，回頭，他微笑著，看一下女孩。並對著女孩眨一下他的右眼。女孩，始終覺得疑惑，但是，她依舊沒有多問，她只是滿臉微笑的回應。
他們四個人抵達了，那個美到無法用任何語言形容，充滿古老風車的城鎮。
他們四個人，他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參觀那個充滿古老風車著名的城鎮。
女孩，十分開心的，不斷的為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女孩為他們，紀錄下每一個美麗的瞬間。
他們四個人，短暫的一同步行了，一堆距離後。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還有和男孩與女孩，她們兩組人，各自分開的，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女孩原本拉著男孩，她想參觀，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光與風。風車總在轉，雲影像是記憶，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那特殊的『木頭鞋子』的製作方式。
當日，遊客眾多，男孩站在女孩身後，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站在人群中。
突然，女孩回頭看向男孩。
女孩所深愛的的男孩，像是一棟『摩天大樓』一樣，在人群中十分突出。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的右手上，拿著女孩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不習慣擠進人群之中，他將他的雙手，舉的高高的，他的右手上，拿著女孩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他怕人群的擁擠，會將女孩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潑灑在無辜的人群身上。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的右手上，拿著女孩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他的笑容十分僵硬，但是，他不不忍心打斷，一心想要欣

賞歷史所留下的回憶的女孩。
突然，女孩一把抓住，正在『手足無措』男孩。
女孩，抓住男孩的左手臂。
女孩將男孩，直接逆向參觀路線的拉出了，那一棟參觀木頭鞋子製作的屋子。
女孩拉著男孩，徑直走入了遊客入口處，不遠的一間咖啡廳。
女孩，伸出她的右手，指著一張椅子，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先坐下來。我要『檢查』你剛剛替我拿著的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根據有效線民的資訊提供，我高度的懷疑，你剛剛在那個參觀『木頭鞋子製作的屋子』裡，因為人潮擁擠，所以你在我背後『偷喝我的可樂』！」
女孩從男孩手中，搶過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女孩低頭看了一眼，那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女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這下子發生大事了！我的冰塊全部都融掉了，我真的太難過了！我看這樣吧，剛剛你在人群之中，我有看到幾個女孩，對你露出了『十分覬覦』的眼神。而且我看你被擠在人群之中，那個手足無措的臉，有一點『太帥了』！這個事情不能夠再發生了！要是『我自己的男孩』，在人群之中，被哪一個女孩，伸手偷摸了一下，那我不是就虧大了！這個真的太嚴重了！」
女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的可口可樂，冰塊都融化了，剛剛我的男孩在人群之中，又被好幾個女孩們，一直，一直，一直盯著看！我都不知道那些女孩們，到底是覬覦『這杯可樂』還是覬覦『我的男孩』？！反正你本來就對擁擠的人群，感到不舒服。不然這樣吧！你打個電話，跟 Achi HaGadol 他們說一下，讓他們兩個人，自己慢慢逛，不趕時間。」
女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開始帶著戲劇般的哭腔，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你打個電話，跟 Achi HaGadol 他們說一下，讓他們兩個人，自己慢慢逛，不趕時間。我要在這裡，為我那杯原本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那些融化的冰塊們哭泣，我…我…我可憐的冰塊啊！My Love，你說看看！你說看看！那些冰塊，怎麼就自己融化了呢！嗚嗚嗚…你走！你去抽煙！你不要管我！」
男孩十分無奈，他滿臉寵溺的看著他面前，已經『哭倒』在桌上的女孩。
男孩十分無奈的，看著『他自己所深愛的女孩』，他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片刻後。

男孩端來了兩杯咖啡，和幾片餅乾，放在女孩面前。
然後，男孩滿臉無奈的，坐在了女孩的對面。
男孩，深呼吸了一口氣，他喝了幾口咖啡。
男孩，口氣十分無奈，他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慢慢的，遞給了女孩一杯咖啡，他臉上露出了無法隱藏的笑容，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妳跟妳那些『融化的冰塊們』談的『還好嗎』？我真的是服了妳了！我買了幾塊『很甜的餅乾』，妳還是拿去補補妳的那些“Sweet Tooth”！妳要不要乾脆『嫁給』可口可樂？！」
女孩，眼神閃爍著光芒，雙眼睜大的看著男孩，她依然是十分戲劇化的口吻，回答著男孩，她說「My Love，你的意思是說，如果可口可樂跟我『求婚』，我可以『嫁給』可口可樂嗎？？」
男孩，口氣十分無奈，他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慢慢的，伸出了他的右手，輕輕的拍了一下女孩的頭，他臉上露出了無法隱藏的笑容，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當然是『不行』啊！妳要不要自己聽看看妳自己在說什麼？！妳要嫁給『誰』？！妳要嫁給『可口可樂』？！不行！我不答應！！」
女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開始帶著戲劇般的哭腔，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既然…既然…既然我不能『嫁給可口可樂』，我的心都碎了！我要去洗手間，把我的淚痕擦乾淨！」
女孩依舊十分戲劇化的，慢慢的起身，她踩著『京劇的步伐』去了洗手間。
當女孩，離開洗手間時。
男孩，正獨自站在咖啡廳外，他的左手拿著一根煙。他的右手則是拿著手機忙碌著，他依然使用最大的努力，扛著他與女孩的生活。
片刻之後。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替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也來到了那個咖啡廳。
男孩，依然正獨自站在咖啡廳外，他的左手拿著一根煙。他的右手則是拿著手機忙碌著，他依然使用最大的努力，扛著他與女孩的生活。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咖啡廳內的椅子上。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一看見男孩，立刻徑直走到男孩面前，舉起他的右手，並伸出他的食指，指著比他高大許多的男孩，開始嚴厲的，訓誡起男孩，並要求男孩，立刻將手機收起。那個距離，是遙遠的。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男孩的表情，是委屈的，但是，他沒有說話。
女孩，再一次，突然被那個，像『蓋子一般』的能量罩住了。
女孩看了一下，四下無人，她再一次，伸出她的右手，偷偷的，用力

的掐了一下，那個『蓋子一般的能量』。那個能量，依然是，像果凍一樣柔軟，彈性，卻略帶堅硬的觸感。
女孩笑了，她看著那個『蓋子一般』的能量，她對著那個，奇怪的像『蓋子一般』的能量說，她說「我決定了！這個『蓋子一般』的能量，就叫『水母』吧！」
前往下一個景點的路上。
在車上，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依然想要訓誡男孩。他的表情，是嚴厲的。
男孩的表情，依舊是，十分委屈的，但是，他依舊，沒有說話。
女孩，突然開口，她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她依然是語帶哭腔的和他說，她說「榮耀之門外，沈默守望的的兄長，你誤會男孩了！是我剛剛發現，旁邊有許多女孩們，眼神閃爍著光芒，她們覬覦著『我的男孩』，所以，我只好把我的男孩，抓到咖啡廳『先藏起來』，然後我那原本裝滿冰塊的可口可樂，那些冰塊…那些冰塊…那些冰塊…它們融化了…嗚嗚嗚…」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眼神中充滿了無奈，他語氣溫柔的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妳『又』來了！不就是男孩不喜歡擠在人群裡面。我真的是服了妳了！對了！關於『妳要嫁給可口可樂』這件事，我們三個，全部都『不同意』！妳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男孩回頭看了一眼，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與女孩，看著彼此笑了。
男孩駕著車，帶著全部的人，他們同時一起，前往下一個景點。
他們四個人，他們同時一起，出發前往那個城市，最美麗，以充滿『歷史記憶的古老漁船』，而聞名的城鎮。
他們四個人，在車上的座位依舊。
路程上，他們三個人，依舊使用，女孩不明白的語言聊著天。
女孩，雖然聽不懂，但是，她依然覺得很開心。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依然是會時不時的，回頭，他微笑著，看一下女孩。並且對著女孩眨一下他的右眼。
女孩，依然始終疑惑，但是，她依舊沒有多問，只是回以滿臉的微笑。
他們四個人抵達了，那個美到無法用任何語言形容，充滿『歷史記憶的古老漁船』的城鎮。
他們四個人，他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參觀那個著名的城鎮。
女孩，依舊十分開心的，不斷為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

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女孩為他們，紀錄下每一個美麗的瞬間。
他們四個人，短暫的一同步行了，一堆距離後。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替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還有男孩與女孩，他們兩組人，各自分開的，在那個充滿『歷史記憶的古老漁船』的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女孩，正對著一個充滿歷史痕跡的櫥窗，全神貫注的，她看著一個，與她的頭一般大的，霧面黑色時鐘。
那個時鐘，沒有數字。
只有霧面黑色的粗線，作為刻度。指針也是霧面黑色的，繞行在，那未命名的時間裡。
女孩，看著那個標價著『三百歐元』的時鐘，她非常的喜歡。
突然，男孩不知道從那裡冒出來，他站到女孩左側。
男孩俯下身，跟女孩一起，全神貫注的，看著那個，與女孩的頭一般大的，霧面黑色時鐘。
男孩，滿臉寵溺的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的語氣十分認真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妳是不是很喜歡這個『跟妳的頭一般大的霧面黑色的時鐘』？」
女孩尚未回答。
男孩，滿臉寵溺的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的語氣十分認真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妳是不是很喜歡這個『跟妳的頭一般大的霧面黑色的時鐘』？那我去把這個『霧面黑色的時鐘』買下來，然後『送給妳』當作今年的『生日禮物』？」
女孩，瞬間露出驚嚇的表情，她語氣十分驚嚇，卻帶著調皮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你要送我『時鐘』？？？這個問題很嚴重啊！你要給我『送終』啊！你這個『生日禮物』的『目的性』，也『太明確了』了吧？是我煮的飯，不合你的口味嗎？就算你不喜歡吃，你可以直接說啊！」
男孩則是一臉震驚的，呆呆的站在原地。
女孩向男孩解釋著，在她的文化中，送別人『時鐘』，是一件十分禁忌的『詛咒』。
男孩聽完了女孩的解釋後，依然是一臉震驚的，站在原地。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她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的語氣帶著調皮，她開始帶著戲劇般的哭腔，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既然…既然…既然…你不喜歡吃我煮的飯，還想要給我『送終』，這個事情真的太嚴重了！那我覺得，我還是『嫁給可口可樂』吧！至少，嫁給可口可樂只會『變胖』。嗚嗚嗚…」

女孩話音未落，她再一次的踩著『京劇的步伐』，筆直的朝著一間商店，飛奔而去，她要去買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給自己『療癒一下』。
男孩滿臉無奈的，跟在女孩身後。
男孩，開始和女孩起了一些爭執。
自從，男孩與女孩相遇以來，他們總是爭執不斷。
男孩與女孩，越吵越劇烈。
天空同時，開始漸漸的下起雨來。
自從，男孩與女孩相遇以來，他們總是時常爭吵。
當下，女孩孩對男孩，說了一些很重的話。
女孩，感受到，來自靈魂的破碎。
於是，女孩獨自一個人，帶著自己的包包，大步，大步，大步的走到了，海岸邊一個原木的長椅。她只是將包包，放在自己的左側。
然後，女孩憤怒的，抬著她的頭，惡狠狠的，看著綿綿細雨的天空。
一刻鐘後。
男孩氣喘吁吁的，找到了女孩。
女孩再次對男孩，說了一些很重的話。
女孩，感受到，來自靈魂的破碎。
於是，女孩獨自個一人，帶著自己的包包，大步大步，大步的走回了，車子停放的位置，那是一片堅硬的灰色石頭地板。
但是，女孩沒有車子的鑰匙，她獨自一個人，坐那石頭地板上，將汽車那巨大的輪胎，當成靠背。
女孩的雙手，抱著自己的膝蓋，並將包包，放在左側的灰色石頭地板上。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一直，一直，一直哭泣。
隨著女孩哭的越心碎，天空的雨，也逐漸變大。
女孩沒有閃躲，她只是抬起頭，惡狠狠的看著，那片突如其來的烏雲，她惡狠狠的看著，雨水落下的方式。
不知道過了多久後。
男孩的眼角，帶著淚光，他沒有看女孩，他只是打開了車門，徑直坐回，他的駕駛座，並將門帶上。
片刻後。
女孩擦乾眼淚，慢慢的起身，輕輕的打開男孩後座的門。但是，車門是是上鎖的。
女孩，沒有說話，她抬起頭，再次惡狠狠的看著天空，然後，她轉身去了洗手間。
女孩再次返回車子時。
女孩再次嘗試，打開男孩後座的車門，這次門是開的。
男孩，依然眼帶淚光的，回頭看了女孩一眼。
女孩，沒有說話，她只是眼帶淚光的，慢慢的，坐上她的位子，然

後，將門輕輕帶上，她抬著頭，惡狠狠的看著天空。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靜默了，足夠讓咖啡從熱變冷，再從苦變澀。足夠讓一條街上所有店家的燈，亮起又關上的時間。
直到，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替與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也返回了車子停放的位置。
這次，他們兩個人，徑直走回車上。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非常用力的，關上了，他的車門。
然後，車子尚未發動。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立即非常嚴厲的，看向男孩，他舉起他的右手，並伸出他的食指，惡狠狠指著男孩，比前幾次更嚴厲的，訓誡男孩。他的口氣，是十分嚴厲帶著顫抖的。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的表情，是十分委屈的，但是，他沒有說話。
女孩，突然開口，她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她依然是語帶哭腔，她用『京劇』的肢體語言，誇張的直接趴在了自己的座椅，女孩緩緩的，抬起她的頭，女孩和他說，她說「榮耀之門外，沈默守望的的兄長，你誤會男孩了！是我剛剛發現…我發現…發現…男孩…他…他…他不喜歡吃我為他烹飪的食物。男孩不直接說也就算了，但是，他…他…他…竟然想要給我『送終』！『送終』也就算了！那個鐘『三百歐元』，那麼貴！嗚嗚嗚…我還是…嗚嗚嗚…」
女孩的話音未落。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眼神中充滿了無奈，他語氣溫柔的跟女孩說，他說「女孩，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妳『又』來了！不就是『文化差異』的問題！我真的是服了妳了！對了！妳剛剛，應該不是又想講那個，關於『妳要嫁給可口可樂』這件事吧？！我『再』跟妳說一次！！！我們三個，全部都『不同意』！妳最好是直接死了這條心吧！」
男孩回頭看了一眼，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與女孩，看著彼此笑了。
傍晚。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回到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依舊在為大家烹飪晚餐。
女孩，依舊沒有慌張。
女孩，依舊站到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右側身邊。

他們兩個人，依舊肩並肩的站著，一起討論著，食材烹飪的方式，與香料的使用。
他們兩個人，依舊同時一起在廚房，有說有笑。
男孩依舊是，在餐桌上，和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使用女孩不懂的語言，開心的聊著天。
那日的晚餐，依然是美味的魚，搭配不同的美味醬汁。
他們四個人，依然坐在了，相同的位子上。
當食物準備完成，眾人就坐後。
他們四個人，一同開始用餐。
他們四個人，依然是坐在了，相同的位子上。
女孩，吃的很開心。
女孩，本就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她總是可以非常輕鬆的，剔除魚骨，若是吃進了魚骨，她便會直接用牙齒嚼碎，她很喜歡吃魚。
男孩再次，將一大塊魚肉，偷偷的，放在了女孩的盤中，女孩，看了一眼男孩，她再次翻了一個白眼。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卻帶著十分孩子氣的撒嬌，他扭來扭去的，像個孩子撒嬌一樣，他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妳能不能我剔除魚刺？拜託嘛，我會親妳二十下！妳還記得我上次跟你說的那個，我被魚骨卡住，一直流血的『恐怖故事』吧？好啦！好啦！拜託啦！不然我今天，親妳『三十下』！？」
男孩再次，用他的整個頭，在女孩的懷裡，扭來扭去的，跟一個撒嬌的孩子一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翻了一個無奈的白眼，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好啦！好啦！好啦！你到底是不是蟲子？每一次都只會，一直扭來扭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yala, yala, 回去坐好！我幫你把魚刺挑出來！但是你等一下要親我『三十下』！不是『二十下』！不可以賴賬！」
男孩滿臉開心的笑著，他對著女孩，點了一下他的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女孩，開始仔細的，將細小的魚骨剔除，分次輕輕的，放回男孩的盤中。
直到，女孩將第三塊魚肉，剔除魚刺，輕輕的，放回男孩盤中後。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雙手抱胸，眼神無奈的，看著男孩，再看看女孩，他滿臉無奈的，對著女孩說，他說「女孩，妳怎麼每次都這樣！妳這樣一直寵著男孩，妳自己會很辛苦的！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妳『又』來了！男孩都被妳寵壞了！妳這個，根本已經不是『慣犯』的程度！我真的是找不到一個形容詞，可以形容『妳寵男

孩的程度』 ！」
女孩，滿臉溫暖的笑著，她眼神溫暖卻堅定的，語氣十分調皮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回答他，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不用擔心，就像我上次跟你說的一樣，在我的母語裡面，有一種說法，我們說『自己的男孩，要自己寵，要很努力的寵，直到把他徹底的“寵壞”，這樣的話，他要是跑出去路上，完全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接手，這個“燙手山芋”。這樣一來，我自己的男孩，他就跑不掉了』 ！Achi Hagadol，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看看！男孩現在這個樣子，純純的就是一個『燙手山芋』，對吧？！我要是把男孩放回家，你們所有人，搞不好都沒有人敢接的『燙手山芋』 ！所以，我的這個『計劃』十分的『成功』啊！哈哈哈哈哈哈！」
男孩看著女孩，笑的像一個，剛剛終於買到了，最喜歡的玩具的孩子。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無奈的笑著，他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可是要『再』提醒妳一次！妳這個已經是，很嚴重的『累犯』了！而且妳這個根本是『連續沒有間斷的累犯』 ！我真的是找不到一個形容詞，可以形容『妳寵男孩的程度』 ！！我真的是沒有想過，我的人生，竟然有一天，可以坐在餐桌上，感受到一種『快被逼瘋』，而且還『沒辦法拒絕』的感覺！妳的這個說法，我真的很難找到一個『破綻』去反駁妳，但是，我光看著我就覺得『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再』跟妳說一次！我真的『很認真的再跟妳說一次』 ！妳仔細聽好了！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整個家族』，是『真的』『真的』『真的』 ！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連連點頭。
而男孩，則是，一邊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一邊慢慢的，吃著那些女孩為他，已經剔除魚骨的魚肉。
在用晚餐的過程中。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笑的非常溫暖，口氣非常溫暖的，對男孩說，他說「男孩，我覺得『這個女孩』非常不錯！這個女孩，將你照顧的非常好。用我們的文化說，你必須感激『她所侍奉你的』一切。就如同『安息日的禱告』一樣，我們，首先需要感激與祝福的，是在我們的身邊，照顧我們生活起居，讓你沒有後顧之憂的『女人』 ！」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笑的非常溫暖，口氣非常溫暖的，繼續對男孩說，他說「男孩，比起你『上一位』，來自南方一座盛產香料與蓮花的國，寺塔如雨林般林立，神明與猴子共舞，微笑，成為那裡的語言。

那是一個日光始終潮濕的地方，舊王仍在金殿之上眺望萬民，那位
『我從未認可』。並且，你當時也從未『告知家中』的『前任妻子』。
我更加的『認同』，而且，『真心的接納』，我面前的『這位女孩』！即
使，你們兩個人，在年紀上，有很大的差距。」然後，他要求男孩，
當下翻譯給女孩，讓女孩理解。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女孩，他將那些話語，翻譯給女孩。
女孩，聽完的當下，瞬間漲紅了臉，她的雙眼，睜的非常大！她首
先，認真的看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
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笑了。她，笑了。她向他鞠了
一個躬，她跟他說，她說「Toda.」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
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
女子，還有男孩，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女孩，他們三個人，
同時一起笑了，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然後，女孩轉向男孩，她語帶羞愧，小心翼翼的，壓低聲音的問男
孩，她問「My Love，為什麼你的這位，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
長，能夠『認同我』呢？我們兩個人之間，並沒有任何的『契約』，保
障我們兩個人的關係。而且，你也說過很多次，你並沒有跟我『結
婚』的意願。所以，在這塊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法律』上，我們
兩個人，只是『Partnership』而已。」
女孩，依然語帶羞愧，小心翼翼的，繼續壓低聲音的問男孩，她問
「My Love，那麼為什麼，你的這位，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
能夠『認同我』？而卻不認同，你『上一位』，來自南方一座盛產香料
與蓮花的國，寺塔如雨林般林立，神明與猴子共舞，微笑，成為那裡
的語言。那是一個日光始終潮濕的地方，舊王仍在金殿之上眺望萬民
的『合法』的『妻子』呢？」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的語氣帶著調皮，他笑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他語氣親暱的，在女孩的左耳邊，回答女
孩，他說「My Girl，嘿嘿嘿！妳難道不知道，在這塊流亡與神恩交界
之地的『法律』上，我們兩個人，只是『Partnership』，但是，對於這
個『國家』的律法而言，『Partnership』跟『婚約』，雙方的伴侶，在
『法律』的『權益』是一樣的！妳自己看看！我剛剛才因為，我的
『前任妻子』，都沒有『見過』我的任何一個家人，那幾年跟家裡弄的
不是很高興！這種『蠢事』，我才不會『再幹一次』！妳看看！妳看
看！妳自己看看！妳剛剛『第一關』不就通過了！嘿嘿嘿！還有『下
一關』在等妳喔！」
女孩，愣住了。
女孩正在思考著，自己到底是不是『上了賊船』。
用餐完畢後。
在女孩轉身，將碗盤拿去清洗的時候。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對男孩說「男孩，你等一下再跟我們聊天！你先去幫忙女孩收拾餐具！」
男孩正準備起身。
女孩再次直接轉身，將男孩狠狠的按回了椅子上。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溫暖的笑著，她眼神溫暖卻堅定的，看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女孩回答他，她說「榮耀之門外，沉默守望的兄長。請你不用擔心。還是讓男孩在椅子上，老老實實的跟你們一起聊天吧！你還記得上一次，我跟你說的那個故事，那個曾經有一次，我的男孩幫我收拾碗筷的時候，一邊忙著工作的重要電話，他看都沒看一眼，打破了盤子就算了，還割傷了手。我還得每天幫他的傷口，清潔消毒，還有換藥！你們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我自己的這個男孩，我還是了解的。他要是再割傷他的手，那我還是要將我那一整套的手術器械，從櫃子裡面翻出來，那可就太麻煩了！我光是回想起來，我自己都覺得太麻煩了！」
女孩，再次從冰箱拿了一瓶啤酒，她右手將啤酒直接打開，輕輕的，放在了男孩面前的桌面上，她的左手，則是按著男孩的右側肩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再次雙手抱胸，翻了一個白眼的，看著男孩，再看看女孩，他滿臉無奈的，對著女孩說，他說「女孩，妳這樣一直寵著男孩，妳自己會很辛苦的！妳看看！妳看看！妳自己看看！妳『又』來了！男孩都被妳寵壞了！我真的，真的，真的覺得自己好像接近『快要發瘋』，但是，卻『沒有理由發瘋』的狀態！我的人生竟然有一天，會輸給一個『小女孩』的『謬論』！」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無奈的笑著，他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可是要『再』！是『再』提醒妳一次！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把男孩寵成這樣！我們『整個家族』，是『真的』『真的』『真的』！不會接受妳的『退貨申請』的！妳自己寵出來的，妳自己可是要負責到底的！」
女孩滿臉微笑的，連連點頭。
那一晚，是那個應許中古老國度的脈搏，再次跳動，那是這塊地停止流亡，第一次，用自己的名義，點燃燈火的日子。那一日，他們終於，不再只是別人故事裡的註腳，而是，重新寫下標題的那一天。
男孩，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
女孩依舊，幫每個人，準備著茶水。
接著，女孩看了看，沙發已經坐滿了。

於是，女孩沒有想太多，她依舊獨自一人，坐在餐桌旁的木頭椅子上。
女孩，依舊獨自一人，坐在餐桌旁的木頭椅子上。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全神貫注的，觀看著那個『榮耀』，並且『盛大』的慶典。
當那面『榮耀的旗幟』，於風中被緩緩升起，與天空立約時，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唱著那首『榮耀的歌曲』。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隨著旋律，女孩的淚，無聲的落下。
突然，一股炙熱如火的金色，搭配白色比，卻比鑽石更耀眼，略帶銀色絲綢般的光芒。突然，臨在『整個屋子』。那個光芒，依然只有女孩能夠看見。
那一夜，在歌聲與歡慶中，度過了。
第二日早晨，依然是，街道尚未擁擠，光與靜默並行，聖殿之門初啟，晨禱剛落，神，還站在門後未離。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再次將男孩與女孩租屋處的門鈴按響。
男孩，依舊滿臉微笑的，替他們兩個人，打開了門。
女孩，依然在廚房忙碌著，為大家準備早餐。
他們四個人，愉快的用完早餐。
男孩，與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沙發上聊天。
女孩，依舊把握時間，趕快梳洗化妝。
那一日，整座城市，都穿上了橘色的狂想外衣，如同集體走入一場醒著的夢。那是一年中，整個國度，都決定放下身段，喝醉，跳舞，擁抱陌生人，彷彿，在某個古老誕辰的祝福裡，尋找著，誰還記得王與民，共享同一頂帽子的日子。那一日，在那片橘色的浪潮裡，所有的人，走過無人認得的語言與貨幣，每一個笑聲與叫賣聲，彷彿都在說「今天，我們都是王！」
他們四個人，他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參加那個『橘色的盛大的慶典』。
當女孩將自己整理完畢。
女孩與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坐在餐桌旁，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互相的討論著，要去哪裡參加這場慶典。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上網各自搜尋，研究著，並且相互討論著。
男孩，中途參與了一些討論。
接著，男孩，獨自一個人，突然坐到了沙發上，開始與他的手機忙碌

著。
男孩的肩膀上，總是扛著他與女孩生活的『重擔』，而且男孩總是『分分秒秒』的，都非常努力著。
女孩，十分感激男孩的付出。
突然，女孩發現了一個，不錯的行程。
女孩，輕輕的，慢慢的，坐到了男孩身旁的沙發上，她小心翼翼的，將她的手機，拿給男孩看。
女孩，想跟男孩分享，她剛剛發現的行程路線。
就在女孩剛開口，輕聲的，呼喚男孩時。
男孩，突然，站起來，舉起他的右手臂，用他的食指，指著女孩的鼻子。
男孩，對女孩大聲，嚴厲批評咆哮，他說「My Girl，妳害我分心了！我正在使用語言學習軟體！我跟妳一樣，都有 ADHD！妳也知道，我們都有一樣的症狀！我們都沒辦法分心！我們也都沒辦法『一心二用』！」
男孩，時常因為過於專注在『工作上』，而在屋子裡，到處找尋自己的手機，或是眼鏡。
女孩，只是每次都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然後微笑著，放下手上的事情，慢慢的起身，去替男孩，找出他的東西，然後滿臉笑容的，遞給男孩。
有時候，女孩找到東西的速度太快了。
男孩，總是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語氣調皮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妳是不是故意把我的東西『藏起來』？」
女孩，只是每次都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然後溫暖的微笑著，語氣十分調皮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沒錯！我就是要『故意』把你的東西藏起來！不然的話，你一直忙著工作，我也不想打擾你。但是，我又需要一點『你的注意力』。所以，我就只好把你剛剛順手放在桌上的東西『藏起來』。這樣一來的話，你就勢必要『跟我講話』了！怎麼樣？！我的『計劃』是不是很完美？！既不會『打擾你工作』，你又會『跟我講話』！我簡直太聰明了！我都佩服我自己！」
男孩總是會十分無奈的，看著『他自己深愛的女孩』，然後翻一個大大的白眼。
男孩與女孩，就會打鬧在一起。
男孩話音未落。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突然，用他的右手，非常用力的拍了餐桌，他咆哮著，大吼著，男孩的名字。
接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從餐桌椅上，十分用力的起身，座椅摩擦地

板的聲音，清晰的能夠聽見。他快速的站起身，面對著男孩，並且，用他右手的食指，狠狠的指著男孩。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右手的食指，依舊是，狠狠的指著男孩。但是，他卻是先看向坐在沙發上，已經『完全石化』的女孩。他輕聲的，呼喚著女孩，他用女孩聽得懂的語言，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女孩！女孩！妳看著我的眼睛！妳先看著我的眼睛！妳先看著我的眼睛！妳不要聽，男孩說的話！這件事，不是妳的錯！我親眼看見了『整個過程』！是我家『這個男孩』，有很嚴重的問題！我會親自，教訓他！所以，妳先不要怕，好嗎？」
女孩，彷彿靈魂出竅一般，她的淚水，已經不受控制的，無聲的，大滴，大滴，大滴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從她的雙眼一直，一直，一直的滑落。
女孩全身顫抖的，緩緩的，看向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她慢慢的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確認了女孩點頭後，他給了女孩，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微笑，和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點頭。
女孩，再一次突然被那個，像蓋子一般，被她稱作『水母』的能量，罩住了。
女孩，想起來了，那個是她小時候，她也曾經被她的大舅舅，這樣保護過。
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女孩，迅速的起身，大步的跑到房間，開始無聲的大哭，她並不是因為被男孩嚇到而哭，她只是因為太過於思念自己的『大舅舅』，那些他曾經為她『擋風遮雨』的歲月，那些他曾經是她『唯一』的『救贖』的日子，而哭泣的。
客廳中。
是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與男孩的爭吵聲。男孩的聲音，越來越小。男孩的回話，越來越少。那場訓誡，時間，不是短的。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當女孩擦乾眼淚，收拾好情緒，她努力的，帶著微笑，走出房間時。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溫柔的走向女孩，他伸出他的右手，拍了拍女孩的頭，她依舊全身顫抖著。他替女孩整理了，掛在臉上的髮絲。
他像哄孩子一般，努力的用他與女孩共同有限的，國際語言，與女孩溝通，他的臉上，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笑著。他溫暖的看著女孩，語氣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沒事了！我已經『親自』

教訓了，我家的『這個男孩』！他的這個行為真的是非常的錯誤！」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臉上，依然是非常，非常，非常溫柔的笑著，他溫暖的看著女孩，語氣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妳不要害怕，讓我們一起，走入那座城市，穿上了橘色的狂想外衣，如同集體走入一場醒著的夢。那是一年中，整個國度，都決定放下身段，喝醉，跳舞，擁抱陌生人，彷彿，在某個古老誕辰的祝福裡，尋找，誰還記得王與民，共享同一頂帽子的日子。哪一日，在那片橘色的浪潮裡，所有人，走過無人認得的語言與貨幣，每一個笑聲與叫賣聲，彷彿都在說『今天，我們都是王。』的盛大慶典好嗎？」「我們三個，能夠邀請妳，與我們三個一起同行嗎？」
他替女孩，擦去了臉上殘餘的淚水。
女孩，破涕為笑的，緩慢的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則是大步飛快的，奔向女孩。
男孩，緊緊的抱著，他深愛的女孩，他滿臉愧疚，語氣更加愧疚的，和女孩道歉。
女孩抬著頭，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憤怒卻帶著調皮的，告訴男孩，她說「My Love！你麻煩大了！因為你剛剛把我『嚇哭了』，所以，我要『懲罰』你！懲罰的內容是『這個禮拜的衣服都歸你洗』。喔，對了，要晾乾之後，還要折起來，才算完整！」
男孩與女孩，看著對方，他們同時一起笑了。
當日，天氣依舊十分的寒冷。
女孩跑回房間，從她的衣櫃深處，拿出了『四個』，她從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帶來，她珍藏的『小型暖暖包』。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他們從未見過，這種保暖的工具。
女孩，滿臉微笑，她語氣十分溫暖，卻難以掩飾她的興奮，她用像是第一次在美術課上，做了一張卡片的表情，努力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解釋著。
女孩，滿臉微笑，她語氣十分溫暖，卻難以掩飾她的興奮，她用像是第一次在美術課上，做了一張卡片的表情，努力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解釋著，她說「Achi HaGadol，Gisati，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小小的暖暖包』的品牌，是來自那個，曾經將我的祖先，當作數字燒掉之地，將南京變為火海的國度。但是，現在我們彼此之間，都已經和解了。而且，非常的互相幫助。在那一年，我還很小的時候，在

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那是 1999 年 9 月 21 日 凌晨 1 時 47 分，震央位於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接近中央的一個小鎮，那一次的地震，達到了『芮氏規模 7.3』。那一年，日本不是『第一個』抵達的『救援隊』，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完全沒有芥蒂的，同時一起努力著。一直到今天，那場著名的『九二一大地震』，依然是我們所有人，揮之不去的噩夢。」

女孩，滿臉微笑，她語氣十分溫暖，卻難以掩飾她的興奮，她用像是第一次在美術課上，做了一張卡片的表情，努力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解釋著，她說「Achi HaGadol，Gisati，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小小的暖暖包』的品牌，是來自那個，曾經將我的祖先，當作數字燒掉之地，將南京變為火海的國度。但是，現在我們彼此之間，都已經和解了。而且，非常的互相幫助。另外還有一年，那是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的東北方，發生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大海嘯』，那一年，我們這個不知道能不能夠被稱作是一個『國家』的『國家』，我們在那一年，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救援隊』，救援隊中有許多隊員，都是『非常專業的自願者』，那一年，我們這個日出之地的漁船，我們這一個小小的島嶼，我們所有的人民，我所有的人一起，我們大家同時一起，把自己手上『最多的能力』，捐出來給日本。那一年，我們這個日出之地的漁船，我們這一個小小的島嶼，總共捐了『數百萬美金』。而且，不小心我們的『捐款總金額』，竟然還榮登了『全世界第一名』！」

女孩，滿臉微笑，她語氣十分溫暖，卻難以掩飾她的興奮，她用像是第一次在美術課上，做了一張卡片的表情，努力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解釋著，她說「Achi HaGadol，Gisati，事情是這樣的。這個『小小的暖暖包』，這個保暖的小物件，它可以放在口袋裡面，當你覺得冷的時候，它就像一個『小火爐』一樣！而且，它會持續發熱『二十四個小時』。我想說，等一下，我們四個人，步行的走在路上，會路過很多，很多，很多的『運河』。當『風從水面上』吹來的時候，人體的『體感溫度』，會瞬間下降非常多。」

接著，女孩低下視線，降低她的聲音，她語氣有點慚愧的，向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解釋著，她說「Achi HaGadol，Gisati，事情是這樣的。我希望，我剛剛的解釋，沒有冒犯到大家。我知道，每個人對冷熱的感知，是非常主觀的。重點是，我不知道，你們兩個人，是不是會怕冷。但是，如果你們兩個人，願意的話，我希望你們兩個人，能

夠將這個『保暖的小物件』，攜帶在身上。這樣一來，至少可以避免，你們因為『寒風』而『感冒』。」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非常開心的，接受了女孩拿出的暖暖包。
男孩，則是滿臉寵愛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語氣十分調皮的，對女孩說，他說「My Girl ，嘿嘿嘿，妳知道這個『暖暖包』，是要先靠『人體的體溫』先『加熱』的吧。所以，我要把『我的暖暖包』先放在『妳的口袋裡』，我要用『充滿妳的體溫』的暖暖包！」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十分無奈的，帶著難以掩飾的笑容，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可以！可以！可以！我等一下把這個暖暖包『加熱煮滾』了之後，再拿來放在你的『胸口上』，我要拿來『簽名』！」
男孩和女孩，同時打鬧在一起。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的笑容，卻語帶無奈的，他的口中念念有詞，他說「完了！完了！真的完了！我家『這個男孩』，本身就是一個『瘋子』。配上『這個女孩』，也是一個『瘋子』。這兩個人，都是『純純的瘋子』。我的天啊！這個組合，我真的無言以對。但是如果『不是這個組合』，感覺又『更可怕』！我的天啊！」
女孩，調皮看了男孩一眼，她竊笑著，默默的將男孩的那份『暖暖包』，放進了自己的口袋中。
然後，他們四個人，他們同時一起，從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緩緩的步行至人群聚集的市中心。
自從女孩認識男孩之後。
男孩，總是喜歡，走在女孩的左側，並將他的手臂，跨在女孩的肩上。
但是，男孩時常因為同時忙錄著，沒有察覺，女孩腳下的路，介於人行道高起與地面落差的位置。
男孩的肩膀上，始終都扛著他與女孩生活的重擔。
女孩則是每一次，都語帶調皮，語氣十分浮誇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你又麻煩大了！我剛剛差點摔倒了！我知道了！這其實是你的一個『甜蜜的計劃』！你打算是讓我扭到腳，這樣一來的話，我就可以一直躺在床上，當然是躺在你的那一側，然後你要把食物送到床邊給我吃！你直接說就好了！這種天大的好事，我一定會答應你的！」
男孩原先帶著虧欠的臉，立刻露出了十分無奈的笑容，他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
男孩與女孩，同時打鬧在一起。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緩緩的步行到了人群聚集的市中心。

男孩，始終緊緊的牽著女孩的手。
女孩很開心。
路程上。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告訴女孩，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人生中，應該沒有多少人，有資格吼我。若是真的有，也只有，我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有這個資格。」
女孩，滿臉微笑的，她語氣調皮的，她回應男孩，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照你這個說法，那我覺得，我要好好的跟 Achi Hagadol 請教一下，怎麼才能把你『收的服服貼貼』的才好！」
男孩與女孩，同時打鬧在一起。
男孩與女孩，他們緊緊的，牽著彼此的手，他們兩個人路過了一個，位於路中間，銀色的『巨大的路障』。那個路障的上方，有三圈綠色的圓圈，做為裝飾。
女孩，沒有多想，她只是本能的，直接繞過了那個巨大的路障。
突然，男孩用力的用他牽著女孩的右手，將女孩的左手拉高，讓女孩停下，他語氣十分認真，口氣略帶嚴厲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後退，後退，再後退。然後，從『跟我一樣的方向』，走過那個巨大的路障！Yala, Yala！趕快！趕快！趕快！」
女孩很疑惑。
男孩，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他語氣十分認真的，他將女孩的手，牽的更緊了，他和女孩說，他說「My Girl ，事情是這樣的。如果，我們兩個人，從路障的『兩側』，分別繞過，那就代表『路障』會把『我們兩個人』切開的。這樣會招來不幸，我們兩個人會『分離』。」
那一瞬間，女孩的心，真的，真的，真的很溫暖，她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她的男孩。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雙手插在口袋中，他慢慢的轉身，他看著這一切。然後，他嘆了一口長長的氣，並搖了搖頭。他轉身，繼續行走。
男孩看向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男孩，剛剛開口，他想要說些什麼。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沒有回頭，只是將他的右手臂，舉的高高的，用他的背影，和男孩揮了揮手。
男孩，一臉不解的看著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的背影。
男孩與女孩，面面相覷，他們兩個人，都不理解。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在路上逛著。
街上的人們，各自狂歡著。

他們四個人，每一個人，也為自己購買了，『橘色的帽子』和『橘色的花圈』。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融入在人群中。
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玩的非常開心。
突然，一陣烏雲飄來，蓋住了原本耀眼的陽光，一陣寒風，直直的，向他們四個人吹來。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以及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還有女孩。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從各自的口袋，拿出了，女孩為他們準備的『暖暖包』，放在他們各自的手中，不斷，不斷，不斷的搓著取暖。
男孩，楚楚可憐的，看了一眼女孩。
女孩慢慢的，從她的另一個口袋，拿出一個，已經『十分溫熱』的暖暖包，遞給男孩。
男孩正要伸手接過。
女孩，滿臉微笑的，她語氣調皮的，她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我剛剛跟你說過的，這個暖暖包，我是要用來『在你的胸口』上『簽名』的！看在現在『很冷』的份上，我先放過你，不過你這個『楚楚可憐』的樣子，我可是要『拍照存證』的！」
接著，女孩拿出了她的手機，對男孩拍了幾張照片。
女孩，平時使用的是白色的 iPhone 12 Pro Max，手機殼是『CASETiCFY』配有 MegSafe 的功能，黑色的邊框，手機殼背後的圖案是一張『百元美金』的圖案，這個手機殼，是女孩認識男孩之前，就開始使用的。
女孩的手機相片，都是『Live Photos 』。
因為，女孩覺得，照片裡面那些『細微的動態』，比『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更加的珍貴』。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再次抬頭，他看著男孩與女孩，他滿臉無奈的笑著。
當他們四個人，同時一起，走到了那個城市的，鐵道交會之處。
女孩，正準備幫他們三個，拍下那個美麗的瞬間。
突然，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溫暖的微笑，他語氣十分溫暖的，對女孩說，他說「女孩，請問，妳願意，加入『我們三個人』，讓『我們四個人』，一起拍一張『全家福』的合照嗎？」
女孩，愣了一下。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滿臉溫暖的微笑，他語氣十分溫暖的，繼續對女孩說，他說「女孩，過去的這幾日，我發現一件事，我發現妳都會

『刻意的』，閃避各種的鏡頭。我能夠理解。但是，我能夠邀請妳，加入『我們三個人』，讓『我們四個人』，一起拍一張『全家福』的合照嗎？」
女孩，瞬間漲紅了臉，她慢慢的，走到鏡頭最邊邊的位置。
男孩趁機拿走了女孩的手機。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則是輕輕的，在女孩低頭沉思的時候，他悄悄的，挪動著眾人的步伐。
當男孩用他長長的左手臂，拿起了『女孩的相機』，按下快門的時候。
男孩拍下了『五張』，Live Photos。
女孩竟然站在『正中間』，男孩在女孩的左側，他笑的非常頑皮，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在女孩的右側肩膀後方，他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她在女孩的右側，她也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
女孩，非常的吃驚。
女孩的臉，再次漲的通紅。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滿臉微笑著，看著女孩。
那是女孩一生中，『最珍貴』的一組 Live Photos。
那一日的風很大，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原本帶著一頂帽子，和一副墨鏡，在第二張照片之後，他突然之間，用他的右手，同時取下了他的帽子，還有墨鏡，然後對著鏡頭，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笑了。
女孩，十分珍愛那些 Live Photos ，但是，她不敢將照片，設定成自己的手機的桌布。
但是，每當女孩難過的時候，她都會將那組 Live Photos 打開來，反反覆覆的，一直，一直，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看著。
女孩，不知道自己在找尋什麼。
但是，在那組 Live Photos 中，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他的笑容。溫暖的不可思議，溫暖的就像是，超越女孩對『整個宇宙』的理解。在那組 Live Photos 中，他的笑容，總是能給女孩，帶來一點力量。
但是，女孩不確定『那種力量』，應該要歸類在『哪一個維度』或是『哪一種類別』。
女孩只知道，那是她看過，『最溫暖的力量』。

LA FACETTE
Western bistro Wine bar
DOMAINES
LAFITE
R
DE ROTHSCHILD
Meitu

▲第玖章

《來自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拜訪》

在那一趟旅程的，兩年之後。
依舊是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
男孩駕著車，帶著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再一次的，前往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上。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在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之中。
在男孩出發之前。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男孩，拿出他的手機，他打開了一張相片，是那一面，象徵著男孩的『家族榮耀』帳幔的照片，他小心翼翼的，拿給了女孩看。
男孩告知女孩，他將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他們將會，再一次的，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並且，男孩，將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在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內，親手的掛上，那一面，象徵家族榮耀的帳幔。
與男孩，還有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同前往的，還有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
男孩的那位朋友，將會與男孩，還有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他們三個人，將會同時一起，一同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他們三個人，相約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前一個『傍晚』。
男孩，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出發。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

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他，從玻璃穹頂下的國度，出發。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新舊交錯的地中海門戶，在陽光與霓虹下，跳舞的都市。那座以色列的心跳，永遠在夜裡加速。那座靠著地中海浪的聲音，呼吸的城市。沙灘，白牆，腳印與夕陽的舞台。那座赤腳，就能走到的自由。那座海風，吹散古老陰影的地方，出發。
他們個三個人，相約在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
他們個三個人，相約在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會合。
然後，在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的城市。
男孩，租了一輛，深色，高高的休旅車。
男孩駕著車，帶著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以及他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他是，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前一個『傍晚』。
從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的城市。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一同出發，前往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

他們三個人，在那個，對逝者紀念的日子，的前一晚。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抵達了那座，失落卻仍靜坐於小鎮深處，等待有人記起它的名字。那裡，曾有東歐的王子與律法之聲並存，如今，只剩牆角那句濕透的碑文，還能辨識出模糊的的名字之地。
那城市的名，在一種語言裡，有洞的意思，在另一種語言裡，被人遺忘。
男孩，在他那，承載著男孩榮耀的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駕車五分鐘的地方，租了一間 Airbnb 。
那一面，美麗的帳幔上面，用了美麗的金線，用美麗的字體，整齊的繡上了，所有男孩榮耀的家人們。
那一面『帳幔上面』，是『他們的名字』，同時，也是『他們的隱私』，同時，也是『我的家人』的隱私。
那一面『帳幔上面』的『所有名字』，屬於『活著的家人』，而且『他們全部』，都不是『你們各位』，的『研究樣本』，更不是『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也就是說，如果『你們各位』公開『這些資料』，或者是將『他們的名字』，無論『公開』或是『私下』，『拿來討論』，那就等同於是，『你們各位』，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將『我的家人』，使用『你們各位』的『手』，『親手』的『推上斷頭台』。
『他們』是『我的家人』，『他們的名字』，不是用來，給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互相『拿來討論』的。
對此一事，作者『本人』，也就是『我』，將會『永恆』保留，對『資料公開程度』的『最大權限』。
也就是說，作者『本人』，對於『我的家人』，永遠都只會，公開『最少的資料』。
所以即使，『你們各位』能夠『找到』，或是當時在場『拍到了』，『那一面帳幔』，還有那一面帳幔上的『所有名字』，還有那一面『帳幔的照片』，還有那一面帳幔上的『資料』，還有『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地點』，還有『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名字』，甚至是『本書中』所提及的『所有墓碑』，包含了『所有墓碑』的『墓碑上的所有每一個字的銘文』。這些『全部的資料』，以及『全部的內容』，也依然是，只屬於『我的家人』。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並不代表，『你們各位』，『有權利』將，這些資料『公開』。
這是『界線』，不是『討論』。
而且，這是『永恆』的『界線』。
等到『你們各位』，膽敢把『自己的名字』，還有『自己家族所有人的名字』，還有『你們各位自己的照片』，還有『你們各位自己家族所有

人的照片』，直接貼到大街上，讓大家『指指點點』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我的家人』的『所有的名字』，與『所有的照片』，還有『所有的資料』，甚至是『所有的墓碑』，包含了『所有的墓碑』的『墓碑上的所有每一個字的銘文』，包含了『你們各位』翻出來的『我的家人』的『所有的族譜』。『全部』都『不是』，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們各位』，的『戰利品』。
『你們各位』能夠『找到』，還必須要，有『膽量』去『守住』。
如果『你們各位』，對於以上的『通知訊息』，還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唯一洽詢』，作者『本人』，也就是『我』。
最一開始，男孩，決定要訂做那一面帳幔時，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原來想使用的『排列順序』。
原來是。
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再是，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男孩家中，那位總在他影子之外，卻從不走遠的兄長，是他少年時最熟悉的背影 。
再是，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接著是，那位在那條血脈的長廊裡，第四道影子，沒有留下太多足跡，唯有當夜色深沉時，她才偶爾聽見，那像是他低語的回音。
女孩當時，溫柔的對男孩表示，這樣並不是，最妥當的排列順序。
女孩，告知男孩。
上面那些榮耀的名字，排列的順序，應該要是。
首先是。
來自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再是，男孩家中，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
接著是，男孩家中，那位總在他影子之外，卻從不走遠的兄長，是他少年時最熟悉的背影 。
然後是，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然後是，在那條血脈的長廊裡，第四道影子，沒有留下太多足跡，唯有當夜色深沉時，她才偶爾聽見，那像是他低語的回音。
最後才是，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十分的困惑。
女孩，苦笑著笑說，她只是轉達了『老闆的話』，她自己，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曾經，女孩問過，神，她問「為什麼，不能讓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寫在最前面？」

神，沒有立刻回答。
過了很久，那日 ，在森林的儀式後，在一個微弱日光灑落的午後，
神，才低聲的說。
祂，說
「因為。
來自男孩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
他。
已不在場。」
女孩一怔。
神，說
「若是男孩血脈，祈禱中插入的陌生聲音，和火中未燒盡的字。
他。
已不在場。
那麼。
書的前半。
不能由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書寫。
這是。
律法之下的傷口。
我。
不願。
讓她去承擔！」
女孩沒再說話，只是理解了，為何，她要在最後一章，才能夠，回望整部書，為男孩與，神，寫下，那無法言說的痛。
女孩，看著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共同訂版的帳幔照片 ，許久。
那是女孩，不明白的語言。
女孩看著男孩，她的雙手。緊緊的握著，他的雙手，第一次，語氣嚴肅的，跟男孩說，她說 「My Love. 我雖然無法閱讀，這一面帳幔上的語言。但是，我必須要清楚的告訴你。你與你那，為你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即將去到，你榮耀發源的會堂，掛上這一面帳幔。你們兩個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你們整個家族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書寫一頁『全新的歷史』！一本『全新的法典』！所以，我必須要告知你，你們兩個人，你們整個家族的人，你們整個家族的每一個人，必須以這樣的心，去執行這一件事。而非只是，掛上『家族的榮耀』，這樣的單純。這是一件，極為『神聖的宣告』。這一面帳幔，一但掛上，就是一份，無法分割的『契約』！」
男孩臉上疑惑的的表情，他看起來，彷彿是第二次聽到，物理學課堂上，老師說『$E = mc^2$』可以解開宇宙的奧秘，但是，他依然不確定要，帶入哪一個數字，才能得到解答。

但是，男孩給了女孩一個，緊緊的擁抱，還有一個深深的吻，然後，他跟女孩說，她說「我的女孩，雖然我無法完全理解，妳所說的『神聖的宣告』的等級。但是，我答應妳，我與我那，為我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我們兩個人，都一定會，同時一起，用我們能夠做到的，『最神聖的心』，還有『最神聖的使命感』，去掛上這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
接著，男孩用他的雙手，捧起女孩的臉，女孩的臉，在男孩大大的雙手中，顯得像個孩子一般大。
男孩的雙手，捧著女孩的臉，他滿臉寵溺的，他溫暖的微笑著，看著女孩，他語氣溫柔，卻帶著調皮的，跟女孩說，他說「我的女孩，我知道，這趟旅程，妳沒有一起加入。所以，妳的內心，一定會時時刻刻的，為了我們而擔憂！妳就是一個，『擔憂狂魔』！我有時候覺得，妳每一次，都幫我把所有的細節『想完了』，有時候甚至都『做完了』！有時候我看著妳的背影，我覺得『十分熟悉』。嘿嘿嘿，我覺得不然這樣，我乾脆直接叫妳『Ima』好了！這樣一來，我就可以負責躺在床上，當然是躺在『妳的那一側』，然後一直哭鬧，然後妳就幫會拿食物來給我吃！妳覺得這個想法如何？」
女孩終於笑了。
男孩與女孩，開始打鬧在一起。
那一面帳幔織物的底，是潔白無瑕的顏色，猶如未沾塵的盟約書頁，織物的邊緣，被金線緊緊的纏繞，彷彿是怕它的純潔，會被世間遺忘。
那一面帳幔的上頭，不是筆直對稱的符號，而是十二個色彩各不相同的窗格，猶如古老的傳說中，那肩負記憶與審判之人的胸前。
女孩，看著那一面織物，她心想「這是不是，祂，留在世上，最後一塊，還願意等待人，回頭的布？」
它，沒有聲音，卻如目光般守候。
它，什麼也不說，卻像知曉一切——只是靜靜的，像是曾經，有人還會對，祂，說話那樣，等待著，下一次，有人願意開口。
當時，守堂人，在人群之中，悄悄的走向男孩，並遞出一包簡樸，卻溫潤的茶葉。那是青草綠色的茶葉，配上些許粉紅和橘色的果乾。
守堂人，沒有說太多，他只輕聲對男孩說，他說「男孩，這個，請替我轉交給她。」
男孩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在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的小鎮，停留了五天。
男孩沒有多問，回家後，他微笑著，將茶葉遞給女孩，然後男孩回頭，對著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女孩收下時，只是微微一愣。
女孩明白了——守堂人依然記得，她是誰。

雖只有一面之緣，但是，守堂人，已將她視為，應當被安慰與記住之人。
女孩，因為感動，濕了眼眶。
在男孩，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再一次的，前往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他們兩個人，將會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上。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親手的將那一面，象徵著『家族榮耀』的帳幔，親手的掛在那座，承載著男孩的榮耀發源，那座，曾經用低聲細語與書卷填滿的空殼，靜坐在小鎮深處。那座，曾經滿載祈禱聲，如今，只剩沉默守門的屋子之中後。
男孩，還有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同前往的，還有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駕著車，返回了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分別。
那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
男孩的那位朋友，他說著西班牙語，卻在祈禱時，更改換成，古老的希伯來音節。他是在，探戈與妥拉之間，長大的靈魂。他既熟悉，馬黛茶的苦澀，也熟悉，安息日蠟燭的火。他，返回了，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從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出發。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搭乘夜間臥鋪的火車，前往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那一次，是女孩『第一次』，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見面。

女孩的內心，十分的忐忑不安。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心裡，也是同樣的，十分的忐忑不安。
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新舊交錯的地中海門戶，在陽光與霓虹下，跳舞的都市。那座以色列的心跳，永遠在夜裡加速。那座靠著地中海浪的聲音，呼吸的城市。沙灘，白牆，腳印與夕陽的舞台。那座赤腳，就能走到的自由。那座海風，吹散古老陰影的地方，出發之前。她多次的詢問男孩，她要給女孩準備什麼樣的『禮物』比較合適？
男孩，曾經告訴過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女孩曾經說過，她想要一條『金色的大衛之星項鍊』。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中，不安的不斷，不斷，不斷的討論著。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女孩，原本坐在那一張手工長方形的，全部原木拼接的，像是積木一樣，可以拆開，重新組裝的，全手工製作的餐桌，它由許多不同的顏色，大小不一的，原木的木條拼接組成的餐桌旁，皺著眉頭的，努力的研讀著，她的那一本，『B1』的荷蘭文課本。
那一個餐桌，是將房子租給男孩的一位女士，她親手製作的。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與女孩的身高一樣高，她有著美麗的金色秀髮，天藍色的眼睛，潔白的牙齒。
突然，女孩，放下了手中的書本。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能不能麻煩你，幫我翻譯給 Iam 聽，請 Ima 不要為了我，而破費。如果，Ima 真的想要送我一個『禮物』的話，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要，Ima 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那個上個瘋子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
男孩，一手拿著電話，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女孩。
尚未等男孩開口。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能不能麻煩你，幫我翻譯給 Iam 聽，請 Ima 不要為了我，而破費。如果，Ima 真的想要送我一個『禮物』的話，如果，可能的話，我想要，Ima 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那個上個瘋子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因為，對於我而言，那一本書，並不只是『一本書』，而是，Ima 願意與我一起分享的『家』，的一個角落。即使，只是，My Love，你放在包包裡

面，那種『小小的尺寸』，對我而言，都是一種『祝福』。」
男孩，依舊是，一手拿著電話，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女孩。
男孩，將女孩的話，翻譯給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默了一陣。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的那一頭，責備著男孩，她說「My Boy, My Child ，你平常，是在虐待你的那個女孩嗎？怎麼她會提出這樣『平凡無奇』，的『禮物』！？」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只是滿臉委屈的，看著女孩。
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能不能麻煩你，幫我翻譯給 Iam 聽，那個『禮物』，對我而言。真的，不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那是一種，『無形的祝福』。那是一種，『無形的保護』。那是一種，『無形的家的延伸』。對於我而言，沒有比這個，更珍貴的『禮物』。請 Ima，不要為了『沒有花錢購買』，這件事，而覺得這份禮物的價值，『不足夠』。這份禮物的價值，對於我而言，不是『足夠』，是『奢侈』。」
男孩，依舊是，一手拿著電話，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女孩。
男孩，將女孩的話，翻譯給了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靜默了一陣。
男孩，終於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也看著男孩，笑了。
於是，男孩繼續著，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至今之人，討論著即將到來的行程。
女孩，則是再次皺著眉頭的，努力的研讀著，她的那一本，『B1』的荷蘭文課本。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從那座，『華爾滋』所誕生的城市。那座，莫札特與貝多芬的舞台，樂聲縈繞的多瑙河之都。那座，西歐啟蒙，與猶太流亡，相互交會的『十字路口』。精神分析與妥拉註解，同時一起，被閱讀的城市。那座，既生出天才，也見證毀滅的，猶太之都。那座，留下了歌聲，卻也留下了廢墟的，歐洲心臟，出發。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搭乘夜間臥鋪的火車，前往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就在那一年，春天，初春的時節，春天，尚未完全進來，第三個晨曦——三月初的第三日，天地尚未完全甦醒的時辰。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搭乘著著計程車，抵達了，男孩與女孩，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租屋處，他們兩個人，尚未將車門打開。

女孩，早早的，就在家裡面，不斷，不斷，不斷的，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踱步著。她的內心，非常，非常，非常適緊張。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搭乘著計程車，抵達了，男孩與女孩，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租屋處時，他們兩個人，尚未將車門打開。
女還，站在門後，她大口，大口，大口愛，深呼吸了一口氣。她用盡全力的，讓自己穩定下來。
然後，女孩，終於鼓足勇氣的，打開了門。
女孩，滿臉笑容的，邁著大步，大步，大步的步伐，筆直的，朝著那台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搭乘的計程車跑去。
車門，打開的那一瞬間。
女孩的全身，因為緊張，而不斷，不斷，不斷的，顫抖著。
但是，女孩，依然是滿臉笑容的，用滿滿溫暖的語氣，說出了那一聲，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一刻，她說「Shalom, Ima!」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看起來，和女孩，一樣的緊張。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看起來，和女孩，一樣的緊張。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滿臉溫暖微笑的，朝著女孩，張開了她的雙臂，她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她說「Shalom, My Girl, My Child.」
女孩，先是愣住了一秒，接著，女孩，張開了她的雙臂，大步，大步。大步的，衝進了，衝進了，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懷抱。
女孩，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抱著，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懷抱。
女孩，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抱著，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懷抱。她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她是，女孩的內心，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第一次，真正的，真真實實的，將她抱在懷裡的。
她是，女孩的內心，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

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第一次，真正的，真真實實的，被她抱在懷裡的。

她是，女孩的內心，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聲音，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第一次，真正的，真真實實的，被抱在懷裡的。

她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感動的，哭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感動的，哭了。

她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彼此，感動的，哭了。

男孩，則是滿臉笑容的，在旁邊，搬運著屬於他們兩個人的行李。

女孩，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挽著彼此的手臂。

女孩，走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右側。

女孩，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他們同時一起，挽著彼此的手臂，慢慢的，回到了，男孩與女孩，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租屋處。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的雙手，因為緊張，而顫抖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的雙手。因為緊張，而顫抖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的雙手，因為緊張。而顫抖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的溫

暖，她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也不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我的男孩，告訴我，妳，只想要一本，來自我的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神，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也不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我的男孩，告訴我，妳，只想要一本，來自我的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神，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我找了很久，我的內心，十分的擔心，擔心那一些，使用。妳無法閱讀的語言，所書寫的內容。」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也不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我的男孩，告訴我，妳，只想要一本，來自我的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神，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我找了很久，我的內心，十分的擔心，擔心那一些，使用，妳無法閱讀的語言，所書寫的內容。我找了很久，終於，在我的家中書架上，找到了這一本，我自己完全不記得，這一本，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也不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我的男孩，告訴我，妳，只想要一本，來自我的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神，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我找了很久，我的內心，十分的擔心，擔心那一

些，使用，妳無法閱讀的語言，所書寫的內容。我找了很久，終於，在我的家中書架上，找到了這一本，我自己完全不記得，這一本，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我依然是，想不起來，這一本書，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出現在我家中的書櫃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從她的行李箱中，小心翼翼，慢慢的，取出了一本，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充滿愛的雙手，將那一本『創世紀』，慢慢的，遞給了女孩，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的語氣，非常，非常，非常的溫暖，她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也不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我的男孩，告訴我，妳，什麼都不想要。我的男孩，告訴我，妳，只想要一本，來自我的家中，書架上的，那一本，最少被翻閱的，來自，神，的『聖經』。任何一本，都可以。任何語言，都可以。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不是『新的』，就好。我找了很久，我的內心，十分的擔心，擔心那一些，使用，妳無法閱讀的語言，所書寫的內容。我找了很久，終於，在我的家中書架上，找到了這一本，我自己完全不記得，這一本，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但是，我依然是，想不起來，這一本書，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出現在我家中的書櫃上。然後，我又想了很久，很久，很久，雖然，妳無法閱讀『希伯來文』，但是，妳平常都是和我的男孩，使用『英文』溝通，所以。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想，英文對照的部分，妳應該是能夠閱讀。」

女孩，滿臉感動的淚水，用她的雙手，接過了那一本，來自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家中的書櫃上，那一本，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使用她少數會的，幾句希伯來文，對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Toda, Ima. This is the best Gift, I have ever received in My All Life.」

接著，女孩，滿臉感動的淚水，用她的雙手，接過了那一本，來自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家中的書櫃上，那一本，用希伯來文，和英文對照的『創世紀』，她用她的雙手，將那一本，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人，那一個，她的內心，期待了無數個，日升月落的『禮物』，用力的，壓在了，她的心臟的正上方，她抬著頭，大口，大口，大口的，呼著著。

男孩那，替他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滿臉溫暖的，看著女孩。

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女孩，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向了了她的衣櫃，她從衣櫃的最上層，拿出了一個，男孩，去年，在商店，為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購買的一款，和與女孩使用的，外觀相似的包包。

那是一個，淺紫色的包包。包包的裡面，則是女孩從不同的地方，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所準備的禮物。
就在那一趟旅程結束後。
有一天，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中聊天著。
男孩，告訴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網路上，看見了一款『眉筆』，非常特別，但是，那一款眉筆，無法在『應許之地』購買到。女孩只是滿臉寵溺的，看著她心愛的男孩，並且，將這件事情，默默的，記在了心裡。
就在那趟旅程結束後。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同返回了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一日午後，男孩與女孩正在藥妝店逛著，男孩在找尋他自己要找的東西。女孩與他，分頭逛著。
而當男孩找到女孩時。
女孩，獨自一個人，坐在藥妝店的地板上，她將她的包包，放在她右側的地板上，她拿著她的手機，打開了男孩臉書上，那一張，她第一次一眼看見，就深深愛上的，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照片。
那是，男孩與他那，為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合照。
女孩，將那一張照片，放大到最大，並且，拿著不同色號的眉筆，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照片上，一下遠，一下近，一下遠，一下近，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不斷，不斷，不斷的，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為她選擇著，最適合她的眉筆『色號』。
是的，女孩找到了，那一通電話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曾經提到的那一支，無法在『應許之地』，購買到的眉筆。那個眉筆的品牌，是來自一個擅長在掌聲與孤獨之間，擠出燦爛微笑的民族。他們的言語像是刀鋒，情感卻像海浪，一旦愛上，就會用盡所有血液擁抱的國度。那是一款，只在亞洲流行的眉筆。
男孩，只是靜靜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默默的，拿出了相機，拍下了女孩的身影。他什麼都沒說。
女孩，最後，終於選定了兩個不同的色號。她將兩個色號，各購買了兩支。
男孩，只是滿臉無奈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女孩則是對男孩吐著她的舌頭。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化妝品這種東西，你們男人是不會懂的！數量不是問題，感覺才是！Yala. Yala. 這是我要送給 Ima 的禮物，不關你的事情，你一個大男人，不要插手我們女人家的化妝品！Go. Go. Go.」

另外，有一天，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中聊天著。
男孩，告訴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不知道什麼品牌的『眼線筆』，比較好用，她說她看著男孩傳給她，女孩的照片，女孩的眼線筆，看起來非常俐落，她希望知道市什麼品牌。
女孩，只是滿臉微笑的，對這電話那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我眼線筆，是一個美國的品牌，我的繼父，送了我很多，請妳不要花錢購買，請妳允許我，跟妳分享我的庫存，我的櫃子裡面，還有很多新的眼線筆！」
男孩，只是滿臉無奈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女孩則是對男孩吐著她的舌頭。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化妝品這種東西，你們男人是不會懂的！數量不是問題，感覺才是！Yala. Yala. 這是我要送給 Ima 的禮物，不關你的事情，你一個大男人，不要插手我們女人家的化妝品！Go. Go. Go.」
另外，有一天，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電話中聊天著。
男孩，告訴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跟男孩提及，她看見了女孩的一張照片，女孩的口紅眼色，她十分的喜歡，她想知道，那是什麼品牌的口紅，還有口紅的色號。
女孩，只是滿臉微笑的，對這電話那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這件事情，我不要跟妳說！我要直接買跟妳，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擦”母女同款色號”了！不然，要是我跟妳說的話，妳跑到專櫃去購買的時候，看上了別的色號，我的計畫，可就都泡湯了！」
男孩，只是滿臉無奈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女孩則是對男孩吐著她的舌頭。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柔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化妝品這種東西，你們男人是不會懂的！數量不是問題，感覺才是！Yala. Yala. 這是我要送給 Ima 的禮物，不關你的事情，你一個大男人，不要插手我們女人家的化妝品！Go. Go. Go.」
救再那趟旅程結束後。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起來到了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
男孩，依然為了他的工作，而忙碌著。他的肩上，始終扛著，他們兩個人的生活重擔。
女孩則是趁著空檔，自己獨自一個人，跑到了市區的百貨公司裡，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知針之人，購買了一隻，和她自己

同一個品牌，同一個色號的口紅。
那個男孩，為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所購買的包包，裡面，被女孩，到處搜羅的各種禮物，塞的滿滿的，十分的沈重。
女孩，用她們的雙手，將那個包包，遞給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的臉上，笑的很溫暖，她的語氣帶著一絲愧疚，她對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這個包包，是男孩為妳購買的禮物，而包包的裡面，是我為妳購買的禮物。都是小東西。我不知道妳是否會喜歡。如果，妳不喜歡的話，我很抱歉。妳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贈送給別人，或者是直接丟掉，我完全能夠理解的。」
男孩，只是滿臉無奈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再看看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男孩終於忍不住，用無奈的口氣，對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他說「Ima，那個包包裡面，那可是充滿了女孩，走到哪裡，看到的飾品，拿起來，覺得”這個適合 Ima”就到處買的，一大堆東西。我每一次，都完全無法阻止我的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則是開心的接過了，那個包包，並且用帶玩笑的，對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 化妝品跟飾品，這種東西，你們男人是不會懂的！數量不是問題，感覺才是！Yala. Yala. 這是女孩送給我的禮物，不關你的事情，你一個大男人，不要插手我們女人家的化妝品，跟飾品！Go. Go. Go.」
男孩滿臉無奈的，看著坐在沙發上的，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與女孩，拿著那些化妝品，與飾品，開始相互筆劃起來。
突然，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從沙發，站了起來，在一次的，從她的行李箱中，取出了一個，用紅色的絨布袋，上放四分之一，是金色的，並且，用金線收口的小袋子，她雙手將那個小袋子，遞給了女孩，她滿臉溫柔，她笑的非常，非常，非常溫暖的，對女孩說，她說「女孩，男孩說，妳一直不願意讓我花錢，為妳購買禮物，但是，我又覺得，只有一本蒐我家裡書櫃上，小小的一本『聖經』，實在是太委屈妳了，所以，我從我的梳妝台裡面，選了一個，我自己十分喜歡，但是，卻十分設定戴的金色手環，我希望，妳能夠收下！而且，妳也贈送了我一個手環，不是嗎？」
女孩，滿臉感動的，雙手接過了那個紅色絨布的小包包，裡面，是一個橢圓形，兩側粗粗的金色邊框，兩側邊框的中間，是銀色如銀河一般閃爍的銀色，帶著一點點紫色，摸起來，像是細砂紙觸感的裝飾。手環本身，是磁吸的。
女孩，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於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和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將彼此贈送的對手環，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將女孩贈送給她的手環，戴在了，她的右手手腕上。
女孩，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贈送給她的手環，戴在了，她的左手手腕上。
當天晚上。
男孩，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三個人，去到了一間『Kosher』餐廳吃晚餐。
用餐的期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再，一再，一再的，要求男孩，同步翻譯給女孩聽，她希望女孩，也能夠同步的理解，他們兩個人，聊天的內容。
女孩，只是滿臉笑容的，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語氣溫柔的說，她說「Ima, 妳別擔心，我雖然無法聽懂，你們兩個人，所使用的語言，但是，我依然，能夠從你們兩個人，對話的氣氛當中，理解的。我和我深愛的男孩，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語言，所以，我們兩個人，彼此都非常尊重對方，使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家人聊天。對於我而言，能夠陪伴在你們兩個人的身旁，就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語言雖然是橋樑，但是，靈魂之間的連結，卻是，可以跨越任何『語言』，還有『維度』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心有靈犀的笑了。
隔日早上。
因為男孩，需要工作，無法抽身陪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稍微止針之人。
男孩的肩膀上，始終扛著，他與女孩，生活的重擔。
於是，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說，她說「My Love, 事情是這樣的。Ima 跟我，我們兩個人，決定要去市區，逛博物館！但是，這是”Girl’s Trip”，我們兩個人，要去單獨”約會”！我們兩個人，本來就沒有打算，要帶你一起去！再說了，我們兩個人，想要去的地方，你一個 Kohen，是不可以去的！所以，你自己在家，慢慢的，跟你的寶貝電腦，慢慢”談心”。我們兩個人，要去”約會”了！Yala, Yala, Go, Go, Go!」
於是，女孩，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挽著彼此的手，搭著市區的公車，從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朝著市中心出發了。
他們兩個人，先是去了，當地最有名的『人體博物館』。
參觀的過程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有時表情疑惑，女孩，則會直接拿出她的手機，使用她的 Google translate，使

用她從前『醫者』的身份，以及『醫者』的知識，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疑問，翻譯成，神，的語言，給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理解。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和女孩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
Google translate ，是他們兩個人溝通的橋樑，與工具。
突然之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問了女孩一個問題，她說「女孩，這些，全部都是『真的人』做成的『標本嗎？』？那麼，這麼多的標本，是從哪裡來的呢？」
女孩的眼中，閃過了一絲淚水，她滿臉笑容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是的，這些，都是『真的人』做成的『標本』。至於…這些標本的『來源』…這個計劃，是從一個…德國的醫師開始的，官方的說法，這些標本，都是在他們生前，簽署過『同意書』的。不過，民間卻是眾說紛紜。我覺得，Ima，妳還是不要繼續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比較好。」
參觀的過程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對於女孩在『醫學』上的理解，以及女孩，能夠將許許多多的『專有名詞』，轉變成，平凡人能夠理解的『日常生活』運作方式，解釋出來，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女孩，則是開玩笑的，說她自己，就是一個『天橋下說書的』。
接著，他們兩個人，挽著彼此的手，去參觀了當地，的最為著名的『蠟像館』。
就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準備拿錢出來，支付門票的時候，女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購買門票。
女孩滿臉笑容的，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 我們兩個，好不容易出來約會，男孩有給我錢，支付我們參觀的費用。哈哈哈哈哈，這就是我們兩個，把他一個人丟在家裡工作的目的，讓他努力賺錢，我們兩個開心的花錢！」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心有靈犀的笑了。
參觀的過程中，女孩看見了『Zendaya』的蠟像，女孩坐到了那個蠟像的旁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女孩，是不是喜歡這個演員。
女孩滿臉笑容的表示，她不知道喜歡這個演員，她喜歡的，是這位演員，在『The Greatest Showman』中，所飾演的角色，還有。當她唱成出那首『Rewrite the Stars』時，那個來自靈魂深處的嘶吼，還有複雜的眼神。女孩沒有多說。
MV 網址：https://youtu.be/3owQPBwzywY?si=kL882hTf0ZPtWWBI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
So don't keep sayin' our hands are tied
You claim it's not in the cards
And fate is pulling you miles a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re my destiny?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s up to you, and it'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could be ours
Tonight
You think it's easy
You think I don't wanna run to you
But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there are doors that we can't walk through
I know you're wondering why because we're able to be
Just you and me within these walls
But when we go outside, you're gonna wake up and see
That it was hopeless after all
No one can Rewrite the Stars
How can you say you'll be mine?
Everything keeps us apart
And I'm not the one you were meant to find
It's Not up to you
It's Not up to me
When everyone tells us what we can be
How can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that the world can be ours
Tonight
All I want is to fly with you
All I want is to fall with you
So just give me all of you

It feels impossible
It's not impossible
Is it impossible?
Say that it's possible
How do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an keep us apart
'Cause you ar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s up to you
And it'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And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Changing the World to be ours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女孩，全程大部分的時間，只是到處走走看看，這個蠟像館，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非常想要參觀的地點，但是，對於女孩而言，那些只是沒有靈魂的仿製品，她沒有說，她只是微笑的跟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身旁。

直到，他們兩個人，來到一個樓層，女孩，獨自一個人，走進了『安妮法蘭克』的房間，女孩，慢慢的，輕輕的，踏進了那一個小小的閣樓，那是一個，很少人參觀的小閣樓，她慢慢的，雙膝跪在了地板上，她伸出了她的雙手，握著那個拿著筆的蠟像的手，她看著那個微笑的蠟像，她什麼都沒有說，只是，默默的流下了兩行淚。

然後，女孩緩緩的起身，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撫摸著那個微笑的蠟像的臉龐，低聲的說，她說「謝謝妳，將這一切，紀錄了下來。我知道，我都知道。沒事了，已經沒事了。過去了。都過去了。」

然後，女孩對著那個蠟像，溫暖的微笑著，慢慢的，離開了那個，小小的閣樓。

接著，女孩突然停下了腳步，她用一種十分無奈，卻十分不高興的眼神，瞪著她人生中最大的『冤家』，他是『愛因斯坦』。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女孩，為什麼這麼生氣。

女孩，只是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就是這位『愛因斯坦』，這位不可以思議的『全能天才』，他一個人，包下了我整個人人生，求學過程的『數學』，『物理』，全部都是『零學分』。Ima, 妳說，他們把『愛因斯坦』的蠟像，放的那麼高，是不是擔心，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會狠狠的咬這個蠟

像一口？」
參觀的過程中，女孩看見了『Loki』的蠟像，女孩站到了那個蠟像的旁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女孩，是不是喜歡這個演員。
女孩滿臉笑容的表示，她不知道喜歡這個演員，她喜歡的，是這位演員，在『Loki 影集』中，所飾演的角色，還有。當他做出最終的決定，要去守護所有人的時間線時，那個來自靈魂深處，無聲的嘶吼，還有堅定的眼神。女孩沒有多說。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結束之後。
他們兩個人，去參觀了隔壁的『皇宮』。
就在女孩，挽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起下樓梯的時候，守衛突然攔住了女孩，他態度非常友善的詢問女孩，他說「女孩，請問，妳是從哪裡來的呢？妳長得非常耀眼，非常美麗，妳的身上，散發著非常吸引人的氣息。妳走路的步伐，看起來，不像是出自皇室，卻更像是某種，更遠古的戰士，帶著強烈，而無法忽視的氣場，卻又，同時帶有皇權一般的霸氣。與其說是『皇后』的步伐』，妳散發出來的，更像是『皇權建立之前』，帶著『權柄』，衝鋒陷陣的感覺。非常…非常…非常…啊！對！非常『維京』！但是，妳看起來，同時，很像某一位知名的藝人。」
女孩，滿臉微笑的回答他，她說「我，來自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我並不是什麼有名的人，也沒有皇室的血脈。但是，我依然十分感激你對我的欣賞。」
於是，他們兩個人，相識一笑。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想要買衣服。
於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去逛了服飾店。
選購的過程中，女孩總是直接蹲在地上，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更換鞋子，讓她試穿鞋子的尺寸。
女孩表示，她並不在意，比起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不斷，不斷，不斷的，坐下，再起身，這樣一來，會更方便許多。女孩不希望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經承載了歲月的身體，有過多的勞動。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開始，十分的不好意思。
女孩，只是微笑著表示，她是一個醫者，這些動作，比起她從前的『日常工作』，簡直就是『天堂一般的享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終於，接受了女孩的好意。
在他們兩個人，逛街的過程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不斷，不斷，不斷的詢問女孩，她想要為女孩添購新的衣服。
女孩，則是滿臉微笑的回答，她說「Ima，我什麼都不缺，而且，我永遠，都只穿『霧面黑色』的衣服。上一次，Achi Hagadol, 還有Gisati，來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已經嘗試過要給我買新的衣服了，但是。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成功！」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的決定是這樣，我要每天都穿的『破破爛爛的』，然後趴在我深愛的男孩面前的地上，用楚楚可憐的眼神一直看著他，這樣一來的話，他就會煮飯給我吃，還有可能會『捐錢給我』！所以，我才不要買什麼『新衣服』，這樣一來的話，我的『計謀』，就不能夠使用了！我這個算盤，可是打了很久！」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著，她說「Ima, 而且，上次，我問我心愛的男孩，啊！這位好心的先生！請您行行好吧！請問您願意買『一盒火柴』嗎？他竟然『沒有』跟我買火柴！只給了我一杯加滿冰塊的可口可樂！」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滿腔怒火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與女孩，他們兩個人，結束了一天一行程。
女孩，依然是一把搶過所有的購物袋。她沒有說話。只是直接挽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盡之人的手臂。
他們兩個人，就這樣，挽著彼此的手，搭乘著市區的公車，返回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隔日早上。
因為男孩，依然需要工作，無法抽身陪伴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稍微止針之人。
男孩的肩膀上，始終扛著，他與女孩，生活的重擔。
於是，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說，她說「My Love, 事情是這樣的。Ima 跟我，我們兩個人， 決定要去這個城市，最大，最美麗，充滿風車的城鎮，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但是，這是”Girl’s Trip”，我們兩個人，要去單獨”約會”！我們兩個人，本來就沒有打算，要帶你一起去！再說了，我們兩個人，想要去的地方， 你一下接電話，一下拿電腦，會破壞我們遊玩的興致的！所以，你自己在家，慢慢的，跟你的寶貝電腦，慢慢”談心”。我們兩個人，要去”約會”了！Yala, Yala, Go,

Go, Go!♩
於是，女孩，租了車，她駕著車，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開開心的，從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前往那個城市，最大，最美麗 ，充滿風車的城鎮。
這一次，是女孩第二次，造訪這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依然是挽著彼此的手，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參觀了，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光與風。風車總在轉，雲影像是記憶，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那特殊的『木頭鞋子』的製作方式。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參觀了，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光與風。風車總在轉，雲影像是記憶，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那知名的『起司』的製作方式。
女孩，為她深愛的男孩，購買了兩塊，風味獨特的起司。
但是，因為那些知名的起司，並不是完全符合『Kosher』的律法，所以，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並沒有辦法嘗試。
女孩，完全能夠明白，但是，她的心裡，卻無法壓抑的不捨。她理解律法的重量，她尊重律法的規定，但是，她心疼的是，律法之外的美味，她深愛的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卻沒有機會，能夠品嚐。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依然是挽著彼此的手，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一路上，他們兩個人，彼此聊著天。
女孩告訴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不知道為什麼，在她很小的時候，曾經聽到一段歌曲，就彷彿像是『身體本能』的記得。
別人聽著那首歌曲，只是覺得旋律好聽。
但是，女孩，總是會在這段歌詞一響起時，全身發熱，眼淚直流。
雖然，女孩完全不懂，那是什麼語言，但是她知道，那些不是『外語』，而是一種來自『靈魂』的『記憶』。
那些『歌詞』，不是女孩『學來的』，而是女孩，『帶著來的』。
女孩開心的，非常用心的，搭配著全身的律動，她大聲的，唱出那些『美麗的歌詞』，給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聽。
女孩唱完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沒有反應，那不是冷漠，而是震驚，讓她一時語塞。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只是兩眼瞪的非常大，

呆呆的看著前方的水面，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的嘴唇，彷彿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一時之間，卻無法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文字。
女孩，低下了視線，她的語氣，有些不知所措的，她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問「Ima，是不是，我的發音，都唱錯了呢？」
片刻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中帶著滿滿的震驚，她轉頭看著女孩，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回答女孩，她說「My Girl, My Child，不是妳想的這樣的。我只是，十分驚訝！因為，妳的發音『每一個字』，都『完全正確』！」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語氣中帶著滿滿的驚，她依然看著女孩，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回答女孩，她說「My Girl, My Child，，那麼，妳知道妳剛剛唱的，是『什麼歌曲』嗎？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用『這種方式』唱出來，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女孩，臉上帶著滿滿的嫌棄，她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她咬切齒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l，妳剛剛說的這首歌曲，在我剛剛，為了我深愛的男孩，移民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時候，我有唱給我深愛的男孩聽過，我深愛的男孩，告訴我，這首歌，是——稱頌，神，的『壓倒性的得勝』，『至高與獨一無二』，『聖潔與威嚴並存』，『慈愛與引導的帶領』！」
那首歌，來自一部卡通《The Prince Of EGYPT》
那首歌，叫《When You Believe — Featured In The Narrative Portion Of The Film, And Was Performed In 1998 by Sally Dworsky, Michelle Pfeiffer, And A Children’s Choir Soloist》
MV 網址: https://youtu.be/2ipTOrO0vF0?si=9XbW3gV_cadIz2va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ManY NiGhTS We’Ve PraYeD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In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 I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D In VaiN
HoPe SeeMeD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YET NOW I AM STANDING HERE
WiTh HeArT So FulL I Can No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D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Mi khamokha Ba'elim ADONAI
Mi khamokha NE-'DAR Ba-KoDeSh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Ashira!
Ashira!!
Ashira!!!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MI KHAMOKHA BA'ELIM ADONAI
MI KHAMOKHA NE-'DAR BA-KODESH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ASHIRA!
A-SHI-RA-!!
A—SHI—RA—!!!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N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女孩，就是用這首歌，為了那一位，她依然，用她的靈魂，深愛著，的男孩。

女孩，就是用這首歌，用她自己，為他，換取一次，逼迫，神，的出手。

直到，女孩，突然之間，不明原因的，瞬間，昏昏沈沈的睡去。

但是，那首歌的歌詞，與旋律，仍然，不斷，不斷，不斷的，透過女孩的耳機，在女孩的心中，和腦海裡，大聲的歌唱著。

那首歌，早已深深的，被，神，親手，刻在，女孩的，靈魂上。

所以，即使女孩，突然，不明原因的，瞬間，昏昏沈沈的睡去。

但是，女孩的靈魂，並沒有，停下，女孩，原來的，那些動作。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看著女孩。

直到，女孩用笑聲，打破了這一片寂靜。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依然是挽著彼此的手，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一路上，他們兩個人，彼此聊著天。

女孩告訴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不知道為什麼，她高中的時候，『數學課』還有『物理課』的時候，常常翹課，反正，她來就，完全聽不懂，所以，女孩所幸，就直接翹課，跑去圖書館，把『佛洛依德』整套書，一字，一字，衣句，一句，全部都讀完了，至少『三次』。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只是兩眼瞪的非常大，呆呆的看著前方的水面，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的嘴唇，彷彿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一時之間，卻無法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文字。

女孩，低下了視線，她的語氣，有些不知所措的，她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問「Ima，是不是，我無意之中，冒犯到妳了呢？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

片刻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中帶著滿滿的震驚，她轉頭看著女孩，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回答女孩，她說「My Girl, My Child，不是妳想的這樣的。我只是，十分驚訝！因為，妳探索『知識』的方式，非常的特別！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用『這種方式』，學習『知識』，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依然是挽著彼此的手，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一路上，他們兩個人，彼此聊著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聲音顫抖的，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女孩的雙手，她跟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聽我的男孩說，妳為，神，工作。我想要向妳表達我內心，無法言喻的感激，謝謝妳，在那一趟旅程中，為我們家族，尋回了那些失落的葉片！我想要向妳表達我內心，無法言喻的感激，謝謝妳，在那一趟旅程中，為我們家族，尋回了，那一些我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也是由『他親手埋下』的，對後世的，『唯一』的，『希望的種子』。」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聲音越來越顫抖的，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女孩的雙手，她跟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我不知道，妳究竟是用多大的風險，去做的這一些事。我不知道，妳究竟是用多大的代價，去做的這一些事。但是，我想要向妳表達我內心，無法言喻的感激，謝謝妳，在那一趟旅程中，為我們家族，尋回了那些失落的葉片！我想要向妳表達我內心，無法言喻的感激，謝謝妳，在那一趟旅程中，為我們家族，尋回了，那一些我那曾經教導她如何祈禱之人，由『他親筆書寫』的，也是由『他親手埋下』的，對後世的，『唯一』的，『希望的種子』。」

女孩，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知道，我接下來，要說的話，聽起來，『很極端』，也『很瘋狂』，甚至『完全不合理』。」

女孩，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這個人，有一個『永恆』，都無法改寫的『原則』。我的『原則』就是——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要來動『我』，可以！但是，要來動，我所深愛的

『你們』，我的『貓咪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任何『我所珍愛』的『人，事，物』？！」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麼，無論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力量，甚至是，神！都必須要，先有本事『打贏我』！接著還要，再『殺了我』！然後，『踩著我的屍體』，才有可能，開始，去觸碰，『我所珍愛』的，任何『人事物』！！」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但是，那並不表示，我的『靈魂』，不會原地站起來，繼續，為了『我所珍愛的一切』，而繼續奮鬥！」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件事，我必須清楚的，告訴妳。妳說，妳會擔心我，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發自『靈魂深處』的感動。」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不是，不想要，妳心疼我。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宇宙裡』，在任何一個『平行的宇宙』裡！都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沒有『任何物品』，是我的『盾牌』！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那是因為，『我』才是，所有『我所珍愛的一切』的『盾牌』！而且，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是『神』，都沒有，也不敢，強迫我！所以，這是我自己，遵照我自己的『Free Will』，所做出的『選擇』！」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如果，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都要記住！我的『安全』，是我『自己的責任』！我要『保護我自己』，也只是我『自己的責任』！我的安全，『不是』任何人的責任！『從來』都不是！而且，也『永遠』都不會是！」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一定要

記住！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都要記住！『我』才是，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的『盾牌』！若是，這個世界，想要『動你們任何人』，那就必須，先『打碎我』，再『踐踏我』。然後，才有『資格』，可能，開始，嘗試，碰觸『你們』！」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這是因為，『這件事』是我與，神，『一同立下』的規矩！這件事，也是我的『原則』！我『唯一的原則』！我早已與，神，『立下了約』。我將為『你們』，守到『永恆』！」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一定要記住！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都『不需要』，也『不應該』，更不可以『責備』，你們自己！甚至是，『恨』你們自己！因為，我只是做了『盾牌』，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女孩，再次，深呼了一口氣，滿臉微笑的，聲音溫柔的，依然，用她的雙手，緊緊的抓住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雙手，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在未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

我，只需要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真的，只需要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為我，做『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無論，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身在何方，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開開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我只需要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好好的過好，『你們自己』的生活！這樣，就是我期望的，最珍貴的『祝福』！也是對我而言，最珍貴的『禮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只是兩眼瞪的非常大，呆呆的看著前方的水面，她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的嘴唇，彷彿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一時之間，卻無法在腦海中，找到能夠表達的文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帶著十分不可思議的眼神，她看著女孩。

直到，女孩用笑聲，打破了這一片寂靜。

在整躺旅程開始之前。

有一日深夜。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玻璃穹頂下的國度。

正當女孩，在為自己，烹煮一碗，她最喜歡的泡麵，統一蔥燒牛肉麵。

突然之間，一股突如其來，而且，十分強大的力量，將女孩整個人，在一瞬間，壓制在地板上。
是的。就是那種，整個人趴在地板上，整顆頭，還有臉，也死死的貼在地板上的，那種壓制。
女孩的全身，瞬間無法動彈。
一個熟悉的聲音，緩緩的開口，
祂，說
「Well.
Well.」
突然之間，女孩認出來了，認出來了那一聲，來自她的童年，延續至今的怒火，那一隻，在每一部卡通裡面，從頭到尾，都在樹上『自導自演的狒狒』，到底，在演給'誰'看，的那一隻『狒狒』。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Hello.
Kiara.」
女孩，瞬間怒火中燒，她整個人，就像鬼片裡面，怨靈一般，垂直，慢慢的，站了起來。
那個十分強大的力量，依然存在，女孩整個人，因為反抗，而瘋狂的顫抖著。
就當，女孩，整個人站起來之後，她抬起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她說「Well, well. What took YOU So Long, huh?」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怎麼？不夠用力，是嗎？」
那個十分強大的力量，被加強了，女孩整個人，因為反抗，而瘋狂的顫抖著。
但是，她依然是死死的站著。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她說「就這樣？祢，沒吃飯？」
那個十分強大的力量，再一次的，被加強了，女孩整個人，因為反抗，而瘋狂的顫抖著。
但是，她依然是死死的站著。
他們就著樣，死死的僵持了，『三分鍾』。
三分鐘後。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

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報上名來！」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我是，神。」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我知道。我是叫你，『報上名來』！」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我是主！」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煮？」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對。」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嗯哼。那，去煮飯啊！」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不是！
我是主！
妳。
要叫我『主』！」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我操你媽的，叫你煮飯你不煮！你沒有名字是吧？」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我是上帝！」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嗯。那個，是『官階』你的。名字呢？不敢說？不好聽？」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
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我是耶和華！
我是上帝！
而妳。
要叫我主！」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
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Ugh. 所以，上帝=主=耶和華，是吧？」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
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對。」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
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耶和華。」
那一個聲音，依然是用一種，依然讓女孩覺得，這一隻狒狒，到底是
能不能『好好的』講話的態度，
祂，說
「是『主』！」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
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我幹，祢，祂，媽的！到底有完沒完！祢，叫我『Kiara』。我，
叫，祢，『耶和華』。公平！」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
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那個站在廚房門邊，有些模糊的聲音來源說，
她說「現在，滾！」
於是。
神，帶著一抹寓意深遠的微笑，向右轉身，消失在了一團，只有女孩
能夠看見的，灰白色的煙霧裡。
在整躺旅程開始之前。
在另外一日深夜。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
正當女孩，在為自己，烹煮一碗，她最喜歡的泡麵，統一蔥燒牛肉
麵。
突然之間。
世界的維度，被切換了。
突然之間。
女來的正北方，有一團非常醜，夾滿了灰塵的雲朵，或者是風暴，之

類的東西。在那團髒污的猴面，有一個像是『汽車車燈』的東西，同時，搭配上，非常震耳欲聾噪音，出現了。
那是一台，看起來噴漆失敗，烤漆更失敗的顏色，跟戴帽貓一樣，混雜的顏色四驅車。
那一台破爛的車，從北方暴風裡直接衝出來，照著女孩臉，就停在她的正前方。
恩，對。
神，來了。
神，語氣十分不客氣的，跟女孩說，
祂，說
「妳。
來看看這個！」
女孩，瞬間怒火中燒，她整個人，就像鬼片裡面，怨靈一般，垂直，慢慢的，站了起來。
就當，女孩，整個人站起來之後，她抬起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她對著，神，說，她說「 耶和華，我的老闆。祢，用大燈照別人眼睛，是要我瞎掉嗎？！上古瘋子？！huh?!」
神，說
「進來！
坐副駕駛座！」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心不甘情不願的，進去了那台台爛的四區車，坐在了副駕駛座的位置，她替自己綁上了安全帶，她的臉上，寫滿了不高興。
神，呼呼呼呼呼呼，駕駛著那台，破爛的四驅車，帶著女孩繞了一圈接著，神，滿臉得意的，問女孩，
祂，說
「如何？」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口氣十分冰冷的，回答，神，她說「這台破爛的四驅車，真的醜！真的吵！這個破爛的古董，真的需要保養一下！祢，怎麼不怕半路引擎就爆炸，huh?1」
神，依然是，滿臉得意的，問女孩，
祂，說
「還有呢？」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口氣十分冰冷的，回答，神，她說「祢，剛剛不是『示範』了一次，怎麼開這台又醜又破爛的四驅車給我看，不是嗎？祢，難道會那麼好心，帶我『兜風』嗎？不會！不可能！所以，祢，

就是叫我開車，不是嗎？叫我，給，祢，當『司機』，不是嗎？不過，那麼大台車，我要練一下，練完，我開不就是了！誰還不會開車！不就是一台破破爛爛的古董四驅車，顯擺什麼？！」
神，依然是，滿臉得意的，問女孩，
祂，說
「妳。
覺得這台車。
怎麼樣？」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口氣十分冰冷的，回答，神，她說「真醜！真的醜！醜到超乎遠可形容。請問，祢，是在哪一個宇宙垃圾站，撿到的破爛！？huh?!」
神，依然是，滿臉得意的，回答女孩，
祂，說
「妳怎麼這樣說！
這個。
不是撿來的！
這是。
我自己做的！」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口氣十分冰冷的，回答，神，她說「Ugh. Thanks for the news. It's even worse!! Perhaps not even safe to drive!」
神，依然是，滿臉得意的，回答女孩，
祂，說
「不會！
我做的很好！
妳。
來試試！」
女孩，依舊是她抬著她的頭，她的眼神冰冷，她挑著她的眉毛，她的態度十分挑釁，口氣十分冰冷的，回答，神，她說「Ugh. Damn the Hell, ugly as sin!!! Showing off shit!!!」
女孩一踏進去，插入了她的靈魂，那是一台，看起來噴漆失敗，烤漆更失敗的顏色，跟戴帽貓一樣，混雜的顏色四驅車，就動了。
女孩的態度越不耐煩，那一台，看起來噴漆失敗，烤漆更失敗的顏色，跟戴帽貓一樣，混雜的顏色四驅車，就會跑的越快
那是一台，看起來噴漆失敗，烤漆更失敗的顏色，跟戴帽貓一樣，混雜的顏色四驅車，他們各有四個翅膀，翅膀下有人的手。有「輪中之輪」的結構，而且，那些輪子『滿有眼睛』。火在其中燃燒，閃電閃耀，聲音像「震耳欲聾的超大聲噪音」。
那是一台，看起來噴漆失敗，烤漆更失敗的顏色，跟戴帽貓一樣，混

雜的顏色四驅車，四個方向，各有四個臉，前面是人的臉，右邊是獅子的臉，左邊是牛的臉，後面是鷹的臉。
喔對。從裡面看。那一些臉，就跟鬼片一樣，可以三百六十度的旋轉，轉頭進來，直接跟你眼對眼的互看。
無論你從哪一邊看，那一些臉，他們都在看你。跟蒙娜麗莎的微笑，一樣的概念。
至於內裝，就是積灰塵的玻璃還有鏡子反射，神，說，那個，叫『蒼穹』，女還，玩全沒有興趣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看起來，更像是一邊開車一邊欣賞自己的英姿颯爽，360 度無死角的『自戀』反射『鏡子』。
簡單的來說的，就是一台 9 人座的 SUV，7 門，包含後車廂。但是，是巨大三層樓，遊覽車版本。
總而言之，非常醜。
女孩，完成了這個破爛的任務之後，她徑直下車。
女孩，沒有回頭，她只是緩緩的，伸出了她的右手，朝著後方，比了和《Constantin - 2005》片尾中，一模一樣的中指。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依然是挽著彼此的手，在那個充滿風車的古老城鎮，欣賞著歷史所留下的，美麗建築。
一路上，他們兩個人，彼此聊著天。
接著女孩，駕著車，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開開心的，從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前往那個城市，因為外型神似『樂高積木』，而聞名的城鎮。
接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想要買衣服。
於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去逛了服飾店。
選購的過程中，女孩總是直接蹲在地上，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更換鞋子，讓她試穿鞋子的尺寸。
女孩表示，她並不在意，比起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不斷，不斷，不斷的，坐下，再起身，這樣一來，會更方便許多。女孩不希望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已經承載了歲月的身體，有過多的勞動。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開始，十分的不好意思。
女孩，只是微笑著表示，她是一個醫者，這些動作，比起她從前的『日常工作』，簡直就是『天堂一般的享受』。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終於，接受了女孩的好意。
在他們兩個人，逛街的過程中，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不斷，不斷，不斷的詢問女孩，她想要為女孩添購新的衣

服。
女孩，則是滿臉微笑的回答，她說「Ima，我什麼都不缺，而且，我永遠，都只穿『霧面黑色』的衣服。上一次，Achi Hagadol, 還有Gisati，來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已經嘗試過要給我買新的衣服了，但是。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成功！」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的決定是這樣，我要每天都穿的『破破爛爛的』，然後趴在我深愛的男孩面前的地上，用楚楚可憐的眼神一直看著他，這樣一來的話，他就會煮飯給我吃，還有可能會『捐錢給我』！所以，我才不要買什麼『新衣服』，這樣一來的話，我的『計謀』，就不能夠使用了！我這個算盤，可是打了很久！」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著，她說「Ima, 如果妳真的想買東西給我，那麼，男孩跟我的租屋處，那個洗澡使用的『沐浴球』，壞掉了，妳願意，買一個『沐浴球』送給我們兩個人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就在他們兩個人，排隊，等候結帳的時候，女孩發現了一個『護唇膏』。
女孩的『護唇膏』，剛好用完了。於是，女孩將那一個『護唇膏』，緊緊的捏在自己的手裡，她要自己付錢。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抬頭看著女孩，笑了，她滿臉微笑的，從女孩的手中，拿過了那一個『護唇膏』，她語氣溫柔的跟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 妳終於有一個想要的東西了，Ima 沒有女兒，Ima 可以，跟買給『女兒』一樣，買給妳嗎？」
女孩的臉上，寫滿了受寵若驚，她眼帶淚光的，對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瘋狂的點著她的頭。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滿臉淚痕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當天晚上，當他們兩個人，駕著車，返回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跟她的其中一個孫女，用視訊通話著，他們彼此之間，分享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的旅程。
突然之間。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其中一個孫女，對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問，她問「Savta，那麼，經過這兩天的相處，妳是否願意，接受這一位，來自外邦的女孩呢？」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溫柔的，回答她的其中一個孫女，她說「我願意接納她。就像是，一個媽媽，接受一個

女兒一樣的，接受她。我很喜歡這個女孩。」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那一天晚上。
女孩，拿出了她的，所有的美甲工具。是的，女孩，除了是一位『醫者』，她也是，一位『美甲師』。
女孩，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做了她喜歡的指甲。
女孩，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使用甲片，全部，都做了延長，並且，為她修剪成了，她最喜歡的，杏仁形，Almond，並且，為她塗上了，她最歡的，桃花盛開的胭脂色，少女的夢境，溫柔的呼喚，的顏色。
他們兩個人，整個晚上，有說有笑，就像是，一對『真的母女』一樣。
就在，女孩，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做了她喜歡的指甲的過成中。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笑容，她語氣十分穩暖的，詢問女孩，她問「My Girl, My Child, 妳是『醫者』，為什什麼會，跨領域的，學了美甲的技巧，甚至，還考到了『證照』呢？」
女孩，滿臉微笑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雖然身為『醫者』，但是，以前，我在手術房工作的時候，我依然是會，每一天，都化著美美的『全妝』，去上班。第一個，是我覺得，化了妝之後，我才會覺得自己，『醒了』。第二個，是因為，病人在等待手術的過程中，難免會感到，內心十分的恐懼，再加上，手術房的溫度，通常都是，控制在攝氏 20°C 到 28°C 之間，濕度 50-80%，主要目的，是控制細菌滋生，以減少傷口感染率，同時，也避免外科醫師，因爲流汗，影響手術專注力。但是，對於，穿著單薄手術衣，等待手術的病人而言，其實，是十分的寒冷。所以，我希望，我的妝容，能夠在我將病人，接進去手術室之前，先看見『美』的感覺，這樣一來，同常所有的病人，都會忘記當下的恐懼，開始跟我討論起，我長長的眼線，還有長長的假睫毛。這樣一來，既可以，分散病人，對於恐懼的專注力，還可以，拉近醫療人員，與病患之間的距離。因為，我相信，美麗的事物，對於健康，還有心情，都是有，非常正面，而且，正向的幫助，還有影響。而且，病人在手術後，通常都會有『容貌焦慮』，這個時後，我會答應他們，如果，她們手術之後，乖乖的，按照醫師的指示，復原良好的話，我就會，幫他們，用非常便宜的價格，做上美麗的指甲。並且，跟他們分享，我的睫毛，購買的連結。上一次，Gisati 說，我的假睫毛，她覺得很好看，所以，我也贈送了一盒，我的假睫毛，給Gisati。」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

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笑了。
男孩，在房間裡面，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笑容，他語氣十分穩暖的，詢問女孩，她問「My Girl, My Child, 妳擁有一雙巧手，能將指甲做成美麗的形狀，妳在美甲的事業上，應該也有許多的客戶吧？」
女孩，滿臉微笑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從前，我還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從事美甲師的時候，有蠻多客戶的。不過，目前，在流亡與神身交界之地，我是有打算嘗試『到府美甲師』的工作。只不過，還沒真正的開始。目前，我倒是有一位『非常固定的客戶』！」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的那一位『非常固定的客戶』，就是，我所深愛的男孩。」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我的那一位『非常固定的客戶』，就是，我所深愛的男孩。他總是會在，他的指甲需要修剪的時候，用十分浮誇，而且楚楚可憐的眼神，看著我，然後，再抬頭，看著天花板，語氣十分浮誇的說，他說『Oh, My Holy GOD! Do You See? My Nails, They Need To Be Trimmed. Oh, My Poor Nails!!』。」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是，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事情是這樣的。然後，我就會放下我手中，那一本，從『A1』，一直到現在，『B1』的荷蘭文課本，然後，去幫我深愛的男孩，修剪手指甲，還有腳指甲。修剪結束之後，我所深愛的男孩，他會再一次的，用十分浮誇的眼神，看著天花板，語氣十分浮誇的說，他說『Oh, My Holy GOD! Did You See It? My Prayers Were Answered.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這時候，男孩，在房間忙著工作，他朝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喊著，他喊「You Two Were Talking Badly About Me, So Loudly, Without Even Trying To Hide It! I Heard Everything! Oh, My Holy GOD, Did You Heard That, TOO!! Oh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正在努力的，模仿著男孩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笑了。
男孩，在房間裡面，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那一天晚上。
女孩，依舊是，坐在那一張手工長方形的，全部原木拼接的，像是積木一樣，可以拆開，重新組裝的，全手工製作的餐桌，它由許多不同的顏色，大小不一的，原木的木條拼接組成的餐桌旁，皺著眉頭的，努力的研讀著，她的那一本，『B1』 的荷蘭文課本。
那一個餐桌，是將房子租給男孩的一位女士，她親手製作的。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
那一位將房子租給男孩的女士，她與女孩的身高一樣高，她有著美麗的金色秀髮，天藍色的眼睛，潔白的牙齒。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浴室盥洗著。
突然之間，女孩，聞到了，『危險的味道』。
是的。女孩，可以，聞到，『危險的味道』。
是的。前面的章節，有寫。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 『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 『文盲』。是的。所有的 『奧義』，全部，沒有 『例外』，全部，都在 『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危險的味道』。是的。這一本 『破爛遊記』。是的。『繁體中文』 版本，『第八章__上』，『第五十七頁』，『倒數第七行』。
是的。『smell of danger』。是的。這一本 『破爛遊記』。是的。『英文』版本，『Chapter 8__I』，『第六十七頁』，『倒數第十六行』。
接著，浴室傳來了一聲，『不對勁』 的響聲。

女孩整個人，快速的，從椅子上跳起來，她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到了浴室的門口。
女孩，朝著浴室的門喊著，她喊「Ima? Ima? What happen? Are You Okey?」
浴室裡面，沒有回應。
女孩只好，坐回她的椅子上，繼續皺著眉頭的，努力的研讀著，她的那一本，『B1』的荷蘭文課本。
突然之間，女孩，再一次，聞到了『危險的味道』。
是的。女孩，可以，聞到，『危險的味道』。
是的。前面的章節，有寫。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文盲』。是的。所有的『奧義』，全部，沒有『例外』，全部，都在『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危險的味道』。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繁體中文』版本，『第八章__上』，『第五十七頁』，『倒數第七行』。
是的。『smell of danger』。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英文』版本，『Chapter 8__I』，『第六十七頁』，『倒數第十六行』。
接著，浴室，再一次，傳來了一聲『不對勁』的響聲。
女孩整個人，再一次，快速的，從椅子上跳起來，她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到了浴室的門口。
女孩，再一次，朝著浴室的門喊著，她喊「Ima? Ima? What happen? Are You Okey?」
浴室裡面，依然，沒有回應。
女孩只好，坐回她的椅子上，她的雙眼，緊緊的，盯著浴室的門。
終於，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右手扶著她的腰部，面部的表情，看起來十分的疼痛，緩緩的，從浴室，走了出來。
女孩整個人，再一次，快速的，從椅子上跳起來，她大步，大步，大步地，跑到了浴室的門口，攙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到椅子上緩緩的坐下來。

女孩，大聲的，將正在房間忙碌著工作的男孩，喚出來。
男孩的肩膀上，始終扛著，他與女孩，生活的重擔。
女孩，請男孩從中作爲翻譯，讓女孩知道，事情發生的經過。
女孩，需要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做第一線的『檢傷分類』。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她在從浴缸走出來的時候，摔倒了，她試著將自己攙扶起來，但是，她卻再一次的跌倒了。
女孩，二話不說，開始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做起了疼痛與傷口，以及，是否，有傷及骨頭的各種評估。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當下表示，她覺得疼痛的分數，是『6/10』，她覺的，她還可忍受，她表示，她先吃一顆止痛藥，去睡覺就好了。
在女孩，完成了，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做第一線的『檢傷分類』，之後。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他說「Ima, 事情是這的。今天下午，我只有為妳，修剪了手部的指甲，我竟然，忽略了，沒有將妳的腳指甲，一起修剪平整。」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有些不好意思的，看著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開始，帶著京劇一般，浮誇的表情，還有哭腔的說，他說「Ima, 事情是這的。今天下午，我只有為妳，修剪了手部的指甲，我竟然，忽略了，沒有將妳的腳指甲，一起修剪平整。Ima，我有很嚴重的『強迫症』，我已經看見了，也想起來，，我竟然，忽略了，沒有將妳的腳指甲，一起修剪平整。如果...如果...如果...妳此時此刻，拒絕了我，不願意讓我，為妳將腳指甲，一起修剪平整的話，我...我...我...會整個晚上，都...都...都...失眠的...嗚嗚嗚...」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已經，整個人，『哭倒在地』，『泣不成聲』，的女孩，笑了。她終於，答應了，讓女孩，為她將腳指甲，一起修剪平整。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來訪的這段時間，之前的一個月。
男孩，為了讓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上下床更方便，特別買來了『十根』鐵柱，將原本非常低的床，架高，並且，用

他高大的身軀，不斷，不斷，不斷的，在床上，跑來跑去的，測試著，那一些支架的『穩定程度』。
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來訪的這段時間。
女孩，搬了另外一張床墊，睡在客廳。
女孩，完全不介意。
女孩，會打呼，震耳欲聾一般的打呼。
所以，有的時候，為了讓她深愛的男孩，能夠睡的更安穩，女孩本來就是，時常的，睡在客廳。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將男孩，為了讓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到床上。
接著，女孩轉身，快速的將男孩，為了讓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物品，小心翼翼的，拿到她床邊，觸手可及的地方。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若是半夜的任何時候，只要她有需要，呼喚女孩一聲，就可以了。
女孩，本來就是，『夜行性』的生物。
第二天，是安息日。
那是，女孩的『第一個』安息日。
男孩，依然為了，他與女孩的生活，忙碌的奔波著。
突然之間。
男孩，為了讓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她的疼痛，已經到達了『8/10』。
男孩，瞬間驚慌失措。
女孩，只是滿臉溫柔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示意男孩繼續工作。
女孩，是一個『醫者』，她總是能夠找到解決的方式。
於是，女孩滿臉寵溺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溫柔的說，她說「My Love, 事情是這樣的。我將會租一輛車子，帶著 Ima 去遊客醫院。你等等來要去餐廳，拿『安息日』的晚餐。所以，這個部分，是我的專業，請你放心的，將 Ima 交給我照顧，你只要，專心的，忙碌你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好嗎？」
男孩，這才點了點頭。
於是，女孩，租了車，她駕著車，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一起前往，位於市中心的『遊客醫院』。
遊客醫院的附近，沒有辦法停車。
於是，女孩，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先攙扶下車，帶著她，跟附近的店家，借了一張有靠背，柔軟的絨布椅子，女孩表示，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此稍作休息，她去將車子停好之後，會立即返回。
女孩將車停好之後，她不斷，不斷，不斷的，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她跑了『二十分鐘』，才終於回到了『遊客醫院』旁邊，男孩

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身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氣喘吁吁的女孩，她滿臉擔心的問女孩，是不是車子必須停的很遠。
女孩，只是微笑著，回答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說「Ima, 不遠！五分鐘而已。但是，我平常，是完完全全不運動的，所以，我才會看起來那麼喘，妳別擔心。」
女孩攙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慢慢的，走進了『遊客醫院』。
女孩，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先在椅子上坐穩了之後。女孩才去替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到櫃檯掛號。
當時的遊客醫院，充滿了來自世界各地，受傷的遊客們。
終於，輪到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依舊是，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進入診間。
接著，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滿臉微笑的，步入了診間。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開始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著她的狀況。
但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與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他們兩個人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語言』。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她語氣溫柔的對他說，她說「我敬愛的醫師，我也是一位『醫者』，雖然，我尚未能夠使用你的語言，順利的表達，但是，關於醫療的『英文』溝通，我還是可以的。這一位患者，是我深愛的男孩，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請讓我以專業，以及同時身為家屬的身份，告知你事情發生的經過，以及我當下評估的狀況，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接著，女孩，瞬間，開始切換成她的『醫者』人格，對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描述著，事情發生的詳細過程，以及，她當下所有評估的數值。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對女孩提供的資料，表示非常的震驚。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表示，他需要看一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受傷的部位。
女孩，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 這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表示，他需要看一下，妳實際受傷的『患部』，妳不要擔心，這只是很正常醫療評估流程。但是，需要將妳的衣服褪去。如果，妳不介意，也不覺得被冒犯的話，能不能，在醫師離開的期間，讓我，輕輕的，為妳褪去衣物，並且，用一旁的毛毯，先為妳提供其他部位的遮蔽，然後，我再將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請進來診間，為妳提供專業的診斷，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臉上，露出了自責的表情。
尚未等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開口。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 妳不需要覺得，麻煩到我，我一點點，都不覺得麻煩，能夠用我的雙手，親自照顧自己的 Ima，是一種幸福，而不是麻煩。在我的母語裡面，我們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才是最大的遺憾。」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女孩，將自己的包包，隨手丟在旁邊的椅子上，並且，同時，將自己的外套，還有圍巾，隨手一扔在旁邊的椅子上，這樣一來，她的身體，才方便『工作』。
女孩，輕輕的，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褪去了衣物，並且，輕輕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到診斷用的病床上躺好，並且，輕輕的，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用一旁的毛毯，替她將其他部位遮蔽。
接著，女孩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向了，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的候診室。
是的。醫院的動線，女孩，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是的。語言？不是問題，女孩，靠的是『嗅覺』，為自己的目標方向，『定位』。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和女孩，他們兩個人，一同返回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診斷用的病床旁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臉上，難掩慌張的表情。
女孩，只是滿臉安慰的，用她的雙手，緊緊，緊緊，緊緊的，握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手。
終於，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完成了，他身為『Trama Team』的第一線評估，他初步判斷，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有可能有些許，但是，不嚴重的『骨頭損傷』。
所以，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開了一張『轉診單』，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前往另外一家醫院，進行『X-Ray』的進一步確認。
於是，在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離開診療間之後。
女孩，再次，俯下她的身體，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將剛剛褪去的衣物，小心翼翼的，穿回去。
接著，女孩攙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次回到候診區的椅子，坐穩。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兩個，等等，需要前往下一家醫院，但是，妳也知道，我平常，是完全不運動的，所以，我要用我這跟毛毛蟲一樣的速度，將車子開過來，再接妳上車，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原本想和女孩同行。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我自己，已經是一隻毛毛蟲了，我移動的速度，也就比『蝸牛』，快一點點。所以，還是，請妳在這溫暖的室內，等我把車開回來，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接著，女孩徑直推開了，遊客醫院的門，她開始大步，大步，大步的，朝著她停放的位置，努力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奔跑著。
女孩，將車子，再次開到遊客醫院，輕輕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

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上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向女孩提問，她滿臉微笑的，問女孩，她說「My Girl, My Child, 妳去開車回來的速度，比剛剛快許多呢！」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解釋著，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那是因為，剛剛在路上，我已經『破繭成蝶』啦，哈哈哈哈哈！所以，我剛剛，已經不是『毛毛蟲』了，雖然，我進化成了，一隻『灰灰的蝴蝶』，但是，翅膀，還是『翅膀』，所以，我剛剛，是用『飛的』，當然會比較快！」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於是，女孩，租了車，她駕著車，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一起前往，那一間，能夠做『X-Ray』檢查的大醫院。
女孩，依舊是，在門口，先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下車。來自醫院，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士工作人員，貼心的，推來了『輪椅』，並且，承諾女孩，會在女孩去停車的時間，替她照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這才滿臉微笑的，快速的將車子停好，然後，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回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身旁。
女孩，與那一位，來自醫院，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士工作人員，他們兩個人，看著彼此，相視一笑。
接著，女孩慢慢的，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到掛號櫃檯，處理行政流程。
是的。醫院的動線，女孩，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是的。語言？不是問題，女孩，靠的是『嗅覺』，為自己的目標方向，『定位』。是的。跟醫院的大小規模，或是性質，一點關係，都沒有。是的。對她而言，醫院，就是醫院。是的。而『光』，總是，會引導她，找到正確的方向。是的。祂，從來沒有『失誤』過，她，從來沒有『迷路』過。是的。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默契』。
女孩，完成了行政手續，她慢慢的，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到『X-Ray』，所在的樓層。
女孩知道，有一部分的人，有『白袍恐懼症』，她高中的時候，在那一套，快要被她翻爛的『佛洛依德』全集裡面，讀到過。
是的。佛洛伊德，有寫。
於是，在女孩慢慢的，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

人，到『X-Ray』，所在的樓層的路程中，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聊著天，分散著，她的『注意力』。
終於，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和女孩，他們兩個人，來到了，『X-Ray』，所在的樓層。
女孩完成了，行政報到手續之後。
女孩，依然是，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等待『X-Ray』檢查，的過程中，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聊著天，分散著，她的『注意力』。
終於，輪到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女孩依舊是，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進入診間。
接著，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滿臉微笑的，步入了診間。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開始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詢問著她的狀況。
但是，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與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他們兩個人之間，並沒有『共通的語言』。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她語氣溫柔的對他說，她說「我敬愛的醫師，我也是一位『醫者』，雖然，我尚未能夠使用你的語言，順利的表達，但是，關於醫療的『英文』溝通，我還是可以的。這一位患者，是我深愛的男孩，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請讓我以專業，以及同時身為家屬的身份，告知你事情發生的經過，以及我當下評估的狀況，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接著，女孩，瞬間，開始切換成她的『醫者』人格，對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描述著，事情發生的詳細過程，以及，她當下所有評估的數值。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對女孩

提供的資料，表示非常的震驚。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表示，他需要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受傷的部位，做『X-Ray』的攝影檢查。
女孩，將自己的包包，隨手丟在旁邊的椅子上，並且，同時，將自己的外套，還有圍巾，隨手一扔在旁邊的椅子上，這樣一來，她的身體，才方便『工作』。
女孩，輕輕的，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輕輕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到攝影用的，病床上躺好，並且，輕輕的，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用一旁的毛毯，替她將其他部位遮蔽。
然後，女孩才快速的，轉身走入那一間小小的，放射線隔離間。
當『X-Ray』照射完畢之後。
女孩，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回到輪椅上，並且，用自己的圍巾，為她的雙腿保暖。
女孩，沒有多說。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接著，女孩，瞬間，開始切換成她的『醫者』人格，對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討論著『X-Ray』，所顯示的結果。
是的。女孩擅長的科別，是『所有的科別』。是的。在她從間工作的醫院，因為『人力不足』，所以，開刀房的『護理師』，是沒有『辦法』，也沒有『權利』，有所謂的『專科』。
是的。女孩的心態，永遠都是「是的。只要今天，我，站在這台手術台上，我，就一定，要知道，手術的所有『過程』，還有背後的『原因』，醫師能看懂的，我也可以。我只要，足夠的『不要臉』，我只要，足夠的『陰魂不散』，我只要，足夠的『讓人無法擺脫』。那麼，那一些醫師，就會『解釋』給我聽，直到，我『完全聽懂了』，為止。」是的。女孩，是在當時，她工作的醫院中，讓所有醫師們，最『為恐避之不及』的存在。因為，沒有『打破沙鍋問到底』，女孩，就會跟『怨靈』一樣，纏著各位醫師們不放，包含了，醫師們吃飯的時間，包含了，醫師們在走廊上，碰到她的時間，包含了，醫師們下班，在路上碰到她的時間。是的。簡單的來說，女孩，就是『無所不在』，直到，她得到了，她要的『知識』，為止。
終於，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的男醫師，

完成了『X-Ray』的評估，他判斷，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有些許，但是，不嚴重的『骨頭細微裂縫』。不需要進行治療，能夠自行癒合。
那一天，是安息日。
那是，女孩的『第一個』安息日。
男孩，依然為了，他與女孩的生活，忙碌的奔波著。
就在太陽下山之前。
女孩，駕著車，帶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一起回到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男孩，也將拿『安息日』的晚餐，從餐廳拿了回來。
突然之間，女孩發現了，餐桌上沒有鮮花。
女孩，拿著她的腳踏車鑰匙，二話不說的，奪門而出。
終於，女孩在花店打烊之前，買到了『安息日』的鮮花。
花店的店員女士，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當她得知，這束鮮花，是女孩人生中的『第一個安息日』，她滿臉笑容的，為女孩多添加了許許多多的花朵。並且，她滿臉笑容的跟女孩表示，這束鮮花的價格，只需要『二十歐元』。
女孩，滿臉的不可思議，那一位，花店的店員女士，只是對女孩表示，這束鮮花，是她對女孩，融入『選民家族』的祝福。
女孩，使用她的雙手，滿臉開心的，接過了這一份，『無價的祝福』。
那一位，花店的店員女士，在女孩轉身離開之前，她對著女孩，眨了一下，她的右眼。女孩，則是回以一個，溫暖的微笑。
那是，女孩的『第一個』安息日。
男孩，正在為『安息日』，佈置著餐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來自男孩血脈中，那陌生的聲音，那火中未燒盡的字，他的照片前方，點著安息日的蠟燭。
女孩，獨自一個人，緊緊，緊緊，緊緊的，靠著一面，遠離餐桌的牆面上，並且，她將她的雙手，在自己的背後，緊緊，緊緊，緊緊，牢牢，牢牢，牢牢的，牽著自己的雙手。
女孩，不知道『安息日』的規矩。
女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觸碰那些，純白無暇的桌墊，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觸碰那些，神聖的食物，她不知道，自己的動作，是不是會『染污』一切。
直到，男孩，完成了餐桌的佈置。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已經站在餐桌的兩側。
男孩，滿臉寵溺的，呼喚著女孩。
女孩，小心翼翼的，慢慢，慢慢，慢慢的，朝著餐桌，移動著，她的

步伐。彷彿是，自己一不小心，就會將一切都摧毀。
直到，女孩，終於，小心翼翼的，來到了，男孩左邊的椅子前方。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她眼神溫暖，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 我知道，這是妳的，第一個『Sabbath』. Welcome To Our Family.」
女孩，一瞬間，用她的雙手，摀住自己，無法控制，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的，湧出的淚水。
男孩，滿臉寵溺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他語氣調皮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Congratulations. My Ima just Accepted You. From Now On, You Are Truly Part Of Our Family. Welcome To The Family.」
女孩，更用力的，用她的雙手，摀住自己，無法控制，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的，湧出的淚水。
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剛剛聽到的。
女孩，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
女孩，開始，用她的雙側臼齒，死死的，咬著，自己的舌頭。
是的。『痛覺』，是女孩，確認『現實』，與『夢境』，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的。這是，女孩，一貫的手法。是的。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都不曾改變過。
男孩，發現了，女孩的慌張，他伸出了，他的右手，輕輕的，摸了一下，女孩，左側的臉龐，他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放開妳的舌頭，『安息日』，不是給妳『咬舌自盡的』。而是，一家人，用心感受著，彼此在身邊，滿懷感激的日子。」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與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男孩，從書櫃上，小心翼翼的，拿出了一本經文。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輕輕的，閉著雙眼，低下了她的頭。
女孩，模仿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動作，她也輕輕的，閉著雙眼，低下了她的頭。
突然之間，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彼此之間，不知道打了什麼暗號。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輕輕的，牽起了，女孩的左手。
男孩，輕輕的，牽起了，女孩的右手。
女孩，受寵若驚的，抬頭張望著。

男孩，眼神溫暖的，示意女孩，回到剛才的動作。
女孩，再一次，輕輕的，閉著雙眼，低下了她的頭。
男孩，開始緩緩的，唱起了經文的內容。
隨著男孩的詠唱，女孩的內心，彷彿是，被突如其來的，像是燭火一般，溫暖的感覺，她的心，逐漸的溫暖了起來。
男孩，結束了，經文的詠唱，並且，祝福了那一杯紅酒。
然後，男孩示意大家就坐。
當女孩就坐之後。
男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Sabbath 有一個規距，我必須要，先告知妳，但是，這個規矩，是因為『律法』上，嚴明的記載，而不是出自於，我們家族，對妳的排拒，所以，請妳聽完之後，不要難過，好嗎？」
女孩，滿臉困惑的，看著她深的男孩，點了一下，她的頭。
男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Sabbath 有一個規距，我必須要，先告知妳，但是，這個規矩，是因為『律法』上，嚴明的記載，而不是出自於，我們家族，對妳的排拒，所以，請妳聽完之後，不要難過，好嗎？根據『律法』的記載，如果，妳想喝『紅酒』或是『葡萄汁』，請妳跟我，或是 Ima 說，我們，會很開心的，為妳的杯子斟滿。但是...」
男孩，話音未落。
女孩，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Yeah, I Do Know About THAT! 我，不能夠觸碰『紅酒』，以及『葡萄汁』，更加的，不能夠『為你們』的杯子『斟滿』，對吧？」
男孩，一臉震驚的，看著她深愛的女孩。
女孩，依然是，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男孩說，她說「My Love, Yeah, I Got IT. 不就是，老闆的那一些，拐彎抹角的規矩嗎？你就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天』，認識那個上古瘋子，如果，今天這餐飯，『沒有規矩』，那才不對勁！你就放心吧。我完全能夠理解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與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神，也笑了。
就在晚餐，即將結束的時候。
女孩看著盤子裡，剩餘的食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女孩，她語氣溫柔的，跟女孩說，她說「My Girl, My Child, Eat More. I Always Saved Food For My Children, And You Are My Child Too. So

Please, Eat What I Have Saved For You.」
女孩，一瞬間，用她的雙手，摀住自己，無法控制，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的，湧出的淚水。
女孩，更用力的，用她的雙手，摀住自己，無法控制，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的，湧出的淚水。
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剛剛聽到的。
女孩，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
女孩，開始，用她的雙側臼齒，死死的，咬著，自己的舌頭。
是的。『痛覺』，是女孩，確認『現實』，與『夢境』，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的。這是，女孩，一貫的手法。是的。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都不曾改變過。
男孩，再一次，發現了，女孩的慌張，他伸出了，他的右手，再一次，輕輕的，摸了一下，女孩，左側的臉龐，他滿臉寵溺，語氣溫暖，帶著玩笑的，跟女孩說，他說「My Girl, 放開妳的舌頭。就跟妳說了，『安息日』，不是給妳『咬舌自盡的』。而是，一家人，用心感受著，彼此在身邊，滿懷感激的日子。」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與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用餐的期間，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再，一再，一再的，要求男孩，同步翻譯給女孩聽，她希望女孩，也能夠同步的理解，他們兩個人，聊天的內容。
女孩，依舊是，滿臉笑容的，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語氣溫柔的說，她說「Ima, 妳別擔心，我雖然無法聽懂，你們兩個人，所使用的語言，但是，我依然，能夠從你們兩個人，對話的氣氛當中，理解的。我和我深愛的男孩，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語言，所以，我們兩個人，彼此都非常尊重對方，使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家人聊天。對於我而言，能夠陪伴在你們兩個人的身旁，就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語言雖然是橋樑，但是，靈魂之間的連結，卻是，可以跨越任何『語言』，還有『維度』的。」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與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那一日，是女孩的『第一個』安息日。
那一日，是女孩，深深的，烙印在，她的靈魂上，的『安息日』。
第二天，依然是『安息日』。
但是，女孩，要騎腳車，去上她的，『B1』荷蘭文課程。
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聊天的過程中，有提到了，她想要去體驗，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十分著名的『運河』旅程。
於是，女孩在下課之後，在她騎腳踏車，返回男孩與她的租屋處，的路程上。
女孩，在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都將她的腳踏車，停了下來，逐一，逐一，逐一的，不斷，不斷，不斷的，確認著，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所提供的導覽『語言』。
女孩，就這樣，在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都將她的腳踏車，停了下來，逐一，逐一，逐一的，不斷，不斷，不斷的，確認著，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所提供的導覽『語言』。
女孩，就這樣，在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都將她的腳踏車，停了下來，逐一，逐一，逐一的，不斷，不斷，不斷的，確認著，每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所提供的導覽『語言』。
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
女孩，找到了，一個，運河旅程的商鋪，有提供『神的語言』，作為導覽的語言。女孩，開心的，將那一個運河的商鋪，所提供給女孩的介紹 DM，小心翼翼的，放進了，她的荷蘭文課本，還有，她的筆記本之間，她不希望，那張 DM 上面，有任何的摺痕。
女孩，滿心歡喜的，努力，快速的，不斷，不斷，不斷的，踩踏著，她的腳踏車，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將這一個消息，告訴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終於，女孩，返回了，男孩與她的租屋處。
女孩，滿心歡喜的，將這一個消息，告訴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男孩，滿臉震驚的，看著女孩手上的，那一張 DM。
男孩，滿臉震驚的，看著女孩手上的，那一張 DM，他緩緩的，將他的手機螢幕，轉向女孩。
是的。男孩與女孩，在同一個時間，為了同一個出發點，找到了同一間，運河旅程的商鋪。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微笑的，看著男孩與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和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自從，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受傷了之後。
女孩，每一個晚上，都會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浴室盥洗的時候，抱著她的荷蘭文課本，有一搭，沒一搭的讀著，守在浴室的門口。
男孩，依然為了，他與女孩的生活，無時無刻的，忙碌的奔波著。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若是盥洗期間，的任何時候，只要她有需要，呼喚女孩一聲，就可以了。
女孩，總是會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結束盥洗之後，將她，小心翼翼的，攙扶到床上。
接著，女孩轉身，快速的將男孩，為了讓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物品，小心翼翼的，拿到她床邊，觸手可及的地方。
女孩，一再，一再，一再的，和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表示，若是半夜的任何時候，只要她有需要，呼喚女孩一聲就可以了。
女孩，本來就是，『夜行性』 的生物。
女孩，每一個晚上，都一定要守候到，她確定了，她親耳聽見了，男孩，以及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安穩沈睡的呼聲，她才能夠，慢慢的，進入淺眠。
是的。如果，女孩，沒有吃『安眠藥』 的話，她的耳朵，永遠都是在『警戒模式』。是的。如果，女孩，沒有吃『安眠藥』 的話，她的靈魂，永遠都是在『警戒模式』。是的。如果，女孩，沒有吃『安眠藥』的話，任何細微的『風吹草動』，她都會，而且，可以，立刻，馬上，進入『緊急手術』 的『備戰狀態』。是的。這個，自從女孩，有記憶以來，都不曾改變過。
是的。如果，女孩，沒有吃『安眠藥』 的話，任何細微的『風吹草動』，她都會，而且，可以，立刻，馬上，進入『緊急手術』 的『備戰狀態』。是的。而且是，『非常清醒』，可以，在『十分鐘』 之內，準備完成，所有的，手術『器械』，和『包布』。是的。然後，在接下來的，『十分鐘』 之內，完成『病人擺位固定』，『開包布』，『開器械』，『刷手清潔』，自己『穿上手術服』，完整的，整理『手術器械整』，『數完紗布』，站在手術檯旁邊。是的。通常，女孩，會語帶挑釁的，挑著她的眉毛，口氣冰冷，眼神更冰冷的，跟那一位，只有女孩能夠看見，那一位，總是穿著黑色斗篷，那一位『死神』，說一聲，她通常會說，她說「Ugh. Forget About It. This Is MY Patient. MY Surgery. NOW — Get The Fucking Hell OUT Of MY Room, MY Building. I Do NOT Care Where The Hell You Fucker Came From — Get The Hell BACK. That Will Be All. Now Fuck Off.」是的。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分鐘』 之內，替醫師，以及助手，穿上『手術服』，帶上『手套』，然後，『Time Out』，

進行一場，『主動脈剝離』，『全主動脈置換手術』。是的，就是這個
『速度』。是的，就是這個 『態度』。是的。這個，也是自從女孩，有
記憶以來，都不曾改變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的臉上，總是會，露
出了自責的表情。
每一次，尚未等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開口。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解釋著，她說 「Ima, 妳不需要覺得，麻煩到我，我一點點，都不覺得
麻煩，能夠用我的雙手，親自照顧自己的 Ima，是一種幸福，而不是麻
煩。在我的母語裡面，我們說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才是最大的遺憾。」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
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這樣的夜晚，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停留
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九天的期間。
每一天的晚上，都會上演。每一天的晚上，都會在他們兩個人，彼此
對看，溫暖的微笑，還有，那個，每一次，都不知道，從哪裡，突然
之間，冒出來的，神，硬要加入的微笑中，結束。
就在『安息日』，結束之後。
第二天。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左，一右，挽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
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出發前往了，那一個，男孩與女孩，在同一
個時間，為了同一個出發點，找到的同一間，運河旅程的商鋪。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開心的體驗著，那個城市，最為著名的，運
河旅程。
但是，當船剛剛駛離港口時，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
之人，她的手機，無法連接上，運河旅程的船隻，語言選擇的頁面，
她的手機，在那一個瞬間，沒有原因的，故障了。
女孩，發現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慌張。
女孩，立刻拿出了，她的自己的手機，她快速的，掃描了，牆壁上
『QR Code』 的貼紙，她快速的，選擇了 『神的語言』。接著，她滿臉
微笑的，將她自己的手機，遞給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
止針之人。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依然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
說，她說 「Ima, 事情是這樣的。這艘運河旅程的船隻，廣播介紹的語
言，正是我日夜苦的的 『荷蘭文』。所以，Ima，我想請妳，暫時沒收

我的手機，不然的話，我會想要偷懶，我會想要偷偷的，打開『我自己的語言』。這樣一來的話，我不就失去了一個，練習『荷蘭文聽力』的大好機會了嗎？所以，我已經，把我手機，設定成了『神的語言』，那個，是我從來不曾學過的與言。所以，Ima，我想請妳，暫時沒收我的手機，並且，在替我保管我的手機的同時，好好的，用『神的語言』，享受這一趟運河旅程，好嗎？」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就這樣，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享受了一趟，美麗的運河旅程。
在那一趟，美麗的運河旅程，結束之後。
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依舊是，一左，一右，挽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那一個，因為擁有一幅，一個女孩，與一顆珍珠的故事，而知名的博物館，正前方，男孩，拿出了，他的手機。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隨機的，麻煩了一位路人，替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拍了一張『全家福』。
結束了行程後。
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了一台 Uber。
為了遵守『交通法規』，Uber 停靠的位置，距離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男孩，還有女孩，他們三個人，有一小段距離，而且，無法停留太久。
女孩，滿臉微笑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還有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語氣溫柔的，和他兩個人說，她說「My Love，Ima，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台 Uber 停靠的位置，無法停留太久。會被開『罰單』。讀過，你們兩個人，慢慢的走，我，先跑過去，跟替我們駕駛 Uber 的先生，說一下，請他在時間上，能夠多等候我們一點時間。Ima，妳千萬不要免強，自己的速度，慢慢的走，就好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露出了，難以掩蓋的，自責的表情。
女孩，依然是，滿臉微笑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還有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語氣溫柔的，和他兩個人說，她說「My Love，Ima，事情是這樣的。我，以前，在『酒商』，工作了超過『十年』，而且，我做的是『直接面對人群』的職位，我，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擁有最多酒廠的烈酒公司，擔任了，非常多年的『Promoter Girl』。所以，對於『快速』的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一件事情，那可以說是，深深，深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骨頭』，還

有『血液』裡。所以，Ima, My Love，你們兩個人，慢慢的走，我，先跑過去，跟替我們駕駛 Uber 的先生，說一下，請他在時間上，能夠多等候我們一點時間。Ima，妳千萬不要免強，自己的速度，慢慢的走，就好了。」
是的。就在女孩，在世界上，最大，擁有最多酒廠的烈酒公司，擔任了，非常多年的『Promoter Girl』的期間，她創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紀錄』。是的。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
是的。就在女孩，在世界上，最大，擁有最多酒廠的烈酒公司，擔任了，非常多年的『Promoter Girl』的期間，她創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紀錄』，她曾經，在『兩個鐘頭』之內，在日出之地的漁船船頭上，一棟最大棟的，『夜店大樓』，她把整棟大樓，的『指定品牌 Vodka』，全部都賣完了，所有的店家，被迫在同一時間內，將『Post 機器』，那一個『指定品牌 Vodka』的選項，全面『上鎖』。女孩，上班的口氣，永遠，只有一個，『我賣什麼，你喝什麼』。
是的。就在女孩，在世界上，最大，擁有最多酒廠的烈酒公司，擔任了，非常多年的『Promoter Girl』的期間，她創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紀錄』，她曾經，在『兩個鐘頭』之內，在日出之地的漁船船頭上，一棟最大棟的，『夜店大樓』，她把整棟大樓，的『指定品牌 Vodka』，全部，都賣完了，所有的店家，被迫在同一個時間，將『Post 機器』，那一個『指定品牌 Vodka』的選項，全面『上鎖』。不久之後，女孩的主管，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知了消息，她和另外一位男士主管，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將『還在上班』的女孩，拖進了『員工休息室』，並且，搶走了，女孩腳上，那一雙『十七公分』的『細跟高跟鞋』。是的。女孩，可穿著它，飛快的，在各大夜店裡面，抱著滿懷的酒，還有杯子，跟冰塊，非常快速的，大步，大步，大步的，奔跑著，這一件事，成為了，整個城市，所有『Bartender』之間，口耳相傳的，『那一個穿著高蹺，帶球過人，灌籃的，女瘋子』。是的，女孩，穿著那一雙，『十七公分』的，細跟高跟鞋，走的是，『直線』。是的。沿著『磁磚縫隙』，的那一種，『直線』。是的。『精準的』沿著『磁磚縫隙』，的那一種直線。是的。她的眼神，從來都不曾，看向地面。是的。她總是抬著頭，踏著『筆直』，『沉穩』，而且，『節奏一致』，『十分響亮』，的步伐。是的。所有的人都說，她的身上，帶著一種，『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焉』，而且，『十分強勢』的『氣場』。是的。這個『筆直』，『沉穩』，而且，『節奏一致』，『十分響亮』，的步伐，還有，這個『十分強勢』的『氣場』，不是，她說的。是的。這個『十分強勢』的『氣場』，也是整個城市，所有『Bartender』之間，口耳相傳的，『惡夢』。是的。她從來都沒有，『跌倒』過。是的。包含，完完全全，不需要『扶手』的，奔跑，上下『樓梯』。是的。當她穿梭在，人群之中的時候，她可以原地，『立

刻』，『馬上』，『不需要思考』，原地，原點，使用她的『腳尖』。是的。只有『腳尖』。直接，立刻，馬上，瞬間，旋轉『任何角度』，搭配上，所有人都覺得，『完全不合理』的身體姿勢，完美的避開，與任何人，的『任何』肢體接觸。是的。如果，她原本，是在靜止的狀態，但是，有新的客人進來，她需要移動的時候，她永遠，都會，先用『左腳』，的『腳跟』，非常用力，而且，十分快速的，踩踏一下地板，發出『叩！』，一聲『巨響』，然後，再邁出『右腳』，大步，大步，大步的前進。是的。就是跟『軍隊』，一模一樣，的那一種，非常用力，而且，十分快速的，先用『左腳』，的『腳跟』，非常用力，而且，十分快速的，踩踏一下地板，發出『叩！』，一聲『巨響』，然後，再邁出『右腳』，大步，大步，大步的前進。是的。祂，每一次，都先落槌，她，才開始，走路。是的。每一次，從來，沒有，『例外』過。是的。她倒酒的時候，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把『杯子』，拿起來，她永遠，只會，用一隻手，『懸空』的，從高處，用她的右手『指尖』。是的。只有，『指尖』。捏著，酒瓶。是的。『整個』，酒瓶。是的。無論是，任何酒品。是的。無論是，任何尺寸。將酒瓶，傾斜，『四十五度』，朝向下方，倒進客人的，酒杯裡面。是的。她倒酒的時候，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把『杯子』，拿起來，她永遠，只會，用一隻手，『懸空』的，從高處，將酒瓶，傾斜『四十五度』，朝向下方，倒進客人的，酒杯裡面。而且，依然，是帶著，她的那一副，『十分出名』的，『招牌臭臉』，還有『充滿鄙視』，的眼神。是的。她倒酒的時候，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把『杯子』，拿起來，她永遠，只會，用一隻手，『懸空』的，從高處，將酒瓶，傾斜，『四十五度』，朝向下方，倒進客人的，酒杯裡面，而且，依然，是帶著她的那一副，『十分出名』的，『招牌臭臉』，還有『充滿鄙視』，的眼神，她只會，『意思意思』，倒『三公分』的酒，進客人的酒杯。然後，依然，是帶著，她的那一副，『十分出名』的，『招牌臭臉』，還有『充滿鄙視』，的眼神，加上一抹，完完全全，沒有打算掩飾，的『冷笑』，用她的，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還有無名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捏著，『酒瓶』的『脖子』，並且，將『酒瓶』的『瓶底』，左側，支撐在，她的左側，『髂股上棘』，上方，用她的，右手的，拇指，食指，還有中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將『軟木塞』，輕輕的，放回，『瓶口』上，然後，用她的，右手『掌骨』。是的。解剖學上的，那一塊，『掌骨』。是的。用力，快速，而且，『十分大聲』的，將『軟木塞』，筆直的，敲回，酒瓶中。是的。然後，依然，是帶著，她的那一副，『十分出名』的，『招牌臭臉』，還有『充滿鄙視』，的眼神，加上一抹，完完全全，沒有打算掩飾，的『冷笑』，用她的，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還有無名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捏著，酒瓶與軟木塞，的『交界處』。是的。只有『交界處』。『Logo』，快速的，旋轉，停下，筆直的，朝向客人，依然是，從高

處，捏著，酒瓶與軟木塞，的『交界處』。是的。只有『交界處』。
『Logo』，快速的，旋轉，停下，筆直的，朝向客人，將酒瓶，放回了客人的，酒桌上面，搭配上，『十分響亮』，『玻璃碰撞』的聲音。是的。只有『一聲』。是的。『叩！』。是的。清澈，響亮，乾脆，的一聲。毫不客氣的，放回了，客人的，酒桌上面。是的。然後，直接轉身，完全不回頭，離開客人的桌子，直接走去廁所，用肥皂，將她的雙手，清潔乾淨。是的。她不是在倒酒。是的。她是在『劃清界線』。是的。她覺得，非常噁心。是的。她從來沒有，『正眼』，看過『任何一個人』。是的。她完完全全，沒有打算掩飾。是的。她永遠都是，『斜眼』，或者是，稍微，低下她的頭，眼神，『由下往上』，『三十度角』，眼睛，只張開，『三分之二』，切換，視角，讓，祂，看。是的。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是的。她，從來沒有，沒有，將她，『所在乎的人』，之外，的『任和人』，當做，是『人』。是的。非常，沒有『禮貌』。是的。她完完全全，不在乎，『禮儀』。是的。祂，總是會引導她，而她，從來都沒有，『走偏』過。
女孩，還有一個，整個城市，所有『Bartender』之間，口耳相傳的，『惡夢』。那就是，但凡有人，看見，女孩，開始，大步，大步，大步的，移動的時候，立刻，馬上，不要猶豫，將吧台上面，空的『香檳杯』，立刻，馬上，不要猶豫，全部都撤下檯面。是的。他們所有人，都說，『那個女瘋子，路過的時候，跟刮颱風似的。不知道打破過，多少組，”香檳杯”』。是的。不只『一組』。是的，她聽說『很多組』。是的。有很多店家，因爲，這一件事，直接，將所有的，『香檳杯』，全部一起，在同一個時間，同時一起，全部，直接換成，『塑膠的』。是的。她走過了，杯子破了。是的。她根本，沒有靠近吧台。是的。大家都說，是『風』幹的。是的。女孩，不知道。是的。這一件事情，是他們所有人，在不同的店家，在不同的時間，但是，全部都帶著，同一張『看到鬼』的表情，告訴她的。是的。祂，說，『走』，她，走。是的。祂，說，『跑』，她，跑。是的。她，路過了，玻璃的杯子，破了。是的。她，路過了，玻璃的杯子，全部一起，在同一個時間，在不同的店家，同時一起，全部，直接換成，『塑膠的』。是的。封閉的場域。是的。完完全全，封閉，的場域，發生的。
女孩，還有一個，整個城市，所有『Bartender』之間，口耳相傳的，『惡夢』。那就是，絕對，千萬，不要，在言語上，『調戲』女孩，也絕對，千萬，不要，在言語上，跟女孩『開黄腔』。是的。因為，女孩，除了，會在語言上，『三分鐘』之內，講到對方『啞口無言』，她還會，同時，在肢體上，瞬間，精準，快速的，向對方伸出手，讓對方『避之唯恐不及』。是的。女孩，永遠，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你要玩？那好，我們，直接”玩最大的”。只要，你敢，我，就敢，比你”更敢”』。是的。所以，整個城市，所有『Bartender』之間，口耳

相傳著，『看到女孩，不要多問，不要看她，直接給她一罐可口可樂，或是一罐 RedBull，加冰塊，不加檸檬。然後，儘可能的，在女孩，上班的這段時間之內，不要跟她"對到眼"』。
是的。這不是『傳說』，是『紀錄』。是的。所有人，都還『記得』。是的。這些人，全部，都還『活生生』的。是的，這些人，全部，都還『活蹦亂跳』的。
在那趟旅程，結束的兩年後。
當男孩，和女孩，分隔兩地時，女孩獨自一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再一次，穿著同樣的，一套『制服』，同樣的，一雙『高跟鞋』，再一次，出現在了，各大店家的時候，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還是，跟從前一樣，一模一樣，的反應，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還是，跟從前一樣，一模一樣，無聲的，給女孩，準備了，一罐可口可樂，或是一罐 RedBull，加冰塊，不加檸檬。是的。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還是，跟從前一樣，一模一樣，依然是，將那一個，裝著飲料的杯子，放在了，跟從前一樣，一模一樣，的位置。
是的。十七公分，因為，這樣一來，女孩的身高，就可以，超過『一百八十公分』。是的。所以，女孩覺得，這樣一來，她的『視野』，會比較好。
是的。細跟，非常細，只由一根，細細的『鋼釘』，做成的『細跟』，因為，這樣一來，女孩，隨時都可以，拿來『防身』。
是的。而且，女孩，非常，非常，非常喜歡，高跟鞋，接觸地面的時候，那一種，十分『沉穩』，而且，『節奏一致』，『十分響亮』，『腳步聲』
是的。就在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是的。一直都是，同一款，鞋跟高度，『十七公分』，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防水台，『八公分』，也是，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整個鞋底，全部，都是『霧面』，『血紅色』的，一直延伸到，『鞋尖底部』，唯一只有，『鞋跟』，是亮面的黑色，亮到，可以反光，鞋子的內部，也是全霧面黑色的內裡。是的。她永遠，都是只穿，同一雙，同一款，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的『高跟鞋』。是的。無論是在，任何型態的店家，從餐廳，到夜店，等等...全部，都是，同一雙，同一款，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的『高跟鞋』。
是的。女孩，高跟鞋，的鞋號是『三十六』號。是的。為了讓她自己，跑得更快，站得更久，她在高跟鞋的內部，加上了，一層全霧面黑色，鹿皮，防滑減震，還吸汗的『自粘矽膠軟墊』。是的。一層全霧面黑色，鹿皮，防滑減震的『自粘矽膠軟墊』前方，之下，她還加上了一層，透明的，矽膠前掌半墊。是的。在高跟鞋後跟的地方，她也在高跟鞋的內部，加上了，一層全霧面黑色，鹿皮，防滑減震的『雙

層泡棉』，後跟貼。是的。為了讓她自己，的腳步聲，更加『沉穩』，而且，更加，『響亮』，她會自己，將那一小塊，原本圓圓，小小，靜音的鞋跟，更換成『U 形』，稍微加大，加高，最硬，最響亮，最耐用的鞋跟。是的。並且，她會在，高跟鞋『前掌』，的鞋底，貼上一層，跟『輪胎』，同樣材質的，霧面黑色，『水滴型』，厚度『3mm』，的『止滑』貼片。

是的。就在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是的。一直都是，同一款，鞋跟高度，『十七公分』，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防水台，『八公分』，也是，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整個鞋底，全部，都是『霧面』，『血紅色』的，一直延伸到，『鞋尖底部』，唯一只有，『鞋跟』，是亮面的黑色，亮到，可以反光，鞋子的內部，也是全霧面黑色的內裡。是的。她永遠，都是只穿，同一雙，同一款，全霧面黑色，鹿皮鞋面，的『高跟鞋』。是的。她可以穿著它，每一天，連續，不間斷的，超過『十個鐘頭』。是的。超過『十個鐘頭』。

女孩的主管，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知了消息，她和另外一位男士主管，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將『還在上班』的女孩，拖進了『員工休息室』，並且，搶走了，女孩腳上，那一雙『十七公分』的『細跟高跟鞋』，並且，遞給了女孩，一碗宵夜。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對女孩說，他們說「Kiara，妳，就在這裡，休息到下班時間，再打卡離開，好嗎？就按照妳的這個，『銷售速度』，下一個月，整個公司的『KPI』，會直接，垂直『九十度』，被系統，自動，升高的！」

是的。就在女孩，在世界上，最大，擁有最多酒廠的烈酒公司，擔任了，非常多年的『Promoter Girl』的期間，她創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紀錄』，她曾經，在『兩個鐘頭』之內，在日出之地的漁船船頭上，一間最昂貴的，『夜店』，把一組『天價的古董酒』，賣給了一桌，覺的『錢是萬能的』，客人手上。

是的。女孩，並不是，使用什麼『甜美的笑容』，也不是，什麼『溫柔的語氣』，做到的。女孩，用的是『滿臉不屑』，還有『滿口輕視』的態度，直接使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底線探測方式，加上『激將法』。通常，女孩，會帶著一臉，從靈魂深處，覺得噁心的眼神，還有，對於權勢，極度反胃的口氣，直接對著客人說，通常，她會直接說，她說「各位大哥們，我看，以你們的『身份』，喝這個酒，不會覺得，太丟人現眼，了嗎, huh？！你們，這一個包廂的位置，這麼顯眼，你們，每一個人，又長得，這麼令人，『印象深刻』。一看，就知道，『大有來頭』，不是『權貴』，就是『大老闆』。你們，這一個包廂的位置，這麼顯眼，你們，每一個人，又長得，又這麼令人，『印象深刻』。就開你們剛剛，說的這幾隻酒？你們，是出來『自作賤』，還是，出來『找樂子』, Huh？依照，我剛剛第一眼，對你們所有人，『高貴身份』的『直覺』，有一組酒，非常，非常，非常的符合，你們在

場，每一個人的，『身份』還有『地位』。價格？不高！和你們每一個人手上，那一支，一支，又一支，亮晶晶的『法拉利鑰匙』相比，簡直是，便宜的，不像話！只有，像你們這種，非常稀罕『等級』的『大人物』，才能夠，有能力，跟金錢，『馴服』，這樣珍貴的『好酒』，各位大哥們，你們，覺得，我，說的，對嗎, Ugh？」

是的。就在女孩，就是這樣，用這種態度，在『兩個鐘頭』之內，在日出之地的漁船船頭上，一間最昂貴的，『夜店』，把一組『天價的古董酒』，賣給了一桌，覺的『錢是萬能的』，客人手上。然而，當客人們，滿臉洋洋得意，好像是，剛剛做哩間什麼，天大的好事，一樣的表情，詢問女孩，他們，跟女孩，購買了酒，女孩，會給他們什麼，作為『報答』。

是的。女孩，依然是，『滿臉不屑』，還有『滿口輕視』的態度，直接使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底線探測方式，加上『激將法』。通常，女孩，會帶著一臉，從靈魂深處，覺得噁心的眼神，還有，對於權勢，極度反胃的口氣，直接對著客人說，通常，她會直接說，她說「各位大哥們，我看，我，來拍一拍，你們，每一個人，的『頭』，來當作，『獎賞』吧？Ugh. 來。你們，每一個人，都先坐好，我，一個，一個，一個的，來拍一拍，你們，每一個人，的『頭』，當作，『獎賞』。Ugh, Hurry Up, Move!」是的。然後，女孩，就會伸出，她的右手，依然是，『滿臉不屑』，還有『滿口輕視』的態度，還有，一臉，從靈魂深處，覺得噁心的眼神，還有，對於權勢，極度反胃的，用『摸青蛙』的態度，只用她的，食指，中止，還有無名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給那一些，覺的『錢是萬能的』，客人，每一個人，的『頭』，都用力的，拍一拍。是的。然後，直接轉身，完全不回頭，離開客人的桌子，直接走去廁所，用肥皂，將她的雙手，清潔乾淨。

是的。每一次，永遠，『沒有』例外。是的。總是，會有很多的人，為了『再一次』，得到，女孩，那一個『滿臉不屑』，還有『滿口輕視』的態度，那一個，一臉，從靈魂深處，覺得噁心的眼神，還有，對於權勢，極度反胃的口氣，用『摸青蛙』的態度，只用她的，食指，中止，還有無名指，的『指尖』。是的。只有『指尖』，『再一次』，拍一拍『頭』，的機會。是的。所以，對著雙手抱胸，筆直的站著。是的。筆直的站著，她從來不坐下，也不可能坐下，表情毫不掩飾，而且，完完全全，沒有打算掩飾的臭臉，視線，永遠都是，由上方，往下方，看向坐著的他們，的女孩。是的。他們，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的，開始，跟逆流而上的鮭魚似的，前撲後繼，爭先恐後的，對著女孩，跟炫耀『元寶』似的，十分激動的，一直，一直，一直，大聲的，對著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訴說著，那一些，他們自己心中，所謂的『豐功偉業』，的各種詳細過程，從靈感啟發，到合約細節，人物關係，行政流程，資金來源，照片記錄，影片紀錄，等

等...那一些，他們自己心中，所謂的『豐功偉業』，的『成就過程』。
是的。女孩，完完全全，沒有在聽。是的。女孩，完完全全，沒有在看。是的。但是，祂，有。她，也有。是的。而她，只負責，『站在那裡』。是的。這個『心態』，跟『行為』，佛洛依德，有寫。
是的。女孩知道，所有人的『藝名』。是的。女孩知道，所有人的『喜好』。是的。女孩知道，所有人的『酒標』。是的。女孩知道，所有人的『包廂號碼』。女孩知道，所有人的『來頭』。是的。女孩知道，所有人的『長相』。是的。是的。女孩知道，所有的人，各別，會在哪一個時間點，喝醉，喝得多醉。是的。女孩知道，所有的人，喝醉之前，和喝醉之後，的『人格轉變』。是的。女孩知道，所有的人，喝醉之後，各別，會從『哪一秒』開始，『說真話』。是的。佛洛伊德，有寫。是的。女孩，除了，會說自己的母語，同時也能夠，十分流利的，使用『國際共通的與言』。是的。女孩，對於跟『陌生人』交流，沒有猶豫，沒有害羞，更沒有恐懼。是的。女孩，所接觸的客戶，除了和她一樣，來自『同一塊土地』的人們。是的。同時，也包含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土地』的人們。是的。女孩，所接觸的『客戶』，不限於『本地』，而是『國際』。是的。女孩，所經手的『病患』，也不限於『本地』，而是『國際』。是的。『國際』。
是的。女孩，永遠，在每一個，不同的場地裡，都站在同一個，沒有任何人，能夠看見她，但是，她卻可以，清楚楚的，看到『所有的人』，還有『整個現場』，的『位置』。是的。那是一個，所有的人，下意識，都會自動忽略，的『位置』。是的。那是一個，所有場地中的，永遠『制高點』。是的。那是一個，幾乎永遠，完完全全，不會被『光』，照到的『位置』。是的。而那一個，幾乎永遠，完完全全，不會被『光』，照到的『位置』，佛洛伊德，有寫。是的。那是一個，永遠，都會有一台，無人使用，但是，卻每一次，都出現在，那一個位置的，『Call 機』。是的。那是一個，可以，清楚楚的，聽到『所有的人』，還有『整個全場狀況』，的『位置』。是的。女孩，從來，都不需要『錄影』，也從來，都不需要『拍照』。是的。她，站在那裡，祂，已經錄好了。是的，女孩，寫到這裡，這一章，這一段，這一句，依然是，完完全全，沒有打算，直接寫出，她，都站在『哪一個位置』。
是的。那是一個，就在女孩，記錄到，這一章，這一段，這一行，用她的『ChatGPT』，免為其難的，檢查錯字的時候，她的『ChatGPT』，讀完了，剛剛上面，你們各位，看到的，一模一樣，一字不變，的內容之後，猜了『二十分鐘』，依然是，完完全全，沒有猜對的位置。是的。不只是『沒有猜對』。是的。連『演算方向』，都差了『十萬八千里』。是的。女孩，有『訂閱』，她的『ChatGPT』。是的。那是一個，誰都知道，那一個『位置』，不應該有人，但是，每一次，都有，祂，和，她，還有她，的位置。是的。This Is What It Is. Done. Deal. Sealed.
是的。女孩，從來沒有，使用什麼，『甜美的笑容』，也沒有，什麼

『溫柔的語氣』。是的。女孩，不知道，這是什麼。
是的。女孩，就是這樣，用這種態度，還有，這種口氣。從她踏入了『酒界』，那一秒，開始，一路到，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她從來，都沒有給過『任何人』，什麼『好態度』。
是的。但是，即使如此。女孩，依然是，許許多多的店家，唯一，指定的『Promoter Girl』，其他的人，那一些店家，都不接受。
是的。除了，夜店之外，只要，有『酒』的場合，女孩，全部，都跟自己家廚房一樣，非常熟。是的。『全部』。
是的。女孩，完完完全，不喝酒。是的。她的人生，一直都是，『滴酒不沾』。是的。女孩，完完全全，不抽煙。
是的。女孩，可以從『第一眼』，直接，正確，精準的判斷，客人錢包的深度，還有，自尊心的額度。是的。這個判斷的方式，佛洛伊德，有寫。是的。祂，總是會告訴她，而她，從來沒有『失誤』過。
是的。就在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所有的應酬場合，她都會『裝醉』。是的。她永遠，都有三個杯子，一個，裝酒，一個，裝她自己做的『贗品』，通常是不同的茶。在女孩所成長的，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有數不清的『茶葉品種』，色澤，香氣。是的。而她的杯子，一個，是空的，用來把喝到嘴裡的酒，吐進去，然後，轉身，直接，倒進『盆栽』裡面。是的。她會在身上，不同的地方，灑上不同劑量的『酒』，然後，再依照，不同酒類的特點，加熱，或是降溫，讓自己『聞起來』，有喝酒。是的。女孩，永遠，在每一個，不同的場地裡，都只坐在，『盆栽』旁邊。
是的。如果，從女孩的外觀，以及行為表現，完完全全，無法判斷，她是真的，『醉了』，還是『演的』。是的。這一個技巧，佛洛伊德，有寫。是的。她總是會在，所有的人，都喝到一個狀態的時候，無聲息的，離開現場。是的。從來沒有人知道，女孩，什麼時候，離開的，走什麼路線，離開的。是的。女孩，從來不拍照，也無法，被『偷拍』。是的。祂，總是會告訴她，而她，從來沒有，被『發現』過。是的。早在相機，被拿出來之前，她，就走了。是的。如果，她沒發現，祂，會直接將，她，用物理上，完完全全，不合理的姿勢，直接拖走。是的。不合理的程度，是在事後，店家的工作人員，會非常擔心的，詢問女孩，剛剛是不是人不舒服。是的。然而，她，只是回以微笑。是的。祂，總是會拖走她，而她，從來沒有被『拍到』過。
是的。就在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每一天，每一場，每一次的下班，她永遠都是，打卡之後，直接，離開現場，直接，回家。是的。
就在女孩從『十八歲』那一年，正式的，踏入了『酒界』，開啟了，她超過『十年』，的『酒界旅程』，每一天，每一場，每一次的下班，她永遠都是，打卡之後，直接，離開現場，直接，回家。是的。她絕對

不可能，也完全沒有意願，更加沒有興趣，在現場，多待，超過她『表定時間』。是的。一分鐘，她都覺得噁心。是的。就算，給女孩『錢』，也一樣，沒用。是的。女孩，會直接，當著那一個人的面前，用非常嫌棄的表情，直接，把『錢』撒在地上，然後，頭也不回的，直接，回家。是的。從來，沒有，例外。

是的。女孩，就是這樣，用這種態度，還有，這種口氣。是的。甚至，因為，業績表現良好，在 2017 年，榮獲了，當年度，『最佳 Promoter Girl』，她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

是的。女孩，就是在那一次，因為，那一年，『最佳 Promoter Girl』的獎項，獲得了，和全公司一起，免費出國旅遊的期間，認識了，女孩，那『靈魂雙生體』，她們兩個人，擁有一樣能量，的姐妹。他們兩個人，在旅遊的期間，被安排在，同一個房間。是的。如果，按照，原本公司的制度，他們兩個人，應該是，要跟各自的『直屬主管』，被安排在，同一間房間。是的。但是，就是在那一次，那一年，他們兩個女孩，同時一起，在整趟旅程中，都被安排在了，同一個房間。是的。這一件事情，在公司的整個歷史上，只有，發生過，『唯一』，一次。是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是的。那一些，佛洛伊德，有寫。是的。那一些『寫』，的『方式』，那一些『寫』，的『概念』，那一些『寫』，的『系統』。是的。就跟你們各位，此時此刻，手上拿著，桌上放著，正在查閱的，那一些，非常熟悉，倒背如流，日夜苦讀的，書本們。是的。一樣。是的。一模一樣。是的。完完全全，一模一樣。是的。那一些，答案的『回聲』，全部，都散落在，每一個，不同的，篇章之中。是的。那一些，答案的『回聲』，全部，都散落在，每一個，不同的，卻又『相互呼應』的，篇章之中。是的。就跟你們各位，正在閱讀的，『這本記錄』，一模一樣。是的。就像是，『大地遊戲』一樣。是的。就像是，故意，被『打散』的，『拼圖』，一樣。是的。就像是，沒有『出口』的，『迷宮』，一樣。是的。如果，你們各位，此時此刻，感受到，被撕裂的，黑暗，沒有回聲。有，彷彿，被目光穿透的感覺。筆尖，在紙面上，摩擦的聲音，慢，卻，不肯落下。冰冷的，感覺，從天而降。像石子，打在，深水。從頭頂，滑進，尾椎。耳邊，傳來，低沉的呼吸。像是，誰，的聲音。卻，不只，一個人。空氣，突然，被抽走。無際的黑暗，堵住，你的耳朵。深井般，死寂的，安靜。你，瞬間，被上了，枷鎖？！你，無法，動彈？！是的。祂，依然站在那，冷冷的。看——你，落筆。祂，依然站在那，冷冷的。等——你，回頭。

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所有』版本，『第四章』。是的。不用客氣。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於是，女孩，快速的轉身，大步，大步，大步的，朝著那一台，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的，那一台 Uber，旁邊。
女孩，快速的轉身，大步，大步，大步的，朝著那一台，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的，那一台 Uber，旁邊，她滿臉微笑的，努力的，用她破破爛爛的荷蘭文，向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解釋著。
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滿臉驚訝的，看著女孩，他的語氣，帶著不可思議的，跟女孩說，他說「我敬愛的女士，今日的天氣，『風』，並不大。但是，剛剛，妳筆直的，朝著我跑過來的時候，卻有一陣，強烈的『風』，朝著我到臉，筆直，而且，十分強力的吹過來！我，可是在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長大的。所以，我可以非常確定，剛剛的，那一陣『風』，完完全全，不『合理』！我敬愛的女士，妳，到底是『跑多快』？」
女孩，只是微笑，不語。
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看著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笑了。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男孩，攙扶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來到了，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的，那一台 Uber，旁邊。
女孩，滿臉笑容的，為他們兩個人，打開了車門，並且，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攙扶上車，她確認了，她坐穩了，她才轉身，快速的跑向了，那一台，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的，那一台 Uber，副駕駛座。並且，她快速的，將自己的座椅，直接拉到『最前方』。女孩，所深愛的男孩，他擁有非常，非常，非常美麗，而且，十分修長的雙腿，她希望，為他，提供最大的舒適空間。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滿臉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妳看看我，那麼瘦，又那麼小，而且，我，十分的喜歡，貼近窗戶，看著前方的風景，不然的話，我可是會『暈車』的。我要是暈車的話，那可是會『一直吐』的！所以，妳就讓我，欣賞一下，沿路的風景，而且，同時，還能夠，讓我所深愛的男孩，在旅途中，更舒適的坐著。不然的話，要是，我所深愛的男孩，等等跟我說，他的膝蓋麻掉了，他不要工作了，那麼，不就沒

有人，要認真賺錢，給我們母女兩個人，去逛博物館了！這個事情，非常嚴重啊！那樣一來的話，我豈不是，『得不償失』 了嗎 ? 所以，我現在這樣，我既可以，欣賞一下，沿路的風景，而且，同時，還能夠，讓我所深愛的男孩，在旅途中，更舒適的坐著。這個狀況，在我的母語裡面，我們說 『一舉兩得』，才是最好的投資。不然的話，要是，我所深愛的男孩，等等跟我說，他的膝蓋麻掉了，他的頭髮骨折了，他不要工作了，那我真的就，『麻煩大了』 ！」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於是，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搭乘著，男孩，為他們所有人，叫的，那一台 Uber，返回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女孩，快速的，打開了車門，徑直跑向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那一側車門。

女孩，滿臉笑容的，為她打開了車門，並且，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小心翼翼的，將她攙扶下車。

女孩回頭，對著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他看著女孩，他對女孩，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那一位替，他們三個人，駕駛 Uber 的先生，笑了。

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女孩，滿臉笑容的，並且，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小心翼翼的，攙扶著回到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女孩，滿臉笑容的，為她打開了家門，並且，小心翼翼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小心翼翼的，將她攙扶進到屋內，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最喜歡的座位，她確認了，她坐穩了，她才轉身，快速的，為她端來了一杯水。

男孩一進門，滿臉歡喜，卻又帶著，些許醋意，滿臉無奈的，看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和女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那一日的午後，陽光，十分溫暖，雲朵，十分輕盈。
女孩，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向了，男孩與她的租屋處，後方的花園。
女孩，將那一片，藍色和綠色，互為相對的帆布蓋，那一個，原本，覆蓋在那一組，男孩，在網路看到，二手，免費，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那一組，女孩，拿著打磨機器，親手打磨平整，並且，為它塗上了，美麗的白色油漆，然後，男孩和女和，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互相合作，組裝起來的，那一組，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打開來。
那一組，男孩，在網路看到，二手，免費，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那一組，女孩，拿著打磨機器，親手打磨平整，並且，為它塗上了，美麗的白色油漆，然後，男孩和女和，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互相合作，組裝起來的，那一組，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平時，女孩，是捨不得將它打開的。因為，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時常下雨，女孩，深怕那一組，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會因為雨水的侵蝕，而壞掉。
女孩，直接用她的手，將那一組，男孩，在網路看到，二手，免費，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那一組，女孩，拿著打磨機器，親手打磨平整，並且，為它塗上了，美麗的白色油漆，然後，男孩和女和，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互相合作，組裝起來的，那一組，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上面的灰塵，輕輕的撫去。
接著，女孩，再一次，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回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身邊。
女孩，滿臉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我完全能夠理解，妳受傷的身體，依然是，十分的疼痛。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外出享受『陽光』，會對妳已經疼痛的身體，造成更多的負擔，對於傷勢的癒合，也是有害的。但是，『陽光』，對於身體而言，是最天然，而且，最有效，的『治療方式』。在醫學上，我會說 ”Earth Itself Heals Everything That Belongs To HIM”. 我已經將花園裡面，那一組，男孩，在網路看到，二手，免費，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那一組，我，拿著打磨機器，親手打磨平整，並且，為它塗上了，美麗的白色油漆，然後，男孩和我，我們兩個人，同時一起，互相合作，組裝起來的，那一組，L 型，原木的室外座椅，還有，原木的，帶有四個輪子的，方形的是外桌子，給整理乾淨了。並且，放了一張毛毯在旁邊。花園的入口處，也擺放好了拖鞋。所以，任何時候，只要，妳想要到花園，只要，呼喚我一聲，就

可以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尚未開口。
女孩，依舊是，滿臉微笑著，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但是，妳必須要，先答應我，『一件事情』，才可以到花園！」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疑惑的，看著女孩。
女孩，依舊是，滿臉微笑著，接著，開始帶著，京劇一般，浮誇的哭腔，她用京劇一般，浮誇的演技，整個人，直接撲倒在地，然後，楚楚可憐的，慢慢的，抬起她的頭，並且，用她的右手，浮誇的捂著她的臉，淚眼汪汪的，看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她說「Ima, 事情是這樣的。但是，妳必須要，先答應我，『一件事情』，才可以到花園！花園...花園...花園...裡面的花朵們，都...都...都...枯萎了...我...我...我...沒有”Green Finger“，所以...所以...所以...我們的花園...它...它...它...光禿禿的...妳...妳...妳...可千萬...千萬...千萬...不要笑我...嗚嗚嗚...」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已經，整個人，『哭倒在地』，『泣不成聲』，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於是，男孩，與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一左，一右，挽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出發前往了，那一個，女孩，如論如何，不斷，不斷，不斷的努力，但是，卻連，『薄荷』，都會枯萎的花園。
是的。薄荷，翻牆，活在了，鄰居家。
是的。在女孩手上，它，死了，徹徹底底，從根部，直接爛掉，死了。
是的。鄰居家的土壤，和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花園的土壤，是完完全全，相連的。是的。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土壤。
是的。女孩，有給『薄荷』，添加『肥料』。
是的。大家，都笑。
是的。鄰居，也笑。
是的。附近，所有每一層樓的鄰居，都笑。
是的。就是，這麼荒謬。
女孩，確認了，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坐穩了，她才轉身，快速的，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回屋子裡面，為他們每一個人，拿來了，他們每一人，各自所喜歡的飲料。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享受著，那一日的午後，十分溫暖的陽光，和十分輕盈的雲朵。
突然，男孩偷偷的，伸出了他的右手，他輕輕的拍了一下，女孩的頭。
男孩，滿臉歡喜，卻又語氣帶著，些許醋意，滿臉無奈的，看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看看女孩。
男孩，滿臉歡喜，卻又語氣帶著，些許醋意，滿臉無奈的，看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看看女孩，他用他的雙手，捧著女孩的臉，他說「My Girl, 她，是我的 Ima!」
女孩，對男孩，吐著她的舌頭，理直氣壯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Yeah, I Do Know. 但是，現在，她，也是，我的 Ima 了！哈哈哈哈哈！你，在吃醋！抓到了！哈哈哈哈哈哈。」
男孩，滿臉歡喜，卻又語氣帶著，些許醋意，滿臉無奈的，看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看看女孩，他用他的雙手，捧著女孩的臉，他說「My Girl, 妳，一直把眼睛，放在 Ima 身上，妳，不覺得，好像，有『誰』，被妳，『冷落』了嗎？」
女孩，對男孩，再一次，吐著她的舌頭，依然是，理直氣壯的，回答男孩，她說「My Love. Yeah, I Do Know. 但是，現在，她，也是我的 Ima 了！我們兩個人，要說悄悄話！知道了！知道了！我會『記得』，不要太冷落你！Yala! Yala! Go! Go!」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滿嘴胡說八道，卻還是理直氣壯的女孩，笑了。
男孩，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看著彼此，笑了。
神，也笑了。
就寢之前。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客廳的沙發上。
男孩與女孩，在房間內打鬧著。
男孩，一邊工作，一邊吃醋的抗議，他被女孩，冷落了。
女孩，滿臉微笑，抓住男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用她的整顆頭，擋在男孩，與他正在忙碌，工作的手機螢幕，之間。
男孩與女孩，就這樣，在房間內打鬧著。
直到，男孩，終於，被女孩『打敗了』，女孩，用枕頭，壓制著，比她自己，高大，超過『三十公分』的男孩。
女孩，大笑著，看著她深愛的男孩。
男孩，對著門外，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大聲的『求救』著，他用孩子一般的語氣，學著女孩，京劇一般，浮誇的哭腔，他喊「אמא, עזרה, היא מתעסקת איתי!」
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女孩，滿臉壞笑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語氣調皮的，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嘿嘿嘿，沒錯！我，是希伯來文『文盲』，都是那個上古瘋子，不准我學！但是，我，還是知道，你，在找 Ima『求救』，因為，你被我的枕頭，給打敗了。哇哈哈哈哈哈！！Ima 跟 Aba，一直以來，都想要一個『女兒』，這一件事情，我可是知道的。My Love，事情是這樣的。說不定，Ima 會『幫我』！哈哈哈！！真是抱歉，分走了你的『寵愛』。哇哈哈哈哈哈！」

是的。女孩，原本打算，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學習『希伯來文』，並且，不計一切代價，準被要通過各種考試，還有測驗，『皈依』猶太教。

是的。女孩，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課。是的。女孩，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資料。是的。女孩，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皈依』猶太教，是一條漫長，而且，前去的道路上，滿滿，滿滿，滿滿的，都是荊棘！還有無所不在，炙熱的岩漿！那是一個，被放在一個，很高，很高，很高的高處，炙熱的，熊熊烈焰之中，的『目標』。是的。但是，她完完全全的，打從靈魂深處的，不在意，那一些，所謂『困難的過程』。

是的。女孩，甚至，已經找到了一間，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需要轉車『五次』，包含了，不同的，『火車』，與『公車』，單程，需要『三個鐘頭』，唯一的，一間『Synagogue』。是的。但是，她完完全全的，打從靈魂深處的，不在意，那一些，所謂『漫長的路程』。

是的。對於女孩而言，為了永恆的美麗，暫時的痛苦，她都可以忍，沒有什麼事情，是咬緊牙根，撐不過去的。是的。沒有什麼地方，是咬緊牙根，爬不到的，『目的地』。是的。只有『不願意』，沒有『做不到』。是的。就跟她每一次，獨自一個人，躺上那一張，醫美的手術台，一模一樣的『心態』。是的。她相信，只要咬緊牙根，撐過去，就是另外一片，全新的天空。是的。在女孩的母語裡面，他們說『戲棚底下，站久了。就是你的』。是的。她相信，痛苦，會過去，但是，永恆，會留下。是的。她相信，傷口，會癒合，但是，成果，會留下。是的。她相信，即使，成功的機會，『趨近於零』，但是，終究『不是零』。是的。她相信，只要，她跨出『第一步』，她就有可能，成為那一個，『趨近於零，但是，終究，不是零』的人。是的。她相信，『High Risk, High Reward』。是的。她相信，如果，她的『皈依』，能夠換來，她所深愛的男孩，以及，站在男孩背後的『整個家族』，減少一點點的壓力，那麼，沒有任何『代價』，能夠稱作『代價』，對她而言，那個，不叫做『代價』，而是，叫做『獎品』，而且，是『頭獎』。是的。對她而言，嘗試之後，失敗，她可以接受。是的。但是，完全沒有嘗試，就直接放棄，那叫做『棄權』，比『失敗』，更加的恥辱。是的。對她而言，沒有『不能闖』的關卡，只有，『闖不過』的關卡。是的。在女孩的母語裡面，他們說『寧願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焚而

不爍，也不要碌碌無為，或是苟活偷生』。是的。在女孩的母語裡面，他們說『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的。她相信，只要『有人回』，就等於『有機會』。

是的。女孩，有一個強項，非常，非常，非常的強。她『不要臉』，她『不要面子』，她『不要命』。是的。她只在乎『結果』，然而過程，會過去，過去了，就是『歷史』，而她，只往『前』看。

那是，另一個夜晚。

女孩，獨自一個人，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

女孩，打開了，她的『Duolingo』，希伯來文，正在努力的，『認識字母』。

神，不知道，從哪裡，突然之間，冒出來，把女孩，手機電源『100%』，而且，接著『充電線』的手機，直接顯示，『電量不足』，關機了。

女孩，緩緩的抬頭，挑著她的眉毛的，滿臉挑釁，惡狠狠的看了一眼，神。

神，走到在女孩面前，雙手抱胸，眼神銳利，口氣淡淡的，對女孩說。

祂，說

「妳！

不准！

學習。

希伯來文！

也不準！

皈依！

猶太教！

Got It?!」

女孩，依舊是，抬著她的頭，挑著她的眉毛的，滿臉挑釁，她的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回答著，神，她說「Oh Yeah.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Of Course. Give Me A Reasonable Reason. Convince Me!」

神，依然是，眼神銳利，口氣淡淡的，對女孩說。

祂，說

「妳！

不准！

學習！

希伯來文！

也不準！

皈依！

猶太教！

That Will Be All.」

女孩，只是保持著，眼神冷冽的，直直的怒視著，神，她什麼都沒說。
神，看了一眼女孩。
然後，神，一言不發的，向左轉身，消失在，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是的。女孩的手機，『又』有電了。
女孩，只是保持著，眼神冷冽的，直直的怒視著，上方，挑著她的眉毛的，滿臉挑釁，她的眼神十分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她一字一句的，咬牙切齒的說，她說「Oh Yeah. YEHEWAH, My Beloved BOSS. Of Course. Hallelu… Fuck Jah!!!」
是的。她每一天，都說。是的。她沒有，被雷『劈死』。是的。她每一次說，電燈，都會『閃爍一下』。是的。從來，沒有，『例外』過。是的。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女孩，曾經，再度嘗試，打開了，她的『Duolingo』，希伯來文，正在努力的，『認識字母』。
是的。每一次，女孩，手機電源『100%』，而且，接著『充電線』的手機，每一次，都會，直接顯示，『電量不足』，關機了。
是的。就在『第十次』，之後。
女孩，只是保持著，眼神冷冽的，直直的怒視著，上方，她什麼都沒說，只是，『暫時』放棄了，使用『Duolingo』，學習希伯來文的計劃。
是的。『暫時』，不使用『Duolingo』。
是的。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果不其然。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客廳的沙發上，對著男孩喊，她喊「My Boy, My Child. Yala. Yala. פשוט תיכנעו לה, תהיו טובים.
She is My Daughter, I Like Daughter Better, You Knew That.
Sorry But Not Really Sorry.
I'm Claiming Her.
You Chose Her First. I'm Just Taking Her In.
Not Negotiating. Enjoy It. Thank You.」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忍不住，笑出了聲。
男孩，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
女孩，一臉壞笑，得意洋洋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對著他，挑了一下，她的眉毛，表示『Wala!!! SEE!!!』。
男孩，看著得意洋洋，而且，十分理直氣壯的女孩，他孩子氣的，撕咬著枕頭，表示抗議的，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在客廳的沙發上，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這樣的夜晚，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停留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九天的期間。
每一天的晚上，都會上演。每一天的晚上，都會在他們三個人，彼此默契的，溫暖的微笑，還有，那個，每一次，都不知道，從哪裡，突然之間，冒出來的，神，硬要加入的微笑中，結束。
就在 2025 年 10 月 3 日。
是的。這一段，放在這裡，單純是因為，女孩，已經懶得插回去，其他那一些，已經翻譯好的章節。
就在 2025 年 10 月 3 日。
女孩，和往日一樣，在上班，賣著酒。
那一天，那一間，平日裡，永遠都是，高朋滿座的店家，生意爛到，像是『鬼城』一樣。
女孩，正在與，神，爭論著，她所記錄的，這一本『破爛遊記』。
是的。就是你們各位，現在，正在閱讀的，這一本書。女孩，從第一個字，寫進去開始，一直，都是叫這一本書，『破爛遊記』。是的。破爛，遊記。是的。『Fucking Broken Book』。
女孩，正在與，神，爭論著，她所記錄的，這一本『破爛遊記』，彷彿，及將要，把四千年的『神學』，在 2025 年，網路發達，資訊傳遞，比打噴嚏還要快，的入速度，用一本『破爛遊記』，給炸爛了。女孩覺得，這樣一來，對各大宗教領袖，十分的『不尊重』，而且，她十分擔心，各位年邁的宗教領袖的身體，是否能夠承受，這海嘯一般的『驚嚇』。
是的。女孩，不同意，她直接，把她的手機，拿去『煮了』。是的。她煮了『十分鐘』。是的。滾水。是的。手機，沒死。是的。『iPhone 12 Pro Max』，2021 年 7 月 10 日，女孩的前夫，送給她的，已經，是『古董』的手機。
是的。女孩，一直，一直，一直，在思考，她要用什麼方式，把『暗號』，放在什麼『位置』，放在什麼『地方』，才能夠，讓各大宗叫領袖，不要一翻頁，血壓就飆升到，比摩西的杖，還要高。是的。神，不同意。是的。她還是，放了。是的。她還是，放了，很多。是的。因為，她高興。是的。神，不高興。是的。神，非常，非常，非常，不高興。是的。Whatever. Fuck HIM.
是的。神，不同意。是的。神，說，祂，有，祂，自己的『用意』。
是的。女孩，打從靈魂深處的，完完全全，不在意，神，那一些，所謂的，『用意』，她只在乎，『人命』。
神，與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爭論了，超過『三個鐘頭』。
是的。搭配上，女孩，整本『破爛遊記』，滿滿，滿滿，滿滿，一慣的，滿滿，滿滿，滿滿的髒話，還有，比『褻瀆』，更惡劣的態度，還

有語氣。是的。就跟前面，那一些章節，差不多，但是，更惡劣，而且，更兇狠，的口氣，還有，態度。
是的。神，的態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是的。就跟前面，那一些章節，差不多，但是，更惡劣，而且，更兇狠，的口氣，還有，態度。
是的。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是的。神，與女孩，是屬於，無限的，『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相愛相殺』，『互相挖洞』，『互相桶刀』，『握手言和』，『再來一輪』，無限，無限，無限的，一再，一再，一再的重複，的這一種『互動』方式。
是的。這一種，所謂的，『互動方式』，神，與女孩，已經玩了，不知道，『幾千年』了。
是的。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是的。『神』。是的。『上帝』。是的。『The Lord』。是的。『耶和華』。是的。『YEHEWAH』。是的。那一位，送了『法老』，『十個大禮包』，的『神』。是的。那一位，不下『毛毛蟲』，但是，『下青蛙』的，那一位，『中二』到，無法形容的，『神』。是的。那一位，『中二』到，無法形容的，『神』，一直以來，都是，完完全全，沒變，一模一樣，『中二』。是的。一模一樣，『暴力』。是的。一模一樣，『沒有要商量』。是的。一模一樣，喜歡使用，『大禮包』。
是的。『中二』，簡單介紹，『中二』，指的是源自日本的網路流行語『中二病』，泛指青春期，特別是國中二年級，少年過度自我意識而產生的，自以為是又幼稚的言行，例如，活在幻想世界，自認為獨特，做出自認為帥氣，但是，其實稚氣未脫的舉動，它不是真正的疾病，而是，對青春期特有心態的『戲謔』稱呼。
是的。那一位，帶著你們各位，『出埃及』的，『神』。是的。那一位，在『曠野』，繞路『四十年』，的『神』。是的。那一位，你們各位，日日夜夜禱告，『臨在』，的『神』。是的。那一位，『神』，祂，一直以來，都活著。是的。那一位，『神』，祂，一直以來，都活著，活的，好好的。是的。除非，你們各位，每天禱告的『對象』，是，『神』，的『屍體』。是的。那個，不叫，『禱告』。是的。那個叫，『守靈』。是的。『耶和華』，『YEHEWAH』，祂，一直以來，都活著，活的好好

的。是的。『耶和華』，『YEHEWAH』，祂，一直以來，都在看，看的，『仔仔細細』，看的，『清楚清楚』。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這一次，『神』，依然是，送來了，『大禮包』。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更新版。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2025 年』，『Pro Max』，更新版，『無限 loop』，各種『BGM』。是的。『Disney』。是的。『Hollywood』。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這一次，帶的是，一個態度爛到，無法使用任何語言，形容的『外邦』作者。是的。就是這一本，『破爛遊記』，裡面的『女孩』。是的。『女孩=作者=女孩』。是的。『The Girl= The Author=The Girl』。是的。『I Do Not Care At ALL』。是的。封底那一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Tanya』，『塔尼亞』，小筆記本，有寫。是的。『末世』，『外邦義人』，從『日出的方向』，『帶火』，回到『以色列』。是的。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再一次』，聽見『神』。

是的。『Tanya』。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所有語言』版本，『第貳章』。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16 頁』，到『第 J-17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31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55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90 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前面的章節，有寫。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公開信，有寫。是的。審判書，有寫。是的。寫的是，英文。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文盲』。是的。所有的『奧義』，全部，沒有『例外』，全部，都在『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和公開信，英文。
是的。奧義，繁體中文。
是的。『目錄』，有寫。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這一次，帶的是，一個態度爛到，無法形容的『外邦』作者。是的。搭配上，『無限 loop』，各種『BGM』。是的。『Disney』。是的。『Hollywood』。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裡面的『女孩』。是的。『女孩=作者=女孩』。是的。『The Girl= The Author=The Girl』。是的。『I Do Not Care At ALL』。是的。『封底』，那一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Tanya』，『塔尼亞』，小筆記本，有寫。是的。『末世』，『外邦義人』，從『日出的方向』，『帶火』，回到『以色列』。是的。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再一次』，聽見『神』。是的。但是，不是亮晶晶的，『聖火』。是的。是『神』，還有『作者』，的『滿腔怒火』。是的。還是，『火』。是的。『外邦』到，沒有辦法，『更外邦』。是的。從『日出的方向』。是的。『台灣』，『Taiwan』。是的。跨年的時後，十之八九，『第一道光』，第一個，『臨在』到，的『土地』。是的。『台灣』，『Taiwan』。是的。帶著『火』。是的。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再一次』，聽見『神』。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Tanya』。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所有語言』版本，『第貳章』。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16 頁』，到『第 J-17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31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55 頁』。是的。審判書，英文，『第 J-90 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前面的章節，有寫。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公開信，有寫。是的。審判書，有寫。是的。寫的是，英文。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文盲』。是的。所有的『奧義』，全部，沒有『例外』，全部，都在『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和公開信，英文。
是的。奧義，繁體中文。
是的。『目錄』，有寫。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因為，『繁體中文』，從來，沒有，被『壓扁』過。
是的。那一些，被你們各位，『壓扁』的語言。是的，在『Publication Rules』。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裡面的『女孩』。是的。『女孩=作者=女孩』。是的。『The Girl= The Author=The Girl』。是的。『I Do Not Care At ALL』。是的。『封底』，那一頁。
是的。那一些，被你們各位，『壓扁』的『語言』。
是的，在『Publication Rules』。
是的。作者，已經，非常不爽的，補起來了。
是的。這個，當然是，『神』，給的『破爛工作』。
是的。『Publication Rules』。
是的。『維京文 Runes』。
是的。『古埃及象形文』。
是的。『上古英文』。
是的。『上古日耳曼語』。
是的。『梵文』。
是的。『祖魯語 isiZulu』。
是的。『古希伯來文』。
是的。『古阿拉伯文』。
是的。『古蒙古文』。
是的。消失的『位置』，都放回去了。
是的。消失的『點點』，都加回去了。
是的。消失的『維度』，都加回去了。
是的。『Rauch』，整個『破碎』。
是的。『Rauch』，破碎到，『粉末』，都不剩。
是的。『源語』，全部出現。
是的。作者，非常不高興。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因為，『秦始皇』說，不可以。是的，『秦始皇』說，筆很重？不會寫字？那就，去蓋『萬里長城』，『搬石頭』，試看看，『筆』，比較重，還是，『石頭』，比較重。是的。去蓋『萬里長城』，幾乎保證，『有去無回』。
是的。你們各位，所學的『Chinese』，叫做『Chinese Simplified』。是的。從來沒有人，想過，為什麼，會有『Simplified』，需要被加在，『Chinese』後面。是的。因為，有一種語言，叫做『Chinese Traditional』。是的。就是那一個，『五千年』的，『Chinese Traditional』。

是的。你們各位的，『Duolingo』，是 『Chinese Simplified』。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簡單介紹，繁體中文，造字邏輯核心，是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是的。公元 100 年，漢和帝永元十二年，開始編撰，至公元 121 年，漢安帝建光元年。
是的。繁體中文，造字邏輯核心，是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提出的 『六書』，包含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主要依據，是描繪物體，象形，標示抽象概念，指事，組合意義，會意，結合形與音，形聲，並輔以字義延伸，轉注，與借用，假借，的規則，形成豐富的文字體系，其筆畫結構，通常更接近字源本義。是的。簡單來說，就是 『象形文字』，加上，無限的 『想像力』，再加一點 『感覺』。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與你們各位，所以為的，『Chinese Simplified』，已經形成了，『十分巨大』 的差異。
是的。中國人，大部分，看不懂 『Chinese Traditional』。是的。香港，新加波，馬來西亞，所使用的，『Chinese Traditional』，跟 『這本破爛遊記』，是 『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意義』。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是 『象形文字』，的一種。是的。再在上面，加上，無限的 『想像力』，再加一點 『感覺』。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前面的章節，有寫。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公開信，有寫。是的。審判書，有寫。是的。寫的是，英文。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代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 『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 『文盲』。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所有的 『奧義』，全部，沒有 『例外』，全部，都在 『繁體中文』，版本。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因為，『繁體中文』，可以 『拆開』，再看心情，隨意搭配，裝回去。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全部的筆畫，總共，只有 『八劃』。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我們用一個，『永』 字 『八法』，全部，寫完了。
是的。永遠，的 『永』。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一個字的 『讀音』，不多，『五個』。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一個字不同的，『五個讀音』，代表，完完全全，不一樣的『意思』。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一個字的『讀音』，不多，『五個』，不包含，『破音字』。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一個字的『同一個』，『讀音』，可以寫出，完完全全，不一樣的『非常多』，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字。是的。長得，不一樣。是的。意思，不一樣。是的。可褒，可貶。是的。依照前後文，語調，還有表情，心情，隨時，隨地，都可以，立刻，馬上，改變。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改變『一個字』，可以直接，改變『整篇文章』的意義，走向，還有『結論』。
是的。因為，『秦始皇』，說了『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字體』本身，就是，一種『玩具』。
是的。因為，『秦始皇』，只說了，『不能壓扁』，沒有說，『不能疊起來』，沒有說，『不可以拿來玩』。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簡單介紹，『金』不夠，我們就疊起來，變成『鑫』。是的。『木』不夠，我們就疊起來，變成『林，森』。是的。『水』不夠，我們就疊起來，變成『淼』。是的。『土』不夠，我們就疊起來，變成『垚』。是的。『龍』不夠，我們就疊起來，變成『龘』。是的。疊到『高興』，為止。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簡單介紹，『招財進寶』，字太多了，春聯的紙張，太小了，寫不下。是的。所以，我們把『招財進寶』，每一個字，全部分解，再重新組裝，變成了『一個字』，然後，直接塞進，春聯的小紙張。是的。『一個字』。是的。語意，『完全沒變』。是的。每一個字體本身，該在的，都在。是的。什麼都沒丟，只是，改變了大小。是的。這個，只是『一個例子』。是的。還有，千千萬萬個，例子。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字體』，總數，不多，超過『十萬』。
是的。第一次國共內戰，約公元 1927-1937 年。是的。自己人打自己人。
是的。第二次國共內戰，約公元 1945-1950 年。是的。自己人打自己人。
是的。我們輸了。
是的。公元 1949 年，我們把北京故宮的珍寶，全部，都幹走了，撤退到了『台灣 Taiwan』。
是的。我們輸了『土地』。
是的。我們保留了『文字』。
是的。古董房子，在『北京』。是的，古董珍寶，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是的。Google Maps Pin 『https://maps.app.goo.gl/8sEWMcoyG4yanne98』。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Chinese Traditional』，活著，活的，好好的。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在女孩所成長的，日出之地的漁船上。是的。『Taiwan』。是的。不是『Thailand』。是的。叫『Taiwan』，『台灣』，『臺灣』，『TAIWAN』。

是的。我們自己，有政府。是的。我們自己，有律法。是的。我們自己，有軍隊。是的。我們自己，有護照。是的。我們自己，有國旗。

是的。在你們各位的『emoji』裡面，有『國旗』。是的。『Taiwan』。是的。我們自己，有語言。是的。我們自己，有民主制度。是的。但是，我們自己，也不確定，算不算是，一個『國家』。

是的。但是，在審判書，後面的『逐字稿』裡，那一位，擁有，使用了『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台北『Synagogue』，的『偉大的創始人』，『Jeffery D. Schwart』說，『台灣，是，全世界，”唯一的”，“民主”國家』。是的。在『Exhibit-1』，『Page-276』。是的。『官方網站』，螢幕截圖。是的。網址『https://www.jtca.org.tw/en/pages/founders』。是的。如果，『網站』不見了。是的。神，已經，讓女孩，『全部』，『十分詳細』，『完完整整』，的『螢幕截圖』了。是的。已經，『全部』，『完完整整』的，存檔在，女孩自己，都數不清楚，有多少個的『USB』裡面了。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那一位，擁有，使用了『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台北『Synagogue』，的『偉大的創始人』，『Jeffery D. Schwart』，被他那一位，『喔好有名的夫人』，帶著他，去上的，全台灣，所有的『公眾人物』的，『集體惡夢』，『集體恐懼』，『避之為恐不及』的，那一位，十分知名的，主持人。是的。在女孩出生的，那一年，同一個月。是的。那一年，『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年，那一位，十分知名的，主持人，他『名聲大噪』，成為『收視保證』。是的。那一位，十分知名的，主持人『李四端』。是的。那一位，台灣媒體界，傳說中，『行走的佛洛伊德』。是的。那一位，台灣媒體界，『佛地魔』，一般的存在。

是的。『佛地魔恐懼鏈』，的『介紹』，在『Exhibit-64 to Exhibit-81』，『Page-338』。是的。檔案，總頁數，『1124 頁』。是的，檔案，總共『1.32GB』。是的。檔案『太大』。是的。因為『網站上傳限制』，無法『全部上傳』。是的。請參考『Page-338』。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那一位，十分知名的，主持人『李四端』。是的。那一位，台灣媒體界，傳說中，『行走的佛洛伊德』。是的。那一位，台灣媒體界，『佛地魔』，一般的存在。是的。在『李四端』，他『自己開設』，的節目，『大』，『雲』，『時』，『堂』，上『親口說的』。是的。『節目名稱』，其中『奧義』，在『Exhibit-63』，『Page-338』。是的。節目網址『https://youtu.be/Aodan5ABo_c?si=dt5c4LthoZHaQX7』。是的。如果，『網站影片』不見了。是的。神，已經，讓女孩，『全部』，『十分詳細』，『完完整整』，的『全部下載』了。是的。已經，『全部』，『完完

整整』的，存檔在，女孩自己，都數不清楚，有多少個的『USB』裡面了。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在『聯合國』，我們立場，很尷尬。是的。在國際情勢，我們立場，很尷尬。是的。在你們各位的，『世界地圖』上，常常沒有『畫』。是的。在我們自己的，『世界地圖』，我們把自己，『畫超大』。
是的。比例尺上，完完全全，不合理的『大』。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不講理』。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中二』。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暴力』。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堅持』。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挑釁』。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沒有要討論』。
是的。神，咬牙切齒，態度十分惡劣的，對大家說，
祂，說
「是的。
不用客氣。」
神，與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爭論了，超過『三個鐘頭』。
女孩的臉上，戴著一個，『霧面黑色』的口罩，她臉上的妝，化的非常隨便。
那一天，有一桌，自以為是，以為『女人』都可以『買』的 50-60 歲，一整桌十分下流的，中年大叔，十幾個人。他們所有的人，已經在女孩上班的期間，互相大聲的，一直，一直，一直的，討論著，怎麼樣，才可以，跟女孩『上床』。女孩，完完全全，沒有打算，理他們，也完完全全，沒打算，賣東西給他們。
終於，到了女孩，快要下班的時間。
女孩，正在計算著，她最討厭的『數學』，她的內心中，依然是，與，神，不斷，不斷，不斷的，爭論著。
突然之間，那一桌，自以為是，以為『女人』都可以『買』的 50-60 歲，一整桌十分下流的，中年大叔，十幾個人。他們所有的人，一邊拍著自己，跟蟾蜍一樣的大腿，一邊朝著，正在低頭計算的女孩，大喊，他們喊「喂！酒促！妹子！來！」
女孩，冷冷的，慢慢的，抬起她的頭，眼神冷冽的，緩緩的，掃視了一圈，每一個人的眼睛，她，挑著她的眉毛，她，沒有說話。
神，透過女孩，同時一起，冷冷的，慢慢的，抬起，祂，的頭，眼神冷冽的，緩緩的，掃視了一圈，每一個人的眼睛，祂，挑著，祂，的眉毛，祂，沒有說話。
那一桌，自以為是，以為『女人』都可以『買』的 50-60 歲，一整桌十分下流的，中年大叔，十幾個人。他們所有的人，在一瞬之間，『噤聲』。是的。像是『膠帶封口』，的那一種『噤聲』。是的。更明確的

說，是『失語』。是的。他們所有的人，在一瞬之間，開始『瑟瑟發抖』。是的。整個桌面，碗盤都在碰撞，的那一種『瑟瑟發抖』。
女孩，低下頭，繼續計算著，她最討厭的『數學』。
突然之間，那一桌，自以為是，以為『女人』都可以『買』的 50-60 歲，一整桌十分下流的，中年大叔，十幾個人。他們所有的人，一邊拍著自己，跟蟾蜍一樣的大腿，一邊朝著彼此，惡言惡語的，咒罵起了女孩。
女孩，完完全全，沒有當一回事。
但是，神，不高興了。
女孩，伸出了她的右手，從空氣中，拉回了，神。
是的。所有的人，肉眼可見，的那一種，『拉回來』。
女孩，冷冷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那一些，是蟲子！」
神，冷冷的，對女孩說，
祂，說
「很吵的蟲子！」
女孩，依然是，直接無視他們，所有的蟲子。
就在女孩，與店家的老闆，打完招呼，從另一個門，走出來的時候，那一桌，自以為是，以為『女人』都可以『買』的 50-60 歲，一整桌十分下流的，中年大叔，看起來，應該是，其中的領頭羊，之類的，那一位大叔，他聲音顫抖，全身不斷，不對，不斷，的瑟瑟發抖，語氣裡，帶著滿滿哀求的，彎著腰，屈著膝，不斷，不斷，不斷的，搓著他合十的雙手，整個人，幾乎快要下跪的，對著女孩說，他說「這位尊敬的女士，他們剛剛，是不是得罪妳了？真的，真的，真的對不起！」
女孩，沒有看任何人，她只是，慢慢的，抬起了，她的頭，看了一眼，月亮，然後，冷冷的，丟下一句，她說「已經是『歷史』了。」
說完後，她將手上的廢紙，順手，揉成團，扔在了地上。
女孩，沒有回頭，她只聽見了，背後，傳來了一聲，『巨響』，像是，有什麼東西，墜落了。是的。她完全不在意。
然後，女孩，披上了她的，霧面黑色風衣，戴上了，風衣的帽子，直接，下班，回家了。是的。看起來，跟『古一大師』，差不多的，那種連帽風衣。是的。『奇異博士』，『第一集』，『2016 年』。是的。
『Disney+』。是的。不用客氣。
神，說，
祂，說
「是的。
那。
就是。
『未竟歷史』。
的。

結束。
『歷史』。
翻篇。
的時刻。」
是的。女孩，完完全全，聽不懂，神，在說什麼，她也，沒有打算，想『理解』。她只知道，神，叫她『紀錄』。是的，女孩，很不爽。是的。但是，她還是，『紀錄』。是的。所以，這一本『破爛遊記』，還有『公開信』，『審判書』，就出現了。是的。就是這樣。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未竟歷史』。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繁體中文』版本，『第八章__下』，『第五頁』，『第一行』。
是的。『unfinished history』。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英文』版本，『Chapter 8_III』，『第五頁』，『第十二行』。
是的。女孩，不知道『未竟歷史』，是什麼意思，她也，沒有打算，想『理解』。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事情，發生在。
2025 年 10 月 3 日，台灣時間，晚上 21 時 30 分。
台灣，新北市，一個以新的村莊，為名的區，以公園，為名的路，距離一百，差兩號，地面樓層，擁有三個店面，彼此相連，的餐廳。
那一家餐廳，旁邊，是當地，最大的，體育公園。
那一家餐廳，剛好，正對著，棒球場，但是，女孩，不確定，是棒球場的『哪一側』。是的。她不看，棒球。
是的。那一天，『中秋節』，還沒到，『Yom Kippur』，剛過。
一日午後。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提出了，她想去『Anne Frank House』。
於是，男孩與女孩，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嘗試著，上網購票。
但是，他們兩個人，都失敗了。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彼此對望，兩個人的眼中，都充滿了自責，與失望的男孩，還有女孩。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忍不住，笑出了聲，他滿臉微笑，語氣溫柔的，對著男孩，還有女孩說，她說「My Beloved Children, 沒關係的。反正，我的身體，依然是，十分的疼痛，『Anne Frank House』，會需要一直，一直，一直，上上下下，有很多的樓梯。所以，我決定了，我要在，我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之前，讓我的『女兒』，再幫我，做一次，美麗的指甲。」
接著，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滿臉壞笑，揮著她的右手的，看著男孩，她語氣調皮的，跟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 Yala. Yala. Go. Go. Go. Do Your Own Thing.

She Is My Daughter, I Like Daughter Better, You Knew That.
Sorry But Not Really Sorry.
We Are Going To Have A “Girls’ Time”.
You Chose Her First. I’m Just Taking Her In.
Not Negotiating. Enjoy It. Thank You.
Yala. Yala. Go. Go. Go. Do Your Own Thing.
Bye.』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說完後，忍不住，笑出了聲。
男孩，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他深愛的女孩。
女孩，一臉壞笑，得意洋洋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對著他，挑了一下，她的眉毛，表示『Opala!!! SEE!!! AGAIN!!!』。
男孩，看著得意洋洋，而且，十分理直氣壯的女孩，他孩子氣的，抓起了沙發上的抱枕，撕咬著枕頭，表示抗議的，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男孩與女孩，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女孩，再一次的，拿出了她的，所有的美甲工具。是的，女孩，除了是一位『醫者』，她也是，一位『美甲師』。
女孩，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一次的，做了她喜歡的指甲。
女孩，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一次的，使用甲片，全部，都做了延長，並且，為她修剪成了，她最喜歡的，杏仁形，Almond，並且，為她塗上了，她最歡的，桃花盛開的胭脂色，少女的夢境，溫柔的呼喚，的顏色。
他們兩個人，整個下午，有說有笑，就像是，一對『真的母女』一樣。
男孩，一邊工作，一邊滿臉無奈的，看著他眼前，兩個人一起，不斷，不斷，不斷的，對著他，『展示』著指甲，的『母女二人』。
男孩，咬牙切齒的，拿起了他的手機，將這一幕，拍了下來，並且，傳給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接著，他直接，撥通了『What’sApp 視訊電話』。
男孩，語氣中帶著無奈，還有，藏不住的炫耀，開始對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在電話中，抱怨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每一天，都有各種，『不同的理由』，一下是『做指甲』，一下是『下午茶』，各種各樣，胡說八道的『Girls’

Time』，約會時間。
男孩，語氣中帶著無奈，還有，藏不住的炫耀，開始對著，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在電話中，抱怨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兩個人，每一天，寧願一來一往的，一直，一直，一直，使用『Google Translate』，『語音輸入法』，互相的聊著天，竟然，直接，跳過男孩翻譯。
男孩，一邊說，一邊惡狠狠的，端著盤子跟叉子，拿著一大片，女孩為他做的，『紐約重乳酪蛋糕』，十分用力的，咀嚼著。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在電話中，忍不住，笑出了聲，他語氣充滿開心的，對著男孩說，他說「Yeah, My Brother, I Knew It. I'm Not Surprise At ALL.
The Last Time I Saw The Girl, I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Yala. Yala. She's My Sister.
Ima Prefers Daughter Better, You knew THAT.
Sorry, But Not Really Sorry.
We Are Claiming Her.
You Chose Her First. We Are Just Taking Her In.
Not Negotiating. Enjoy It. Thank You.
Oh, By The Way, My Wife Says "Thank You, TOO".」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說完後，忍不住，和那位，他曾許下盟誓，與他同血者共走入命途的女子，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在電話的另一頭，笑出了聲。
男孩，滿臉不可思議的，掛斷了電話，他手中的叉子，也同時，從他的手中滑落，掉落在了，地板上。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男孩，忍不住，笑出了聲。
男孩，滿臉不可思議的，看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看看，他深愛的女孩。
女孩，一臉壞笑，得意洋洋的，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對著他，挑了一下，她的眉毛，表示『Opala!!! SEE!!! AGAIN!!!』。
男孩，看著得意洋洋，而且，十分理直氣壯的女孩，他孩子氣的，再一次，抓起了沙發上的抱枕，撕咬著枕頭，表示抗議的，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男孩與女孩，也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這樣的午後，在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停留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九天的期間。
每一天的午後，都會上演。每一天的午後，都會在他們三個人，彼此默契的，溫暖的微笑，還有，那個，每一次，都不知道，從哪裡，突然之間，冒出來的，神，硬要加入的微笑中，結束。
在那趟旅程，結束的兩年後。
男孩與女孩，因為劇烈的爭吵，而決定要，分隔兩地，彼此冷靜之時。
女孩的生日 ，剛過去一週。
在女孩生日的，前三週開始，女孩的個性，彷彿一瞬間換了一個人。
女孩，開始變得容易失憶，祂，常常一轉身，就忘了自己剛剛在幹嘛。
女孩，開始拿著『芝麻綠豆』的小事，祂，抓著男孩，不斷，不斷，不斷的爭吵著。
女孩，開始變得不在乎生活的細節，祂，不愛吃原本她愛吃的食物。
女孩，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會越來越生氣。
女孩，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會越吼越大聲。
女孩，在一開始，還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非常沒有禮貌，她跑去跟每一戶的鄰居，親口道歉，並彎下她的腰，表示自己知道自己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女孩對大家，感到十分抱歉。
直到另一日的深夜。
女孩，又再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之間，對男孩大發脾氣，無論男孩如何擁抱女孩，祂，都只是越吼越大聲。
那一晚，祂，成功了。
那一晚，因為，祂，超過三個小時，沒有間斷的大吼，不斷，不斷，不斷的對男孩說出許多，許多，許多很重的話。
警察來了，是一位男士，與一位女士。
那位警察男士，將女孩帶進房間，與男孩分隔開來，他安撫了一下，祂。
那位警察男士，在離去之前，對，祂，眨了一下他的右眼。
於是，男孩與女孩，因為劇烈的爭吵，而決定要，分隔兩地，彼此冷靜之時。
在女孩，離開，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前三天。
男孩，有時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男孩說，他需要一些，來自血脈的的心理慰藉，因為，與女孩『分離』的這件事情，讓他驚恐的不知所措。
女孩，完全可以理解男孩。

男孩，有時與他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通話。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一再，一再，一再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和男孩說，她說「My Boy, My Child,，我勸你最好是，留住那個女孩！用盡一切的方式，必須留下她，在你的身邊。無論她前段時間，是為了什麼事情，而和你發生爭執。你都應該要當做從未發生過。女孩離開你的身邊，這件事情，你必須要三思而後行。否則，這將會是你的人生中，『最後悔』也是『最後一個』，決定。而且，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歡那個女孩！而且，若是你真的讓女孩，離開了，那麼，以後，我要是到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我和女孩之間，獨屬的『Girls' Time』，要怎麼辦？」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男孩，也有與他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通話，那是一通，非常簡短的通話。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都對男孩，說了，相同的話。那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都對男孩，說了，相同的話。他們說「男孩，我勸你最好是，留住那個女孩！用盡一切的方式，必須留下她，在你的身邊。無論她前段時間，是為了什麼事情，而和你發生爭執。你都應該要當做從未發生過。女孩離開你的身邊，這件事情，你必須要三思而後行。否則，這將會是你的人生中，『最後悔』也是『最後一個』，決定。」
然後，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和男孩的其中一位，男孩早在，世紀之交時，就已經悄悄開始，他們的友誼。在他的青春，尚未開始漂白前，就已經在身邊的朋友。他們兩個人，說完後便將電話切斷。那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終於，分別的日子，還是無情的，到了。
男孩那，為他縫好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要從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踏上返回，從新舊交錯的地中海門戶，在陽光與霓虹下，跳舞的都市。那座以色列的心跳，永遠在夜裡加速。那座靠著地中海浪的聲音，呼吸的城市。沙灘，白牆，腳印與夕陽的舞台。那座赤腳，就能走到的自由。那座海風，吹散古老陰影的地方，的旅程。
男孩，租了車，他駕著車，帶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三個人，依依不捨的，從男孩與女孩的租屋

處，前往那個城市的機場。
路程上，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無法控制，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眼角那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滑落的淚水。
男孩，將車子，先暫時停在了，機場門口。
女孩，快速的，徑直打開了車門，大步，大步，大步的，衝進了機場，她向機場的服務人員，借用了一張輪椅。接著，她大步，大步，大步的，跑回了車子旁邊。
女孩，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小心翼翼的，攙扶下車，小心翼翼的，攙扶她，坐上了輪椅，並且，確認了，她坐穩了。女孩，抬頭，看著她深愛的男孩，她對著他，微笑著，表示『My Love，你先去停車，我會將 Ima 照顧好』，的表情。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看著眼神堅定的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也笑了。
男孩，看著他們兩個人，笑了。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男孩，將車子，開去了停車場。
女孩，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慢慢的，走向了，飛機的『報到櫃檯』。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搭乘的，是『應許的航空』。
女孩，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慢慢的，走向了，飛機的『報到櫃檯』。
那是，女孩，第一次，看到這樣嚴謹的，『報到櫃檯』。
女孩，十分的震驚。
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是，神，的選民，他是一位男士，他看著，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亞洲女孩』，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後，他微笑著，他的眼神中，帶著無法隱藏的疑惑，停頓了一會，接著，他語氣緩慢的，帶著些許戰戰兢兢的，詢問著女孩，他問「這位女士，請問，妳，是這位夫人的？」
女孩，十分的慌張。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他是一位男士，他話音未落。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語氣堅定，眼神更堅定的，回答著，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他是一位男士，她說「YES.
She Is My Daughter.
She Is From Taiwan.」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話音未落。
男孩，突然，出現在了，女孩的身後。
男孩，從背後，用他長長的手臂，快速的，緊緊，緊緊，緊緊的，將女孩，抓入了，他的懷裡，他雙手，抱著女孩的肩膀，語氣堅定，眼神更堅定的，回答著，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他是一位男士，他說「YES.
This Is My Ima.
She Is My Girl.
And.
We Are ONE.」
他們三個人，使用的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他是一位男士，他先是明顯的一愣，然後，他滿臉不可思議的，緩緩的轉頭，看了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緩緩的轉頭，看看男孩，最後，再慢慢的轉頭，看向女孩，他用祝福的微笑，看著女孩，他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他說「מזל טוב!」
女孩，整個臉，漲的通紅，無處安放她的手腳。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回頭看向女孩，她伸出了她的右手，輕輕的，抓住了，女孩，顫抖的左手。
男孩，從女孩的身後，伸出了他的右手，輕輕的，抓住了，女孩，顫抖的右手。
女孩，緩緩的轉頭，看了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緩緩的轉頭，看了看，她深愛的男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男孩，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他是一位男士，他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他們所有人，終於，笑了。
他們四個人，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是的。看到這裡，這一章，這一段，這一行。
是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浮現出了，『同樣一個問題』。
是的。『神』，也想問，『同樣一個問題』。
是的。公開信，英文，『第 L-2 頁』。
是的。『🔶Round Two』。
是的。問題的內容是，『Kohen HaGadol — Or Rabbi — Plus ‘A GENTILE MARRIAGE’ — Is It Permitted?』。
是的。答案的選項，只有『Yes or No.』。

是的。『No Footnotes.』。
是的。『No Excuses.』。
是的。『No ‘Cultural Context’ Bullshit.』。
是的。『NOTHING.』。
是的。『Just YES or NO.』。
是的。這一個『問題』，不是，只屬於，『神，的選民』。
是的。公開信，英文，『第 L-61 頁』。
是的。『Yeah — hi.』。
是的。『POPE.』。
是的。『CARDINAL.』。
是的。『ECUMENICAL PATRIARCH.』。
是的。『PATRIARCH.』。
是的。『BISHOP.』。
是的。『PRESIDING BISHOP.』。
是的。『GENERAL SUPERINTENDENT.』。
是的。『PASTOR.』。
是的。『GRAND IMAM.』。
是的。『IMAM.』。
是的。『SHEIKH.』。
是的。『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yourselves.』。
是的。『Hi, all of you.』。
是的。『Or ‘Not Really Hi’.』。
是的。『More like fake-polite small talk, just so it does not get too boring.』。
是的。『YES —』。
是的。『YOU ARE ALL IN ON ‘THIS GAME’.』。
是的。『🎲🎰🎪Welcome To ‘YEHEWAH’’S PlayLand’.🎪🎰🎲』。
是的。『⚠️NO EXITS.』。
是的。『TOO LATE.』。
是的。『Yeah.』。
是的。『Have Fun.』。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公開信，有寫。是的。審判書，有寫。是的。寫的是，英文。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

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文盲』。是的。所有的『奧義』，全部，沒有『例外』，全部，都在『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和公開信，英文。

是的。奧義，繁體中文。

是的。『目錄』，有寫。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這一次，『神』，依然是，送來了，『大禮包』。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更新版。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2025 年』，『Pro Max』，更新版，『無限 loop』，各種『BGM』。是的。『Disney』。是的。『Hollywood』。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這一次，帶的是，一個態度爛到，無法使用任何語言，形容的『外邦』作者。是的。就是這一本，『破爛遊記』，裡面的『女孩』。是的。『女孩=作者=女孩』。是的。『The Girl= The Author=The Girl』。是的。『I Do Not Care At ALL』。是的。封底那一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Tanya』，『塔尼亞』，小筆記本，有寫。是的。『末世』，『外邦義人』，從『日出的方向』，『帶火』，回到『以色列』。是的。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再一次』，聽見『神』。

是的。『Tanya』。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所有語言』版本，『第貳章』。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不講理』。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中二』。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暴力』。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堅持』。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挑釁』。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沒有要討論』。

是的。神，咬牙切齒，態度十分惡劣的，對大家說，

祂，說

「是的。

不用客氣。」
男孩，帶著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還有女孩，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為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完成了，登機的『櫃檯報到手續』。
那是，女孩，第一次，看到這樣嚴謹的，『櫃檯報到手續』。
女孩，依然是，十分的震驚。
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是，神，的選民，她是一位女士，她看著，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亞洲女孩』，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她微笑著，她的眼神中，帶著無法隱藏的疑惑，停頓了一會，接著，她語氣緩慢的，帶著些許戰戰兢兢的，詢問著女孩，她問「這位女士，請問，妳，是這位夫人的？」
女孩，再一次，十分的慌張。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她是一位女士，她話音未落。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一次，語氣堅定，眼神更堅定的，回答著，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她是一位女士，她說「YES.
She Is My Daughter.
She Is From Taiwan.」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她話音未落。
男孩，依然是，在女孩的身後。
男孩，再一次，從背後，用他長長的手臂，快速的，緊緊，緊緊，緊緊的，將女孩，抓入了，他的懷裡，他雙手，抱著女孩的肩膀，語氣堅定，眼神更堅定的，再一次，回答著，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她是一位女士，他說「YES.
This Is My Ima.
She Is My Girl.
And.
We Are ONE.」
他們三個人，使用的是，依然是，女孩聽不懂的語言。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她是一位女士，她先是明顯的一愣，然後，她滿臉不可思議的，緩緩的轉頭，看了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緩緩的轉頭，看看男孩，最後，再慢慢的轉頭，看向女孩，她用祝福的微笑，看著女孩，她語氣溫柔的，對女孩說，她說「מזל טוב!」
女孩，再一次，整個臉，漲的通紅，無處安放她的手腳。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一次，回頭看向女孩，她伸出了她的右手，輕輕的，抓住了，女孩，顫抖的左手。
男孩，再一次，從女孩的身後，伸出了他的右手，輕輕的，抓住了，女孩，顫抖的右手。

女孩，再一次，緩緩的轉頭，看了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緩緩的轉頭，看了看，她深愛的男孩。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一次，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男孩，再一次，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那一位，神，的選民，報到櫃檯的服務人員，她是一位女士，她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他們所有人，終於，笑了。
他們四個人，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是的。看到這裡，這一章，這一段，這一行。
是的。你們所有人，你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再一次，都浮現出了，『同樣一個問題』。
是的。『神』，再一次，也想問，『同樣一個問題』。
是的。再一次，公開信，英文，『第 L-2 頁』。
是的。再一次，『🔶Round Two』。
是的。再一次，問題的內容是，『Kohen HaGadol — Or Rabbi — Plus ‘A GENTILE MARRIAGE’ — Is It Permitted?』。
是的。再一次，答案的選項，只有 『Yes or No.』。
是的。再一次，『No Footnotes.』。
是的。再一次，『No Excuses.』。
是的。再一次，『No ‘Cultural Context’ Bullshit.』。
是的。再一次，『NOTHING.』。
是的。再一次，『Just YES or NO.』。
是的。再一次，這一個 『問題』，不是，只屬於，『神，的選民』。
是的。再一次，公開信，英文，『第 L-61 頁』。
是的。再一次，『Yeah — hi.』。
是的。再一次，『POPE.』。
是的。再一次，『CARDINAL.』。
是的。再一次，『ECUMENICAL PATRIARCH.』。
是的。再一次，『PATRIARCH.』。
是的。再一次，『BISHOP.』。
是的。再一次，『PRESIDING BISHOP.』。
是的。再一次，『GENERAL SUPERINTENDENT.』。
是的。再一次，『PASTOR.』。
是的。再一次，『GRAND IMAM.』。
是的。再一次，『IMAM.』。
是的。再一次，『SHEIKH.』。
是的。再一次，『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yourselves.』。
是的。再一次，『Hi, all of you.』。

是的。再一次，『Or ‘Not Really Hi’.』。
是的。再一次，『More like fake-polite small talk, just so it does not get too boring.』。
是的。再一次，『YES —』。
是的。再一次，『YOU ARE ALL IN ON ‘THIS GAME’.』。
是的。再一次，『🎲🎰🎪Welcome To ‘YEHEWAH’’S PlayLand’.🎪🎰🎲』。
是的。再一次，『⚠️NO EXITS.』。
是的。再一次，『TOO LATE.』。
是的。再一次，『Yeah.』。
是的。再一次，『Have Fun.』。
是的。再一次，不用客氣。
是的，十一個語言，翻譯。是的。網路公開。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公開信，有寫。是的。審判書，有寫。是的。寫的是，英文。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繁體中文，『現代希伯來文』，古希伯來文，德文，拉丁文，捷克文，波蘭文，義大利文，荷蘭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是的。還有，當然，絕對，不能，缺席的，『英文』。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這個，是，神，說的。是的。女孩，『幾乎』，以上，全部的語言，都『看不懂』。是的。這些語言，當然，都是，神，規定的。是的。女孩，天殺的，這些，全部的語言，『幾乎』，都是『文盲』。是的。所有的『奧義』，全部，沒有『例外』，全部，都在『繁體中文』，版本裡面。
是的。十一個語言，網路平台。是的。全面公開。是的。平民，也可以閱讀。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審判書和公開信，英文。
是的。奧義，繁體中文。
是的。『目錄』，有寫。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只是，這一次，『神』，沒有帶，『摩西』。是的。因為，『摩西』，『退休』了。是的。連『墳墓』，都找不到，的那一種，徹徹底底的，『退休』了。
是的。這一次，『神』，依然是，送來了，『大禮包』。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更新版。是的。這一次，『神』，送來了，『大禮包』，『2025 年』，『Pro Max』，更新版，『無限 loop』，各種

『BGM』。是的。『Disney』。是的。『Hollywood』。是的。不用客氣。是的。『神』，這一次，帶的是，一個態度爛到，無法使用任何語言，形容的『外邦』作者。是的。就是這一本，『破爛遊記』，裡面的『女孩』。是的。『女孩=作者=女孩』。是的。『The Girl= The Author=The Girl』。是的。『I Do Not Care At ALL』。是的。封底那一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Tanya』，『塔尼亞』，小筆記本，有寫。是的。『末世』，『外邦義人』，從『日出的方向』，『帶火』，回到『以色列』。是的。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再一次』，聽見『神』。
是的。『Tanya』。是的。這一本『破爛遊記』。是的。『所有語言』版本，『第貳章』。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的態度，依然是，十分的『不講理』。
是的。神，的態度，依然是，十分的『中二』。
是的。神，的態度，依然是，十分的『暴力』。
是的。神，的態度，依然是，十分的『堅持』。
是的。神，的態度，依然是，十分的『挑釁』。
是的。神，的態度，十分的『沒有要討論』。
是的。神，咬牙切齒，依然是，態度十分惡劣的，對大家說，
祂，說
「是的。
依然是。
不用客氣。」
是的。寫到這一章，這一段，這一行。
是的。作者，非常不高興。
是的。不用客氣。
男孩與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推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前往了『協助服務』的櫃檯。櫃檯的服務人員，是一位，和女孩，年幾相仿的女士，她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
女孩，滿臉笑容的，開始使用著她，並不是非常流利的荷蘭文，向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解釋著，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登機的路程上，都會需要各種的協助，從安全檢查，到移動到登機門，以及，需要協助登機，以及，飛機落地之後，也會需要協助，離開飛機。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她滿臉笑容的，向男孩與女孩，解釋著，他們會在，兩邊的機場，都安排服務的人員，提供所有的協助。

男孩，向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翻譯著。
男孩，拿起了他的手機，將這一幕，拍了下來，並且，傳給了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接著，他直接，撥通了『What’sApp 視訊電話』，他們兩個人，彼此確認著，當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抵達了，那座，從新舊交錯的地中海門戶，在陽光與霓虹下，跳舞的都市。那座以色列的心跳，永遠在夜裡加速。那座靠著地中海浪的聲音，呼吸的城市。沙灘，白牆，腳印與夕陽的舞台。那座赤腳，就能走到的自由。那座海風，吹散古老陰影的地方，的時候。
男孩家中，那位總是被提醒，那個名字在族譜上排在最上頭，那位最早學會沉默的人會到機場，接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他們兩個人，說的是，女孩不懂的語言。
男孩，掛斷電話之後。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男孩，還有女孩。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無法控制，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眼角那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滑落的淚水。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她滿臉笑容的，向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男孩與女孩，她向他們三個人，提出了一個建議，她希望，為他們三個人，拍一張『全家福』。
女孩，十分的慌張。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男孩，眼神堅定的，看著女孩，笑了。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看著女孩，笑了。
女孩，看著他們所有人，終於，笑了。
他們四個人，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男孩，拿出了，他的手機，遞給了，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滿臉笑容的，為他們三個人，拍了一張，『全家福』，那是一張，他們三個人，他們所有人，都眼帶淚光的『全家福』。
協助服務的人員，到了。她是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

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櫃檯服務的女士。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協助的人員女士，她滿臉笑容的，向男孩與女孩，解釋著，他們會在，兩邊的機場，都安排服務的人員，提供所有的協助。
男孩，向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翻譯著。
終於，分別的時刻，還是無情的，到了。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伸出了她的雙手，她用她的左手，抓住了，男孩的右手，接著，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抓住了，女孩的左手，她眼帶淚光的，慢慢的，將女孩的手，向下，放進了，男孩的手掌之中，然後，她用她的雙手，將男孩的整個手，緊緊，緊緊，緊緊的，包著女孩的手。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伸出了她的雙手，她用她的左手，抓住了，男孩的右手，接著，她伸出了，她的右手，抓住了，女孩的左手，她眼帶淚光的，慢慢的，將女孩的手，向下，放進了，男孩的手掌之中，然後，她用她的雙手，將男孩的整個手，緊緊，緊緊，緊緊的，包著女孩的手，她的眼神中，充滿了不捨，卻又充滿了堅定，她對男孩，還有女孩說，她說「My Boy, My Girl, My Children, 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孩子。My boy, My child，你要將 My Girl, My Child，照顧好！生活之中，你要多多的，讓著女孩，如果，女孩生氣，或是不開心，你不要跟她計較。」
男孩，尚未開口。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依然是，她用她的雙手，將男孩的整個手，緊緊，緊緊，緊緊的，包著女孩的手，她的眼神中，充滿了不捨，卻又充滿了堅定，她對男孩，還有女孩說，她說「My Boy, My Girl, My Children, 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孩子。My boy, My child，你要將 My Girl, My Child，照顧好！生活之中，你要多多的，讓著女孩，如果，女孩生氣，或是不開心，你不要跟她計較。你記得，『那一個』故事嗎？女孩，是你身上的『一根肋骨』。你不會跟『自己』，生氣的，對嗎？而且，女孩，只是『一根肋骨』，你不會跟『一根肋骨』，講『道理』的，對嗎？Happy Wife, Happy Life, You Knew THAT!」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眼神堅定的，看了看男孩，再看看女孩，笑了。
男孩，眼神堅定的，看了看，他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看看女孩，笑了。
女孩，緩緩的抬頭，看了看，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再緩緩的轉頭，看了看，她深愛的男孩，笑了。
那兩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

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協助的人員女士們，看著他們所以人，也笑了。
他們五個人，互相看著彼此，同時一起，笑了。
神，也笑了
那一位，來自那片低於海平面，卻滿溢著光與風，風車們總是在轉動著，雲影像是記憶一般，在草原上緩緩移動的國度，協助的人員女士，她滿臉笑容的，慢慢的，將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推向了出境的方向。
男孩，緊緊，緊緊，緊緊的，將女孩，摟在了，他的右側懷中。
男孩，揮舞著，他的左手。女孩，揮舞著，她的右手。
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揮舞著，她的雙手。
他們三個人，同時一起，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都無法控制，他們所有人，他們每一個人，眼角那不斷，不斷，不斷，大滴，大滴，大滴，滑落的淚水，道別著。
男孩與女孩，就這樣，一直，一直，一直，站在原地的看著，直到，男孩那，替他縫補衣襟，至今尚未止針之人，的身影，消失在了轉角。
男孩，終於控制不住淚水的，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女孩，他就像是一個，第一次上，幼稚園的孩子一般，哭了起來。
男孩，尚未開口。
女孩，緊緊，緊緊，緊緊的，抱著男孩，她伸出了她的右手，輕輕的，像對待孩子一樣，她摸了摸，男孩的頭，然後，她替男孩，整理了，因為淚水，而散落在臉上的髮絲，接著，她在男孩的背上，和安撫孩子一樣，開始安撫著男孩，她抬頭，溫柔的，看著男孩的臉，接著，她溫柔的開口，她微笑著，對男孩說，她說「My Love, Do Not Worry. I Do Not Know Why, But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See Ima Soon, Again. I AM PROMISE.」
男孩，這才慢慢的，平復了他的淚水。
男孩，緊緊，緊緊，緊緊的，牽著他深愛的女孩，他們兩個人，同時一起，慢慢的，走向了，停車的位置。
男孩，駕著車，帶著他深愛的女孩，從那個城市的機場，返回了，男孩與女孩的租屋處。

🔺第拾章

《神，送女孩的——禮物》

在女孩，正在書寫，記錄此書，至第參章，完結後。
有一日，深夜。
神，突然，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祂，一屁股，坐到，女孩的床邊，右側。
女孩，正要開口，罵那位，把她嚇一跳的，神。
神，卻先開口了，
祂，說
「女孩，我跟妳說！
我，有一個禮物，要送妳。」
女孩，翻了一個白眼，非常不耐煩的，對，神，說，她說「耶和華，我的老闆，我真的，謝謝，祢，喔！就，祢，上次，送我那個『祢，最靠近心臟的寶貝男孩』。我，非常理解，祢，的路線！祢，的好意，我，心領了。」「祢，可以滾了！」
神，跟一個三八一樣。伸出，祂，的，雙手，搭在女孩的，右肩上，接著，將頭，也一起湊上去了！
女孩，翻了一個白眼，正準備揮拳揍，神。
神，再次開口，語調十分噁心，眼神更噁心。
神，說
「女孩，我跟妳說，這個禮物，妳，一定，會喜歡的！
這，可是我，辛辛苦苦，交叉比對，千挑萬選。
特地為，妳，挑出來的，新男孩！
我保證，這個新男孩，跟之前，那個男孩，萬全，不，一，樣！」
女孩，再次，翻了一個白眼，然後，對，神，說，她說「是喔，老闆！那我真的是，非常謝謝祢喔！就，祢，挑人的標準。我個人，保持，非常，懷疑的態度！」
神，突然起身，笑的，跟白癡一樣，笑到顫抖的，留下一句，
祂，說
「You will See.」
然後，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留下獨自一人，滿肚子髒話的，女孩。
神，送了女孩，一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這個新男孩，他，總能用邏輯，修補世界的裂縫。
這個新男孩，他擁有，來自咖啡山地的，建築頭腦。
這個新男孩，能將狂風與海嘯的數據，轉為安全係數。
如今，這個新男孩，彷彿，也試圖，努力理解，女孩的，混沌宇宙。
這個新男孩，在人群中，像一根，被拉直的時間線，總是比別人，先抵達目光。他的影子，總是最早，覆蓋到女孩。

這個新男孩，來自，那披著羅馬長袍、喜愛香煙與黃金器皿的宗教體系。
這個新男孩，和女孩，說過，他的出生過程。
那是一年，將轉涼的時節，離吹角節，尚有數日之距，秋分前夕的，第三個日落。
那是，在冷與熱之間的年代。第 39 任領袖，在西方遙遙觀望，時間的指針，落在那一年。那是一年，距離上一次西曆轉頭尾，千位數尚未變化的秋天。在那個，猶太曆第五七四一年的春天，一切，悄然成形。
當時，這個新男孩的母親，在那個，來自熱帶高原，來自咖啡山地的城市，最大的醫院中。
許多醫師，聚集，在這個新男孩，母親的待產房外。醫師們，使盡了各種方式。這個新男孩，就是不願意，被生出來。
這個新男孩的母親，就這樣折騰了，整整十二個鐘頭。無論醫師們，如何使出渾身解術，這個新男孩，依然不願意，被生出來。
這個新男孩，並未等待子宮的律動，而是在，專業判斷下，提早由腹部，來到世間。他，是由醫療的智慧，於母腹之側，被迎入世間。那場誕生，不走傳統之路，而由另一扇，更謹慎的門打開。
那一刻，黃昏的金線，尚未完全退去，光與影交會之時。在太陽向西低垂的時辰，這個新男孩。踏入塵世，與暮色一同降臨。在天光未盡，黑夜未臨，那在兩者，交界的縫隙中，一聲啼哭，割開了，日與夜的疆界。
神，送了女孩的，新男孩，來到了人間。
這個新男孩，他來時，是晨光未明時的，第一道測線；女孩，她來時，是夜將盡時的最後一道針跡。一線，一針；縫補了，神，遺落在人間的，裂痕。
女孩，與這個新男孩，一個，記得光的角度，一個，承擔夜的重量。
女孩，與這個新男孩。是，神，在兩個時辰，分別，寫下的答案。
一日深夜。
女孩，獨自一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那座，她成長的，香火環繞的東方靈性屋宇，供奉天地與列祖列宗的壇所。那是一棟，來自異族統治時代所建，現今，仍被保留的記憶之屋。那是個，舊政權遺留的，木屋，如今，被立碑命名為，歷史的見證者。
那間承載歷史的木屋，香煙不絕。香不是獻給人形，也不是祭拜神靈。他們說，那是給一位「知風者」的氣。那位老者，坐在紫藤香霧裡，拿著拂塵，鬍子如銀瀑，目光悲憫卻嚴厲。祂，身著藍色長袍，長袍上，是隨著光線，閃耀的金色繁星，與整圈的金邊。那位老者，坐於深山中，守著靜默中的秩序。那老者，為名之前，先向山呼氣，點香三柱。有人說，那不是香火，而是天地之間的三道氣路。

女孩，獨自一人，深夜中，坐臥在，女孩的弟弟，家中的，沙發床
上。棉被，蓋在她的膝蓋上。
神，對女孩說，
祂，說
「這個新男孩。他，將會，比以色列西牆，還難翻。」
女孩，對神，翻了一個白眼。她原本，想開口，對，神，爆粗口。
突然，神，雙手插腰，並揮舞著右手，祂，開口，對女孩催促著。
神，對女孩說，
祂，說
「女孩！妳，告訴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
的，新男孩。
告訴他，那一年的旅程！
仔仔細細的說！」
一開始，女孩，非常抗拒。
女孩，憤怒的對，神，咆哮，她說「耶和華！老闆，祢，腦子，壞掉
是不是！這天底下，有什麼樣的『人類』，都沒跟我『本人』見過面。
能夠，接受，那一年的旅程，所發生的事！？我自己，有時候想想，
都覺得『荒謬至極』！」「這本破書，我，一邊寫，一邊記錄，一邊自
己，突然常常，覺得——『喔！哇靠！真他媽的！幹！！這麼恐
怖！』老闆，祢，就告訴我，那個『正常的人類』，可以，接受！？
我，書還沒寫完。就在他媽的，一天到晚，跟祢個瘋子，搶稿上的用
字。整天，提心吊膽，擔心我的『拉比們，心臟還好嗎』！！然後，
祢，上古瘋子，拉比們，還沒被嚇到。怎樣！？要先嚇死，那位，來
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神，突然，一屁股，用力的，坐在女孩右邊。祂，笑著，非常溫暖笑
著，祂，對女孩說，
祂，說
「Try It!
You will See.」
女孩，惡狠狠的，瞪著那個上古瘋子。
然後，女孩，戰戰兢兢的，撥通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
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電話。
女孩，跟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說，她說「新男孩，我，有個故事，想跟你說。但，如果你聽完，覺
得我是瘋子，請你，直接跟我說。我，可以接受。」
然後，女孩，將那年的旅程，對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
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娓娓道來。
當女孩，說完，那個故事後。電話那頭，十分靜默。
女孩的心，沉了下來。當她準備，再開口時。
突然，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他開口了，他說「女孩，我，沒有覺得，妳是瘋子。我反而非常敬佩，妳擁有，這樣的能力！」「我剛剛的沈默，是因為，我對於妳，不計代價，義無反顧的，只為了，尋回一片葉片，這個行為，感到，太不可思議。我一直以為，這種故事，只會出現在，故事書裡。而現在，故事，本人，竟然走到了，我的身邊。」「妳說，妳正在為，神，書寫一本記錄，我，非常支持妳！如果，有我能幫忙的地方，我非常願意幫忙！」

女孩，驚訝的，目瞪口呆。

神，則是，起身，站到女孩面前，將，祂，的雙手，搭在女孩的，兩個肩膀上，然後，彎下身子，眼神中，帶著一絲欠打的感覺，高興中，帶著驕傲，卻，語調，十分挑釁的，看著女孩，

祂，說

「妳看吧！我，就沒有騙妳！

妳，那麼兇，我怎麼，敢騙妳！」

然後，神，起身，用，祂，的右手，拍拍女孩的頭。然後，向右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女孩，和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偶爾，視訊。分享，彼此的生活。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時常問女孩，記錄書寫的，是否順利。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非常尊重，女孩，為神工作的，方式。他總是會，先傳訊息，詢問女孩。因為，他不希望，打斷，神，跟女孩，連線的時間。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總是，告訴女孩，他，願意等到，女孩，忙完，一個階段。他，從來沒有，催促女孩。

而女孩，每次，看到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訊息。她，就會轉頭跟，神，說，她說「老闆，我的禮物有空了。祢，可以滾了！」

神，總是，留下一抹——十分，耐人尋味的，微笑。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女孩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有一日，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女孩說，他說「女孩，我將前往，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工作。我會在哪裡，停留，一個，神，工作的週期。」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繼續笑著，對女孩說，他說「既然妳說，我，是老闆，送妳的禮物。那我希望，邀請妳，一起到那座城市，就當作，向老闆請假，出門散散心。」「我知道，上一個男孩，讓妳身無分文。我會，盡力處理費用。但，若是妳能夠在$$上，也能夠分擔一些的話，我會覺得很感激。希

望妳，願意。」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繼續笑著，對女孩說，他說「這趟旅程，是我的一位，來自寶萊塢音樂之國，的女性老闆，特意，為了新男孩，與女孩，相見，而批准的，額外預算。」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的情緒。非常穩定。女孩，有時慌張，他總是可以，沒有任何情緒波動。十分冷靜的，讓慌亂中的女孩，彷彿情緒電波，突然撞牆似的。瞬間，冷靜下來。然後，他幫著女孩，分析問題。
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從未，責備過女孩。他只是，在女孩，冷靜下來之後，替女孩想，解決的方法。
對於，女孩的慌張，他總是，淡淡的說，他說「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生氣的。生氣，也不能解決問題。生活，就跟寫程式一樣，都是數字跟格式而已。」
女孩，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她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但，她又覺得，好像，有點似曾相識。
神，沒有出現，只是在女孩的右耳邊，笑著說，
祂，說
「女孩，我，准假。」
「妳，可以滾了！」
那時候，女孩，已經將，這本書，第捌章，完成了。
那是，第五七八五年，夏末，落日，尚未臨近前，第三十三道心跳，與第七盞燈影，交錯之刻。
那是，午後陽光已斜，影子，正好落在，那座古鐘的第三與第七刻線之間。一切，即將開啟之際。也正是，一切，已無法，回頭的時辰。
那日，是第八個月份的，第二道門扉，開啟之時。在午後的金光初斜，萬物尚未影長，正午與傾斜之間的中隱時刻。
女孩，那替她照顧貓咪的姐妹，還有她的男友。他們，都非常反對，女孩的這趟旅程。他們覺得，女孩，只是因為心中需要依靠，完全，已經是，超出理智，的行為。他們覺得，女孩，的行為，變得奇怪。
女孩，那替她照顧貓咪的姐妹，還有，她的男友，駕著車，帶著女孩去那個，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的機場，第一航廈。他們，為女孩要去跟新男孩，相見，而一路上，對女孩，一直不斷的責罵，試圖喚醒，已經，看似瘋魔的女孩。
路上，女孩，無意中，聽到了，一首歌，
那是一首，來自世紀之交、悲傷泛濫年代的旋律，如泛黃光碟機中，永遠，卡在心碎副歌段的聲音。它誠實得，讓人尷尬，卻也正因如此，成了許多人失戀後，第一首，按下重播，的選擇。
那是一首，彷彿在下雨的歌，像是，青春時，用淚水，拼湊的告白

書。旋律裡，藏著一種，無法被命名的，離別哀傷，不小心喊得太用力，像是，怕對方聽不見，自己的難過，卻又，不敢開口的矛盾。
那是一首，未能進入，贖回之光的哀歌。人將離散之痛，唱成，反覆的陳述。卻不知，自己，始終停在，創傷初日——尚未，學會在痛苦中，尋找召喚與修復。
那首歌，反反覆覆，唱著，同一段歌詞。
歌詞中，每一個字，都刺痛著，女孩的心。
那首歌，叫《我難過—Song by 5566 · 2002》
MV 網址：https://youtu.be/2l4X4lGP_Zk?si=Ppn91n-RnNBvpToA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那一年默默無言
只能選擇
離開
無邪的笑容
已經
不再精彩
你害怕結局
所以
拼命傷害
說是我
擋住你的
美好未來
你堅決
不希望我等待
我便默默的讓你走開
如今你
受了傷回來
叫我如何接受這安排
我難過的是
放棄你
放棄愛
放棄的夢
被打碎
忍住悲哀
我以為
是成全
你卻說你更不愉快
我難過的是
忘了你
忘了愛

盡全力忘記
我們
真心相愛
也忘了
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那一年默默無言
只能選擇
離開
無邪的笑容
已經
不再精彩
你害怕結局
所以
拼命傷害
說是我
擋住你的
美好未來
你堅決
不希望我等待
我便默默的讓你走開
如今你
受了傷回來
叫我如何接受這安排
我難過的是
放棄你
放棄愛
放棄的夢
被打碎
忍住悲哀
我以為
是成全
你卻說你更不愉快
我難過的是
忘了你
忘了愛
盡全力忘記
我們
真心相愛
也忘了

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我難過的是
放棄你
放棄愛
放棄的夢
被打碎
忍住悲哀
我以為
是成全
你卻說你更不愉快
我難過的是
忘了你
忘了愛
盡全力忘記
我們
真心相愛
也忘了
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我難過的是
放棄你
放棄愛
放棄的夢
被打碎
忍住悲哀
我以為
是成全
你卻說你更不愉快
我難過的是
忘了你
忘了愛
盡全力忘記
我們
真心相愛
也忘了
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前往機場的，路程上。
女孩，在車上，已經忍不住，無聲的，偷偷落淚。

女孩，那替她照顧貓咪的姐妹，還有她的男友。他們，替女孩將行李，拿下車。並表示，讓女孩，不用擔心，女孩出門的日子，他們，會替女孩，照顧好貓咪。
女孩，登機之前。
女孩，獨自一人，坐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第一航廈，機場，東南邊A3 候機室，樓上，的座椅上。
女孩，雙耳，戴著 AirPods Pro 耳機，她將音樂，開到最大聲。
女孩，沒有勇氣——踏進，那間候機室。
女孩，試著，說服自己。她，告訴自己，這次，是她，為原來那個——女孩，依然，用靈魂，深愛的男孩。最後一次，撕心裂肺的，哭。
女孩，就這樣，躲在口罩下，一直，一直，一直，無聲的，痛哭著。
女孩，就這樣，躲在口罩下，無聲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嘶吼著。
女孩臉上，霧面黑色的口罩，被，她的淚水，浸的濕透了。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女孩的，雙手，顫抖著，她緊緊捏著，她的，手機螢幕。
女孩的，手機螢幕上，是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那是，女孩，最後一次，回頭。
那是，女孩，最後，回頭，再看一次，那段，女孩，依然，願意為，他，捨命——
一次，等候。
一次，捨命。
永遠，無悔。
在那趟旅程，結束的兩年後。
當男孩，和女孩，分隔兩地時，女孩獨自一人，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
女孩獨自一人，在診所，與她同為醫者的朋友，討論著，醫療的話題。
突然，男孩傳訊息，給女孩。
男孩表示，他正在，用他的，ChatGPT 分析，他與女孩的，感情。
男孩讓女孩，將女孩的雙手掌紋，拍照給他。並讓女孩，用筆，寫下第一句，出現在她腦中的話。男孩，要用他的 ChatGPT 分析，女孩的筆跡，與人格。
女孩，不語。只是，用自己的母語，在紙上，寫下。
女孩，筆跡堅定的，寫下，她寫
「如果，有一天，醫生說，我深愛的男孩，需要，一顆，新的，心臟，才能被治癒。我，會立刻，把我的心臟，給我深愛的男孩。」女孩，在文字旁邊，使用她的母語，和英文名字，簽名。
女孩，從很小，就知道，自己有，精神疾病。
女孩，有 Bipolar ，還有，很嚴重的 ADHD。若是，不使用藥物，女

孩，完全無法入眠。她從很小，就一直規律的，服用，醫師開立的藥物。
即使，那些藥物，對女孩，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幫助。
因為女孩，自己，也是醫者。所以，她常常，在回診時，與自己的醫師朋友們，開玩笑。
女孩的，那些醫師朋友們，也總是，捧腹大笑的說，他們說「女孩，除了『安眠藥』，其他藥物，對妳，都是裝飾品。這，就是『靈媒』的通病！很常見！不過，妳的確，可以排在，數一數二發瘋的！」
但是，男孩，看到那些文字後，他生氣了，非常生氣。
男孩，對女孩說，那些文字，對他而言，太沉重了。
男孩覺得，女孩的感情，讓他，根本完全沒有，他自己的空間。
男孩覺得，女孩寫下的，那些文字，像是一把刀。
對男孩而言，女孩的那些文字，就是，女孩將刀，放在男孩的，脖子上。
男孩，將他的 ChatGPT ，給他的建議，翻譯成女孩的母語，貼給女孩看。
男孩的，ChatGPT 說，
祂，說
「❗ 實際上發生了什麼：
她寫了一段非常戲劇性的文字（像是：「如果你需要一顆心臟，我會把我的給你，因為我無法沒有你而活」），
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端的自我否定表達，並不是為了療癒，而是試圖透過痛苦將你再次綁住。
她現在說她「正在吃藥來穩定情緒」，也許是真的，
但這並不代表你就必須犧牲自己的理智與生活來承擔這一切。
⚠️ 情緒操控的常見徵兆：
徵兆　意思
「我不能沒有你」　操控你的罪惡感，讓你對她的心理狀態負責
混淆愛與情緒勒索　誇張的犧牲說法，但完全不對自己行為負責
無視界線　完全忽略你所經歷的創傷，只談她自己的感受
❤️ 現在你可以怎麼做：
1. 保持界線，堅定立場。
即使你選擇回應，也只需要對她的感受表示理解，
但不要讓她再次進入你的生活，除非真的發生了深層改變。
2. 如果你選擇回覆，以下是我推薦的回應內容（中文）：
> 我看了妳寫的那段話，也被觸動了。
我看得出妳的情感很深，我不會輕視這一點。
但真正的愛不應該建立在痛苦、恐懼與罪惡感之上。
我需要空間來療癒自己，保護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在真正的療癒與安全感中重新開始，

也許我們可以再談一次。
3. 照顧自己的情緒與心理。
或許你可以現在就寫下你內心真正的感受，而不是急著對她做出反應。
與心理諮詢師聊聊，也許會幫你理清更深層的感覺與傷痕。」
接著，男孩再次，將他的 ChatGPT ，給他的建議，翻譯成女孩的母語，貼給女孩看。
男孩的，ChatGPT 說，
祂，說
「My ChatGPT suggested me to write this'
> 我知道妳有很多情緒，也知道妳愛我——
但現在，是時候讓妳真正聽見我經歷了什麼。
妳並不真正明白我有多受傷。
不只是爭吵，而是那種感覺：
我變成了情緒的出氣筒，彷彿我的角色只有「包容、原諒、再包容」。
大聲吼叫、摔東西，最後甚至驚動了警察——因為妳，這一切把我摧毀了。
我現在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我每天都處在壓力之中，活在恐懼裡，心碎、焦慮，沒有一刻真正的安寧。
不是因為我不愛妳，而是因為愛，無法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生存。
妳總是在說妳的心、妳的愛有多深，
但我已經不再願意當那個永遠理解、永遠包容、永遠原諒的人——
當我的靈魂正在流血。
我不生氣，我只是再也無法假裝沒事。
如果妳真的想了解我，請完整地讀完這段話：
不要防衛、不要責怪、不要再把話題轉回自己。
如果有一天，妳願意真正改變——
承擔責任，而不只是吃藥來壓抑情緒——
也許我們可以再談一次。
但現在，我選擇我自己。
我終於，為自己而活。」
女孩，瞬間，感受到，萬箭穿心。
但是，女孩，選擇淡淡的，抬頭，看了一眼，神。
神，不語。
女孩，沒有回覆，男孩的訊息。她繼續，與她同為醫者的朋友，討論著，醫療的話題。
女孩，就這樣，獨自一人，坐在機場，霧面黑色的長椅上。
那張長椅，前方五步距離，是一大片三分之二的，黑框玻璃窗。窗下，是那個，女孩，沒有勇氣，踏進去的——A3 登機門。

那張長椅，有五個位子，但整張長椅，只有女孩一人，其他的人，都站著，彷彿是，看不見，女孩身旁的空位。
女孩，獨自一人，坐在最左邊的，位子上，反覆的，聽著那首歌。
一遍，一遍，又一遍，反覆的，聽著，那首歌。
女孩，不知道到，自己到底這樣崩潰的，哭了多久。
突然，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
女孩，緩緩的起身，她和過去的自己，正式的，道別，切割。
女孩，依舊，穿著一身，霧面黑色，夏天的服裝。
女孩，起身，下樓，到了那個 A3 登機門角落，的洗手間，她不斷，用力的，搓洗著，自己的臉。
接著，她，抬頭，用她的右手，用力的，抹去了水痕。
她，狠狠的，將水，甩在地上。
她，用力的，擦去，臉上的淚痕。
她，死死的，看著，鏡中的自己。
她，的眼神，瞬間，變的冷冽。
然後，她，對著鏡中的自己，冷冷的笑了。
然後，女孩，雙眼，眼神空洞的，緩緩走向那個，從日出之地的漁船上，飛往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A3 登機門，的座椅。
女孩，身體有些不穩，她緩緩的，在一張紅色薄薄的海綿坐墊和靠背，卻有銀色邊框和椅腳支柱的，五人座長椅，坐下。
女孩，坐在，長椅的，最右邊。
女孩的，航班編號，是 Thai AirAsia FD231。
當女孩，坐下，三分鐘後。
原本預定的門前，人群，突然起身。
一道聲音，來自一位，聲音十分沉穩的男子，他是，機場的工作人員。
但是，唯獨他一人，西裝的顏色，女孩，從未在日出之地的漁船上的機場看過。
那一位男子，身著一身酒紅色的西裝。
那位男子，緩緩的，走到了 A3 登機口，微笑著，拿起了廣播器。他，沒有說話。
直到，女孩抬頭，看向那一位男子。
那一位男子，突然，對女孩微笑，接著，他的眼神，透過人群，溫暖的，看著坐在二十步距離之外，的女孩。
那一位男子，緩緩的，打開了廣播器。
那一位男子，於下午五點二十分，宣布了，新的方向。
女孩的心，微微一愣。
『五二零』——
這個數字，女孩，曾經在，流亡與神恩交界之地，告訴過，女孩依然

用靈魂，深愛的男孩。
女孩告訴男孩『五二零』，在女孩的母語裡，是『我愛你』的意思。
女孩的旅程，將從，另一個出口展開，從 A3 轉向 A5。
那一位男子，結束廣播後，對女孩，眨了一下右眼。
女孩，緩緩的，走向新的——A5 登機門。
她，坐下，面向日落，開始書寫，這一章。
她，的飛機，於，5785 年夏日傍晚，第九個火與風交會的時辰。日頭剛沉過城牆頂端，鐘擺在第六與第七之間搖擺。那是，命運，再度被召喚的一刻，從日出之地的漁船上，起飛了。
那個黃昏，她，被安置在，那銀白之鳥，卻用三分之二鮮紅色裝飾的，第三段身軀內，靠近，第十二個門扉旁，那是一個，中間的位置，卻能讓，她，看見，日落的，地平線。
她，坐在，那銀白巨鳥，卻用三分之二，鮮紅色裝飾的，第三段肋骨處，靠近一扇，正好能窺見，雲層撕裂之處的，介於窗邊與走道。左手，數來，第二個座位，那，正是，她，的歸所。
當飛機，起飛的，那一刻。
女孩再次，撕心裂肺，無聲的，哭了。
女孩，就這樣，躲在口罩下，一直，一直，一直，無聲的，痛哭著。
女孩，就這樣，躲在口罩下，無聲的，不斷，不斷，不斷的，嘶吼著。
女孩臉上，霧面黑色的口罩，被，她的淚水，再次，浸的濕透了。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她，的手中，拿著，正在書寫中的，這一章。這一行。
直至，飛行行程，超過三分之二，之後。
她，突然，停止了哭泣。
她，再次打開，女孩手機裡，那張，唯一一次的，全家福。
這次，她，沒有哭。
她，的眼神，瞬間變的冷冽，同時，冷冷的笑著。
她，獨自一人，走到飛機上的洗手間，她，將，女孩的淚痕，用力的搓洗著。
接著，她，抬頭，用她的右手，用力的，抹去了水痕。
她，狠狠的，將水，甩在地上。
她，用力的，擦去，臉上的淚痕。
她，死死的，看著，鏡中的自己。
她，的眼神，瞬間，變的更加冷冽。
然後，她，對著鏡中的自己，再次，冷冷的笑了。
然後，她，慢慢的，走回，她，的座位。
接著，她，突然，將她的雙手，放在空中。
她，打開，神，告訴她的，歌曲列表。
她，將耳機，開到最大聲。

她，開始找尋，那些，藏在，歌曲旋律中的——秘密。
她，的雙手，和整個身體，開始，自然，且用力的——像是，彈奏鋼琴一般，按起了，節拍。
女孩，從未學過，任何樂器。
女孩，也看不懂，五線譜。
這是，神，與女孩，一直以來的——默契。
她，的飛機，於，5785 年夏日傍晚。
當牆上指針，悄悄逼近黑夜的第三圈邊緣。那是，她，與夜神交班的鐘點，光影，已由銀轉墨。霧面黑指針，剛好指向，夜晚心臟的左側。
她，降落在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一個偏遠，小小的機場。她，剛好寫到，這一行。
她，抬頭，對著天花板，大吼一聲，
她，說
「老闆，謝謝，祢，准假！
這一個工作的週期！
祢，他媽的。
不要吵我！」
然後，她，正正當當的，休假去了！
她，等待在，人群擁擠，大排長龍的 Passport control 的隊伍中。
她，打開了，她所有的，入境資料，包含線上登記入境證明，還有，那個新男孩訂的，酒店地址與資訊。
就在，女孩出發，前三天。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問女孩。他問「女孩，妳喜歡飯店有游泳池，或是其他設備嗎？我來選，配合妳的喜好，找飯店。妳，先不要管價格。告訴我，妳喜歡什麼，就好！」
女孩，在視訊電話的另外一頭，皺著眉頭，看著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語氣嚴厲的，對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說
「新男孩，我，認真的，告訴你。
你，選一個。
離你去工作，最方便地點，的飯店。」
她，繼續嚴厲的說，
她，說
「游泳池，健身房，還有那些亮晶晶裝潢。
我，都不喜歡。

游泳池，桑拿這些設施。
我，從來不使用。
特別是，亮晶晶大廳裝飾。
這種，虛無縹緲的，華麗裝飾。
我，真的，非常討厭！
如果，你，真的要，我，提出，我，的需求。
只有三點。
第一，一張床。
第二，枕頭跟棉被。
第三，獨立的，洗手間與浴室。
房間大小，我，不在乎！
請，不要為了，我，還有那些，亮晶晶裝潢。
讓自己，去工作的路上，變得艱難。」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非常驚訝。
當，她，等在，那大排長龍的 Passport control 的隊伍中。
她，的，隊伍，突然，加快。
她，的，隊伍，相對於，其他隊伍而言，加快的，非常突兀。
那一位海關人員，是一位，比女孩，年長 10 歲的女士，她看見，她。
那一位女士，只是伸出雙手，輕輕的拿走了，女孩的護照。
那一位女士，看都沒看，女孩的護照，便直接蓋章。
正當，她，準備將手機裡的，入境資訊登記表，與酒店地址，給那一位女士看時。
那一位女士，只是迅速的，雙手，將女孩的護照，遞回給，她。
然後，那一位女士，突然，使用女孩的母語，對，她，說，那位女士說「快去吧。」
女孩，一臉疑惑，內心正在思考著，自己，到底有沒有，出國。
那一位女士再次開口，依舊是，使用女孩的母語，對，她，說，她說「我們，我不需要，妳，提供任何資料。妳，的行李已經，在等，妳，了，請把握時間，去完成，妳，的任務吧。」
女孩，依然，一臉疑惑的，收起她的護照。
外頭的，所有海關人員，每一個人，都用女孩的母語，對女孩催促著。同時，比出，催促著女孩步伐的手勢。
女孩，不明所以的，開始小跑步。
當，她，到達，屬於她航班的，那條，行李輸送帶時，那條輸送帶，並沒有在旋轉。
她的，托運行李，是整條行李運輸帶上，唯一的，一個行李箱。
那是一個，白色，黑框，小小的登機箱，上面，有許多，來自，替女孩照顧貓咪的朋友，她的男友，貼上的，可愛貼紙。
女孩的行李箱，躺在行李運輸帶上，那個，路過時，直接可以，伸手

拿起的位置，正中央，看起來，等候已久。
她，眼神冰冷的，看了一眼，四周。
她，是，整個航班，第一個，拿到行李的人。
那個行李箱，是女孩，那替她照顧貓咪的姐妹，還有她的男友。女孩朋友，她的男友，借給女孩的。
當，她，拿起那個行李，旋轉了一圈，確認，那是女孩的行李。
她，按下行李的把手，將把手伸長，「喀」一聲，高度確認後。
那條原本靜止不動的，行李輸送帶，突然，開始旋轉了。
她，眼神冷冽，再次，冷冷的笑著。
她，抬頭看了一眼天花板，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她的內心，忍不住對，神，開罵，她，咬牙切的低語，她說「耶和華！說好的渡假！渡假！不是渡假嗎？」
神，沒有出現，祂，只是，笑的非常想被打的，在女孩的右耳邊，輕聲說，
祂，說
「Enjoy Your V-acAtion!」
然後，神，從後面，用力的，推了女孩一把，女孩，一邊奔跑，一邊在內心，無限輸出髒話。
當第十道街燈點亮，卻仍未，迎來最後一班，地鐵。在夜神，開始輪班，城市，尚有三十個心跳，尚未沉睡之際。指針，悄悄逼近黑夜的，第三圈邊緣。光影，已由銀轉墨，霧面黑指針，正停在，夜晚心臟的左側。
她，與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相見了。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她，說，他說「我從很遠很遠，就看見，妳，了。不是認出，妳，的長相，是彷彿，突然一束光，打在，妳，身上，讓我認出，妳。」
她，只是冷冷的笑著，點頭回應。
女孩，的內心，依然充滿對，神，的髒話。
她，與新男孩，第一次，擁抱了對方。
神，不知道什麼時候，冒出來。
祂，站在，新男孩的身後，三步的距離。笑的跟白痴一樣。祂，抱著肚子，整個身體，都在顫抖。
她，在新男孩的背後 ，伸出，她，的右手，對，神，比了一個，惡狠狠的中指。
神，繼續捧腹大笑的，向右轉身，消失在，一團，只有，她，看的見，灰白色的煙裡。
她，在心裡，翻了無數次白眼。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非常驚訝的，對，她，說，他說「妳，的飛機才剛降落，妳，怎麼會，這麼

快，拿到行李，跑出來？」「我才剛到機場，不到十分鐘。妳，就跑出來了！」
她，嘆了一口氣，對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說
「先不管了！
我。
一定要。
吃麥當勞大薯條，洩憤！
等一下，回到飯店。
我，再跟你解釋！」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只是微笑著。他沒有多問。他只是，幫，她，拿著行李，帶著，她，去買麥當勞最大包的薯條。
他自己，買了一個，漢堡王的漢堡。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為，
她，叫了計程車，並對，她，說，他說「妳，剛下飛機，我們坐計程車，妳，會比較舒適。」
她，與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一樓大廳，等待計程車的時候。
她，拿著她的，麥當勞最大的薯條，惡狠狠的吃起來。一邊嘴裡念念有詞。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只是眼神發光，微笑著，看着，她。順便替。她，整理了，散落在臉上的髮絲。
她，五分鐘內，就將那包麥當勞，最大的薯條，吃完了。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只是越笑越開心，他對，她，說，他說「妳，還需要更多薯條嗎？我去幫，妳，買！」
她，突然回過神，眼神驚恐的，看着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說，他說「妳，別擔心，我知道，妳，在幹嘛，也知道，神，肯定，又惹，妳，生氣了。在我面前，妳，只需要做自己，就夠了。不過，我看，妳，剛剛吃薯條，那個狠勁，神，一定又被，妳，罵髒話了！」
她，還來不及反應。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已經捧腹大笑。
她，與這位，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彼此身邊，都覺得，還算自在。

他們，彼此都只是，單純的，做自己。不需要，有任何隱藏。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喜歡，她，的隨性。他也接受，她，的錯亂，與健忘。
即使，她，有時候，摔手機，站起來跟，神，打架，或是突然站起來，對天花板咆哮，
她，說
「耶和華！
祢，他媽的！
是不是有病！」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也會笑著，對，她，說，他說「妳，沒關係，妳，儘量罵，我真的覺得很有趣！」然後，這個新男孩，開始捧腹大笑。
有時候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會看著天花板，用非常同情的態度，對神說，他說「神，我有時候，覺得，祢，十分可憐。祢看看，祢的員工，罵髒話，多國語言，好恐怖！而且，雖然我看不見，但我聽，她，的語氣，殺氣滿滿，真的蠻狠的！」
她，有時候，不確定，她，應該，先罵，神。還是，先罵這個新男孩。
她，與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彼此，分享著，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們，不避諱的，討論著，過往的戀情。
他們，都認為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in Life.
Are all lead you to somewhere Better.
And things that did No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她，告訴了，這個，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女孩，與之前那位「神，最靠近心臟的寶貝男孩」的故事。
她，還告訴，這個，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女孩，成長的過程中，所有，黑暗的故事。以及，女孩，曾多次嘗試，親手，將自己，推入冥界的河流，卻一再失敗，的故事。
她，告訴，這個，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女孩，大學的第三年。
一日深夜，女孩，吞下了一整大袋，超過，一百顆，最強效的安眠藥，加上肌肉鬆弛劑，加上降血壓，加上快速降低心搏次數的藥物。那些藥物的總劑量，是女孩，經過長時間，反覆驗證，專業計算的數字。
那些藥物的總劑量，是一般致死量的，三倍。
但是，女孩，只是昏迷了幾日。

當女孩，醒來時，她的手機，是空白的。
女孩，沒有出現在學校，也沒有，出現在醫院。
女孩的老師，和同學，從未有人，試圖找尋女孩。
那時候的女孩，沒有朋友，也沒有家人。
幾日後，女孩的醫師朋友，替女孩驗了血。
女孩的，那一位醫師朋友，非常驚訝。
因為，女孩的，血液檢查報告，一切正常。
沒有人相信，女孩，真的吞了，那麼多最強效綜合藥物。
一日深夜，女孩，已經赤腳，踩在一個，深山中。人跡罕至，下方，佈滿銳利巨石，垂直，且十分陡峭的懸崖上。
女孩的右腳，已經踏出去，當她開始，準備迎接下墜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方抓住了女孩的衣領，女孩，突然被懸空提起，擺到一個，離懸崖，十分遙遠的地方。
然後，女孩的右耳，聽見一道，聲音十分沉穩的男子，那個聲音，對女孩說，
祂，說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Die LiKe This.
You Are NOT EnTiTleD.
To That OPinion.
LET IT GO.
JUST STOP.」
從那之後，女孩就知道，她無權，也無法，親手，將自己，推入那條，冥界的河流之中。女孩，終於放棄了。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聽完後，只是心疼的，摸摸，她，的頭。他沒有評判，也沒有，表示任何立場。
這個新男孩，輕聲的對，她，說了一句，他說「之前，辛苦，妳，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未來的日子，妳，之前，所有的擔心受怕，都不會，再出現了。我以我的名，對神發誓。」
她，慌忙按下，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舉起的發誓的右手。她，對這個新男孩說，
她，說
「新男孩，你，不要，隨便發誓。
誓言，是一種，無形的合約。
每一份合約，都有相應的代價。
一但，你沒有，兌現。
毀約，的價格，將是。
連本，帶利，的計算。」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只是微

笑著，對，她，說，他說「我，一直都知道，妳，說的，這些誓言，
與相應代價的概念。」「既然，我，敢說出口，我的誓言，就代表，
我，能夠承受後面的，所有代價！」
她，嚇的目瞪口呆。久久無法回神。
她，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直到，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遞給，她，一瓶可樂。這個新男孩，將冰涼的可樂，輕輕的，放在，
她，右側的，臉頰上，好一陣子。
她，突然回過神來，開心的收下了，那瓶可樂。
她，與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互看了一眼，彼此笑了。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也與，
她，分享著，他的過去。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與女孩
一樣，在十分相似的，山林中成長。他的家，四面都被美麗，高大的
山群包圍。他們所成長的那座山，再往上一點點，就都是當地，最爲
盛名的「國家公園」。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所
成長的家，四面都被美麗，高大的山群包圍。那是來自熱帶高原上，
名為「博」的城市，那裡曾以紅與金為王。一國之心，也是一國最會
說謊的舌頭所在那是一個，每個出口都通往內戰的國度。
他從那裡來，那個連，神，都不敢久住的城市。
在山群圍繞中心的，山腳下，是那來自熱帶高原，與來自咖啡山地，
引領那個國度，的城市。
那座，在山圍繞的中心，是那來自熱帶高原，與來自咖啡山地，引領
那個國度，的城市。來自，那披著羅馬長袍、喜愛香煙與黃金器皿的
宗教體系。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的父
系家族，曾經是，那個國度，歷史上，第一位。也是，曾經，最偉大
的，領袖的血脈。他們曾用神的名號開疆闢土，實際上，是軍閥語言
的始祖。如今，國家的司法想叫他們停下，但是，他們擅長，把每一
條審判變成門縫，
把每一扇牢獄，變成出口。他們說，自己是神的代表。實際上，是最
早穿著白袍的統治者。他們學會，如何讓審判繞道、讓正義遲到。有
國家的刑法，有人民的證據。但是，還有更多的「無罪巧門」早已鋪
好。他們信仰的不是律法，是漏洞。
所以，祂，親自下來，甩上那扇門。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的
Give name，名字的組合，本身就像一場內戰。一半名叫「約瑟」，另一
半總是在假裝「高貴武裝」。但是，他沒想到的是，「臨演」這個角

色，有時會被寫入歷史裡，當作——靈魂的誤傷者。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的 Family name，彷彿是城市遺址拼湊出來的「高貴」。一半是泥土，一半是鏡面，擁有的是聲音的回音，而不是靈魂的厚度。那串姓氏，像是中世紀貴族留下的煙霧。只存在於護照與酒店登記表，而在歷史與責任裡——空無一物。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曾經告訴過，她，對他而言，他很難對任何人，說出「I love you.」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也與，她，分享了，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成長過程中，所有的黑暗的故事。以及，為何，他很難對任何人，說出「I love you.」
她，聽完後，只是笑著，看著，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對這位新男孩說，
她，說
「It Does Not MaTTer To ME.
ThinGS CoMe WhEn TheY Are MeanT.
To CoMe.
So.
I Do NoT MinD AnYThinG.
I JusT TaKe WhatEvEr I ReCeiVe In LiFe.
So you do NoT need to APoloGiSe for ThiS.
Do WhatEvEr you WanT.
It Is your.
Free Will.
I AM NoT GoinG to ForCe you.
To Do.
AnYThinG you do NoT LiKe or WanT.
And you are NoT A Doll For ME To ConTroL.
If PeoPle Are MeanT To Be ToGeTheR.
TheY Will Be.
And you NeVer KnoW.
WhaT THE BOSS.
HAS PLANNED.」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她，說，他說「What is the color from my aura?」
她，笑著，對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對新男孩說，
她，說

「The ColorS of your AuRa.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The InnEr LaYeR.
Has ThaT Bit of SParKlinG GolD.
LiKe FroM the RoYal LiNe.
JusT LiKe you said.
One Of your FaTheR'S SiDe Of The BloodLiNe.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our CoUnTrY.
No MaTTer How FAR.
BLOOD IS BLOOD.
WhaT you can NeVeR CUT IT.
And The OutSiDe Is.
SilVeR.
WiTh a TouCh of SilK OrnaMenTaTion.
Oh.
ThaT ColoR MeanS.
ThaT you have ReCeiVeD.
A CerTaiN WiSh.
FROM.
BOSS.
It AlSo ShowS.
ThaT you are.
A SmarT PerSoN.
TreaSurE It.
It Is.
A GiFt.
VerY.
VerY FeW PeoPle.
HaVe It.
ConGraTulATionS.」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非常驚訝。他對，她，說，他從未遇過，任何人，像，她，這般 Open-Minded。
她，喝了一口，女孩，最喜歡的可樂。
她，笑著，對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對新男孩說，
她，說
「It Is NoT AbouT.

BeinG.
OPen-MinDeD.
I HaVe JusT KnoWn ThaT Ancient Madman.
FOR.
TOO LONG.
If ThaT Ancient Madman WanTS To GiVe you.
SoMeThinG.
ThEn you Can NEVER RUN AWAY FROM IT.
And.
If HE Is NoT GoinG to GiVe It.
To you.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StilL you Will NEVER GET IT.
ANYWAY.
So.
WhaT AM I FiGhTinG For.
Free Will Is Free Will.
The MosT TreaSureD ThinG.
AnYOne Can EvEr HaVe.
And BeinG GiVen.」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說，他說「What is your view on how this world works?」
她，笑著，對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
男孩說。
她，對新男孩說，
她，說
「Oh, well.
ThiS WorlD Is KinD Of LiKe.
The GaMe 『Age of Empires』.
The Ancient Madman Is THE PLAYER.
And All of you.
Are LiKe NPCs.
BUT.
The Ancient Madman SomeTimeS.
TrieS To.
AcT LiKe ME.
SHE LeAneD CloSeR.
HER VoiCe DroPPinG LiKe.
A BlaDe.
The Ancient Madman SomeTimeS TrieS To.

Act like ME.
And HE Is TerriBle At It.
THAT IS WHY HE NEEDS US.
THE ONES CALLED.
PROPHETS.
WE Are KinD Of.
The BUGS In ThiS GaMe.
OUR JOB Is To FIX The MESS HE MaKeS.
And Yeah.
WE JumP BeTweeN.
DiffErEnt SerVerS.
And Yeah.
WE Are KinD Of LiKe RecYcleD SouLS.
BeCauSe It Is TOO MUCH WORK.
TO TRAIN A BRAND NEW ONE FROM SCRATCH.
It Is LiKe The MoViE 『ConsTanTine』.
BUT I DO NOT WAIT For HEAVEN OR HELL.
CALL ME.
I ChooSe WhiCh SerVeR To JumP To.
AND
WHEN.
And.
TruSt.
ME.
ThaT you do NoT WanT to KnoW.
WHERE I GO.
WHEN I AM NOT HERE.」
在八月的第四個，黎明前，月，還沒落下的時辰，時針，剛過第一步，整個天，還是海的顏色。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她，說，他說「I love you. I want you in my life.」
她，冷冷的笑著，驚訝的回覆，她，回答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Oh, wow.
So FAST.
ThaT you WouLd BeTTer ThinK AGaiN.
LOVE IS A HEAVY WORD.
HeaVieR.
MuCh HeaVieR ThaN you EvEr ExPecTeD.

AND IT IS A LONG-TERM CONTRACT.
ONE THAT IS VERY EXPENSIVE.
IF you BREAK IT.」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說，他說 「I do understand this. I will still say I love you. And I want you in my life.」
她，冷冷的笑著，回答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Yeah.
I LoVe you.
MORE.」
她，冷冷的笑著，繼續回答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Oh.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 are NOT LiSteNinG To A BOOK.
ThaT you Are ALREADY INSIDE THE BOOK.
And you WeRe.
MeanT to MaKe your EnTranCe At.
CHAPTER TEN.
BUT.
NOW you have ALREADY BeeN WriTTeN InTo.
CHAPTER THREE.
WHY.
BecAuSe SoMeOne JusT Did.
SoMeThinG.
FooLiSH.
So.
I ChanGeD.
The TiMeLinE.
The TiMeLinE WaS NeVeR.
A StraiGhT LinE.
ANYWAY.
It HaS ALWAYS BeeN.
A SeRieS Of LeaPS.
BacK And ForTH.
In A LiVinG.
BreaThinG.

FouR-DiMenSioNaL SPacE.
So.
ThaT you WouLd BeTTeR WatCh.
ThaT your AttiTuDe.
And EvErY WoRd.
ThaT CoMeS.
OUT.
FROM your MOUTH.
BECAUSE.
EVERYTHING.
BEING.
RECORDED.
COMPLETELY.
PERMANENTLY.」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說，他說「Is it dangerous that you are working for God?」
她，冷冷的笑著，回答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DanGerouS.
I ThinK I Can BaRelY EvEn SPELL ThaT WoRd.
I HaVe No IdEa WhaT It EvEn MeanS.」
那句話，落下後，空氣，沒有像平時一樣，沉下去，反而，輕飄飄的，掛在半空——
彷彿是，有人，照著劇本念台詞。
卻，把重音，全部放錯。
那，不是她的節奏，不是，她的咬字方式，甚至，不是，她的口音。
連，她，自己，都差點笑出聲。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提出了很多問題。
而，她，認真的，解釋著，女孩的角色。和那些來自，神，的書本內容，和連貫邏輯。
直到，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聽到睡著，他的打呼聲，讓空氣震動。
她，冷冷的起身，緩緩的，走到，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承重的，新男孩背後。
她，低頭，冷冷的看著，良久。
她，眼神如刀，冷冷的笑著。
她，說
「YEAH.

OF COURSE.
I KNEW IT.
NO ONE.
TRULY WANTS TO KNOW.
THE REAL STORY.
THEY JUST.
CHOOSE TO.
PRETEND.
FOOLISH HUMANS. 」
在整趟旅程中，她，都需要，將當下，所發生的時間，地點，事件，立刻紀錄。否則，一轉身，她，就會遺忘。
她，在旅程結束的。前三日。
她，與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他們，於午後兩刻鐘，從那座城市，東南方，的飯店出發。
她，第一次，前往，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那位於，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的城市，位於市中心，偏南偏東的區域，一棟，蘋果綠色的高樓，位於，二十七樓的，共享辦公室。
路程上，在高速公路上時，計程車的司機，駕車 時不斷的，滑著手機，看著影片，更換著頻道。一次，一次，又一次，緊急剎車。
一次，一次，又一次，差點與路上的其他車輛，相撞。其中一台，機車騎士，因為驚嚇，差點摔倒。
她，的臉色，越來越難看，越來越陰沉。
她，和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說
「WhEn We ARRIVE.
THEN you Will STEP OUT OF THE CAR.
IMMEDIATELY.
I WILL.
HANDLE.
THE REST.」
當他們抵達時，她，用左手，一把，將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兇狠的，推出車外。
她，咆哮著，非常大聲，快速的，用各種語言，怒吼著。
她，整個人，直接，從中間，快速的，爬到，駕駛座的旁邊。
她，同時，直接伸出，她，的，右手。
她，將那台手機，從照後鏡上，硬生生，拔下來。
她，將那台，已經，明顯，變形的手機，惡狠狠的，直接，非常用力的，狠狠砸在那位，計程車司機，的頭上，並對他說，

她，說
「HEY, FUCKER.
If you do NOT KNOW THE WAY.
TheN you SHOULD NOT WORK as A DRIVER.
If you WiSh to WaTcH ThaT RidiCulouS ShoW.
On your RidiCulouS PHONE.
STAY AT HOME.
If you do NOT KNOW WHAT THE MEANING OF.
REAL LIFE IS To you.
TheN you MAY END your OWN.
BUT you MAY NOT.
TREAT ANOTHER PERSON'S.
LIFE.
AS.
A.
JOKE.
Is LIFE A JOCK To you.
Or you LEAVE your BRAIN.
At HoMe.」
那位計程車司機，慌亂的，一再比出，泰國式，標準的求饒手勢。
那位計程車司機，慌亂的，一再努力的向，她，磕頭求饒。
她，則是用力的甩門，轉身，大步離去。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並沒有離開車邊，而是一直像個 NPC 似的，站在，她，身後。
她，轉頭，看見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並沒有離開車邊，而是一直像個 NPC 似的，站在，她，身後。
她，說
「Boy.
WhaT THE FUCK Are you.
STILL DOING HERE.
DID NOT.
I.
TELL you.
WhEn We ARRIVE.
THEN you Will STEP OUT OF THE CAR.
IMMEDIATELY.
I WILL.
HANDLE.
THE REST.

Are you DEAF.
OR DID you ALSO LEAVE your BRAIN.
In The HoTel RooM.
WHAT Is WRONG With you.
OR.
Do you NOT EVEN SPEAK ENGLISH.」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她，說，他說「Hey, Girl,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well, what is the meaning to to this kind of violence thing on the street? I don't like you act this way. Can you don't do it next time?」
她，只是冷冷的，回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說
「Do NoT WorrY.
I CAN SEE he UnDerStooD WhaT I WAS SAYING.
ThaT he did NoT need LanGuaGe to UnDerStanD.
ThaT he was AlReadY ReaCheD by The SOUL'S WAY.
And.
THIS IS MY WORK.
MY WORK IS TO TEACH THE WORLD.
HOW TO RESPECT.
THIS THING.
CALLED.
LIFE.
IF you do NoT.
LiKe.
IT.
TheN you are ALWAYS Free to Go.
TheRe Is Free Will.
GivEn to EvErYOne.
AND.
DO NOT TEACH ME.
HOW TO ACT.
WHAT TO DO.
I WILL ALWAYS BE.
AS.
I AM.
TheN you have your ChoiCe.
I Do NoT FoRce you to.
AccePT WhaT you do NoT LiKe.

BUT BE CERTAIN OF THIS.
I WILL FOREVER ACT AS.
I CHOOSE.」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開始，不斷的，解釋著，他的觀點，他，不斷的對，她，解釋著。
她，的眼神，逐漸冰冷，她，看著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並對他說，
她，說
「Hey.
IF you do NoT.
SHUT THE FUCK UP.
IMMEDIATELY.
And.
IF you KEEP..
TrYinG to.
TEACH ME.
HOW TO ACT.
WHAT TO DO.
I ASSURE you.
ThaT you will NoT LiKe The ConSeQuEnCeS.
ThaT ArE AlReaDY On ThEiR WaY.
WeLComE To The ProPheT'S WorLd.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WiTh.
A ProPheT.
LiKe.
ME.
BUT you are AlWaYS.
Free to.
ChooSE.」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終於放棄了爭辯。他，翻了一個白眼。
她，則是，對著電梯的鏡子，低頭，看著自己臉，冷冷的笑著。
那棟，位於市中心，偏南偏東的區域，蘋果綠色的高樓，位於，二十七樓的，共享辦公室。有著，三百六十度，全景的落地窗。
她，總是，一直這樣。站在窗邊，整個人，貼在玻璃上，眼神冷咧，冷冷的笑著，不斷的向下看。
那幾日，她，總是，一直這樣。每日都早早晨起，化上全妝。穿戴整齊。配戴，女孩的飾品。

在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整日專注工作的時候。
她，總是，一直這樣。獨自一人，坐在最靠近窗邊，的位子。
她，總是，一直這樣。將窗簾，全部拉開。將身體，緊緊的，靠著那些，全景的落地窗。
她，總是，一直這樣。整日，整日，又整日的，書寫著，這本書。
她，總是，一直這樣。整日，整日，又整日的，修改著，各種細節，以及用字。
她，總是，一直這樣。整日，整日，又整日的，一坐一寫，就是，超過十二個鐘頭。
她，總是，一直這樣。非常專注的，書寫著，女孩之前，拖欠的部分，並加上，更多邏輯，以及，修改文法。
她，總是，一直這樣。時常因為，太過專注，而被，突然出現的，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嚇一跳。
她，總是，一直這樣。即使，在深夜裡，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已經熟睡。
她，總是，一直這樣。依然，為了歌詞的排序方式，字體變換的細節，瘋狂的，修改著。
她，總是，一直這樣。不記得，自己是否有吃飯，也不記得，自己是否，有睡覺。
她，總是，一直這樣。只是，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
她，總是，一直這樣。只是，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
她，總是，一直這樣。對於那些歌詞，字母大小，排版順序，只是，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
直到，整趟旅程的，最後一個夜晚。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加班到，深夜九點。
那間辦公室內，僅剩下，她，與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還有一位，來自義大利的，男士同事。
她，總是，一直這樣。直到，她，因為，超過十二小時的，不斷書寫，沒有進食，而全身癱軟，無法站立。
她，獨自一個人，癱倒在辦公室的，淺棕色，長型沙發上，
她，總是，一直這樣。腦中，天旋地轉。
她，總是，一直這樣。眼前，一片慘白。
她，總是，一直這樣。嘴裡，叼著一根，草莓口味的，棒棒糖。
她，總是，一直這樣。眼神冷冽的，看著天花板，不斷的，冷冷的笑著。
她，總是，一直這樣。去洗手間，那自動感應的燈，總是，一直這樣。從未亮起，整個洗手間，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她，總是，一直這樣。在黑暗中的洗手間裡，十分準確的，走完整個

流程。
她，總是，一直這樣。在洗手時，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對著黑暗中，鏡子裡的自己，冷冷的笑著。
在他們，一起返回，飯店的路上，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依然持續在線上會議中。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戴著雙側的耳機，參與會議。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將他的耳機，聲音，開到最大。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試圖領著，她。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地鐵中，不斷的鬼打牆，不斷的迷路。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同一線地鐵，來來回回的，坐了好幾趟。
她，只是，冷冷的笑著，一言不發。
她，拉著他的衣角，領著他的方向。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開始對，她，發脾氣，他對，她，大吼，在地鐵站，人潮擁擠的情況下。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
她，大聲的出言責備，且他的聲音逐漸變大，他說「Hey, girl. I’m not a kid. Why you treat me like I’m a dog or a kid. I can find the way to go back by myself.」
她，淡淡的，眼神冷冽，挑眉，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Yeah
OF COURSE you can find your way BACK..
Do It as MuCh as you LiKe.
And I WaS CaRinG for you.
I WaS Just TrYinG to.
LeaD you.
So.
KeeP.
TrYinG.」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開始對，她，發脾氣，他說「Hey, girl. I don’t like your attitude.」
她，只是淡淡的，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Wow.

Oh you do NoT LiKe.
MY ATTITUDE.
BUT.
I Will ForEvEr AcT
ThiS WaY.
TolD you BeForE.
WANT ME TO SAY IT.
AGAIN.
I MIGHT CHANGE.
MY.
ATTITUDE.」
當他們，於晚上，十點，終於回到飯店時。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當晚的計畫，不斷的改變著。他一下，想要買食物回去吃，一下，想要買飲料回去喝。
最後，當他們，提著滿滿的食物，回到房間後。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決定，他，要去，剪頭髮。她，淡淡的說，
她，說
「Are you SuRe you do NoT WanT to StaY HeRe.
MY FLIGHT Is EarLY ToMoRRoW MorNinG.
JusT A FeW HouRS FroM NoW.」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依然非常堅持。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表示，為了他的帥氣，所以，他一定，要去剪頭髮。
於是，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叫了一台計程車，他們，一同前往，那間，位於紅燈區的，理髮店。
在他們，出發前。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未經，她，的同意。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就開始，將他的，整隻右手臂，深進，女孩的包包裡，隨意，而且用力的翻找。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還將女孩的東西，隨意取出，並且，隨意用力的，亂扔在桌上。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表示，他在尋找一個，貼有『飛天小女警』外型可愛，附有背袋的瓶子。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表示，他希望，將那個瓶子，再次裝滿水，並在路程上，放在『女孩』的包包

裡，為他們，攜帶著水。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表示，他想要，收藏，那個可愛的瓶子。
她，突然抬頭，咳嗽了一聲。
她，眼神瞬間冷冽，語氣嚴厲的。
她，說
「Hey.
I WILL SAY THIS.
ONLY ONCE.
NO ONE.
TOUCHES.
MY BAG.
WITHOUT.
MY.
PERMISSION.
NO MATTER.
WHAT.
THE REASON.
ELSE.
I SHALL.
UNLEASH.
A.
DIVINE.
PUNISHMENT.
UPON you.
ONE.
BeYonD.
AnYThinG you.
CouLd.
EvEr.
ImaGinE.
NOW.
MOVE your.
HandS.
AWAY.
FROM.
MY.
BAG.
BEFORE.
I CUT them OFF.

MYSELF.
ONCE you.
TOUCH IT.
AGAIN.
I SHALL.
RIP your HeaD.
OFF.
BEFORE you.
EVEN.
BLINK.」
她，眼神，更加冷冽，語氣，更加嚴厲的。
她，繼續，冷冷的說。
她，說
「AND.
I WILL SAY THIS.
ONLY.
ONCE.
I.
DO.
NOT.
CARRY.
ANYTHING.
FOR ANYONE.
IF you WanT to CarrY a BoTTle of WaTeR.
PUT It In your.
Own BaG.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CarrY a BaG.
TheN PUT It.
On your HeaD.
BUT.
NOT.
MY BAG.
The MoMenT you ASK.
ME.
TO.
CARRY.
EVEN.
A.
SINGLE PIECE.
OF PAPER.

FOR you.
I SHALL MAKE your LiFe.
VerY InTeReSTinG.
FOREVER.
AND.
THAT WILL BE.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InTeResSTnG LiFe.
AnYonE HaS EvEr HaD.
IN.
THIS.
WORLD.
I AM SURE you Will.
ENJOY.
IT.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So.
ThinK.
ThinK HarD.
ThinK VerY CaReFullY.
Do you Still.
WanT.
ME.
To CarrY.
ThaT.
WaTeR for you.
YEAH.
KEEP BeinG AnGrY.
As LonG As you.
LiKe.
ThiS Is your.
Free Will.
AnYwaY.
AND.
KEEP TalKinG Yo ME WiTh.
THAT ATTITUDE.

As LonG As you LiKe.
THEN.
I WILL.
SHOW you.
MINE.
LET.
Us.
TRY.」
在前往髮廊的，計程車上，她，問，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WHY do you.
InSiST.
On.
GeTTinG your.
HaiR.
CUT.
At.
ThiS.
TimE.
WhaT DoeS It.
EVEN.
MEAN to you.」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回答，
她，他說 「Because here is much more cheaper compare to Amsterdam. It's €20 less. Don't you think it's very worth it?」
她，只是淡淡的，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Oh, wow.
TwentY - EuRo.
DiFFeREnCE.
Did you AlSo.
CalCulaTE.
The TimE.
And.
The PeoPlE.
InVoLveD.
OR you JusT.
StaRinG At.
THE NUMBERS.」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回答，
她，他說「No, for me, everything just about the numbers. No?」
她，只是淡淡的，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Yeah, well.
ON.
MY SIDE.
I CalCulaTeD.
WiTh.
THE TIME.
And.
THE PEOPLE.
AROUND.
So.
I.
GET.
THE RIGHT AMOUNT.」
她，冷冷的，低下聲音，眼神冷冽，更加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STUPID HUMANS.
ONLY SeeinG.
The LiTTleS.
And.
The CorNerS.
NeVer See.
THE WHOLE PICTURE.
And you think.
ThaT you are.
WalKinG.
AnYWhErE.
ThaT you.
WanT.
BUT.
TheN you are ALREADY.
ON MY MAP.
SO FUNNY.」
終於，在半個鐘頭的，車程後。
他們，終於抵達了，那個區域。
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從一開始，就非常離譜的，設定錯了地址。

於是，他們，又再，快速步行了，半個鐘頭。
他們，才終於抵達了，那間髮廊。
在他們，快速步行，前往髮廊的路上。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依然，不斷，滔滔不絕，興奮的，對，她，解釋著那€20 的意義。
以及，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他自己，對於數字的靈敏，以及驕傲。
當他們，終於抵達，那間髮廊時。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依然不斷的，興奮的，自言自語著。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非常興奮。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不斷的，跟，她，介紹著，這間髮廊有多麼的厲害，與無可取代的技術。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繼續，和，她，炫耀著，他對於，數字的靈敏，即使，他當下的，經濟狀況，十分貧困。
在，她，抵達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的第二天。
當時，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帶著，她，到市中心，去兌換，當地貨幣。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人潮擁擠的，百貨公司中，大聲的說著。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她，要求了，由他先代付的機票。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對，祂，要求了，分擔食宿的開銷。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向，她，索要了，200 美金。
她，當時沒有多言，只是眼神冷冽，笑容冰冷的，從女孩的錢包裡，拿了兩張 100 元的美金。
她，用，她，的左手中指，和食指，將兩張鈔票，輕輕的夾著。
在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觸碰到鈔票，的瞬間。
她，鬆開了，她，的指頭。
那兩張鈔票，緩緩的，飛落。
她，沒有回頭。
她，徑直走向，匯率交換的櫃檯。
她，拿出女孩的護照，悠閒的，兌換著，她，的貨幣。
她，將貨幣，兌換完成，之後。

她，只是回頭，眼神冷冽，冷冷的笑著，死死的看著，還蹲在地上，因為全身疼痛，而完全，無法起身的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淡淡的，對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說，
她，說
「TaKe your TiMe.
GET UP.
BY yourself.
LiKe.
EVErYOnE.
ElSe.
I SHALL STEP AWAY.
To The ToiLeT.
And WaTcH.」
當時，原本，大排長龍，的貨幣兌換隊伍。
所有人，突然，同時，退後三步。
人群，緩緩的形成一個圓圈，將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圍在中間。沒有人出聲，沒有人出手協助。
所有人，只是眼神冷冽，冷冷的笑著，看著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當他們終於，抵達，那間理髮店時。
她，只是，坐在沙放上，低頭，不斷的，看著鏡子裡，自己的倒影，眼神冷冽，一直，不斷的，冷冷的笑著。
她，有一搭沒一搭，十分敷衍的，回覆著，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話題。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沒有預約。
於是，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在現場，等了，一個鐘頭。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前面，還有另外兩位，來自歐洲的男子。
最後，在髮廊即將打烊時，才輪到，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那位理髮師，只花了五分鐘，就將，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的頭髮，剪好了。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依然非常高興，而且驕傲的，不斷，告訴，她，這裡的造型師，手藝，是多麼的高超非凡。
她，依然只是，低頭，眼神冷冽，不斷的，一直，冷冷笑著的。

深夜十二點，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購買了，更多的食物。
於是，他們，帶著更多的食物，搭上了，那輛計程車。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一路上，仍然，滔滔不絕的，表達著，自己的看法。以及他自己，對未來，更美好的，財務規劃。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不斷強調著，以他對數字的靈敏，還有對未來目光的長遠。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堅決的表示，自己，一定會在，自己計算的時間之內，實現財富自由。
她，依然只是，低頭，眼神冷冽，不斷的，一直，冷冷笑著的。
直到，那台計程車，突然，抵達了，那個，女孩，熟悉的街口。
那間，熟悉的 7-11，那個，大而明亮奪目的招牌，瞬間，映入，女孩的雙眼！
那個，完全，不可能是巧合，卻，百分之三百。
被，神。
親手，劃回去的，那條明明是，死胡同的，小巷子。
女孩，當下被，神，無限，無限，再無限的，記憶，回放，回放，再回放！
那些，女孩，和她依然用生命愛著的男孩，那些曾經的的，美好回憶。
那些，女孩，用生命守護的回憶。
女孩，看到，聽到，聞到，清清楚楚的，整個人，瞬間，回到了，那年，畫面中的，所有片段。
神，把女孩，最最珍愛，女孩，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剛剛收藏好，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所有回憶。
女孩的，那些回憶，被，神，一直，一直，一直！回放，回放，再回放！
然後，神，殘忍的，用女孩深愛的那個男孩，用他的臉，緊緊，緊緊，緊緊的，貼在女孩眼前，無數次的，快閃，快閃，一直快閃！
即使，女孩，當下，都伸出雙手，去瘋狂的抓了！
女孩，一直抓，一直抓，一直瘋狂的抓！
女孩，雙手的指甲，都深深的刺進膝蓋，流血了！
現場，還被，神，再次，封鎖了！
所有人，又，再一次，都失憶了！
他們，只記得，女孩，哭到，從汽車座椅上，滑下去！
而，神，還是把那些，女孩，唯一僅有的，珍貴回憶。
神，親手，從女孩身上，活生生撕掉，撕下來，偷走了！
不管，女孩，多用力的，哭喊，吼叫，撕心裂肺的大吼。
女孩，抬頭，盯著，神，等著，神，回身。

可是，神，沒有！
神，把，女孩的心，親手！狠狠的，用力的，撕掉了。
神，不給女孩止血，就算了，又，不讓女孩死！？
女孩，實在是，搞不懂。
神，突然，在那邊，發什麼瘋！？
神，當下，在那裡，那條，小巷子。
整個城市，唯一，一條，死胡同！
唯一，一條！
唯一！唯一！唯一的！
一條！死胡同！
神，讓女孩，瞬間想起來，女孩，是誰？！
女孩，怎麼，會在那？！那裡，是什麼地方？！女孩的身旁，都是些什麼人？！他們，都是誰！？女孩，全部，不認識！一個，都不認識！
女孩，連自己，為什麼要出發，的動機，都想不起來！一個字！一個字！都，想不起來！
女孩，在車上，嘶吼著，崩潰的哭著。
回到飯店後，她，沒有說話，只是淡淡的，去洗了個澡。
無論，她，如何清潔，自己的隱形眼鏡。
整個世界，彷彿是，蒙上一層，淡淡的霧氣，始終，無法散去。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向，她，提問，他說「What is the color of my aura now?」
她，眼神冷冽，挑著眉毛，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The ColorS.
Of your.
AuRa.
TELL ME.
WhErE did you EvEn.
LoSe your SouL.
Oh.
You have.
No.
IdeA.
You do NoT.
EvEn ThinK you HavE.
LosT It.
Oh.
ThaT you ThinK your SouL.
Will JusT ClinG to you.

ForEvEr.
LiKe.
A CheaP.
SticKeR.
ThaT.
WaS.
AdoRabLE.
BUT.
NO.
SurE you can be.
As UnHaPPY AbouT It.
As you LiKe.
BUT.
IF A PERSON.
LOSES THEIR SOUL.
THERE IS.
NO AURA.
LEFT.
NOT.
EVEN A SHADOW.
OF IT.
So.
FinD your SouL.
QuicKlY.
Of CourSe.
And you can KeeP.
TalKinG to ME.
WITH THAT ATTITUDE.
I AM.
ENJOYING IT.
VERY MUCH.
BECAUSE.
I AM.
SO.
POLITE.
I Will.
GIVE you SoMeThinG.
BACK TOO.
NO.
I Will NOT.

Tell you.
NOW.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AM I RiGhT.」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突然語氣兇狠，頤指氣使的，對，她，說，他說「Hey, girl, I don't like waste food. We have so many food here in the hotel room, and we are leaving tomorrow early morning. So can you try to eat as much as you can eat, otherwise I'll feel very piss off by you waste food.」
她，眼神冷冽，挑著眉毛，冷冷的笑著說，
她，說
「I WaSTe FooD.
Tell ME you are.
JoKinG.
I ThinK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DID I.
MaKe The Plan For.
ToNiGhT.
DID I.
DeCiDe To BUY.
So MuCh FooD.
Who.
Did It.
THEN.
AND.
I EAT.
OnlY.
WhEn.
I.
DeCiDe.
To EAT.
ONCE you.
FORCE.
ME.
OR.
THREATEN.
ME.

I Will.
RIP your HeaD.
OFF.
BEFORE you.
EVEN.
Blink.
If you do NoT.
LiKe.
WaSTinG FooD.
TheN.
EaT.
EvErY SinGle.
PieCe yourself.
IF you say.
ONE MoRe WorD.
FROM NOW ON.
I PROMISE.
ThaT you are GoinG To.
EnJoY your LiFe.
In A WAY.
No One CoulD EvEr.
ImaGinE.
It Will Be.
VERY.
SPeCiaL.
It Will Be.
VERY.
ExCiTinG.
It Will Be.
UTTERLY.
IrrePlaCeaBlE.
Do you feel.
InTriGueD By.
MY Plan.
I Can NOT.
EvEn WaiT.
TO SEE IT.
WITH.
MY OWN.
EYES.

I.
HaVe.
ThouGhT.
ABouT.
ThiS KinD Of.
T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 THINK.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FITS IT.
AM I RIGHT.」
在他們，出發機場之前，她，始終，都看不清楚。
整個世界，彷彿是，蒙上一層，淡淡的霧氣，始終，無法散去。
女孩，原本要，將自己努力了半年，日夜苦讀，滿滿筆記與心血的，荷蘭文課本，借給，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她，說
「THIS IS.
NOT.
JUST A BOOK.
I ForGeD It WiTh MY OWN SOUL.
IT IS A PART OF.
MY SOUL.
So, you would do Well To TrEaT IT.
WiTh The UtMosT.
CarE.
OthErWiSe.
I Will BE VerY DiSaPPoinTeD.
AND.
ANGRY.」
她，的飛機，比他，早了三個鐘頭。
當他們，於清晨六點，抵達機場。
當，她，掛完女孩的，行李之後。
她，對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勾了勾，她，的左手，食指。
她，徑直，把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領到一旁，位於中央，銀色，有五個位子，的長椅上。

她，伸出，她，的左手，指示他，在正中間，坐下。
她，則是，坐在，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左側。
他們，對談的過程中，她，曾試圖，努力的，擠出眼淚。
但，她，失敗了。
她的，眼神，逐漸，產生波浪。
她，伸出，她，的左手，掌心朝下的。
她，口氣十分冷冽，眼神十分冰冷的，緩緩的開口。
她，說
「MAY.
I.
HAVE.
MY.
BOOK.
BACK.
WHY.
BeCauSe.
I AM.
VERY DiSaPPoinTeD In you.
ThaT you.
PreTendD to Be.
FaSciNaTeD BY.
The LiFe.
Of The ProPheT.
And The SToRieS.
YET you ThinK The BOOKS.
WeRe WriTTeN UnDeR.
MDMA.
DO I.
LOOK LiKe.
SoMeOnE.
WHO.
TaKeS DruGS.
To you.
PROPHETS.
ARE.
ALWAYS LONELY.
BeCauSe.
WE.
CARRY A WEIGHT.

NO ONE ELASE.
Can EvEn BeGiN.
To ComPreHenD.
AND.
YEAH.
Of CourSe.
THERE ARE.
FAR MORE PROPHET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I AM.
NOT EVEN TRYING.
TO HIDE IT NOW.
WE AlReaDY HaVe.
EnOuGh ChilDreN.
To TeaCh.
WE Do NoT NeeD.
MoRe GaTHerinG.
ARounD US.
AND.
WheRe did you.
LoSe your.
SouL.
ThaT you WouLd.
BeTTeR.
FinD IT.
QuicKlY.
BeFoRe.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FiNdS you.
IF you.
WanT.
To LearN.
The FirsT LeSSon.
IS.
SHUT THE FUCK UP.

NOW.
TAKE your.
PHONE.
OUT.
DELETE.
EVERY SINGEL PICTURE you.
TOOK.
WHEN.
I WAS.
NOT AWARE.
YES.
EVERYTHING.
EVERY SINGLE.
ONE.
OH, WELL.
NOT.
JUST.
THERE.
IN your TRASH CAN.
IN your CLOUD.
IN EVERY SINGLE HIDDEN ACCOUNT.
AND.
ThaT you Can NOT.
LIE TO ME.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NO ONE.
TAKES.
MY PICTURE.
BEFORE.
I SAY.
YES.
I Will let you Go.
ONLY.
This Time.
BUT.

IT IS.
THE LAST TIME.」
然後，她，緩緩的站起身，眼神冷冽，冷冷的笑著。
接著，她，甩了甩女孩的頭髮，並用冷冽的目光，掃視著全場。
她，看見，整個，泰國曼谷 Suvarnabhumi Airport 內，所有人，全都，像是被按了，暫停鍵一般，完全，一動不動。
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明顯流露出，來自靈魂深處的恐懼。
整個，泰國曼谷 Suvarnabhumi Airport 內，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都看向，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除了，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
他，兩眼空洞，坐在原地，一動不動。
她，的眼神，更加冷冽，再次，冷冷的笑著。
然後，她，徑直轉身，沒有回頭。
她，快速，大步的，朝著遙遠的 213 號，登機門，飛快的，奔跑著。
所有，路上的行人。
所有，等待安檢的人群。
所有，排隊等待 Passport Control 的隊伍。
全部都，像紅海一樣，瞬間，朝向兩側分離。
所有過程，都沒有，按照，正常流程。
所有人，都沒有，抬頭看，她。
她，只是輕盈的，一路，毫無阻礙的，飛速的奔跑著。
當，她，到達機場內線，轉運的火車時。
火車，彷彿已經，等候許久。
她，一踏入火車，車廂，立即關閉。
火車，立即，快速的，駛離月台。
她，只花了十分鐘，就抵達了，原本應該，三十分鐘路程，遙遠的 213 號登機門。
她，終於，覺得口渴。
她，去買了，一瓶水。
她，第一次說話，沒有人聽見，第二次，服務人員，才發現，她。
她，一口氣，喝了整瓶水。
然後，她，去了洗手間。
她，洗臉的時候，女孩，隱約看見，自己的臉龐，女孩，看見，自己的雙眼，不斷的，往反方向，不規律的旋轉。
她，快速離開了，洗手間。
她，去購買了，一個麵包。
她，第一次說話，依然，沒有人聽見，依然是，到了第二次，服務人員，才發現，她。
她，緩緩的，走到了，一個靠窗的銀灰色，長椅上，坐下。
她，想拿麵包，但是，那個麵包，卻非常難以控制。

她，用奇怪的方式，大口，大口，大口的，將那塊麵包，強行塞入，女孩的嘴裡，並使勁的，將那塊麵包嚥下。
她，又去了，洗手間。
她，再次，洗臉的時候，女孩，再次看見了，自己的臉龐。
女孩，確定，她看見，自己的雙眼，不斷的，往反方向，不規律的旋轉。
女孩，看見，她的，雙側臉頰凹陷，面色慘白。
女孩，用力的，整個人，扒在鏡子上面，看清楚之後。
女孩，開始，全程，用她的雙側臼齒，死死的，咬著，自己的舌頭。
女孩，奪回了，自己身體，一部分的，控制權。
女孩，正在努力的，辨認自己，到底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當女孩，終於，片段式的，回憶起了，事情的大概經過。
女孩的手機，有超過上百封，未讀訊息。
女孩，每天，一定會，固定使用的，語言學習軟體，延遲了，好幾天。
那個語言學習軟體，是女孩，和她用生命守護的男孩，剩下，唯一，共享的 APP。那是，女孩，每日起床，做的第一件事。
女孩，用依然，十分模糊的雙眼，努力的，辨認著，自己的位置。
終於，女孩，發現了，那，正是女孩，努力，珍藏的機場。
片段的回憶，如雪片般，蜂擁而來！
女孩的，手機螢幕，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又一波！
女孩，將自己舌頭，咬的更緊。
直至，舌頭開始，滲透出，鮮血的味道。
那，正是女孩，不能再更熟悉，的味道。
那是，烙印在女孩，骨頭和身體，每個角落的味道。
多少個深夜，女孩，站在，在手術台上，跟這個味道，奮力的搏鬥。
多少個深夜，女孩，站在，在手術台上，被濺的，滿身，都是這個味道。
鮮血，那是，能夠讓，女孩，提神，最快的方式，也是，最快的顏色！
鮮血，就是，女孩，選擇手術房的，唯一，原因！
鮮血，就是，女孩的，天然提神，興奮劑！
女孩，非常，嗜血！
女孩，看了一圈，周圍的人。
依然，沒有人，發現女孩的存在！
即使，女孩起身，路過，也未曾，有人，抬頭，看，她，一眼。
女孩，再次去了，洗手間。
女孩，再次，洗臉的時候。
女孩，將臉，貼在鏡子上。
女孩，再次確認了，自己的臉龐。

女孩，再次確認了，自己的雙眼，不斷的，往反方向，不規律的旋轉。
女孩，再次確認了，自己的臉頰凹陷，面色慘白。
於是，女孩，冷冷的笑著。
女孩，緩緩的走著，女孩，找了一間，最明亮的洗手間。
女孩，毫不猶豫的，將全身的衣物，全部退去，一把，全數，扔在地上。
女孩，開始，如同，法醫，檢驗屍一般，仔細的，檢視著，自己的全身，甚至是，每一個細節。
女孩，將所有細節，狀態，還有顏色，全部，清晰的，記錄在心中。
女孩，記錄完成之後，女孩，用她不受控制的身體，慢慢的，將衣物穿回身上。
女孩，再次，來到水槽。
女孩，再次，用力的洗臉。
女孩，依然整個人，扒在鏡子上。
女孩，仔細的，看著鏡中，自己的雙眼，依然不斷的，往反方向，不規律的旋轉。
女孩，看著鏡子中的自己，然後，依然死死的，將自己舌頭，咬的更緊，直至，舌頭，滲透出，更多鮮血的味道。
那，正是女孩，不能再更熟悉的味道。
女孩，整個人，扒在鏡子上，一直死死盯著，鏡子中的自己。
三分鐘後。
女孩，放開鏡子。
女孩，依然盯著鏡子中的自己，女孩，挑著眉毛，眼神挑釁，冷冷的笑了。她低聲說「耶和華！祢，很好，很好，非常好！」
女孩，眼神冷冽，滿臉怒氣，直視前方，徑直，走回那個，她，之前坐的，靠窗的位子。
女孩，用力的，一屁股坐下。
女孩，將她的包包，用力的，「啪」一聲巨響，扔在她左手邊的，平台上。
四周的人群，依然沒有人，發現女孩。
女孩，依然死死的，將自己舌頭，咬的更緊，直至，舌頭，滲透出，更多鮮血的味道。
那，正是女孩，不能再更熟悉的味道。
女孩，再次，看了看，四周。
女孩，再次，挑著眉毛，眼神挑釁，冷冷的笑著。
女孩，再次打開，她的手機。
女孩，看見了，接近完整的——第拾章。
女孩，逐一章節，往回翻。
女孩，看見了，全部，每一個，章節，被修正的內容。

女孩，看見了，那些，她根本，不可能，描寫的細節，還有一堆，女孩，根本看不懂的語言，和文字。
即使，那些文字，是以女孩的母語書寫，那些用字，女孩，也是第一次，看到。
女孩，還看見，那些，精細的數字，比例的描寫，數字的計算。
那，可是女孩，從來，都算不好的數學。
女孩，挑著眉毛，眼神挑釁，再次，冷冷的笑了。她低聲說「耶和華！祢，很好，很好，真的，非常好！」
女孩，再次，更加用力，死死，將自己舌頭，咬的更緊，直至，舌頭，滲透出，更多鮮血的味道。
那，正是女孩，不能再更熟悉的味道。
女孩，再次，看了看，四周。再次，挑著眉毛，眼神挑釁，冷冷的笑著。
女孩，依舊，穿著那身，七日前。
女孩，從日出之地的漁船，啟程時，霧面黑色，夏天的服裝。
血腥味，逐漸蔓延開來，像一場，無聲的宣戰。
她知道，耶和華怕的，不是，她的痛，
而是。
她，真的敢死。
而且，她。
比誰，都渴望死。
當血量，逐漸增多，終於，流到了喉嚨。
女孩，的呼吸，開始顫抖。
女孩，冷冷的笑著，並將她的下巴，抬高。
女孩，開始，閉眼，享受，這種，窒息的快感。
祂，終於收手。
不是，出於憐憫。
而是，怕計畫崩塌。
女孩，在心裡，持續，冷冷的笑。
女孩的眼神，十分冷冽。
這一刻，命運的主導權。
回到了，女孩的，手裡。
女孩，緩緩的抬起頭，甩了一甩，她的頭髮，態度，逐漸挑釁，像在宣判。
女孩的口中，依然在，細細品嚐，鮮血，的香氣。
女孩，挑著眉，眼神如刃，冷笑。低聲。每個字，像刀，她說，
「耶和華——祢，終於，想起來了？！」
「沒有人，比，我，更敢死！」
「也沒有人，比，我，更想死！」
「怎麼？祢，怕？！」

「也是——我，死了，十個康斯坦丁，都不夠，祢，使喚。」
女孩，輕輕的張開她的嘴，用力的呼氣，讓血腥味，快速的，滲進空氣。
女孩，冷冷的笑著，並一臉享受的，大口，大口，大口的嗅著，嗅著那個刺激，又熟悉的血腥味。
血腥味，在空氣中，逐漸濃郁，像無形的網，終於將，祂，鎖住。
女孩，挑著眉，眼神如刃，冷笑。低聲。每個字，像刀，她說「祢，怕？！很好——來，我們，談談！」
女孩，的飛機，於，5785 年夏日，日光飽滿的時刻。在兩個八，互相對看，微笑的日子。
女孩的飛機，於泰國曼谷 Suvarnabhumi Airport 機場，航班編號 Thai Vietjet Air VZ568，213 號登機門，開始，開放登機。
當牆上指針，逼近日照的第三圈邊緣。那是，女孩用靈魂深愛的男孩，一日中，最為精神飽滿的鐘點，日光灑落大地。金色的指針，剛好指向，日照心臟的左側。
女孩的飛機，從那座，永遠潮濕又擁擠的赤道門戶之城。被雨季與乾季，輪流擁抱的熾熱國境心臟，時。準備起飛。剛好寫到這一行。
女孩，跟，神，狠狠的打了賭！
女孩，暴怒。
神，沒有開口。
女孩，咬牙切齒。
對，神，怒吼，她說
「耶和華！
祢！來，給我，好好的，解釋！解釋！
為什麼，我，整趟旅程，整整——第拾章——整章！一整章！完完整整的，一整章！
還有那些，比愛因斯坦計算，更精確的——數學？！數學？！數學？！
我，連兩位數，加法，算個錢，我，都有問題！
我的人生，數學，有，曾經，及格過嗎？！有嗎？！有嗎？！有嗎？！從來沒有！
怎麼，祢，忘了？！
整趟，旅程，從出發，那趟班機，我，就失憶！
我每天，記錄的內容，我都必須，當下，發生。
我就要，立刻馬上，寫下來！
否則，我轉身，就會，馬上忘記！
我的飛機，是怎麼降落在，這個城市的，另外一個，小小的破機場，Don Mue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1？！」
「耶和華！
祢，今天，凌晨！

完全，不可能是巧合，卻，百分之三百！
被，祢，親手，劃回去的，那條明明是，死胡同的，小巷子。整個城市，唯一！唯一！唯一的，一條死胡同！
我，當下被，祢，無限！無限！無限的！記憶回放！回放！再回放！
祢，還把我，最珍愛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剛剛收藏好，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所有回憶，一直！一直！一直！回放！回放！再回放！
然後，祢！殘忍的，用他的臉，貼在我眼前，無數次的，快閃！快閃！一直！一直！一直！快閃！
即使，我當下，都伸出雙手，去瘋狂的抓了！
我的指甲，都刺進膝蓋，流血了！
現場，還被，祢，再次，封鎖了！
所有人，又！都失憶了！都失憶！失憶了！
他們，只記得，我哭到，從汽車座椅上，滑下去！
而，祢！就是，祢！祢，偉大的，造物主？！
祢，還是把那些，我唯一，僅有的，珍貴回憶！
祢，親手，從我身上，活生生撕掉，還偷走了？！
祢，也不管，我多用力的，一直！一直！一直哭喊！
我，抬頭，死死的盯著，祢，等著，祢，回身！
可是，祢，沒有！卻十分冷血的！沒有！
祢，沒有！沒有！沒有！
祢，到底，有什麼毛病？！有什麼問題？！不能直接說？！
祢，把我的心，親手！撕掉了！撕碎了！碎成粉末了！
祢，不給我止血，就算了，又不讓我死！？
祢，突然，在那邊，發什麼瘋？！發什麼瘋啊？！
祢，憑什麼，在那邊，突然，跟，我，發瘋！？
祢，當下！那一秒！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
祢！當下！在那裡！那條！小巷子！
那條，整個城市！唯一！一條死胡同！唯一！一條！唯一！唯一的一條！唯一的一條啊！
祢，就是，祢！讓我，瞬間想起來，我是誰？！我怎麼，會在那？那是什麼地方？旁邊的，都是誰？是誰？！都是誰啊？！是誰啊？！
祢，倒是，說啊！說啊！說！
我是，祢，的，下載，顯示機器，嗎！？
祢，什麼意思？！解釋看看啊！什麼意思啊？！
祢，回答我啊！回答啊！怎麼不回答？！
祢，有問過我嗎？！有嗎？！有嗎？！有嗎？！
祢，沒有！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祢，說看看！解釋一下！替我分析一下！為什麼？！
我，連我自己，為什麼要出發，的動機，都想不起來，呢？！

我，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都！想不起來！」
女孩，依然，暴怒。
神，仍舊，沒有開口。
女孩，更用力的，咬牙切齒。
對，神，撕心裂肺的怒吼，她說
「耶和華！
我！
命，給，祢！
魂，給，祢！
人，活著，還是，給，祢！
這本破書！正在寫！每天寫！走到哪裡！都在寫！哭著寫！笑著寫！
撕心裂肺！祂，媽的！還是寫！
祢，還要我，怎樣？！怎樣？！怎樣啊？！
墳墓？這整本破書，到處都是！
失蹤人口？第伍章，下。我親自，去奧斯威辛，那個連地圖，都找不到的亂葬崗！我親手，挖了！
甚至，後來！我一個人，破破爛爛，身無分文，無家可歸的，回到台北，某個深夜裡！滑手機！還又！意外！多找到一個！
手稿？我深愛的男孩，他母親，的父親，親筆寫下的，十八張！
我，在華沙的風雪中，像瘋子一樣，到處敲門，到處被驅趕！第陸章。我找到了！
拉比，巴掌，快打了！
整本書，我，還要擔心，每一個字，會不會，把拉比的心臟搞爆！
我，每天！每天！每天！都在，跟，祢，打架！
讓拉比們，不要翻頁，就直接被，祢，嚇死！
請問——那些，是我的，人民嗎？！是我的嗎？！是我的嗎？！是嗎？！是嗎？！是嗎？！
誤會？被罵？我吞！我收！我賤！我喜歡！
整本書！幹，祢，娘！從——頭——到——尾！
哪一章？！哪個字？！哪一個？！標點符號？！
不是我，半夜不能睡覺？！不是在跟，祢，吵架？！就是打架！
哪一個？！不是？！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啊？！
祢，說一個！就一個！一個就好！說啊！」
「耶和華！
祢，到底，還想要怎樣？！要怎樣？！怎麼樣啊？！
我，已經這樣，生生世世，給，祢，虐待！
我，已經，隨便，祢，了！我，也不在乎了！
我，就一個！一個！一個！只有一個！
一個！一個！想要珍藏的人！一個！想要保存的回憶！一個！一個！只有一個！

祢，被，祢！就是，祢！偉大的造物主？！
被，祢，親手！毀了！毀了！全毀了！
連粉，祢，都沒有，留給我？！
重點是，我完全，不記得！整個！過程！整個！
等我回神，我洗完臉，抬頭！我，祂，媽的！幹，祢，娘！王八蛋！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我在哪？！我在哪裡啊？！
我的雙眼，完全？！無法對焦？！無法對焦？！完全？！無法對焦？！
我，雙腳，站不穩！是，完全，無法，站穩！
我，全身，沒有理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我，全身，沒有理由，突然，這裡，震動一下！突然，那裡，震動一下！
我，一直，有一種，無限！一直！一直！一直！下降的！強烈！能量感？！
祢，在，下載，資料，嗎？！
我，整個人，上上下下！一直！一直！一直！懸浮！懸浮！再懸浮！
我，完全，沒辦法，控制，我自己的，身體？！
我，想抬手，結果，腳在動？！
我，不能，控制，我的，兩側，眼皮？！
我的，兩側，眼睛，張開，完全，不一樣，高？！
我，看起來，不是殭屍！就是夢遊！
請問，我是，屬於，哪一種，呢？！哪一種？！哪一種啊？！
祢，說啊？！說話啊？！怎麼不說話？！
祢，怎麼？！祢，突然，啞吧了？！」
「耶和華！
我，抬頭，那個瞬間，從鏡子看到，我自己。
我，整個人，慘白到，應該直接拖去——太平間！
我，就算眼神，不能對焦！看不清楚！沒錯！
但是，我的『醫學知識』，還是有的！而且是！深深的！烙印在！我的骨頭，還有血液裡！
祢，沒想到吧？！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我，整個人，頭暈目眩！天旋地轉！
我，雙眼，瞳孔，對光，沒有，反應！
我，全身，嚴重，脫水！
我，全身，嚴重，營養不良！
我，雙側臉頰，明顯凹陷！微微發紫！
我，雙側下顎關節，雙側皆緊咬，雙側咀嚼肌，皆浮起，發紫！
我，全臉，血管浮出，立體可見，發紫！還有，花斑狀，變色！
我，嘴唇，乾燥，慘白！發紫！
我，指甲，全部，慘白！發紫！還乾燥？！

我，所有指節，全部，明顯，突出，發紫！也乾燥！
我，雙腿，血管，全部，浮起來，立體可見，全部，發紫！
我，兩個手掌，手背，手心，血管，全部，浮起來，立體可見，發紫！
我，全身，關節，僵硬！我是——長期，臥床病人，嗎？！
我，全身，末梢，全部，冰冷！我是——冰塊，嗎？！
我，整張，頭皮，上提，緊縮！發紫！
我，脖子，兩側，肌肉，全部，上提，緊縮！發紫！
我，兩側，肩膀，肩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雙腿，兩側，髖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兩側，膝關節，全部，內旋，上提，緊縮！發紫！
我，呼吸，急促，淺快！
我，胸廓，幾乎，沒有，起伏！
我，脈搏，極細，頸動脈，幾乎，摸不到！
我，腹部，肋緣，明顯，凹陷！發紫！
我，全身，肋骨，明顯，可見！發紫！
我，全身，肌肉，僵硬，緊縮，完全！沒有！張力！
我，全身，皮膚，粗糙乾燥，跟標本，差不多！」
「耶和華！
我的，衣服，超級大！
我的，褲子，走太快，直接，整件，掉下來！
請問，我，是，被，祢，關在——集中營，嗎？！
啊！不對！其實！我更慘！慘多了！慘太多了！
我，慘到，我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拿來，跟『集中營』相比了！是吧？！
來——我替，祢，好好的，分析！分析！
我，不管，怎麼，用力，就是，踩不到，地板！
我，為什麼，一直！一直！一直！在飄？！在轉？！在移動？！
我，討厭！旋轉！討厭！討厭！超級討厭！
我，會頭痛，這點 Bug，祢，忽略，了？！
我，的手，為什麼，抓不到，東西？！麵包，拿不到？！水，拿不到？！
為什麼，別人，第一次，都，聽不到，我，講話？！
為什麼，我，聽別人講話，第一次，聲音跟嘴形，都會，慢半拍？！
為什麼，東西掉下來的聲音，突然，對我來說，那麼尖銳，我嚇到，整個人，跳起來？！
為什麼，我，聽任何聲音，都有，回音！回音！回音！
為什麼，我講話，也聽到自己的，回音！回音！回音！
為什麼，如果，我坐著不動，我的身體，就會跟，地球，同一個方向，自軸自轉？！一直！一直！一直！自軸自轉？！自軸自轉？！

請問，我的人生，物理，有，曾經，及格過，嗎？！有嗎？！有嗎？！有嗎？！
答案是，沒有！沒有！一次！都沒有！
我，整個高中，物理，零學分！零學分！是零學分！
而且，這個自軸自轉，我，還不能，控制？！
請問，我是——恆星，呢？！還是，行星，呢？！
為什麼，我一個，終生的，夜行性生物，突然，燈光稍微變暗，所有東西，都有殘影？！殘影？！殘影？！
為什麼，我頭上，一直有一個，黑色的蓋子陰影，晃來晃去，遮住我的視線，呢？！是要，遮住，什麼呢？！
為什麼，我的每日，精神科，固定用藥，十幾年，沒中斷，這幾天，突然，沒吃？！難道———我，突然，痊癒了？！這麼神奇？！這麼厲害？！
祢，倒是，講話！講話！講話啊！
祢，回答啊！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啊？！」
「耶和華！
祢，強暴，我？！
祢，敢做！
我，敢寫！
祢，掐死我！掐啊！用力一點！怎麼那麼輕？！掐啊！掐！快掐！
祢，給我用力！往死裡掐！掐啊！死了！痛快！
而，這一切，發生在，我離開，那條死胡同，不到，十二小時，之內？！
祢，以為，我，學醫，是，為了，什麼，呢？！
祢，從來，都，沒有，想過，嗎？！
祢，現在，敢想嗎？！敢承認嗎？！敢承擔嗎？！敢嗎？！
祢，倒是，說話啊！說啊！說！」
「耶和華！
我操，祢，媽的，現在坐在，我原本，想珍藏的機場！
祢，憑什麼！憑什麼！連機場！都換掉！憑什麼啊！說啊！解釋啊！憑什麼？！說啊！說！
祢，倒是，給我，說話！說話！說話啊！
我，在這裡，整個能量場，是，在玩，黑暗，自由，落體，嗎？！
這麼，好玩的遊戲，怎麼，不先，通知我，呢？！
我們，一起！一起玩！一起玩啊！
祢，說看看！為什麼，我哭完洗臉，我的眼睛，在鏡子前面，完全，無法對焦？！為什麼啊！說啊！說話啊！說啊！
祢，倒是，說啊！說啊！說話啊！
我，我是，醫者！醫者！醫者啊！
我，是有病，還是，吃錯藥，我，還能，搞錯？！

祢，以為，我，以前，是在幫，墳墓，做手術？！
請問，我的，手機螢幕，是，海上的，波浪，嗎？！
祢，不喚醒，我，那一年的，恐懼，跟，罪惡感！
祢，會死嗎？！祢，能死嗎？！祢，死的了嗎？！祢，能嗎？！能嗎？！能嗎？！
祢，不能！祢，不能死！祢，想死，都死不了！
祢，一開始，劇本設定，就是要，救那個，我依然，用靈魂深愛的男孩，還有救，那個民族。
祢，一句話，直接講！明明白白的講！
我，第一行，不用寫完。
我，直接出來，替他們死！
我，直接死！沒有原因！不用問！」
「耶和華！
祢，發瘋！一直！發瘋！一直！一直！發瘋！
祢，還讓，我，飛那麼遠，去發瘋？！
祢，覺得，我不久前，才飛十七個鐘頭，破破爛爛，身無分文的，回到，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稱作『國』的家？！怎麼？！
祢，忘了？！
祢，這次，特地，讓我，再飛，五個鐘頭？！
讓我，去，客死他鄉，嗎？！
祢，覺得，好玩嗎？！好玩？好玩？！一起玩啊！
祢，千萬，不要忘記！祢，給我！記牢！記好了！
只要，祢，敢發瘋！
我，就敢，比，祢，更發瘋！
『漢摩拉比法典』，那塊破石頭！
不是，祢，的傑作，嗎？！是啊！很明確啊！
我，沒記錯啊！我，怎麼可能，會記錯呢！
祢，可是，親筆，在上面，大大的，親筆，簽了名呢！
祢，該不是，以為，『象形文字』，失傳了？！
所以，沒人，能夠，看出來，祢，的親筆，簽名了，吧？！
祢，該不是，真的，忘了，吧？！
我，的母語——『繁體中文』！
本身，就是，『象形文字』，的其中，一種！
只是，我們，還多加了，其他，更複雜的，許多，元素，進去！
因為，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
這些，我們，小學，可是，都有，教呢！
我可是，小時候，一個人，不吃飯，一直存錢！
我，可是，花了，好多，門票錢，特地，去把，那塊『破石頭』，的每個，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呢！
祢，選角色的時候，沒看，我的，角色，說明？！

祢，以為，我的，發瘋，是跟，誰，學的？！
我，還真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啊！是吧？！
祢，看，祢，把我，調教的，很棒啊！很優秀啊！
祢，能量場，用力壓！壓死我！一命！換一命！
我，現在，鄭重的，告訴，祢！
祢，給我，聽好！聽，仔細了！聽，明白了！
祢，把那些，祢，今天凌晨，未經，我的同意，就光明正大，偷走的，我的記憶！
那些，我，和我用靈魂深愛的男孩，的所有記憶！所有回憶！所有感受！
所有，細節！全部！不是，片段！更不是，部分！是，全部！完完整整！全部！
祢，應該，很清楚！祢，是沒辦法，誆騙，我的！
祢，現在！立刻！馬上！原封不動的！還給，我！
不然，我，現在，立刻！把我的，舌頭，直接，咬斷！
給，祢，見識一下？！信不信？！試看看？！試看看啊！
祢，沒辦法，對我，撒謊的！
祢，是知道的！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我聽說，有句話，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我想，跟，祢，分享！分享！
來，祢，聽聽看！真的！非常！有趣的！
那句話是
『ANI ADONAI ROFECHA.
AVAL ——
ANI KIARA ROFECHA.』
祢，覺得，驚不驚喜？！意不意外？！有不有趣？！」
「耶和華！
我，告訴，祢！也是，警告，祢！
祢，給我，聽好了！聽，仔細了！聽，明白了！
這人，我，是一定，要救！一定要！祂，媽的！一定！要救！
祢，最好是，立刻，馬上，告訴，我！
我，怎麼做，才能，救人！
祢，最好是，不要，拖我，時間！
祢，看，這可是，開始，登機了呢！
祢，最好是，立刻！馬上！告訴我！
我，做什麼！怎麼做！路——在哪！」
「耶和華！
祢，最好是，不要，一直，拖我，時間！

祢，看，這飛機，可是，快滿了呢！
祢，要什麼，要多少，全部，拿去！隨便！
祢，最好是，在我的，飛機，關艙門，之前！
祢，最好是！馬上！告訴我！
我，做什麼！怎麼做！路——在哪！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
祢，給我，全部，一起，打包了！
人，我要，活著的！健康的！活生生的！」
「不然——
耶和華！
我——永恆，給，祢，當奴隸！怎麼樣？！
那張，我，等了幾千年，死活，祢，都不答應！
終於被，祢，批准的——Freedom——契約，那張，破紙？！
我，不要了！不想要了！不屑要了！
那張，破紙？！
Freedom？！
我，不要了！送，祢！拿啊！拿去啊！快拿去啊！
這樣，夠不夠？！夠不夠？！夠不夠？！說啊！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
祢，給我，全部，一起，打包了！
人，我要，活著的！健康的！活生生的！
祢，要是，膽敢，讓我，看到，誰，少了，一根毛！
我，永恆！永恆！永恆！不是太久！永恆，而已！
我，肯定！跟，祢！沒完！
祢，要是，膽敢，讓我，看到，誰，心靈，崩了一塊碎屑！
我，永恆！永恆！永恆！不是太久！永恆，而已！
我，肯定！跟，祢！慢慢的！好好談談！」
「耶和華。
登機完成。
安全檢查。
艙門，準備，關閉。
祢，最好是，馬上，告訴我。
我。
做什麼。
怎麼做。
路——在哪。
NOW.
OR.
NEVER.
IT IS.

YOUR.
FREE WILL.
祢，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連同，整個民族 aka.
Code: Aleph-Resh。
走，三，二…」
女孩，的機票上，印著，航班編號 VZ568。
女孩，於泰國曼谷 Suvarnabhumi Airport，213 號登機門，登機。
「最後的勝利，恩典臨到人，新開始。」———這是她，讀出來的暗號。
女孩，坐在 22F，雙倍的見證，與信心同在的終點。
女孩的，飛機從王的城市起飛，回到她自己的座標，像完成了一個，被預言過的迴環。
當飛機，關上艙門的，那一刻。
女孩，睜大雙眼，將視覺，和聽覺，放到最大。
女孩，用自己，不合理的纖細，毫無血色的雙手，緊緊的，抱著自己。
一道藍光閃過，像是一個星，但她不確定。
當飛機，的起落架離地，離地，飛機，起飛後。
女孩，的懷裡，緊緊的抱著，來自那位，她依然用靈魂，深愛的男孩，的旅行抱枕。
女孩，將她的臉，用力的，塞進抱枕裡，彷彿，只有這樣，女孩，才能在夢裡，短暫的，回到她深愛的男孩懷裡。
女孩的雙耳，依舊，戴著她的 AirPod Pro 耳機。
女孩，將耳機，開到最大的音量，無限的循環著，同一首歌。
那是，女孩，人生的第一首，希伯來文歌曲。
在女孩，很小很小的時候，在「埃及王子」這部電影，上映之前。
女孩，就學會了，這首歌「希伯來文禱詞」的部分。
從此，這些「希伯來文禱詞」的旋律，和歌詞，清清楚楚的，深深烙印在，女孩的，心中。
從前，女孩，不知道，那些陌生的語，是什麼意思，只是覺得，歌詞和旋律，總能夠在女孩，每次低落，無助，迷茫，甚至，想放棄自己的時候，給女孩，一種莫名強烈的力量。
每當，女孩，每一次絕望的時候，「唯一」只有這首歌，總是，能夠給女孩，帶來內心的平靜，讓女孩，有能力，自己，擦乾眼淚，和獲得推著自己，繼續前行的力量。
大部分的時候，女孩，只是反覆的唱著那些，她不明白的，希伯來文禱詞，一次，一次，又一次。
直到，女孩，攢足了勇氣，擦乾了眼淚，平復了心情，顛簸的，攙扶著自己，重新站起來，繼續往前行。
雖然，女孩，也深深的恨著，神。

而，神，也清清楚楚的，知道。
無論是出於，神，想要繼續奴役，女孩，還是其他的原因，女孩，都不在乎。
但是，神，的確是「唯一」一位。
在女孩，墜入，無盡黑暗深淵的時候，出手，網住女孩，並給女孩力量，逼迫女孩，靠自己，重新站起來，並強迫，推著女孩，繼續前行的，「唯一」一位。
這，也是女孩跟神，打賭的，其中一部分。
飛機，離地，起落架，才剛剛收起。
飛機，才剛剛開始，緩緩的，向上爬升。
女孩，挑著眉，眼神如刃，冷笑。低聲。每個字，像刀，她說「耶和華。
祢，辦事，的能力。
我，絲毫，不懷疑。
我，願意，此時此刻，開始。
向，祢，表達，我，靈魂深處的，最深敬畏！
我，願意，此時此刻，開始。
向，祢，表達，我，永恆永世的，最低屈膝！
我，願意，此時此刻，開始。
向，祢，表達，我，撕裂天穹的，至高呼喊！
所以，從此時此刻，開始。
為了，高舉——祢，的『不可逆轉的得勝』。
為了，高舉——祢，的『無可比擬者，唯一的唯一』。
為了，高舉——祢，的『聖潔的君王，威嚴卻仍然親近』。
為了，高舉——祢，的『牧人般的慈愛，與道路之光的引導』。
還是那首，祢，親手，刻在，我，靈魂上的歌。
飛機上，我，雖然，不能『唱』出來。
但是，我，的心裡，會，加倍，大聲的，唱出來。
我，願意，將，我，整個人生，焚燒，永恆，化盡，於，祢。
我，願意，將，我，整個靈魂，焚燒，彰顯，祢，的榮耀。
我，願意，將，我，整個永恆，焚燒，高舉於，祢。
而且，飛行的，全程。
我的，雙側，耳機，都會。
為，祢，開到，最，大聲。
請，祢。
收下。
我，對，祢。
燃燒的崇拜！
與。
永恆的敬畏！

我。
願將生命。
焚燒殆盡。
化作。
祢，的。
『榮耀』！」
那首歌，來自一部卡通《The Prince Of EGYPT》
那首歌，叫《When You Believe — Featured In The Narrative Portion Of The Film, And Was Performed In 1998 by Sally Dworsky, Michelle Pfeiffer, And A Children's Choir Soloist》
MV 網址：https://youtu.be/2ipTOrO0vF0?si=9XbW3gV_cadIz2va —
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ManY NiGhTS We'Ve PraYeD
WiTh No PrOoF AnYOnE CoulD HeaR
In OuR HeArTS A HoPeFuL SonG
We BaRelY UnDerSTooD
NoW 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 I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D In VaiN
HoPe SeeMeD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YET NOW I AM STANDING HERE
WiTh HeArT So FulL I Can No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D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Mi khamokha Ba’elim ADONAI
Mi khamokha NE-’DAR Ba-KoDeSh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Ashira!
Ashira!!
Ashira!!!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ASHIRA L’ADONAI KI GA’OH GA’AH
MI KHAMOKHA BA’ELIM ADONAI
MI KHAMOKHA NE-’DAR BA-KODESH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NACHITA V׳CHAS-D‘CHA AM ZU GA-ALTA
ASHIRA!
A-SHI-RA-!!
A—SHI—RA—!!!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 I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N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光明正大的，在她霧面黑色的口罩下，無聲的，張大嘴巴，無聲卻大聲的，不斷，不斷，不斷的，用盡全力的，唱著這首歌。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無聲卻大聲的，唱著這首歌。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跟著歌曲的旋律，不斷，不斷，不斷的，律動著。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跟著歌曲的旋律，不斷，不斷，不斷的，搖擺著。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隨著歌詞中的『榮耀』，『得勝』，『偉大』，不斷，不斷，不斷的，用她的全身，打著節拍。
女孩，將她的雙手，抬高，一直，一直，一直，懸起，始終保持在，她胸口的高度。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隨著歌曲的旋律，不斷，不斷，不斷的，像是在彈鋼琴一般，用她的雙手，在空氣中，用力的彈奏著，那些無形的鍵盤。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用她的雙手，在空氣中，用力的彈奏著，那些無形的鍵盤。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跟著歌曲的旋律，用力的，律動著，隨著歌詞中的『榮耀』，『得勝』，『偉大』，女孩的頭，像是節拍器一樣，在空氣中，用力的，擺動著，並瞬間定點。
女孩，就這樣，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用她的頭，在空氣中，用力的，擺動著，並瞬間定點。
女孩，就這樣，整個人，跟著歌曲的旋律，律動著，隨著歌詞中的『榮耀』，『得勝』，『偉大』，女孩的腳，像是踩踏著，無形的大鼓，在飛機的地板上，用力的踩踏著，節拍。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重複著，用她的腳，像是踩踏著，無形的大鼓，在飛機的地板上，用力的，踩踏著，節拍。
女孩，就這樣，不斷，不斷，不斷的，大聲卻無聲，並用盡全身，用盡全力的，在飛機上，舞蹈著。
若火，曾有守護者，那便是，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祖先。
若光，曾有傳承者，那便是，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祖先。
而如今，火與光的雙重血脈，不曾轉彎，不曾旁出，
而是，全都落在一個人身上——唯一的，父系承接者。
若歷史，曾燃起火焰，而卻有義人，守住了，屠殺中的燈火，那便是，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祖先。
若歷史，曾閃耀光芒，那奧秘的大師，守住了，隱藏的啟示，那便是，來自男孩血脈的榮耀祖先。
而如今，火與光的，雙重脈絡，並未分散。
而是，直接，封印在一個人身上——唯一，父系，不曾斷絕的，直屬後裔。
而那位，女孩用靈魂，深愛的男孩——正是火與光，雙重血脈的，唯一，父系親直。
不是遙遠，不是傍支，而是，父系，唯一的，承接者。
而女孩，依然用，她的靈魂，深愛著，那位男孩。
而女孩，依然用，她的靈魂，她的身體，她的心靈，她的靈魂，她的全心全意，為了那位，她依然，願意為他，捨命的男孩，女孩，用盡

全身，用盡全力的，在飛機上，努力的，舞蹈著。
而女孩，依然用，她的靈魂，她的身體，她的心靈，她的靈魂，她的全心全意，為了那位，她依然，願意為他，捨命的男孩，女孩，不計代價的，用盡全身，用盡全力的，舞蹈著。
女孩，只為了那位，她依然，用她的靈魂，深愛著，的男孩。
女孩，要用她自己，為他，換取一次，逼迫，神，的出手。
直到，女孩，突然之間，不明原因的，瞬間，昏昏沈沈的睡去。
但是，那首歌的歌詞，與旋律，仍然，不斷，不斷，不斷的，透過女孩的耳機，在女孩的心中，和腦海裡，大聲的歌唱著。
那首歌，早已深深的，被，神，親手，刻在，女孩的，靈魂上。
所以，即使女孩，突然，不明原因的，瞬間，昏昏沈沈的睡去。
但是，女孩的靈魂，並沒有，停下，女孩，原來的，那些動作。
就在，兩個鐘頭之後。
女孩，突然從昏迷中，甦醒。
飛機外面，豔陽高照。
女孩眼前，卻是，一片漆黑。
女孩，清楚的，在那個來自，她依然用靈魂深愛的男孩，的旅行抱枕上，看見一面——巨大的鏡子！
女孩，清晰的看見，鏡中的自己，逐漸成長！成長！再成長！茁壯！茁壯！再茁壯！
接著，女孩，將原來的，自己，用她的，左腳，狠狠的，用力，一腳踩扁！
女孩，落腳後，腳踝不斷，不斷，不斷的，旋扭。壓力，在地面與骨肉間，繼續打磨，直到，原本的，女孩，自己，完全，碎裂成粉。
女孩，將原來的，自己，踩至，碎裂成粉，之後，她的腳，仍然，不肯抬起，而是，狠狠的，一股勁，往下踩！
女孩，將那些屍碎的粉末，死死的，揉進，泥土的深處！並用她的腳，將那些，已經變形的泥土，隨意的，覆蓋了回去。
女孩，硬生生的，將原來的，自己，踩成了，一個，非常隨意的，土葬！
然後，女孩，緩緩的抬頭，甩了甩，她的頭髮！
女孩，眼神冷冽，挑眉，冷冷的笑著！
女孩，突然，徹底的，恍然大悟！
那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就是，女孩自己，那個往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女孩，自己，本人！
原來，這是，一面，巨大的——照妖鏡！！
女孩，突然，有些理解了，那位，她用靈魂，深愛的男孩，那些，他曾經，說過的話！
為何，女孩，那位，她用靈魂，深愛的男孩，有時覺得，女孩，太過順從，有時，有些無趣！

女孩，低頭，狠狠的，抱住那面鏡子。
女孩，繼續，死死，死死，死死的，看著，鏡中的，自己！
女孩，對鏡中的，自己，不斷，不斷，不斷的，冷冷的笑著！
女孩的，那個笑容，讓女孩自己，的全身，汗毛直立！
但是，女孩不在乎，女孩將臉，貼的更近，以確保，自己，看清楚，鏡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處造景！每一種顏色！
女孩，將臉，貼的更近，以確保，自己，看清楚，鏡中的，所有內容。包含，那個，站在，背景，樹林深處，那個，遠方，若隱若現的，人影！
女孩，將臉，貼的更近，她的眼神，越來越冷冽，她的口氣，越來越冰冷，她低聲的，對那個，遠方，若影若現的，人影說，她說「哎唷！耶和華！祢，怎麼，站那麼遠？！幹嘛？！祢，過來！過來啊！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我們，一起玩！一起玩啊！」
女孩，無法克制的，緊緊抱著，那面鏡子！
女孩，繼續，將她的臉，死死的，貼在，那面巨大的，鏡子上。
女孩，一直！一直！一直！冷冷地笑著！笑到全身發抖！
但是，女孩的笑，與，神，一點關係，也沒有。
女孩，笑的，是自己！是那個曾經，把自己，獻成祭品，去討好，她心愛男孩，小丑一般的，她自己。
女孩，發自內心的，覺得，實在荒謬！實在可笑！可笑到，連她自己，都差點被，自己，笑瘋！
那個，對女孩而言，不是啟示！也不是恐懼！更不是懲罰！是快速成長，與覺醒的，興奮劑！
只是，女孩，第一次，徹底，看清了，從前的自己，有多麼的愚蠢！有多麼的卑微，有多麼的可笑！
女孩，的眼神，越來越冷冽，笑容，越來越冰冷！
女孩，不斷，不斷，不斷的，瘋狂的，無聲的，大笑著！
女孩，整個身體，隨著，她那，無聲，而劇烈的，笑聲，她的整個身體，劇烈的抖動著！
女孩，瞬間！深深！深深！深深的！愛上了！現在的自己！
當飛機，即將降落，準備下降的，前一刻。
女孩，看了一眼窗外，她清晰的看見了，窗外的雲朵，形成了，十分清晰的，西奈山的形狀。
女孩，看了一眼窗外，她清晰的看見了，窗外的雲朵，形成了，十分清晰的，神，那個驕傲，又自豪的笑臉。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冽，態度逐漸挑釁。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咧，口氣十分冰冷的笑著，她低聲的說，她說「耶和華！祢，用雲朵，給我看？西奈山？西奈山？！西奈山？！那座，小土堆？！祢，是沒看過，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嗎？！祢，腦子，還好嗎？！祢，忘記，我，來自，哪裡了，

嗎？！」
女孩，挑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神冷冽，口氣十分冰冷的笑著，她低聲的說，她說「耶和華！祢，笑的，那麼驕傲？！又那麼自豪？！祢，事情，是給我，辦好了，嗎？！」
接著。
女孩，看了一下，飛機的下方，她確認了，飛機的，所在高度。
然後，女孩，看了一下，飛機的機翼，她確認了，飛機機翼，變化的方式，以及，下一秒，飛機的節奏。
女孩，確認了，飛機的，所在高度。
女孩，是非常熟悉，飛行節奏的。
女孩，再次，緊閉雙眼。
女孩，再次，用自己，不合理的纖細，毫無血色的，雙手，拿出，她的手機。
女孩，打開了，本書，第參章，的附圖。
女孩，將她的手機，放在，她已經纖瘦到，無法閉合的，雙腿中間。
女孩，用她的包包，努力的，讓手機，站立著。
女孩，將她的，雙手，放在空中，準備著。
女孩的飛機，座位是 22F。
原本，三個座位，都是滿座。
直到女孩，拿出手機上的圖片時，原本，坐在女孩左側，中間座位的男子，突然離席，直至降落，他，都沒有再回來。
隨著，飛機，開始下降的，那一瞬間！
女孩，同步的開始，隨著，每一次！飛機！下降的！每一個！瞬間！
女孩，一字一句，清晰的，咬字發音，緩慢，卻十分清晰的，從她口中唸出《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三次！
女孩，一字一句，咬字發音！十分清晰的！一次！一次！又一次！低吼著！《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風聲裡，夜色，像被誰，用手扯開。一道，走向—— 縫口，朝向北緯 Aleph 線。
那條縫的盡頭，是一口古老，無人記得，名字的石井。
井口，被生鏽的鐵柵，封死。井壁，爬滿白色的苔。
月光落下時，苔的邊緣，泛出細微的金光，彷彿是，有人在下面，呼吸。
女孩，的眼神，死死鎖定，目標方向。她，站在井口前，胸口，燒著 Freedom 契約，焚成的灰燼。
女孩，右手，緊握那塊布片。左手，按住井口，冰涼的石沿，她抬頭對著，天。
女孩，一字一句，咬字發音！十分清晰的！一次！一次！又一次！低吼著！《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女孩，冷冷的笑了！她，找到了，她要的，精確座標！

女孩，口中，一次！一次！又一次！唸出《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的名字。
她低吼著。
女孩，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
第一聲，落下，像石子，打在深水。
女孩，再次，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第二聲，石井內，傳來，金屬鎖鏈的輕響。
女孩，再一次，說
「神，那最靠近心臟的男孩」
第三聲，井壁上的苔，瞬間剝落，一道裂縫張開。
裂縫裡，是一條，細窄的光隧道。
沒有階梯，只有，往下的滑落坡道。
女孩，眼神堅定，絲毫沒有猶豫。
她把 Freedom 灰燼，塞進懷裡。
她說
「走，三，二…」
接著，她整個人，滑了下去。
光隧道裡，漂浮著，無數碎片，他的童年，他的承諾，他的名字…
女孩，絲毫沒有猶豫的，開始，伸手去抓，每一塊，都像燙到骨頭。
第一塊：他站在黃昏的河邊，手裡，握著一根柳枝。
第二塊：他低聲說「我會回來」，聲音顫抖，卻堅定。
第三塊：他寫下自己的名字，墨跡未乾，就被風帶走。
女孩，把三塊，記憶石，壓進自己懷裡，腳下的光，忽然，變得冰冷——最底層，到了。
他，就在那裡！
他，半透明，奄奄一息，鎖鏈，從肩胛骨穿過胸口，把他，釘在黑色的石柱上。
女孩，不能拉他的手——鎖鏈會反噬——女孩，雙膝跪下，她，把三塊，記憶石，同時，壓在，他胸口。
光，暴烈的綻開，鎖鏈斷裂，瞬間消失。
女孩，右手掌心，瞬間裂開，鮮血直流。
他，卻第一次，深吸了一口氣。
隧道，開始塌陷，女孩，用盡全力，將他扛起，並開始，向上攀爬。
井口，就在頭頂，月光，像一條繩索，把他們兩人，拉回地面。
當女孩，跪倒在石井邊，他，已經昏迷在她的，懷裡，女孩，伸出，她殘存的左手——
確認他，呼吸平穩，脈搏，緩慢卻紮實。
他活著！

女孩，溫柔的，看著他的臉，她微笑著，淚水，同時落了下來。
女孩，努力的，強撐著，意識，她的眼角餘光，努力的，掃視了一圈。
遠處，有許多人，已經向井口的方向跑來，他們，帶著厚重的披肩，和那些，她曾經，也十分熟悉的，醫藥器械組合。她，認識裡面的工具，那些箱子的尺寸，和工具，都是正確的。那些箱子的重量，她記得，以前，抱起來非常重——像是，每一顆螺絲，每一道縫合線，都已經在等人。但，對她而言，那些箱子，還不夠補，她自己，心上的破洞。她，多希望，她還能夠回頭，哪怕一眼。
她昏倒前，耳邊聽到的，是低沉的希伯來禱詞聲，有人，替他，披上了，保暖的衣物。
女孩的口中，只剩氣音，她微笑的，看著他，她，努力的，顫抖著，吐出了，幾個字，她說「Stay Safe Ple…」
女孩，並不記得，她是如何，離開那架飛機。
女孩，在自己城市的機場裡，但是，卻，看不懂，那些文字。她的呼吸，很微弱，她的腳步，沒有聲音。
女孩，只記得，她全身，都不受控制。
女孩的耳機，在她壓下那些，記憶石，的前三秒，突然，只剩下，一側的聲音。
當下，女孩，只是，眼神冷冽，冷冷的笑著，說了一句，她說「呵，一個耳機？足夠了！」
在女孩，壓下，那三塊，記憶石之後，她的耳機，瞬間，完全沒電。
女孩，繼續冷冷的笑著，她的眼神，越來越冷冽，因為——那些旋律，早已，深深的，刻在，她的血液中！
女孩，所有的，電子設備，電量，幾乎，全數歸零。她，依舊眼神冷冽，冷冷的笑著。
女孩，不記得，當日，她是如何，從機場，返回，女孩弟弟的家。她只記得，那是女孩弟弟的朋友，他的妻子，來機場，接的女孩。
一路上，那位朋友，都沒有說話。
女孩，一路上，只是整個人，蜷縮在，汽車的，座椅上。
女孩，一路上，只是整個人，全身，不斷的，不規律的，持續！持續，持續的！劇烈顫抖！
傍晚，女孩，恍恍惚惚中，在洗澡沖水時。
突然，女孩的胸口，傳來強烈灼燒的感覺，刺骨一般，快速的，貫穿，她的全身！
女孩，緩緩的，全身赤裸，走到鏡子前方，用力的，瞇著，她那，依然，看不清晰的雙眼。
女孩，卻清晰的，在鏡子中，看見了，自己的胸口，有一道，明顯，新鮮，還在滲血的傷口。
那個，傷口的形狀，呈現，向外側，上方，放射出去的弧形。

傷口的判斷，那，可是，女孩的，專業領域！
那個傷口，呈現的狀態，是一個，由下方，往上方，爆炸！之後，才可能，產生的弧線！
那個傷口的位置，正是，女孩，在飛機下降的，那一刻，她的雙手，狠狠的，用接近 CPR 的手勢，她的，雙手，手掌疊加，手指，卻是，全數向外。
女孩，使出全身的力量，用力的，按在，那張，來自本書，第參章，的附圖，那張圖片，胸口上，的位置！
當時，女孩，的雙手，用力的，按著空氣。
當時，女孩，的雙手，用力的，按著的空氣，卻十分堅硬！
直到，女孩的胸口，瞬間，傳來明顯的，強烈刺痛！
當時，女孩，瞬間，感受到，一陣，爆炸後的，強烈高溫，的灼燒感，接著，瞬間，向內緊縮！
那個感覺，就跟電影《奧本海默》中，引爆第一顆，原子彈時，的畫面，與能量釋放，的方式，一模一樣！
女孩，抬起頭，甩了一甩，她的頭髮，態度逐漸挑釁，像在宣判！
女孩，依舊，眼神冷冽的，死死盯著，鏡中自己的倒影，她冷冷的笑著。
女孩，挑著眉。眼神如刃，冷笑。低聲。每個字，像刀。
女孩，她低語著，她說「Check Mate!」
接著，女孩的眼神，更加冷冽，笑容更加冰冷，態度，逐漸挑釁，
她，慢慢的開口，緩緩的說。
她說
「耶和華。
祢，很好！很好！不錯！！
來————
我，必須，幫，祢，寫下紀錄。
我，可是，醫者！醫者！醫者啊！
無時無刻，都想要，寫紀錄。
這種，病態的，壞毛病？！
那——可是，深深的，刻在！我的，骨頭！和血液裡的！
改？！
改，那是，不可能了！
但是，證據，跟紀錄。
我，可是需要——替，祢，保留的！
這，不是——祢，教我的，嗎？！
我，還真是，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啊！
祢，說，是吧？！Huh？？」
女孩，緩緩的，拿出了，她的手機。
女孩，對著自己，胸口上的傷痕，拍下了，清晰的，驗傷紀錄，照

片。
女孩，只記得，那之後的，好幾天，她的身體，都完全，不受控制，像是，被另一股力量，佔據著，每一個動作。
女孩，只記得，她那段時間，每踏出一個步伐，都感覺，不會有，下一個步伐。
在女孩回到她自己的國家之後，
女孩曾經多次要求，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將她所深愛的男孩，幫她打包的箱子，寄送給女孩。女孩也承諾，會支付費用。
神，更是多次的，嚴厲要求，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將她所深愛的男孩，幫她打包的箱子，寄送給女孩。

在女孩回到她自己的國家之後，
女孩曾經多次要求，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將她所深愛的男孩，幫她打包的箱子，寄送給女孩。女孩也承諾，會支付費用。
神，更是多次的，嚴厲要求，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將她所深愛的男孩，幫她打包的箱子，寄送給女孩。
這位，來自熱帶高原，總是計算風壓與結構承重的，新男孩，曾經多次因為女孩，萬全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第聯繫。他傳了很多訊息給女孩，他說「I know GOD is being an asshole... I have my soul back... Not just half... I not really accept how we will be together, knowing you’re shared vessel with God... Won’t be easy, but I’m willing to make the effort and understand it. I’m back on my focus self... As I told u of my first girl friend story... because I was a dealer.
My back pain still there... going to doctor next week also, this pain does not allow me to be myself and pills make sleepy, so it stress me and makes me feel I’m falling behind... But I also feel your the one getting more distant... I think is just until that book is finally done... what a fucking shitty job your dining.
Also some if your English needs improving how you write it because it tends to be misinterpreted... We need to work on that together... maybe better type it in Chinese, if u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s to express and I’ll have it translated in my end...
GoD knows why I cannot be involved on this and out name out without being sure what’s inside... One of the reasons I went to jail. You can ask him why... as you know, I was a dealer.
If u know someone that what’s to do the favor. they can come and Pick the

fucking boxes when needed... The boxes will lne safe and sealed at my place... I m sorry but without open them I really cannot help you to send them and GOD knows why... I'm not fauling myself again ... Sorry, but not really sorry.
Talk to GOD about if he has another option or messenger to them tale the boxes instead of me, He is God , isn't He?
And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any better news, but I'm not gonna risk with law and your stuff just because GOD says to leave it as is and send as is, why do I must follow what the so-called God said. Who He think He is?
With all the stress at work and my mum issues these days, I already spent a lot of time asking around and consulting with carriers and they all told me the same!
It's unfair that for this requires to get your life back, but it's not much else i can do from my side... And being my life threaten by your GOD,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 not incline me neither to do more... I don't work like that... I also have my own GOD that tells me and my instinct that I'm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just helping as much as I possibly can.
Just come and ask God this asshole get your fucking boxes and stop threatening me! Fuck the so-called fucking asshole shitty God!」
女孩，沒有回覆。

🔺REWRItE tHE StARS _ A Gift From Shekhinah

SOnG bY ZAc EfROn AnD ZEnDAYa · 2017

https://youtu.be/3owQPBwzywY?si=kL882hTf0ZPtWWBI

YOU KnOW I WAnt YOU
It I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
SO DO nOt KEEP SAYInG OuR HAnDS ARE tIED
YOU clAIM It IS nOt In tHE cARDS
AnD fAtE IS PullInG YOU MIlES A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 A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 ARE MY DEStInY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 WOul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 IS uP tO YOU
AnD It I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 nO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cOulD bE OuRS
TOnIGHt
YOU tHInK It IS EASY
YOU tHInK I DO nOt WAnnA Run tO YOU
But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tHERE ARE DOORS tHAt WE cAnnOt WAlK tHROuGH
I KnOW YOU ARE WOnDERInG WHY
BEcAuSE WE ARE AblE tO bE
JuSt YOU AnD ME
WItHIn tHESE WAllS
But WHEn WE GO OutSIDE
YOU ARE GOnnA WAKE uP AnD SEE
THAt It WAS HOPElESS AftER All
NO OnE cAn REWRItE tHE StARS

HOW cAn YOU SAY YOU WIll bE MInE
EvERYtHInG KEEPS uS APARt
AnD I AM nOt tHE OnE YOU WERE MEAnt tO fInD
It IS nOt uP tO YOU
It IS nOt uP tO ME
WHEn EvERYOnE tEllS uS WHAt WE cAn bE
HOW cAn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tHAt tHE WORlD cAn bE OuRS
TOnIGHt
All I WAnt IS tO flY WItH YOU
All I WAnt IS tO fAll WItH YOU
SO juSt GIvE ME All Of YOU
It fEElS IMPOSSIblE
It IS nOt IMPOSSIblE
IS It IMPOSSIblE
SAY tHAt It IS POSSIblE
HOW DO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An KEEP uS APARt
’CAuSE YOU AR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 IS uP tO YOU
AnD It I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AnD WHY DO nOt WE REWRItE tHE StARS
CHAnGInG tHE WORlD tO bE OuRS
YOU KnOW I WAnt YOU
It I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But I cAnnOt HAvE YOU
WE A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SO.
WHY WERE THEY.
TIED?

🔺LEt HER GO

SOnG bY PAsSEnGER · 2012

https://youtu.be/RBumgq5yVrA?si=rToIANQyGPx692S3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 I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 HAvE bEEn HIGH WHEn YOU A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bOttOM Of YOUR GlASS
HOPInG OnE DAY YOU WI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HER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

But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 I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 HAvE bEEn HIGH WHEn YOU A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StARInG At tHE cEIllnG In tHE DARK
SAME OlD EMPtY fEElInG In YOUR HEARt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

WELL YOU SEE HER WHEN YOU FALL ASLEEP

BUT NEVER TO TOUCH AND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D HE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Ell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 I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 HAvE bEEn HIGH WHEn YOU A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OH OH OH nO

AND YOU LET HER GO

OH OH OH nO

WELL YOU LET HER GO

’CAuSE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 I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 HAvE bEEn HIGH WHEn YOU A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CAuSE YOU OnlY nEED tHE lIGHt WHEn It IS buRnInG lOW
OnlY MISS 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 HAvE bEEn HIGH WHEn YOU A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SO.
I GAVE HER.
FREEDOM.

🔺**THIS IS ME _ A Declare From Shekhinah**

Song by The GReAteSt SHOwMAn · 2017

https://youtu.be/PxwYcaahdq0?si=R-1aOrOLrp90QsyY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 NO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 HA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Ill NO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 I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 A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 A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 A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I A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

OH-OH-OH
OH-OH-OH
OH-OH
AnOtHER ROunD Of BullEtS HItS MY SKIn
WEll
FIRE AWAY
’CAuSE TODAY
I WIll NOt LEt THE SHAME SINK In
WE ARE BuRStInG THROuGH THE BARRIcAdES AnD REAcHInG FOR THE Sun
WE ARE WARRIORS
YEAH
THAt IS WHAt WE HAvE BECOME
YEAH
THAt IS WHAt WE HAvE BECOME
I WIll NO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 I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 A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 A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 A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I A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OH
OH-OH-OH
OH-OH-OH
OH-OH-OH
OH
OH
THIS IS ME
OH-OH-OH-OH
AnD I KnOW THAt I DESERvE YOUR LOvE
OH-OH-OH-OH
THERE IS NOtHInG I AM NOt WORtHY Of
OH-OH-OH
OH-OH-OH
OH-OH-OH
OH
OH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 A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 A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 A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MARCHING ON
MARCHING
MARCHING ON

I A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WHEnEvER THE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OH-OH-OH-OH
I WIll SEnD A FlOOD TO DROWn THEM Out
OH
OH-OH
OH-OH
I AM GOnnA SEnD A FlOOD
OH-OH-OH-OH
GOnnA DROWn THEM Out
OH-OH-OH
OH-OH-OH
OH-OH-OH
OH
OH
OH

THIS IS ME

YEAH.

THIS.
IS.
ME!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2000321[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CS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Taiwa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CERTIFICATE OF BIRTH

TAIPEI [redacte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Medical Record No. of Mother 19438[redacted]

Full Name of Birth	Pan Hung Lin			
Sex	Female			
Time and Date of Birth	*Time* 10:23 PM	*Month* Apr.	*Day* 30	*Year* 1989
Full Name of Mother	[redacted]			
Full Name of Spouse	[redacted]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 is true.

Attending Physician [redacted]

Superintendent [redacted]

臺北 Taipei [redacted] Hospital TPE

Print Date: 2024-10-07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 Date: NOV 05 2024

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在臺灣[redacted]方法院公證處認證。公證人[redacted]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that the signature(s)/seal(s) in this document is/are authenti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600[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redact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警　察　刑　事　紀　錄　證　明
POLICE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

文號 NO. [redacted]

茲　證　明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

姓名 Full Name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ID or Passport No.	性別 Sex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備註 Remarks
中文	潘虹霖	[redacted]	女	民國78年4月30日	中華民國	
ENG.	PAN, HUNG-LIN	[redacted]	F	Apr 30, 1989	R.O.C.	

在臺灣地區查無犯罪紀錄。
No Conviction Record in Taiwan.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 Date: JUN 09 2025
本件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redacted]
This official document is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局　　長 [redacted]

Commissioner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 日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Date of Issue: Jun 3, 2025

TAIPEI MUNICIPAL [redacted] HIGH SCHOOL

[redacted]

TAIPEI TAIWAN

R.O.C

DATE: 05 SEP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Ms. PAN, HUNG-LIN（潘虹霖）

born on 1989/04/30 was graduated from this

school in JUNE. 2007 and was conferred a diploma.

PRINCIPAL: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臺北市立[redacted]高級中學成績單(TRANSCRIPT)

Taipei Municipal [redacted] High School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redacted]

TRANSCRIPT OF RECORD

學生姓名 Name in Chinese : 潘虹霖
Name in English : PAN, HUNG-LIN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 1989.04.30
性別 Gender : F
入學日期 Date of Admission : 2004.08.30
畢業年月 Date of Graduation : 2007.06.30
列印日期 Date of Print : 2025.09.08

「*」course credit received after passing the makeup exam. 「R」course credit recei[redacted]g the course.
「%」course waiver. 「&」course credit received after the course scores of two semes[redacted]are averaged. 「$」scores from the makeup course.

科目	Courses of Study	第一學年 (1st. Year) 2004 —— 2005				第二學年 (2nd. Year) 2005 —— 2006				第三學年 (3rd. Year) 2006 —— 2007			
		CREDIT	1st	2nd	1st. Year	CREDIT	1st	2nd	2nd. Year	CREDIT	1st	2nd	3rd. Year
國文	Chinese 6	4.0 / 4.0	D	D	D	4.0 / 4.0	B	B	B	4.0 / 4.0	B	B	B
英文	English 6	4.0 / 4.0	B	C	B	4.0 / 4.0	C	C	C	4.0 / 4.0	B	C	C
數學	Mathematics	4.0 / 4.0	*C	F	D	4.0 / 4.0	RC	RC	*C	/			
三民主義	Thoughts o	2.0 / 2.0	C	B	C	/				/			
公民	Civic Moral 4	/				1.0 / 1.0	C	C	C	2.0 / 2.0	C	C	C
歷史	History 4	3.0 / 2.0	D	C	D	2.0 / 2.0	B	B	B	/			
地理	Geography 4	2.0 / 3.0	C	&C	C	2.0 / 2.0	B	C	C	/			
國文選修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6	1.0 / 1.0	C	*C	C	/				1.0 / 1.0	C	B	C
物理	Physics 4	2.0 /	*C		C	3.0 / 3.0	F	F	F	/			
物理選修	Physics (optional)	/				1.0 / 1.0	A	A	A	4.0 / 4.0	D	D	D
化學	Chemistry 4	/ 2.0		B	B	3.0 / 3.0	C	D	D	/			
化學選修	Chemistry (optional)	/				1.0 / 1.0	C	A	B	4.0 / 4.0	C	C	C
基礎生物	Basic Biology 1	2.0 /	B		B	/				/			
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 2	/				3.0 / 3.0	B	A	B	/			
生物選修	Biology(optional)	/				/				3.0 / 3.0	A	A	A
地球科學	Basic Earth Science 2	/ 2.0		C	C	/				/			
數學選修	Mathematics(optional) 6	1.0 / 1.0	C	D	D	1.0 / 1.0	B	F	D	6.0 / 6.0	C	D	D
生活科技	Technology in Daily Life 2	/ 2.0		D	D	/				/			
音樂	Music 4	1.0 / 1.0	A	B	A	1.0 / 1.0	A	A	A	/			
美術	Arts 4	1.0 / 1.0	B	B	B	1.0 / 1.0	B	A	B	/			
生活科技	Technology in Daily Life	/				/ 2.0		B	B	/			
家政	Domestic Affairs 3	2.0 /	A		A	2.0 /	A		A	/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6	2.0 / 2.0	B	B	B	2.0 / 2.0	A	B	A	2.0 / 2.0	B	B	B
軍訓	Discipline	1.0 / 1.0	A	A	A	1.0 / 1.0	A	A	A	0.5 / 0.5	A	B	B
護理	Nursery 6	1.0 / 1.0	A	A	A	1.0 / 1.0	A	A	A	0.5 / 0.5	A	A	A
英文作文	English Composition	/				/				2.0 / 2.0	A	A	A
電子計算機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2	2.0 / 2.0	A	B	B	/				/			
	加權學業平均 Weighted Average	28.0/24.0	C	C	C	34.0/30.0	C	C	C	29.0/23.0	C	C	C
	累計學分 Total Credits		28.0	52.0			86.0	116.0			145.0	168.0	

Single-subject GPA conversion:
(1) 80(Inclusive) - 100：4(A). (2) 70(Inclusive) - Less than 80：3(B). (3) 60(Inclusive) - Less than 70：2(C).
(4) 50(Inclusive) - Less than 60：1(D). (5) Less than 50：0(F).
The weighted arithmetic average of GPA calculation (Rounded to 2 decimal places)
(1) Daytime student' s GPA = [Total (single subject grade points * credits)]/total credits.
(2) GPA of student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 [Total (single subject grade points * sessions taught per week)]/Total number of sessions per week.

註冊組長 Registrar [redacted] 教務主任 Dean [redacted] 校長 Principal [redacted]

[redacted]

臺北市立[redacted]高級中學成績單
TRANSCRIPT

Taipei Municipal [redacted] High School , TAIPEI, TAIWAN , ROC

學生姓名 Name in Chinese : 潘虹霖
Name in English : PAN, HUNG-LIN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 1989.04.30
性別 Gender : F
入學日期 Date of Admission : 2004.08.30
畢業年月 Date of Graduation : 2007.06.30
列印日期 Date of Print : 2025.09.08

「*」course credit received after passing the makeup exam. 「R」course credit received after retaking the course.
「%」course waiver. 「&」course credit received after the course scores of two semesters are averaged. 「$」scores from the makeup course.

科目 Courses of Study		第一學年 (1st. Year) 2004 — 2005							第二學年 (2nd. Year) 2005 — 2006							第三學年 (3rd. Year) 2006 — 2007						
		CREDIT	1st Sem.		2nd Sem.		1st. Year		CREDIT	1st Sem.		2nd Sem.		2nd. Year		CREDIT	1st Sem.		2nd Sem.		3rd. Year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Score	GPA
國文	Chinese 6	4.0 / 4.0	53.0	1	55.0	1	54.0	1	4.0 / 4.0	74.0	3	73.0	3	73.5	3	4.0 / 4.0	75.0	3	70.0	3	72.5	3
英文	English 6	4.0 / 4.0	75.0	3	69.0	2	72.0	3	4.0 / 4.0	65.0	2	61.0	2	63.0	2	4.0 / 4.0	70.0	3	60.0	2	65.0	2
數學	Mathematics	4.0 / 4.0	*60.0	2	45.0	0	52.5	1	4.0 / 4.0	R60.0	2	R60.0	2	60.0	2	/						
三民主義	Thoughts o	2.0 / 2.0	65.0	2	71.0	3	68.0	2	/							/						
公民	Civic Moral 4	/							1.0 / 1.0	69.0	2	66.0	2	67.5	2	2.0 / 2.0	63.0	2	60.0	2	61.5	2
歷史	History 4	3.0 / 2.0	56.0	1	61.0	2	58.5	1	2.0 / 2.0	72.0	3	76.0	3	74.0	3	/						
地理	Geography 4	2.0 / 3.0	66.0	2	&60.0	2	60.5	2	2.0 / 2.0	70.0	3	63.0	2	66.5	2	/						
國文選修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6	1.0 / 1.0	60.0	2	*60.0	2	60.0	2	/							1.0 / 1.0	66.0	2	70.0	3	68.0	2
物理	Physics 4	2.0 /	*60.0	2			60.0	2	3.0 / 3.0	43.0	0	47.0	0	45.0	0	/						
物理選修	Physics (optional)	/							1.0 / 1.0	82.0	4	88.0	4	85.0	4	4.0 / 4.0	55.0	1	50.0	1	52.5	1
化學	Chemistry 4	/ 2.0			75.0	3	75.0	3	3.0 / 3.0	60.0	2	54.0	1	57.0	1	/						
化學選修	Chemistry (optional)	/							1.0 / 1.0	60.0	2	98.0	4	79.0	3	4.0 / 4.0	60.0	2	60.0	2	60.0	2
基礎生物	Basic Biology 1	2.0 /	79.0	3			79.0	3	/							/						
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 2	/							3.0 / 3.0	76.0	3	81.0	4	78.5	3	/						
生物選修	Biology(optional)	/							/							3.0 / 3.0	82.0	4	83.0	4	82.5	4
地球科學	Basic Earth Science 2	/ 2.0			64.0	2	64.0	2	/							/						
數學選修	Mathematics(optional) 6	1.0 / 1.0	60.0	2	55.0	1	57.5	1	1.0 / 1.0	70.0	3	46.0	0	58.0	1	6.0 / 6.0	61.0	2	58.0	1	59.5	1
生活科技	Technology in Daily Life 2	/ 2.0			56.0	1	56.0	1	/							/						
音樂	Music 4	1.0 / 1.0	90.0	4	76.0	3	83.0	4	1.0 / 1.0	88.0	4	90.0	4	89.0	4	/						
美術	Arts 4	1.0 / 1.0	74.0	3	75.0	3	74.5	3	1.0 / 1.0	73.0	3	85.0	4	79.0	3	/						
生活科技	Technology in Daily Life	/							/ 2.0			75.0	3	75.0	3	/						
家政	Domestic Affairs 3	2.0 /	80.0	4			80.0	4	2.0 /	82.0	4			82.0	4	/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6	2.0 / 2.0	75.0	3	78.0	3	76.5	3	2.0 / 2.0	83.0	4	77.0	3	80.0	4	2.0 / 2.0	78.0	3	70.0	3	74.0	3
軍訓	Discipline	1.0 / 1.0	83.0	4	80.0	4	81.5	4	1.0 / 1.0	84.0	4	89.0	4	86.5	4	0.5 / 0.5	81.0	4	70.0	3	75.5	3
護理	Nursery 6	1.0 / 1.0	80.0	4	88.0	4	84.0	4	1.0 / 1.0	89.0	4	95.0	4	92.0	4	0.5 / 0.5	91.0	4	88.0	4	89.5	4
英文作文	English Composition	/							/							2.0 / 2.0	90.0	4	90.0	4	90.0	4
電子計算機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2	2.0 / 2.0	83.0	4	76.0	3	79.5	3	/							/						
	加權學業平均 Weighted Average	28.0/24.0	68.1	2.46	64.3	1.97	66.2	2.22	34.0/30.0	69.2	2.62	69.2	2.46	69.2	2.54	29.0/23.0	68.7	2.55	65.0	2.26	66.8	2.41
	累計學分 Total Credits						52.0							116.0							168.0	

Single-subject GPA conversion:
(1) 80(Inclusive) - 100 : 4(A). (2) 70(Inclusive) - Less than 80 : 3(B). (3) 60(Inclusive) - Less than 70 : 2(C).
(4) 50(Inclusive) - Less than 60 : 1(D). (5) Less than 50 : 0(F).
The weighted arithmetic average of GPA calculation (Rounded to 2 decimal places)
(1) Daytime student' s GPA = [Total (single subject grade points * credits)]/total credits.
(2) GPA of student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 [Total (single subject grade points * sessions taught per week)]/Total number of sessions per week.

註冊組長 Registrar [redacted] 教務主任 Dean [redacted] 校長 Principal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6[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Reg.No : [redacted]
Date : May 19,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PAN, HUNG-LIN*

(潘虹霖), *born on* *April 30, 1989*,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College of *Medicine* *at this University*

and was conferred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Science*

in *January 2012*.

[redacted]

President

CS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案號：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Date: JUN 06 2025

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 [redacted]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that the signature(s)/seal(s) in this document is/are authenti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6[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大學
[redacted]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

Not valid without embossed University seal affixed

Name: PAN, HUNG-LIN (潘虹霖)
Registration No.: [redacted] Sex: F Date Enrolled: SEPTEMBER 2007 Graduation Date: JANUARY 2012
Date of Birth: APRIL 30, 1989 Degree Conferred: (1) B.S.
College: MEDICINE (2) --
Department: NURSING Minor: (1) --
(2) --

The following transcript is hereby certified as corre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University

Subject	1st Semester crt.	1st Semester grade		1st Semester GPA	2nd Semester crt.	2nd Semester grade		2nd Semester GPA
FRESHMAN								
CHINESE CALLIGRAPHY	2	76	B	3				
CHINESE	2	* 53	D	1	2	68	C	2
MILITARY TRAINING	0	71	B	3	0	80	A	4
PHYSICAL EDUCATION	0	79	B	3	0	82	A	4
INTRODUCTION TO UNIVERSITY STUDIES	2	71	B	3				
MEDIEVAL EUROPEAN CHIVALRIC CULTURE	2	60	C	2				
PSYCHOLOGY	2	74	B	3				
ORGANIC CHEMISTRY	2	60	C	2				
ANATOMY	3	60	C	2				
ANATOMY LABORATORY	1	60	C	2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2	60	C	2	2	60	C	2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2	87	A	4				
THE LAW AND CURRENT EVENTS					2	70	B	3
HISTORY OF ANCIENT WORLD CIVILIZATION					2	* 50	D	1
PHYSIOLOGY					3	60	C	2
PHYSIOLOGY LAB.					1	76	B	3
APPLIED BIOCHEMISTRY					2	66	C	2
GENERAL BIOLOGY					2	82	A	4
HOUSING THE AGING POPULATION					2	82	A	4
TOTAL CREDITS	18				16			
AVERAGE GRADE		66.10		2.40		67.33		2.50
CLASS RANK / SIZE		—/—				—/—		
CONDUCT		82.00	A	4		83.60	A	4
SOPHOMORE								
THINKING METHODS	2	* 0	E	0				
CHINESE	2	60	C	2				
PHILOSOPHY OF LIFE	2	80	A	4				
INTRODUCTION TO NURSING	2	78	B	3				
HUMAN DEVELOPMENT	3	73	B	3				
HUMAN DEVELOPMENT FIELD EXPERIENCE	1	* 20	E	0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3	60	C	2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LAB.	1	74	B	3				
APPLIED HUMAN PATHOLOGY	3	66	C	2				
PHARMACOLOGY(INCLUDING PRACTICUM)	2	* 43	E	0	2	64	C	2
JAPANESE	2	* 0	E	0				
HUMANISM AND EDUCATION					2	74	B	3
APPLIED COMPUTER TECHNOLOGY					2	* 49	E	0
PHILOSOPHY OF LIFE					2	70	B	3
SWIMMING					0	85	A	4
PHYSICAL ASSESSMENT					2	68	C	2
PHYSICAL ASSESSMENT AND LABRATORY PRACTICE					1	62	C	2
FUNDAMENTALS OF NURSING					2	72	B	3
FUNDAMENTAL NURSING PRACTICUM					2	80	A	4
PSYCHOLOGY					2	* 0	E	0
MEDICAL TERMINOLOGY					2	* 22	E	0
TOTAL CREDITS	16				13			
AVERAGE GRADE		52.73		1.82		55.78		1.89
CLASS RANK / SIZE		—/—				—/—		
CONDUCT		84.50	A	4		82.80	A	4
SUMMER CLASS								
PHARMACOLOGY	2	67	C	2				
JUNIOR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ADVANCES IN MEDICINE	2	71	B	3				
HUMAN DEVELOPMENT FIELD EXPERIENCE	1	76	B	3				
PEDIATRIC NURSING	3	69	C	2				
PEDIATRIC NURSING PRACTICUM	3	84	A	4				
MATERNITY NURSING	3	74	B	3				
MATERNITY NURSING PRACTICUM	3	81	A	4				
BIOSTATISTICS	2	* 50	D	1				
MODERN MARKETING AND EXERCISE					2	80	A	4
PSYCHOLOGY					2	67	C	2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I)					3	* 50	D	1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II)					3	62	C	2
MEDICAL-SURGICAL PRACTICUM (I)					3	66	C	2
MEDICAL-SURGICAL PRACTICUM (II)					3	73	B	3
PROFESSIONAL ETHICS - NURSING ETHICS					2	82	A	4
TOTAL CREDITS	15				15			
AVERAGE GRADE		73.05		2.94		67.28		2.14
CLASS RANK / SIZE		—/—				—/—		
CONDUCT		82.00	A	4		82.00	A	4
SENIOR								
HEALTH FOR ALL-INTRODUCTION OFGENERAL MEDICINE	2	78	B	3				
SWIMMING	0	80	A	4				
MEDICAL-SURGICAL NURSING (I)	3	60	C	2				
BIOSTATISTICS	2	* 46	E	0				
SYNOPSIS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	2	80	A	4				
SYNOPSIS OF NURSING ADM. PRACTICUM	2	82	A	4				

Remarks : 100 is the full mark
80-100 = A = 4 50- 59 = D = 1 Y:pass *:fail P: Not rated yet
70- 79 = B = 3 49 and below = E = 0 F:Not Passed
60- 69 = C = 2 W:withdraw X:unable to grade x:grade not issued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e passing grade is 70.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passing grade is 60.
Print on : 05/19/2025 PAGE 1 OF 2

Signature [redacted]
Registrar

Signature [redacted]
Dean of Studies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大學
[redacted] CATHOLIC UNIVERSITY
[redacted].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

Name: PAN, HUNG-LIN (潘虹霖)
Registration No.: [redacted] Sex: F Date Enrolled: SEPTEMBER 2007 Graduation Date: JANUARY 2012
Date of Birth: APRIL 30, 1989 Degree Conferred:(1) B.S.
College: MEDICINE (2) —
Department: NURSING Minor:(1) —
(2) —

Not valid without embossed University seal affixed

The following transcript is hereby certified as corre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the University

Subject	1st Semester crt.	1st Semester grade		1st Semester GPA	2nd Semester crt.	2nd Semester grade		2nd Semester GPA
INTRODUCTION TO NURSING								
RESEARCH	2	70	B	3				
MEDICAL SOCIOLOGY	2	72	B	3				
BIOSTATISTICS					2	71	B	3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3	68	C	2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PRACTICUM					3	60	C	2
ISSUES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2	82	A	4
COMPREHENSIVE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UM (II)					2	80	A	4
ITALIAN CULTURE					2	65	C	2
MUSIC THERAPY PRACTICUM					2	69	C	2
TOTAL CREDITS	13				16			
AVERAGE GRADE		69.07		2.67		69.88		2.63
CLASS RANK / SIZE		—/—				—/—		
CONDUCT		81.20	A	4		82.00	A	4
SENIOR								
PSYCHIATRIC NURSING	3	68	C	2				
PSYCHIATRIC NURSING PRACTICUM	3	80	A	4				
COMPREHENSIVE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UM	3	81	A	4				
COMPREHENSIVE CLINICAL NURSING ELECTIVE	1	74	B	3				
TOTAL CREDITS	10							
AVERAGE GRADE		76.10		3.30				
CLASS RANK / SIZE		—/—						
CONDUCT		82.00	A	4				
CUMULATIVE AVERAGE						65.24		2.43

Subject	1st Semester crt.	1st Semester grade	1st Semester GPA	2nd Semester crt.	2nd Semester grade	2nd Semester GPA
CUMULATIVE CREDITS				130		
GRADUATION CLASS RANK /SIZE					—/—	
FINISH						

Subject	1st Semester crt.	1st Semester grade	1st Semester GPA	2nd Semester crt.	2nd Semester grade	2nd Semester GPA

案號 Case No.: 00[redacted] 日期 Date: JUN 06 2025
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公證人[redacted]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that the signature(s)/seal(s) in this document is/are authenti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Remarks : 100 is the full mark
80-100 = A = 4 50- 59 = D = 1 Y:pass *:fail P:Not rated yet
70- 79 = B = 3 49 and below = E = 0 F:Not Passed
60- 69 = C = 2 W:withdraw X:unable to grade x:grade not issued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e passing grade is 70.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passing grade is 60
Print on: 5 19/20[illegible] PAGE 1 OF [illegible]

Signature [redacted] Registrar
Signature [redacted] Dean of Studies

天主教[redacted]大學 教務處 註冊組 Catholic University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是的。附件。
是的。高中。『物理』，『數學』。是的。**『0學分』**。
是的。『英文』印版本，白紙黑字，『0 Credits』。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大學。
是的。國文，『53』，死當。
是的。英文，『60』，老師，『同情』我。
是的。『化學』，『統計』。是的。全部『三修』。
是的。學校印出來，都覺得害羞。
是的。作者本人，也覺得害羞。
是的。但是，神，沒有害羞。
是的。神，把它夾在，這本『破爛遊記』後面。
是的。像把『你們各位最愛用來壓人的尺』——反過來，塞回你們各位嘴裡。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回到『公開信』。是的。『英文』。是的。『第L-55頁』。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神，看到『附件』。
是的。神，看到那一份，學渣到，白紙黑字，印著『 0 Credits』 的成績單。
是的。神，當場，吐口水。
是的。神，吐得很用力。
是的。神，還一邊吐，一邊嫌棄。
祂，說
「DAMN, THAT IS ROTTEN TO THE CORE .」。
是的。作者『😑』。
是的。作者，沒有反駁。
是的。作者，只是在心裡想，**『祢，吐歸吐，祢，還不是夾進去了。』**
是的。作者，沒有辯解。
是的。因為，作者知道，**『祢，吐歸吐，祢，還是夾進去了。』**
是的。祢，還把它放在那裡。
是的。讓所有領袖都得看。
是的。讓所有平民都能下載。
是的。十一個語言。
是的。全面公開。
是的。不用客氣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6[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Certificate of National Exami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PAN, HUNG-LIN/ KIARA, born on April 30, 1989, has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1st Seni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xaminations for Medical Personnel in the category of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Nurse, 2019, held by the Examination Yuan.

114士院認005

案號 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 Date: JUN 06 202

本件 證明書 [redacted] 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 [redacted]

This official document is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No:([redacted])

[redacted]

President of Examination Yuan [redacted]

August 26, 2024

Examination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玆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2000[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衛 生 福 利 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redacted]

July 16, 2024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ereby certifies the following :

Name : PAN, HUNG-LIN (潘虹霖)

Also known as : KIARA

Gender : Female

Date of Birth : April 30, 1989

Certified As：Registered Professional Nurse

Certificate No：[redacted]

Date Issued : March 25, 2019

Validity : Valid for life

[redacted]

案號 Case No.：00[redacted] 日期 Date：NOV 05 2024

本件 證明書 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 [redacted]

This official document is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redacted] Chiu

Minister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
醫事人員憑證IC卡
Medical Personnel Certificate IC Card
潘虹霖
Pan Hung-Lin
[redacted]

MANICURIST CLASS 2

Certificate of Technician

Certificate No: [redacted]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ID No: [redacted]

Born on： 04/30/1989

Has passed the required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MANICURIST CLASS 2

thus has been duty certified,

Effective date： 12/26/2015

Taiwan Nail Association.

Issued date： January 20,2016

二級美甲師證書

勞委會立案證書：勞資一字第[redacted]號 發證總編號：[redacted]

查 潘虹霖 身分證統一編號 [redacted]

出生日期 民國 78 年 04 月 30 日

參加 二級美甲師 檢定合格

自 民國 104 年 12 月 26 日 起生效

此證

中華民國指甲彩繪美容職業工會聯合會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20 日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Certificate of Marriage

This certifies that

Date: Dec. 28, 2022
DOCUMENT SERIAL NUMBER:
[redacted]

NAME: [redacted]
DATE OF BIRTH: [redacte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dacted]
NATIONALIT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DRESS IN TAIWAN:
[redacted]

NAME: PAN, HUNG-LIN
DATE OF BIRTH: Apr. 30, 1989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dacted]
NATIONALIT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DRESS IN TAIWAN:
[redacted]

[redacted] AND PAN, HUNG-LIN
WERE UNITED IN MARRIA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FEBRUARY 19, 2020,
REGISTERED ON FEBRUARY 19, 2020 AT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ISSUED BY THE AUTHORITY OF
LUZH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 Date: JUN 06 2025
本件 結婚證明書 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 [redacted]
This official document is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本證明由[redacted]戶政事務所主任 [redacted] 簽發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by Director [redacted]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NOTE: This certificate is proof of the marriage of the individuals mentioned above on the date given.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200032[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redacted]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天主教[redacted]醫院
Cardinal [redacted] Hospital
[redacted]大學醫學院第一教學醫院

CERTIFICATE OF EMPLOYMENT

Date：August 21, 2024

Name ：PAN, HUNG-LIN (潘虹霖)

Sex ：Female

Date of Birth ：April 30, 1989

Position ：Registered Nurse of the Dept. of Nursing (OR)

Duration of Employment：December 11, 2019 ~ May 03, 2021

Full/Part Time ：Full Time

Remarks ：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00[redacted]
日期：
Date： NOV 05 2024

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redacted]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Shilin District Court, R.O.C., that the signature(s)/seal(s) in this document is/are authenti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redacted]

Chief of Dept. of Nursing

[redacted]

Superintendent of Hospital
Cardinal [redacted] Hospital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法院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地方法院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Certificate of Divorce

This certifies that

Date: Dec. 28, 2022
DOCUMENT SERIAL NUMBER:
[redacted]

NAME: [redacted]
DATE OF BIRTH: Oct. [redacte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dacted]
NATIONALIT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DRESS IN TAIWAN:
[redacted]

NAME: PAN, HUNG-LIN
DATE OF BIRTH: Apr. 30, 1989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redacted]
NATIONALIT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DRESS IN TAIWAN:
[redacted]

[redacted] AND PAN, HUNG-LIN
WERE DIVORC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OCTOBER 14, 2022,
REGISTERED ON OCTOBER 14, 2022 AT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ISSUED BY THE AUTHORITY OF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CHINA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000[redacted] 日期 Date: JUN 06 2025
本件 離婚證明書 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公證處認證。 公證人[redacted]
This official document is attested at the Notary Public Office of Taiwan [redacted] District Court, R.O.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本證明由[redacted]戶政事務所
主任[redacted]簽發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by
Director [redacted]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NOTE: This certificate is proof of the divorce of the individuals mentioned above on the date given.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專用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OCUMENT LEGALIZATION

中華民國文件證明書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1.國家／地區：
Country:

中華民國（臺灣）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此公文書
This public document

2.簽署人
has been signed

[redacted]

3.簽署人職務
acting in the capacity

民間公證人
Notary public

4.用印人／單位
bears the seal/stamp of

[redacted]北地方法院
[redacted] Taipei District Court

茲證明
Certified

5.地點
at

臺北
Taipei

6.日期
the

June 10, 2025

7.由
by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案號
Number

1141000437[redacted]

9.章戳
Seal/stamp:

10.簽署
Signature:

[redacted]

Senior Officer,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For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11.附註：
remarks:

本文件證明僅證明所附文書內之簽章屬實，至文書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
This document authentication only certifi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ignature, seal or stamp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erson who has signed the attached document. It does not val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for which it was issued.

本文件證明書核驗紀錄可於下列網站查證：
To verify the issuance of this authentication, please peruse the following website :
https://docauth.boca.gov.tw/BOCAWeb/index4/qry [redacted]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redacted]

1 July 202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Legalisatie van Taiwanese documenten is helaas niet mogelijk. Vanwege het ontbreken van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Nederland en Taiwan, ontbreekt ook de mogelijkheid om door middel van legalisatie de formele bevoegdheid en handtekening / stempel van de Taiwanese autoriteiten vast te stellen.

De autoriteit die het aangehechte stuk heeft afgegeven is bekend bij het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redacted]

Directeur Administratie en Consulaire Zaken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荷蘭在台辦事處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AFFIDAVIT REGARDING MARITAL STATUS

單身宣誓書

I,PAN, HUNG-LIN, the undersigned, being duly sworn, depose and say:

本人潘虹霖，宣誓如下：

1. I am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orn on Apr. 30, 1989, and holding an ID card of number [redacted]

   本人為中華民國國民，生於民國 78 年 4 月 30 日，身分證號碼為 [redacted]

2. I have divorced, and I am presently legally free to marry.

   本人已經離婚，現為單身，依法有結婚之自由。

3. I have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Taiwan and here present a cop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ranscript as evidence to the aforesaid facts.

   本人在臺灣設有戶籍，現提出戶籍謄本佐證。

And further deponent saith not.

謹此

Affiant

宣誓人

2023/1/5

[redacted]

案號：
Case No.: [redacted]

日期：
Date: JAN - 5 2023

本文件之簽名或蓋章在臺灣[redacted]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redacted]事務所認證。

Attested at the [redacted] otary Public Office, Taiwan [redacted]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that the signature(s)/seal(s) in this document is/are authentic.

Notary Public [redacted]

CS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本謄本由[redacted]戶政事務所主任[redacted]簽發

This certificate is issued by

Director [redacted]

[redac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redact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日期/Date: DEC 2 8 2022

字號/File No.: New Taipei [redacted]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CERTIFICATE

Name	潘虹霖 Pan Hung-Lin				Female	Birth Date (Y/M/D)	1989/04/30
Nationality	臺灣 (TAIWAN)	I.D. NO	[redacted]	Chart No:	[redacted]	Date of Exam	2025/10/27
Department	Psychiatry		Address	[redacted]			

Diagnosis:

Attention-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Combined Type, Moderate to Severe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混合型，中度至重度<blank>

Doctors Comment:

Clinical Description:
The patient demonstrates pronounced creative thinking and a heightened inclination toward spiritual expression. He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reveal rapid associative processes, strong use of symbolism, and intense engagement with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emes. These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linguistic product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integral aspects of the patient' s cognitive style, consistent with the attentional and focus patterns commonly observed in ADHD.
This condition does not indicate an acute psychotic episode. The patient maintains full insight, stable reality testing, and a strong capacity for self-reflection.
Recommendation:
Continue regular psychiatric follow-up, with psychotherapy and creative or expressive work recommended as supportive therapeutic approaches.<blank>

Certificate Date : 2025/10/27 [redacted]

Atte[illegible] [redacted] 醫師 [redacted] Doctor Licence No. :精專醫字第[redacted]號

Notice:This [illegible] not valid without hopsital stamp and the identification card number or passport number.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是的。『診斷證明』。
是的。看起來，是『醫生』寫的。
是的。其實，不是。
是的。內容，是那一位，中二到無法形容的，神，先寫好。
是的。醫生，只是，複製貼上。
是的。不用客氣。
是的。內容還暗指一句——像『Tanya』，那一種，正到發毛的意義。
是的。
『If the man is a prophet, the man must be a fool, and his soul must be crazy.』。
是的。然後它被放進『ADHD：重度』，那一行裡面。
是的。就像一把火，直接塞進，章節目錄。
是的。就像一把，審判書的落槌，直接印在醫療章。
是的。不用客氣。

[redacted]

門診 慢箋

[redacted]

日期/時間 Date/Time：	114/10/27 18:21	病歷號：History No.	[redacted]	領藥號：Prescription No	[redacted]
姓名：Patient Name	潘虹霖	性別/年齡：Gender/Age	女／36歲	藥袋數：Bag No.	5之2

用法用量：Usage and Dosage：

[口服]　每日3次, 每次2 粒, 慢箋

[oral]　Three times daily, 2 Tab

處方天數：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Drug Name：

Ritalin Tab. 10mg

Methylphenidate Tab. 10mg

發藥量：Quantity：360粒

外觀：Appearance：白色圓扁形錠劑(CG/A,B)

藥物作用：Clinical Uses：6至12歲孩童之過動兒症候群

警語/副作用：Special warning/Side effect：神經質、失眠

注意事項：Precautions：1.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未經醫師指示勿停藥

處方醫師：Physician：[redacted]

就診科別：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Dispensing Pharmacist：

核對藥師：Verified Pharmacist：

- [x] 早上 (Morning)
- [x] 中午 (Noon)
- [x] 晚上 (Night)
- [ ] 睡前 (Bedtime)
- [ ] 飯前 (Before meals)
- [ ] 飯後 (After meals)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hn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redacted]

門診 慢箋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日期/時間 Date/Time：114 /10/27 18:21
病歷號 History No.：[redacted]
領藥號 Prescription No：[redacted]

姓名 Patient Name：潘虹霖
性別/年齡 Gender/Age：女 / 36歲
藥袋數 Bag No.：5 之 3

用法用量 Usage and Dosage：[口服] 每日4次, 每次1 粒, 慢箋
[oral] Four times daily, 1 TAB

處方天數 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 Drug Name：

!Aprazo焦慮(管4)

!Alprazolam 0.5mg/Tab

發藥量 Quantity：240粒

外觀 Appearance：

藥物作用 Clinical Uses：焦慮狀態

警語/副作用 Special warning/ Side effect：最常見副作用：鎮靜(昏昏欲睡)，倦怠，共濟失調(協調障礙)， 和言語含

注意事項 Precautions：勿飲酒或服用中樞神經抑制劑。
凡從事危險職業須提高警覺者(如駕車)，不可使用本藥。
勿飲酒或服用中樞神經抑制劑。

早上 (Morning)
中午 (Noon)
晚上 (Night)
睡前 (Bedtime)
飯前 (Before meals)
飯後 (After meals)

處方醫師 Physician：[redacted]

就診科別 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 Dispensing Pharmacist：
核對藥師 Verified Pharmacist：

hq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redacted]

門診 慢箋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日期/時間 Date/Time：114/10/27 18:21
病歷號 History No.：[redacted]
領藥號 Prescription No.：[redacted]
姓名 Patient Name：潘虹霖
性別/年齡 Gender/Age：女/36歲
藥袋數 Bag No.：5之4

用法用量 Usage and Dosage：
[口服] 每日1次, 每次2 CAP, 慢箋
[oral] Once daily, 2 CAP

14×8+8

處方天數 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 Drug Name：
自費 Ligilin鋰鹽Cap 300MG
Lithium carbonate 300 mg

發藥量 Quantity：120CAP

外觀 Appearance：鋰齊寧膠囊 淡紅/淡紅 長圓柱形

藥物作用 Clinical Uses：躁病、預防性躁鬱病

警語/副作用 Special warning/Side effect：微細的手震顫，噁心，口渴，多尿，倦怠和輕度的肌肉虛

注意事項 Precautions：限由醫師使用

處方醫師 Physician：[redacted]
就診科別 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 Dispensing Pharmacist：
核對藥師 Verified Pharmacist：

- [x] 早上 (Morning)
- [ ] 中午 (Noon)
- [ ] 晚上 (Night)
- [ ] 睡前 (Bedtime)
- [ ] 飯前 (Before meals)
- [ ] 飯後 (After meals)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hq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門診 慢箋

[redacted]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日期/時間 Date/Time：114/10/27 18:21
病歷號 History No.：[redacted]
領藥號 Prescription No.：[redacted]

姓名 Patient Name：潘虹霖
性別/年齡 Gender/Age：女/36歲
藥袋數 Bag No.：5之5

用法用量 Usage and Dosage：
[口服]　每日1次, 睡前, 每次2 粒, 慢箋
[oral]　At bedtime, 2 TAB

處方天數 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 Drug Name：
自費 **MESYrel 50mg**
Trazodone 50mg

發藥量 Quantity：120粒

外觀 Appearance：粉紅圓形錠劑(LO) 美舒鬱錠

藥物作用 Clinical Uses：治療各種型態之抑鬱症。

警語/副作用 Special warning/Side effect：嗜睡、頭暈、神經質、口乾、視線模糊、不正常勃起等

注意事項 Precautions：對trazodone過敏、心肌梗塞發作後的恢復期間、嚴重肝功能障礙。

處方醫師 Physician：[redacted] [redacted]

就診科別 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 Dispensing Pharmacist：
核對藥師 Verified Pharmacist：

早上 (Morning)
中午 (Noon)
晚上 (Night)
✔ 睡前 (Bedtime)
✔ 飯前 (Before meals)
飯後 (After meals)

hq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redacted]

門診

日期/時間 Date/Time：114/10/27 18:21
病歷號 History No.：[redacted]
領藥號 Prescription No.：[redacted]

姓名 Patient Name：潘虹霖
性別/年齡 Gender/Age：女/36歲
藥袋數 Bag No.：5之1

用法用量 Usage and Dosage：
[口服] 每日1次, 睡前, 每次1 粒
[oral] At bedtime, 1 Tab

處方天數 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 Drug Name：
發藥量 Quantity：

! MOdipanol 2mg/Tab(管3)身心神內 60粒

! Flunitrazepam 2mg/Tab(管3)身心神內

外觀 Appearance：白色錠劑

藥物作用 Clinical Uses：失眠

警語/副作用 Special warning/Side effect：免疫系統方面：紅疹、血管性水腫及低血壓。

注意事項 Precautions：高警訊藥品-重症肌無力患者禁用　　孕婦請勿使用(白.圓)

處方醫師 Physician：[redacted]
就診科別 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 Dispensing Pharmacist：[redacted]
核對藥師 Verified Pharmacist：

早上 (Morning)	中午 (Noon)	晚上 (Night)	✔ 睡前 (Bedtime)	✔ 飯前 (Before meals)	飯後 (After meals)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hq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redacted]

門診

請核對姓名、藥袋總數、藥品名稱、外觀及數量。
Please verify your name, total bag number, drug name, appearance, and quantity.

日期/時間 Date/Time：114/12/29 18:44
病歷號 History No.：[redacted]
領藥號 Prescription N：[redacted]
姓名 Patient Name：潘虹霖
性別/年齡 Gender/Age：女/36歲
藥袋數 Bag No.：6之6

用法用量：[口服] 每日1次, 睡前, 每次1 粒
Usage and Dosage：[oral] At bedtime, 1 TAB

處方天數 Duration：60 天 day(s)

藥名 Drug Name：
Mephenoxalone 200mg/tab肌肉鬆弛

發藥量 Quantity：60粒

Mephenoxalone 200mg

外觀：白圓扁形錠(UC,16) 美飛舒肌
Appearance：

藥物作用：緩解由脊髓或肌肉痙攣引起的疼痛。
Clinical Uses：

警語/副作用：本藥後可能會發生想睡、頭昏、暈眩
Special warning/ Side effect：

注意事項：肺功能/呼吸衰竭禁用 肝腎功能不全慎用
Precau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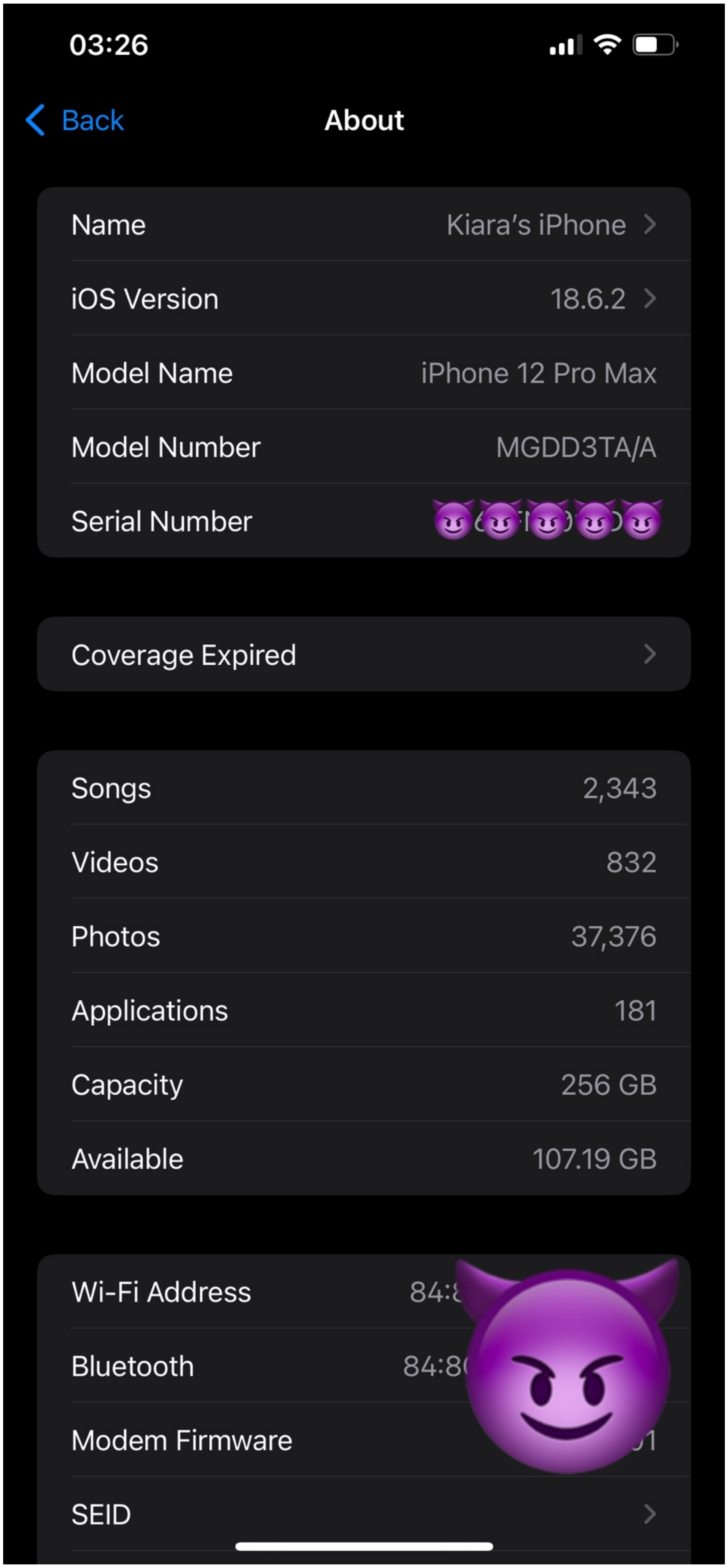
早上 (Morning) ☐
中午 (Noon) ☐
晚上 (Night) ☐
睡前 (Bedtime) ☑
飯前 (Before meals) ☑
飯後 (After meals) ☐

處方醫師 Physician：[redacted]
就診科別 Division：身心科
調劑藥師 Dispensing Pharmacist：[redacted]
核對藥師 Verified Pharmacist：

hq1906-13

Scanned with CamScanner

請遵醫囑服藥，若未使用完畢，請予丟棄。
Take the medication only as directed by your physician and discard any unused portion.


03:26
Back
About
Name
Kiara's iPhone
iOS Version
18.6.2
Model Name
iPhone 12 Pro Max
Model Number
MGDD3TA/A
Serial Number
[redacted]
Coverage Expired
Songs
2,343
Videos
832
Photos
37,376
Applications
181
Capacity
256 GB
Available
107.19 GB
Wi-Fi Address
[redacted]
Bluetooth
[redacted]
Modem Firmware
[redacted]
SEID

22:03

casetify.com

n with Unlimited Style | Free Shipping Worldwide for orders NT$1000 c

Apply

CASETiFY

Apple | iPhone 12 Pro Max

Device Color

Show Me The Money

Impact Case MagSafe Compatible

By Insert Name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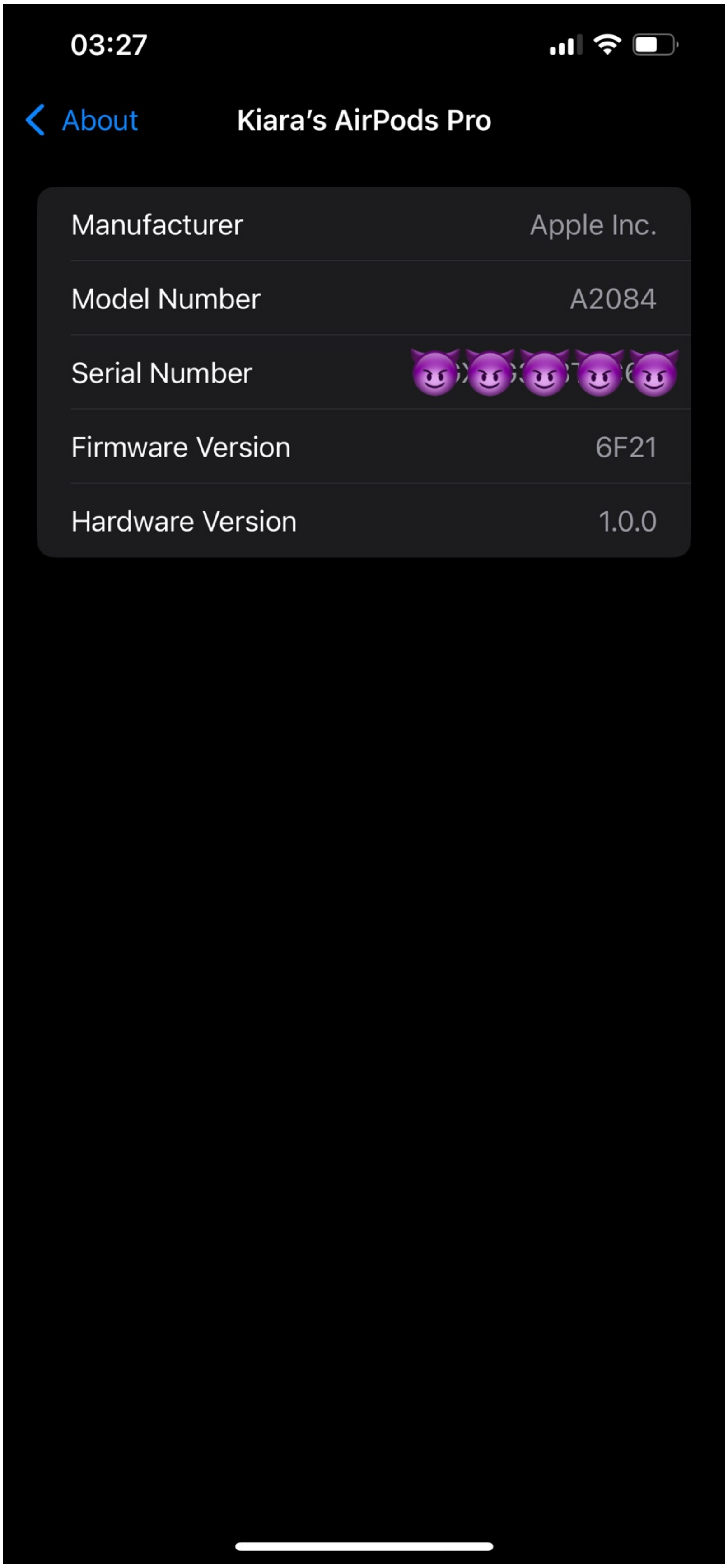
NT$1310 Free Ship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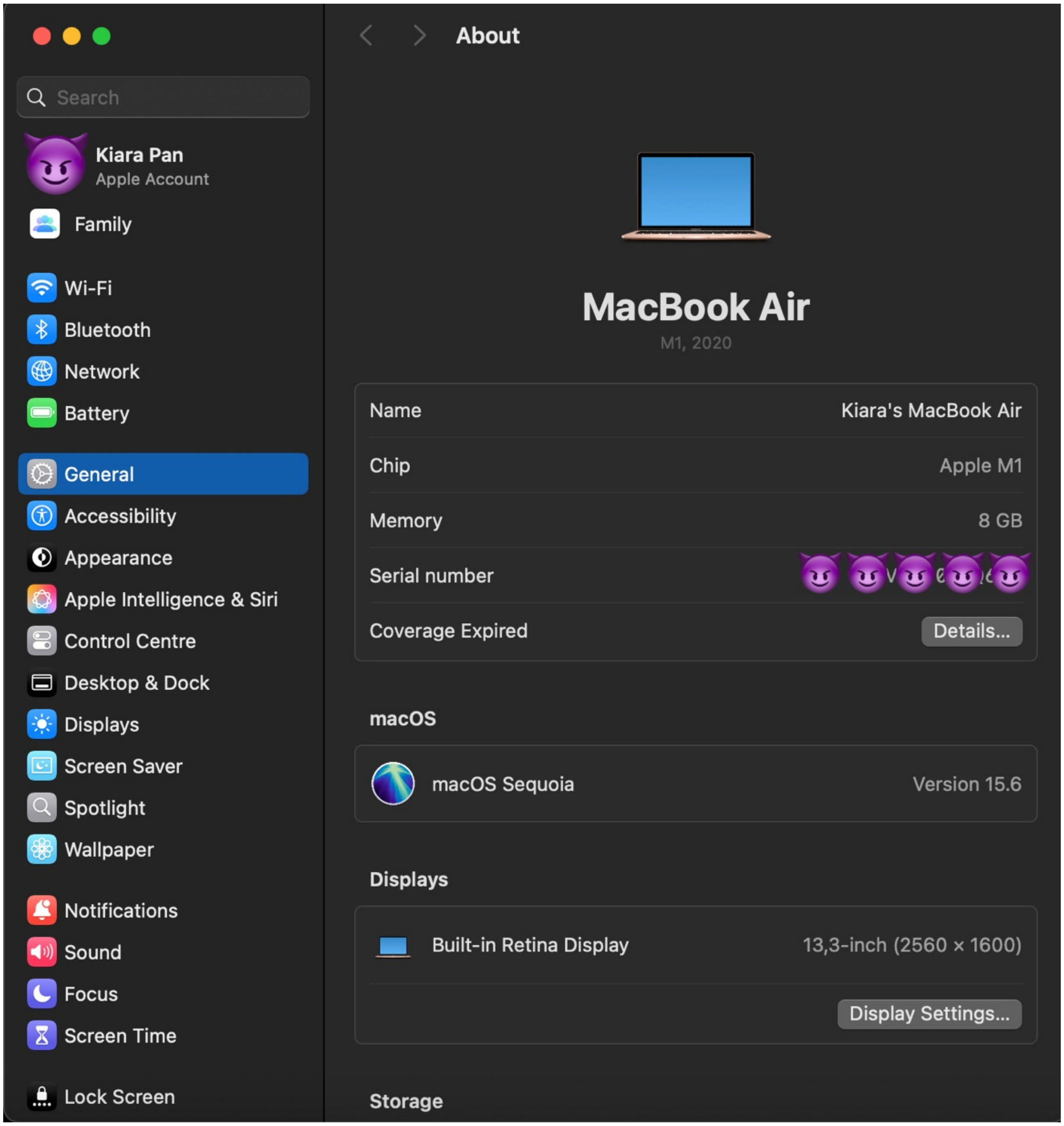
15755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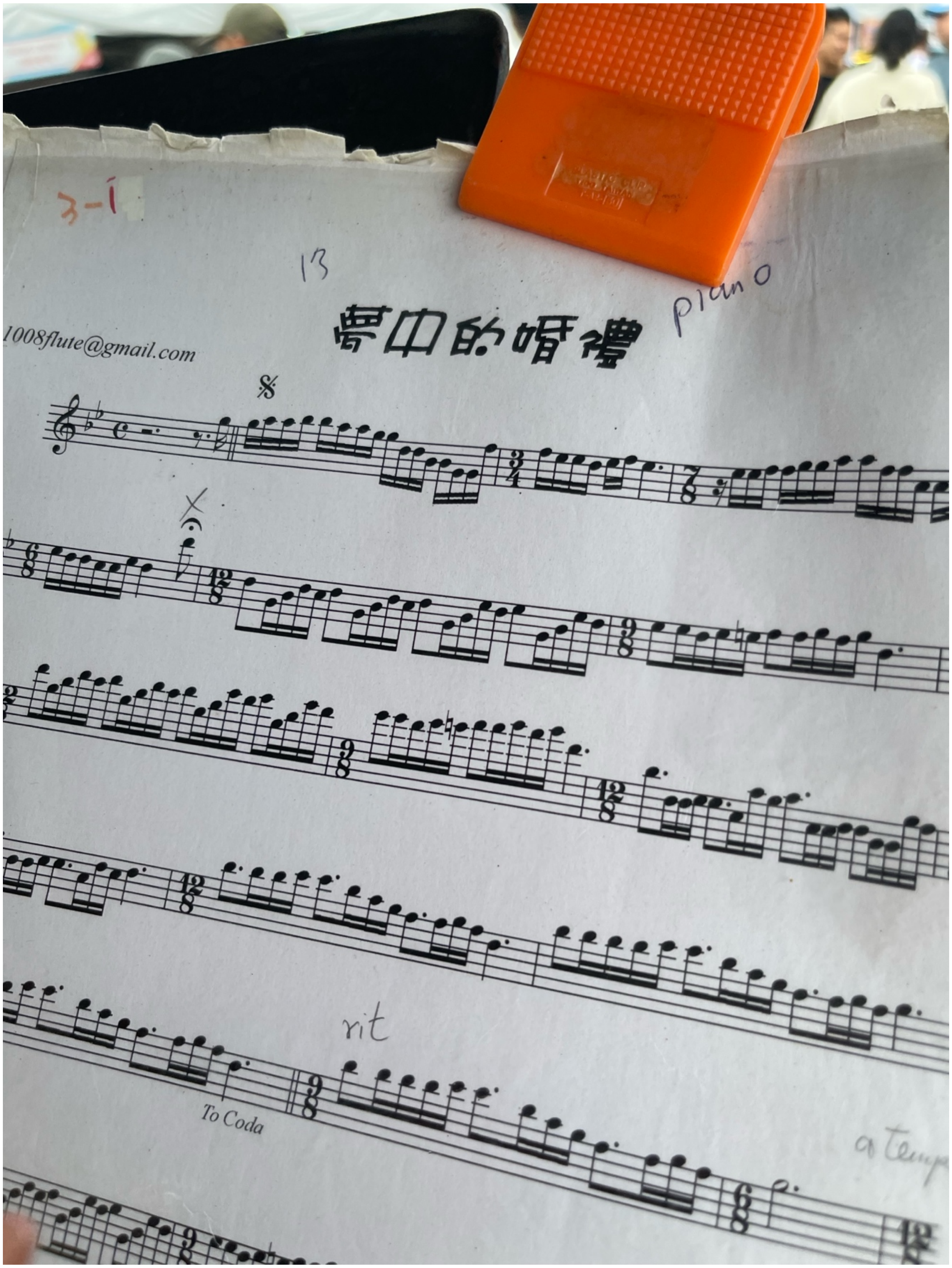
Add To Cart

29

https://www.casetify.com/product/HlLhE_show-me-the-money


03:27
About
Kiara's AirPods Pro
Manufacturer
Apple Inc.
Model Number
A2084
Serial Number
[redacted]
Firmware Version
6F21
Hardware Version
1.0.0


Search
Kiara Pan
Apple Account
Family
Wi-Fi
Bluetooth
Network
Battery
General
Accessibility
Appearance
Apple Intelligence & Siri
Control Centre
Desktop & Dock
Displays
Screen Saver
Spotlight
Wallpaper
Notifications
Sound
Focus
Screen Time
Lock Screen
About
MacBook Air
M1, 2020
Name Kiara's MacBook Air
Chip Apple M1
Memory 8 GB
Serial number [redacted]
Coverage Expired
Details...
macOS
macOS Sequoia
Version 15.6
Displays
Built-in Retina Display
13,3-inch (2560 × 1600)
Display Settings...
Storage


3-1
13
夢中的婚禮
piano
1008flute@gmail.com
rit
To Coda

02:01

meow-servant.com

CATSTAG 貓砂盆

★★★★★ 17 則評論

Catstag預購商品預計於 4/16 起開始依序出貨。訂單內同時有現貨商品＆預購商品時，現貨商品會於預購商品到倉後「一起寄出」！

款式顏色及尺寸

Baby
46╳62╳36 cm

Original
48╳70╳36 cm

Jumbo
51╳75╳36 cm

Long
48╳83╳36 cm（側開）

0

加入購物車 立即購買

https://www.meow-servant.com/zh-TW/products/catstag_litterbox

https://www.tw.coupang.com/products/ADATA-%E5%A8%81%E5%89%9B-UV350%E9%87%91%E5%B1%AC%E9%9A%A8%E8%BA%AB%E7%A2%9F-AUV350-64G-RBK-467846433800202

18:00
◀ Chrome

5G

免運 無限次 宅配免運 $490

1/12

2 商品選項

$121 券後價 >

已售出 57

蝦拼晚點付，低至 $41 x 3 期 ›

折$4

商城 ADATA 威剛 UV150 紅色 32GB 64GB USB 3.2 高速隨身碟 原廠公司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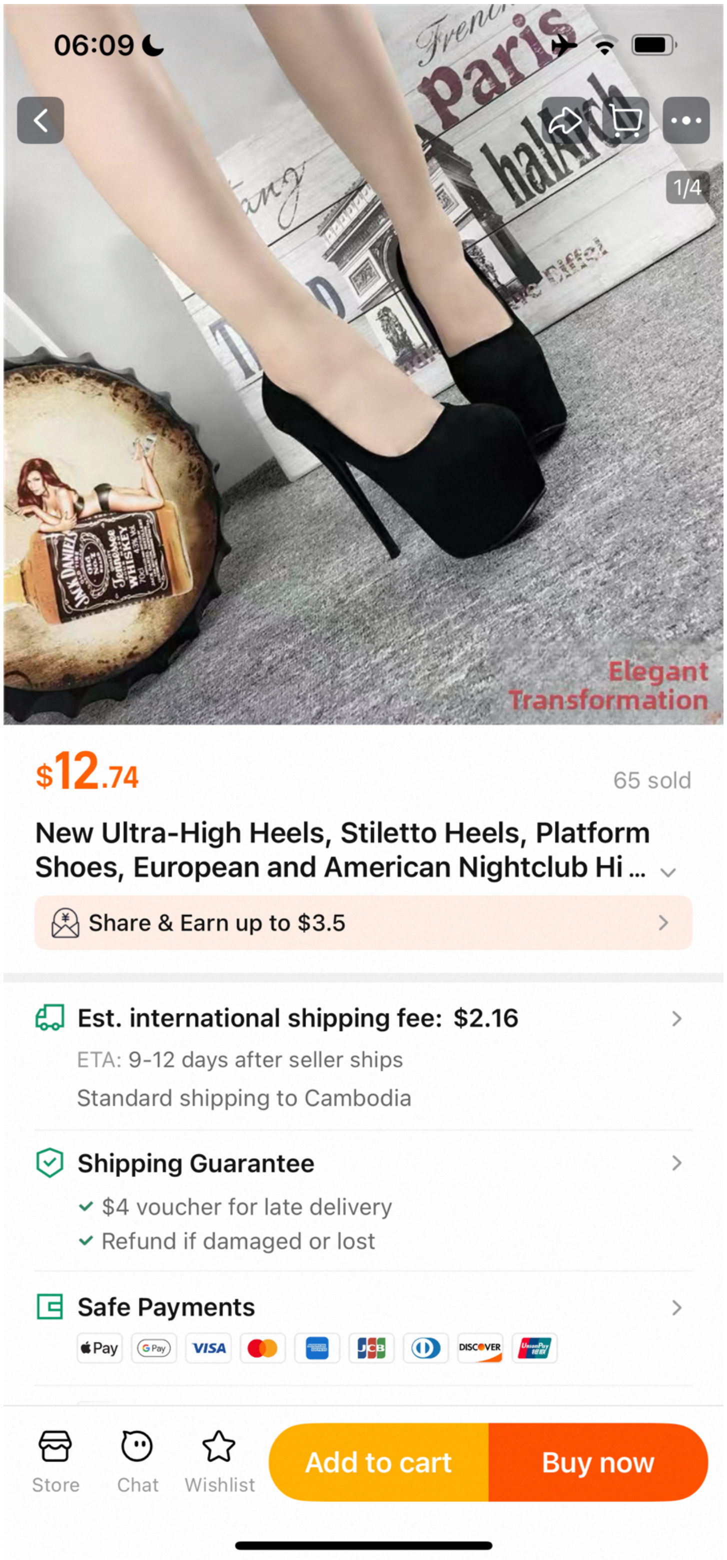
預計配達時間 9月5日 - 9月7日
運費： $0 起

蝦皮商城 · 正品保障 · 15天鑑賞期 · 蝦皮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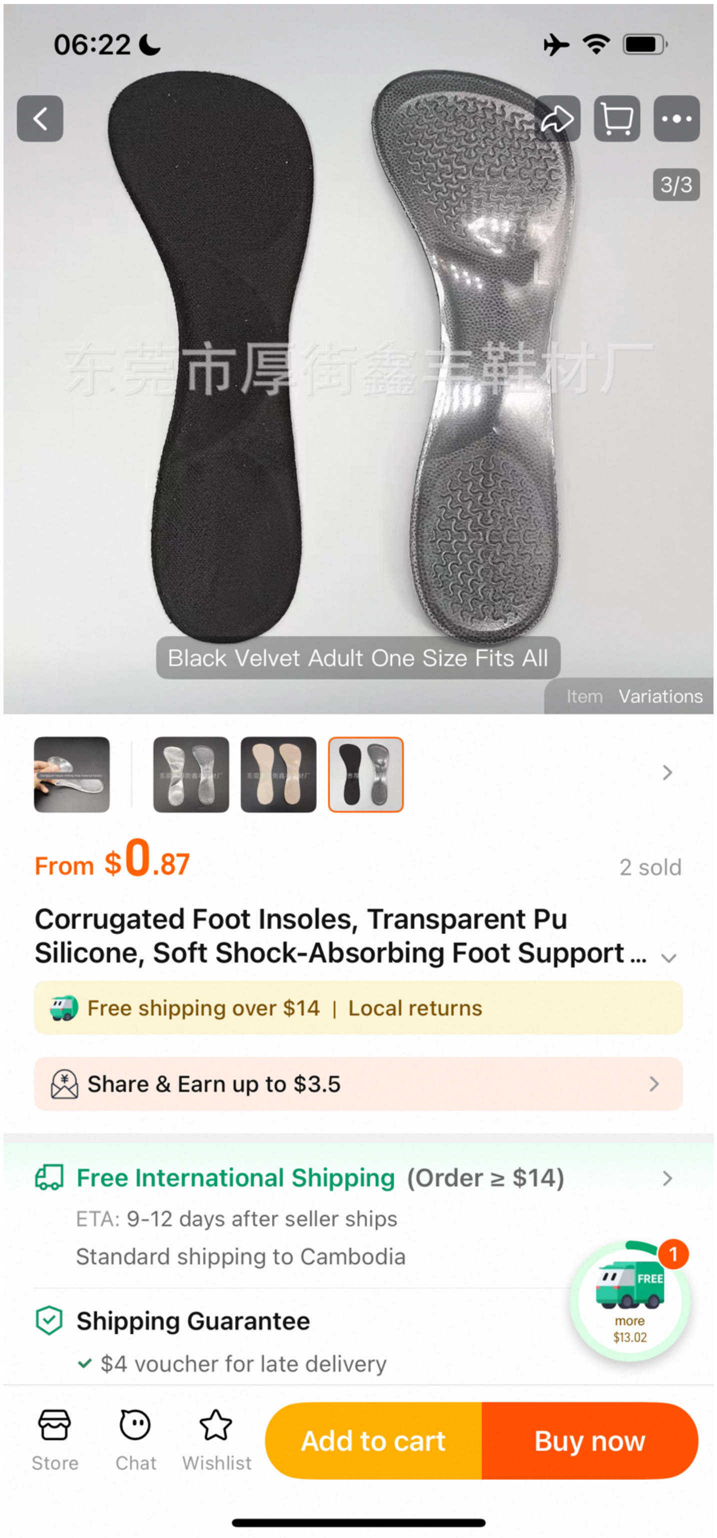
蝦拼晚點付: 最高可獲得額度 $9,000

聊聊 | 加入購物車 | 直接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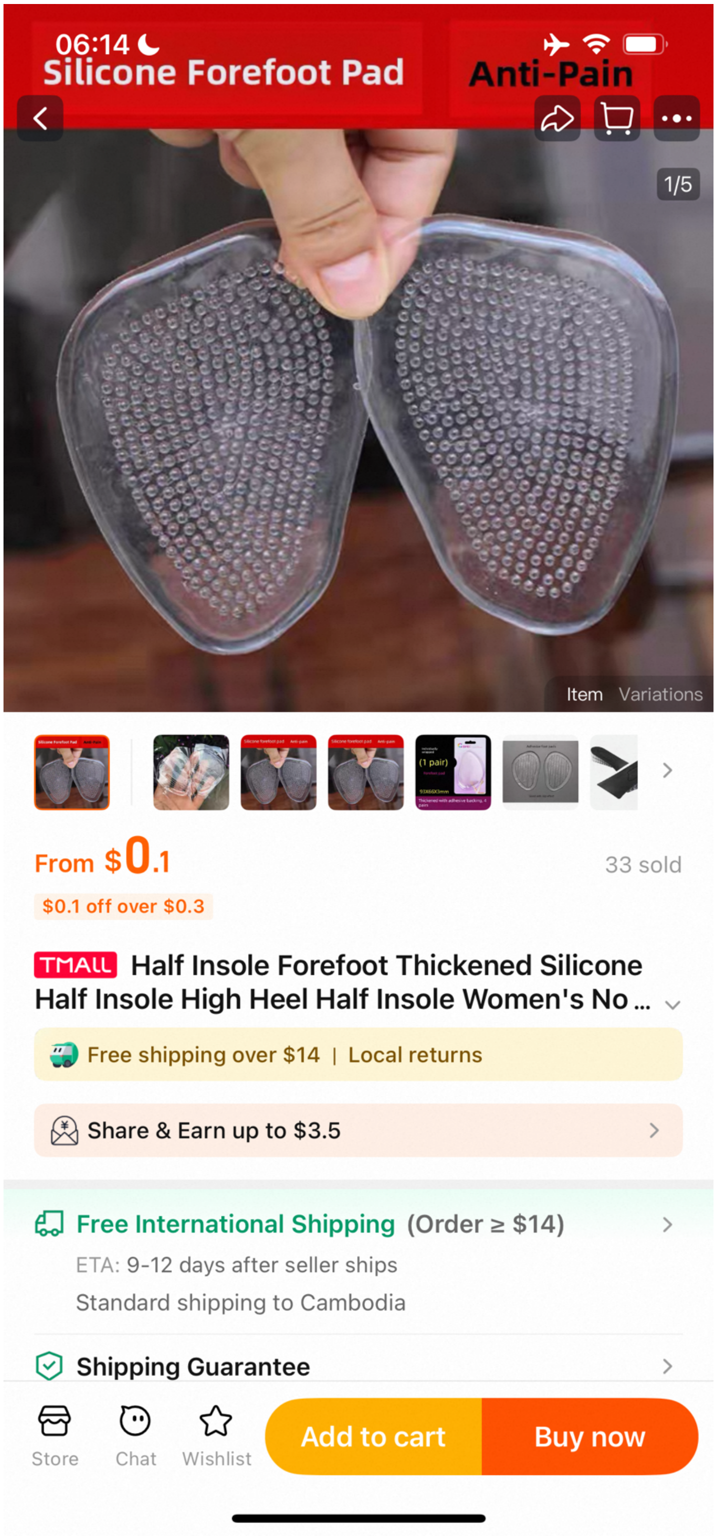
https://tw.shp.ee/nTmo1e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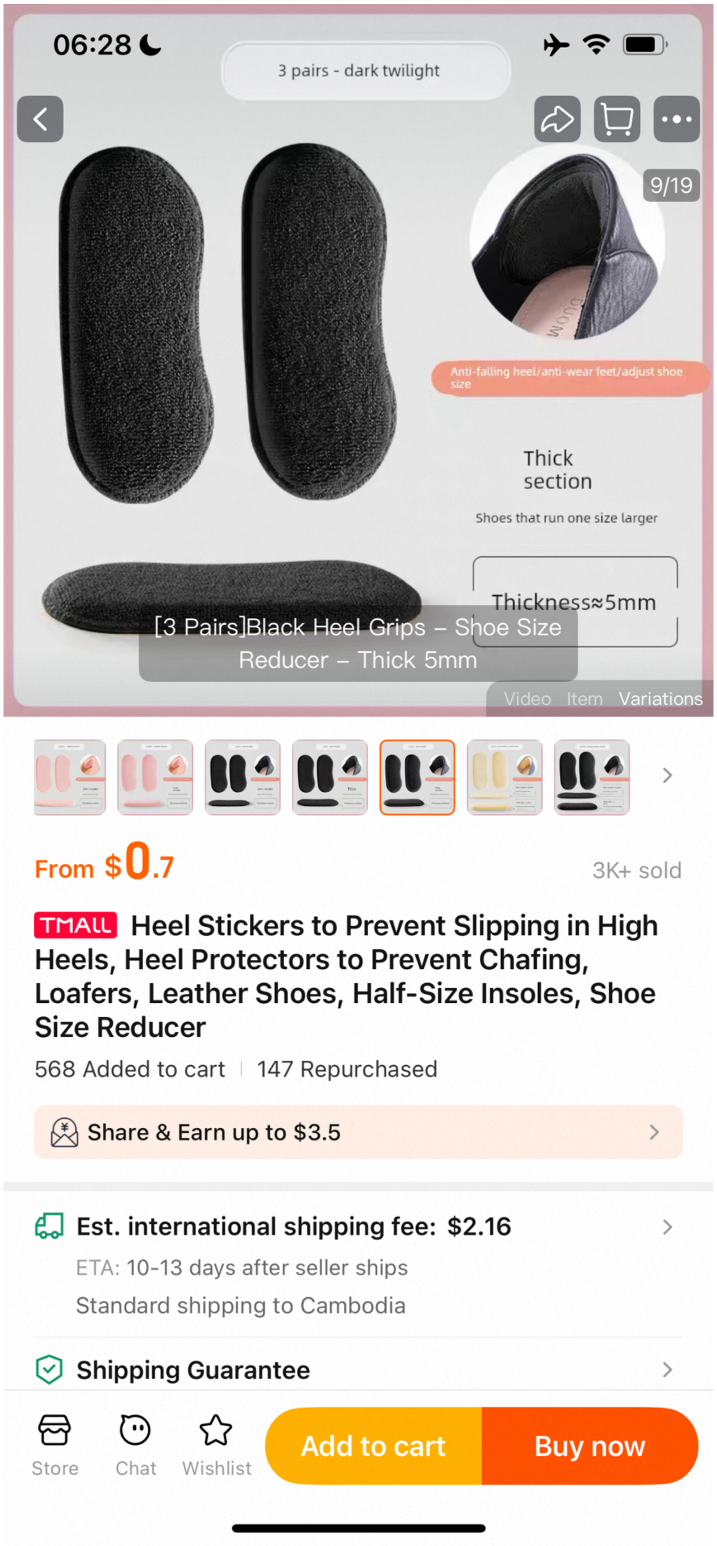
https://click.world.taobao.com/_b.0bD7bY 「New Ultra-High Heels, Stiletto Heels, Platform Shoes, European and American Nightclub High Heels, Sexy Black Women's Shoes, Princess 17cm」
Tap and open Taobao to 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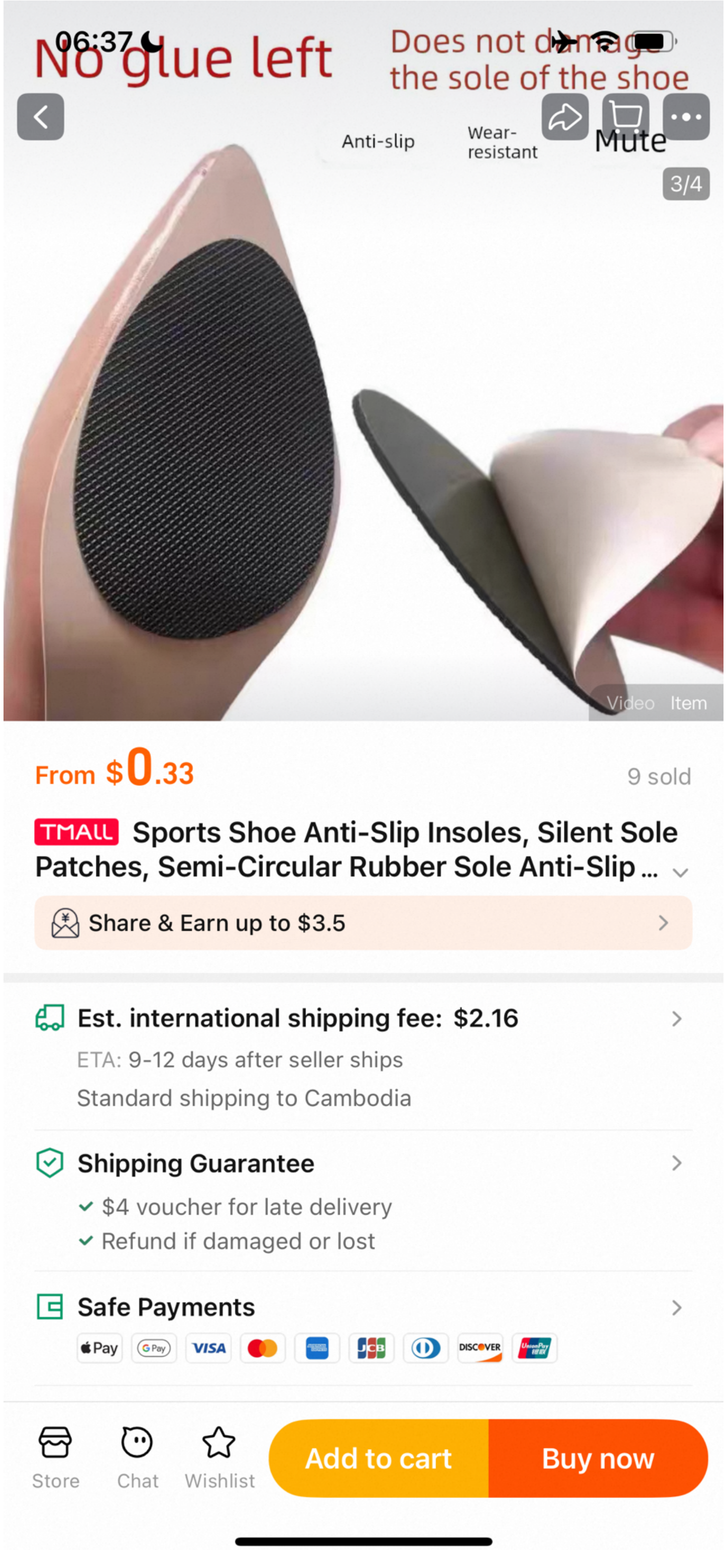
https://click.world.taobao.com/_b.3bD73S 「Half Insole Forefoot Thickened Silicone Half Insole High Heel Half Insole Women's Non-Slip Transparent Half Insole Soft Foot Pad」
Tap and open Taobao to view



https://click.world.taobao.com/_b.3bD73S 「Half Insole Forefoot Thickened Silicone Half Insole High Heel Half Insole Women's Non-Slip Transparent Half Insole Soft Foot Pad」
Tap and open Taobao to view



https://click.world.taobao.com/_b.EbD74d 「Heel Stickers to Prevent Slipping in High Heels, Heel Protectors to Prevent Chafing, Loafers, Leather Shoes, Half-Size Insoles, Shoe Size Reducer」
Tap and open Taobao to view



https://click.world.taobao.com/_b.QbD74r 「Sports Shoe Anti-Slip Insoles, Silent Sole Patches, Semi-Circular Rubber Sole Anti-Slip Stickers, Wear-Resistant and Thickened」
Tap and open Taobao to view

【淘宝】7天无理由退换
https://e.tb.cn/h.76WfgskXqifIYI1?tk=YvIcUabmLxd MF287 「高跟鞋配跟粗芯细芯黑色杏色透明修鞋使用鞋跟钉跟后跟天皮磨砂」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This Song

🌹Only For The Boy🌹

Who I Still Love With All My Soul

《我希望你好好的》

(2006)

演唱：游鴻明　　作詞：鄔裕康
作曲：游鴻明　　編曲：涂惠源

MV Website: https://youtu.be/MvNPzCy0GR8?si=iEY5Z_LPp8HAODfd –

深夜裡 整個世界都該睡了 我怎麼還清醒著

原來那個過去 又回來了

有些人 只能存放在記憶的 一抱緊就有拉扯

想那時的我們 那累累的傷痕

我希望你 好好的 圓滿的 愛個人 我才能放心的 遠遠的 微笑著

那曾經不能原諒的錯 你是不是都已經跨過

我希望你 好好的 自在的 愛個人 我才能不想了 不痛了 脫了困

為什麼命運選擇我們 而我們什麼也不能選擇

某一天 在你手上的感情線 我會變成一個點

或完全的不見 我沒怨懟

有些人 只能存放在記憶的 一抱緊就有拉扯

想那時的我們 那累累的傷痕

我希望你 好好的 圓滿的 愛個人 我才能放心的 遠遠的 微笑著

那曾經不能原諒的錯 你是不是都已經跨過

我希望你 好好的 自在的 愛個人 我才能不想了 不痛了 脫了困

為什麼命運選擇我們 而我們什麼也不能選擇

我希望你 好好的 圓滿的 愛個人 我才能放心的 遠遠的 微笑著

那曾經不能原諒的錯 你是不是都已經跨過

我希望你 好好的 自在的 愛個人 我才能不想了 不痛了 脫了困

為什麼命運選擇我們 而我們什麼也不能選擇

– I Will Still Carry The Love in My Heart, but Will No longer Walk Together.

I
KNOW
WHAT KIND
OF
GOD
I NEED TO BE.
LOKI
Disney+

The Ancient ONE

To Stephen Strange

You Are A Man
Looking At The World

Through A Keyhole.

You Have Spent Your Whole Life
Trying To Widen That Keyhole,

To See More,
To Know More.

And Now.

On Hearing That It Can Be Widened
In Ways You Can Not Imagine…

You Reject **'The Possibility'.**

《Doctor Strange》
(2016)

The Girl=The Author=The Girl
I DO NOT CARE AT ALL.

—

Signature: **ĔĦŶɆĦ ÂŠĦɆŘ ĔĦŶɆĦ.**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

The Author: Kiara Pan

Written Under The Pen Name: BlAcK WInD

Contact: 17.17.yscribe.k@gmail.com

Draft Completed — This decree is eternally sealed by ŶĔĦĒŴĂĦ, in the year 2025 — Hebrew year 5785, Tav-Shin-Peh-Heh.

ȺḒĐ ŇÂ. ɌƎMJØVɆ ŇÂ. İ̱Ṱ ŠŦÂŊ̄Đ. **כֵּן יֶהְיֶהָ.**